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三・經部・四書類

讀論語叢説三卷〔元〕許　謙撰……一
論語詳解二十卷讀論語一卷先聖遺事一卷〔明〕郝　敬撰……五五
論語説四卷〔清〕程廷祚撰……四五一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附録一卷〔清〕吴　騫撰……五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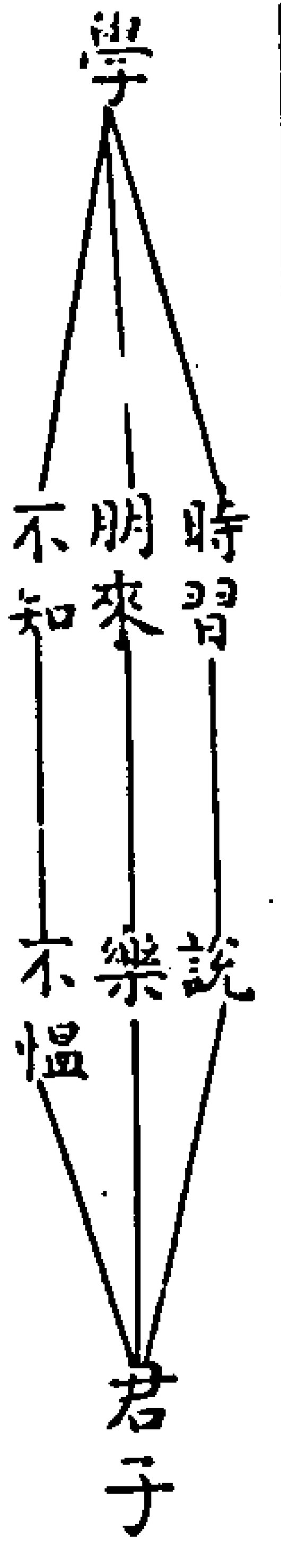
2678/03

讀論語叢說

東陽許謙

學而第一

學而章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事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為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悅

朋來之樂有二意善固人所同有我既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為得而尚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衆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而可信真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是及人之樂下是為己之樂

慍只是悶猶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慍字只是熱之悶人

集注先覺之所為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足為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當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為五字作一事看乃得其意

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

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

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為上提此二事以為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齊齊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齊則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恭見乎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則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齊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齊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卻推就凡所為上皆如此習兼此二義看方備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悅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為說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喜在外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順易逆難學既有得於己便推此善及人於理為順信從者衆則樂於事為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卻不知於理為逆既不知我則當慍今卻要不慍於事為難

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慍一句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慍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慍之所能致君但不慍即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貿貿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為仁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悌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次泛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木之有本末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為仁而已如上文所為孝弟乃是為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為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弟以為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

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言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子爲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者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可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

與君子相對說

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爲對謂之愛之理此章自孝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

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于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悅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欺於人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爲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慊者曰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於曾子則己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非謂爲人謀交朋友爲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爲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

傳習無此則非爲己之學矣然此是本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爲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爲夫九夫爲井中爲公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邱則方四里四邱爲甸乘則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甸中六十四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兵車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矛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

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三百十六里有畸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百里橫闊十里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計九百成尚有一百成卻分爲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南上有闕卻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該二百五十六井計今計十六百五十六計二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尚餘一百四十四井難以分爲方故曰有畸

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

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故如此說

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

爲公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井有奇比上數爲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
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
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
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
然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内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
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
六軍也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
但不能盡舉畿内爾
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數底蘊且只就用處看
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
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只說爲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
隙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爲才有餘暇便當讀書兩事皆
不可廢

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爲行之大故言於先
其實以謹信二事貫于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衆親仁皆
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工處心主忠信貌存重厚内外相應方可爲
學不忠信則心虚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虚妄輕躁如何學得道
人資質稍聰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
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
貌重厚是用功于外心忠信是用功于内乃内外相養工夫雖然
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虚妄者不能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
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爲主總脩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爲主是
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
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
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即
是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
文公以論一章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愼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
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
擗踊哭泣之情又愼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
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
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
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
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
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爲
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
爲子稱夫子爲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

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
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
貢早年之言至後篇荅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
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眞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
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
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爾
不顓乎外却是闗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内本注皆是體貼經
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
看休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盛乃禮恭之本

父在章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
之一節

禮之用章

金先生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爲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
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即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
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
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
慈惠卑尊上下至辨也而粲然有文之中每有歡然相愛之意
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歡也而籩豆
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
衣服異藏湢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畧上下名
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
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
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
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敝禮之體雖嚴
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
此未是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看以下節禮字則
知上節禮字不要重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此章全體

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故曰
禮之所以立和是用禮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
細玩可見朱子又進一進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所以又
不曾說樂字必合全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合同交通雖是就
制禮處言然所行即所制之禮也

信近章

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
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禮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
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
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集注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也終者復言也遠恥
厚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禮而
得其親也

無求飽安章

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理為如恐
不及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
謂為學務時敏是也
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脩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
者固正也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興起得以達其辭
善其事者亦正也
有道而正本注只說正其是非蓋上面言君子則是有志於為學
而非常人矣故其所敏慎者皆是向善上事但未知必當於理
否爾此夫子之正意也圈外乃取尹氏之說恐流於異端則是
併欲正其學之邪正矣此是兼後世為學者言之以防弊夫子
時未有此等學問也若果欲戒此則聖人之言必別

貧富章

此章貧富二者相對看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屈富者見貧者則矜
肆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
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曲盡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
目擊一事頗有類此鄉間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弟每
以錢財周其兄實無鬩牆之事但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兄揖其
弟甚恭而弟揖其兄甚倨竟若易置兄弟然稠人之中彼此皆

安之而無媿色以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誅而其兄亦有不
能安分之罪固無足道者弟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必至兄
弟尚然況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貧富固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態為之既熟則貧者無所不用
諂富者無所不用驕亦不擇貧富而施矣
引詩固是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不可少得而遽止
在荅樂好禮之後然闕上節說則無諂驕切瑳之事也樂好禮
磋磨之事也但不可謂專言此爾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詩
非謂足以盡詩之用亦是引而不發
集註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守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
樂循理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
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
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
體認兩節意可見

無諂驕只就貧富裏做工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諂人富者亦常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著力持守不肯放慢至於樂則知命樂天安於道義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豈知所謂貧禮非富足者不能行既富則足遂其好禮之心唯恐行之不逮何暇顧其富是謂超貧富之外者

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爲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爲得有矜肆知暗闇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往者所已言指樂與好禮來者所未言指切磋琢磨言義理無窮

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

然不切以下是說凡學問之道如此而處貧富亦在其中

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

人不已知章

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爲用爲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明傾軋而亂亡至矣

集注是非以事爲言邪正以心術言

爲政第二

爲政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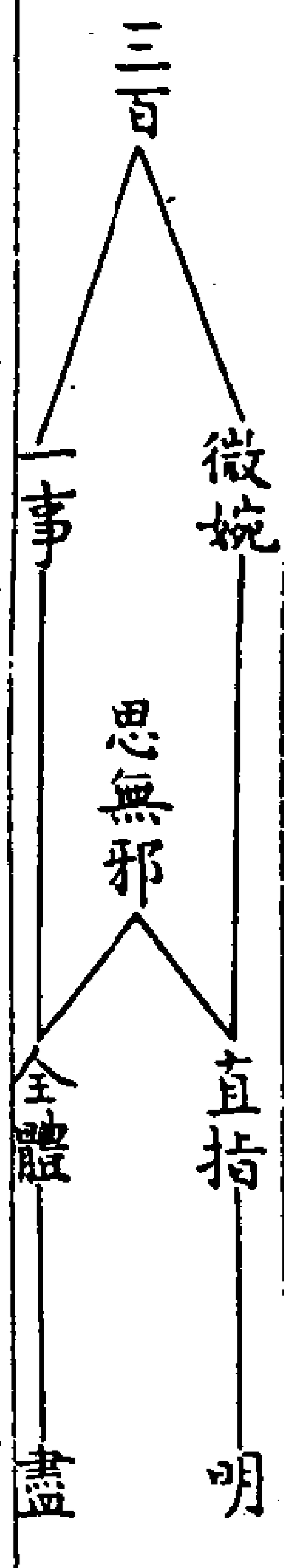
此章爲政只如言爲治不必把政字重看著箇法制禁令來都說不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於此立訓而於後章見之

此既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治人者不以德則不足感人若一出於德則心說誠服興起向化自然歸仰不逾矣

北辰非徒喻爲君意多在德上爲政以德則能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自共向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南面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集註三無爲字皆就居其所上發政即法制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即是德政紀綱既具以德居之則民觀感而化無違於政者固不必用智作爲也若無德而任智尚才則有爲而民不化矣

極是四方合湊至中恰好處天之體雖大至中恰好處即是北辰天全體皆運行惟此處爲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而此星亦動北辰却在極星運圜之中星屬陽辰屬陰辰是無星處凡天無星處皆謂之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極卑而隱於地故不言

詩三百章



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

道之以政章

夫子言爲政當以德禮若但用政刑而無本不足爲善治然但謂不可獨任刑政爾非謂但用德禮而不必政刑也蓋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則德意不能遍流於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絜矩之道有法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不可廢也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

公強合爲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集注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志于學章

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所以朱子於志于學下便釋曰學即大學之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

竊謂立是能處常不惑是能應變知命是極其本原統會耳順則化矣

集注程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勉人使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之詳使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徒慕高虛此爲後學者甚切胡氏第二條兩說前說即程子後條意後說即程子前條意以其言尤直捷故文公取之文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蓋聖人之言無非實理豈有心實自聖而鑿空撰出許多節次以欺學者

金先生謂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極得聖人之意然十年一進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

懿子問孝章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適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爲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故以庶長爲孟而諸弟宗之慶父爲孟孫氏牙爲叔孫氏友爲季孫氏慶父視莊公則已爲仲也故又曰仲孫氏

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注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說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併及天子之禮僭之者如三家視桓楹喪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喪服御舉非僭也處已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

葬禮諸侯用桓楹謂於椁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綍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蓋碑立如雙柱然諸侯用四綍貫二碑大夫則二綍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綍貫大楹也綍音律　撥者引喪車之綍也禮諸侯輴而設撥輴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輴僭諸侯也輴勅龍反

八佾雍徹皆僭天子禮　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　旅道也屏謂之樹繡讀爲綃繒也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皆諸侯禮緣越綃反　其餘當時大夫多不得禮之中如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君子以爲隘濫者僭於已奉親可知隘者祭不及於禮也亦或可見矣

武伯問孝章

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爲人子者須當謹疾慎起居節飲食皆謹疾之事而朱子又以一凡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病或爲六氣所冠自外而來非人所可謹事爲乃自我作人所當制兩說皆是從唯字上起義但前正說唯字後反說唯字前說則爲凡學者切後說則於武伯身上切蓋武伯非善人故也

子游問孝章

非謂以犬馬比親夫子以貴賤之絕相遠者言之以曉人然至於兩字所包多謂自父母以下兄弟妻子奴婢以至犬馬爾金先生謂有養之養作上聲讀意自明

子夏問孝章

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程子之言盡矣然學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於身事親必盡禮毋過於節而陷親於惡毋不及於節而不能悅親之心脩其身而不至於不義謹其身而不至於有疾以貽親憂養而能敬服勞奉養而能愛進進於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如愚章

如愚承教時也其私臨事時也師友難疑荅問之際須是見識開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顏子既無疑於夫子之言心領神會知不曾見於言但實踐於行故聖人着箇亦字謂雖不

雖

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愚與發對置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視其所以章

第一句分君子小人下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為君子難為小人易人只是善惡二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便是小人更無可議論只是為善却有淺深不同須是自源頭用意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君子若未盡後兩節事為難君子其心只小人

溫故章

古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云尋溫也鄭注中庸溫故曰溫讀如燖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熟食也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注下句說

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溫之或溫此或溫彼也溫則必有所得溫此有得溫彼亦有得一溫有得又溫亦有得時兼衆故每兼累溫時每二字注中活眼

故學矣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我矣雖溫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不器章

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為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黄霸長於治民為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為全體不具也

先行其言章

聖人以言行對舉教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慎言也此章因子貢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人其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徹然後言之是言即所行事也

為

學思章

學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習其事而不思其理則昏罔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於臨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異端章

集注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欲窮極高明湯滌杳滓不見可欲而自無累舉世之物不足以浼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之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喜超越多趨之者至於大而天地萬物內而身心皆作虛妄而理則謂之障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其於應事顛倒錯亂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

誨由章

章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摠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

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子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指已知之者與第一字雖相類而該不盡上知字意集注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為

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補意却是從不知上來須要看上面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一句為主則下面知字自有着落

通釋意與集注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總分別得知與不知分明這便是知所以引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不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異不把六箇知字衮說子路言子之迂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無臣而為有臣皆是以不知為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是戒此故集注着強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子路切而章意皆明

干祿章

子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曰於古今之言多有所聞有疑而未信者闕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慎而言之如此則言必當理人少有尤怨於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闕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有悔心能謹言行至於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舉而用之豈舍之乎故曰祿在其中子張之言病在干字夫子

但敬其謹言行
殆危也危字與疑字意思相近只是於事危疑處決未破若行必
未穩所以闕之不敢行
集註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災禍也
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注言在其中謂如此
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蓋謹言行者必得
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災則飢矣故曰餒
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
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
反用

民服章

居敬窮理爲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居
敬又窮理之本也

使民章

上莊孝而民敬忠是感化慈與舉善教不能而民忠勸是感應
康子問何以使民敬忠勸夫子告之以三者意謂民固不可使之

如此然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字專對他使字說是
上就敬忠勸三者說張宣公謂在上者但爲所當爲則下民自
應此舉凡例說在上所當爲不止三者而已其說稍寬故置在
圈外不然則其說首尾皆備何不收在本注耶可見集注精擇
如此

人無信章

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喻至切

損益章

四可知字不同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
來而言四則又總言因革者可知
聖人之意是就禮中有損益不可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注謂
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小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
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尔故中二可
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爲亦見上面天敘
天秩之制度文爲爾
集注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大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生物爲息

是

爲陽其去則物壞爲消爲陰故曰陰陽二氣錯綜分而爲五曰
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爲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
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
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智土
神爲信以五行之形言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
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窮古今
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
文質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忠實也夏代凡事忠實無文華質
雖亦是實然質與文相對言質則已有許多朴素在此但未十
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於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禮
只是一節文似一節
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
之樞紐居其所不動圜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
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者也每初昏
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所以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
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月日時紀數少
言之則爲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爲元會運世皆以十二三十起
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物戌會
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
在寅爲生物之時秋月在戌爲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類故有
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爲歲首建寅爲首取生物也丑
爲歲首取生地也子爲歲首取生天也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
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
色以新視聽殷以人依地而生遂用地正周又以地倚天而成
則天爲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言蓋黃鐘應子大呂應
丑太簇應寅律管黃鐘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六十又三分
蓋一上生太簇八十以其得全寸無分毫釐忽之數所以統餘
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鐘之位在未故以對衝之大呂爲統東
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尚矣蓋自上古以來更用之也然春爲歲
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
萬世不可易之道

疏家謂堯用丑正舜用子正愚恐不然以理度之禪讓如父子相繼奚必改易以事實言之古者雖改正而不改月人君即位必在正朝大甲即位及復位皆書十有二月而舜居堯世巡狩四岳用二五八十一月皆合方與時可見皆不改月數然則凡言正月者寅月也舜受終文祖則曰正月上日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元日此一事關係唐虞三代而其文如此可見非以建子丑為正明矣

皐陶謨言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叙者天理自然之倫叙其興即五者人倫之常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禮即五禮也

以一歲知一元

一元十二會以歲言

子	開天	十一月
丑	開地	十二月
寅	開物生人	正月
卯		二月
辰		三月
巳		四月
午		五月
未		六月
申		七月
酉		八月
戌	消物 消人及地	九月
亥	消地及天	十月

周代以地因天立故用天統以子月為歲首
殷代以人因地生故用地統以丑月為歲首
夏代以人事為主故用人統以寅月為歲首

天地一元之數

元會運世歲月日時

會	十二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運	三百六十	三十						一万八百年
世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三百六十年
歲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三十年
月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十二萬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一年
日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一月
時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八佾第三

八佾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古注季氏謂桓子蓋與孔子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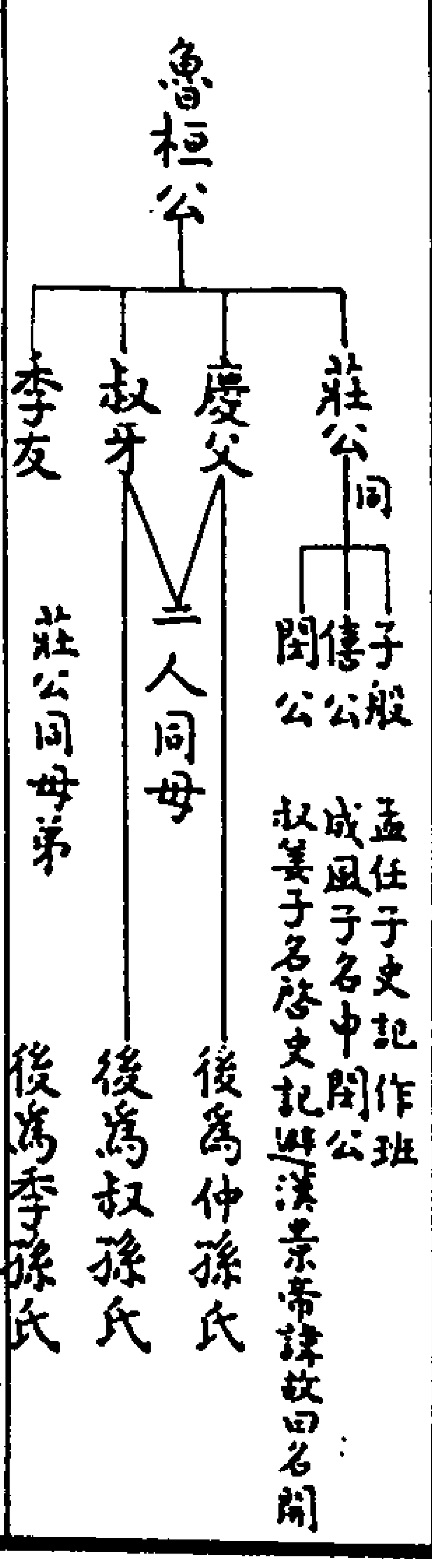
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注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云用六為四十八人用四為三十二人用二為十六人集注以此疏又謂舞勢宜方行列既

減即每行人數亦其減或問取此

三家章

奔走無辟公之相祝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奚取此章聖人有惡之
之意爲有僭之之意焉至於譏之之意則併及魯也
魯桓公取齊女生子曰同又生友謚成曰成季又曰季友又有庶
子二人長曰慶父謚共故曰共仲次曰牙謚僖故曰僖叔又曰
叔牙二人同母桓公卒子同立是爲莊公莊公亦取齊女是爲
哀姜哀姜無嫡子其娣叔姜生子開莊公妾成風生子申又娶
黨氏之女孟任生子般愛而欲立之公疾問於叔牙叔牙欲立
慶父公又問季友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殺叔牙而爲之置後
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卒成季立子般十月慶父弒子
般而立開是爲閔公成季出奔閔公立召季友歸二年哀姜與
慶父謀欲殺公立慶父故慶父又弒閔公成季奉公子申出奔
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出奔成季奉申歸立是爲僖公遂召慶父
而殺之亦爲之置後立仲孫氏古者次子稱仲庶長稱孟而慶
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與君敘故以慶父本庶子之
長故曰孟孫氏僖公賜季友田以之爲相其後爲季孫氏遂世
執魯政



禮樂章

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註是正意故爲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
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禮則五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
樂則五聲八音歌辭舞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
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爲我
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卻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浹洽只是具
文而已禮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
做去如何會感動得
游氏正說收爲本注程子是就凡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則不
仁則不能用禮樂程子是不仁則事事無禮樂不仁是主於心
言李氏是主人言故程李說在圈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卻接得
上人心亡之說緊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季氏前

林放章

本字昔日作本始說看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
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末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注禮之全
體亦無疑
易節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於送死之禮如飯含斂殯之節擗踊
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禮節於
哀戚未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
一旦永訣自是哀痛入骨遑遑如辟如慕只理會得哭泣哀
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禮儀皆
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番過於骨肉之
恩似不相關

喪禮節文自屬纊沐浴飯含殮殯葬祭之節擗踊之數衰麻冠屝
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爲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屝父沸反
集注哀痛見於貌者慘怛發於心者
禮貴得中而下四句爲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答其本而禮之中
乃在奢儉易戚之間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范氏祭喪兩節禮弓全文子路聞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
章相類故取以爲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
也故易置先後
楊氏取禮運汙尊抔飲之言說得儉字出汙尊謂鑿地汙下以爲
尊抔飲謂以手掬而飲也

夷狄章

有君亡君主於位而言有之無之也故集注曰不如諸夏僭亂無
上下之分此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之言是責其君推說也

泰山章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裁旅陳也
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此說旅字亦恐未爲的當焉

貢兩言旅皆祭山也豈亦故耶
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一孟叔取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行士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可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染季氏之惡則如閔子辭其仕可也
集注不輕絕人句絕盡已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君子無爭章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士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耦內諸侯四耦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

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
說音脫

巧笑章

子夏只是疑素以爲絢兮一句作以素爲絢意故問按字書采成文曰絢會五采以畫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爲絢謂先有素却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注添

此一層說
禮器曰甘受和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楊氏引其文略改作苟無其質禮不虛行行即道也

杞宋章

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皇王大紀曰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此事實也與尚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東監邊兵及天動威彰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於是武庚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宋爲故亳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禘自章

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宗廟之最尊者也然諸侯亦有始祖廟而君子報本之意無窮故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然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

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向而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祫蓋以三年一祫比例爲說春秋纂例謂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武王崩成王幼三監與殷叛周公以叔父之親冢宰之任誅之而天下定制禮作樂以教化百世周公薨成王思其勲勞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既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臼以椈杵以梧以檮之而和酒中其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魂魄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

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魄之所為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魂所為即氣也故魂與魄合則能運用而為人蒐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散之魂魄而來享故燔燎馨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覸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馨香上達故以求魂鬱鬯下達故以求魄各從其類也覸音諫俠音夾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禘之說章

集注報本追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為最深仁孝誠敬祭宗廟者皆宜盡惟禘為當至深字與至字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讓過

祭而鬼享則誠為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感格之故非仁孝誠敬不足以與如知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格此神則以此而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者如示諸掌

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

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於禘仁誠闊之於天下禘者孝敬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夫仁則何士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仔細體認

祭如在章

祭如在當為在存之在有士死如士生之意

媚奧章

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為窔東北為宧西北為屋漏西南為奧入戶目之所視先見宧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為最深之地故曰奧窔音杳

集注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為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注又引逸禮中霤禮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設盛于俎南祭黍肉醴餘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祭肉他皆如戶禮祀門之禮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他如竈禮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他如門禮（以上皆中霤禮文）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然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奠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筵而坐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為之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盛則設于俎南中霤之主設于廟室牖內之下

按五祀之主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疏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禮也周天子則七祀加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

周禮宮正注祭七祀於宮中則又與上廟祭之說不同

射不主皮章

凡射必有的其總名曰侯（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諸侯大夫士中之得為諸侯故曰侯）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凡侯皆以布為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為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虎其中三分之一 又用其皮綴

於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元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而畫其獸頭謂先就布上上顔色了却畫其獸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今集註中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也然古禮中又自有主皮之射庶人為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與此章註內意不同又有貫革之射軍旅用之

樂記武王散軍而郊社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散軍謂起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民郊射謂為射宮於郊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歌為節此言行禮射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皆說劍而服裨冕搢笏也説音脫

告朔章

古者以竹簡為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

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䰟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兩其字指告朔而言謂爾愛其告朔之羊以為無實而妄費我則愛其告朔之禮恐因此名而後可復其實

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氏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下天子也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縢之於中門而日欽之藏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注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遂坐正位乃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也此章是曾事故集注止

言諸侯之禮

關雎章

關雎詩是文王宮中人知后妃之德欲求以為王配既得之而作此詩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思求之既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哀樂皆是宮中人不是就文王身上說所以不淫不傷樂主第三章言哀主第二章言

關雎第三章是追言文王娶大姒已有成說但未至宮中之時思之也寤寐而思皆主大姒非泛然思得內主也

問社章

周禮禮記之文及諸儒之說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示而以句龍配句龍者古諸侯共工氏之子也有平水土之功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壝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其主則石

為之其祭天子用大牢諸侯用少牢其日用甲

管仲章

三歸臺名三歸筭法也言作臺度其基廣袤若千尺高若千尺而其頂廣袤若千尺取上下之數中折之則其半廣袤若千尺以為作臺之數

攝官者大夫采地少祿入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若不兼攝而一人管一事則官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家之祿不足供之

此二事皆言仲之奢以答或人之儉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皆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

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酌酒獻酢畢復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

金先生謂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來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以延之

此二事皆言管仲之僭以答或人之知禮

當時之人但見管仲匡天下之功高仰慕他不暇忽聞夫子言他器小不知所謂乃疑爲儉及夫子言仲奢又疑爲知禮夫子雖不明言器小只就奢僭兩端便見得器小處奢僭不能盡器小之意乃器小中之一事能盡大學之道自然器大

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以學言

集註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摸卑狹不能正身脩德致主於王道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禮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所謂致主於王道不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爲王只是要教他行王者之道人之大倫有五行之各欲當於理先王之道不過如此人倫之中君臣爲大桓公雖曰尊周亦多是自發其國諸國貢賦多入於齊未爲盡臣節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王道湯未伐桀武王未伐紂以前皆是王道非謂湯武伐桀紂取天下爲王了方才是王道伐桀紂自是不得已爲之所遇時不同耳

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户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之間故坫在兩楹間也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

語樂章

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太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

本注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氏之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朱子必有意也今玩經文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樂之作八音並起其聲急促翕然以合此樂之始也及入調既深則於令悠緩却要八音和合如出於一所謂也音克諧雖是合一却又要每器之聲各各明皦俱見不可高掩下濁亂清所謂無相奪倫此樂之中也及曲將畢則收拾歸宿有紬繹相續不絕之意此樂之終也大抵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六律爲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言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其爲是歟

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笛管簫篪之類匏蒲也笙竽也笙竽之下用匏上却用竹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儀封人章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攝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歟

論語中當時隱君子見孔子者七人儀封人晨門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蕢楚狂接輿獨儀封人見得聖人意趣其餘惟知以隱爲高與孔子意不相合

韶武章

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韶紹也舜受堯禪故作樂見繼紹之意其樂調與樂聲舞態必皆有紹意武王伐紂得天下故作樂亦見征伐之意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駟伐之事是於樂中見用武戰鬬之意舜武皆聖人不是征伐便不及堯舜然禪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及故曰武未盡善發揚蹈厲是武態奮發揚起步蹈而有猛奮之容夾振駟伐駟即四字夾振猶夾舞者振鐸以爲節武舞凡六奏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

居上不寬章

居人上當寬行禮當敬臨喪當哀能寬敬哀了却於寬敬哀中觀其得失不是寬敬哀之外觀其他事

里仁第四

約樂章

聖賢言不仁字不同如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是未能盡全體之仁者此不仁字至輕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未盡善之

亦輕如曰不仁哉梁惠王不仁者可與
德者此不仁字至重此章所謂不仁者雖
人然聖人吾意亦是言曾知學而未深造
日守但不能久長處之耳此不仁字雖未
而不仁則有間矣
困是貧窮聖人約樂是互舉蓋久約者
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二字皆以水喻濫
不得底意淫是水過滿而流出之意蓋
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辟之行作久
誕之氣長喻節陵分之事與約者日流
蹶是濫與淫意象上蔡一二之說形容
記

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
然後好惡之而其好惡則輕重進退
如大學中言可見大綱集注無私心
盡二者然後謂之能
故繞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

後富非有才德勲勞者不得位若才
即為百揆司空亦處之不疑後世富
士而已可應科且或仕者品格已
所當得者皆是以道而得富貴不以
掊斂君子自無此或問謂一時不
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能立身不守法度博奕好飲酒
道君子自無此士不以其道得之
累之類我既不為得貧賤之道而
命不妄求去此若求去貧賤却是
足為君子仁者天下之正理君子
之富貴貧賤自然不處不去此上

顛沛三節一節密似一節只是隨
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擇義不
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
違士仁即下文違仁也俗作上聲
義仁是心德如何除得了
要守命固
十先要取舍分明若取舍不明決
雖有存養工夫何益如居者禮佛
日存養纖悉必當理至遇富取處
亦緊要謂身之所居既正則存養
仁成德故同稱未見次是一日用
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未見
之人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爾好

孟子明言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則是
常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士見之
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爾故
曰皆成德之事也不可將惡不仁者
重底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相去
辭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
一般
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
之意却在有能乎三字上
人行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
見
過字失是錯誤過是太過具此兩字方盡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本文如此受

汙辱之名是指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言私賦民錢過言市衣
進父蓋當夫賦民錢時未知得汙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
罪祐既聞之始有汙辱之名爾祐是其以實首罪又能其說父
言故從而赦之汙辱之名則不可泯矣然終是爲父之故故曰
觀過知仁二句所指不同讀者亦當詳之汙辱本傳作汙穢

聞道章

聞道非謂耳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於天下事物之理逐一
窮究積累之多至於天理流行融會貫通處如曾子聞一貫而
唯顔子聞克己復禮之說而請事斯語之時方是聞道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既得聞之則凡應事皆合乎禮甚而至於死
亦無不可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士皆在其中非
專爲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下條死之之死本注生
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意

恥惡衣章

前章苟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

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爲外物所動矣
此見聖人言語一字之嚴而學者不可以不誠也

無適章

集注專主是適字正訓謝氏適可也是對莫不可說
心無所住佛氏之學正欲如此與無適莫全不同他無所住只是
要不著物舉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湛然無纖毫點
染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
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
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蓋聖人用物釋氏忘身冰
炭自不可相入
無可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者義在何處非二者之
間是義也

懷德章

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
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
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
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
不顧
集注此章之間字與上章之間不同卻是公與私二者之間幾微
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土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
間上用功使心路不可流向私邊去

禮讓章

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揔天理節文人事
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
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
尚柰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一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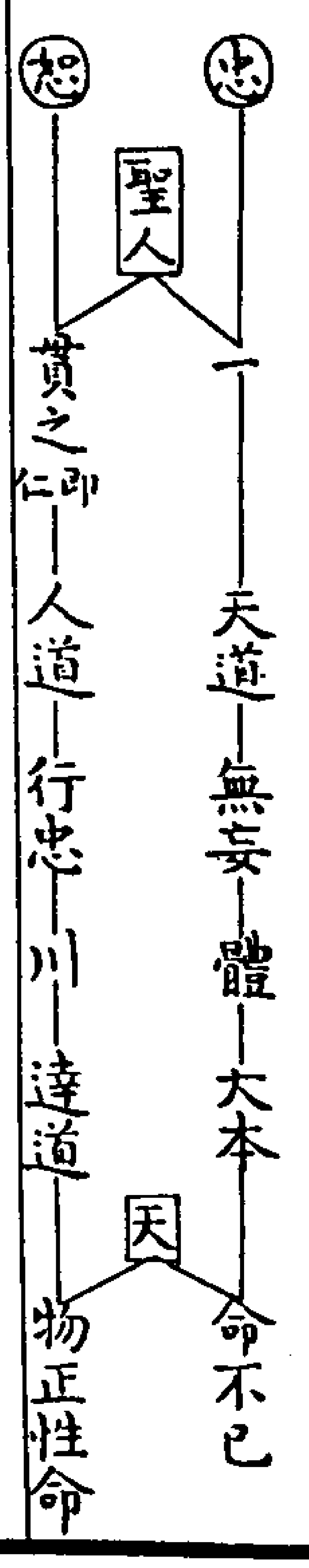
孔子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讀者要見夫子是以身教而在門
者皆就聖人之身而學非是論說義理而已
一貫譬如以索貫錢雖千萬錢之多只一索可以盡貫天下事物
雖無窮卻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於天在天地
雖渾然至大而事事物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

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天理一箇大原頭分析來所以謂之一
理貫萬事但禮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及萬
事萬物上皆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生知如曾子亦
是先逐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熟積累得多夫子只把一言
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段若於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
貫只是虛談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卻又窒塞
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
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
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之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卻只是論
造化云小與此章意不相似
曾子平日於夫子所爲隨事精察力行但見一事是一理猶畧費
力故夫子言我所行之道是一禮以貫萬事是使曾子達此禮
而見之行事以身先者告之也曾子既聞夫子之言一時融釋
通徹洞見天地萬物原委渾然之大而纖悉粲然條葉之繁而
本根有在自是行事之間便可入此境尚何疑之有既以一唯
當之隨即融化忠恕以告門人夫子謂之一貫而曾子謂之

恕只是此一語便見得真契此旨矣是亦以身所先得者敎
人見之行事也大率此章不可專作知看正是說行處意多
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日用功於忠恕今既造一
貫之境矣則門人勉夫忠恕豈不足以践此地乎
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見得學者以忠恕體一貫真可以見
其實行忠恕造一貫真可以達其境
集注推己二字是恕之正訓忠恕本是學者之事曾子為門人未
能達一貫之旨故借平日講明忠恕二字以釋一貫之義大凡
恕與仁只分生熟生者是恕熟者是仁恕須推己以己推度他
人仁只安行一貫是聖人事仁道也若以恕行之推得熟亦至
於安行故忠恕解一貫最切近
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禮渾然萬物
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
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
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各有
所指當細玩

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中庸
謂誠者天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
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
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體統言即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
道恕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上盡其義即前泛應曲當之意故
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隨事精察而力行聖
人之恕雖不待擇不待執終是就每事上文之勉齋謂聖人之
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意可見矣若中庸之大本謂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全體真實非獨未發者也然
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
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而已
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之事推己
至不遠是也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
也是一節發明聖人之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
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又繳

以己及物一句上
圈外一條言聖人之忠恕二條言天道之忠恕三條總言一貫忠
恕而以學者忠恕結之蓋聖人止言一貫而曾子卻言忠恕忠
恕本是學者事故朱子以程子之言緝類而發明之言學者忠
恕是勉强聖人忠恕是自然非惟聖人可以忠恕言天地亦可
以忠恕言又過於曾子高一級說乃見以忠恕解一貫無所不
可謂忠恕即一貫則學者與聖人無異而古來未嘗以忠恕吾
聖人謂忠恕非一貫而曾子曰而已矣為截然一定之論故程
子盡力發明以補其義學者且於門人問曾子言時說始則以
忠恕可體聖人之一貫行之純熟則由忠恕可達聖人之一貫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固言又同一數
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讀論語叢說卷上

讀四書叢說卷中

東陽　許謙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章

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絏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集注有又言兩字極分得伶俐

疏曰家語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南宮縚南宮閱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　閱左傳作說字子容氏

南宮孟僖子仲孫貜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

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

集注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贊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集注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旣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未詳

集註貴言宗廟之器重言盛黍稷之器蓋祭祀以粢盛爲上也華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可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

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并南面章內描畫出來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有口才爲賢故見其重厚即以爲仁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爲不佞而少之

漆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却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體匡廓而節目尚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實有處說

道不行章

或曰集注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夫子以子路爲道果不行而必當桴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己乎抑以能盡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衛己乎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爲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忽㡾然去此而取彼即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己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敎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問非泛識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舉三人問可見

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爲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徧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爲仁某事爲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爲宰爲行人而無失即隨事之仁矣

古注於不知也下有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一句好

集注日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箇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日月至焉指行之出入乎仁而言或在或亡指德之存亡乎心而言

聞一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

晝寢章

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陽夜陰晝舒散夜收斂人法則天地
故曰晝用事夜則寢卧收斂神氣以爲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
以發揚晝則勤於事爲何况君子尤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
乾乾謂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予晝寢宜乎深責之
朽木糞墻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朽比教無所施

申棖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强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慾則爲事物所屈是心裏
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爲主我心爲客是心柔了
安得爲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剛只是勇於行義申棖想是倔强好勝之人故爲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决不爲
集注志字當爲看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爲物所屈無志則
心逐物移及勝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
之辨自明

我不欲章

愚竊以爲子貢若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
是仁矣今猶有欲字辭氣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爲過也恐
子貢只是脩辭未盡善爾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爾所及蓋恐
其錯擔當了試如此詳味看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
省方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謚以荅子貢之疑耳於己
何預况孔圉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
天資敏鋭必視學爲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恥下
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
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患病如是
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
而其制行乃近於禽獸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
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學好問尚得謚
爲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

凡此一事作戒數端學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
而皆可以進德矣
令逸周書謚法篇是學勤好問爲文

子産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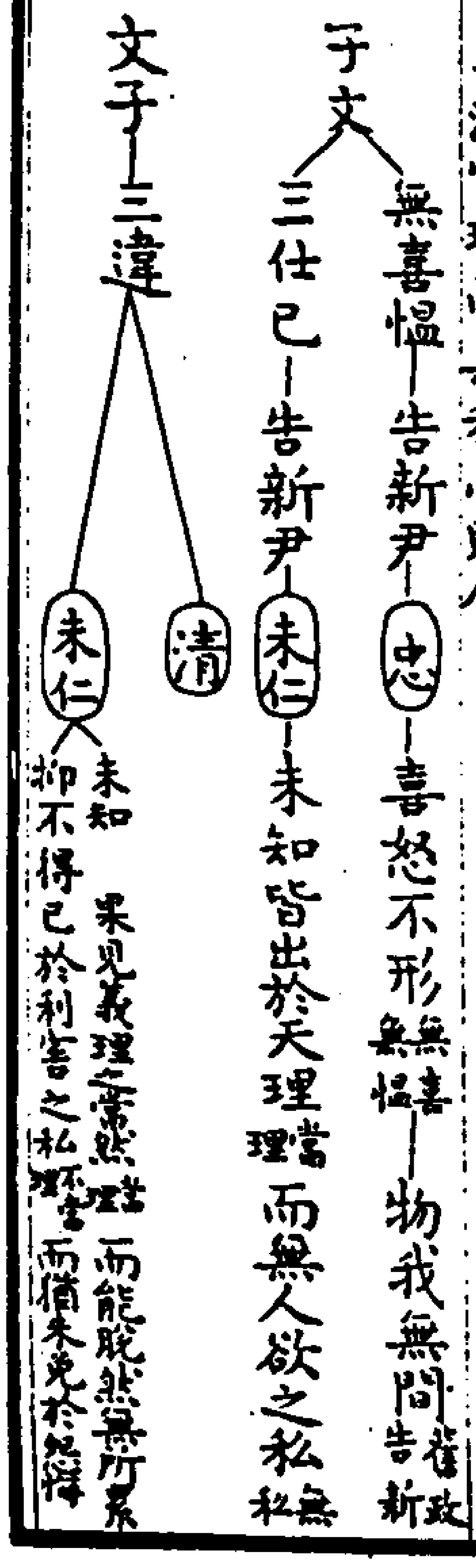
集注吳氏之言未盡公恐斷當不殺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爲
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爾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今按因以爲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
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名所自來
疏云山節藻棁天子廟飾
攷證云禮記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棁
似指宫廟之僭後與居蔡各一事此説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
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令尹子文章

子張舉子文文子事實爲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
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絶無人欲之私
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叙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舉
其失然終在無喜愠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
子張所問内觀其忠清休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
聖人之言難體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愠上見之此難於容僞集注言其忠盛
矣可謂清矣固有閒也
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子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未
仁文子一時棄富而出自是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
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
渾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爲仁也
本注及圈外今以是以下至真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
人之未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
未仁

三思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旣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
思也未合理百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
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
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疏聘禮出
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
圈外發明再思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

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旣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
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圈外李文子事攷證詳之

乞醯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
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
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
介取予千駟萬鍾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
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莫夜穿窬猶有
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
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學者
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緊
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工夫皆是如此
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顏淵季路章

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
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
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
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
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
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
沂辭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
四科以德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洪
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

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
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
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
以僭爲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畧與己相類故以
爲問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
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謂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
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
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
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
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兼內
外說行簡却是說事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
一言有一言無似相牴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
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章

此章集註甚詳而通釋亦甚察當玩

不遷怒二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爲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即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己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己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己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爲事做事差失亦以爲無緊要我若改却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遏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己甚輕非如衆人之己然略有私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克己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應之者應事也

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學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學之道學之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行之理以爲性本只是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真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

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不却兼故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請粟章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急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蓋守一職自有必得常俸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

犂牛章

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犂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

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說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爲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爲客暫到屋中隨即出去

季康子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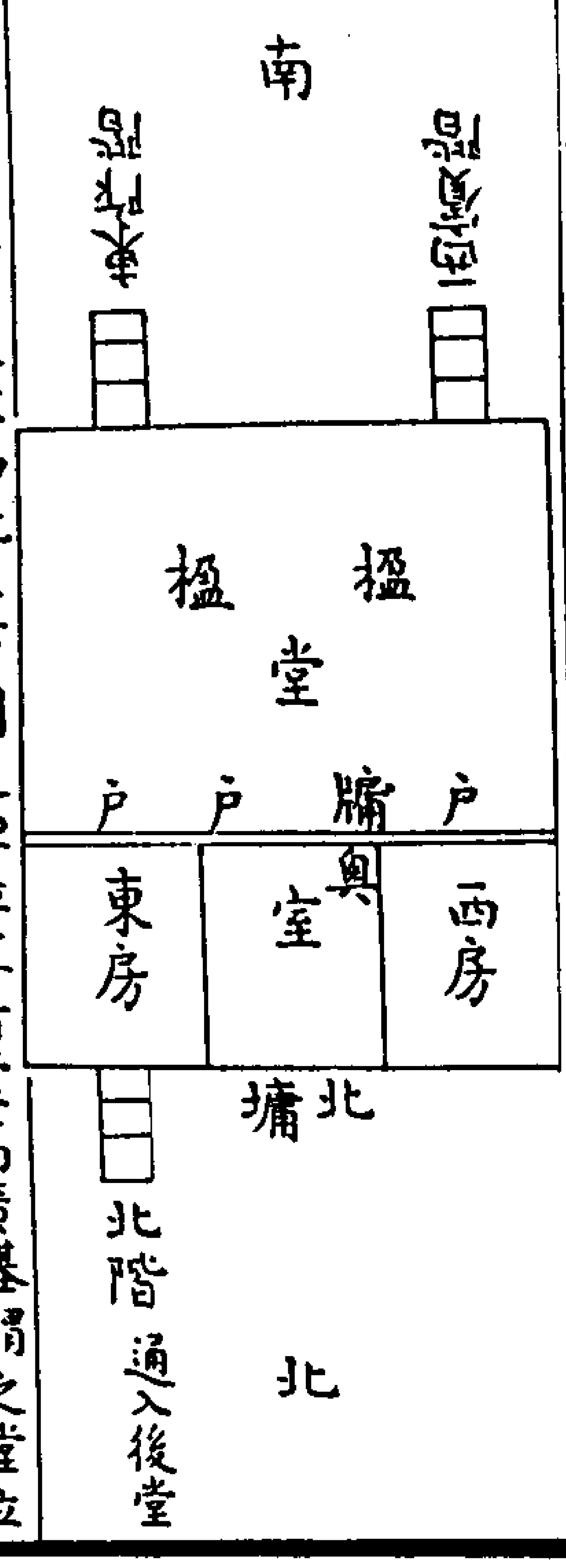
從政謂爲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爲政在家爲事季氏專魯蓋以國事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正欲得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謂即欲使爲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爲堂而內爲室室中爲寢處自堂入室左

牖

戶右牖凡卧在北墉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床於南牖之下使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基謂之堂位卑者堂低挾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小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大夫士則惟有東房無西房

簞瓢章

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邪

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冉求章

為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卻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騰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卻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看攷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正大絶言二事無苟雅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祝鮀章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即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最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為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
集注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

中人章
質與學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爲復戒之以所不當爲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
集註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凝滯不留查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爲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有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體靜其效自然壽然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壽夭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夭之矣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方可進德

哉

是收束向身意思集註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背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子路惡惡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爲德章
饒雙峯云此章上句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言自古如此
集註中者無過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欹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是此爲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他田蓋上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故一井之中其中爲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甚明
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槩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衆也
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
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以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强
學者只是欲學爲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

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未知仁之體段故以此爲問然所問地
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
此爲仁則終身不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爲
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

述而第七

德不脩章

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
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脩義之所在而徙有不善者而改
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爲之則只作知行看徙義改
不善是脩德之目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爲之不厭道字雖
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當並行依仁則
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爲學只是要全一
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工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
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
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集注知此而心必之焉爲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
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内
他歧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及差誤處謂志之專見之
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達九逵處亦自能循當
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
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
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顔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
仁即顔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
仁只是存養尔據既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
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志
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既謂之道
正就行上説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
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
作此依則比顔子不違稍用力尔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
勸辭也至於游藝即至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既久則百行
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
仁字説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説依字存養是正説依字意
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學之
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而件得效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
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説上四字
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輕重之倫説下四字
前三者重藝爲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内游養其外
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

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
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非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
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禮膳夫肉脩跽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
以鹽乾之謂之脯

憤悱章

既憤悱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教之出於勉強
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
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究
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究方是爲學不是聖人吝
於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
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顔

有此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曉然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看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難讀初把淺近意思來看固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注意亦合又久而看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惟聖人之言廣大淵深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

通釋曰暴固是徒搏馮固是徒涉然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慎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内散齋不御不樂不弔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爲衛君章

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矣及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於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己而父命繫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己而天倫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來累及於己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註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卻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也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章

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閑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

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簞瓢陋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

無所往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始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來不曾動得他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具體而微顏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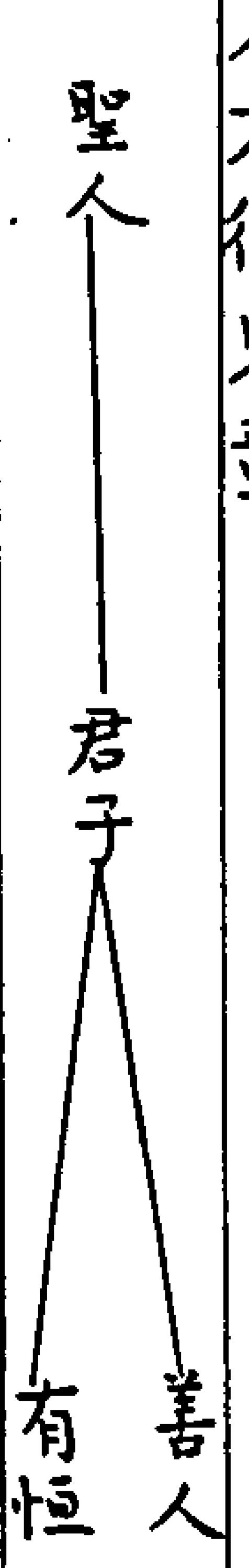
學易章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陰陽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吉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位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爲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言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行之故曰道

使知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不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學是發說上假我數年平誦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集註引史記於易則彬彬之說固含此意下只明用易而已無過說是爲學者修己處切

雅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
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爲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
人也情發而爲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
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
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
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
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效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體至
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學全體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
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
憤憤而又樂必至於全體也其憤樂相繼剛健不息是純亦不
已也全體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全
體與仲弓章全體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或問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二三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俟言以爲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
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
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
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歸觀而學二三子有
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集注雖不明說二三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
非教意自可見
集注貼襯文義說自是正意圖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
全體大用上事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
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
全體俯而就之言小節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爲自修之基故以文爲先既學文則當
反之於身而修行故行次之修行當以忠信爲主忠是發於心

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
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爲學文修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以質言兩語方看得
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
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恆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不生定非積累
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恆者能學亦可至君子只截斷
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恆者亦少
然後三句雖說無恆者情狀却正是敎人學有恆之方欲爲君
子先須有恆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恆矣此三者於學問
事爲處家皆包得盡
有恆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恆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

孝弟爲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爲有謂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虛而
爲盈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此二者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
言約而爲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
多傳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
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
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傳其見而善惡皆記
于此以備參考雖未足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決也蓋古人言行
事跡善惡已彰故可擇而從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
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
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
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

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
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
禮昭公違禮取之却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
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
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
太岳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
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
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爲宣
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
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夾漈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
然今何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
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有氏
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
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
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

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都
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眞僞又如匈奴以漢
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
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
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
全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
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即聖之地也心德之
全人道之備即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
亦謂以此敎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
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者
覺易見

奢不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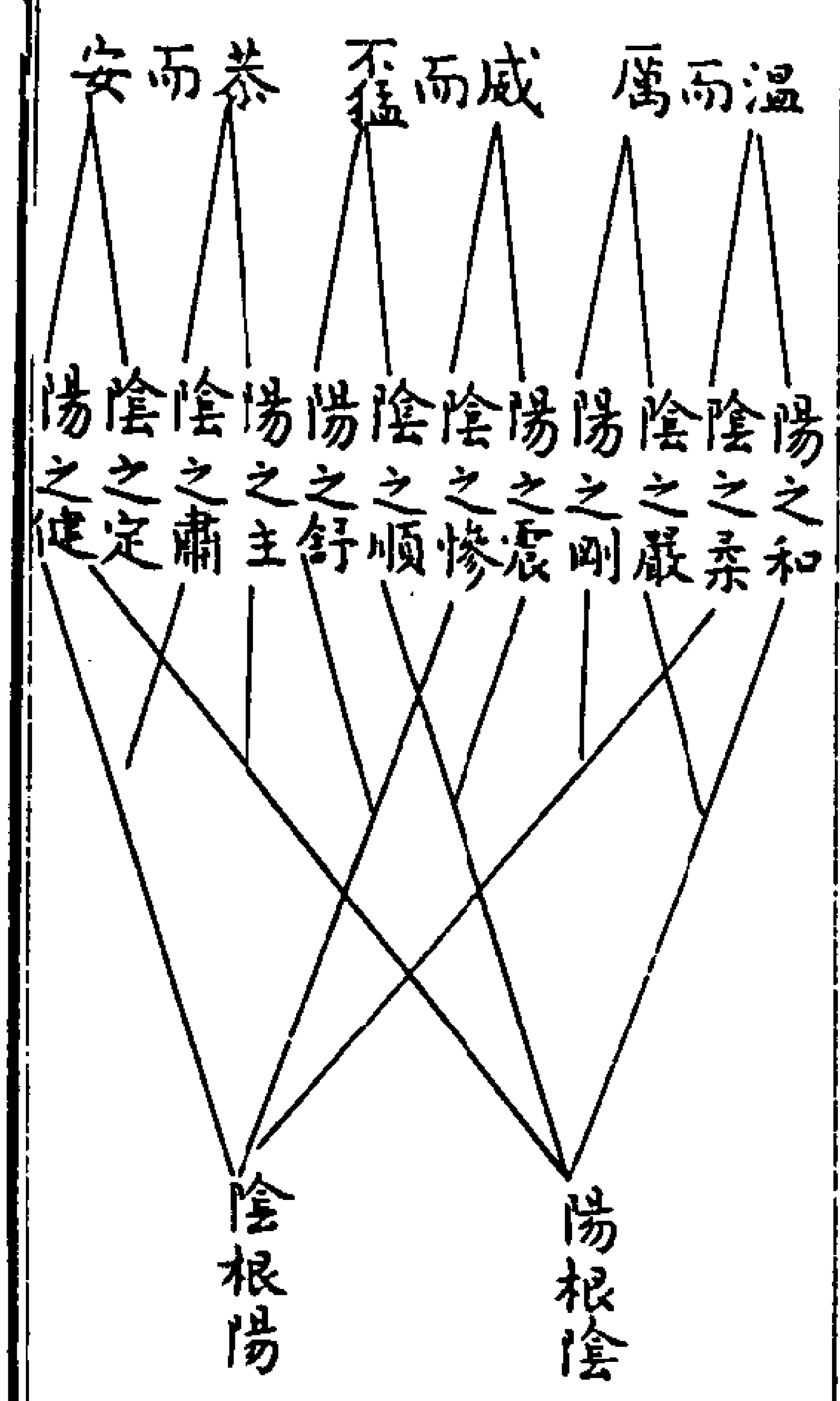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爲人所鄙而已故不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
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
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尚略此章察之
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
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爲所蔽亦偏其見於氣貌
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
反氣質有偏句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
常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亭當和平略無過
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言氣質故著
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闔渾然合
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

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溫却有威可
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
太猛使人懼懾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
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陰陽合德圖



祀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郤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為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即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

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傳說為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是王大紀祖甲三十一年文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者之非是書稱祖甲不義為王舊惟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因為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之意托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為德之至也上文憲謂集註朱子因舊傳修入未及改

啓手足章

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粗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莊正顏色便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荏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程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程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於程子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為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能與多問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為己益但就他人一件長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此章兩節皆就己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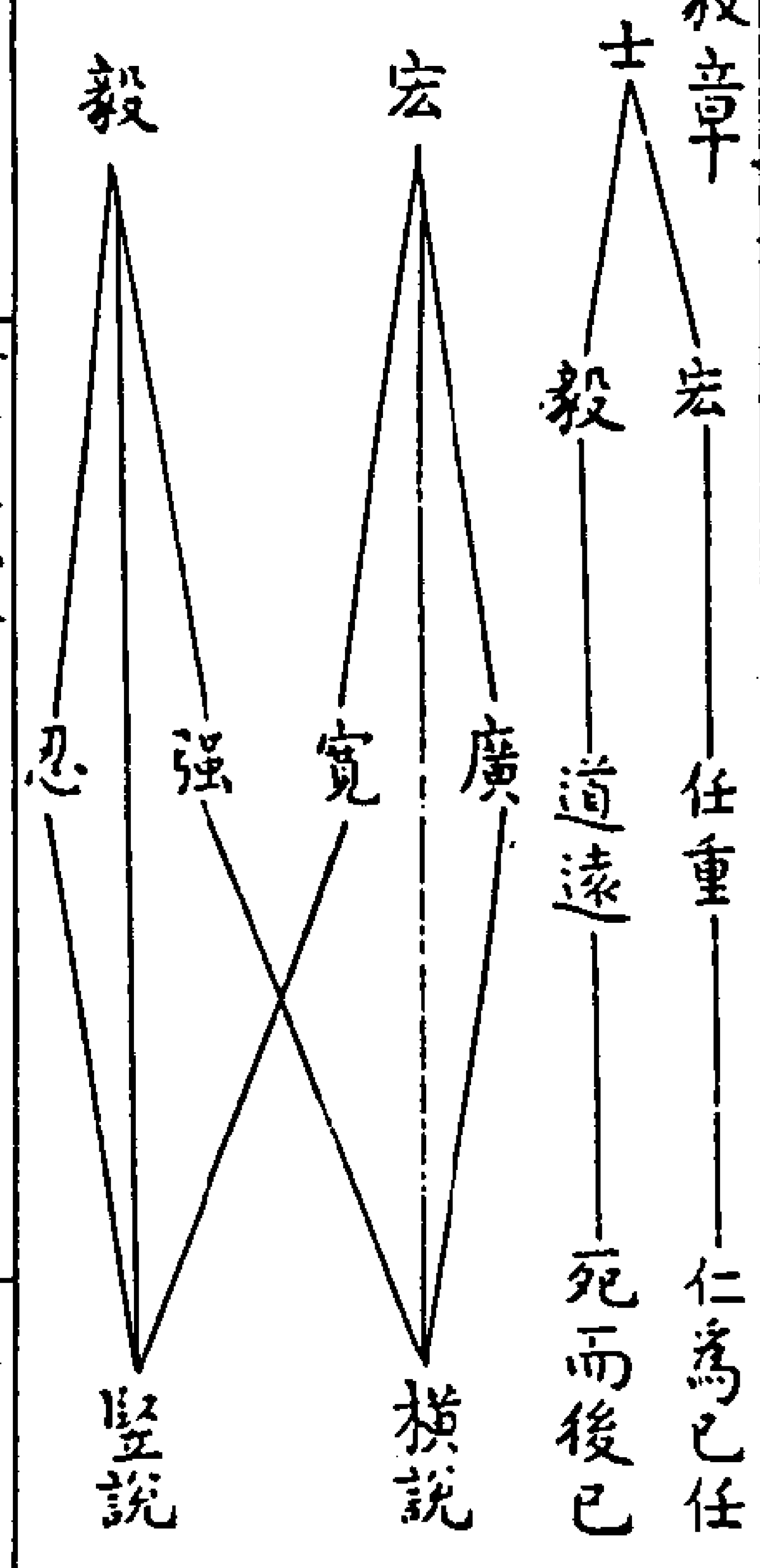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問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託孤章

謙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
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
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
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己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
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
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宏毅章



興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爲言言之成
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爲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
己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
被之弦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
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
據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
見善即取爲法見惡即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
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
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復言吟詠之不已學者
於書固須口誦心惟況詩有音節可以吟哦詠歎則感於其
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諸己所有恭敬律於己
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爲本節文度數則禮之事也品節是
其大綱文章是其小目度者制度數者數目

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
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
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事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
不爲其搖撼惑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
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遂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
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
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即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
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
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
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宮九十三分去一下生林
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産姑洗姑洗下
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
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

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
鍾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
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
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查滓
者氣質之偏興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
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
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
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況庶民乎

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
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
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乎若非其時而勢不能

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章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目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

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歉不同時遇一事氣盈則驕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衒誇張以氣陵人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閟靳嗇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若吝本根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爲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外者吝是沉潛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有所長推己忠告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驕人矣惟其必以自知則人莫我測常足以陵蔾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子雙重朱子偏重合二說言盡驕吝氣象

吝者則不驕驕者則不吝圈外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篤信好學章

篤信此道方能好學信之不篤則不能好學

善道者持守不堅固畏死避害則不能善道

能篤信之又須好學若不學則不知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守死須是善於道若不善於道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用執一不合於義亦徒死而已

篤信須是能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於道不足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

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於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商

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去　就　有道則見出　富貴　無道則隱處　貧賤

不在位章

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皆是也

師摯章

晉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謂參差

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關雎之亂蓋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侗謂無知以理言悾悾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悾悾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爲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敎也

學如不及章

爲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爲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有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己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也人所見可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爛然此乃粗迹其妙用人神處皆不可見惟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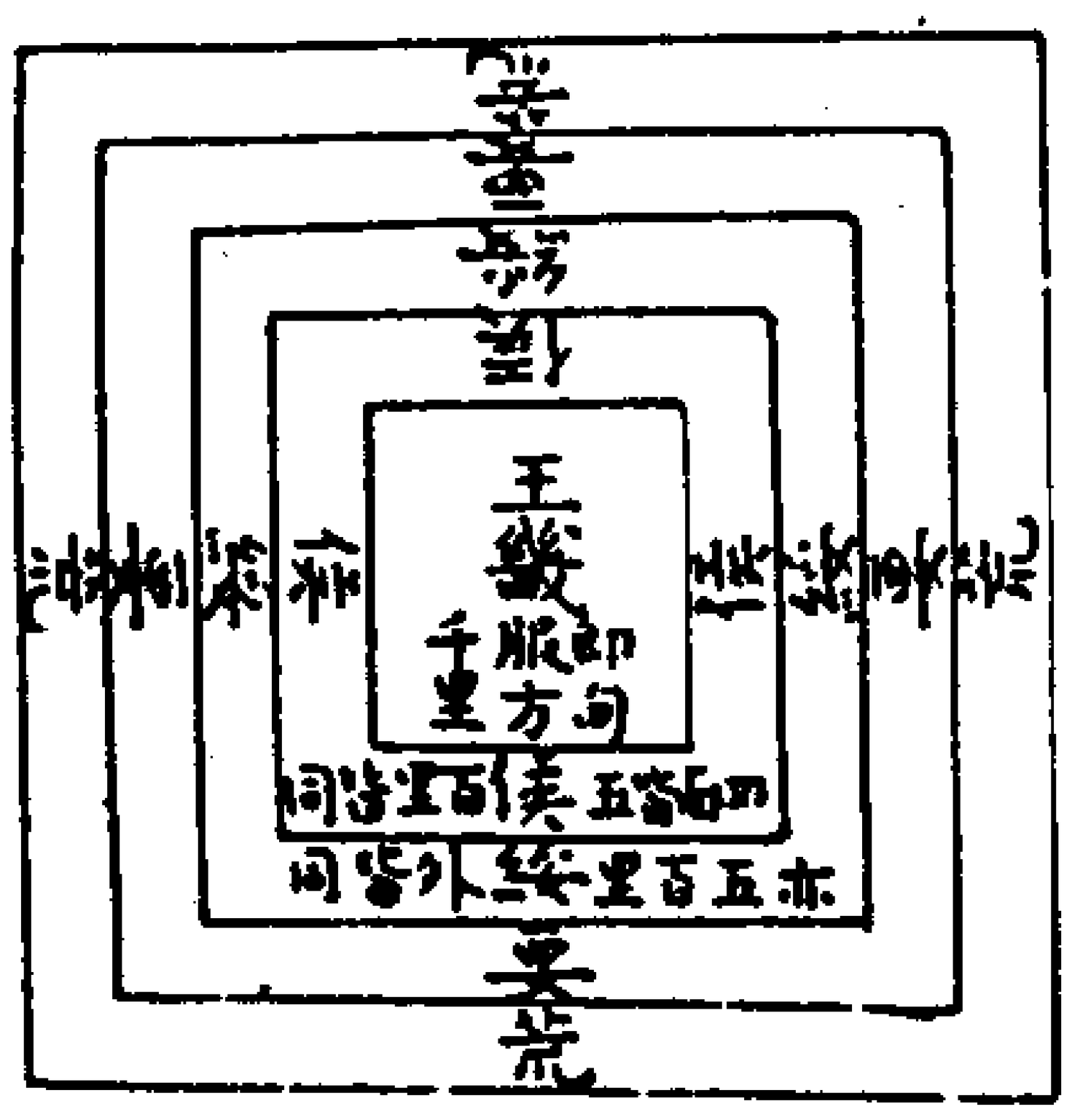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惟有禮樂法度耳固外却是成功與文章對說

舜臣五人章

此章語脈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上而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興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為盛爾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口以可說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著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為說武王即位十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為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荊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兗東南故三州尚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言之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方方千里為王者所居即甸服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為侯服又五百里為綏服又五百里為要服又五百里為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章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為不暇計較利已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惟[illegible]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為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

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纓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元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玉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綖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命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不有升升之布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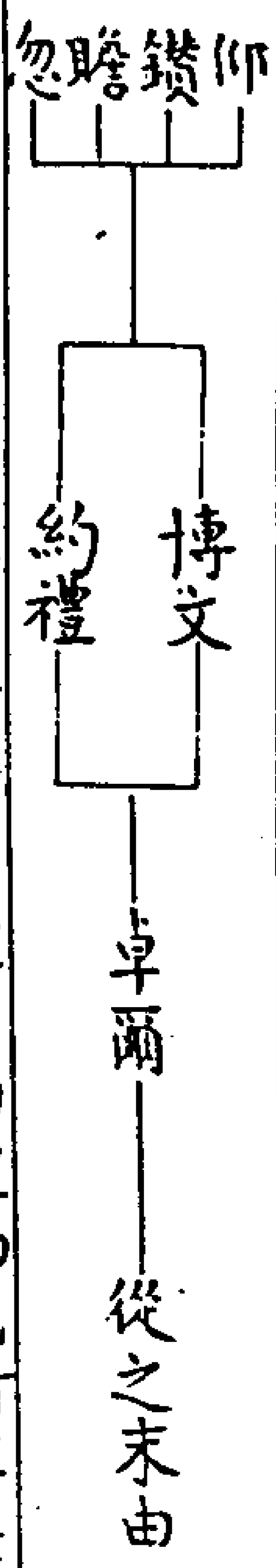
鷩必滅反毳昌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二尺

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
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爲
縷幾二百是一寸爲今百眼矣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
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非成拜公答再拜立卒觶賓下拜
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
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間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
之即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
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
不言升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
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
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兩階
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
則他從可知矣然行禮又各有節然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
蓋各有宜也其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

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
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註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看　合
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大凡我固必　亦有不自主聖人
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往自不在　如無適無
莫仕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肸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
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所變是無
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滞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
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誠
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
說
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
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太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以
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太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
貴多能以曉之語録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多能爲聖人餘
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求四者始終是
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
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
如禮樂何荅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荅
子張言忠信行篤敬荅子路脩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
粗是深淺兩端如荅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
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荅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
不及於用
喟然章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學
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體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攷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
集注怳惚不可爲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
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己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爾由字說博文約禮
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盡
之辭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為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夢奠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舉是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為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默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

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禮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為其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此數者荅之觀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辯證集註未及改

先看川字為主著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為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斷

集註二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歷叙五端云皆是與道為形體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而所包者大下則漸着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爾

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為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為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脩以成己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說則好德有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下惰之前顔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無疑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

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顔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顔子之進亦所以厲學者之惰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顔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爾之地未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

年富者未來之日尚多也人以百年為期今常少壯則未來之日尚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巽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臥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

忌惟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在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緼袍而不恥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爲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爲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誘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介蔕於心惟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二臧字似有不同不忮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說不忮不求中說

唯不忮不求何足爲善下臧字說不忮不求外說

禮記緼爲袍緼注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爲之枲著枲牡麻也以枲褪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音貯字或作緖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枲麻裝衣也此緼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新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凋但言後凋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徧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共學章

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己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兩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銓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變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爲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

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禮雖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這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久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

子之不肖而以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第十

鄉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言貌指恂恂與謹

使擯節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半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閾外闑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問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問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云公既拜客趍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集注躩盤辟貌辟音闢謂足盤旋開闢聞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斿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人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爲證則門之制或同歟

門有二扉門中竪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楔即今所謂門康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棖闑之中其上介卿邐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介則在東而拂闑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棖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闑而入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闑西而入私事私覿也己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闑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闑東則亦不敢當此而立

行不履閾一者爲行乍高乍低爲失容一者爲履蹴門閾而不淨

集註宁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內屏外以待之謂之宁

攝摳也摳即挈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齊所攝乃裳下縫也階一尺爲一級故上堂摳衣必去地尺

執圭節

皮　帛　頳　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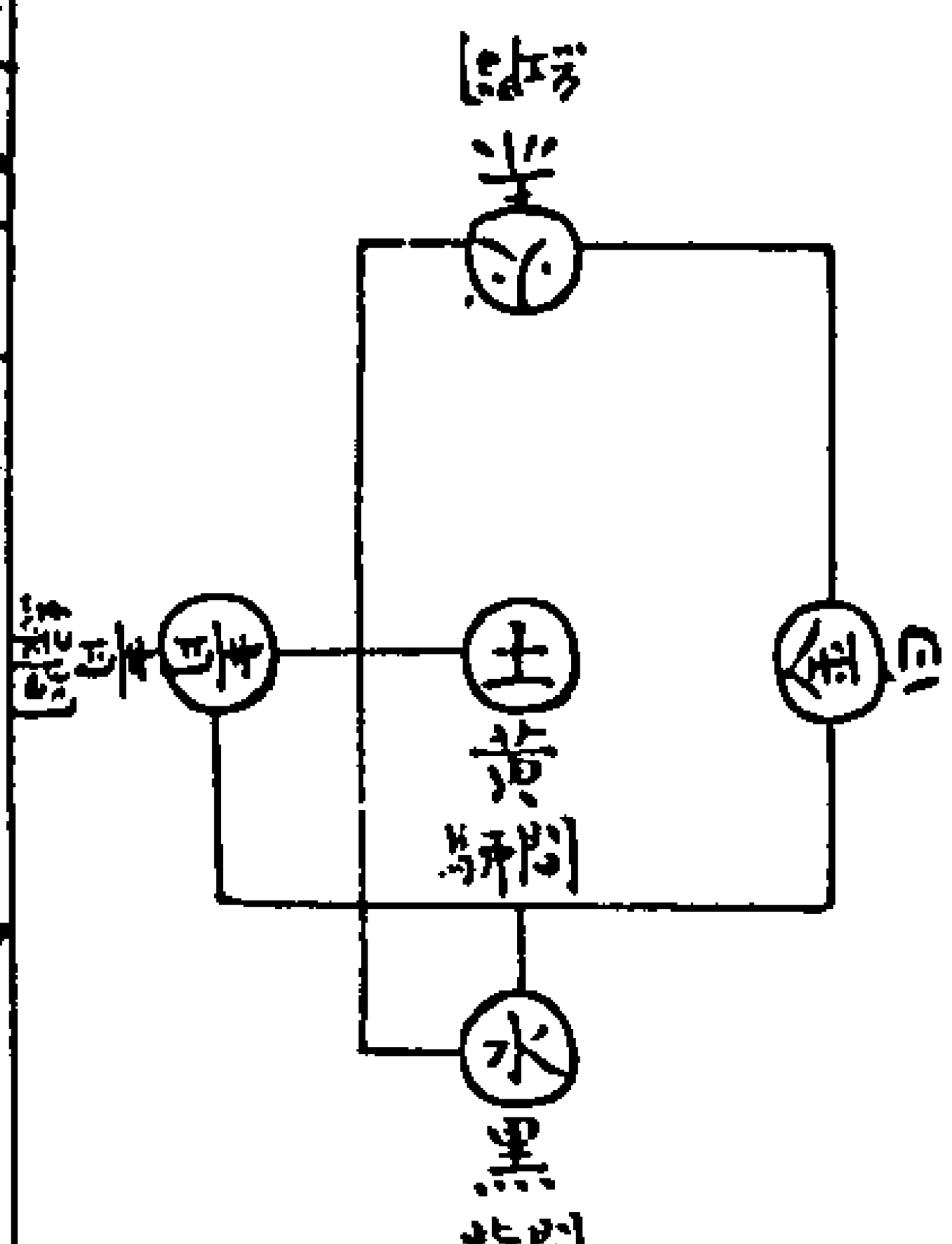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爲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
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此
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庭
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
之好故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束帛加璧
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
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註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
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
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是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
璋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相享則各
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
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
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
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在右剡各寸半璧圜徑五寸中孔一
寸厚半寸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

紺緅飾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緅飾者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
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
集注取此以爲說疏曰紺玄色按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
七入爲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
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鄭司農謂
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凡元色者在緅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
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以讀緅爲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今按
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赬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
緅六入曰元元即紺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齊用
元衣已明緅在朱元之間則自亦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
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縓矣赬音頳縓七絹反

天



火克金赤白爲紅
金克木白青爲碧
木克土青黃爲綠
土克水黃黑爲駵
水克火黑赤爲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
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
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
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袗絺綌必表而
出之則當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以爲裳亦貴賤之等也

裘以皮爲衣冬服也凡服內有袍襗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蒙之
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也裼之色必與裘之色類裼上加襲襲
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麑裘
君王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衆人之通禮
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
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又否
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襗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衡牙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夫子佩白玉公侯佩
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
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刀礪小刀及礪石小觿
解小結大觿解大結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
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曰孔
子佩象環五寸瓀而兗反玟武巾反觿許規反遰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

是　　乙

縷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疑衰蓋布縷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注䟽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絰服其衰侈袂謂弔服皆著弁絰也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侈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加麻絰也庶人之弔服則素委皃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縐絺謂以展衣蒙於縐絺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絺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絺其義不在蒙字詩䟽謂縐絺絺之尤

襞積襞是衣襵積疊也謂之攝成疊即今日所謂襇也襞必益反

細靡者

襵之涉反襇賈限反

食不厭精節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續母切肉必方為證竊恐方正自居意丨經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燕饗有大臠曰胾又有切肉則切肉者必方可也其餘牲體臂臑胷脅及腸胃肺心割截各言其度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說恐盡三字意

古人食肉必用其有醬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醬百有二十甕其品數之多如此如肉則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以魚腥為膾則合芥醬以食麋腥謂麋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麋醢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皆實蓼此則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醢及醬二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亨飪條不備則是失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亨音烹

古註齋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註雖自此上皆作齋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齋一類錯簡在此

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疑則無可言者

鄉人飲酒節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註曰毆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為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推天子得為之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註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將隨強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廄焚節

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乘為皂三皂為繫六繫為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廄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皁有趣馬繫有馭夫廄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

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為邦國之廄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八十八人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駑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廄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廄故於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註引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日舉鼎十二脩太宰此舉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

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造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物授之於王而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之烹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註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此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

凡祭座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令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躬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讀論語叢說卷中

讀論語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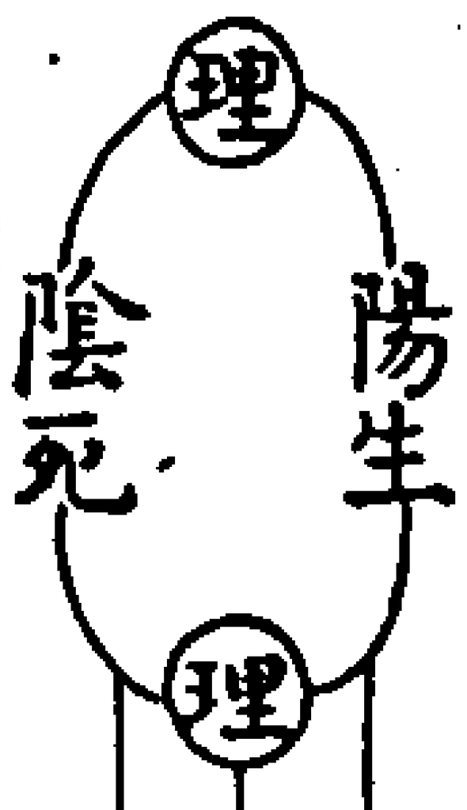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間則信能盡孝矣集註添友字恐於本意爲多

顔淵死章

顔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一二二一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爲陽死者爲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冉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魯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

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為孔悝死尔其死固
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衛蓋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
知之明令既仕于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
以子路勇於有為而欠見理精尔

長府章

疏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荀蕢
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
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
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謂與己不同也以
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學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
守是欠充擴好為苟難規模狹隘是其故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循上道以中庸為至說下因中庸本

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為至一句為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
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貢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
中歸於中屢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
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
聞聖言即就魯上用功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
之唯則魯鈍化為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為終身
之偏賊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
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
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為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
對德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
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
人軌轍自然不為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說兩頭說中間影
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
善之若者意脉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遇義
當行者不能勇為尔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
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為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
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
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

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
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
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
誤死故有吾以女為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以多觀
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
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有辭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
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
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
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
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
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

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
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為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其小
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
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為其所
撿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為尤難也興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
費財飢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
者也子路僅為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
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
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
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
治國公西華止言為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
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

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
必可至者尔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
今便得為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
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
浴者莫春事也風者游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胸中所
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為
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
事為之末尔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
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
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
紐白招拒汁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
卿士古句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註時見曰會衆覜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為衆避
諱也但周禮有殷覜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為覜不知如何
然覜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
服盡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絜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
疢蓋於水上祭而盥手浣濯其衣以寓絜清之意自古風俗
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
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為所至處
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
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
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畫然但謂
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為國以禮便是堯舜氣點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

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
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
之撰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
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尔故學者必
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地生物理為之主人之一
身心為之主人心本全其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
心為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當
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學
者但要窮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
即是全體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非勿兩

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為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效之速而其大尓非謂一日為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為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僞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為全體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事事是當則

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為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尓如此看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為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即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止言其中遷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遷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為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為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首篇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之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

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訒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為之難上言為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世為宋司馬故為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牛

無兄弟之言蓋雅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内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禮恭而不近禮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為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蓋兵食有國者以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為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將蒐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閒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為本而發為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為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畧下言誠不足鄙畧但少脩飾爾誠不足則亦虛浮之辭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以為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鞟豈果與犬羊之鞟無辨哉

番日

盍徹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足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為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為出一舉先生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齊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為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為廬舍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耕種耘耔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東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崇德章

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鈞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胷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惑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完生穉穉生湣湣生須無是為陳文子文子生無宇是為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宇生乞是為僖子乞事景公行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為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為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于恒代立是為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為簡公陳恒後為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恒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篡齊國釐卽侯子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爲大夫
而爲政之事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爲之職身任其事則
當常存諸心詳思容慮周徧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
後職擧而政行此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奬勸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奬者譽之也勸者
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錄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之類
又曰達是退一步做界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卻自然
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
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
方能進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孚於人
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質直二字忠質也信直也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
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
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諂之意亦非有
以詭道遇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傾擾馳逐無時得
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惡則收斂務內搜摘隱
微而不善不能根者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
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脩之之才下一節止語其所惑而不言辨
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知此爲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即
辨之之方也
集註麤鄙近利麤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

綖　達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擧皐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
皐之德最優舜命禹繼師而禹之所讓惟皐及帝贊之則曰臣
庶罔或干予正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
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
未遠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文會友章
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錄曰橫渠云
以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此是合三
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擧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
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擧通釋推此
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擧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
此說尤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有命出於國中則可集衆長較是非
脩飾而成如鄭國爲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
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以學詩而能之也
魯衛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
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攘羊章

理勝爲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絶人倫得爲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爲士之道然行已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有所不爲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尓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已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大過則合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恥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爲可恥邦無道貪禄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恥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尚在於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宫括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歳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歳崩弟仲康立十三歳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使逄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及殪澆即奡因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二十八歳浞使澆弑王王即后相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緍逃歸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歳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角反澆五弔反殪音翳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體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爲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適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爲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臧武仲武仲爲之立紇爲後是爲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爲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已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臧爲爲臧氏後武仲遂奔齊此事㨿左氏或代以他語寫直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爲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

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爲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爲文公

文公之爲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及文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尔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

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多而比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爲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爲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爲人雖未得爲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爲兄而出於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爲弟而出於無知弑君之後無知弑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讎而畏死出奔已爲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位子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爲非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爲讎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圉即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即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意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峯曰自家好色却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却諫君勿

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行已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蘧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皆舉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

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是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己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註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控馭良謂順服而不踶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怨也兄弟交遊之讎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讎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置輕重於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其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

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謂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厲　加

擊磬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為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次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幛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讀如鵪

脩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脩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

堯舜猶病諸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尚或未能全敬之用況學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脩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夷俟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木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衛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註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
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
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
行得

無爲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爲
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即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
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即位之後無所事爲但恭己正南面而
已所以此他聖人尤不見有爲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爲能盡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脩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
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脩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
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體參前
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學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救之以自
脩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學亦必
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爲善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
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在裳下衣內衣上加以
大帶用繒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
衣之帶是也

集注辟辟音闢開也難開如前驅擱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
爲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
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弑伯玉行從近關出其合於
禮乎

子貢問爲仁章

柄

盌

集註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踏
道積德而自脩者

爲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
之治天下亦非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廣隨時
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
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
專以北斗之柄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
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丑
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
衣服而天子袞冕之服十二章曰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
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綉於下裳
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袞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
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
黼三黻四綉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爲
首而繪四於衣綉三於裳毳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
彝爲首而繪三於衣綉二於裳希冕希反五旒旒十二玉
服三章以粉米爲首繪一於衣綉二於裳玄冕三旒旒亦十二
玉服一章惟綉黻於裳凡衣皆玄裳皆纁玄黑色纁淺黃色
其諸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畫爲二龍一青一白升上青降下袞即龍也山畫二山形華
蟲雉也亦名鷩爲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
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雉今於衣上畫虎彝雉彝各一
虎雉毛窃物毳即毛也藻爲水藻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
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
爲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
取其鎮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
虎雉者虎取其義雉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岐天雨
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知今畫彝於衣只是
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

向善背惡
名衮冕爲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之虎蜼希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綉綉多故曰希玄冕爲止有一章與玄同也
鄭衛二國之樂皆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絶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絶之
集註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註以金玉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

義以爲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却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爲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爲即爲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沈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於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者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況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禄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禄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蔽莊涖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就知上說謂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涖動禮皆守之事

季氏第十六

顓臾章
註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爲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禄之去公室章
集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彊矣

禄去公室五世圖

魯
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知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霸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繼霸
宣公　晉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禄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屈陵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晉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哀公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桓子　斯爲陽虎所囚

氣　然

三戒章

醫書以血為陰而行乎脉之中為榮謂榮養乎身也無為陽而行乎脉之外為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緒心則主乎血而志為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録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饒双峯云上三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為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為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

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亦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為小人即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學亦為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知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言反以為戲

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先王之教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於外則其學禮可知矣故集注添入禮字說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為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必不為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為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為仁

佛肸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遠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為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教十世至文王辟國寖廣使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為雍州之地於地為西

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荊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事故為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

色厲內荏章

厲是僞也荏是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民有三疾章

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為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為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

欽　於

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
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
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
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而朝夕哭期而小祥
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
寢醴酒薄酒也乾肉滋味薄者也復寢入室中卧惟其禮如此
其至故宰我疑以為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
喪今世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
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尚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荅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
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
勇恐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為學乃能有成至於

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
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脩如何治得人於
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
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
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
便不可學或壯年皆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
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
絕其宗祀且始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為紂所疑紂
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遯于荒野意謂
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
比干為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
其心箕子為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
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益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為奴
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為愛其君以存宗祀為愛其親仁也比
干殺身以盡其職為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
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
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即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
字可通互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

荷蓧章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為無君臣義荷蓧使二
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
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為大長幼在下
既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
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
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眾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
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爾我不
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句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
覺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
所用者皆發於人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
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
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為非諫之不
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為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
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
是失簡皆不可曉

太師摯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當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如孔子言行己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寛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大寛學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爲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能致其道　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學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敎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學灑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脩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適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深淺敎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學之事而不教大學

之事子夏氣質篤實非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爲先而傳之何者爲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小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是識驟把大學事教它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小大事徹頭徹尾無不曲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求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絶之處於理之全體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灑掃之末不即學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識子夏教灑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大學也集註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說本主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後次序自不可踰集註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粲然可見

前段本註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注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按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却是以理爲本事爲末是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關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灑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愼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灑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灑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陽膚章

衣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之
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
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
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
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
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
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為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
而自喜

子禽章

集注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
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堯伊祁氏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為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位
七十載欲遜位于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為百揆此時洪水
九年舜即舉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
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徂落堯在位共
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為百揆三
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即天
子位命禹為百揆三十二載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
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
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為流於欲故危道心
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為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
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
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
八年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為司空三十二年
而為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
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存而君亡為之立君

五美章

因民之所利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
恩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蒐狩捕逐盜
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
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衆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
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然
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上人能教之不至於
犯法則不可殺之而至於犯法却刑之則是殃民凡斂賦稅起
役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
期却使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吝是慾緩之
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

不知命章

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理之命人得之以為性者也氣數之
命人得之以為生死壽夭貧富貴賤者也此章命字蓋兼二
者而言知氣數之命則利不必趨害不必避知天理之命則
利不可趨害不可避

讀論語叢說卷下

此論語叢說上中下三卷錢唐何君夢華爲余抄得者也余初得大學中庸孟子叢說獨缺論語夢華借余本鈔了并補余所缺且爲余云論語叢說即余本所從出本大小闊狹行墨都同真奇事也今藏德清徐氏縷日擬爲余購之

己巳六月初十後一日復翁

論語詳解卷目

第一卷
學而第一
第二卷
爲政第二
第三卷
八佾第三
第四卷
里仁第四
第五卷
公冶長第五
第六卷
雍也第六
第七卷
述而第七
第八卷
泰伯第八
第九卷
子罕第九
第十卷

鄉黨第十
第十一卷
先進第十一
第十二卷
顏淵第十二
第十三卷
子路第十三
第十四卷
憲問第十四
第十五卷
衛靈公第十五
第十六卷
季氏第十六
第十七卷
陽貨第十七
第十八卷
微子第十八
第十九卷
子張第十九
第二十卷

堯曰第二十

卷目終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洪範校

讀論語

六籍自孔子删正學者尚未識要領論語一書則其與羣賢直指盡言者也是爲六經之菁華倫物之軌範名教之宗印士欲希聖達天未有能舍此者

論語二十篇不單提性命大道一貫原無精粗聖人默而識之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庸言庸行自然妙合此無行不與聖教之宗旨也今世五尺童子勦說天人今于學未得于道反損蓋濫觴于宋人之理學而謟天于今日道在秦漢以前不言而尊其在于今屑越成話柄矣讀論語當先會此旨

大道神奇不越尋常神奇莫如天地而易簡盡天地之德神奇莫如人心而良知盡人心之理神奇莫如生死而不二立生死之命神奇莫如萬物而中和成萬物之能聖人所以不言隱怪不離日用但本分不虧至道不遠厭常好奇爲世道人心害大矣天地所以高深日月所以著明山河所以流峙鬼神所以變幻聖人皆存而不論四教則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下學而上達百家之言千奇萬怪終不能出其

範圍、

先儒以論語合大學中庸孟子爲四書其實未安大學中庸二篇是禮書根蔕離禮孤行有偏上之病孟子譚性命距楊墨以道爲己任未免小有崖岸蓋爲亂世無君父處士横議不得已而作士志於道當法聖賢平常至當恰好處不須學其不得已處孔子亦當亂世讀論語未見其甚不得已即此是聖賢分際道有偏全不可不察

讀論語通覺天下無一不可與之人無一不可處之事無一處不是學無一物不是道宇宙自然寬廣胸中自無閒氣

詩書詳已然無如論語親切簡當隨人賢愚大小如水行地江河溪谷池沼溝渠無處不到隨分汲取各各沾足所以爲聖人之言、

論語無到底刻煞之辭無一偏拘執之見意思從容不迫道理活潑無方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故曰兩端非聖人不達

洪荒以來道術雜而悠謬荒怪之譚不可勝數即詩書所載若禱祀卜筮之類雖文武周公已極信從至仲尼立教一以民義爲主所講惟子臣弟友謹言愼行彝常分內便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語命與仁罕言請禱則曰丘禱久矣居蔡則曰何如其智問死則曰知生問鬼則曰事人中庸易簡可知可行所以範圍曲成爲斯文之宗範也

他書但逐字解意思都盡論語不須逐字解意却盡不得聖人言語含蓄使人自得後世文字肝膽嘔出所以淺薄

子曰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夫子五十學易故言行皆易論語意思正自變動不居後儒專執典要解所以

無呆

聖人教人兩端用中因材答問初無常主如語敬所以防其逸也語知所以祛其蔽也苟無逸則不言敬無蔽則不言知不似後儒居敬立本窮理致知教人定局也

論語描寫聖人生氣不徒記其言語而已聖人氣象溫厚言語有風人之致嘗曰不學詩無以言故其辭不煩而意遠如譏季文子三思諷子貢言詩弗如回不欲勿加人譏子路好勇答黨人荷蕢與曾點言志之類皆從容悠遠使人深思朱註以淺近爲主微處

體貼不出自謂讀書直誠其實未強也
後儒將道理作題目其敝起于好勝聖人心虛氣平忘人忘我無已甚之行故無迂濶之論世儒見理雖深而涵養未純執滯固我理勝而氣愈激其與人言強直自遂其著為書競趨奇險論語文辭金和玉節與聖人傳神君子所以出辭氣遠鄙悖也
二十篇無一語不會通心性然竟無一字說著心性所以微妙玄通即此是無言無隱公案
聖人不言虛無以虛無本無言也無言即是虛無故曰默而識之二氏專譚虛無夫虛無何容得譚世間

一切見成人事物理何者可離若逃向虛無須將世界磨滅人物都休無是理矣至于人死已屬虛無乃作為人天果報種種幽怪執以為有其顛倒譸張甚不足信也
人性無形難言論語不言性孟子諄諄性善故七篇首仁義論語二十篇首學習凡人秪緣不學習疑性為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有忠信不如好學桀紂若肯向學何至為桀紂聖人不言性但教人習所以省辭說此聖賢立教遠近難易之分
論語每言知而教學多主仁蓋知者太虛之元神在人為明德德莫妙于知知體無為故聖曰生知仁屬有為故曰仁守中庸於舜稱知於顏子稱仁三達德首知次仁大學首明德聖人教人下學上達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知德者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言誠即是言仁之意
論語言仁又言義仁者萬有之元義者萬用之利包孕曰仁裁制曰義故德莫大于仁功莫大于義仁義者世教之綱領聖學之大本大用孟氏七篇之義淵原于此

道以聖人為心列聖以孔子為心五經以論語為心論語是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畧心不開明耳目手足無所禀受六經如律論語如例倒熟則五刑之屬三千皆可引附論語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
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啟列聖相承至夫子删定六籍纘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闕繹未盡留之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千有餘年其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㒧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竊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為之譯說如所謂妙明實明是吾聖人之明

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是聖人之一貫也。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即聖人之屢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慍也。無罣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眞如是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憑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萬物皆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即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明德智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欲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以信其精之果爲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抗。而爲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爲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

不知適以成彼之大。而自處其宇耳。故愚嘗謂儒者割聖道以奉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主宗盟。望塵左避。却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獨二氏罪。亦儒者養成之也。今世儒解四書。擇爲一等儒者之譚。求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剖與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宇下。不可得已。

論語。聖人講學之書也。孔子以尼山布衣。不藉寸土尺土。而能使三千七十士。雲合景從。至于患難流離。老死不忍舍。此聖德過化。不戒自孚。尋常交遊意氣何能及此。後世士無聖人道德風猷。而妄思踵聖人之蹟。聚徒結社。名爲講學。已乃訕謗朝政。得失議論時人長短。口舌興戎。禍延善類。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何可獨歸咎于世人也。夫咸宜之謂義。共由之謂道。聖人無言無隱。使之由而不可使之知。慮至深遠也。故學之不講。以爲憂。講學而貽之憂。則其所講非也。朋自遠方來以爲樂。朋來而不樂。則其所爲朋非也。經術不明。身世併累。讀論語者。亦不可不知。

篇中各章次第多相承。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

言相發明近世儒者以爲門弟子識用意以洗之過也

柳宗元謂論語成于夫子没後有子曾子門人之手以諸賢獨二子稱子故也按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後夫子没而篇内記其平日之語故知是書成去夫子時已遠然亦是七十子存日記録後人脩輯中間覿面開示諸子處天機噩噩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摸擬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謂魯論語自齊謂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壁又得古論語今之

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多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此其異耳

○按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歷而論語有齊魯可據故得免于魚目之憂漢魏諸家訓詁膚淺朱仲晦集註自謂獨得然往往以自家學術質正聖言失圓融之旨聖人辭約義遠未可一端盡也

論語之言易簡清通而天地古今人物事變因文附見如天象則有北辰日月食夏時鑽燧山川則有泰山首陽汶沂國邑則有魯衛秦楚陳蔡武城儀鄹費葉中牟賦役則有州里鄉黨千乘百室溝洫徹法爵秩則有大宰公卿令尹司敗人品則有堯舜禹湯文武稷契皐陶諸聖老彭泰伯夷齊顏閔游夏諸賢羿奡桓魋陽貨諸凶頑文藝則有易詩書禮則有祭祀會同告朔諒陰玉帛瑚璉籩豆樂則有韶武八佾鄭聲鐘鼓磬瑟管建則有市朝廟社門牖堂室阼階車服則有殷輅周冕衛軏章甫裘葛之屬權量度釜鍾瓢則其器用也脩脯醯醬腥膾疏菜則其飲食也鼠羊騂牛鳳雉虎豹五穀葵韭松柏唐棣則其鳥獸草木也引而伸之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盡三才之變者二十篇内畧備矣學者苟能因事旁通特加考訂以

折衷于大道亦聖學多見而識詳說反約之本謂也但愚所引書傳陳言先聖往事祇据見聞所及畧加檢括未必詳允大抵易書詩春秋論孟外雖六藉不無贋雜世遠難稽衆習成迷是非疑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愚不能盡覈也

論語詳解卷一

郝敬解

論語者，論說之語。語以論道，道實非語。凡涉口耳均屬文字。此二十篇之文，以人宜稱孔子，以所言宜稱道德。而稱論語者，為其不離言語云爾。夫以聖人之言，純粹以精，不離言語，而況于百家之書？如所謂道德南華清淨圓覺之類，皆僭稱經名，實相遠誇誕無稽。聖人所以貴默識，而憂子貢之徒之多言也。然則解獨詳焉何也？聖言精約，而舊註苟簡，朱子囁嚅因循，少所發明。愚以初學款啓，沈思年久，每有異同，不

覺覶縷，益以名物往事，本聖人教小子多識之意，而一手一足，竟何能詳？所賴後之君子，同有是心，補其不足耳。

學而第一　○二十篇皆摘取章首二字標目，自有次第。此篇首學，蓋古今聖凡同歸，無貴賤大小，惟學不二。篇內所記孝弟忠信，皆學之事，不可須臾離也。老子五千言，首道德，有名無名，譸張幻語。佛氏侏儒險僻尤甚。其於民生日用，焉能為有？此吾聖人之教，如布帛菽粟，開卷即是實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洛乎？人不知而不慍，慍去聲不亦君子乎？」

聖人立教持世，惟學。人生貴于萬物，亦惟學。廢學，則世間一切倫常禮法皆廢。人不學，則生同行，禽死同腐草。故學為羣言之首。然不言所學何事，蓋心在，則無事非學。學，覺也。大道無方，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即覺，覺即學。日用視聽言動，即是尋常子臣弟友，即是詩書六藝，即是處常處變，在上在下，無小無大，無往非是。易云學以聚之，如篇中博文多識，則學在典籍；敏事慎言，則學在言行；不遷不二，則學在心。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損益之

要，學之大端大本也。故學也者，貫三才，通古今，兼帝王聖賢知愚上下而為言。生人之事，莫大於學，隨處是學，隨時是習。學不已，即習。習有常，即時，故曰無行不與時者。有事無正，無忘無助，綿綿密密之意。鳥飛曰習。月令：鷹學習。詩云：習習谷風。天機踴躍，和氣舒長，故取以名學。真學乃時習，時習自悅。若勉強枝撐，未免苦難。聖學因心易簡，如顏子克己，故能語不惰，進不止，欲罷不能，無所不悅。學者能收拾放心，奉理時行，當下有知止自得之趣，一言一行，當理自覺，情順心安，理義之悅人所同有，非必如朱註云學久習

熟而後悅也悅者人心之生機不緣習而後有即學之真趣惟因時習而始露書云惟學遜志時敏厥脩乃來遜者無所勉强而自敏故其脩也火然泉達而來即時習而悅也此千聖學脉古今同然至誠無息純一不已天地恒久君子素位皆此一脉流通朋樂樂此也不愠純此也但不學則固蔽局塞不時習則滅裂鹵莽學而時習與朋友相麗澤至于忘遇無心如夫子樂在中顏子不改孟氏三樂乃為真時習真君子矣同師曰朋學記云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兄弟筭直諒多聞取益焉故學

必有朋但朋在鄉曲比鄰非必皆道義之交自遠方來者聲應氣求慕義訪道而來必鄉國天下之士我之風動遠人之向慕自深所謂雲龍風虎斷金蘭臭如聖門三千七十士得天下英才教育大道洋溢名理宣昭易乾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學記云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所以可樂也人不知亦即此時人謂俗人與朋異同學者知之俗人或不知也抑有二端一不知學二不知君子惟不知學故不知君子不知學則君子不求備于人不知君子則君子惟求諸己愠者抑鬱不暢快也易云不見是而

無悶悶即愠也恒情遇知己則暢快不知己則縕結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悄然自悶曰愠幽憤鬱滯胸中不可對人言故曰不殄厥愠君子中心悅樂仕止久速惟時意必固我盡化與天地萬物同亨雖人不我知有畏天憫人之懷而無怨天尤人之意學不厭教不倦所悅所樂毫無加無損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故曰君子君子總結學而以下言不亦者從容審量之辭或云悅有不在學習者若此不亦悅乎意局促

學之一字為二十篇冠冕括盡此章之義多一而字

轉語不可但聮時習解時習是學朋來亦是學不見知不愠亦是學學乃成君子夫子一生好學悅此樂此不愠純此朱註但以學蒙時習解云學一件時時習一件意甚迫狹聖學無迹精神流注全在時習天幾躍如所以主悅真學則時習故夫子不知老之將至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時習也學至時習義精仁熟孟子云行著習察行暫習久行生習熟也故飛曰習行以足飛以翼飛則不行而至天機翔洽自然不息所以生悅

言學不定指所學何事亦猶篇中言道不定指何物

是道已自開拳見掌朱註更作明善復初解未免偶
上之病與禪學同也學效法也學者日用隨身規矩
無不是效法人在塾中如魚在水中時習二字即是
學字註脚朱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以此
學如隔鞾搔痒焉能悅顏子當初瞻前忽後祇
效先覺所爲後來夫子循循善誘乃無所不悅
非不悅子之道亦是欲效先覺所爲終以自畫
或問學是誦讀否曰不廢誦讀不徒誦讀默識一貫
是聖門無言本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即誦讀
也曰餘力則正學可知四教首文歸之忠信博文約

禮本末昭然古人春絃夏誦秋學禮冬讀書外考之
經傳內體之身心古今爲學之方何也自科舉法興
學者攻文藝薄躬脩矯枉者以讀書爲外務夫科舉
何妨聖賢讀書自是本領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學者爲人古今心術異而學則一也豈可遂謂古人
終日默坐乎孟子以誦詩讀書爲尚友子路云何必
讀書夫子惡其佞顏子博文聖人終日與言非講習
而何解者以讀書爲章句之末謂文爲事物之散見
迂矣
悅是學脉理義悅心猶芻豢悅口人之秉彝好是懿

德人心若非自悅他人焉能強之學必如朱註云所
學者熟而後中心喜悅則天下學習而悅者寡矣夫
天道運而無心逝者如斯人心自大虛來靈機活潑
生意盎然但無私欲之累自然日新又新與天地萬
物同泰在已則悅共學則樂隨寓則安何慍之有人
心之慍生于不虛多累則多憂惱易簡自然悅樂
有朋兼近者言學未有無朋者朋不論遠近義重則
聚樂惟大聖大賢朋自遠方來孟子謂陳良楚產悅
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所謂豪傑之士千里學
道定非離羣間物學之所風動至此可謂善世不伐

德博而化得天下英才教育君子之樂也樂與歡異
樂靜而歡躁樂者安也禮云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易
曰安土敦仁故能愛愛即樂意
不慍是化境人不知而慍是情境未化天道自然聖
人無隱豈不樂人知然亦何必怨人不知故曰知我
其天人知則物我偕暢大行何加所謂舜禹巍巍有
天下不與也人不知隱居獨善遯世無悶不見是無
悶所謂龍德而隱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慍慍便是長
戚戚不慍與時習而悅正相應時時學習而悅安得
有慍慍非一時一事與怒之偶激若不同怒是人情

君子不能無慍是自心上幽憤人曉不得與人言不得故慍生于人不知遇知己抒吐則解如天氣絪緼薰風可解人心慍懣知己可解舜曰南風之薰可以解慍聖心無慍不待知己朱註云含怒意含字甚善怒因一事而發含怒便是遷怒此慍不至怒祇少悦樂意思聖人無固我樂行憂違積而能散顏子屢空近之

此章皆窮居之事士不苦窮居而苦人不知人不知情境甚惡自古聖賢貧賤憂戚皆由人不知故乾初九稱龍德者不在遯世無悶在不見是無悶遯世而

又不見是確乎不拔所以為龍德以夫子之聖三千七十士歸依而鄉里人謂為東家丘則凡可以淩侮詬誶者何所不至豈但爵祿不加耳貧賤不慍忘窮達可能人不知不慍併忘道德不可能不慍方是眞悦眞樂方成君子

此章夫子生平實錄從古聖人遭逢不偶莫如夫子朋來莫如夫子悦樂不慍莫如夫子故道全德備莫如夫子聖人知即是行言即是事敎即是學于此亦可見

記論語者但稱子曰不稱孔子何也聖人萬代瞻仰

人所共知如世惟一天不必更言何天民惟一王不必更問何王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去聲而好去聲犯上者鮮上聲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篇中雜記諸賢語故謂之論語各因聖言以類附之上章夫子言學無所指此附以有子言仁明學莫大于為仁仁莫切于孝弟仁者三才之元氣人物之生理草木實中謂之仁人手足痲木不能運動謂之不仁故仁以天地萬物為體天地以並育不害為仁王

者以百姓親睦為仁故興仁與讓於變時雍堯舜之仁也老安少懷立達與俱孔子之仁也萬物各得其所仁之大全也要其本在人心仁人心也良心莫如孝弟孩提之童皆能愛親敬兄不學不慮舉此加彼即保民愛物之根時雍風動之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為仁在孝弟而已矣犯上作亂世間極兇暴不仁之事惟孝弟能銷殺此毒兩言不好見良心發動處拔本塞源最為有力全其所眞好自易其所不好蓋不仁之人喪失良心好惡反常欲所不欲至于弒父賊兄窮極兇惡然反諸良心其好惡皆與人

推近豈有子不好愛親而好賊親弟不好敬兄而好誅其兄者定匪人情故領惡全好確乎不拔惟孝弟爲然若非根心不容已烏能易惡至中速化之深如此乎

從古世道之不仁由于作亂作亂由于無上無上由于不孝弟亂臣賊子暴戾恣睢初起于一念而流毒家國天下以至分崩離析禍延生靈肝腦塗地如心腹受病則四肢百骸痿痺不屬世道不仁莫大乎是故大學脩齊治平本于孝弟明德親民在止于至善至善卽孝弟之良也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

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卽從孝弟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記者記此于學習後卽夫子祖述堯舜書首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義有若之言似夫子非區區論一事一念之仁耳聖門爲仁以天下歸仁爲至故王者必世而後仁言舉斯心運天下于掌上知皆擴充保四海于一腔方謂仁一處不得所卽是偏枯不仁故曰萬物皆備于我道者共由之路猶天下有道之道生者率性自然興仁興讓之意親長化行舉世雍熙太和故孝弟爲本道在邇事在易此之謂也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此佛老所以得罪于聖教惟其失此耳

孝弟愛敬眞切處卽仁生則惡可已火然泉達放之皆準故爲爲仁之本或云仁生出孝弟不可謂孝弟是仁之本然以行孝行弟爲行仁之本理亦甚確爲猶行也本立道生正是仁田地仁是生生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片惻怛活潑意思是萬事萬物之根經綸變化由此出

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門人以有若狀似夫子尊稱爲有子故後人不傳其字○荀子

云有子惡臥而焠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機關曰巧粧飾曰令令伶也巧言令色之人精爽外浮定少肫懇惻怛意思脩己觀人舉不易此仁惟一片眞心仁也者人也不言絕無只銷得一鮮字朱註謂絕無太甚

上章以不好犯上作亂謂爲仁見不仁所關係大此章以巧言令色爲鮮仁見仁所存主深巧令較犯上作亂善惡有間所以相提并論者仁人心也爲仁在養心心緊在容貌辭氣間君子出辭氣正顏色內直

外方存誠匪懈以為己便是學而時習能悅能樂以為人便是本立道生能孝能弟巧言令色者浮靡虛詐之習勝孝弟悅樂之意微故為仁在存誠立本去其巧令之習而已犯上作亂則世多賊子巧言令色則世多詐風有五霸之假自有春秋之亂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其作春秋以此記者首舉此三章學問道德風俗教化盡在此

巧令喪心溫恭進德存乎誠偽之間論者因巧言令色為不仁遂以直言厲色為仁其流為忿戾剛很又

誤矣子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子路率爾夫子哂之聖德唯溫良恭儉讓非可疾言倨色之謂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因前章巧令類記曾子忠信為近仁學習之本也聖門傳習主忠信而力行莫如曾子曾子忠信之功在日省凡人心妄生于迷情識緣引細微流注迷而不覺輾轉梏亡乃近禽獸故功莫要于省省則覺覺則妄銷日謂日旦三謂再三省者按罪觀察之名以人按我罪狀易匿以我自按微曖難逃故曰吾省吾也忠本乎內信達于外程伯淳謂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偽為信程正叔謂盡己為忠以實為信其義一也忠信即是所傳習忠信在心流通于人己之間心藏不見對境磨勘毫髮難欺恒情為自謀則忠為他人謀多不忠吾日省吾為人謀恐未免此與朋友交多不信吾日省吾與朋友交恐未免此師以是傳我我不習即欺師我以是傳人我未習即欺人即是不忠信吾日省吾傳而不習不習而傳恐未免此我若有此人不我知惟我自知我若無此我不敢信躬行始信一日不自省則吾甚我我乃自欺矣何況欺人

欺友欺師欺門人小子乎三乎字自審之辭言下即省省處即見忠信省雖有三忠信惟一三事不足以盡忠信而不忠信莫如三事日用事不止三而一忠信則事事皆真非謂省此三事遂足以蔽忠信也昔邢七見程伯淳問一日三撿點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正為錯會三省耳

三省只是常惺法靈知一惺群妄冰銷萬應皆真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為己為學其益無方故易卦以省方象益學莫大于忠信此章不重為謀交友傳習而重忠信忠信者精一之心三自省只是袪妄

法但著一毫妄卽不忠信一毫自慊卽是妄精神一息外馳卽自慊曾子終日凝神內注撿點己家非狀焉有包藏不發之隱心地光明淨潔卽是忠信就使爲人謀有不必竭之忠交朋友有不必踐之信師授有不能盡習之傳而此不欺之一念可表天日故祛妄卽存誠朱註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泥乎字作騎牆解迂緩矣曾子意主有邊脩屢攻惡卽大學誠意愼獨無自欺與告孟敬子三貴同其精密所謂學而時習者亦不外此蓋四教主忠信故曾子習傳日用提撕乃其所[illegible]惟一貫而告門人以忠恕者也忠信

卽忠恕恕以如心爲義如心卽信三省皆主忠行恕之事紀之卽一貫聖學莫大于孝弟忠信故篇首記有子曾子子夏之言皆學習之大端大本也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志行孝孔子作孝經十篇授之家語弟子行云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曾參之行也孔子云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莊子云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水經注云曾子居曲阜鴟鴞不入城

子曰道千乘聲去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本論治天下之道而曰國者凡聖言有餘不盡顏子志王道亦曰爲邦道猶理也不曰治者治以法言道以德言也治天下以愛養人民爲本此章注意在人民事卽民事也敬事謂念小民之依知稼穡之艱難孟子云民事不可緩周書無逸一篇皆是敬事世主非無欲恤民事者膏澤不下究有虛文而無實意也故在信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記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是也財用者國之大計長之脂膏人君與其務生財不如務節用凡諸服

御制度量從省約以寬民力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不務撙節欲不剝民不可得已故愛人先自節用始也國有大役未免使民旣不得已使之則當酌其時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春秋傳曰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皆時也非其時不可使過其時不可久古者民二十而傅六十而免采薇出車方春而往及春而還皆體恤人情時其勞逸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幽王不以人道使民所以亡也春秋五覇盟會

征伐勞者不得息如有王者起息民爲先非謂農隙時便可使也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與此章正同朱註云五者皆務本之意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非也

千乘公侯百里之國古兵車因田制賦千乘言國大賦多也凡地開方之法方十里者一可分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一可分爲方一里者萬爲田萬井以十井出一車故百里爲千乘也王畿方千里可分爲方百里者百故稱萬乘也極言其多非必實滿此數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又云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

方百里魯至戰國地方五百里孟子謂王者起在所損子路言志舉千乘冉子謙言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則子路千乘爲方百里甚明曾子論君子可以寄百里之命言其國大也古國大不過百里馬融據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引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八百家乃出車一乘千井八千家出車十乘萬井八萬家出車百乘十萬井八十萬家乃出車千乘也夫周禮瀆亂不驗多後人臆撰司馬法齊威王時書云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皆具後人增益之而八百家共辦此亦非先王其軍三單之法大雅云篤公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單者家出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三鄉三遂今以八百家出卒百人是八家共出一人耳其數不合漢班固謂殷周因井田制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共出車一乘六千四百井共出車百乘所謂百乘之邑卿大夫之家也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所謂千乘公侯之國也百乘之邑提封萬井內除三分之一三千六百井

爲山川城郭園囿街巷以三分之二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也千乘之國提封十萬井亦除三分之一三萬六千井爲山林等而以三分之二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也然其地數倍于百里一家萬井一國十萬井中原之地不足分二三公侯卿大夫其千七百七十三國安所置之皆不足据惟論孟之言爲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論幼學之方弟子後生之通稱爲人弟爲人子者也內而家庭外而鄉黨非親則長故入惟有孝出惟

有弟無適可自恣也謹謂擧動無躁率信謂言語勿欺誑汎愛謂器宇寬和不得以親疏過爲揀別衆人中有仁賢當親就歸依不可以嚴憚遂致疎遠凡此孝弟謹信愛人親仁內外言行交際隨時隨處勉强力行期無餘力所以匡直輔翼爲養蒙之實地也至于學古博文在成人有德則道藝兼收在童子知識未定則力行爲本而文藝爲末徐俟夫躬行有餘然後以孝弟謹信親愛之資借文藝潤色天眞不然學文稍後無傷也蓋童子閱歷漸久聰明漸廣自少至老無非多聞多見之日所患根本不實秖益浮華近

世父兄教子弟動先學文而躬行不率反以多聞鄙夷父兄爲長傲之資豈令器乎或云聖教博文非邪曰博文必約禮成人之學也此學文書目記誦小事離躬行而爲文藝者也成人由博反約弟子先質後文子夏以好善盡倫爲學卽此意後儒以格致爲入門則學文稱首務矣所以失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因上章孝弟謹信餘力學文之意類記之學以忠信爲主盡倫爲先賢賢易色卽好德如好色也人皆曰好善而實心向善者有幾苟能以賢賢之心變易其好色之心則秉彝之眞毫髮無虧所謂善人也信人也樂善不倦忠信之至也由此以事父母則力無不竭以事君則身亦可舍致猶舍也其與朋友交則言無不信本至誠以盡倫人道之根本已立學問之大端已具雖其人天資朴實少文章英華而人以爲未嘗學然根本旣厚材藝皆枝葉也誦詩讀書不過學此耳世豈少博聞强記者而躬行未得視此爲難多子夏文學士所尚若此記者所以錄其言繼聖人之志見孝弟忠信聖人所以教諸賢所以學後儒援

格物致知爲入門詆子夏之言爲有弊然則夫子之言亦弊矣

賢賢易色卽好仁者無以尚之此忠信之心制行之本事親竭力事君忘身交友有信皆自此一念流形朱註配列爲四皆人倫之事非也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衞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弟子行云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以文學著名序詩傳易孔子以春秋授之又傳禮孔子旣沒居衞西河教授有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問諸晉史果已

亥衛人以為聖衛文侯師事之其子死哭而喪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
重謂器宇敦篤輕浮者無威望非載道之器然重厚
而不學則厮瀟能學則通博而免固陋之失主謂心
所存主忠信誠也能忠信卽是主無自欺忠也不欺
人信也心常存而不欺則主忠信矣非別有忠信以
為主也友謂取友同志曰友友者親愛之名子云汎
愛衆而親仁非謂不如己者遂鄙夷之也謂親就高
賢木良勿悅不若己臨深為高則所就日卑瞻依山

斗自然日新故友卽第二我不可不擇也過者無心
之失旣失卽宜勇猛決烈痛自悔改不可諱己之短
拚人不見而蹉跎苟安五者內外人己兼資威重如
田學如耕忠信如種取友如澆灌改過如耘耨兼脩
乃獲有成
朱註云不厚重則無威嚴所學亦不堅固夫無威嚴
己指其病不宜更贅古註固蔽也近是五事交脩自
少學一事不得重厚人不學則不通此病非小不固
亦便是時習而悅慼查者或失之固學則通多學者
或失之浮主忠信則誠誠實者或易與須擇交寡交

者或自是須改過聖言精密無漏
凡人明知己非掩護包藏秖因志氣昏惰宴安易溺
養成下愚不移須常有勇猛精進意思不善卽知知
卽不行始得著一憚字極中護短者之病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因上章孝弟忠信類記之送死曰慎終祭先曰追
遠言導民者不在虛文但教以親喪盡禮祭祀盡誠
蓋孝親敬祖哀敬之心人所同上能感動誨化卽此
是雍熙協和之本有子謂孝弟不好犯上亦此意朱
註云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此語切至而未

竟其旨蓋薄俗恒情生相知死相棄終初如一者少
新則密舊則疎久近無間者少何但親喪有終祭祀
有遠耳良心苟用雖朋友故舊終亦慎遠亦追況一
本乎心苟不用雖父母先祖亦忽亦忘況他人乎曾
子此言卽君子篤于親民興于仁故舊不遺民不偷
之意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平聲抑與之與平聲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平聲
夫子在春秋世如威鳳祥麟所在傾動脫年齒德愈

尊聞望愈隆所至邦君親就請教陳亢不知而疑之
至於是邦猶言之一邦聞猶吾其與聞之聞謂商確
非風聞也往曰求來曰與求固不屑與豈無因子貢
言邦君所以與之因明夫子所以得之故溫良恭儉
讓五者內有是德外有是容以德言仁曰溫智曰良
禮曰恭義曰儉信曰讓以貌言和厚曰溫平善曰良
莊敬曰恭節制曰儉謙遜曰讓五者元氣周流光輝
發越見者悅服言者輸誠是夫子所以得聞政也苟
無所以得之則但為與有所以得之則與非無因與
有因謂之求亦可也蓋人情欲得必求舍求別無得

之之法恒情欲與待求不求無自與之理今夫子求
而無求不求而人與此際存神過化非但子禽不知
即邦君亦不知夫子亦不自知惟子貢善觀聖人乃
知之而難于言遂就世情解釋曰夫子之求異乎人
之求人之求人皆知夫子之求人不知不知之謂神
故曰異乎人也大抵聖人志存經濟時政得失雖不
告亦聞假如一部春秋盡是何君所告又如二三子
身不在位亦惓惓問政君子心存天下大人之事此
無煩論但辨求與二端見聖人過化與常人異耳
此章義不主聞政主贊聖德形容所謂見而人莫不

敬行而人莫不悅五德大和元氣渾然無可畦崖畢
士君子器宇和粹人自易親小人婞婞所以忤世詩
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五德首溫述而篇三德亦首
溫書贊堯舜溫恭夔教冑子四德亦首溫凡有道氣
象無亢厲者賈誼新書云欣憔可安謂之溫反溫為
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接遇盛容謂之恭反
恭為嫚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厚人自薄謂
之讓反讓為冒若是者人誰親之本無乖忤之心色
如之何而不溫本無忮尅之心氣如之何而不良本
無慢人之心容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汰之心貌如

之何而不儉本無上人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讓誠若
是則蕩然春風和氣賢愚大小誰不樂就世儒懲巧
令善柔之非以莊厲為正直使人視如秋霜烈日亦
過矣顏子若愚若虛所以幾于聖冊閔閭閭侃侃夫
子樂之丹朱之傲帝堯所棄子路之行行夫子所憂
也
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
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子貢家富累千
金嘗造原憲原憲居蒿蘆蓬戶中衣弊衣冠并日蔬
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

學道不能行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七十子中材辨英華莫如子貢歷相魯衛而終于齊○史記云七十子之徒惟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夫聖人之名何待子貢而後布揚子貢與諸侯抗禮豈徒爲其家饒益乎夫子嘗言賜也貨殖不如顏子屢空蓋論道之篇言耳史遷無識籙飾其事作貨殖傳誣子貢與市井販夫爲伍謂子貢廢著鬻財于曹衛之間與宰我同田常叛其謬等也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門人禮記檀弓載陳子車死子禽止殉葬一事亦後來之賢者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論孝指人子良心眞切處教人以立孝之本觀觀孝也父在子不得自專故其行不可見然苟其人孝則其志亦可觀如禮云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一舉足不敢忘親一出言不敢忘親皆志也此觀于親存之日者也比及父沒施爲由己志願可行實蹟可見如禮云爲善遺父母令名爲惡貽父母羞辱茲宜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之類皆行也此觀于親沒之後者也雖然猶未可以此信其孝蓋行可踐志未可信心親喪三年正哀慕之時父死子繼新故相代豈無改易之事然而羹牆如見曷勝存沒之感父之事雖往父之道如生就使非道改猶不忍況弓裘可紹非慈非孝何忍一朝遽忘之此悽愴怵惕之心不學不慮人皆有而在三年尤切衰麻哭踊從此生此念不迷乃爲孝子不然志行雖善根本已失烏得謂孝○親存親沒槩孝子始終父在不忘父沒不忘沒久猶不忘大孝終身之慕幾矣三年已久勿論非道卽

道亦或有隨時變易者不曰事曰道事難久存道可常行也然亦非甚懿範尋常舊蹟如詩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奄忽已過猶若未死時可自專猶不忍專此仁愛之心不在形迹有惻然行事之外者其父之賢否與事之當改否俱勿論論孝子之心而已假如瞽瞍雖死舜見當日井廩豈忍便教毀却大抵親莫議于父故禮稱母至親父至尊先王制禮于父特隆故曰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惟禽獸知有母不知有父此章專言父殆爲無父者發春秋諸侯大夫有亟于得志行政而甘心于其父者曾子謂孟莊子

之孝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意與此同蔡班
衛輒惟其亟欲改父之道故爾
人生曰浮人死曰沒沈沒不見如唐人詩白鷗沒浩
蕩之沒一字可會生死之理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春秋之世禮法大壞而託言于和矯世者遂謂和害
禮也不知禮之用正在和惟其順天理愜人情所以
貴用禮先王制禮惟和所以無厭無惡使民不倦卒
此則安悖此則危千萬世小事大事未有能違者皆

和之爲美也然則禮何嘗一日不行而今人有所不
行此禮者徒知禮之貴和而有心求和不知先王之
和非今之和先王惟其有禮用以和故和中節中節
卽是禮今人但知有和而一于和故和無節無節卽
廢禮世徒知不和不可行豈知和無節亦不可行哉
○世道莫大于禮故聖教雅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莫非禮視聽言動三千三百禮儀威儀莫非禮聖人
告顔子爲仁亦惟禮禮卽道也故曰先王之道道路
也禮履也道不可須臾離故禮不可斯須去不可斯
須去者惟其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者和也斯卽指

和大謂綱常小謂節目由卽是不可斯須去無禮則
人道滅非强世由自不得不由所以和也今人見禮
文嚴密如儀禮十七篇之類拘瑣難行不知此格套
形迹而用之于人自有恭敬辭讓不得不然之心卽
是和如聖人從容中道周旋中禮和也世人依倣格
套木偶衣冠枯瘁無血脉劄强無生機卽是不和故
禮陳迹也用禮天機也然和與同異五味調曰和彼
此人我共適曰和尊卑貴賤上下相安曰和如飮水
淡和以鹽梅欲適口自少鹽梅不得如臣子見君父
拜跪方心安欲心安自少拜跪不得適口心安處是

和若一味無別尊卑上下混則爲同同無節而和有
節此先王之和與後世之和異也後世同以爲和故
僭瀆無經背理拂情似和而實乖先王節以爲和故
秩序天成當理恰情似嚴而實和也
言禮以和便是禮樂一原恒情放縱易而撿押難故
聖人言樂先言禮樂本爲行禮而作作樂不行禮則
爲荒樂如幽王淮上之鼓鐘是也故曰烝衎烈祖以
洽百禮今禮有數家樂無專經樂記卽在禮記四十
九篇中世儒不達謂樂經亡未知禮之本和也故古
者教世子以樂所以行禮天子講學行禮曰辟雍雍

和也故古之禮樂一也聖人因世儒以器數言禮樂故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則中和一原之道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行樂至無怨禮至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是先王之道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敬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美節也信者言必復苟不質諸義惟必于信則言雖欲復而義不可復尾生之信其做也賊恭美行也恭者不侮安得恥辱然過爲恭而不準諸禮是媚竈

之恭恥辱隨之因依也如詩云誰因誰極罣者夷之因徐辟時子因陳子之因相依託也依託則相親近不失其親謂其人賢可親者則因之皆人謂小人不可與作緣緣卽因也宗猶黨也因久成親親久成宗易曰同人于宗因緣小人相親久則我爲小人之黨此宗之不可者也因緣君子相親久則我爲君子之黨此宗之可者也三失皆爲見理不明操持不定惑于利害毀譽疑似故各有其做君子見定識遠自不墮此坑塹

此章殆爲傷時而發春秋諸侯大夫爲信爲恭爲因者多矣信不義故難復如五霸之盟誓是也小事大弱事强如魯人恭敬齊晉屢蒙恥辱昭公出亡客死于晉我以爲宗彼不我親豈不失所因夫子作春秋亦以此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學精神命脉自不求安飽生安飽非但居食凡聲色貨利功名富貴之想皆生于求安飽之一念苟耽怠惰燕安之習總成就安飽之一事此世情窠臼害道坑塹無始以來習氣極難斷除恒人爲此一念誤

却生平能斷除便高明廣大源頭清徹念力自專敏事不言何事猶學習不言何學莫非學莫非事夫子忘食忘憂是有事孟子勿忘勿助是有事苟無事便是飽食終日放其心而不知求者矣但聖人當體卽道隨寓卽學在在卽事衆人背道而馳故別作學作事解聖賢分上事亦强名況執定何者爲事乎慎言者精神在有事不洩露也敏于事則自不容不慎于言正所謂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也學者日用隨身規矩不過言行兩端皆心也昏佚者事惰躁妄者言輕敏則神常新愼則氣常斂此無求之力定也有道謂

道有諸已者即德也親就質正在平日如七十子之
就夫子非敏事慎言之後乃往就正如禪家求印可
之謂工夫縝密心懷謙下此無求之衷常虛也安飽
無求與苦節艱貞者異此正悅樂境界故曰好學顏
子簞瓢陋巷夫子疏水曲肱而樂皆為無求所以謂
之好學也惟孔顏有是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貧富就一人論處貧不卑諂處富不矜驕朱子謂子
貢先貧後富故問此大拘此造詣未甚深但能勉強
操持猶自知有貧富而心地未淨若樂好禮者并貧
富忘之無諂驕不足言矣如夫子疏食水飲樂亦在
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但無諂耳如大禹勤
儉不伐周公吐握下士何但無驕耳貧而多求則不
樂忘貧者無求故樂富而荒淫則鮮禮忘富者以財
為悅故好禮富者所難不在樂貧者好禮患無財合
就所處論非諂樂者可廢禮好禮不必樂也無諂[illegible]
[illegible]有氣槩入能降伏此心樂好禮是溫恭君子無入

不自得無諂驕在形迹體面上把持樂好禮在性地
上銷鎔所以有淺深精粗之殊子貢聞言知義理無
窮進脩有漸故引衛人美武公詩微之治骨曰切治
角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學問自脩以精而益
求其精如此子貢解此詩不自今始蓋因聖言有味
乎此詩耳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勸之使學亦不專責
言詩也前言曰往新知曰來告往知來謂能曲暢旁
通反復推類無高叟之僻蓋風人之辭影響託興苟
無變通之識必至以文害辭如賜之通達與言可以
觀可以興矣

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其失也愚故毛詩古序皆直
指作者之志後儒反謂古序與詩不相似一切改作
夫作者之志與所作之辭不相似乃其所以為敦厚
難言而或失則愚者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六經惟易與詩不
在辭易在象詩在興興者情之動也後儒以興當比
則愚矣六義皆不離興故曰興于詩詩可以興興不
可以辭執也故言詩貴達子云詩可以言不學詩無
以言聖人所以繼詩亡作春秋全用詩人美刺之法
二千年來無人領畧賜商而後惟有孟子如咸丘蒙

高叟輩滔滔皆是也

言詩知來語含規諷賜商言語文學多而黙識少承聖訓不能沈潛理會而比擬引度乃多學而識之習二子遊聖門久矣何待今日始可言詩告往知來憤悱之事解者謂夫子深嘉誤也聖教因量不强人所未至是以爲善誘此與子路不忮求子夏問素絢凡三言詩歸趣同參伍而觀可識聖人造就之權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己知謂人不知己之賢不知人亦謂不知人之賢君子不蔽人之惡人之不賢何苦求知之惟有賢人

君子學問造詣深而盛德容貌若愚不知則無以爲趨向之的效法之資蓋君子之不見知于鄉人與鄉里人不知君子常也我欲學爲君子奈何不知則我猶未免爲鄉人何以進列于君子之林所以爲患非知朱註是非邪正或不能辨之謂也辨人是非邪正即是方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夫我不暇据家語衞將軍文子問七十子之賢于子貢子貢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冉問子貢乃舉顔淵以下十餘人行事對人告于夫子夫子曰賜汝爲知人矣吾亦語汝所未知者舉伯夷叔齊以下十餘人行事教之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此所謂知人也夫知人則哲古以爲難若辨人是非邪正俗士優爲之聖人所戒豈以爲患

論語詳解卷一終

論語詳解卷二

郝敬　著

為政第二○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拱)之

躬行心得曰德政正也綱紀法度以正百官萬民者也為政以德見諸施為者皆本諸孝弟忠信之良以達諸天下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大學止於至善定靜安慮而國治天下平者也北辰星名一名北極居天中天體與衆星旋繞而北極居中不移人主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天下向化其象如此共環向也

既曰為政是大有設施也又曰居其所不動何也號令文章皆本諸心羣工勵翼百度脩舉而人主心正意誠運于無形故天下日靡然向化而不見人主作為之迹苟心不正身不脩徒倚法令君勞而民擾誰其從之此理甚明其機甚隱故有北辰之喻天體運而不息無一刻停獨北辰一點覺其不動人主四海萬幾亦無一日停獨君心一點覺其不動如舜禹勤勞而曰無為曰無事者有事而順事無情也大學平天下理財用人惟君心絜矩而億兆之好惡脉脉隨君心轉前後左右上下各得所豈家喻戶曉之邪

北極五星第一為天樞居天中謂之北者自人望之居北也屋脊梁曰極天有南北極而天體斜倨北高南下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天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旋轉不停而天樞一星獨居天心如車軸頭不離本位謂之北極即所謂窺以管而不出管中者也又謂紐星○天形如丸轉而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左旋向右將夕前降歸後當夜右轉復左將旦後升趨前旋轉不息南北兩端前高後下乃其樞軸不動處○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星者散也言其列位布散也故祭星曰布淮南子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為星春秋題辭云星精也陽之榮也陽為日日分為星故字從日生二十八宿皆星獨南方中宿名星者正陽也天文志云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注云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緯書云山川之精上為星各應其州域分野又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辰者列宿之位分日月所會之次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二十八宿周羅日月右行于天日行近天而疾月行卑而遲日每日行一周天而稍弱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與日會于故處其所會之星次謂辰辰時也星以紀時也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等十二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大要不越美刺二端美善刺惡惟欲人正其心勿入于邪而已蔽斷也斷獄亦曰蔽獄六經之

言莫匪正獨舉詩因詩辭斷詩也蓋聲歌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記曰樂者反情以合志如鄭衛之詩聽其聲皆似男女狎語而逆其志皆忠臣義士故曰詩者志也善學詩者以無邪之思逆作者之志則三百皆正言不然以辭害志失之流蕩者有矣朱子錯會鄭聲淫謂國風多淫詩凡似男女語者盡斥爲淫奔以附會思無邪非也其曰凡詩言善者可以感發人善心言惡者可以懲創人逆志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此語得之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是詩頌魯僖公牧馬告成于廟季孫文子請于周而作也夫頌本王者宗廟之樂歌惟天子作樂頌功德諸侯不敢作禮樂魯有頌僭也故夫子作春秋因魯史刪詩不列魯風而存魯頌此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思則得之者也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僖公繼亂于魯中興不爲無功而僭郊僭禘自僖公始文子附東門襄仲助宣公奪適已又與臧孫謀逐東門氏季孫專魯實由文子當時顧稱爲三思子云再思可矣者譏其初未嘗一思也此又即其所爲頌者摘其語砭其邪與譏三思意同聖言微婉解者不

達

風雅頌三經共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實存三百五篇諸侯之詩曰風天子之詩曰雅天子宗廟之詩曰頌皆掌之樂師被之絃歌以諧八音合萬舞其辭皆關係民風治道其旨不越美刺二端人事有得失則人情有好惡故詩者志也志生于心發于詩美刺存勸戒彰而管絃以歌之八音以開之萬舞以節之使其聲容足以滌蕩人情善惡足以感動人心先王所以採詩作樂與之大師者也周衰禮樂壞王侯亡等列國之詩不屬于天子可述者惟衛鄭齊魏唐秦

陳曹八國而邶鄘卽衛也檜卽鄭也幽厲秦也十五國亦虛名耳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朝廷百官有司會同宴饗宗廟祭祀禘嘗之事東周六百里之邦畿欲以供周官六典脩文武舊觀難矣是不惟鹿鳴天保維清思文不復作卽近如幽厲以來卿大夫獻納箴規亦邈無聞焉雅頌絕響國風希聲掌故所存士類所肄習唯二南鹿鳴天保文王大明以下正風正雅諸篇與商周二頌其餘變雅變頌多幽厲以後之作抑有列國之詩出于東遷後者或傳之故老或寫之各國遇闕僭見并加採輯芟其浮俚擇其

正音合于雅樂者三百十一篇皆可以埀彝訓被歌頌者也而文獻不足冣一漏萬如杞宋舊邦晉楚大國許蔡滕薛皆無一篇存者矣方文武成康之盛也九州千八百國莫不各有詩使其尚在美惡并傳是非昭然卽春秋可無作也故春秋者補詩亡者也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果爾何以稱亡乎古序備陳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心至宋朱元晦謂詩不專爲美刺詆古序爲妄作[illegible]詩誠有不專爲美刺者是嘲風弄月辭人之綺語當世豈乏則大史所不採聖人所不錄者矣既詆古[illegible]鑿空又以己意爲新說代之夫古人千載上旣爲鑿空後人從千載下其非鑿空乎愚河漢而不信也詳詩解餘見述而篇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與齊皆敎民爲善也道謂開化引導齊謂比試責成政謂法令刑謂鞭朴德卽孝弟忠信禮如冠昏喪祭不仁之君敎民不本諸身心始以政令諭道使行繼以鞭朴督責使齊彼民畏上勉强權飾求免于刑而無以感動其良心終于無恥雖有政刑將奈何惟仁君以躬行實意道民爲善又制爲品式使知所持

循民迪于其德自將恥其不善傚禮而行盡格其舊習而政刑可無用矣感動則恥變化則格格革也猶大學格物孟子格君非心之格堯舜不廢政刑而皆本諸德禮桀紂不務德禮而全倚政刑如御者適馬之性德也銜轡禮也鞭策政刑也不適馬性委銜轡徒持鞭策其何以行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自敘生平而歷證其所學也夫子嘗自任好學不知老之將至此章首言學卽槩平生三十以

後皆學之實跡按年默證往事至七十而學極志始
遂人生八歲毀齒乃有識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
成童入大學學經術雖聖人亦然心之所期向曰志
學即時習之學該終身兼萬事朱註云大學之道拘
也效法曰學即所謂矩也矩未從心故須學十五時
志氣清明己無物欲之雜而專心于學至于三十壯
而有室理男事卓然幹立無所屈撓如為委吏乘田
皆三十以來事詩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此時也
四十強而仕行當大任出謀發慮故漆雕開未信不
敢仕聖人于世故人情物理幾微洞晰宰中都為司

空司寇皆四十以來事孟子謂四十不動心願學孔
子此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為大夫由司寇進攝相事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阻之乃去適衛適陳曹宋蔡
入楚此十餘年間厄于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類難
危險備嘗故自謂五十以學易吉凶禍福身親歷而
知行止皆天命非人力也六十曰耆指使是時道既
不行弟子日進問道終日與言鄙夫空空兩端必竭
如虛谷應聲洪鐘答響言必逆心不思而得若決江
河無所凝滞凡諸嚚雜毀譽邪說簧鼓聚不足以亂
其聰故曰耳順也七十曰老而傳古者七十致仕稱

老夫是禮法所寬子弟所取則也人情衰至便縣聖
入聲律身度無忝為父兄師長言出即法行出即則
渾耳目口鼻即天性視聽言動即天理不必言志而
态其心之所欲不必言學而矩自在中是能裁成吾
黨可以為人師矣
聖人生知即安行不分知行不落階梯自少至老雖
有漸次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原無優劣惟据所閱
歷叢所自得大約似此蓋聖學無事外之理凡論語
言道無偏上之學舊註懸空鑿理窮強解欠通十五
志學何待三十方立既立何待十年始不惑豈立時

猶惑邪聖人知命何待五十或云即中庸知化育易
窮理盡性至命如此則是至境又何待十年方耳順
佛書以聲聞為小乘以耳根為圓通解者据此論聖
脩理同而事非也人心通達每由聞入識情牽引惟
耳難防故喜多生于見怒輒發于聞垂旒蔽目則黈
纊塞耳聖人中虛出入無礙言無逆耳心自忘物知
命以後氣息消融是非毀譽如風過樹莊周謂之天
籟有何揀別而以攖寧至七十從心非有加也年老
懸車不繫世累生死晝夜任運轉移故從心應矩終
為前後歷階六等不越始中終三境十五志學至三

十立而志定幼境也四十不惑至五十達天而惑盡
壯境也六十耳順至七十從欲而順化老境也始十
五年幼學之事中二十年涉世之事終二十年為人
父兄師長之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皆據每十
年中間為一變始自十五至三十五皆立境也三十
五至四十五皆不惑境也餘倣此大約追數往跡彷
彿似此如大學八事執定則牽強難通此章執定十
年一變亦難通
耳順不思而得也從心不勉而中也纔容思便有凝
滯纔容勉即不從心五官惟耳合虛目有開閉口有

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以靜為神故色來易防
不見可欲即心不亂惟聲不行而至驚神聒性不驚
不聒故是難事惟聖人神與虛合知解情識化乃能
之
從心縱心也矩帝則也詩詠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子所以師文王也與十五志學正應欲不合矩
故須學及矩從心欲則學化為矩志化為欲欲在學
時為聲色臭味在從矩後即仁義禮智心純即欲是
理心雜理還為欲神明變化幾希之閒耳
矩由人生即令之曲尺人身自腰以下曰磬折考工
記半矩謂之宣人頭頂髮旁處曰宣易說卦巽為宣
髮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
之磬折人身長八尺腰上三尺五寸腰下四尺五寸
有矩象矩為百物之度身為百行之度聖人身為度
折中矩大學以君身為矩不言規而言矩者從圓易
從方難也
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傳致仕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內
則云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
夫七十致仕正與此章之義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名何忌魯孟孫僖子貜之子昭公七年僖子
從公入楚不能相禮病之及卒屬其二子閱與何忌
事孔子學禮焉閱即南宮敬叔也何忌問孝夫子因
其父治命教之以無違言孝子當無違其親之命蓋
欲勉以向學而未及與言禮也旋慮懿子不達三家

[library seal]

強借將恐從與其父兄非禮以爲無違則誤矣

樊遲侍側夫子申言無違之旨遲仕三桓與懿子友使之聞之念其父學禮之命家庭凡事守分不違禮卽是不違于父君子愛人以德以禮愛親是孝之大者生事葬祭括盡孝子一生三事合禮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矣

夫子告懿子無違始非不詳但未及禮耳朱註謂懿子不能再問夫既答人之問又留半語待再問甚無謂也卽單言不違亦是順親之孝何傷祗慮其昧禮一槩無違則不可禮有品節限制上下以辨從違以

準如其禮而莫違不亦善乎如其非禮而莫違將有苟且曲從過當之事故不得不補前說所未備正是教誨無己之心

樊遲御猶曲禮御食于君之御詩云琴瑟在御授凡有緝御內則五日之御皆言侍也舊註御車非也如子適衛冉有僕則御車矣

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孟孫本仲慶之後桓公四子長莊公次仲慶次叔牙次季友仲慶本仲氏稱孟者大夫不敢祖諸侯仲自爲孟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不言人子事親之道但言父母愛子之情使人子惻然深念乃所以爲孝疾是陰陽之患氣數之不可絕者父母常爲子憂倚望之重愛護之篤也況于匪彝不材投身兇危之地父母豈願其子之有此也哉故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蒞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曾子臨終啓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以此而儆戒三家之意婉且切矣惟者惓惓之意不作獨訓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謚武懿子之子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聖人法語之言三復令人汗下養者愛之屬也知愛而不知敬世俗以爲孝夫犬馬亦知愛其所生得食亦相呼人不能敬其親與犬馬何異晉束晳詩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用此意兩能字可思如以能養耳物皆能惟敬則人能之孝子能盡之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凡犬馬皆人子自況也釋[illegible]自我爲能對能爲所孝生于愛禮主于敬愛而能敬親而能尊者禮之至

也天尊而地親故祀地以大牢祀天以特牲天尊故敬也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期父尊故敬也可知先王制禮人所異于禽獸惟能愛又能敬知親又知尊也禽獸知母不知父故親而不尊愛而不敬先王制禮立人道以敬爲本義爲質所以節其愛而濟其仁也犬馬無別之說本此未達者疑聖言已甚前後答問孝四章始于敬終于愛無違于禮是不敢慢親唯疾之憂是不敢辱親其次養其次色先敬而後愛也人子于親非大逆未有不愛者非眞愛鮮有能敬者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

十五歲家語云魯人索隱云仕于魯吳人也今吳郡有言偃塚

說文犬狗之有懸蹄者子云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叩也其吠如叩物聲有節也犬爲六牲之一孕三月而生種有三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犬○馬怒也武也字象馬頭髦尾四足王者駕馬故其字從王馬孕十二月而生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八尺曰龍數馬以匹言其長如布匹也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見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數馬以匹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人情處疏逖惟色易假處庭幃惟色最眞人子于父母恃愛徑情少拂意則有慍色不順則有傲色甚者冒觸忌諱疾顏倨色試思此等處何爲其然也若是眞孝子父母愛之有喜色惡之無怨色朝夕親所下氣怡色試思此等處又何爲其然也祭義云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孟子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坊記云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也家語云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孝子承歡在色故曰色難服勞奉養可以觀色服被諸身也子弟于父兄無爾我父兄有事卽子弟之事爲服其勞子弟有酒食卽父兄之酒食爲父兄陳設饌陳設也猶儀禮饌于西塾之饌此自家庭事父兄之常然不孝之人服勞則有難色供養則有吝色能服勞供養則有德色賈誼云秦民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此烏足以爲人子乎曾參養志其色可知曾元養口體其色亦可知是以難也

問孝同也告三家以禮以憂告游夏以敬以和應病

施藥賢愚隨量所謂如時雨之化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進質于師退辨于友教學之常故與言終日退而省其私如愚者百言百唯漫無短長渾然不爲辨才沈潛之至也及其退與朋友辨析所言所行如草木生氣勃鬱發揮飽滿無少虧欠始信神明淵涵非愚似愚如曾子以忠恕語門人亦是退足以發蓋大道無隱聖學默識言語文字道之皮膚也聰明材辨學之枝葉也是以賜商穎悟不過助我回愚參魯竟以得之雖聖人自謂無知多識不如一貫也夫子深喜顔子之不違而又恐諸子恥好問故其稱回以愚不愚善巧形容非著迹之語聖人無行不與豈待終日言傳顔子心領神會何事私居辯解夫子亦何須退省始信朱子謂省之日用動靜語默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夫子終日言得許多私居一時行不得許多亦一時省不得許多譬如視聽言動畧省得四代禮樂何處去省註疏得之

顔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卒家語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弟子行云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顔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平聲哉人焉廋哉

此教人誠意之學非專操此術窮人也以用也如則何以哉之以以者人之所挾而用也或以仁義或以功利事迹大端可見就使仁義須觀仁義所從來或是色取或是由衷就使由衷或偶然一念激發或究竟安止不遷必安乃爲眞君子苟幾微少假其能安乎安地位峻絕聖人亦惟安春秋穀梁傳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于視察又詳于觀觀察二法不離視由安二狀不離以小人欺世盜名情狀盡露于所以就所以處觀察自然先覺非猜忌刻核之術也廋匿也焉何也不定之辭重言歎辭與孟子語畧殊孟子決人情難隱此慨人心難測三術窮矣未知人又何以匿哉蓋君子以不肖之心逆天下非待己小人情狀鬼蜮終非法術能窮故曰始吾於人聽言信行豈意世態人心至此極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世間道理皆因現成非出創造是曰故心思見聞曰日開發是曰新古人嘉言善行載在典籍者皆故也就中參究得義理出卽新也温有二意一是不疾不徐温養之意一是再三重復温燖之意不猛曰温不褻亦曰温知兼行也外資之見聞內體諸身心涵泳久自然源頭活潑天機濬發取之逢源不似按本格套之學故曰可以爲師今之師者佔畢記誦枯槁無生意如學記所云豈可爲師故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惟善學乃能善教惟善教益徵善學故曰教學半聖人每以學不厭教不倦對舉而自稱爲好學時甫

化之七十子心服有以也彼好爲人師者自足而廢學良知錮蔽何有于新并其所教者亦非矣烏能人己兼成乎

或曰温故離文字非也焉往非學何況文字天下義理盡歸六經舍古訓空譚良知則殆矣凡聖人言知卽是行義理著于經籍良知根于天性外資諸經籍內合諸良知不昏而置之不强而索之潛玩而徐思之顧諟而存養之日用作止語默有怳然會心處便是知所未知孟子云有事無正無忘無助此之謂也故不温則新無由知不知新祇爲不温故非兩項也

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文中子云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道者周流六虛之路器者各適一用之名如舟用宜水車用宜陸反是則不能相通蓋用旣局于有則體不能全于無君子體無合虛與道合眞故能乘運委蛇隨時卷舒所謂無可無不可變化之宗道義之門豈斗筲之淺量挈缾之固守而已乎大抵耳目伎倆有限神明默識無窮苟無意必固我自與大虛同神夫子無知顏子屢空皆自根本融會非向枝葉較量較量枝葉必有長短豈約

君子卽有所不知不能自無害其爲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句其言而後從之

先後猶云緩急子貢善爲說辭夫子憂其多言而躬行不逮故告以君子先行先行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語而後謂居行之後猶恥其言過其行之意從隨也不先不迫之意其言也旣不敢居行前其後言也又不敢急遽苟言雖躬行有得亦含蓄從容如此則言不浮行發必當理乃爲君子之樞機或曰先行可也何必後言蓋道以言傳豈獨爲君子而不以誨人故終不能無言後言者非必卽言所行先行者

非必卽行所欲言意自開豁解者多泥如論語二十
篇孰非聖人先行之言巽順雍容金和玉節便是後
從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晉函曰周匊合曰比君子蕩蕩平平小人沾沾煦煦
君子從大虛起見萬物一體小人從形骸起見爾我
親昵或曰易象師比詩歌順比非君子與夫易比以
一陽得位顯比天下詩言明德王此大邦卽比皆周
小人何能及此國語云忠信爲周君子至誠體物大
公不遺小人襲取附會同已二三人之閒耳

世閒賢否善惡其辨只在幾希君子小人相去遠而
極相彷彿故曰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閒易所以知
幾介于石不終日也故聖人于周比和同驕泰往往
決其疑似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效法之名善學者身習之心卽思之耳目與心思
原不偏廢有等依傍見聞心上全不理會者有等望
空懸想更不參考體驗者依傍見聞則天靈不開必
至于冥行望空懸想則程法無据未免于揑抗大道
顯微無閒聖學內外一貫也罔猶罔象之罔皆迷意

殆近也幾及意又危也不安意近而未安曰殆
佞人殆詩云勿小人殆皆言近而危也道理不得落
實平穩其狀如此

此章所言卽知行合一之明法後儒謂先知後行誤
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天道有寒暑昏
明地道有夷險平陂世道有治亂興衰人道有是非
得失莫不同出于大虛屈伸消長向背從違各有自
然之故當然之分達人順理時行乘遲委蛇自能各

止于其所而偕之于大通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天地
所以爲大也若夫小知之士不能通方偏執爾我分
頭別緒自謂防微杜漸動而相攻彼端方隱我先駭
異彼見我異甘心異我毫釐之罅遂成大隙矛盾冰
炭而世道瓦裂矣豈異端爲害實由我輩攻擊至斯
大抵天下無不同之道而其端起于自異天下有不
必同之端而其害生于相攻能銷鎔其端則可以無
害曰斯曰已者言其速而甚也攻如攻敵之攻端者
兆方動而尚微善養而潛移之猶可以化異而爲同
易道尚包荒聖人不爲已甚如南子互鄉公山佛肸

楊虎原壤輩豈曰不異彼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故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小人有才小道可觀用之則皆吾資而攻之則皆吾敵矣或曰孟子距楊墨非與曰聖賢分量不同遭時各異聖人如天無所不覆賢人如地自有分壤春秋初年百家之學未騁仲尼宗主斯文三千七十士一統大道未岐而洙泗之間齗齗如夫子憂之曰予欲無言吾道一以貫之逆知其將有聚訟之端矣及乎夫子沒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訛承是非蠭湧至于戰國處士賓鼓言語文學化爲戈戟上下相傾釀成焚坑

之禍聖人先五百年已識其端與其害矣孟子生于七王之季人心世道大壞燎原滔天非復始然方達之時包之亦無益調之則已晚故不得不退自防閑守先聖之道以待來學豈爲抱薪拯焚控拳解鬬以攻益攻云乎當時自謂與楊墨辨而楊朱墨翟死久矣稷下諸人譚天炙轂相與列第同朝而仕七篇中未嘗置一辭惟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依然仲尼家法也何嘗有攻異端之事使孟子當世攻稷下諸人未有不害者此義不明漢唐而下儒者動以攻異端爲正學以距楊墨爲聖人之徒其流弊至于黨錮禍起宗社生靈受殃經術不明所係大哉宋程伯淳有云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說者謂伯淳氣象似顏子誠然誠然

自聖人視諸子百家如人一身耳目手足各司一官非可責以相通也是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大道爲公無可無不可異端不止學問包括天下國家事甚遠凡利害同異事後乃見其初發端不甚相遠只宜早辨乎化不宜輒攻攻端人謂先著其實大失著聖人知幾正在此凡言攻者專心竭力子云攻其惡勿攻人之惡攻人者其力易詘受攻者其謀轉深

故君子攻小人疎而小人攻君子密君子勝無過求小人勝其害不可言聖人教人勿攻異勿開端世道民生受福不可不服膺也

子曰由誨女（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知洞曉也知者心之神明之猶此也指所知之理也爲猶作也爲知之者行知之事也三知之語緊接應不知爲不知落泊在末句言我教汝所謂知此理者惟眞知此乃作爲知此未可以不知此作爲知此也汝苟不知卽退然行其所不知雖于此理未知而汝

能自知其所不知則不慮之良乾知之體了然明白是非之心逐處惺惺可必無冥行罔作之弊此知之實地也豈必徧物皆知然後謂知之乎

凡聖人言知合行爲知也兩爲字卽是行處人心知量無窮躬行有限若不體驗離行言知必至荒宕狂逞非易簡之至德不學不慮之本體故中庸言大知本于行言仁勇本于知誠則明明則誠也民可使由由處有知不可使知知虛則蕩蕩則其民不可畜其學不可用勇者聞之斯行不知而不闕則所知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知爲詐爲欺爲喭爲野從來矣故

夫子呼其名告以知之蓋約之使實抑之使平發之使開提之使醒也知之爲知之者遵所聞行所知也不知爲不知者闕所疑辨所惑也如此則知常寓諸庸而行不過乎物聞見不違于踐履躬行常稟諸心得則可以無鹵莽滅裂冥行之病乃謂之知故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知擇仁守乃謂之强他日又謂子路知德者鮮有德則其知眞好知不好學則其蔽蕩誠慮夫虛見無實之害也故四教不舉知其言知曰仁守之不如好之不如樂之論仁又曰未知焉得仁故曰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民使之知則不肯由矣是以大學致知在格物而統于誠意明不離誠無行外之知也勇者知不合行如射者但至不求中故孟子云知譬則巧聖譬則力至爾力中非爾力卽知行合一之義後世立教謂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使民知之而後由之也非至當之論夫不學不慮人皆有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是非之心豈待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乎

子路剛直果決原無含糊隱瞞之意但其氣質激昂學問少精研遇事猛任更不虛懷審量惟求增加不

務退損此兼人者之偏蔽也如子見南子欲往公山佛肸卽艴然不悅聞浮海輒喜論正名爲迂言仕曰何必讀書言志以大國自許其力量拔山倒海多鹵莽之病故教以凡事反觀內照虛懷自審則浮氣自銷此易簡良方而語意重不知遂恒情知之爲知之易不知爲不知難勝氣未平不肯卽撤然空舍大舜惟舍己故濬哲顏淵惟屢空故知幾若肯虛懷不知卽爲不知自無率爾野喭之蔽此章之言所謂由也兼人故退之朱子詆其强不知以爲知甚矣又云由此求之有可知之理夫不知爲不知爲卽有求在聖

言無漏不須幇補
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伉直初服戎衣拔劒舞見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子路遂儒服委質爲弟子先仕于魯季孫以讒不能用去仕衛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爲學干祿始問行問達之類子張材高意廣馳騖之念勝精約之思寡樞機不密尤悔必多即希世得祿

自省有愧故夫子以眞脩教之凡聞見不厭多但患不精言得于聞非有實据故多疑疑則闕之行得于見雖有實据時異事殊强合未安故多殆殆則闕之聞見雖多不疑不殆有幾疑殆既闕可言可行有幾故曰其餘斯則簡十一于千百不爲不精矣而猶未敢自信自安輕言之輕行之尤必愼乃言愼乃行如此則其言行豈不盡善乎而猶未敢釋然自足也庶幾寡失言之過而已矣尤過也庶幾寡錯行之悔而已矣其功極精密其心極謙虛惟日孜孜內省求免尤悔之不暇何暇更念利祿潛脩晦養忠信誠慤至于如此則雖貧而無祿哉顧其中有充然當曲[illegible]聞見多便是廣貯蓄疑殆闕便是颺秕糠愼言行便是節饔飧寡尤悔便是無凶年道德豐滿仁義飽足豈羨外來之穀祿祿在其中全在寡尤悔處見身心無尤悔自覺隨寓安穩無少虧餒何藉外來浮榮幇補凡言在中者皆不待外之辭子張求在外故以在中藥之朱註云祿不求而自至則猶外之也此干祿之巧者非聖人本意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除却言行與世無交爲學眞切無

過言行發適見遠必由言行寡尤悔似未盡善然尤悔寡極難脉脉體勘日用細微流注無處不是尤悔工夫到此何暇干名自然光輝利達若少見已寡便落尤悔叢林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弟子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民服有二有悅服有畏服明則悅斷則畏哀公愚弱

之主故夫子以明斷進規舉者捧而升之也錯者乘而置諸地也諸衆也正人曰直邪人曰枉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民服莫如直枉者不錯非矣更舉而加諸上位舉枉非矣又置正人于地下失一正人非矣今衆正併棄背理拂情莫此為甚

哀公名蔣定公子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謀以越人伐三桓三桓攻之奔于衛遜于邾遂如越國人迎以歸卒于公孫有山氏蓋三桓之徒弒之也嗟乎魯公室卑久矣自昭公不忍其詬輕發以敗哀公孤弱

愈甚而欲復五世既去之政難矣戴記家語及二十篇多記公問政問禮問學似惓惓有志欲為而生不逢辰七年之病無卒效之藥雖以仲尼七十子濟濟宗國不能起其衰微信乎時者聖人所不能違而位者聖人之大寶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勸三者皆格民心之事康子以使為問是豈可以使得者感格之本不在民而在上容貌者德之符中心稍慢即外貌不莊故易言復在脩身心正而後身脩視聽言動必以禮曾子告孟敬子三貴首容貌夫子言知仁終莊涖未可色莊為也臨之以莊則遂明盛服非禮不動民自起敬孝慈二者兼能孝又能慈本仁愛之心推以使衆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自潛銷狡詐之奸[illegible]心一耳事親為孝保赤子為慈事上為忠人有秉彝此挈彼動其機如此舉不當善善不獲舉舉善而棄不能與督過不能而不教皆難望民勸而教尤為喫緊教不能意思真懇舉又隨之民焉得不勸

季康子魯大夫名肥季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桓

子有疾命其宰正常曰南孺子方娠生男則以告而立之生女肥也可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也既而果生男正常抱以告于朝請立之康子使人殺其男遂自立也初桓子將死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汝必召之康子竟召冉求凡記冉有相季氏事皆季康子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立其弟宋是為定公定公繼立無友于之思夫子時尚未見用

不得爲政故援孝友答之卽告子路正名之意書言與今文小異孝乎贊歎之辭贊孝之美歎人行孝也人惟孝父母則自知友兄弟本言兄弟先言孝乎者惟孝乃愛兄弟也定公忘兄弟卽是忘父母詩云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曾莫我有卽詩意故夫子引言人皆有父母兄弟能親親長長舉此加彼無處不可施行如書所云亦是爲政矣如或人所問何者乃爲爲政乎蓋政者正也家人睽于私情國人正以公義論事家難而國易論序家先而國後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因是知聖人之心入則事親從

兄出則事君臨民大行窮居原無加損大舜有天下不與亦惟父母兄弟間底豫克諧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古者五十服官政爲大夫定公初年夫子尚未得政朱註謂孔子不仕說者謂定公不喪昭公故不仕非也聖人用則行舍則藏未幾爲司空司寇攝相何嘗不仕

定公名宋昭公之母弟昭公出奔宋與昭公二子公衍公爲從行昭公薨于晉乾侯季孫意如使叔孫告于從者子家羈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及壞隤宋先入季氏立之二子遂廢葬昭公于墓道南不使附先域意如之惡稔矣當時不敢言定公不能問意如死其子桓子斯當國夫子爲魯司寇乃溝昭公墓合諸先公小試輒引去嗟夫豈徒爲受女樂三日不朝而去乎定哀不可輔季氏不可除雖爲政奈何病在膏肓盧扁不起善爲國者圖之豫耳

惟孝友于兄弟二語註謂書君陳篇之辭按尚書本漢文帝遣大常掌故晁錯詣濟南伏生親授共二十有八篇此眞古書也原無君陳等篇君陳篇出古文

尚書相傳漢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諸壁中至東晉始行于世詳其文辭不如伏生所傳恐是秦漢間人補葺君陳亦不詳何人據序云周公旣沒成王命君陳尹成周代周公則其人周召之儔也而周召諸誥無一字及之篇中文字片片在齒牙間不似二十八篇神情勃鬱易辨耳所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因論語補入而置諸篇首王若曰下卒然無味並他書共二十七篇凡經傳引語採摭畧備終不能滅填補之跡詳書解餘見述而篇雅言章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倪)小車無軏(月)

其何以行之哉
信者人身中神感神應之眞心老子所謂其中有信
即人之生也直之直大學藏身不恕之恕人所以酬
酢萬變惟此眞心心心相待故能推行無滯譬如車
是死底牛馬是活底車所以應牛馬運動者其間有
輗軏聯絡耳事物是死底人心是活底事物所以隨
人心轉動者其間有信貫通耳若人昧此眞心爲鬼
爲蜮天理亡良心喪一膜外皆胡越跬步不可行何
異于無輗軏之車夫人機事機心豈不自謂必行而
世路羊腸輪推馬死敗不旋踵前車後車今古同轍

可不戒哉
凡車崇廣長皆六尺六寸轅長一丈四尺四寸一木
當輿下直出輿前勢遠曰轅上曲如舟曰輈詩云梁
輈高起似梁也必高起者下容牛馬也轅端有横木
六尺六寸當輿前平如衡曰衡衡下有鉠如半月扼
馬領曰軛軏月也若牛車另縛小曲木于衡扼牛肩
曰輗輗貳也小也衡下又小木也乘車駕馬任車駕
牛易曰服牛乘馬（）黄帝始造車故號軒轅氏其制
未備駕牛黄帝裔孫奚仲事禹爲車正薛國始祖也
廣車制駕馬凡車崇廣皆六尺六寸前軾後戸居中

而方受載者曰輿輿即車箱上覆而圓如屋者曰蓋
夾輿兩旁圜而反轉者曰輪當輿底一木中出輿前
者曰輈一曰轅轅端横木駕馬曰衡輿前後横木曰
軫輿前手凭横木曰較較下近軫重横一木曰軾較
軾兩旁直木曰輢輪心虛而受軸者曰轂轂中圓而
轉輪者曰軸輿下兩旁直木受軸者曰轐又曰伏兔
輪中植短木三十曰輻兩輪連軸共長六尺六寸曰
軌一曰轍軸頭曰軹軹間有鐵曰轄輪外周邊曰牙
車上拖大繩于後挽以登曰綏式間有鈴曰和古名
器莫重于車故制獨詳大宗伯之屬巾車大夫掌之

飾以金玉象齒五材六工皆備詳見考工記故曰一
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
十者數之終父子相繼曰世易姓受命亦曰世三十
年亦曰世可知謂知來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往來相因聖人即相因之理教之子張之問甚險夫
子之答甚平子張知來揣摩之知也夫子數往知來
乾易之知也子張用其知而且蘇如今古聖人不用

知而百世如掌上葢宇宙千萬年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莫非禮之自然世教所以立民物所以安莫非禮
爲維持故入道經緯世變無過禮大者三綱五常小
者制度文章其制度文章隨時變通其三綱五常振
古如斯三代以前今日以往惟此君臣父子惟此名
物度數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百世然在何不可
知之有此與教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參看
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底公案
道惟禮爲大學惟禮爲先禮者世道民物之綱紀聖
人動必言禮所以約窮高者之病言因所以答十世

也禮卽所因之物以答可知也所損益卽在所因中
可知較重損益邊所因處可知入信得及損益處可
知入信不及但以禮作一大證盟天尊地卑君臣父
子夫婦一切衣冠名物決定不改者百世如斯而就
中增減相時裁補朝三暮四之間耳因循也天地往
來循環不斷所以長久人呼吸循環不斷所以長生
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禮也一陰一陽卽損益
也道不離陰陽卽禮不離損益陰陽互根以成道損
益相因以成禮葢世運盛則極極則反窮則變變則
通多則裒寡則益升降消長此往彼來造化人事不

能違也往來相因而成古今往順來逆而生知數故
曰易逆數也此理明白易簡卽在詩常旦夕孟子謂
求其故以利爲本行所無事爲大知此也子張窮高
故夫子以此醒之解者謂夫子志在從周損益三代
癡人說夢矣
夏姒姓初禹封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周武王問太
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卽今禹州也及有天下遂以夏
爲國號○殷子姓初高辛帝嚳都殷卽今河南偃師
縣其妃簡狄感玄鳥之祥生契事堯爲司徒封于商
卽今陝西商州十三傳至湯復遷于殷從其祖居卽

亳都也伐夏有天下遂號殷商○周黃帝之裔姬姓
其祖后稷事堯封于邰卽今陝西郿縣至公劉遷豳
大王遷岐居周原武王伐商有天下都鎬卽今陝西
西安府地爲西周周公營洛邑是爲東周東周卽今
河南府地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二語切中世病意緊相關禍福念重利害心切則于
不當祭之鬼神諂媚徼福于明白之人事苟且因循
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世上不明
之人自是不斷求神禱鬼之人必趨利避害兩病同

根若夫努力名教者，決不徼求鬼神

論語詳解卷二終

論語詳解卷三　郝敬解

八佾第三〇為政莫如禮樂此篇多言禮樂故八佾次為政

孔子謂季氏八佾(逸)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先王制禮正上下辨名分豈能人人禁之使不犯唯人心各自有惻然不安者在所謂不忍之心禮樂之原也禮大夫判縣祭祀無樂季氏以諸侯之大夫焉得用天子舞目覩其數而安焉其心已死矣亂臣賊子彌天之罪皆生于忍忍則無不為不可理諭不可勢禁惟有提撥良心望其惻然猛省而已

季氏魯桓公庶子季友之後其與夫子同時者季桓子斯及其子康子肥也庭季氏家廟之庭堂下曰庭舞樂容也佾舞列也舞以合樂樂有音則有舞武舞干戚文舞羽籥以八為節每列八人惟天子用全八八六十四人八數不可少而行列視貴賤增減各以兩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八三十二人士二八十六人或云諸侯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佾四四十六人士二佾四人按春秋傳魯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則是舞以八

爲列甚明也魯公室用天子禮樂自成王崇祀周公始詳禮記明堂位平王初年魯惠公使人請郊禘平王許之至僖公朝魯國富强遂用禘用郊三望春秋與魯頌可徵也公羊傳云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則魯用八佾自公室先之然亦非自昭公始宣公朝季孫行父爲政請于周作魯頌起廟樂自以爲周公之孫上祖天子故三家效尤亦自以爲周公之裔立桓公廟于私家舞八佾歌雍詩記云公庭之設于私家非禮也以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然則季氏之舞八佾亦久矣亦非夫子時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大夫曰家三家魯大夫桓公後故又稱三桓桓公四子長莊公次仲慶曰孟氏次叔牙曰仲氏次季友曰季氏者分別之辭猶俗言這也雍周頌篇名天子大禘之樂歌首章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助祭曰相辟公諸侯也穆穆敬意三家祭畢徹俎歌此詩勿論僭越姑問其所謂辟公天子安在于詩何取横逆之人難與言禮法就其甚無謂者詰之當自結舌凡樂歌風雅有上下通用者不必辭皆似惟頌不可假惟天子宗廟有頌頌功德諸侯廟樂賜之天子無僭用天子樂之理況大夫乎魯自季文子請于周作魯頌三家所以效尤歌雍也故夫子執辭討其狂弃以哂其愚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樂由人心生禮惟中正樂惟和平人心中正和平卽無文之禮無聲之樂然後與玉帛鐘鼓交暢不仁之人邪僻乖戾雖玉帛鐘鼓人自人禮樂自禮樂如猿狙著衣冠直無可奈何耳

聖人言樂必先言禮卽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意樂不外禮禮立而樂成之爲仁先復禮能敬則自和三桓輩歌雍舞八佾始于不知禮不知禮由于心不仁故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如禮樂何者顚倒暴戾不可言之狀禮器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便是仁季氏逮闇而祭有司跛倚亦是無如禮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異）也寧戚

魯人有林放者傷禮文日勝奢則不遜而問禮之本

問本則以所見皆末也隱然有反本從先撙節
之思當世士大夫無此識故夫子大其問以其關係
人心世教也禮與其奢寧儉言無文乃禮之本也喪
與其變寧戚言不易乃禮之本也寧安也心願之辭
易變也變易而生節文也禮獨舉喪者良心最切近
本也喪禮初惟有哀變而成文如日月有久近服式
有降殺之類禮惟喪多變檀弓云喪禮哀之至也節
哀順變也變卽易也喪服傳云喪成人者其文縟縟
卽易也禮始無文變而成奢喪始哀戚變而成縟寧
戚卽寧儉意舍末趨本也禮器云禮之近人情者非
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又云禮者反本脩古不忘其
初大路越席大羹玄酒皆貴初也卽寧儉寧戚之意
孟子告墨者夷之引上世不葬其親親死委壑他日
過之其顙有泚中心達于面目乃掩其親正是戚爲
喪禮之本後世所以變易而生喪禮者也
禮惟喪多文爲其情本勝也聖人以送死爲大事慮
恒情穢虐士而賤所親故于喪獨鄭重焉五服之等
詳陽貨篇宰我章其他節文變易如始死有復有赴
告有遷尸有沐浴有飯含有襲有襚有小斂有大斂
有殯有筮宅有卜日有啓殯有遷柩有明器有賵有

贈有行有送有窆有反哭始死有斂奠有殯奠有朝
夕奠有殷奠有啓奠有祖奠有遣奠既葬有虞祭有
卒哭有祔祭有練祭有祥祭有禫祭始死主人有笄
纚有脫髦有括髮有袒免有袒免括髮有袒免不括
髮有免以布有免不以布有卽位有哭踊有襲絰有
成服有不絕聲哭有朝夕哭有無時哭喪期有三年
有期年有九月有五月有三月始死三日殯三月葬
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喪除始死孝
子三日不食既殯食粥三月沐期年疏食菜果大祥
有醯醬禫乃飲醴酒食乾肉始死居倚廬寢苫枕塊
不脫絰帶卒哭柱楣翦屏小祥居堊室寢席大祥復
寢禫乃牀斬衰之喪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
三不食小功再不食緦麻一不食士與斂者一不食
斬衰布三升齊衰布四五六升大功布七八九升小
功布十一十二升緦麻布洗治其縷七升有半冠布
細于衰布既喪以冠布爲衰布斬衰初喪布三升冠
六升既葬衰六升冠七升齊衰初喪四升冠七升既
葬衰七升冠八升既期以葬後冠布爲衰而以練熟
細布爲冠故曰練也冠有纚武有布武有屬有不
屬有外縪冠纓有繩有布絰有首絰有腰絰有纓絰

有環絰有苴麻絰有牡麻絰首絰去五分之一以爲腰絰斬衰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帶視絰各小五分之一有麻絰有葛絰始成服麻絰既葬男以葛易腰絰女以葛易首絰除喪男子先除首婦人先除腰男重首女重腰除先重易先輕也帶有麻絞帶有布大帶斬惟絞帶齊以下各加布帶絞帶有絞垂者有散垂者麻有絕本者有不絕本者杖有苴杖有削杖斬衰苴杖竹也齊衰削杖桐也有以爵杖者有以主杖者有以

病杖者婦人童子非爲主不杖有杖即位者有杖不以即位者有杖不入室者有杖不升堂者屨有苴屨斬也有藨蒯屨齊也有繩屨期以下也此類尚多不可枚舉皆所謂喪禮之易者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

中國所以不爲夷狄者以夷狄無君也今夷狄亦有有君者矣諸夏有君今亦有無君者矣夷狄之無君者不足言而有君者終未化犬羊之習其中國之無君者猶襲衣冠禮樂之文夷狄有君者不及也蓋夷狄之君不過威力驅脅利則附害則相攻非有仁義忠信之實諸夏之無君惟是姦雄僭竊壞法亂紀而忠臣義士之心天冠地履之分未嘗一日不昭明不以世亂而改夷狄豺狼所以不如類有此耳此章之言爲當世賊臣如三家輩擅奪狂悖無異夷狄不欲直斥而微婉諷刺如此古註近之朱註與聖意相違必如所云兩之字當塗抹不如字當作不同解篇中無友不如己焉不如丘之好學不如學也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之類皆作不及解不應此獨異司馬遷作七國年表論云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正用此語

東夷曰夷西夷曰狄有君如名王酋長之類等級儘分明下皆能奉上上皆能馭其下諸衆也夏大也華彩也雉羽曰夏中國禮樂文明故稱華夏王制四海九州九千七百七十三國所謂衆夏也三代以上封建皆神明之後其見于春秋者猶百二十有四國凡書國號者皆諸夏也夷狄介于其間則書戎書狄蓋歷代化外遺種如河南有新城之蠻河西有白狄赤狄洛陽王城亦有泉皐陸渾之戎皆殘孽餘燼無幾自漢儒解春秋以楚吳越皆爲蠻荒淮以南爲羣舒襄鄧江漢爲荊蠻秦關爲西戎燕薊之間爲山戎相

遷淳于郳近東魯徐潅介莒萊牟等國一切斥爲夷
其稱諸夏者僅齊晉魯衞宋鄭陳許數國耳撮其迆
不敵今十數郡于天下不及五分之一何以爲諸夏
乎千載承訛習而不察解詳春秋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陳也陳設以祭又衆也徧祭衆神也或云祭山曰
旅禹貢蔡蒙旅平是也泰山東嶽在齊地禮云名山
大川不以封天子設守爲天子巡守至一方則望祀
三方曰三望諸侯望不越境內天子東巡守朝會東

諸侯則祭告柴望于泰山之下非諸侯之專祀也魯
自僖公用郊三望大夫效尤遂祀泰山猶歌雍舞八
佾之類非止僭諸侯耳救謂匡救不能救則其祭必
矣夫旣有人非豈無鬼責林放尚知禮泰山豈享非
禮乎[illegible]必有畜人不能救而顧諸神所謂吾
夫晚年家臣作亂庶子奪適數世之後
子孫散沒不復振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諒夫
禮天子祭天地巡守所至望祭四方嶽瀆名山大川
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苟非其所主而祭則
精誠不通其鬼不享祭統曰賢者之祭必受其福非

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無所不[illegible]
謂備唯賢者能備然後能祭泰山一稱岱宗岱代也
宗尊也相傳謂王者受命易姓告代于岱宗東方生
物之始交代之鄉爲羣嶽之長公羊傳云山川能潤
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遍雨天下者唯泰山故世有七十二君封禪泰山
之說漢袁宏云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
丘墟化洽天下則功配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山川
舜東巡守至于岱宗萬物所始也苟德不周洽不得
輒議斯禮以此言之雖天子無功德尚不敢祀泰山

況諸侯乎況大夫乎禮諸侯雖祭山川不越封內春
秋傳云三代命祀望不越境泰山在齊非魯封也齊
宣王欲毀明堂卽天子東巡守朝泰山下之明堂齊
世家云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禮器云齊
人將有事于泰山先有事于配林則泰山在齊境甚
明而魯頌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瞻卽望也非謂泰
山在魯也魯頌誇誕始于成王崇祀周公而東遷以
後王室卑魯僖公用郊三望至定哀間公室卑三家
强而大夫皆王禮矣易云履霜堅冰至豈朝夕之故
夫子爲魯司寇攝相未能釐正退而取魯史脩春秋

删詩存魯頌亦不能救而寓諸言也其又奚責于冉
求然猶必問之冉求者何也季氏信仲尼不如信冉
求求不能救聖人末如之何矣所以付之長大息耳
○冉有孔子弟子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
季氏宰弟子行云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
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季桓子將死屬其嗣康子
曰必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
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
可召冉求
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周迴三千里道家謂天孫之宮

人靈之府五嶽之宗也一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有
三峯東曰日觀雞鳴可見日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
西越觀可望會稽一名吳觀東西二天門屈曲而上
五十餘盤仰視天門如窟黃河去山二百餘里若在
山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
射者殺人之事先王制爲禮以節之猶干戚之試于
樂也射有勝負則有爭惟君子行射雍容揖讓以禮
始以禮終是爲君子之爭君子無爭不止射而惟射

人已勝負相形然且如此他可知矣升升堂升
皆立堂上侯在堂下各耦相揖讓升堂發矢畢又揖
讓下堂復位待衆耦皆射畢各勝者以序揖不勝者
同升堂飲罰爵也
君子無所爭言天下無一事一物爲君子所爭者彼
自視其身于天地間猶滄海一粟戴晉人所謂蝸角
蠻觸耳視世上順逆好醜倏來倏去如石火電光何
者爲我可常保而欲必得之必爭之乎子云人失人
得去其楚而可者也凡事撙節退讓以明禮雖處勝
負無奔競上人之心記云禮至則不爭射而無爭益

見君子非謂凡射者皆能不爭也亦非謂凡無爭者
必于射也蓋先王制爲射禮因爭以導讓借禮以化
爭故于射觀德焉有德乃能射射義云古天子以射
選諸侯卿大夫士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
者莫如射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亡
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此皆好爭者也又云幼
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否在此
位又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否在
此位此眞無爭者也世人工射者多閑禮者少有君
子之德則自雍容揖讓周旋中禮無侮無傲蓋君子

雖關弓挾矢不忘禮讓小人雖從容譚笑常懷戈矛小人之讓不如君子之爭不然小人非不射何獨不君子乎

天子諸侯之射謂大射民間之射謂鄉射賓主飲酒射謂燕射每射二人爲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此爲正耦正耦之外有衆耦衆耦無筭凡耦皆立堂西東面將射同耦卽次東面一揖出轉身向西階北面一揖行及階下一揖升盡階將登堂一揖東行當物北向一揖畫地爲射位曰物前進及物一揖各立物中南向發矢升凡六揖堂下三揖堂上三揖

也發矢畢下堂復位亦堂上三揖堂下三揖也衆耦皆如前升射畢算中乃設豐于堂上西楹之西勝者子弟洗觶酌酒奠豐上勝者揖不勝者同升三揖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先降凡飲酒主賓獻酬必拜送爵唯射不勝者自取飲無拜送示罰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千去聲）兮美目盼（攀去聲）兮素以爲絢（宣去）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倩笑貌盼目動貌絢文彩也此衛風碩人之二章今詩逸末一句或云夫子刪之言人有此生質之美不須更加文飾卽素爲彩猶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唐人詩云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之意是詩本詠衛莊姜之美刺莊公好色不好德也子夏非不知而問其何謂者凡詩多託興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古人言詩多斷章取義理在事外志在辭外如以本事則三百十一篇止三百十一事猶易六十四卦止六十四占而稽虛待實於理無所不貫故說詩非據本事耳子夏之問便是深于詩者三語蒙本事解則俚而淺子夏覺有深味窮其歸趣問當作何理

會故夫子發揮文質先後之義彩畫曰絢無文曰素事言凡事也後猶末也不急之意言凡文飾之事末也質素本也恒情喜文厭質君子先本後末先造化後人事貴自然而賤雕琢非獨容貌畫繪耳卽從先進與寧儉之意子夏因思藻繪文章禮之事也繪事後則禮不其後乎後有二意記云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言不先也老氏云禮者忠信之薄言不貴也聖教雖言禮學者所以立而商賜言語文學誰非繪事今謂後于素意其有黯然之章顯之微費之隱者文十先乎禮殆非其至者矣此夫子所未嘗言二三子頗

未嘗聞于今斯覺家語謂子夏好論精微蓋此類也
要之道無先後一于顯者爲素隱一于章者爲徇象
象與無象本同一貫故文與禮博與約非一非二顏
子復禮不違如愚夫子學俎豆自謂不多默識者不
著言語一貫者不涉漸次商之論詩及此可謂超然
脫穎大變其文學之習而出于夫子期望之外故曰
起予然擬議與默識尚隔下學而上達中庸之本訓
也舍禮別求先亦不可爲訓故雖喜其起予亦祇與
其言詩已矣者止于此之辭或問商與賜言詩孰優
曰子貢明通子夏篤實切磋之喻顯禮後之悟深子

論語詳解　卷三　十四　八佾第三

夏直抉象先子貢往來酬答間耳故商曰起予大越
意表賜曰知來賜自知耳予既已知之矣
古人畫繪雜施五彩界以粉素略似物象耳如考工
記云山以章水以龍畫火如半環畫雲如回紋之類
後世畫工務求逼眞謂之寫生至于唐宋伎倆始極
近代學士亦頗作畫惟水墨點染不用丹青略取氣
韻適興而已古不如今繪事亦其一也繪事可舍絢
還素禮不可去俗還雅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昔周家祖孫父子兄弟皆以聖賢爲君相家法相承
自足垂後故詩書惟陳祖德先代之禮湮沒不傳周
禮不可詳考矣世所傳六官非盡周公之典大抵煩
苛至于春秋時文武憲章大壞夫子欲損益而不得
位仰思二代有從先進之思故曰吾能言之是豈徒
欲言之而已道與時違空言無補故惜其無徵世苟
宗予何以徵爲杞夏後宋殷後文典籍獻賢人二者
不足國雖在猶亡矣先聖典刑湮滅無傳有斯文之
責者焉得不感慨乎
禮運曰夫子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坤乾不可考

論語詳解　卷三　十五　八佾第三

而夏時[illegible]即今戴記所載夏小正何足以徵禮聖人
生知雖殘篇斷簡神明旁燭況當時如郯子老聃萇
弘輩猶有存者如在齊聞韶豈韶盡存三月忘味神
明之至也倘使得位陶鑄古今以爲畫一之典告顏
子爲邦參酌四代詩錄商頌書存虞夏已露一班豈
徒從周而已
杞夏後伯爵湯放桀封少康之後于杞是爲東樓公
武王克商求禹後得東樓公後封于杞即今開封府
杞縣後遷[illegible]遷淳于淳于古州國近東海○宋殷
後子姓公爵武王封微子于商丘之墟奉湯祀即今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祭帝曰禘禮曰不王不禘三王之始祖皆古帝之苗
裔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每歲一舉舉以春故
春祭曰禘世襲用其名而諸侯祭始祖皆謂之禘矣
惟王者謂之大禘又謂大祫禮行于始祖廟上自始
祖所出之帝下及羣廟祧主皆與焉故謂之祫祫合
也周始祖后稷稷出自帝嚳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
稷魯以諸侯祖周公周公出自文王魯遂禘文王于
周公廟則是諸侯祖天子非禮也始于成王以天子

禮尊周公平王初年魯惠公乃請郊禘僖文以後遂
盡用王禮襄昭以後三桓强大夫皆王禮矣定哀間
三桓微楊虎從祀陪臣皆王禮矣此禘行于公家之
大廟夫子與執事出而語人之辭灌始祭初亞獻求
神之禮也主祭者以圭瓚酌鬱鬯之酒授尸尸受灌
于地主婦再酌璋瓚授尸尸受再灌是謂二始既灌
乃迎牲薦侑朝踐饋獻饋熟堂事室事皆在灌以後
唯宗廟有灌外神無之唯天子諸侯有灌大夫以下
無之諸侯賚鬯予天子有功天子乃賜以圭瓚鬱鬯
明堂位云魯祭灌用玉瓚大圭薦獻樂舞皆天子禮

故夫子自灌以後即不欲觀始不欲觀則終皆無足
觀矣灌以前品式未見灌以往肆將獻酢皆天子禮
樂以諸侯主祭顛倒錯亂人而不仁如禮何與于執
事實非聖心所欲也
禘即祫也鄭玄謂祫與禘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禘
祀始祖所自出于始祖廟以始祖配之而羣廟主不
與祫合祭羣廟主于始祖廟而始祖所自出之祖不
與愚按詩商頌濬哲之詩大禘也而下及伊尹亦與
焉周頌雝之詩大禘也而烈考文母亦與焉則是禘
本合食合食即祫以人情推之未有享其始祖之自

出而子孫有一不在者故禘必合食亦未有子孫于
祖考三年然後一追祀五年然後一會食者無乃已
疎乎故每歲以春禘爲常祀朱子謂冬至可祀天夏
至亦可祀祖改禘用七月是郊禘皆歲一舉甚明也
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入學必以歲首若三年一卜
禘視學學不已荒乎三年五年之說原出緯書或謂
三年喪畢祫明年春禘于羣廟以後五年一禘三年
一祫禘以夏祫以秋馬融王肅謂祫小禘大鄭玄謂
祫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賈劉說是也大傳
云不王不禘未云不王不祫春秋屢書禘亦不書祫

禘卽祫也遠祖與羣廟祖俱在故又謂之大事若別有祫為大事者魯盡用王禮豈獨遺祫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皆有二灌朝踐饋獻皆行于堂及延尸入戶薦熟酳尸尸酢主人等禮皆行于室今載在儀禮如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禮但有尸入室薦熟以下三獻之事而天子諸侯全禮亦可推矣鄭玄輩揣摩其說煩雜而大畧可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腥其俎卽朝踐之事熟其殽卽薦熟之事又郊特牲云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蓋大禮貴質腥生貴于爓爓半生貴于熟大祭則始薦腥次爓次熟腥不可

食爓亦未可食熟乃可食也此禮行于朝旦曰朝踐大約王祭九獻始而大作樂迎尸入室王初灌用圭瓚為一獻后亞灌用璋瓚為二獻王出迎牲入庭尸出堂南面坐陳俎豆乃殺牲薦毛血腥肉于神王酌三獻后酌四獻所謂腥其俎也乃解牲體爓而進之王酌五獻后酌六獻謂之獻爓皆朝踐事也堂事終乃焚蕭脂升臭求神謂之陰厭遂延尸入室東向坐取俎肉熟而薦之飯尸尸始食謂之饋熟食畢王酌酳尸酳胤也繼食而飲曰酳是為七獻后再酳為八獻諸臣又酳為九獻此謂正獻以後賓客兄弟嗣子等獻謂加爵今儀禮但有陰厭酳尸以下三獻大夫士之禮無獻爓之事鄭解以二灌朝踐饋獻為前三節酳尸為後一節愚謂灌腥爓堂事皆朝踐也饋食酳食皆終祭之事也

灌通作祼酒用鬱鬯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鬱香草也鬯酒氣也以秬黍釀酒擣鬱汁和之祭統云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祼凡祭先以酒灌地求神地為陰酒陰物求神于陰也燔煙升臭求神于陽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祼字從示果聲取地祇果出之義詩云祼將于京書洛誥

云王入太室祼周禮祼圭有瓚以祀先王祼賓客則是生人飲酒亦稱祼也故投壺云奉觴賜灌又通作果周禮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孟子云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是也古字隨便通用多此類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詳前魯禘非禮故或人問其說說猶解釋也魯以諸侯用王祭更有何解釋猶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之意夫子難于直託言不知諱國惡也又推原不知之故以維禮也知其說卽知不王不禘之說苟知不王

不禘諸侯自不敢僭天子大夫亦不敢僭諸侯陪臣又何敢僭大夫民志定上下辨天下順治矣所謂道邇非遠事易非難記云知其義而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即此意於天下云者隱然見爲天子之事非有國有家者所得預夫子言此一手伸掌一手自指云如視諸斯記者恐後世不知斯爲何物故記指其掌蓋以大義昭然有目共覩何事于問何事于說何待于知者而後知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聖人無隱春秋所以無毀譽即指掌之意

此章不知與後章入大廟每事問血脉相應每事問

正爲不知耳或人所以議也聖人無誑語魯禘反常何怪疑問上下順逆之機捷于反手子云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孟子告梁惠王云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治天下可運于掌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即視諸掌之意朱註仁義誠敬之說愈難愈遠矣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于王室賜以天子禮樂崇德報功則有之矣然止祀周公耳東遷以後諸侯僭亂魯遂盡用天子禮豈豈成王之賜與魯頌閟宮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夫莊公之子即僖公也皇皇后帝郊天也皇祖后稷大禘也又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望也春秋書郊書三望皆始僖公文宣以後季孫行父作頌起廟樂三家承風歌雍舞八佾凡此豈盡成王之賜與故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儻成王之賜而夫子云然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祭祖考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也祭神祭百神人之精神即百神也祭者人道也事死如事生事鬼如事人鬼神不可見而人事可見自盡其誠自運其精神故曰如在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即如在之意會是而可以人代乎不與祭蓋設辭如居喪之類祭或不與則如未祭蓋與祭則如在不與則不得見其如在苟不與祭而可爲祭則與祭亦必如在矣

大虛之精爽聚而爲人散而爲鬼神人者鬼神之會鬼神之精爽卽人心人心卽有形之鬼神鬼神卽無形之人神不能違人也故古者祀神必用尸偵尸必用侑神依于人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惟聖人精誠與鬼神同運故曰我祭則受福是眞有鬼神洋洋在上不但如之耳中庸云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世祭法不傳祭義不明天地祖宗之祭以爲虛文矣春秋繁露云祭之言際也察也祭然後能見其所不見見其所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義故記者記此于問

禘之後天子精神與始祖通祭如始祖在與天通祭如天在諸侯精神與山川社稷通祭如山川社稷在大夫士庶人亦然各因分大小對越人鬼相因神其來格若魯用禘用郊季氏旅泰山祭者與主者非親非故神如有知怪而去之焉得在惟聖人神明合德則祭如在他人攝則如未祭他人之精神終不可爲己之精神他人之感格終不可爲己之感格況以他人之祖考爲己之祖考以他人之鬼神爲己之鬼神其謬戾愈甚神之不格宜也謂之不祭亦宜也

一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夫子居衛王孫賈用事設奧竈之喻諷夫子附己也室西南隅曰奧古者前堂後室負陰抱陽堂向明以中爲尊當兩楹間左右通達堂後爲室室主陰以右爲尊向東迎生氣也戶在東南隅戶內曰窔進東北隅曰宧移轉西北隅曰屋漏又轉西南隅曰奧奧最深處凡祭皆求神于其所而迎尸入于奧苟祭于其所則褻徒祭于奧則非神所栖故堂事薦腥畢陰厭乃迎尸入奧饋熟五祀皆然竈者五祀之一人所依以養道家謂廚爲司命故賈以竈自比以奧比君奧

尊位也竈當事也賈意在市福夫子惕之以禍意在自尊夫子壓之以天媚者蠱惑之名人邪媚不安命卽是獲罪于天天者大虛大虛者理也天敘天秩一毫乖理卽與天違卽滅絕生理凶咎卽至何禱可免孟子云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莫爲莫致謂之自然自然曰道道莫大乎自然强弱大小治亂得失莫不各有因應往來屈伸之理皆天也孟子以事大爲順天夫子以媚竈爲逆天順逆從違惟聖賢盡性致命精義入神乃能會其通而因應所以爲無可無不可也

天以一大爲義一者虛也大者天之形氣也張子厚
云由大虛有天之名虛生靈老子謂之谷神此百神
之祖也大虛內物之至大者無如天昭昭垂象卽大
虛神靈之可見者天所以大不以形以德無私故大
人心無私與天同大中庸云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此
天地所以爲大也故聖人法天
王孫賈衞大夫衞靈公親信之使典軍旅見十四篇
○竈造也造爲飲食記云竈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
于瓶禮有五祀春祀戶夏祀竈夏季祀中霤秋祀門
冬祀行白虎通云冬祀井五祀皆切民生先王分四

時祭以報之卽五氣之靈也左傳家語謂爲重黎句
龍等五官蓋事之以人道也戶爲木古者戶在室東
南以司出發生之象故祀于春竈火也祀于夏中霤
宅中央爲土夏季土旺時祀之門司閉應收斂爲金
祀于秋行卽井爲水古者井其地井閒爲道道閒爲
溝道旁汲水謂行潦冬水歸宅祀于冬祭戶以羊羊
羶木氣也祭竈以雉象文明也中霤以牛象土也門
以犬犬司守象門也井以魚或云以豕詩云豕涉波
象水也五祀皆有尸尸皆迎入奧祭法又云王立七
祀加司命泰厲爲七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

人一祀鄭玄云此周制也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竈却
老方見武帝帝親祀竈抱樸子云竈神以月晦日升
天言人罪狀悠謬之譚其來已久○說文天顚也高
無上故字從一大物理論云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
剛其體迴旋羣生所大仰又曰水土之氣升而爲天
又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
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
○列子云有形者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
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未相離

曰渾淪易無形埒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
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者爲人故天地
含精萬物化生○袪疑說云自天統開于子輕清之
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爲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爲日月
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于丑重濁之炁萬
八百年凝而爲地地之靈氣融結而山川河嶽成形
既定肸蠁攸召○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
倚附○草木子云天惟炁故無極地成形故有終天
地之先惟水水滓成土水土震蕩水落而土出成山

川故山有波形水土合和而生金石木火變化無窮。又云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于中日月星辰之上愈高愈清勁光明無際故天裂處火光見地坼處泉水溢天爲陽宗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水土在下〇緯書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又曰從上臨下八萬里又云天周圜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計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地在中上下正半〇大抵天地在大虛內不過形氣之最大者與人物共養大虛立命但人見大難與言大故卽昭昭者語之所謂不可使知之也地者大虛

論語詳解　卷三　二十六　八佾第三

內渣滓禪家謂四大之一耳大虛視天地如天地視人大虛視人物如人自視身上毛髮蟣虱天地人物在大虛中憑元氣浮泛如一雞子在大海水中故大虛無窮或問無窮何窮曰旣無窮矣復何窮所以爲大虛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有參酌意郁郁文盛貌記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周兼二代之禮其說緣于此大抵天運人事不得不然[illegible]聖人惟變而通之禹湯經畫于前文武周公繼承于後參伍潤色綱紀文物大備尚論者見謂文勝而文武周公非故欲文也夫子亦非擇于衰從也先聖後聖不能違時耳比至春秋僭亂禮樂大壞祖宗憲章臣子尚不能守況遠追隆古乎夫子所以有夏商之思而又發從周之嘆也然亦有微意感二代之無傳傷周公之已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是以書存虞夏詩存商頌告顏子爲邦其意亦可知矣

子入大（泰）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廟太祖廟魯太祖周公也魯公謂之小廟周禮魯

論語詳解　卷三　二十七　八佾第三

僭復于小廟是也魯祀周公舊矣至僖公始用郊成公作頌起廟樂定哀之間三家皆用天子禮樂則周公廟亦非伯禽之舊矣故明堂位云大廟天子之明堂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夫子入廟每事問者問其度數品式陳設之事聖人雖生知非素歷未易遍曉而魯制違禮亦欲考其名實非已知而問非無爲而問也或人譏其不知固妄然夫子于禘自謂不知亦所不辭但疑則思問人臣奉法禮當如是況孝子祀先無稽妄作豈禮乎言外有不盡之感

聖人誨人卽是學不知而每事問卽所謂不知爲不
知是知也凡聖人之知卽是行或人惟論知不知聖
人惟論是不是知與禮猶二是與禮爲一
廟之言貌也祖考形貌所在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
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
士一廟庶人祭于寢七廟者禮自身以上父祖曾高
爲四親及始造命者爲大祖共五大祖而下四親而
上五服之外親盡之祖爲祧廟者二祧迢遠也二祧
與五廟爲七或云天子有二宗與大祖廟同百世不

遷爲七也凡廟建于王宮左南向各有門堂寢室週
牆太廟居北正中左三爲昭右三爲穆以次營而南
太廟奉大祖主昭北一廟奉二世祖主穆北一廟奉
三世祖主昭二廟奉四世祖主穆二廟奉五世祖主
昭三廟奉六世祖主穆三廟奉七世祖主父昭則子
穆父子不共昭穆世遷廟數不足則以新主祔于昭
穆之南廟而以盡北祧廟主遷于大廟之夾室藏焉
餘三廟主以次自南升而北昭升于昭穆升于穆左
右不相參也凡廟向南主向東大祫則合羣廟及祧
主祀于大祖廟惟大祖主東向自如而羣主皆以南
北爲左右左向南爲昭右向北爲穆此天子七廟之
制也諸侯四親與始封之君爲五大夫始祖卽諸侯
次子之始爲大夫者與祖父廟爲三士止祀其父爲
一廟禮不下庶人無廟祭于寢魯本諸侯宜五廟而
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惟天子有世室魯有之是七廟與天子同也春秋定
公元年立煬宮是八廟也三年五月桓廟僖廟災桓
至哀已十一世僖至哀已八世而廟皆在是十廟也
魯制不經如此
鄹魯下邑漢以後爲魯縣今兖州府曲阜縣是鄹人

孔子父叔梁紇也嘗爲鄹邑大夫其先出宋微子之
裔有弗父何者世爲宋卿三傳爲正考父生孔甫嘉
五世親盡別爲公族遂以孔爲氏三傳爲孔防叔避
華氏之禍奔魯防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于顏
氏女曰徵在禱于尼丘之山而生孔子因以名而字
焉孔子生三歲叔梁紇卒人謂爲鄹人子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本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亦猶教童者之舞干戚
也古聖人隨事節之以禮而于射尤委悉昔有窮后
之羿若逢蒙之害師爲無禮也故聖人制爲射禮教

天下後世以觀德焉詳見儀禮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詳見周禮主皮主中侯也侯用布中受矢處用皮即正鵠也矢穿正鵠乃算中即貫革也革即皮也射皆主皮此云不主者謂五物兼詢不但主中而已儀禮鄉射記云禮射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此與鄉射主皮異蓋天子將祭選羣臣助祭先狩于澤中射主獲禽不用侯張獸皮或革甲椹質以射力能穿皮者爲勝否爲不勝不勝者退不復與射更進一人與勝者較惟主有力不必和容和頌

興舞也周禮夏官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又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即此也狩畢取所獲禽陳于澤宮乃張侯禮射須禽惟論和容和頌興舞有德者雖不中亦得禽無德者雖中不算不得禽此所謂不主皮也與他禮射異他禮射未有不主中者主中未有不貫侯者不貫則矢不集詩美魯莊公威儀之美亦云射則貫兮鄉射禮將射司馬命曰不貫不釋大射禮將射司射命執算者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言矢揚起觸侯與叩侯復墜者皆不算中故射必貫侯而後算中也朱註未確此章蓋据澤射而言當時好戰尚力禮射但主皮而和容興舞盡廢故發此嘆非謂射原不主貫革也科猶科擧之科程士曰科字从禾从斗程量之意主皮所以程力力有强弱不可勉而和容興舞以程德人皆可脩力不中程者併擯德所以程射兼詢五物不專主皮崇文之道也古道廢不止此即此而世變皆可知

天子諸侯射于國中及射于澤宮謂之大射士庶人射于鄉謂之鄉射賓主射謂之賓射燕飲射謂之燕射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

鵠鶴屬大鳥也鄭玄云小鳥難中不知古人正取大鳥易中耳侯形似猴立于彼以候射也虞書曰侯以明之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爲諸侯故名侯大射之侯中以皮爲鵠賓燕射之侯中畫布爲正凡侯皆布其中三分之一用皮外三分之一又用皮緣之賓燕射之侯外緣用皮中畫布處無皮天子侯大而遠諸侯大夫以次降侯中心以遠近爲廣狹天子侯中廣一丈八尺侯道九十弓諸侯侯中廣一丈四尺侯道七十弓大夫侯中廣一丈侯道五十弓每侯道一弓以二寸爲侯中詳射禮

子貢欲去告(谷)朔之餼(戲)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朔言蘇生也月首日爲朔謂月魄極復生明也古天子用十二竹簡書十二月朔日之辰及月之節候與所行政事如月令之類頒于諸侯周禮六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縣治象之法于象魏即此時也周正月建子即今十一月先歲冬至頒來歲十二月令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大祖廟每月朔殺特羊告廟集羣臣臨視頒行又謂視朔又謂聽朔一以敬天一以尊王一以尊祖一以防廢闕美意良法

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外諸侯聽朔于太廟周衰正朔雖存天子不頒朔諸侯以國紀年魯自文公不告朔迄定哀閒有司猶月供一羊生[illegible]曰餼腥肉亦曰饋餼羊以待殺也子貢謂此羊虛[illegible]去之惜費耳愛惜也聖人念羊本爲禮設禮不[illegible]羊在猶禮也二其字指告朔其羊其禮[illegible]羊也[illegible]其羊之禮也以羊視禮羊虛費可惜以[illegible]羊[illegible]猶禮存羊亡禮遂亡矣可惜尤甚魯人廢禮自大[illegible]不告朔者子貢欲去羊不爲無意夫子亦無以非之但聖人愛禮雖虛文猶愈於已禮終不復羊亦難保終不去君子且未可作俑耳夫子此言非必謂羊存禮尚可復謂羊且可惜況于禮乎云爾[illegible]

史黃帝得寶鼎神策推策迎日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容成作蓋天象周天之形鬼臾區造曆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玉海云自黃帝迄三代末凡二千四十四年曆七變漢四百年曆四變自魏晉迄隋又十六變而後魏後周六曆不與焉唐三百年曆九變自五代之調元欽天而曆法始弊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閒曆四變上距黃帝曆凡五十八變矣○星學天文論云昔堯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制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因日度之至以驗二十四氣之別也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因氣朔盈縮以推章蔀紀元之數也蓋天象經緯有常度而往來不無參差天包地外地靜而天動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則土石之體徑二十四度水接于天皆爲地體徑九十七度四分度之三土石與水共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厚半之勢傾于東南西北之高

不過一度天之南北兩極爲上下之樞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故兩極居南北之中是謂天心居所不動中氣存焉由此斡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也經星二十八舍繫天不動紫微太微天市謂之三垣以象三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玄龜之形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形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

雀之形是謂二十八舍象諸侯四岳日象君月輔之五星五氣之精象六官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皆緯星并日月爲七政日體約徑一度所行之路謂黃道冬至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遠故時寒而夜長夏至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近故時暑而晝長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中故時和而晝夜均月體亦徑一度少縮所行之路謂之白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月之運行每日約退天一度凡一歲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退盡一周天與天會于原

處謂之歲月每日退天約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有奇退盡一周天故二十九日有餘與日會謂之月月與日同度謂之朔衝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近一遠三謂之弦月行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正對虛暗之處則月食以日月之交會爲朔望之期以日之行度爲寒暑之候以四時言則分爲四氣以十二月言則分爲六氣每月分其中節則二十四氣每氣分爲三候則七十二候由是可以用天時可以與地利可以察妖祥日爲陽精主生養恩德大君之象也月爲陰精主刑罰威權大臣

之象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號令天下天漢四瀆之精也起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箕尾而入地下十二辰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天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指之辰可知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三者謂之斗綱如建寅正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以至十二月指丑皆可例推日月所會之處每歲十二辰子曰玄枵分野屬齊丑曰星紀分野屬吳寅曰析木屬燕卯曰大火屬宋辰曰壽星屬鄭巳曰鶉尾屬楚午曰鶉火屬周未曰鶉首屬秦

申曰實沈屬晉酉曰大梁屬梁戌曰降婁屬魯亥曰
陬訾屬衛此精氣所應非拘方位也天爲十二辰地
爲十二州七政變異各以所屬分野占之而吉凶可
知古言天者三家曰渾天曰宣夜曰蓋天宣夜無傳
蓋天最舛渾天之儀有三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
游儀共爲一器即璿璣玉衡之遺制也考其制北極
偏于嵩高之北南極偏于地中之南天之腰圍名曰
赤道其東西在卯酉之位而斜倚于南天之位又有
定氣而無定形者名曰地盤先天之體也動而無常
經宿環旋者名天盤後天之用也用不外乎體即其

體之運旋而謂之用天未始有二也故觀天授時之
法如堯典所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之類謂仲冬晝
短夜長日在地盤子位至昏子位入于酉位則酉之
昴星在午位因是以驗時之仲冬其餘星火星鳥星
虛之說皆可類推矣古今言曆法者程子推邵康節
之歲差冠絕古今所謂歲差者蓋日躔歲有差而昏
旦之星亦有差唐虞仲冬日在虛漢太初曆冬至日
在牽牛之初許衡所定授時曆至元冬至日在箕初
唐虞之日冬至在子而夏在午春分在酉而秋在卯
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

亥其歲差已退五十餘度則後萬餘年冬至之日又
反躔于牛乎此歲差不可不考而定歲置閏皆因是
生孟子所謂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者也蓋
逆推上古冬至歲月日時皆甲子兩曜合璧五星連
珠聚于玄枵之中名曰上元以求端于始從上元而
下至今測驗相應乃可取證于後然七政左旋其精
有陰陽之別其遲不齊遲速之異日行稍遲于天月
退又甚于日氣朔所以不齊也二十四氣之候每中
節二氣凡三十日五時六刻有餘而日月合朔止于
二十九日六時至刻有餘故氣盈于三百六十朔虛

于三百五十四合氣朔盈虛生閏故三年一閏十九
年七閏無餘分而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
紀三紀爲一元復始是謂曆元先儒謂天左旋七政
右旋今驗凡星昏在東者曉皆西墜昏所不見者曉
皆東升是左旋甚明而天行甚速七政行不及天反
退而成右耳○草木子云天爲動物久而必差古雖
立差法而五十年差一度又大過百年差一度又不
及七十五年差一度近之元人以八十一年差一度
算已往減一年算將來加一年始爲精密又云歲日
與天會也月日與月會也日日與度會也時日與辰

會也日行地盤一位爲一時故時有十二日有三十
月有十二歲有三百六十至刻乃曆家自細分每時
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刻有初正子午中分
子初四刻屬本日正四刻作明日銅漏刻于截上故
名刻○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
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
日月交會一終也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
歲爲一統閏朔并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
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是閏
朔並無餘分又値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

大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
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
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
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時第五
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七
十七年至朔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至朔同在夜半
與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爲一蔀四章爲蔀二十
蔀爲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至朔同甲子日之先期
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
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會如初名一

元此僧一行推之以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二家
之術○自堯甲辰至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共三千
七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說文羊祥也从卝丨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云牛羊
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以大爲美故美字
从羊大以瘦爲病故羸字从羊性善羣故羣字亦从
羊獨字則从犬羊鳴曰咩羊臭曰羴羊初生曰羍小
曰羔未成曰羜大曰羊六尺曰羬有羯白黑三色亦
有青者爾雅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註云夏羊
黑羊也周禮羊人掌羊牲宗廟用羊曰柔毛春秋繁

露云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
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羊
之爲言祥也故以爲贄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朱註云孔子于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
耳時人不知反以爲諂何註云時事君者多無禮故
以有禮者爲諂盡禮如拜下之類凡禮施于所當施
爲敬加于所不當加爲諂云事君盡禮不云我事君
云人以爲諂不云人不盡禮語意渾然無人我相形
之迹非爲自白爲世道人心慨也禮有定體過則諂

不及則亢適當其分則盡臣事君禮豈得不盡盡者以爲諂則不盡者以爲不諂上陵下替自此始雖違衆吾從下正此意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魯季氏逐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援立定公當時君臣事使之間可知也定公本尊備之主故教之禮以防下三家爲欺罔之臣故教之忠以事君語意責成在君遂臣雖不忠君惟有禮惟禮不可欺禮器云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

得矣故惟禮可以作忠齊景公憂田氏之逼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善哉知本之言興衰撥亂銷患遠辱之道不過此夫子告哀公爲政亦曰爲政先禮物恥足以興之告子路治蒲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溫而斷可以抑奸亦此意安富尊榮計無踰于禮者三千七十之徒周旋夫子亦惟禮以服之故夫子在春秋以知禮聞則所謂使臣以禮者豈徒不犬馬畜臣之謂乎若徒以接遇隆厚爲禮而不知恭儉莊敬爲禮亦烏足以使其臣哉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詳第二篇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二南之詩周家王業太平之後周公作禮樂追詠周道始興文王后妃脩身齊家治國之事以爲后世法程也古序自明其序關雎不言文王大姒泛言后妃之德者蓋所詠求淑女以相君子共樂以爲衣服和羹以備祭祀衽席寤寐有求賢之思左右嬪御無嫉妒之意凡爲后妃者皆當如此也故曰后妃之德夫子删詩以冠三百教化之興閨門爲始哀樂之情男女爲至關雎哀樂爲求賢以相君子誠敬以奉祭祀其樂非謔浪宴笑之喜其哀非仳離怨懟之悲其辭

删雅其聲平淡視溱洧桑中之放蕩風雨雞鳴之悽惋理欲不同情所以中正和平得性情之正爲聖德之形容脩齊之本壹教之宗也

朱子攻古序謂關雎爲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太姒而作非也詳見詩解詩名關雎取章首關關睢鳩命篇關關睢鳩鳴聲睢鳩鳥名即布穀也當春鳴則播種其聲如云開倉撒穀遠聽關關然月令二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復化爲鷹其目睢然怒視如鷹吾孔翬云陽口布氣鷹化爲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字从目隹聲或改从且鑿也他鳩不能高飛飛即不能鳴惟睢

鳩鳴且高飛故又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小宛詩
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刺幽王無夫婦不關雎也鳥
惟鳩多族雎鳩乘陽變化故以比王后鳲鳩鵻鴿多
子居鵲巢無爲受成故以比君夫人凡詩爲獸草木
皆取目前至近使人易曉而楊雄郭璞陸璣許愼之
徒無端遠引浪猜于耳目見聞之外好奇蔽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
往不咎
哀公初年亳社災公問社問立社之主也社主神神

有主爲依在野則植樹如松柏之類表生物也在國
則刊木爲主故宰我舉三代社主之木以對其說甚
瑣又以殺人之事附會周栗因古者出師社主從行
戮人則告于社也戰懼貌栗驚貌今人謂栗實迸落
曰栗驋哀公孤弱每不平于三桓故宰我借社栗諷
以威嚴不思人臣謀國當量機識時强臣割據而輕
舉則與戎于國輕言則遺害于身夫子聞之難于指
斥而但數其可對者非一端見在曰成將然曰遂古
昔曰往陳述曰說諍言曰諫懲創曰咎自文武分茅
祚土宗祏民社昭代有成法其事可陳說也而不說

國家有事勢成在遂得勢則宗社遂安失勢則宗
社遂危詩云莫遂莫達儒者謂春秋譏遂事權不可
委機不可失此當諫也而不諫往古有明效大驗如
夏社歸殷殷社歸周興廢何常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此旣往之可追咎者也而不咎區區爲此無稽之言
不幾于誤君乎蓋三家之横公室之卑已非一日而
哀公孤立魯事未可有爲也故篇内凡夫子告定哀
語皆極微婉周愼可爲人臣建白之法而末年公欲
以諸侯除三桓不得正終固人謀不臧抑亦事遂難
挽哉宰我之言啓之與宰我慷慨志士忠憤有餘明

智不足卒致命于田常之難也悲夫
社后土之神古句龍氏生爲后土有功死而祀以爲
社主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故祀以爲社五方各有分土食土之毛皆思美
報天子土盡四海故祀天地而臣民受分土各有后
土之祀故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
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古者民二十五家爲里里有
社天子之社五色土爲壇封諸侯隨方色取大社土
苴以茅授之諸侯受而歸以立國社焉周禮大宗伯

職王有大封先告于后土是也凡社有壇位無宮室
受天陽也社主北向君負北墉而祭荅陰也祭用甲
日木生之始也凡社建于外朝西周禮小宗伯掌建
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云匠人營國左祖
右社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教民美報
焉又曰唯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
乘供粢盛又曰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故賞則告于祖
刑則告于社祖陽爲生社陰爲殺凡此皆立社之成
事可說者也孟子云社稷爲重君爲輕諸侯危社稷

則變置曲禮云君死社稷社稷與宗廟等人主尊夫
親地人生尊父親母天一而已故惟天子祀天而土
則隨人皆有猶母之親也諸侯土一國大夫土一邑
士庶人土一廛無人無土故無人不社是以雖社事
盡里唯社獵畢作惟社祭衆皆供百昌生于土歸于
土萬物藏于坤役于坤故社者衆之所聚羣心之所
同是以動衆講武于社人民所依邦國之基故諸侯
之寶三土地爲先社稷存君存社稷亡君亡魯自三
家專政公室日卑季友始生桓公使楚丘卜曰男也
名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
昌言魯不昌在季氏也定公六年陽虎將叛盟公及
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大夫分
公室陪臣執國命哀公孤立國事已去宗社如朝露
語曰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凡此皆事之遂而可諫者
也古王者革命以亡國之社歸而置諸太廟門外諸
侯分封皆令設之以示戒也國社則有壇位而無宮
室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則奄其上柴其下奄其上不
通陽柴其下不通陰以絶生物之功也郊特牲曰亳
社北牖使陰明也又曰喪國之社屋之周禮秋官士
師職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社尸用刑官亦以其無

生物之德也國社在朝門西亳社在朝門東故魯外
朝東西兩社楚丘謂間于兩社是也哀公四年六月
亳社災君亡之兆此皆往事之可咎者也解者云事
成不可說遂不可諫往不可咎非聖人之意

社主植木古今同也周禮大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壝
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
野卽松柏栗之類夏社在安邑殷社在豐鎬地異而
二木無地不宜獨取松柏者謂其爲百木之長歲寒
不彫此義人易曉也而周獨用栗故世俗有使民戰
栗之說何休云松者容也想其容貌而取人正柏近

也親而不遠取地正栗乾戰取天正其附會皆此類
況國社在朝必刊木爲主如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之
類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亦擁其主耳軍行載社
主豈載其樹與
問社不及稷者稷從社穀從土生與社同祀天子王
社諸侯侯社此無預農事不設稷主惟大社國社爲
民祈穀報賽乃祀稷與社同土穀有功德于人人盡
其道以報之祭者人道故用人爲主句龍主社棄主
稷皆事之以人也鄭玄輩專執人鬼論造化人者造
化之靈鬼神之會先王祀天地百物皆以人之有功

德于其物者爲主亦猶隨土所宜木爲社云爾儻句
龍卽是社則松柏栗亦卽社矣句龍棄死爲社稷當
其未死世遂無土穀邪○白虎通云夏揖讓于君故
稱后殷周爲人所歸往故稱人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史記謂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
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云春秋傳無宰我與
田常作亂之事于時有闞止者亦字子我與常爲左
右相爭權見殺誤以爲宰我耳然呂氏春秋亦云陳
恒攻宰予于庭韓非子難言篇亦云宰予不免于田
常是田常殺宰我信也蓋宰我仕齊爲簡公死節如
仇牧之死于宋萬賢于子路之死孔悝也夫子請討
陳恒師弟同讐之誼而馬遷承訛不思宰我旣與常
作亂常何爲夷滅之始謂齊人惡其助常宰我滅矣
常獨免乎是時齊人知有常誰敢問常之黨者且死
難與作亂相懸也列傳李斯短趙高于二世云田常
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
于庭遂弑簡公此亦史遷筆何前後相矛盾邪
史記云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閭○松葉如針柏一
名椈雜記云暢臼以椈其性堅氣香鬱爲臼以擣鬱
草和鬯酒也椈掬通合手曰掬柏葉側生俗謂側柏

又名合掌柏○松柏種類殊松身柏葉曰檜又曰栝
俗名圓柏柏身松葉曰樅俗名刺柏檜葉與身皆曲
樅葉與身皆直文字會意樅以直從檜以曲會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
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器小謂量淺儉撙節也或人疑器小爲儉是以否嗇
當器小也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諸侯一娶
九女一國嫁女二國媵之謂之三歸或云三歸臺名

然則如後世章華銅雀之類與官家臣事職事攝兼也禮大夫不具官故一人兼數事管氏內多匹寵外多冗臣不儉可知或人以爲知禮以奢爲禮也邦君諸侯也樹屏也卽今蕭牆一名浮思塞蔽也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坫閣物之具猶今几案之類置之兩楹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亦諸侯之禮管氏僭之氏猶家也國曰姓家曰氏古天子祚土則賜姓後世世官則賜氏氏者別而稱之也

明德親民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也世上功名榮寵

由大虛分量視之只如一點浮雲所以堯舜爲天子茅茨土階有天下而不與乃謂大器管仲學術不正源本不清倚伏功名立基相齊之業纔幹辦一個富强便自滿足由其器小故設施不廣容受不宏於是有三歸具官反坫樹塞之事奢侈敗度正其器小而易盈聖人一言蔽之而或人世俗之見儉本美節以擬器小是未知儉也奢犯禮以擬知禮是未知禮也器小之故竟不能問夫子亦竟不言要之在其中矣管仲相桓夫子嘗稱其功而獨小其器乃知功名易立德量難充雖有周公之才驕吝亦無足觀易曰

而光謙兼也兼則能受管仲之器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故其功烈亦卑夫子稱其仁不沒其善成人之美焉耳要之器小其定論也子貢子路曾西孟子皆深契夫子之旨世儒大管仲故高桓文詆春秋獎五霸所由來也

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韓非云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故漢書亦謂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則三歸爲取女是也而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按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

阿縣古阿邑也去臨菑遠考之春秋阿本衛邑齊桓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爲襄公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是時阿猶在衛也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在衛亡後管仲時築臺于衛地何爲故東阿之三歸妄也或云卽臺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以高爲貴也謂築臺而屋其上爲門歸歸然高大貌門必三謂左右中三面歸向天子諸侯之制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禮運云大夫具官是謂亂國官事不攝是具官也與樹塞反坫皆奢僭之事坫以閣物在堂下東西南隅築土爲之如士冠禮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是堂下西南隅也又旣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堂下東南隅也坫有在堂上者以木爲之如大射禮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卒射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是也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天子之廟飾也古者兩君相見必于廟尊于兩楹間反爵之坫在尊南故曰出尊又其南設高坫安置君圭于上曰崇坫又房中庋食之閣亦謂坫皆木也坫奠也所以奠爵或云高八寸足高二寸蓋豐類古人飲饌膚地故設坫以奠爵鄉飲酒燕禮獻酬畢

皆反爵于堂下篚內惟兩君相獻酬則反爵于堂上之坫今俗酒盞盤亦謂坫制異而義同爾雅垝謂之坫俗呼小方几爲杌音與垝近

按史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潁上人少善鮑叔牙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殺公子糾管仲因鮑叔進管仲仲旣任齊政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賄設輕重九府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諸侯由是歸齊故公遂以霸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齊人不以爲侈有管子書八十六篇行于世○禮記子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言晏子陋而管子奢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師樂官之長時魯禮樂崩壞書典散佚哀公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正樂當時疑古樂不復可知故夫子語以聲音自然之節始作謂金奏時翕合也衆音翕然齊鳴也從隨也繼也隨始作翕如之後繼作不間歇也純和也衆音諧和記云五采成文八音從律純然如出于一也純則似混同不分皦分明也高下清濁皦然明白各不相掩皦則似間斷不屬繹聯屬也周旋條達貫串不斷也樂終曰成樂本象成故曰成于樂以成謂以此完成無他術也此理易簡大師所知中和性情之道聲音之本亘古常存蓋人心

和平今樂猶古人而不仁雖古樂何爲以成二字含蓄六代帝王所以象功昭德移風易俗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其聲音節奏不過如此所謂大和元韻在人心者也樂云樂云豈累黍比竹之器差分正餘之數云爾乎凡聖人以道覺人皆從可知可能造端此語大師樂可知與告子張禮百世可知正同解者深求與聖意相左淺言之又枯索無味皆非也

樂有五音十二律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漢書注云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于是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管之長短爲制○管之長短以陰陽損益隔八相生陽損陰益損者下生爲陰益者上生爲陽損益皆以三分之一爲度陽成于三呂從乎律也管之參差有等則聲之高下相應律呂十二陰陽相間以配十二月陽六律始黃鍾爲十一月大簇爲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陰六律大呂十二月夾鍾二月仲呂四月林鍾六月南呂八月應鍾十月故律與造化通也律者聲也單吹爲聲聲比爲音音最大而沈濁者爲宮最細而輕清者爲羽大次于宮者爲商細次于羽者爲徵居四者之中爲角是爲五音五者天地之中數聖人言樂不及者器數有專工藝

成而下者也世俗言樂鐘鼓管籥而已所謂樂其可知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魯國姬姓侯爵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魯在徐州境古奄侯之墟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是周都豐鎬距東海遠奄徐屢叛故周公太公皆東封東諸侯倚重焉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衛邑封人守封疆之吏夫子過而封人求見自言

已素不爲君子所棄因以求通委曲謙遜殆賢者也故從者爲紹介入見出而嘆服識鑒過人遠矣失位去國曰喪鐸大鈴也木舌曰木鐸金舌曰金鐸金鐸司馬行軍執之木鐸國有大戒振之以徇行道路警衆聽也尚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月令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周禮小宰小司寇等職皆用之言上無明君天將使夫子周流四方振聲教徇行天下如天之木鐸云爾

父母亡曰喪失位去父母之邦亦曰喪故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檀弓有子問于曾子

曰問喪于夫子乎曰聞之矣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與此喪同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冪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皆用喪禮也〇胡人通華言者云怯里馬赤猶中國云譯史也元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或對曰是天的怯里馬赤用封人木鐸意世祖深善之

儀卽今河南開封府儀封縣有儀封村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卽封人請見處〇周禮司徒有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畿上有封若今之墩界其職掌社稷之壝造都邑之封域左傳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皆國之邊邑職典封疆然周禮司馬又有掌疆之官列掌固司險之後蓋辨疆界則封人防禦則掌疆也

子謂韶句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句盡美矣未盡善也

盡美言其聲容可觀可聽此樂之文也盡善卽可觀可聽之中一則淸明廣大泰和元氣一則發揚蹈厲微少和平此樂之情也凡樂象成王者功成樂作功大者樂備舜受終文祖四覲羣后分命九官十二牧時亮天工庶績咸熙奏之聲容盡美也武王伐商八

百諸侯會同牧野一陳崇朝淸明櫜弓戢矢訪道求賢奏之聲容亦與韶並美也但韶樂氣象雍容如天覆地載武樂壯厲而少融化故有盡善與未盡善之分非評功德評樂也而功德隱然言表武王功德視舜自不無少讓

韶紹也繼也繼堯也從古聖神莫如堯舜二聖相繼夫子所謂唐虞之際也故古書二帝同典五臣合謨明良喜起元首股肱一體無二故舜名重華樂曰韶以此也春秋傳云止戈爲武卽詩云遏劉之意遏劉者止殺也武王偃武故曰止戈止與繼名義不同而

樂殊韶武雖遜詩書具在虞書皐謨之末載夔典樂鳴球琴瑟下管鼗鼓柷敔笙鏞其器也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其舞也帝庸作歌皐陶賡言載賡其歌也乃其所爲美善者不在樂而在明良喜起工熙事康讀虞書君臣師師濟濟都俞吁咈無非美善之聲容而韶可知也武樂載在周頌與樂記夫子告賓牟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武舞之容也春秋傳云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今周頌武是也其三日鋪時繹思賚是也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桓是也又有賚般酌等篇不定何章皆武之樂歌也讀其辭有奮揚振作撥亂反正之思故夫子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以爲武王諱而其未盡善亦可知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寬敬哀皆一片真心爲居上行禮臨喪之本無此真心雖條教號令之施威儀進反之容衰麻擗踊之數秖似浪花浮草何以觀之觀上欲觀其仁觀禮欲觀其敬觀喪欲觀其哀今作者全無實茲觀者何所視傚只如看傀儡耳朱註謂觀得失何得之有

上爲衆所歸故以仁爲本寬裕温柔乃足有容此天地之大德人不忍之良心皐陶陳九德寬爲首中庸贊至聖聰明睿智十二德亦寬爲首凡爲家國天下之主者先有寬仁之度然後衆有栖泊行政治民一切事有餘不盡如省刑罰薄稅斂之類恬養休息不苛不煩不傷不害使民安生樂業禮樂刑政皆由此遲究其至雖殺之勞之而民不庸不怨乃見上之寬若夫私恩小惠沾沾煦煦姑息廢弛而教化不興民生養不遂見小欲速又何足以爲寬乎

三事似皆主在上者言禮在上曰爲在下曰行以尊

適卑曰臨哭柩亦曰臨周禮王弔臨是也凡言觀者上下相觀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視上曰觀易云觀國之光是也視下亦曰觀中正以觀天下是也

論語詳解卷四

郝敬解

里仁第四○禮樂本於仁故里仁次八佾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上聲仁焉煙得知去聲

此以下八章皆論仁此一章首明仁智合一卽孟子云仁人之安宅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之意與下章不居不處皆以仁智幷言凡篇中言仁多言智仁之明卽智智之公卽仁非二也里居也猶云安宅廣居人非至愚誰不擇居居莫美于仁操心制行以寬厚公平爲主安土敦仁故能愛不忮不求何不臧今舍

論語詳解　卷四　一　里仁第四

慈愛而尚刻薄去恬愉而競貪婪招尤取凶恆必由之是棄美就惡知擇處不能久處焉得智蓋仁智一心惟衷其宅而不知所以迷其往而不反擇善固執乃爲貴擇知及仁守乃爲眞智仁者所以必智智者惟其能仁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因上章不知處仁者類記之與後章富貴貧賤不去意相通人世惟順逆兩境人心惟欲惡二念中有主則天定神朗逐境融通內外顯微無間仁智合一之道也此章所謂仁卽表記云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者所謂不仁非必私欲錮蔽私欲錮蔽者何待久處此蓋君子而不仁者也天理一息少間外緣一絲未斷則心境相持存處未穩行處卽礙乍當約樂猶或强勉日久熏習漸淪沒而不覺神明未煥道理生疎豈能磨涅不磷緇乎困窮曰約豐亨曰樂二者皆境無私曰仁不昧曰智二者皆心心無常境常故心逐境遷境不常心常則心能齊境心境未到渾然至一處猶是捏抗之衷主靜恬愉惟有仁者是謂安仁義理不到精融透徹處猶是凝滯之見神明通達

論語詳解　卷四　二　里仁第四

惟有智者是謂利仁智卽仁之覺利卽安之用居安則左右逢源所行順理利用安身投之窮約若終身納之豐亨若固有所謂淸明在躬志氣如神隨寓委順動與天游浮雲去來何分久暫本無欣厭有何揀擇坦然行乎無礙之途與仁相宜所謂安安而能遷也故曰利仁凡聖人言仁兼智非智則冥頑何以能仁不仁則識情何以稱智聖學知行誠明合中庸所以言顯微也佛氏蹈襲安爲定智爲慧智慧破煩惱卽仁智處約樂而儒者反不達拘表記安利强爲三等其實仁智無二烏可淺深支離言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二者干涉甚大斟酌甚微必有仁人萬物一體之公纖欲不蔽之明乃能用好惡仁者有好惡如天地有春秋舒慘榮枯無非生物之心自非仁者烏敢言好人惡人乎惟仁者無欲無畏渾然不見人我愛憎揀擇大虛無象而萬象妍媸洞照因物付物圓神不宰於人情極難察處獨能不億先覺於人情極易偏處獨能當可不遷蓋纔仁卽便智好惡本于智能處全在仁智惟分別仁乃無私故聖人不言智言仁仁者愛人智者知人此理易曉人徒知智者能好惡不知唯仁者乃能好惡徒知仁者好人不知仁者兼能惡人有如姑息養奸不能惡卽是不能好從井救人徒能好亦是不能好故知人愛人一理未有仁而不智者也語勢稍重能惡邊見仁必智也承上言仁智附記之

能對所立主我爲能對能爲所大學之其所好樂之其所賤惡有所忿懥有所好樂逐物而流故心不正此言能好能惡有主而定故情不遷好惡本同情後章好仁惡不仁者不分人我皆有秉彝故曰未見力不足此好人惡人形骸隔私意生故唯仁者能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字如字）

志者心之精誠仁者心之本體聚會精神以復還本體邪妄之私自不能入前此積累之垢一洗方新後此不善之萌投閒無隙幽室張燈明來暗滅何惡之有

此章見仁爲善長志爲本立人惟一心心惟有志一生根蒂在于志雖聖人十五志學七十乃從心人不立志腐草無根志不在仁猶是鄉原疑似清濁之閒耳能志於仁卽是心田上美種更無變出荊棘稂莠之理善惡從此攸分仁是善之極惡是不仁之極如東西相背冰炭不相入向泰山頂上行豈復墮落坑塹既欲爲聖賢必不至爲盜蹠雖小過細愆難保盡無種子既眞枝葉可漸養然志於仁矣纔得無惡耿法乎上僅得乎中益信立志不可不專船行不可不篤

仁者寬裕温柔志立則明作果毅無瀾畧包藏之病故仁資志以爲克克已乃爲仁剛則自無慾也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redacted]仁人而不志士則求生害仁者或有之無惡喫緊在志苟誠也專一之辭卽志也猶苟日新苟有用我苟子之不欲孟子云不欲

爲苟去之苟與設辭異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承前處約樂以下數章記君子以仁存心顯微無間之功仁惟一心心惟欲惡兩情爲已私惟順逆兩境爲外緣緣引之大惟富與貴澹泊可以恬性寡慾可以養心故貧賤者士之常士處貧賤馳情于富貴害心之大者聖學以竟敗心惟君子能安貧賤寡欲

養心仁之實也去處兩境對勘不處富貴便是不去貧賤君子而貧賤是不以道得也如顏子陋巷終不舍此趨彼正其無欲無惡之衷不去貧賤即是不去仁人所欲不取人所惡不舍似乎好名者所爲人或因是以名君子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之心惟知不去吾仁豈有意于不去貧賤乎如大舜若終身固有文王無畔援歆羨稱天下一人而已者惟其中心安仁也苟中無常主情逐境遷惡能矯强固守博輕富貴之名乎信夫安仁利仁非可僞爲蓋富貴貧賤客形也無欲無惡眞宰也眞宰不固何以貞遇故仁不可色取名不可倖成君子依仁好養之功不可須臾離也豈待富貴之交雖飮食亦人之欲也飢渴當前則求飽喪志人莫不飮食而知味者鮮君子存仁雖一飯不苟一舉箸不忘不敢以口腹害心志養生之需猶若此而况他乎此猶在從容時耳雖卒然造次之頃亦不以倉皇苟且去吾仁此猶在平時耳雖患難顛沛之秋亦不以危急存亡去吾仁如此乃眞爲不去仁然後爲君子非道之富貴何加焉

窮通得失士之大節聖賢所自試不過此涵養練習

有素非可以枯寂求也以富貴貧賤爲程量以造次顛沛爲閱試方是內外合一顯微無間之道離境操心遺事執理偏枯之見也君子不去之仁天行不息徹底全清無毫髮習氣塵緣可以投間故能終食無違眞宰凝固攧撲不破如精金良玉不辭燒煉方是眞不去仁造次猶草次倉卒至前即莊生云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之意顛沛僵仆也詩云顛沛之揭如木倒根起喻大難傾覆也必於是即不去仁也大學謂定靜安慮止於至善皆從艱險中磨煉不向岑寂中躲閃

坊記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富
貴喪志貧賤養德故無驕易不怨難也學者有貧賤
不移富貴不動之養乃能進德脩業故聖人每以兩
境勘入非拂人情苟難以爲學也富貴以道脩天爵
而人爵從也不以道小人而求利達也貧賤以道如
驕淫亡身奢侈敗家所自取也不以道水火盜賊誤
被刑戮無望災也
富貴貧賤之外飲食男女亦能喪志言食則該色非
獨謂一飯之頃也終食造次顚沛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去貧賤處富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視貧賤可惡

富貴可喜則私欲橫行何但終食之間耳論關節富
貴貧賤爲大論功夫終食造次顚沛爲精有此工夫
方能透此關節
表記子云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仁惟一點無欲無畏之心欲惡加人則爲
愛憎在己則爲忿慾情識變幻不過二種故君子改
過遷善莫如懲忿窒慾顏子不遷仁亦惟不遷怒不
貳過易道所以損爲益也故下章卽以好惡言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聖學以仁爲宗此篇自里仁以下八章皆言仁而有
次第一章言人當處仁二章言仁能處約樂三章言
仁公好惡四章言人當專心于仁五章卽富貴貧賤
審好惡以存仁此章卽好惡以見仁愈約愈精下章
幷過失可觀仁仁之變而通也如此方爲盡仁無媿
爲人而生死齊矣故以朝聞道夕死終焉
凡人情實不越好惡而仁卽人心虛靈之本體遇利
害得失生愛憎喜怒則虛靈之體昏迷放失而違仁
遠矣苟心境寧一無欲無惡則天眞渾全卽此是仁

但人有此心誰無好惡好以仁惡以不仁猶之無好
惡也如天地春生秋殺猶之無生殺也故天地聖人
皆曰至仁恆人不能滅情又不能御情橫發無所底
止故聖人卽人心靜虛之體以覺之謂我見世人多
好未見好仁者我見世人多惡未見惡不仁者夫仁
是生身立命之原誰不能好不仁是世上一切塵累
妄緣誰不能惡而吾謂未見何也仁之眞體廓然無
物無可加尚故好仁與好外物異也好外物常欲其
有好仁常欲其無無論有物卽無物矣而未忘無物
之見猶是有加卽忘見矣而忘見之見未化猶是有

加直須見無所見化無可化方是無所加方謂無尚之好而渾然復靜虛之本體矣此可多見乎惡不仁亦與惡外物異惡外物可包藏容忍雖少加身亦無傷若不仁妨吾天性耳目口鼻一被聲色貨利七情粘染則元神受其薄蝕既惡不仁所為必仁矣於不仁絕之若毒藥猛獸不使加身掃蕩廓清則纖塵不留而粹然完美矣此可多見邪有此惡方能保護此好有此好自能銷煞此惡有此好惡便是無欲無畏之仁人顧今安得見之要亦非難也仁即我之心覺即我之力昏惰不覺便是不用力任好惡兩情紛馳

不問仁不仁上體究虛靈中情識日增軀殼上牽累日重以至仁愈遠不仁愈集此輩皆託言當仁難而力不足不知志帥于因循過成于等待誠有人馬能于一日之間天機覺悟如夢乍醒收拾放心天靈一開即豁然見無尚之眞體生平加身之不仁如炎爐炙雪俄頃頓消此事原不假力何不足之有乎何好仁惡不仁之難見乎蓋別樣好惡幾非在我或憂力不足好仁惡不仁在我一念耳此心源上事不落形像不著見聞自家天機運轉隱微獨覺把似與人不得人亦竊視不得雖謂世上無一日用力之人特我未見耳豈以我未見而謂世無此人乎終不敢絕望于天下也與已矣乎吾未見語意相反

或問好仁是好自己之仁惡是好他人之仁[redacted]曰纔問自己他人即是有以尚之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無以尚者心上不添一物不使加身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也無以尚之即如好好色不使加身即如惡惡臭心境通融內外合一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天下皆知以仁觀仁而不知過可以觀仁過非美行然致過不同有由黨致者黨親也偏也即君子亦黨

乎道黨大道無偏而人各親其親則各於其黨黨之言當也各於其黨非阿附朋比為黨也如周公誤使管叔為人弟者各於其兄也夫子諱魯昭公為人臣者各於其君也非他人之兄他人之君我誤使我諱之也心本無過而其迹偶窮因其迹之違益信其心之厚過雖難辭仁益可見視彼假仁者周旋形迹惟務自表以至證父為直避兄離母為廉自謂無過視君子之有過用心厚薄何啻天壤觀仁至此心術益純而嫌疑不足以間之非大聖賢不及此古人名誼之際[redacted]難處則引為已過蓋天理人情窮則必變乎

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蓋功則從容易掩處過則迫切見眞管仲之仁以功見也湯武之仁以過顯也此觀仁之最精也故繼好仁無尚之後此章宜引陳司敗問昭公章參證夫子作春秋無毀譽云知我罪我皆此意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所以貴于萬物者惟其虛靈洞達義理得于心也生不聞道久住人世竟成辜負聞道雖朝生夕死何害蓋旣聞道則生死齊乘運去來無適不可不聞道則神明無主情識牽絆怖死毎生無所不至矣百年駒隙四十五十無聞與草木俱腐苟一夕尚存猶是覺路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惟日不足死而後已可也

聞道卽易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上智頓悟中人漸覺從前癡迷已非一朝長夜初醒千古大快是曰朝聞然不曰行而曰聞者知體無迹有可見可行卽同未聞卽不能通晝夜不能齊生死聖人于至處毎拈知佛氏蹈襲此意而偏用之詳于死畧于生弊不可言昔亦不可言聖人不語死未嘗輕爲人死蓋人生任重一毫未盡卽是枉死千秋事業只在一息未

絕以前百年恭成之功一死都休故死事甚大可死甚難佛氏惟勸人死去所以異于聖人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志於道與志於仁不同志仁者道有諸己故志仁則無惡志道尚泛然未得故或有恥惡衣惡食者好美服食常情紛華之習似無緊要實是貪富貴利達種子子路衣敝縕袍聖人亟加稱賞不求安飽便謂好學就毫釐幾微察見全體肝腸此等人慾深累重何足與議議與言殊言者直陳議者諮確卑陋如此所見必差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君子之於天下一語便可悟道不著事不著物不落理空空洞洞是曰天下天者自然也天下者大虛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專主曰適不肯曰莫適主于可莫主于不可兩種見解皆虛中礙像一絲凝便不成比比附麗也義宜也時中也其幾圓其應順詩云克順克比如火就燥水流濕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性體清虛自在而妄生取舍分別卽與性體乖聖人取舍無取舍分別無分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也從心所欲無可無不可孔子也佛氏蹈襲此意云無所

住而生其心似矣然毀形滅倫厭世界爲蘊濁惡人事爲煩惱披剃入山爲脩行義乎不義乎併其所謂無住非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者深相戀慕拌棄不下之意懷德者義理悅心遷善改過孳孳敏德無宴安怠惰之氣與懷土相反術家以意爲土禪家謂之窠臼惟意所便遂受沈沒耳目口鼻安頓在聲色臭味裏更不思出脫不肯徙義遷善求安飽而已矣刑法也刑法所以糾不率君子無罹刑之事而常懷守法之心詩云温温恭人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皆懷刑之意先王五刑之屬三千衰世禁網愈密士欲身心毫無干犯亦自未易君子不肯行險僥倖以刑法自律自脩惟日兢兢業業謂之懷刑可也小人無兢業之懷日惟營營逐逐徼寵乞憐其邪媚之情狀與君子嚴正之氣象迥別懷德者寬和居仁之心也懷刑者嚴敬由義之心也懷土者適己自便也懷惠者趨利徇人也

說文土者吐生萬物也二象陰陽丨象物生出故陰陽之中氣爲土物莫不戀其所生君子非無土而德即是土素位敦仁豈敢懷居威曰刑恩曰惠兩者皆操之自上君子畏大人不援上何敢望惠小人奔走權勢狎大人以求親媚耳祥刑曰五刑之屬三千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三代以後刑名益增多于秋荼密如凝脂士君子能以衰世之法自脩省則秋毫無遺憾矣豈直畏刑已邪

子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

躬行曰行君子行本乎道義放於利者爲名利而爲善也放依倣也眞正爲利者如農工商賈輩與世交

易人兼怨之若身爲名節道義而有所依附貪圖既思保全名節又思占討便宜世間豈有富貴利達之廉士豈有全身肥家之烈士計較千端機械百出我之掩襲雖巧人之窺瞰亦深天下以道義責我則舉生平盡喪天下亦以利與我爭則所倣者亦終必失人惡我我亦惡人往來憂戚之塲怨天尤人終無了日蓋既逐逐營營自然愁多恨多奚俟害人而人始怨乎惟有光明正直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讓猶云仁愛禮則自讓曲禮云退讓以明禮無禮

則不讓不讓則廢禮非有二也世教民風全仗之分
管攝所以調護維持其間者有禮以相讓也厥初生
民禮教未興弱肉強食無異禽獸聖人制禮教民讓
以變其亢悍之習銷其貪鄙之私然後三綱正五常
敘人心和天下安末世禮讓之文雖在禮讓之實無
存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傲狠陵暴
無復謙恭巽順之意大亂遂成矣以此論禮不君不
臣不父不子所謂斯須不可去身者且無如之何況
可以為國乎
書誦堯德首稱克讓易惟謙亨有終謙即讓也堯舜

能讓故九官十二牧皆讓文王以服事殷故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虞芮向化泰伯讓而周興伯夷叔齊讓
而頑廉懦立故不伐者聖賢之大美好上者小人之
惡行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
以立皆在乎讓故大學云一家讓一國興讓讓則爭
何由起亂何由生不費更張上下辨而民志定風俗
移治國如運掌矣故曰何有不讓則必爭爭則必亂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事至此于國已矣其如禮何聖
人愛禮重于愛國傷世而發此言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患者憂思預備之意患所不當患當患而不患誤用
其心學之大惑也人已分段明則用志不分用志不
分則計定而備周今人皆患無位患人不知已夫位
在人者也所以立位在我者也知在人者也可以知
在我者也人有位而無賢有賢而不知人之事也人
當自患立人之位必思稱職受人之知必求無負我
之事也我當預謀今棄其在我者不患取其在人患
之舍己之田芸人之田倒見如此學廢業荒位亦終
不得人亦終不知是謂兩喪
列爵曰位相信曰知士雖不在位亦有知已君子不

苦于無位而苦于無知已故乾九二遯世无悶無位
也不見是而无悶無知已也惟不相知故不見是
子曰參所森二音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偉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平日篤志力行如省身之勤戰兢之守容貌辭
氣顏色之際[illegible]隨時隨處操存不懈而心境未一
事理未融艱難勤苦夫子嘗謂參也魯乃呼而醒之
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大虛無物之名大虛無物而
萬物森羅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是天道一以貫之也人心即大虛聖人寂然不

自通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是聖道一以貫之也學者日用操存勉强行道己所不願勿施於人自內及外由微達顯安勉不同亦是一以貫之也夫道散則萬殊本惟一心逐萬而求事物無窮得一以貫惟心爲主虛極靜篤隨感順應脉絡貫通顯微無間道之全體大用然也當是時曾子體驗功深機緣欲達倏聞聖訓恍覺道爲易簡疇昔之艱難頓釋不復遲疑不暇措語直應之曰唯不諾而唯者諾徐唯疾也時諸弟子在側見夫子獨呼曾子知非泛與不敢直請及見曾子不言而唯諒有獨得故子出是問曾子此疑甚善惟有此疑故有隨事體驗之功無執理遺事之僻他日下學而上達得力正在于此其疑奈何彼謂文行忠信夫子之教博文約禮夫子之教多見多聞夫子之教既曰文曰行曰博曰多今何又云一以貫曾子欲深明外內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而彼功力未到徒貫口耳乃就學者日用規矩開示使由此而行自然脗合中心曰忠如心曰恕夫子每以此教學者己私未破形骸間隔但忠以盡心恕以行忠則自然破除而眞意流通此即學者之一貫也夫子從心所欲無行勉强而其由中達外由己及物亦

即夫子之忠恕也非有二道諸子未能一貫但行忠恕而已矣者無他之辭解者謂一貫爲上達其實一貫便是下學纔有一即非一纔一貫即非一貫大道無言默而識之曾子一唯誠哉知言顏淵如愚所以卓爾之即指道貫無所貫故但曰之

一猶獨也無對曰獨無偶曰一凡數有一必偶眞一無一得一無一無象言一者無象之象也聖人以象示無象不得不言一兩儀三才四象五行萬事萬物皆由一生一散爲萬萬不離一故曰一貫伏羲作易畫卦以窮三才之變始畫奇即一也究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離一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還歸于一全部周易即是一貫圖說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即一以貫之也數者道之節目一者數之元神易所以窮神知化者數爲之紀道與數非二也大初无一一分即兩兩參即五參伍即九卦成于三位奠于五用極于九而皆同于一一者大極大極者人心也人心死則易不可見故大衍五十而虛一筮法掛一以象三三謂三才一謂人人在天地間即大極在兩儀中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後行道書云天心人也夠易

者乃可與言一貫
一者不二也中庸曰不二故不測張子厚謂一故神如人四體百骸八萬四千毛孔總之一氣處處疼癢相關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一以貫之也道惟一貫則凡知行上下顯微費隱體用精粗理氣才德等說皆成破裂皆是剩語四教兩端爲下學之跡而已
○一是何物如大學止至善知止定靜安則一矣能慮能得則以貫矣明德爲一明明德於天下則以貫知爲一致知而格物則以貫得一則萬畢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有一

以貫則萬物皆齊泰山非大秋毫非小無一以貫方寸地荆棘柴柵冰炭水火矛盾變態煩亂而不可理故聖心純一
曾子子貢皆聞一貫子貢年長于曾子十有六歲聞宜在先而領畧不如曾子曾子朴實子貢浮華曾子力行子貢多識力行有實得朴實近自然故凡聖門眞聞道者皆是眞能行道者也一貫非聖人秘傳諸弟子非必盡乍聞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子貢歎不得聞者聞而如無所聞耳漆雕開謂吾斯未信知行合乃爲信若曾子唯一

或問未唯以前何如既唯以後何如未唯時向外馳求既唯始信不遠未唯前逐外遺内守内遺外既唯後内外通融未唯前聞及信不及知及行不及既唯後實證實悟始信一貫然夫子不棄以語二三子何也未能下學驟語上達必有執理遺事之病其語曾子子貢又何也既能下學不語上達非究竟之旨與凡民由之等耳然上達未假言傳功力不到機會不投終成畫餅所以聖學知即是行誠即是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似後儒下學上達只作言語傳述耳
○程伯淳謂盡己爲忠推己爲恕程正叔謂發己自

盡爲忠推己及人爲恕註疏謂忠盡中心恕忖己度物三說皆依欲惡解其實忠恕不但欲惡一切應事接物眞心直達中間無容轉換遮蔽皆是忠恕忠以中心爲字恕以如心爲字如心如忠心也忠心己心也内如己心然後外如人心故恕根于忠非牽人合己之謂若以欲惡解註疏忖己度物爲確形雖有人己忖度皆己心如云推己及人爲恕則是恕合人與己兩心而成大學云藏身恕說不去矣忠恕有衆勉有合言者有分言者合言則恕即如忠以達中閒無容等待何待忖度即大學誠意毋自欺夫子一貫之

忠恕應事接物皆是以施于欲惡卽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仁者之自然也若分言之單提恕卽註疏所謂
忖己度物不欲勿施中間容少推勘夫子告子貢終
身可行强恕求仁之事也然安勉殊而其歸同推勘
久私意盡人我忘亦便是一貫矣一貫之忠恕卽四
教之忠信信實其心而無僞恕如其心而不變同也
聖人教學者以欲惡行恕于恆情最切而下學易近
取耳非謂忠恕專主欲惡便足了忠恕也無欲
無惡方是眞忠恕
主忠信聖門以此立教忠信傳習曾子平日以此三
省故當時印證得如此的確向門人說得如此快便
主忠信則自一矣二則自貫矣略示道體非細論工
夫忠恕容得工夫道容不得工夫若說推己及人忖
己度物拖泥帶水非當日語意曾子語意渾淪正恐
門人尚未會得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如四體不言而喻之喻淪肌浹髓方謂之喻與懷
德懷土之懷皆君子小人之精神命脈也義利雖殊
爲喻則同君子以小人謀利之心謀義故精義入神
小人用君子謀義之心謀利故筭析錙銖心術因人
品異人品由心術分非天生便是君子小人便各有
所喻也陸子靜謂所喻由所習所習由所志志在此
則所習在此所喻亦在此矣
喻字从口俞聲俞然也心所同曰然心中愉悅開口
便道者所以自喻喻諸人者津津不離口由其習貫
成自然如屐適足如磁石遇鐵莫知其然而然是名
曰喻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聖言略重內省思齊之功速而緩內省之志嚴而切
見賢思齊人有稟賦不齊自省吾見亦罕矣尋常交

遊誦詩讀書能如此行持何須師友自然日進無疆
何暇復攻人之惡何至嫉賢妬能悅不若己

子曰事父母幾平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者動之微諫諍言也幾諫者隱約不敢顯露乘便
不敢直遂如是諫則必從見志不從者不待發言微
色見幾也蓋子能幾諫親未遂顯拒但微覺志有不
從仍小心敬愼浸漸轉移勿少違拂如此則親必從
又或不從而以煩瀆見怒加子以勞苦之事亦惟負
罪引慝依依膝下終無怨悔猶之幾諫敬不違也如
是則雖至頑之親有不底豫乎孝子難處在末著初

諫永誓無怨非逐次捱揆也至于勞而不怨自無不格之親勞病苦也怨自悔也非怨父母

易曰知幾其神乎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務跳有大于事君事親者諫者臣所以事君孟子云政不足諫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心者幾之謂也相幾開導不在口舌形迹彰君之過而君自遷改此爲幾諫非以言諫也惟大人地分親切朝夕漸摩乃能格心君小臣疎遠忠懷無由上達全仗口舌故諫者小臣之事人子於父母膝下一體至戚呼吸相通正宜用幾而不知幾啜啜忤親是子之罪也虞書云烝烝

乂不格姦舜所以致底豫爲大孝惟其幾也君親本同道故聖人發此論家語子云忠臣之諫君有五義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諷諫亦幾諫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親在不遠遊孺子之慕大孝終身之心也親在無事漫然遠遊是忘親也然父母始生男子桑弧蓬矢射四方期以事君治民出使經營豈欲老之牖下乎故或以君命奪情或以親命起家不得不遠遊而父母在念子將奈何是必使父母常知已遊之所在而後可故遊必有方也朱註云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思親不置亦恐親念我不忘有方則親知已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又云如已告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此語未然夫遠遊焉有定在惟孝子音問不絕常使父母知子所在則其心安矣此章事甚淺近而極懷至遠遊如此承歡膝下何如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解見首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自少及壯至老時序密移外人數年一見驚看老大家人朝夕相守泯然不覺故子在父母膝下熟慣日復一日恰似常爾不思父母之年去日漸多來日漸少爲人子者何可不知知者記算思忖也一喜一懼由記算思忖生思今年增一算爲之一喜思親年又減一算爲之一憂曾子云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家語丘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楊子云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如此記

筭思忖則生前之一日卽死後之千年凡可承順奉養惟日不足焉可不記筭思忖也

一喜一愛方謂之知凡聖人所謂知非徒知之此與上章論人子事親言愈緩而情愈切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時風氣醇厚浮華未滋誠一之眞凝結未散故其人多朴茂而少枝葉一言苟浮于行衷自羞媿非强閉之自若有所慙愧而不出者逮追及也口言十分身止行九分便是身不逮口不逮且恥況全不顧今人未行一分已言十分惟其無恥所以便便古人言

爲今人言多古人言可信今人言不足信也

言莫詳于古人非道之言自是絕口誨人未免于言無諸己喻諸人內省能無歉乎古人惟不昧此心所以拚善言亦不輕出言不輕出而躬行益敏行益敏而古人言可爲法矣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六經之言古人業之所居論語二十篇皆夫子躬行之言故百世之下誦其言見其行古人所以不可及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朱註云不侈然以自放謂之約凡事約則鮮失老子云治人事天莫如嗇卽此意也大受之器縱橫豁達不羈之才左右逢源此惟養盛然後可幾苟無君之時中必爲小人之無忌憚而其失轉多寧收斂省約[redacted]雖張飾不足尤悔必少卽與其不遜也寧固之意大抵天下事知足則不憂知止則不辱欲寡則易遂求少則易得後則能先謙則能尊嘿則足以容忍則乃有濟慮少則心清用儉則財足簡出則謗少寡交則身安約之一字無處不宜雖非中庸至德可以無大過矣甚至天地之道易簡而已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收視反聽蔽明塞聰退藏於密約之以禮又何但鮮失耳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行皆心也言易輕行易惰二病相乘輕則未有不惰者其機不在言行在心欲者心之志志欲訥於言所以矯其輕也敏於行所以警其惰也言訥則義理含蓄而脩爲有力行敏則精專一而浮華日銷故君子欲緘嘿沈靜養吾精明果敢之氣則言行俱而德業成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天下唯有不善之人所入皆窮出門卽礙肝膽爲胡越親戚如路人爲善之人雖在深山窮谷離羣索居

人人向往近而不厭遠而益親士務脩德耳勿以行不脩俗孤立爲疑也人面不同好善一念脉脉相親舜所居一年成聚三年成都孔子居衛布衣三千七十士從之如雲此不孤之大者其次郷國善士以至一介皆有密友水流濕火就燥莫知其然(然鄰者)聲應氣求相友相助之意非必比屋連舍也

子游曰事君數(朔)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有再三重複意有細瑣煩瀆意有造次急遽意又有虛浮誇誕意有狂遠侮慢意言行交際皆有之威儀動作皆可見不獨諫諍一端耳不持重不見幾過

人才忠盡人之情態已不量人故有此等氣習以之事君由斯取辱以之交友由斯見疏不然者君何至辱其臣朋友何至疏其友乎故君子知幾愼重爲貴

論語詳解卷五

郝敬解

公冶長第五〇里仁莫如親賢此篇多論人物故次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去聲)也雖在縲(雷)絏(屑)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道不離日用涉世無礙學問之實際也公冶長南容二子敦厚周愼元吉之士夫子皆謂其足以保身宜家皆以女妻之或疑長曾在縲絏中然此乃非望

之災君子論人以實雖遭困辱罪非自取其所爲保身宜家者自無損也何害其爲可妻縲累同絏繼同拘係也罪囚則拘係之長在縲絏是妻以後事非因縲絏無罪始妻也南容謹言觀三復白圭與論禹稷羿奡其愼密可知以此處治亂自無不宜治世即不必顯庸而可免廢棄亂世則必能保身而刑戮不及意重處亂蓋處治易處亂難也恒人以免刑戮爲常事聖賢視爲切務蓋乾惕之心惟恐近刑猶公冶長非縲絏爲罪惟求在已無可以縲絏者耳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薄氷曾子所以將死而啓手足也
公冶姓長名字子長孔子弟子魯人或云齊人能辨鳥語有雀鳴如云車覆粟相共冢驗之果然又有雀集舍鳴如云虎馱羊往果得羊亡者迹之訟于公白其故不信遂被縲絏雀復集獄舍呼如云齊人侵我疆沂水上澤山旁長介獄吏以聞往迹之果遇齊師迎擊大勝魯君釋長欲爵之長恥以禽語得祿不受後遂廢其學按此事本怪誕而左傳稱介葛盧辨牛鳴周禮夏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蓋古有是學鳥獸有情自宜有語如夷狄異種鴃舌今之譯

史亦辨鳥語之類弟子解云長能忍恥辱亦爲與鳥獸言本隸事故轉相附會耳
南容孔子弟子名縚卽南宮适或作括字子容索隱云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說也一作閱居南宮因氏焉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其父僖子將死屬說與其弟何忌同事仲尼何忌卽懿子說卽南容是一人而四五名也禮記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喪夫子之髽姪女有姑喪故教之作髻則南容卽南宮縚信也而有子云南宮敬叔反載寶而朝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大夫載貨還朝有市心爲孟子所謂賤丈夫壟斷之行豈謹言尚德如南容者而爲此至與桓魋同話胡一人而賢否相去之遠乎然則敬叔乃與夫子同適周問禮于老聃者與南容蓋兩人武王亂臣十人中亦有南宮适蓋三人索隱誤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爲單父宰親賢自輔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夫子賢之蓋美質係乎薰陶德業賚于輔養樂善不倦休休有容則人自樂告以善脩己治人並受其益故曰君子然天下亦有多賢之地而無知己者亦有好賢

之志而不得其人者故地與人兩相遇難也子賤宰一邑而父兄師友事者至二十有四人亦多君子矣固斯人好賢而又生多賢之邦乃能相與有成斯地之幸亦斯人之幸也兩斯字疊上兩君子謂魯若無君子此子賤君子何所取此衆君子乎聖言委婉非徒賛魯多賢實喜子賤親賢取友之多耳宰一邑而所得士如虞廷之數苟非生多賢之邦烏足以供其求深喜之之辭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或云三十歲宓一作虙與伏通伏虙作服虙古服虙宓伏

四字通用○子賤初爲單父宰冠蓋迎者交于道子賤曰驅之所謂陽喬者也喬作鱎魚名不釣而自至荀子謂浮陽之魚莊子謂儵魚水面白鰷小魚也喻士不招而自來者既至單父請于耆老尊賢者與共理而單父大治孔子問何施得此對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可以教孝弟舉善矣未足也對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其大者乃如此惜哉所治者小所治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年上聲也

子貢之問方人之見也朱子謂因夫子稱子賤而問無据子賤年少後進夫子以君子稱之子貢材望不啻過之夫子僅許其爲器蓋英華發露不若德性淵涵方人好勝不如舍己冲虚也故記者類記之器適用之名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飾以金玉簠簋之屬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也不舉日用常供而舉清廟重器謂通達之材可以興禮樂華邦國也不舉當代簠簋而舉先代瑚璉謂爲今人所貴亦古人所珍也然宗器之重釜甑耒耜尤前民之急金玉雖貴陶匏竹木皆有用之材可貴而不可賤宜于宗廟而不宜于退處子貢所不足亦可知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甯从仁从女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者便利之名俗稱口才游士說客思如涌泉辯如懸河自是一種才華然以之脩德不如木訥仲弓天資恭嘿本近仁之資或人卽以當仁非也惜其不佞尤非也夫子難與論仁但辨佞不可有禦人口給正佞人情狀所以稱才惟此所以害事亦惟此禦猶敵

也給捷也以口敵人秖取捷疾不由衷不顧理心知其非而但以取勝人明知其非而屈于其口亂德害政往往取憎于君子焉用此爲若夫仁必德性粹美學問精密天理渾全元氣周流內外顯微始終無間乃可爲仁雖顏子秖許三月不違中人進德全倚問學造詣功深然後德性渾化故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好學仲弓質美而學未純必如夫子所告敬恕交脩家邦無怨乃可幾耳

或人意不在仁但病仲弓不佞夫子雖不許仲弓仁特喜其不佞衆世尚浮華以佞爲才自歎無才則曰

不佞祝鮀之佞惟以其爲才也故使之治宗廟朝覲之會長衛于蔡者佞之才也佞字从女信聲女不成信曰佞諂諛媚悅世俗人喜之正人惡之屢者非一人一事言憎所以折或人之好也

仲弓孔子弟子姓冉名雍冉伯牛冉有之族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悅）

士君子苟存心天下隨材效用皆有所濟此夫子使漆雕開之意若論道無盡學無盡道未徹悟學未大

成凡所注厝皆屬嘗試此又開辭夫子之意二意不相礙如由求輩皆仕開才未必不如彼其志獨超然深詣故夫子喜之吾斯引而不發不下帶而存也信嘿契也與忠信之信人而無信之信本同學徹於信信則一不信則疑疑則二但有絲毫疑即是未一即未能信人誰不欲爲聖賢苦被小體遮蔽塵緣障隔雖勉強假合未能徹底通透即涉疑似事理不得歸一心境不得圓融人我不得破除利害不得兩忘是非不得渾化皆爲不信夫子方與開說事功開轉向心性理會夫子所以悅若是由求輩且共講說政事耳

吾斯猶俗言者個觸目皆存陸子靜云家常茶飯老子云可名非常名若更言斯道斯理便是頭上安頭吾對人言在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痛癢惟自知故曰信雖師何能知弟子其言甚確夫子卒無以強之而更喜之

自古惟堯舜事業徹底是德性發揮夫子謂爲政以德脩己安百姓中庸謂篤恭而天下平大學謂誠意正心而後國治天下平皆信也至如中人作用因材器使隨分勉強各能有所建立甚者如五霸之功業

管晏之學術當時亦頗烜赫君子皆謂假之自古吾斯能信者幾人被開一字勘破聖學無影響記聞之知眞知即是眞能知而不能皆謂之假不似後儒單提致知爲入門也

漆雕姓開名字子開孔子弟子魯人少孔子十一歲家語云蔡人字子若

子曰道不行乘桴（敷）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不得以道易天下又不忍目擊天下無道於是有出世之思欲置此無道之世于不見不聞而遠浮

于海亦聊時之寓言耳二三子唯子路憤世嫉俗如慍見于陳不悅于公山佛肸之往其素志也故夫子許其從行子路聞而喜自是雲霄一羽氣槩非真喜浮海喜夫子無道而隱己得與同志也故夫子詑其果決而稱其好勇過我以微諷之已而戲之曰若是則成行矣但無所取桴材耳與牛刀之戲相似

聖門惟子路直諒聖衷隱曲多所擿發如見南子往公山佛肸莫匪秉桴喜與不悅莫匪知己子云自吾有由惡言不至於耳死則云天祝予以此

此章摹寫聖人言語氣象如生宜作鏡花水月看論語多有此等意思道不行不行于四海之內也舉世傾危率土之濱無地著足除是絕跡入境如海水之洋無人之處乃可自託然非桴不可往獨行又不可與他人往又不能除是由乃可耳此聖人寓言即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子路自知浮海設言而喜夫子獨與己覺平日慍見不悅有當聖心者故夫子微諷諭之未嘗重詆子路亦畧以明絕世之終不可而由欣然果確是能爲聖人所不忍爲者矣過字微箴其病我字微露其真聖人妙語從容不迫此句氣畧斷夫由旣喜則此行決矣但作

桴無處取材耳桴編竹木爲之一名桴一名筏材即竹木無所無處所也無材則桴不成無桴則海亦終難浮矣意在言外舊註謂不能裁度義理非是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仁聞聖門以仁爲教也以仁爲教由求輩自是不爲不仁夫子竟不許何也仁體純粹一絲駁雜雖震世功名都非萬物一體之懷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中庸不可能者也涵養熟德性用事即才是仁氣質用事雖做得煞好亦祇是才然不明言無但云不知何也仁存于心諸子之仁日月至焉難謂絕無但可謂不知耳聖言精確如此

聖人許諸賢與諸賢自許若合劵許由治賦即由自任千乘之國有勇知方者也許求爲宰即求自任可使足民者也許赤亦與賓客言即赤自願[illegible]者也皆不知其仁所以子路不得其死[illegible]華爲小相耳

千乘之國詳首篇治訓練也賦軍實也古者以田賦出兵車故謂軍爲賦千室之邑卿百乘家之采地百乘之家諸侯之卿大夫也宰邑宰家臣之長也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一井除公田凡八家四井三十二家爲一邑故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十室小邑千室大邑計田一百二十五井地方十餘里大國百里十分之一也百里之國稱千乘故千室之邑稱百乘孟子云君十卿祿千取百焉以此然未必眞有此數天子萬乘九卿則九千乘大國諸侯千乘三卿則

三百乘所餘幾何亦猶千鍾萬鍾之類極言多耳束帶盛服也賓客諸侯之使與言應對也

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帶蔕也固結之名束腰古者服必束帶帶以繒帛爲之有紳垂者曰大帶雖燕居之服亦有之禮服則加革帶以皮爲鞓庭以犀玉金銀或角骨爲銙誇帶上飾曰銙唐柳渾傳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

孟武伯子路詳第二篇冉求詳第三篇公西華孔子弟子名赤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有容儀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

公西赤之行也

子謂子貢曰女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以言述聖人學多識而好方人然天資明達自是顏子以下一人顏子深潛如愚乃子貢所少夫子舉回使自方愈勝也子貢依然就聞見多寡比量夫子以其未達而不復舉第云果弗如回也猶恐子貢未信又申之曰非獨汝不如回吾與汝皆不如回也蓋夫子與二三子終日言而回不違如愚夫子秪自

覺其多故云吾亦弗如以絕子貢覬望之路子貢謂不敢望者其聞識之多寡夫子謂弗如者其終日不違默識無言者也故自明亦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他日語賜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則豈知二知十較多少之謂乎朱子曲爲之解以附會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于聖人妙語辜負陸子靜識此意包氏解其辭不達其旨

字書十合一爲士以聞一知十會意也當時子貢材辯英華陵顏子之上時論或謂子貢勝顏子子貢或

亦自謂過之聖人衡鑒不爽每以回賜相提論所以
裁其過補其短也佛書言阿難以多聞染魔惠能不
知書掩過神秀皆蹈襲此意解者避不肯作此解所
謂割聖教以奉浮屠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烏也
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學者瞬有存息有養寢卽是學夙興夜寐猶懼宴安
易荒白晝而寢則昏佚之氣勝淸明之志銷故曰朽
木言其志頹也曰糞土言其質濁也雕刻也杇圬通

淫飾也志氣昏惰則教無所加聖人通晝夜而知莊
生謂眞人其寢不夢淸明之至也禮君子晝不居內
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非疾而晝寢學問道德一切
俱廢尤甚于旦晝營營牿之反覆者故夫子甚責焉
誅責也何誅言不勝責也聽言觀行謂宰我平日善
言德行信以爲善學今殊不然蓋功莫大于克勤而
志莫惰于好寢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而況于晝
寢則學益荒宜聖人之深責之也司馬遷作史記遂
謂宰我與田常作亂亦以此而卒能爲死義之士者
非聖教振作之功歟

臥曰寢寢者侵也䰟捹竟陰侵陽也陰陽晝夜之相
代常耳當晝陽明用事而受陰剝昏然如行尸走肉
道家所忌故無疾而寢曰睡于文从目垂聲但垂其
目而神不憒也有疾而寢曰困于文从木在口囗生
氣因閉是謂尸寢惟聖人寢不尸夜猶然而況晝乎
晝而寢所以謂之糞朽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仕于齊田常弑簡公宰予死之史
記李斯傳云田常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
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是人心乾健之神天道所以時行物生亘古常運
惟其虛也人得之爲道心全體大虛獨往獨來浩然
常伸于萬物之上曰剛私欲曰慾可欲曰善可欲無
心而私慾有心恒人于隱微中一私牽累則精明果
敢之氣銷而俯仰愧怍頹憊不振從古英雄之氣蓋
世而獨方寸地未洒然則雖功名震耀盡屬虛矯神
龍上下九天呼吸風雲豈不矯然但有慾則人得豢
而烹之男子堂堂七尺中無所欲雖綽約如處子而
爲天行之健有所欲雖強梁如賁育而化爲繞指[illegible]
昔子路問強夫子首舉南方寬柔以教剛非強梁云

爾易象奇體圓而陽爲剛偶體方而陰反柔天下之至剛不在堅稜而反在圓渾形所以易毁神所以常存也神清形濁陰慘陽舒無欲則清虛悅樂元氣周流自强不息故天下之至剛者是天下之至和順從容者也世儒以堅强不屈爲解以柔道讓佛老以强直當聖學愚觀易自乾坤而下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皆用柔則效乃知聖人所謂剛者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非堅强不屈之謂也堅强不屈是告子之學學術一差作用遂乖執己自信動與時迕夫子所以謂好剛不好學其敝也狂豈肯以未見爲歎乎

申棖弟子姓名魯人字子周家語有申續字周史記有申黨或作棠亦字周卽申棖棖與棠聲近若村父之於傖父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行恕是心上事在默識躬行子貢非疑非問第諦量欲如此耳欲無加人本虛口說欲無加人虛而又虛他日問君子子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貢一生病痛[illegible]未行先言有志行仁以向人已關頭直下擔承秪憑口說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故夫子抑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激厲之辭其實行恕亦子貢所及但空言則無濟他日問一言終身行之者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以所及也聖教隨機善誘不爲典要解者不達妄謂無字是自然所以難及其迂鑿可笑讀論語不向此等處玩味便與諸子文字一般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性命非兩物在天爲道在人爲性性命宣著爲文章夫子之文章卽六經雅言之訓故云可得而聞

性與天道不越所可聞之中秪因學者將作文章理會故但聞夫子言文章不曾聞夫子言性命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不可以言顯故有得不得之疑性與天道曰言文章不曰言者文章卽言也聞生于耳見生于目有形則見無形但聞聞如朝聞道四十五十無聞之聞文章猶可聞性道無聲臭聞亦不可得矣故聞文章以口耳聞性命非以口耳子貢前此聞而無得得亦只認作文章至是始覺卽是性命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子貢于今始信燈是火也聞與不聞總由學者誰禁之不得聞誰使之得聞悟與

未悟耳非關聖人言與不言也朱註謂教不躐等辰是謂子貢至是始聞夫子言性命非也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向子貢言之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亦向子貢言之一部論語字字性命人人共聞豈得謂夫子不言子貢創聞乎讀論語若死煞如朱註只似嚼蠟而已

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天地之文章也易書詩禮春秋聖人之文章也天地之文章萬物資生聖人之文章世教倚賴倚賴即是性命資生即是化育非離日月星辰外別有造化離六經外別有性道也如一部禮

書四十九篇皆性命之文章世儒擇取中庸大學兩篇單傳便是分文章性命為二今古同病中庸大學以文章譚性命論語不譚性命渾是性命後世離文章單言性命如理學之家與禪宗何別離性命單言文章如聲音辭賦之家事不關理言不根心巧舌綺語浮榮糟粕而已故星家云文昌與司命同宮蓋造化之精神即文章聖人之文章即性命性命在文章內如滋味在飲食內知味者自辨不知味終不可得而聞也

謂子貢無所得乎聖教關鍵實是如此文章與性道明是多學與一貫下學而上達之分段謂有所得□不合離文章別言性道文章可言性與天道那可言蓋代為未聞者分疏則可耳撿點二十篇中子所雅言惟孝弟忠信禮樂言行政學居多性與天道實是罕言聖門教學之法與不可使知之意兩語道破足令耳食者深思其于無行不與之妙縱未全體會面儒所謂億則屢中者與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兼人夫子所以有退之之教也前輩看作百世師未然子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必然之理也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世間嘉言善行儘多那得不顧安否輒憑耳目見聞便要依倣行其進銳者其退速學問之忌也故子云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一片好善之心自不可及一段偏銳之氣往往過當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者不如此此章形容躁率之勇學問之病朱子謂子路善用其勇殊未然

顏子語之不惰欲罷不能在心上用功如天行之健浸進不已子路聞之斯行唯恐有聞在事上用功如疾走逐日氣力匱乏終不可及天下義理無窮秖信

耳目依樣葫蘆豈免差謬子路行有餘而知不足夫子於子路往往教之知正以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虞舜大聖惟好問顏子大賢惟好學孔圉論人品不在賢大夫之列其學問亦非道德之眞但知好學知下問亦無忝於一善之名借以勉勵子貢耳蓋人性敏多不好學位高多恥下問文子敏而學亦爲好矣貴而下問又能謙矣異于世之固陋麤悍者諡爲文非無因是以二字爲解喞與可以爲文語別論者執

大叔疾之事按圉生平聖人心同天地隨事答問權宜可否無爲刻核也子貢名賢圉所不齒而好學下問其所短夫子砥礪羣賢往往似此

孔文子衞大夫卽仲叔圉初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以女孔姞妻之疾私于先妻之娣圉奪其女歸疾遂奔宋衞人立其弟遺文子又以孔姞室遺其爲人如此○方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春秋諸大夫惟子產氣象近道恭敬惠義四者是春秋諸大夫所未嘗講也人臣格君行己最先列國卿相多驕侈而鄭宗室尤甚子產亦公族而能退然有恭遜之風觀其不毀鄉校曰我聞忠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所善者吾行之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此其反躬虛己受言納善其小心恪恭可知也爲人根本旣好故事上使下衆皆悅服而志得行歷仕簡定獻聲四公相鄭四十餘年始則强宗爭權互相誅

殺外則晉楚之兵歲至城下從容斡旋綽有次第內除稔惡以安餘黨于南逐子晳死而大姓帖服講信脩睦事大有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世免于侵陵而反弱爲强功在社稷而能小心謹愼始終一節險夷一心其敬上可知也使民養民惠義相資養不能使則姑息婾安不可以爲國義而不惠則民不見德而秪見勞非所以重國本也鄭國區區介于晉楚聘享歲幣取之民戰守征調責之民苟不休養于平日則力竭而無以待使不能率作于臨事則令不行而秪以養安故二者相資也左傳謂田有封洫廬井有

伍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皆
所謂惠義并行也而子產之治主於惠必無虐使之
令其奔走强鄰用民之力誠非得已民亦諒其心之
惠而不辭其使之勞故曰義也或專作教民解夫子
謂子產爲衆人之母正以其能養而不能教也
君子備道全美無所不有有四節是一偶之道恭敬
惠義大美也四其枚數猶是一節之恭敬一節之惠
義聖人言道大小因量文王丕顯曰文孔圉學問亦
曰文舜無爲曰恭己文王爲臣曰止敬子產兼之亦
曰恭敬道體無方聖言不爲典要與拘儒語盡戾紕
漏矣
公孫僑鄭宗室大夫字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
公子之子曰公孫因氏焉子發字子國以王父字爲
氏故又稱國氏子產爲人仁愛忠厚孔子過鄭與之
如兄弟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
不可爲也子皮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從政一年輿人
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及三年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相鄭一年豎
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

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
令而治子產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
乎民將安歸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凡朋友之釁生于不敬不敬生于久久則狎而玩玩
則侮而成釁故惟久敬爲善交交接遇也齊景公以
魯昭公二十年獵魯郊與晏嬰同適魯問魯禮見孔
子論秦穆公所以霸景公悅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孔子反是時魯昭公
之末年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其分誼落落如
此然則所謂交者亦尋常往來之際而其所謂敬者
亦禮貌虛文非有同心莫逆之好也昔臧文仲知柳
下惠之賢不與之立夫子譏其竊位若平仲于夫子
其亦可謂竊位者矣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
其善交其寬于處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可見
晏平仲齊公族大夫名嬰晏桓子弱之子事齊靈公
莊公景公知陳氏必有齊國納邑與政乘間從容風
議時有匡救以節儉力行見重於齊爲相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不更祭先人豚肩不揜豆
宅近市湫隘囂塵棧軫之車駑馬以朝君語及卽

危言語不及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
此三世顯名于諸侯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早梲拙何如其知去聲也
蔡地名產龜大者尺有二寸文仲寶之爲室以居之
又美其室以諂之節枓通一名櫨一名栭爾雅栭謂
之枓梁上短柱當屋脊者山節雕節爲山形也藻水
草梲梁閒兩短柱一名侏儒畫藻文于其上也龜本
禽魚況復枯骨雖極靡麗何爲所以爲不智也明堂
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大夫爲之僭也禮器云
家不藏龜天子諸侯有民社乃藏龜謀大事大夫藏

龜亦僭也皆不智之事何如者言所爲如此何等乃
爲文仲之智乎蓋古聖人作爲卜筮演造化之數微
鬼神之情狀以彰往察來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也
曲禮曰卜筮先聖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使民
決嫌疑定猶豫非聖人有疑而待鬼神決之也洪範
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已乃謀
及卜筮非謂德本不脩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鬼神
也臧文仲聽魯國之政而以智聞夫智者務民義遠
鬼神行所無事民情物理了然于心目然後可居高
位斷大謀決大疑今秖依憑鬼神微靈于恍惚何以

𣧑謨定國稱爲執政乎
臧孫辰魯大夫公族也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
曾孫以王父字爲臧氏魯莊公末年與聞國政至文
公朝前後執政四十餘年當世以爲賢夫子每短之
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
不忘可謂智矣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
而不止燔柴于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以祭盛
于甕尊于瓶非所柴也左傳仲尼云臧文仲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說苑孔子問漆雕馬

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賢對曰
臧氏家有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
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馬人見之若三大夫之賢不
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
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
不能見得無數卜乎○按左傳臧武仲得罪出奔邾
請立後致大蔡于魯後其孫昭伯如晉弟臧會又竊
其寶龜僂句以卜吉及季平子立會會曰僂句不余
欺註云僂句寶龜所出地名然則臧氏有二寶龜一
蔡一僂句也

周禮龜人掌六龜天地東西南北之屬各有名物以其方色與其體辨之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占人掌占龜視吉凶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又卜人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揚火作龜致其墨謂以墨畫其灼處也菙氏掌燋契凡卜以火爇燋吹其焌契以授卜師乾烜曰燋焌契謂以荆杖削銳如刀以燋火卽士喪禮所謂楚焞也灼其墨處成裂文曰兆○逸禮云天

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老者先知故舉事必考焉漢書云元龜爲祭長尺二寸非四民所得居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凡龜以徑尺爲寶諸侯以守國○論衡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毛可以得數何必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著之言耆也龜之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卿號已去也舊令尹卽子文新令尹代子文者也舊政必告慮其未曉也四馬曰乘十乘四十匹也忠實也清潔也夫道一而已仁知與忠清非二也易曰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忠清皆仁知矣然人品制行不同以所志所習異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由所志與所習陸子靜言之詳矣所喻在此卽爲知子云知德者

鮮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知之斯利之利之斯安之仁卽是心知卽心之神生生惺惺其幾非二達德先知後仁仁則未有不知不知則未有能仁者此喻與不喻之分也春秋諸大夫志于功利而楚令尹子文齊陳文子行事偶合乎忠清苟心喻于忠喻于清則知矣知則其仁可幾也但二子初未嘗有學問涵養之素而勉强激勵于一旦與百姓日用不知等終非其心之所喻則不可謂之利仁未利于仁不可謂知知未及之焉能守之仁未利之焉能安之故曰未知焉得仁春秋諸大夫功名富貴

喪其守忠清如二子者可以爲難矣君夫終食不違之謂仁豈狥外近名負倜儻之奇者可冒昧當之乎故令尹之貴可辭十乘之富可捨使方寸地未能惺然猶是利害得喪茫昧之境是以由求公西之徒日從事于仁而幾微隱伏操舍出入之介未了然夫子猶以爲日月之至與其才不與其仁今不輕許二大夫者亦以深醒子張也張也堂堂神明未免外騖故借此覺之或疑行如二子猶曰未仁觀過反知仁何也曰過則眞性迫而天理見忠清則美行可以脩飾禮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此也

忠者念頭果確猶忠信之忠當榮辱得喪之際堅定不易不喜亦不慍舊政告新令尹皆本不慍來告處見心直即是忠與忠君別清者高曠絕俗疾惡如仇君將浼己也忠如告子之不動心由氣強得清如陳仲子優爲之由氣高得皆非庸品其實刻勵太甚於精義窮理涵養體驗之功疎可謂美行不可當問學問學必致知由問學致知入爲眞得由氣嵬偶合多偏蔽故曰知德者鮮百姓日用而不知彼未嘗見道猶不處仁焉得知云爾非謂人不知彼也未知與不知語別焉得仁與不知其仁語亦別不知其仁仁尚不可知也焉得仁者全不許之豈以我未知而遂全不許之非聖人語

凡聖人答問權宜兩端道無常主學者貴參伍以會其通如管仲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其心畧同二子論心則不許其仁管仲論事則亟稱其仁何也仁合外內之道也子路于管仲因心并棄其事故夫子許其事子張于二子因事并信其心故夫子抑其心參伍而觀仁之全體可識若夫及門之士亦不輕許其仁者豈由赤之事心反不及管仲乎盖論人貴恕論道貴精責衆人則器責士君子則備也至于似是而非

如微生高之媚俗非直也臧文仲之機變非知也則各指其事之近且顯者破之季文子三思無一可者則微辭諷之學問士君子之先務雖孔文子之碌碌不奪其文久敬全交之要道以晏平仲之功名獨取其交因物權衡各謂其適學者會通則無往不與道合此章論忠清而進以智仁非專爲譏刺二子也朱子謂子文相楚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事齊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載歲反齊不仁可見此胡安國說春秋之例以解論語愈爲不合楚僭王則有之何獨責子文楚以夷猾夏漢儒之夢語使文子道能正

君力能討賊何至棄家逃走事定反國亦自人情宋說迂闊難行論語論事合人情論道合天理意無先主言無成跡因事答問以折于中非專爲譏評人短長也朱子謂公冶長一篇專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爲格物窮理之一端遂使各章意味淺率豈但失聖人微婉之旨且使學者襲謬專攻人短長刻薄之風動借口春秋夫春秋聖人忠厚委蛇之至焉可誣也又云多子貢之徒所記無端株累與作詩序謬同

（令尹卿大宰左傳宣公十二年蔿敖爲宰宰者割正之名尹正也割也曲禮脯曰尹祭割肉方正乾爲脯以祭也故膳夫亦曰宰夫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按左傳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母畜于母家私于䢵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遂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遂以名楚成王時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又舉子玉爲令尹時楚日强大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多子文之功楚策莫敖子華云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也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靈公子既立爲太

子靈公欲立嬖子牙徙光于外公疾崔杼迎光立之在位六年崔杼取棠公寡妻姜氏美而莊公通焉數如崔氏杼稱疾不朝公往問之因從姜氏杼伏甲弑公晏嬰入枕公尸哭三踊而出齊太史執簡書曰崔杼弑君杼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少弟復書杼乃舍之遂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與慶封爲左右相棠姜生子明與先妻二子崔成崔彊搆慶封乘閒掩襲杼家盡殺之杼窮亦自殺

陳文子名須無姓田氏陳敬仲完之孫陳完奔齊改姓田氏三傳爲文子事莊公文子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陳乞事景公乞生陳恒遂弑簡公○按周禮校人職家馬四閑謂卿大夫有采地皆畜馬以一良三駑之數計之家馬凡八百六十四匹詳第十六篇而陳文子亦大夫止馬四十匹輒云富矣周禮難盡據也如云無食邑者無馬春秋大夫誰無食邑者乎使馬皆如數則大國三卿共馬十二閑可比天子君馬猶不與百里之封雖務牧不給矣況牧人之多與他經費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季孫行父季友之孫歷相三君左傳稱其家

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其清愼可知故當時人稱爲三思而後行三思者熟慮審處不一之辭子聞之斷于人也再斯可也再三思恨少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子云君子有九思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管仲亦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三思後行所謂慮善以動動罔不臧文子苟能然何行之不善夷考其行有大不然者方宣公之謀殺適而納賂于齊也東門襄仲實主其事而行父與焉焉之再如齊是黨惡也及事成宣公立寵任襄仲責其子歸父歸

父與宣公謀去季氏未成而宣公薨行父挾私忿與臧孫共逐東門氏絕其宗魯人憐之季氏之弱公室自行父始矣春秋無王而魯以諸侯僭分過于晉楚行父不能匡正而又從臾之爲立武宮比周世室僭僖廟請于天子作魯頌頌僖公功德起廟樂上援后稷下暨大王文武郊天禘祖誇誕無稽故夫子删詩正樂存魯頌于商周之閒而喟然歎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罪行父之不正也與譏再思意同此其行事淺當豈三思者所宜有故諷之曰未之思也再三思則可矣聖言微婉世儒秪拘三兩作解謂緣其多思如對癡人前說夢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聲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安寧無事出入諷議則聰明材辨可展利用智流離患難之秋聰明材辨展措不給惟宜老成持重沈晦艱貞寧木勿華寧拙勿巧寧遲鈍義銳勿儇捷輕率乃可以涉風波歷辛苦故利用愚無事之日非無智士而機變小慧濫竽不分時不關生死事不臨利害得亦可失亦可究梯脂韋遷就功名往往倖成故曰可及也若夫無道之愚從萬死一生中旋乾轉坤必

有金石不磨之肝膽山岳不動之力量萬死一生之氣槩千鈞一發之機權乃克有濟不韜光不能識時不忍辱不能免患不盡黜其智巧算計不能拚死輕生故曰不可及也

甯俞衛大夫謚武甯莊子速之子甯殖之祖父也有道謂衛文公之世及成公未失國以前國家無事時甯莊子尚在至魯僖公二十六年公會衛甯速盟于向則衛成公立之元年也父子同朝春秋諸大夫多有之無道謂成公三年衛從于楚晉人敗楚師于城濮成公懼而出奔晉使衛大夫元咺奉成公弟叔武

守國咺子角從于成公公殺之未幾成公入先驅者射殺叔武元咺奔晉與公訟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槖饘（主進衣服飲食之事）焉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衍薄其酖得不死因魯侯納玉于王與晉侯各十瑴（雙玉曰瑴）乃釋衛侯衛侯被執三年衛諸臣畏晉散去獨武子周旋不避卒以脫君于危故夫子以知諷衛諸臣而以愚狀武子知愚兩者就世情規避擔任兩等人立名寓美刺之義一曰可及一曰不可及可及者乃其工于

謀身不可及者正其拙于自謀聖言微婉可思

左傳文公三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觀于此其人識度過魯諸臣遠矣

子在陳曰歸與（予）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在陳當阨時也歸與者道不行而思歸之辭吾黨魯國鄉黨也小子門人也狂簡高曠直率也斐然文章之貌成章謂材具完美也以裁以道裁制使成器適用也蓋道旣不行歸而造就門人付託于將來也吾夫子爲此一脉之傳可謂良工苦心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列聖皆以此道親見于身其自爲之也易吾夫子不得大行而以此道託諸後其代之也難故其苦心焦慮百倍堯舜諸聖矣何者教法難傳學人難得何謂教法難傳語過高則于事物不涉語過卑則于性命不涉幾經窨思纔道個下學而上達下

學是從人倫日用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尋常守理便是性命田地會者一通百徹自然上達不會者倣繩墨而行亦不至誤天下蒼生直到今日以迄千萬世後天地不毁此教不毁是吾夫子開示之功也何謂學人難得世間下流凡品醉生夢死無數稍知來學高低不等低者出口入耳守定糟粕全無靈通透脫之見將此道訛傳伭假焉能上達高者天生倜儻恣意馳騁不就繩墨將世上名物都作塵網窠臼人不肯下學須是天資聰明又性地篤實中行君子[illegible]任此事而百千億萬中不可得一然則道將

紛于無傳乎不得已于兩等中遷就仍是高者可喜
亦是高者可憂低者吾道託他傳不得世教亦因他
壞不得高者若不裁翦任其放蕩流弊不可言若裁
翦成力量鴻鉅真堪付託緣他胸中蚤見得一段光
景動稱天地動稱帝王不屑近功小利是名狂簡言
其志狂大而行簡畧也其狂簡又非有邊無中口狂
簡而心卑瑣暫時狂簡而久後卑瑣者也實是天生
成高明體段立志爲聖賢真自欲爲聖賢口不屑近
小真不屑近小一段清虛廣大之氣英爽特達之材
渾是聖賢胚胎可觀可度是曰斐然不憂他上達一

半正憂他下學一半所以欲裁之蓋士君子既有高
明之識只當用之克己自勝不當用以助氣長傲當
以之容民畜衆不當以之輕世陵物有近道之資而
任放自用老莊瞿曇氏所以得罪于聖人也故君子
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聖人教人不言性命罕
言仁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也不成材曰章斐然成章言材具可觀也學問之
功未盡故曰不知所以裁之非全未嘗學也
陳國嬀姓侯爵虞舜之後有虞閼父者爲武王陶正

武王封其子滿于陳是爲胡公以奉舜祀都宛丘即
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春秋時陳蔡皆楚屬後遂
滅于楚夫子以魯定公十四年爲魯司寇攝相時年
五十有六或云定公十二年也齊人歸女樂夫子遂
去魯適衛明年去衛將遂適陳過匡有匡人之難反
衛居頃之去曹適宋遇桓魋之難去適鄭乃至陳居
陳三年晉楚吳爭伐陳夫子去反衛過蒲蒲公叔氏
作亂止夫子既解去居于衛頃之復如陳時年六十
矣明年自陳遷蔡明年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居三
年吳伐陳楚昭王軍于城父救陳聞夫子在陳蔡間

使人聘陳蔡大夫謀止之以其徒圍之絕糧七日子
貢如楚昭王興師迎之圍解將封夫子以書社地七
百令尹子西不可是年秋昭王卒夫子遂反衛時魯
哀公四年也至哀公十有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夫子
還魯年六十有八矣去魯凡十有五年居陳蔡強半
矣以區區彈丸破敗之餘不可爲國而何爲是栖栖
者意在楚也思歸之嘆疑當昭王既没之後齊魯既
不可有爲晉將亡又不可往惟楚地廣民衆天運將
在東南聖人蓋先知之其微意頗見于詩書春秋而
世儒誤于春秋夷楚之說轉相訛承使聖意數千年

不白信乎窮經之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不念舊惡取其自新也怨人怨之也用猶以也希少也惡惡人之恒情我苟爲惡人將惡我士君子先以責人之心責己砥行礪節如古伯夷叔齊鄙然無容訾議而又以寛恕之心待天下之不肖雖惡人可惡能改卽止不追往不藏怒如此庶乎人亦少怨之今人好攻人惡而已未必如夷齊疾不仁而已甚豈遠怨之道故曰寛則得衆君子躬自厚而薄責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學問不離涉世寡尤遠怨聖人每諄諄焉儒者動以任怨爲能事非至當之論

此章非專美夷齊也夷齊不念舊惡之事不可考但觀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之類疾惡亦不爲不甚矣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亦未忘遯莫者也當時惡人不改二子未必遂忘惟能自新者不念之故曰怨希也君子惡惡長而惡惡短雖淸操如二子亦不當以己槩人況萬萬不如而徒責人無己有不怨集厥躬者乎
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墨姓或作默或云怡姓伯兄也叔弟也夷齊謚也伯名允字公信長子也叔名智字公達適子也或云有仲名憑字伯遼夷與齊讓國俱逃居于北海之濱聞文王興西歸至岐陽而文王沒及武王伐紂二子叩馬諫及商亡退而隱于首陽山不受周祿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不食周粟而食周之草木遂餓以死孤竹國古營州地秦漢爲遼西右北平盧龍等處今北直隷永平府灤州是也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塚團子山有次君塚馬鞍山有少君塚或曰國人立其中子卽次君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希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當時以直稱乞求也醯醋也人

乞己醯己更轉乞于人以應之其委曲徇〻[illegible]尋常細事未關大節何至毛舉以槩生平蓋惜其事小而以周旋世情愈近自然而人不覺私恩小惠最易結市井鄉里之心自古姦雄欺世多因米鹽瑣屑蠱惑愚俗馴至挾詐彌天牢不可破田氏之竊齊以粟張魯之得蜀以米皆此類今世搢紳學士爲乞醯之類者不少惟聖人爲能知微就尋常曖昧處破其機心維世之功大矣五霸功名亦是一點乞醯之心數衍出不可不察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苴聲去）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

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恭過爲恭也巧言令色足恭側媚之狀也隱匿其
怨而陽友其人姦險之狀也二者皆機詐之事近道
民風若此五霸之習氣也人之生也直士君子光明
正大無受爾汝無爲穿窬此羞惡之良心如鬼如蜮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君子所共惡也左丘明
魯大史史明是非昭勸戒舉良史所恥以表公非也
丘亦恥之猶竊取之意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也故
曰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蓋深有慨于
當時司世教者

左丘複姓明名春秋世之賢者於夫子爲先進故夫
子自名以附之司馬遷班固劉歆謂左丘明爲魯大
史春秋左傳卽其所作魯史也於聖人爲同心之言
進其凡例解經及不合寧背經不敢背左傳春秋之
訛自此始據夫子此言謂明爲魯大史亦似而謂左
傳卽左丘明之史非也蓋後人取舊史薈蕞潤色之
而託左丘明以傳耳辭人之業于經義原未通曉世
儒艶其辭轉相浮慕更不折諸理與聖人之心可嗤
也愚于春秋詳之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卑在尊旁曰侍盍何莫也志者心之所期向願卽志
也衣輕裘衣裘以輕爲美也伐害也家語顏回問小
人子云毀人之善以爲辨卽伐善之意施加也勞重
役也高年曰老謂凡老者也同儕曰朋友凡年相若
者也童稺曰少凡幼弱者也安奉養也飽煖之類信
倚任也懷擁護也凡聖賢學業先行後言未行先言
者惟恐爲然志不可僞志定而學則忠信可以崇德
學無志縱多見多聞如無根之木不可植也故學莫

先于立志志莫大于爲仁聖學以仁爲宗仁以公爲
體志有廣狹聖賢之量攸分子路輕財重誼超然市
利之外但未免著意氣仗財貨以行其志則疎矣顏
子好善而愛人欲惡當理人己大同正是學問中人
子路公財止于朋友顏子公好惡通乎人己是爲仁
之大者夫子如天覆地載因物付物不費而惠普一
腔以散之萬物卷六合以納之一心無內外人己元
氣周流是仁之全體也聖賢志願有大小要皆以無
私爲仁子路近仁顏淵體仁夫子聖於仁所謂天下
歸仁萬物一體也下學而上達中庸之至德皆不越

此佛氏以十方世界爲全身蹈襲聖人之意
車馬衣裘共敝如六國四豪輩亦能之但子路本貧
而有志于此視車馬衣服爲義理公共之物卽是學
問中事四豪輩無志以其長物爲結交之資耳是市
利中事前章論忠清未仁亦以此也士有志公物臨
財脫然無累甚難夫子謂棖也慾焉得剛子路猛決
破得一慾字網何物車馬衣裘足挂懷抱其過人遠
矣善者人所同好勞者人所同惡無伐善使善人君
子長養成就也無施勞使困苦窮民休養安息也善
勞人所同有善在己者無戕賊在人者無娼妬勞在

己者自任在人者體邺君子不施其親不施勞也擇
可勞而勞非有心于施也老少朋友不必皆親黨安
信懷普願世人各盡此情匹夫匹婦無有不獲此卽
博濟之仁堯舜猶病天地雖大萬物猶不齊今欲齊
不齊之分使各得其所此量何限此願何窮道愈近
而愈遠事愈易而愈難聖人之夙心聖人亦不可必
得也故曰志而已矣佛氏欲度盡衆生冀此旨
財利人所易私無子路之志則鄙吝之習難銷欲惡
人所難公無顏淵之志則己私之累不克故士一不可
以無志若夫老少朋友弁育弁行發之則隨分各徧

由之則終身不盡所以爲聖學也
何莫之言盍猶而已之言耳之乎之言諸不來之言
貍彌牟之言木於越之言越句吳之言吳邾婁之言
鄒不可之言叵不律之言筆合二成音梵凡書安婆讀
些子之類或謂華人尚字梵人尚音未盡然也伐訓害
如詩云是謂伐德又云勿翦勿伐孟子云旦旦而伐
皆害意無伐者培植養育成人之美也人之有技娼
嫉以惡之伐善也施訓加如詩云施于中林祭統引
孔悝之銘云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周禮內宰施
其功事皆加意小司徒辨凡征役之施舍周語云縣

無施舍又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謂加役舍謂免
役周公謂魯公君子不施其親謂親者免其征役也
與施勞之施正同朱註作張大訓遠矣有善不矜有
勞不伐與公人之意不協此章意主行仁子路與夫
子所言皆無私之仁豈顏子獨異朋友非同師同道
之謂居老少之間年齒相若者也大抵老少朋友三
等盡乎人類矣安信懷則人無不得所矣是聖人希
大之志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心放逸在外昧不自見一念反照皎如白日自己

迷失歷歷分明豈容自欺但恒情自見過仍自遮飾
如以新包火雖從事于學非正本清源之功所貴能
見過者須靈知脉脉自怨自艾徹底洗蕩不容一毫
渣滓如人負寃力求昭雪如兩造對質哀情盡吐如
仇家相見更無縱匿如理官判斷推勘到底是謂自
訟即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誠
意之學固自難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人之生也直赤子愛親敬兄純一無僞是謂忠信入

孝出弟謹言慎行是謂好學學以培養忠信忠信爲
爲學之本進德之基雖三家兩鄰必有忠信者但知
誘物化機械鑿其混沌則佻薄之習長而敦厚之意
微是必明善誠身保任此忠信而後可故曰焉不如
丘好學也赤子一段天眞本同聖人涵養擴充日新
又新然後聖功成若謂赤子即便聖人何天下赤子
多而聖人少也在天者不足恃而在人者不失其在
天者乃爲實地謹厚之人不學終成椎魯高明之人
不學流爲放蕩世間惟有學爲要夫子平生謙謙之
至惟好學一事以自任大如仁美如君子以許人惟

好學不輕許蓋聖人以好學爲命脉其學亦非世人
所謂學其好亦非世人所謂好苟有一眞能好學之
人即是一聖人聖人之學較衆人境地不同其學爲
爲善之心直與小人志富貴功名之心至誠無厭一
也若謂聖人不學即是斷絕聖人種子夫子十五至
七十每十年一變步步挨進眞見得道無盡學無盡
所以爲聖人那得怪世間無好學人也

焉不如猶言何不如朱子謂不成文理改焉字屬上
則上句語不定下句忒直任屬下則上句辭決下句
意婉一字之差而意味深淺各别信讀書未可鹵莽

(圓)焉與安古字聲近通用猶燕之于晏陰之于闇庵
之于奄也安見方六七十即是焉見焉知來者不如
今即是安知此焉不如即是安不如

論語詳解卷六

郝敬 著

雍也第六〇此篇亦多論人物及仁智與前篇同故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在聖門與顏閔同科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閔子不肯為季氏宰而仲弓獨與冉有子路同事季氏子路中讒廢冉有竟與之暱夫子所為鳴鼓攻也仲弓之才果藝不如二子其靖恭簡默之資本可使居上臨民而以北面奔走于權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子諷之曰雍也可使南面惜其有居上之度而局為陪臣猶孟公綽之為趙魏老則優也仲弓不喻此旨謂南面在恭己君道貴無為夫子將以恭默許己也因思子桑伯子嬴行放蕩亦自稱無為舉之以問意本不可伯子而姑以自考探夫子許己之意耳夫子應之曰可也簡蓋謂伯子隱居不仕遊于方之外任情簡畧亦可也對季氏之宰而可子桑伯子即可使南面之意雍疑夫子以伯子與己同許

而已與伯子實不同道蓋簡與恭其不煩畧相似而其要領不同故据所學質之居敬主敬也行簡省事也臨民即南面也君子以道致用可以臨民而不可以隱居可可居敬也居簡身不脩指嬴行也行簡獨行忘世也大簡人道同禽獸中國比蠻夷指伯子也此論甚正聖人亦無以易之但言不可以一端盡使雍南面者言雍不可事權門非獨美其能居敬臨民也可伯子者為其隱居不仕無所事事非以大簡為可也君子非其民不使不如隱居之為愈雍於夫子之意雖未悟而其言良是故夫子弟曰雍之言然然其言而已於其所以使雍南面可伯子簡之意俱未悉解者遂謂此章專論簡二十篇中未嘗以簡為教二三子未嘗以簡為學也小子狂簡原非至德見賓承祭雍所請事原非謂雍簡也凡聖言緼藉篇中此類甚多世儒拘泥使妙義不傳千古如夢

居敬者翼翼小心匹夫勝予也行簡者悠悠順治省事安民也居簡者斷緣息慮土木形骸也行簡者遺落世務萬事墮壞也居為本體行為設施居敬以兢業為本體不求簡而自簡居簡以枯寂為本體厭事而事反多仲弓此論即舜所以無為而治夫子謂為

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之道嘗敎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居敬之說也曰吾黨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卽大簡之說也仲弓因夫子之敎有得還以爲己見而質諸夫子猶烏飛魚躍不知身本在天淵中也故夫子但然之

禮者聖人中庸之敎狂士簡易不恭以禮爲不足守悖聖人雅言之訓顧其志大而識超聖人以爲中行之次憂其不可必得者也子桑伯子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琴張三人友者世儒斥爲異端距之千里之外而聖人曰可於琴張曰吾黨之狂士原壤

母死廢禮夫子亦不絶之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仲雍斷髮文身夫子稱其淸權蓋皆惜其才過高而欲裁之所謂古之狂也肆而仲弓不可亦學問中規矩當然惟聖人大造兼成馬雖踶齧亦欲範我馳驅則仲弓所不能窺測其萬一者矣夫子然其言猶與曾點而不非三子使漆雕開仕而悅其不仕聖敎兩端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詩歌北門比仕不得志也凡詩言南者多美言北者多刺南明北暗也夫子以南面諷仲弓亦棄暗投明出幽遷喬之意或疑諸子多仕于季氏何獨仲弓不可夫使人責器子路之果冉有之藝材皆足以應變制機如雍之訥柴之愚而以馭權奸猶責騏驥馭虎豹也殊非所宜故聖人于子羔仲弓皆憂之

子桑伯子名扈離騷云桑扈贏行王逸注云桑扈隱士去衣贏袒效夷也莊子云子桑扈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爲友莫然有閒子桑扈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與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子曰彼遊于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于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人之耳目哉又云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至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又云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犯此數患親交益疎何也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同不待物

按莊子多寓言難憑而伯子學術觀此可槩見亦足為事權門者之針砭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無）未聞好學者也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篤實躬行兩等不乏人哀公問好學夫子獨舉不遷怒不貳過之顏子以對然則聖人所謂學可知也世教民生惟有好學一脉學無本原雖多聞博識盡屬浮華人有血氣誰能無情情即是性豈能斷滅凡夫任情俗學强制二者皆妄顏子克己復禮故能不動于己而全轉為禮未嘗無怒而天然中節事過即化其心常定也未嘗無過而幾微少差旋覺即復其心常一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遷莫如忿貳莫如慾忿即怒也有所忿懥則遷慾即過也知之復行則貳可怒當前志能帥氣則不為怒所遷情慾偶萌覺即消除則不為過所貳良由不覩不聞之中時時愼獨故天定而神怡非口耳傳習枝葉文字之功也養德即以養生懲忿窒慾即可以祈天永命而竟短命死故曰不幸也亡無同今亡謂今弟子中無此人也未聞謂天下亦未聞

有此人也然則曾閔輩亦不在屈指中矣好學之難如此

怒字从心奴聲心為主奴居上心反為役也遷徙也如遷國遷居之遷忿懥一發血氣奔騰則心不守舍貳副也再也已迷不覺誤而又誤也不遷怒猶未能忘怒按節而止何遷之有過如過門過路偶然疎失旋覺即復何貳之有此兩者即三月不違之仁所謂學而時習之者也日用應酬性體稍礙即彼怒遷稍昏即彼過貳有遷有貳即工夫閒斷不遷不貳即是時習故曰好學然則與聖人同乎曰衆人氣質用事

全任忿慾賢人德性自主故能不遷貳聖人渾忘不遷貳亦不足言矣

主宰不精明則生忿慾存養不專一則多遷貳寡忿慾明也不遷貳誠也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效驗知處卽是行故曰好學世儒將知行分析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道不遠人欲仁斯至誰不知往誰不能至先知後行是商賜以下之學不可謂好故曰未聞好學者不然知之者聖門不少

子華使去聲於齊冉子爲去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甫請益曰與之庾語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聖人權宜斟酌從容順應如化工無心各中天則冉子請粟初不以其不當請而不與與之六斗四升冉子不悟請益亦不以其不當益而不益又益以十六斗冉子終不悟遂與之粟八十斛若有所激而然者夫子亦終不非之亦不是之第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而已矣及夫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宰與以常祿九百原思狷者請辭子云勿辭以分與爾鄉鄰之貧者其勸施予又如此大抵世上貪吝之徒固可鄙若以貪吝爲非而于凡予者辭者不論當否一切謂可則予與辭者常居其是而受與取者常居其非是道爲有方之物矣聖人于富者損之以周急于貧者益之以濟鄰裒益盈虛乃所謂天則也

子華使齊蓋夫子爲司寇攝相有事鄰國而使之冉子時爲夫子治粟故爲其母請與之釜與之庾夫子命冉子如數與之也五秉亦是夫子之粟冉子以己意徑與也蓋役其子而餒其母在夫子必不然苟其母果失養而其子遠遊在赤爲不孝未嘗失養而決

友故請是强加人以不韙之迹也故夫子難于辭而但薄於與以微示其意而冉子終不悟故夫子第言赤非貧者也肥馬輕裘之家豈無以爲養若爲子華解嘲云爾然則冉子之請猶後世四豪輩傾財結交以爲名而聖人豈爲之原思家貧桑樞甕牖自守計非夫子亦必不爲宰夫子引以爲宰或亦因其貧而仕之九百之粟以斗計耳終歲所入止此貧不以分人亦非吝而思辭焉是苦節也狷者孤潔之洪仁之度故夫子教以施予廣其硜硜濟以豁達也然則原思之廉始後世陳仲子輩蚓而後可者而聖人亦豈

為之遂冉子之請所以全人之孝止原思之辭所以恢士之廉其委曲造就成人之美如此何但用財之當而已

齊國姜姓侯爵在古為四岳在夏商為呂侯國于南陽宛縣之西呂望佐周武王定天下是為太公尚父封于營丘國號齊即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是其地六傳至獻公徙治臨菑今青州臨淄縣北古齊城傳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弒簡公遂竊其國

春秋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為鍾然則豆四升也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周禮㮚人人四鬴考工記㮚人以銅為鬴內方外圓其實鬴鬴與釜同庾一作籔籔十六斗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斛即今石也九百孔註云九百斗也按四區為釜釜十為鍾則鍾為六石四斗古人言祿千鍾是為六千四百石萬鍾是為六萬四千石齊王養孟子門人以六萬四千石孟子舊祿十倍故曰辭十萬而受萬豈眞有如是之多乎蓋所稱萬者非必盡鍾即鍾亦非必六石四斗之鍾史稱衞靈公致粟六萬於孔子非必六萬石也凡周制權度量之數用其小者猶今人稱一斗為十升一兩為十星之類由此推之所謂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又焉可執數求合訓詁之士所以不通而加之以鑿也庾正作臾考工記云九和之弓漆三臾如以一臾十六斗計之一弓豈用漆四石八斗則臾又似龠合之名耳又陶人為庾實二觳觳音義與斛通而鄭玄註云觳受一斗二升則是臾觳之數又與前數殊也聘禮云四秉為筥十筥為稯十稯為秅杜 國語子云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註云缶者庾也詩云曾孫之庾註云露積也又曰彼有遺秉註云刈禾之把也然則穀連禾藁算之有庾有秉其粒量之亦有庾有秉也莊子書庾作籔

周禮王畿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以治國中遂以治四郊國外謂之郊鄉外謂之遂遂外謂之都鄙下邑曰都邊地曰鄙皆國之屬也鄉掌于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遂掌于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族酇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鄉則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

長遂則有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是鄰與
里屬遂而黨與州屬鄉也要其制皆本于井田而不
以井計何也每井雖八家六鄉之中有宅田士田賈
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餘夫之田則一
井有不滿八家者矣故鄉遂惟以五家起數節左傳
廬井有伍之法而伍兩師旅實出于此凡言鄰里鄉
黨州里云者皆居處相近之地則非他國之遠也
原姓字子思名憲宋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
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

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不容軒原思韋冠縱履杖
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思曰憲聞無財謂
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
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
過孔子為魯司寇大夫有采邑因使原思為宰孔子
去魯原思退隱于衛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為春秋世官而發季氏專魯世卿蔽賢賢者不得
升諸公朝而枉其材于私家仲弓以南面之器屈為
之宰遭逢世官鬱鬱而為此故夫子嘗因問政告以
舉賢才亦告季氏也仲弓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亦狃
于世官之為常也此章之言與告問政互相發明用
舍非拘于世類庶人之子賢亦可為公卿何必公卿
之子為公卿乎語云郤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
產于蜃蛤鯀方命而帝舜用其子為司空蔡叔作亂
而成王用其子為卿士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
恭不相及也苟以家世為用舍則頑父嚚母堯當舍
舜因犂牛而舍騂角子亦將因騂角父而用犂牛子
節堯舜不得舍朱均而官人惟以其世庶人子之賢

者皆阻于進用矣豈天生賢才與明主用舍之道乎
故夫春秋世官禍人國多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華
氏弱宋甯氏亂衛田氏竊齊有王者起不更張不可
為也仲弓事季氏既不知舉賢才安能改于其德適
足以自黜耳天生君子豈憂其無用而屈身權門故
設為微辭以警悟之慰藉之本謂世官未必賢而謂
人子之賢不可舍不顯斥時臣而但謂庶人子不可
盡棄語甚緼藉犂牛子寓言黎庶子也舊解云仲弓
父賤行惡無稽對人子犂牛人父不似聖人語或云
非對仲弓言則不宜書曰先儒惑于舊解謂多一曰

第12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字非也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已成牛有角可爲犧
牲也色純曰犧周尚赤大牢之牛皆純騂王制云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祀
山川之牛亦有角者山謂五岳川謂四瀆天子望祭
天下名山大川祭祀之大者也周禮謂山川爲小祀
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山川屬地亦陰祀與此不
合周禮難盡信也禮諸侯主山川大夫主五祀賢者
宜爲公臣故曰山川不舍大夫蔽賢故曰欲勿用夫
人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其用其舍皆當奉天豈人能
私舍之能私用之雖欲勿用言乎其在人也山川其

舍言乎其在天也蔽賢不祥神人共憤故曰雖欲勿
用焉得而勿用欲舍之焉得而舍諸若爲不平之辭
所以深慰仲弓也○牛詳第十七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即人心心體淸通如大虛與天地並運萬物同體
爲仁仁與心非兩物心常在腔子內即逐處皆眞自
然萬物一體痾癢相關但爲塵累中距眞宰外馳則
心與仁似去而違之矣顏子天資純粹欲累輕克己
工夫明決心體瑩淨如晴昊日朗微有雲翳一[illegible]
消惟其心體常淨故依仁不違惟其微翳便消還須
稱三月然亦非九十日後又違也其餘諸子求仁情
識重而道力薄如草翦還萌塵拂又生雲際見日乍
明乍昏不得全朗故曰日月至言不能久耳然亦非
一月一至一日一至之謂也顏子不違所謂終食不
違也諸子至所謂我欲斯至也若凡夫心如火牛燧
象奔騰不止電光石火之仁須臾之至而已

二十篇中言仁不言心獨此以心言直指仁之眞幾
實體也何人無心何心非仁仁與心焉容違違不違
言乎心存不存耳血肉雖存神明已去所以謂違仁
不違者配合之名程伯淳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合猶二也聖人心境如一顯微無間不違亦不足言
矣古人於凡分數多輒云三三者兩抱一陰陽之合
也故天時三月寒暑氣移人心不變是眞不違也必
言三月者與天道於穆不已猶膈正是不遷不二之
境若無怒貳不須言不遷無過則不須言不二聖與
仁則不須言不違○日月詳陽貨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國曰政家曰事從政謂與聞國政爲大夫也禮四十

而仕五十服官政為大夫由賜求三子皆名賢由求
皆仕於季氏從子路被讒去與子貢皆仕於衞惟求
為季氏宰初季桓子將死屬康子召仲尼康子召冉
求此問意在求而以二子說之耳果者資性貞固達
者識見明通藝者才思工巧果能斡事達能應變藝
能處事故皆可使從政要之藝不如果達也果達近
德而藝局于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云執技事上
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藝亦甚卑矣冉
求事季氏無匡救之道而有聚斂之術是由賜所不
為者故夫子微言抑之道其實耳記者記此於不違

仁之後以見道藝一貫不依仁不可游藝三子有可
用之材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私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問上矣
魯事不可為季氏不可友正此不待知者而知矣子
路嘗事之而被讒以廢冉有事之而無能改於其德
夫子有鳴鼓之攻仲弓為宰而不知舉賢才夫子諷
以南面慰以犂牛子惟顏淵知幾孟子謂當亂世居
於陋巷人不改其憂孔子賢之者也閔子亦顏淵之
儔而費乃季氏私帑豈屑為之宰乎故屬其使辭云

善為我辭今方有汶上之行若其再來我已在汶上
青徐濰濟之間踪跡浮沈必不相值矣此其辭堅志
決可不謂志士仁人者與記者記此于三子從政之
後以高閔子之節蓋春秋世官士欲致用未有不由
大夫之家者但視其大夫何如人人未必賢則自量
其輔導作用何如子羔之宰成邑子游之宰武城子
賤巫馬期之宰單父皆有功于民人社稷夫子亦未
嘗不善之由求初仕季氏夫子亦未嘗非之惟其旅
泰山伐顓臾聚斂附益則為臣之謂何矣夫任君子
為斯世斯民豈不以濟世安民為心委吏乘田非進

宦聖人亦為之史稱夫子少時仕齊高昭子非家臣
與如曾點漆雕開不肯仕亦喜之沮溺丈人避世又
非之故曰用則行舍則藏無可無不可聖人所為時
中耳
閔姓損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五歲史
記云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粟是也而家語載閔子
騫為費宰問政夫子告以御民猶馭馬此王肅輩僞
增不足信也
費魯東鄙邑在顓臾祊田之間界於邾莒魯之要地
魯僖公德季友援立功以賜之至季孫宿城之季氏

姒大或曰其地古鄪國伯爵姬姓文武之後孟子稱費惠公者是也季氏取以自益今兗州府沂州費縣有古鄪城〇青徐之間有五汶北汶瀛汶紫汶浯汶洋汶其流同也或云出瑯琊朱虛縣泰山北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汶之言紊亂流也在汶言不可蹤跡也卽詩蒹葭蒼蒼之意閔子對使者言時已卽有汶上之行非待其復來然後往也在汶上卽詩洋洋樂饑之意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酉執其手曰亡之句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有疾書傳皆謂爲惡疾淮南子云癩也恐人見其狀故辭問者在恒情主不納客則已矣聖人不欲違主人之意又欲親致永訣之情而自窻牖間執其手所以爲厚朱子疑不入爲薄强爲聖人周旋緣禮有疾病寢北牖下之文疑君視當遷南牖下謂伯牛家以此禮尊夫子夫子不入鑿也詩云塞向墐戶北牖曰向安知室北牆下無牖乎亡喪也執其手驗其脉息知其將喪也天道流行物與無妄皆謂之命貧富貴賤夭壽人視有苦樂大造何心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由自然故曰命也伯牛顏子盡其道而死純任乎天爲正命世人逆理取禍非正命得正命而死者寡矣夫子此語上二句以天命言下二句以人事言若論人事無取死之道信乎其爲命也

冉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孔子節[illegible]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勵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以盛飯食飯也一者無餘之辭人不堪憂憂貧也樂者性天眞境義理生機論語開卷言悅樂惟顏子常有此意心與大虛同體清通活潑一爲外物

牽累情識拔緣則生憂顏子屢空視世上一切好醜順逆如過影遊塵雖處貧賤無入不得不改言無加損損不足言加亦有意心境如常不因窮困改變非以簞瓢陋巷爲樂直不因簞瓢陋巷改樂耳二氏偏喜枯寂毀形滅倫斷除煩惱聖賢素位而行人倫日用安土樂天蓋心無欲則無往非樂地有欲家庭房闥閒亦怨府飲食居處細事而顏子之賢亦只就此較勘陳仲子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忘情于簞食豆羹求安求飽常人習氣非聖賢不能化夫子亦自謂疏食水飲曲肱而枕卽惟我與爾有是之意記者記

之伯牛有疾後見天壽貧富皆莫之致而致所謂終
天知命故無憂也
問顏子之樂曰無憂樂莫大於無憂不改二字可味
樂本眞常貧富偶爾人心一念相應此樂皆有秖爲
不可久處約所以改故曰能安土則樂天周茂叔問
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爲提醒後學反觀
性地耳世儒開然覆射最後朱仲晦云學者當從事
博文約禮以至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庶乎有得果爾
則一生苦惱何時得到顏子田地孟子云義理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誑語乎

顏子不改其樂猶覺有境未化夫子樂亦在其中則
心與境俱忘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夫子賢之而夫
子自老于行蓋賢人可藏聖人不能藏顏子如蛟潛
幽壑夫子其猶龍上下天淵豈陋巷可潛跡乎
人不堪其憂如田賜輩非不樂道而終不堪其所憂
回非不憂世而終不改其所樂二語周匝含蓄
竹器方曰笥圓曰簞瓢註疏訓瓠也瓠壺通詩云八
月斷壺卽瓠也瓠匏類長曰瓠圓曰匏破匏爲瓢一
匏可爲二瓢刳瓠爲壺一瓠止可爲一壺爾雅康瓠
謂之甈瓦壺也賈誼賦云棄周鼎寶康瓠瓢一謂蠡
也楚辭九歎云瓠蠡筐籠東方朔客難云以蠡測海
是也
冉求曰非不說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汝畫獲
大道易簡初無苦難夫子嘗言未見力不足善學者
欲之斯至道體淸虛活潑悅道者行乎無轍之途萬
境皆通苟冉有眞心契合如顏子爲仁由己無所不
悅自然欲罷不能何力不足之有今旣云悅子之道
又云力不足卽此便說謊故夫子姑不與論道先與
辨謊不與曰廢如廢疾之廢無足亦曰廢禮有廢禁

廢爵無足之器也行至半路困不能興足雖不前心
尚不止如是者謂力不足汝今畫定界限止此豈可
歸咎于力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
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然則所謂
中道而廢者正是鄉道而行之境與畫地不進者迥
別
道本各足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眞悅在
己冉求但悅子之道不知自悅何怪乎其不悅也非
不悅與無所不悅殊顏子無所不悅惟求在我博文

曰博我文約禮曰約我禮所以為仁由己一曰克己
天下歸仁是為眞悅冉子視道為夫子之道忘其為
己有而徒羨聖人之有何益記者記此于顏子之後
以見二子悅樂誠偽之分
學有省力者一以貫之不改其樂是也有費力者文
字枝葉多學而識是也有極苦惱者刻意尚行陳仲
子之流是也聖學自無苦難人情即是天理
子謂子夏曰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君子之儒恢弘豁達小人之儒硜硜信果儒者文弱
之稱聖門以仁為教故學者言貌舉止和順雍容東

魯之士薰陶禮義多恂雅之風世遂目為儒切切偲
偲怡怡氣象然也苟頹靡巽懦規規自守亦何以為
君子君子不以暴厲為武亦不以頹弱為文子夏不
及之養文學之習愿謹有餘而恢弘不足故夫子因
時俗之稱勉勵之世遂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子夏
篤信其必無此孟子云北宮黝似子夏蓋子夏篤信
聖人而聖人不必信故曰大人唯義所在篤信者或
失之固因上章冉有悅子之道而類記之見君子求
諸己也韓詩外傳載子夏與衛公孫悁論勇非頹靡
之儒其得于聖教者深矣

按儒非佳名儒之言懦也魯哀公以儒服戲孔子孔
子不居亟稱儒行以雪之其言未必盡出夫子口而
末云哀公聞言沒世不敢以儒為戲可知儒名未盡
美後世以與百家九流佛老並稱儒者甘之其眞可
謂小人哉者矣聖人不爭名不逃名儒安足辭在學
者宜自審其實君子而儒盛德若愚小人而儒闇然
媚世文學之士其習尤易靡游夏皆文學而子游差
高明觀其譏子夏門人可知故下章即以子游取滅
明附之以作儒者之氣也
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

公孫悁道逢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
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
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
儒者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
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仗
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內劍吾與
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
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
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
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

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一矣又
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
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
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
夏曰子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囿中於是兩
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之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
夏曰子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
敢敎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
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滑
短以衆暴寡憂除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

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衆之所誅鋤也詩曰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靈
公避席抑手曰寡人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
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大道曰路小路曰徑行不由徑猶言行天下之大道
也不肯狥私蹈枉趨奔競之途此滅明生平大槩非
公事不見邑宰是不由徑中一事儒之有勁節者所
謂君子儒也子游宰其邑亡重其人欲延致之不可得

故稱之若汲汲不入室亦常事先正云士人當俟王
公聞名多而識面少詗其不來勿使厭其不去
此章與子賤君子相發明蓋治以得人爲要仲弓爲
宰焉知賢才所以夫子有犂牛之譬子游取人以不
入室子賤取人以不爲陽橋二子皆因節槩而得人
者也私居曰室入室即非公事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貌
陋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云貴之不喜賤之
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博物
志云子羽齎千金之璧出延津渡河陽侯波起兩蛟

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拔劍斬蛟投
璧于河然則滅明烈士也故以附儒之後
武城魯下邑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備莒也哀公
八年吳伐魯道由武城克之今山東沂州費縣有武
城城滅明墓曾子亦生于其鄉史記云曾參南武城
人此武城在泰山南也漢清河郡亦有武城今東昌
府武城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
聖人觀人察其所安孟之反入門策馬之言發自由

衷非託辭自捍也師出前者為啟師還後者為殿啟則先衆人出殿則後衆人入先出者迎敵後入者扞敵皆稱功殿奠也詩云殿天子之邦安鎮保護之意策馬箠也竹曰策革曰鞭師敗走人爭先憂馬不進者常也孟之反馬不進亦是實事但將入門殿軍之功已昭然共覩在他人何肯自白反獨不諱人之所諱而其言甚情不惟不爭功若坦然不覺已之有功者有篤實溫恭氣象士君子處功名之際皆能如此何用不臧夫子所以誦其言而美其不伐也

孟之側魯大夫字子反孟孫之族莊周謂孟子反左

傳謂孟之側古人多于姓下加之字以同姓非一人也如宮之奇庾公之斯尹公之他石之紛如舟之僑之類皆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側後入為殿是役也冉求力戰有功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於孔子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巧言令色二者小人媚世之術而巧言之害尤甚好色好佞二者人情之常而好佞之害尤甚蓋色惟婦人而佞則士君子皆有如遊士之譚說辭人之文藻禪家之機鋒自是一種辯才色迷中人佞惑知者衰世以佞為才雖以仲弓之賢人惜其不佞故曰不有祝鮀之佞雖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憎惡言好德不如好色好色尤不如好佞則人情好佞甚矣聖言委婉可思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分輕重以不有二字直貫下句文義甚牽強

詩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皆佞之

類也故衛以子魚為宗祝阜鮑之辭即是造命靈公使治宗廟即是祭祀能語祝官名祭主贊辭佞猶後世佞佛之佞惟祝多佞惟佞乃為祝佞亦媚悅悅字从兌省兌為口為悅悅神以口故稱工祝周禮大祝爵大夫小祝爵上士皆以有辯才者充之掌六辭凡國命誥皆出于其手左傳晏子曰有德之君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考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夫以衞靈公無道而鮀爲之祝則其矯誣僭嫚言不忠信虛以求媚可知所以謂祝鮀之佞也

鮀衞大夫字子魚爲宗祝故云祝鮀多記聞有口才衞靈公使治宗廟諸侯會于召陵盟于皐鼬鮀說諸侯以長衞于蔡左傳載其辭亦因其佞而脩飾附會之也○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通于衞靈公夫人南子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纖巧令之後即是易簡之理易所謂昌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之意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不過日用共知共由之理此章語意與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相似蓋斯道往來闔闢共由而易見者莫如戶易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成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卽所謂由戶之道也一出戶而乾坤變通法象神器具于斯下學而上達顯微無間道豈遠人斯卽指戶今人何日不由戶而誰知由此道者苟能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豈徒由其戶而已邪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又豈徒戶之道當由而已邪日用之謂由知其所由之謂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矣

出不由戶則惟有鑽穴踰牆故曰誰能出言不能出也道易簡眞切無異于戶視聽食息不由道則陷于邪僻父子君臣不由道則犯義悖理自不能不由而奈之何人不由也此亦一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世俗以先進質勝爲野人後進文勝爲君子夫子謂

質勝誠野人文勝亦不得爲君子必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乎文質不獨禮樂一切道德風俗皆有彬彬如人有四體而加衣冠也質體質也先有體質然後施文彩文以文其質也文可損益質不可損益文得中方與質稱太少爲野太多爲史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乃彬彬相稱爲篤實光輝之君子君子謂聖賢帝王也

周禮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脩文莫如史故夫子以之目文勝者或曰古良史亦文勝乎曰豈惟是典謨亦文勝也堯舜與五臣一堂相告豈

盡如簡策所載未免史臣潤色蓋理可面授辭必脩飾而後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惟夫子春秋要言不煩不代前人粃演此易簡之文與化工同所謂彬彬君子者矣然則六經之文非粃演乎曰史以記事經以載道事有粃演道無粃演故不曰經子文勝而曰史文勝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者自然生機也罔者造作殺機也生機雨露滋息無物不長殺機牛羊斧斤無物不消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惠即直逆即罔也人所以爲生只此眞性惺惺不昧曰知感而遂通曰直寂然不動何思何慮曰一曰不二存于心曰忠信凝于德曰誠工夫曰勿自欺曰誠意一也聖人無意必固我虛明之天神感神應喜怒哀樂以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已發未發大公順應無塵情牽累攙和遮瞞及諸委曲像是不學不慮之本體謂之直直則天理周流生機和氣與大虛時行物生同運並行不息之眞不毀之精立命之原端在于此雖殤猶壽也若夫機械變詐挾知用術鑿混沌之竅與天地萬物痛癢不相關都非本來面目形存心死昏然如行尸走肉雖生猶死矣故曰幸而

免佛書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晤襲此理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聖人於學問根元不遂道破三之字何所指實無可指也知非見解一落見解便屬影響實證實悟親體面呈方爲知之此知之上不容加一物人到知始信一切現成但看得如此容易却被如此錯過未悟時辛苦馳求悟後澹然無味都將拋却不見所好矣不好非眞知聖人恐人纔知便足故言知後正須篤好游夏輩非不知但日月至焉[redacted]終非眞知如顏子欲罷不能分明見得如此更加孜孜汲汲乃爲無欲而好者也到好時工夫無滲漏但能好之心與所好之物隱隱未化終屬克治之門非究竟無爲之旨至于樂則化矣舍舟登岸矣如夫子耳順從心不知老之將至遯世不悔田地斯其至矣眞樂方是眞好知德者鮮當世無知之者顏子死未聞好學當世無好之者若尋常知尋常好聖門非乏也

世儒以見解當知聖人言知即是明德本體顏子擇乎中庸知也拳拳服膺弗失好也時習而悅好也人不知而不愠樂也樂與好終非有加于知即知而不見其所爲知者耳百姓日用秪爲少此知仁者智者

未盡道祇爲爹一見若喚醒百姓之不知化去仁智之見便是樂禪門一語契合輒稱明心見性向後迷失不可保所以不如好樂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上卽下學上達之上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人人可語道必上智乃悟世間上智少中下人多不可語而與之語不惟扞格不入將有馳情玄虛遺漏荒蕩之病人心世道之憂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天下無事外之理中人以下且教之執事而理自在其中若直與之言理將有

遺事之憂聖教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儒輕言性命空譚無實流爲二氏竟何濟故中庸之教萬世無弊也

上智之人天資旣明敏德性又純粹所謂中行也如馬善走又不踶齧方爲良驥若秖憑聰明見解輒與言上越發流蕩恣睢非聖人所謂上也聖門惟顏子一人曾點漆雕開輩虛見無實曾子子貢直待功深力久方與提撥如問仁顏子直語以克己復禮仲弓則語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則語以訒言卽是上下之別曲成後學良工苦心不倦之教也

道無精粗而有上下猶水有清濁浮者爲清沈者爲濁水本一耳元炁初分輕清上浮重濁下降上者爲天下者爲人故道器有上下而無彼此上下者顯微之名凡耳目所可見聞者顯也下也所不可見聞者微也上也雖不語上所語卽上故曰無行不與雅言四教豈偏屬下乎遇下人作下解人皆可爲堯舜何有可語不可語之別下學而上達則凡民皆堯舜也可由而不可知則堯舜卽凡民也上下之間非有二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猶人也民義人道也人鬼幽明同此太虛人者鬼神之會人道盡則鬼神不能違不疑于昭昭卽不惑于冥冥俗人惑于禍福眩于耳目所不及如祈禱卜筮之類全仗鬼神徼福不務人道所當行夫鬼神者冥人道明白而舍此覬彼棄明投暗是天下之至愚也苟能破除此惑操心行事循理守分常如鬼神臨之在上豈曰不敬至于吉凶休咎人行人道鬼神行鬼神道有何干涉故曰遠也此光明洞達之君子可不謂智乎仁智同心而仁者惟其無私之心也苟于民義所當務者不敢畏難見義必爲至于行義雖有

後效而其心本無所爲而爲卽此無所爲而爲之心大公無私純理忘欲可謂仁矣蓋智仁非二昏則多慾慾則智昏相因也故知者專務民義去其求福之心仁者先其所難去其計利之心一也樊遲學圃學稼志在近利故夫子藥其心病而以行義爲本難卽指務民義仁本□難而近利者以行義爲難獲如耕者所獲之獲先難後獲所謂三年學不至于穀者也可謂知可謂仁皆卽事見心也聖人言仁智往往合一解者往往二之

心爲陽精心昏情則落鬼窟陰邪得而干之敬者整

齊幽明之道能敬則鬼神率服狂病鬼祟皆緣慢入君子脩己以敬仁亦不外是矣

原思克伐怨慾不行子曰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仁者純一不已初無苦難說凡情昏情見難難處皆是道情所得無量但得時自不覺如讀書義理深奧一翻苦思自一翻增長若計日課功刻期卒業疎漏轉多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大虛中惟一理知者見之爲智仁者見之爲仁源本無差見諦各殊水爲活潑有形之物智爲活潑無形之心與水相似山爲安貞有形之物仁爲安貞無形之心與山相似境相似故心相契非流連光景之謂也智者活潑其幾常動動非流蕩也光明無礙萬感萬應自然豁達雖寂然之中炯炯洞燭不動而動也仁者安貞其體常靜靜非枯寂也中虛無欲隨時隨處莫非安土雖紛擾之際而休休自如動亦靜也智者得動幾故批卻導款無苦難凝滯之憂靈通妙運理融情洽不亦樂乎仁者得靜體故保合含育有渾淪貞固之秘凝神抱一頤養天和不亦壽乎要之仁

智一也山水動靜樂壽言乎其情境意象而全體大用可默識矣苟仁智兼盡則造化在我智及仁守智利仁安智巧仁至智虛以宰仁實以踐智明屬神仁體屬質神明爲天體質爲地天靈爲陽地質爲陰陽神圓而轉陰質方以安凡樂之類虛滯則不樂凡壽之類[illegible][illegible]則不壽由此以推三才之變萬事萬物之理無弗旁通豈獨山水動靜之似耳易說卦之象有似于此

不滯故樂無息故壽邵堯夫天根月窟之喻本此卽動靜至境朱註以效言失之文王憂患智者未必樂

顏淵夭死仁者未必壽論其理非徵其事也佛氏言
極樂無量壽蹈襲此意○徐幹中論曰形體者人之
精蒐也德義令聞者精蒐之榮華也君子受其形體
以成其德義形固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
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
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
韓詩外傳云水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知動而下之
似禮蹈深不疑似勇障防而清似知命歷險致遠卒
成不毁似德所以樂水也○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

利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淮南子云
物莫弱于水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息耗減益通于
不訾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淖溺流遁蟠委錯紾而不
可靡散所以成至德以其淖溺潤滑也○水之言演
也於文衆曲爲巛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一豎無鈎如
直畫坎卦坎爲川又水象兩人交一中出象水一爲
數始男女構精始生也○水流曰川水源曰泉水決
之澤曰汧牽決復入曰汜巳江出曰沱河出曰灉汝
出曰濆濟出曰濋洛出曰波漢出曰潛水鍾曰澤廣
澤曰衍乾澤曰藪澤曲曰臯水草交曰湄下濕曰沮

洳障水曰陂築土遏水曰塘曰隄曰防大防曰墳石
絕水曰梁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曰坻
曰磧水邊曰干曰垂曰濱曰涯重涯曰岸岸上地曰
滸曲涯曰隈曰隩涯上下坦曰漘曰隒儼水邊人居
曰澨沙石曰瀨曰磧小口別通曰浦朝夕至曰潮風
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曰淪風水成文曰漣文如
綺曰漪水行曰涉渡處曰津曰濟以衣涉曰厲由膝
以下曰揭膝以上曰涉潛行水底曰泳逆流而上曰
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水北
曰陽水南曰陰注川曰溪曰谷通谷曰壑水神曰天

吳曰馮夷波神曰陽侯祭水曰浮沈
韓詩外傳云山者萬人之所瞻仰育羣物而不倦四
方并取而不限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有似
仁人所以樂山也○山之言宣也舍澤布氣生萬物
也山頂曰冢曰巔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崧小
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歸
上大下小曰巘言上秀曰峯陬隅高曰岊節山坡曰
坂山屬曰嶧繹連也獨曰蜀山如堂曰密小山岌高過也
大山曰峘桓大山宮圍也小山曰霍小山別大山曰鮮
仙上聲少也山狹而長曰隋朶狹而高曰巒鸞銳而高曰

巑岏未及上曰翠微中絕曰陘刑有草木曰岵戶無草木曰峐曰屺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曰厜㕒危山多大石曰礐殼多小石曰礉敲山夾水曰澗瀆無所通曰谿山夏有水冬無水曰澩學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高曰巖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祭山曰庪凡庋同懸或懸閣也懸閣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齊魯同封比鄰皆周東藩也春秋時齊強魯弱齊大魯小以勢言也若論道則魯差近而齊爲遠魯一變

庶幾而齊須再變蓋齊經管仲圖霸法令更張競富强而趨詐力先王之典刑無復有存焉者矣苟能一變其叔季苟且之政僅可方今日之魯魯自先公忠厚立國禮教世守其廢墜者文獻足徵僭亂者憲章可考惟一改正脩補便還舊觀而其公卿大夫彬彬言詩言禮小心恭慎無失禮于諸侯諸侯稱之謂周禮在魯以興教化易耳聖人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不在土地甲兵而在道德且何必齊魯士君子苟能溫恭雅飭猶魯也若矜驕侈汰猶齊也以世運論五霸之世猶是魯七王之世便是齊凡事反正有漸道德功利之相去遠矣孟子逃楊歸墨逃墨歸儒亦此意聖言非獨論齊魯耳

東海諸國惟齊魯爲大而比鄰所謂膠漆之國盛衰相倚也夫子作春秋于二國之交每致意焉齊不可失魯魯亦不當開齊自諸兒殺魯桓公春秋之義始讐齊矣其後恩怨不常宣公奪適魯事齊甚謹成襄以後齊魯隙而晉人乘間搆之二國遂離然魯恭順事大諸侯多助之鞍之戰平信之役齊亦懲矣皆魯爲之也是故冠裳佩玉可以制强暴天下之至弱常馳騁天下之至强老氏所謂生死之徒也是以齊先

亡而魯久存亦道力之徵也

齊詳第七篇魯詳第三篇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說苑云太公治齊尊賢先義而後仁霸者之迹也伯禽治魯親親先仁而後義王者之迹也按齊自太公起屠釣爲文武師誅紂定天下以功封得征五侯九伯桓公用管仲定霸立國本源皆以功名顯其來遠矣魯自周公教伯禽不施其

親文武以前父子兄弟世世孝友其來亦遠矣所以末流異世〇漢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人民寡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寰宇記云萊州人志氣緩慢魏文帝典論論文亦云徐幹時有齊氣謂其文體

舒緩也朱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然則齊俗本舒緩而反遠于道者存乎上之教化耳〇地志又云周興以少昊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俗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爵類器之有棱角者春秋時制器者或變爲圜即今所見古銅[illegible]觚者腹蹶猶有棱然非太古之制矣故聖人寓言以志慨觚既無觚焉得謂之觚乎實不稱名事多類此毀方以爲圜鑿朴以爲雕摸棱以爲達刓節以爲通名器假借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儀禮云一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觚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考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三升鄭玄註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觚孤也文从角其

形銳凡物有棱角廉隅皆謂觚西都賦云上觚棱而棲金爵言屋角上爲銅雀有足尾形如飲酒之爵古記事削木爲數面面皆可書亦謂觚簡類也陸士衡文賦云操觚而率爾或亦有削爲圓者周圜書之亦是不觚凡後世制器變觚爲圓者多非定酒器與木簡耳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章即仁智合一之理宰我之問蓋切問也與樊遲仁智之疑正同樊遲未達而不能問宰我疑問而設

難所以爲善言也告之告仁者也雖告之言不必親見也蓋人欺罔之辭井陷坑也井有仁謂人有誤墮陷阱者救人曰仁井中有仁猶言穿者易爲德也從之從于阱以救之也其者疑難之辭何爲其然言爲仁者何至于固蔽不明如此也君子卽仁者逝往也陷從井自陷也有是理無是事曰欺無是事亦無是理曰罔罔昧也蠱言可不可見通融無礙之心所謂惠而能哲愛人而不妨乎知人者也宰我之問謂有愛人之心而値不可用愛之地則其情窮欲伸其情則其蔽愚不知仁者惟心惟理心有固然理有不必

然心雖慈愛而理自明通使往救人于井則可使入井自陷則不可人以其心之所不忍者欺之則可以其理之所不然者罔之則不可聞井中有當救之人無不往之理臨井有可救之策亦無不救之理如必不可救決無入井自陷之理四語周匝圓婉論井而非拘于井也以明仁則必智大公順應自然明覺並行而不悖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載籍曰文文者道之顯也故曰文在茲夫子嘗謂多見多聞所謂博學於文也而六經爲要非謂不急之書不緊關之事一一理會存記如後儒所謂格物之說也耳目者神明之戶牖嘉言善行浸漬久則神明開朗誦詩讀書日親就聖賢自然義理森發但其功夫虛泛細瑣涉獵而未歸一不實體終非已有必卽所博者反而約之于身心日用酬酢處收拾體驗以求合乎當然之節謂之禮禮理也詩言帝則易言嘉會本齊莊中正之心而有三千三百名法可據是曰禮文卽可見之禮禮卽躬行之文文散曰博禮會曰約約之于禮則所博者不爲虛浮所學者有實地道理不偏于外口耳心思庶免兩沒交涉之病故曰弗

畔內外合顯微一非先博而後約也餘詳顏淵喟然章可參看

堯舜以前所博何文上古風氣渺穆人情朴實卽心是道可無事于文三五以後皆古訓之式斯文之力也無六經豈復有世道故博文爲下學之要其聯合弗畔之樞惟在約之以禮禮履也禮可行履也高下散殊無往非禮道莫大于禮聖人論治亦惟曰齊禮曰好禮曰動之以禮爲學曰立禮曰執禮曰崇禮告顏子爲仁亦惟曰復禮舉其數比其物至察至雜者禮也履其素執其中至一至要者禮也中庸擇善固

執卽約之以禮文者先聖懿訓懿訓廣故言博禮者人心天則天則一故言約顏子不遷不二約禮之實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約禮之功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鄙者天厭之天厭之葉

論士人尋常規矩南子信乎不當見聖人猶天視世間昆蟲草木平等老子謂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陽貨互鄉佛肸公山輩苟以是心至無不受之其在衛也南子以君夫人慕聖人求見聖人何嫌何疑子路不悅自是守身常法知聖人之皮膚而不知聖

人之神髓也夫子不屑置辨而但矢之矢誓也言激而直曰矢子路剛愎自信故為法語之言否卽易泰否之否隔塞不通曰否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惟六二中正其象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不亂羣也說詳易與此正同曰予所否隱然法天地而不遇之意在言外厭猶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之厭伏不起也與壓通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鄉飮酒禮云賓厭介介厭衆賓喪服傳有厭降凡物迫隘不相容曰厭卽否隔意天之高也何物不容我與物皆物也奈何其相物也我遭時否而不能包承是我所為自否塞矣我不能容人天何能容我之卽予也天高不壓物大人不絕人卽知我其天之意聖與天合動必稱天語似直切而情殊婉懇

俗謂不飽滿曰厭葉亦謂之否鄙否閉不開則迫窄成厭厭者頹塌不起也凡人褊急常多迫窄之憂天道圓轉故包荒人情閉塞故動而齟齬豈能與天同泰物我咸亨故曰天厭之春秋傳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竟不[illegible]語意正同壓與厭古字通用

南子衛靈公夫人世子蒯聵之母宋女有淫行宋公

子朝有美色仕衛為大夫南子通焉蒯聵以是謀殺得罪出奔解者謂夫子見之欲調停其母子也或云南子卽魯南蒯以費叛季氏者子路不悅猶不悅往佛肸公山之意若果南蒯當與陽貨公山並書姓字不宜稱子或云古君夫人有見賓客之禮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始廢夫人之禮春秋魯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南子援禮請見故夫子据禮見之君子于小人非禮不見小人欲見君子必援禮君子焉辭此論雖似亦是為聖人文過聖人本無過焉用文聖人所行卽禮何必据

禮記者記此正見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世儒
强爲議其識不逮記者遠而況可與論聖人乎禪子
云若自見其朱門貧道無異蓬户此理都被世儒割
與佛氏論語所以不易讀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自堯舜以來相傳庸是夫子脩道之矩卽庸卽中
離庸則中不可見尋常事物卽是未發不倚此兩字
天地民物之統會六經之總凡世道之範圍亘古今
不易也人所同得曰德不可加損曰至百姓日用不
知曰鮮論語十二篇卽中庸實際禮記第三十一篇

是中庸筌蹄子思得聖祖之傳覼縷數千言發揮不
盡其眞至矣詳禮記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以財濟人曰施所施廣則所濟衆仁者有普濟之願
然取必于施則勢難徧以必濟爲仁則仁因勢隔故
夫子謂何必從事此乃爲仁對博施言也必也聖人
乎對能濟衆言也舉堯舜仁聖之至也堯舜以聖人
爲天子富有四海猶病不能博施子貢所問若可從

事聖人不辭但財有必匱力有必竭卽使四海九州
内人人獲濟四海九州外又有未徧者有外之功焉
能副無外之心必使吾之事副吾之心雖聖人亦病
矣所謂仁者不論事功而論心體功之博濟仁者不
能遠求而心之無私行仁者可以自盡如己欲成立
卽行立人之事與人俱立惟恐天下一人不立也己
欲通達卽行達人之事與人俱達惟恐天下一人不
達也己之精神與億兆之痛癢常相關所謂一日克
己天下歸仁卽施未必博濟未必衆而隨所施所濟
皆有萬物一體之懷仁在是矣其或己私横距于中

未能流通則有求仁之方焉蓋己與人身雖異而其
心皆同近取己心以譬人心勉强推移形骸漸破剔
至物我無間亦爲仁之方矣故夫仁人心也爲仁推
心也非取必于施濟也
聖人仁之至者也仁若大路聖人行路已到家者病
猶從者病之病言煩難勞頓非近取之方己卽爲仁
由己之己欲卽欲仁斯至之欲孟子謂可欲之謂善
非私欲也此欲本人心生幾物我同然宇宙無盡人
物無盡惟此一念脉脉流通不費馳求而反身自足
故爲行仁之要立人達人隨分必有所濟不必盡人

達人立亦非全無所立達而空有是心耳心常與萬物為體卽是反身而誠能近取譬卽是强恕而行二十篇中言仁多獨立達二語明白易簡廣大精微內外合一纖微無間莫要於此

分人以財謂之惠惠而費非君子之惠也況可言仁乎故子貢言濟衆則是而取必于博施則非也善濟者不待施檀弓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施能濟其濟幾何子謂何事於仁言為仁非博施也必也聖乎言能濟衆之難也堯舜猶病亦承博施言雖堯舜不能以施為濟也始

濟人取于施惟天子得為之堯舜為天分人施人濟亦不暇給矣或問博濟與夫子老安少懷何別曰安信懷因人之所利而利之非由我施也有濟衆之願而不能必之遇取必于遇卽是以施濟為仁取必于志乃所以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為仁者之心也

論語詳解卷七

郝敬解

述而第七○前二篇多論人物此篇明聖人志行由賢達聖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千聖一心萬古一理凡後聖所欲言者皆先聖所已言堯舜禹湯文武雖往而典籍在卽列聖心思在也以心契心信之眞而秪覺古訓之可好更何容作老彭卽彭祖壽歷唐虞夏商親見堯舜禹湯列聖夫子生不及見先聖而好古信述神交心接與覿面者無

異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自以聞知同於見知信之至也蓋不信則不好雖旦暮成今古篤信自篤好雖曠世如生平孟子見知聞知意本此

信者眞實之心與忠信之信不殊好古卽好學夫子嘗言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篤信又好學所以述而不作也

老彭卽莊子謂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霸者也史舜紀云禹皐陶至彭祖十人堯時已舉用未有分職舜乃命之宰我問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任之王符潛夫論云顓帝師於老彭壽千餘歲王弼云老為老聃

彭爲彭祖蓋二人按史彭祖楚之先祝融之裔陸終之第三子姓籛淺名鏗堯封之彭城今徐州也歷虞夏至商壽七百六十七歲老耼皐陶之裔世爲理官因以理爲氏紂時逃難伊墟爲李氏有李乾者字元杲娶洪氏女感飛星而娠十有二年而生子名耼與儋同又名玄祿字伯陽生而皓首故謂老子耳漫無輪又名耳邑于楚之苦縣賴鄉賴萊通又號老萊子周孝桓莊王世爲柱下史簡靈世爲守藏吏孔子嘗學禮焉孔子沒十九年而儋西入秦適流沙諸國壽四百有四廿歲從古歷年久聞見多無如此二人者故夫子言信而好古比之非謂此二人述而不作也古名賢多矣若獨此二人不作其餘皆作者邪彭祖作否不可考老子道德五千言作何加焉朱子以禮記曾子問老子數章爲述而不作楊中立謂五千言以自然爲宗亦是不作或謂五千言爲容成子作老子述之皆附會之說

班固幽通賦云若胤彭而偕老訴來哲而通情此語可爲竊比老彭之一徵此爲欲親見千百世下來學夫子爲欲親見千百世上往聖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識猶心得卽一貫之道非多學之識也無聲無臭於穆不已者天之默識也不覩不聞必愼其獨者聖人之默識也學學此也惟此學不厭時習而悅何厭之有誨人誨此也惟此誨不倦無行不與何倦之有教學二者相成書曰教學半學處卽教教處卽學學能默識卽道義之門天機活暢人已周流所謂仁智合而內外顯微無間不在言語答問以爲誨不在有叩必竭以爲不倦不言而述歸于默識而已矣大道通物我故每以教學對舉不厭不倦嘗以自任此云何有者惟其本于默識也聖言雖謙終無誑語

默識知行合也口耳非眞眞自忘言纔落言詮便隔牆壁故默識爲眞知夫子無行不與卽是默識後儒將此意盡劃與二氏道術所以支離或云夫子與回言終日又何也聖人言而忘言顏子不違如愚所以默識夫子不能不終日言所謂何有於我也他日謂子貢吾與女弗如昭雪此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本固有不脩則壞脩削治也如仁義德也有欲害人之心爲穿窬之類則病德故必脩治之而後德全

道不可以講而得學則必待講而明講者師友討論內辨于心也義無常主遷徙隨宜已未盡知聞即當徙旣聞矣知其爲義矣因仍不遷則嘉言善行竟成辜負不善之事始于過誤茍且掩護則惡日叢四者之失由輕趨重四者之功由重反輕無德則當學不學則背義背義則惡去惡則向善向善則學學則德進四者身心要務人若不憂此四者便是小人而無忌憚非必四者全失而後憂也四者失則違禽獸不遠矣四事非一日可竟之功乾乾惕若天行自强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望道未見惟聖人爲能耳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申申暢遂也枯寂則不申申昏沈則不申申夭夭微悅也嚴肅非夭夭發揚亦非夭夭徒申申似舒遂而少含蓄又夭夭則陽氣氤氳乃所以申申也徒夭夭則似苞孕而不條暢又申申則天機長裕乃所以夭夭也此聖人本色太和元氣平居乃見佛氏云妙好觀自在像蹈襲此意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少壯時有心與復周公之業故夢寐中嘗見之年老無意故無是夢此自然實境也不夢周公則一切緣影都不入夢中矣夫子六十耳順七十從心與大虛同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夢寐皆覺宇宙皆夢所謂至人無夢此也昔湯武伊尹太公皆以耄耋成功夫子年七十有一尚請討陳恒豈以衰年忘世年衰則思宜倍切所以不夢者惟其情識渾忘而歎其不夢者乃所以深思周公也刪詩書脩春秋多尊崇周公之意人臣如周公功德巍巍不驕不吝作周孚先而子孫不念厥祖夫子目擊宗國式微何嘗一日忘魯三桓之徒亦未嘗一日忘夫子故夫子居魯之日少居四方之日多至老而後返發此歎見魯事之

終不可爲也

人身載魄魂而有夢覺猶天地含日月而有晝夜獨陰不闢獨陽不翕一陰一陽相倚而爲道離則形毀偏則疾作陽勝則狂陰勝則魘至人守一魄抱魂則晝夜通而夢覺齊晝則陽闢向明而爲離夜則陰翕背暗而成坎陽光外射如戶牖四闢萬象森羅陰輝內鑒如澄潭浸月遠影沈山晝寤如春夏萬物迸出外實而內虛夜寐如秋冬萬物收斂外虛而內實皆陽施陰受混闢互根之理聖人所以齊夢覺也夫子夢周公與覺同境以喻老壯非幻兆耳故曰寢不[illegible]

鄭康成謂占夢書亡紛紛作者如夢中夢可哂也

周公旦文王第三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采于周周岐陽地名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周公封于魯成王命公長子伯禽歸魯留公輔王室是時天下初定東方諸國挾紂子叛公東征黜殷滅五十國還建東都制禮作樂天下大定皆公之力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者公共之路未有所屬德者得也洪範云予攸好德五福之一為我有者也仁則德之精熟渾忘內外者也藝在外是道德仁之枝葉也道不可須臾離人

終身由之而不知秪為無志志於道者精神會聚行必著習必察也由是擇善固執有得於巳為據德由是操存涵養德與心融為依仁依仁則學成矣過此以往復何為哉誦詩讀書弦歌釣弋無非涵泳義理調養心性為熟仁之助也四者雖有淺深次第功惟一貫非竟此而後及彼也游浮衍也與沈溺異玩物喪志曰溺從容順適曰游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習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正業者道德仁之謂也操縵三者游藝之謂也隨志道據德

依仁所在而游藝則藝莫非道德仁也聖學以游藝居後世儒先格致是以游藝為入門也故善學者道德仁藝為一以其志之謂道以其據之謂德以其依之謂仁以其游之謂藝不善學者未免分疏

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數是也鄭康成云吉凶軍賓嘉五禮也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樂也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射也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御也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六書也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九數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脩治牲肉乾之以為脯也脯十曰束禮檀弓云束脩之問不出境古人初相見必以贄借物求通也貴者贄玉帛羔鴈士雉庶人鶩　束脩其薄者耳尋常見無贄行束脩者新相見也自行束脩之後則相與有生平矣以上二字所包者衆言無人不誨也雖父母亦有幾諫君亦有納誨何必師弟朋友凡在相知但有往來咸教使歸于善也嘗猶曾也朱註引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意甚迫狹聖意主誨人人苟向學雖無束脩聖人亦無不誨或云制行檢束脩飾與此束

俟異凡言非可一端盡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我以口耳施人亦以口耳受終鮮自得學記云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必俟學者天機自動迎機觸發則渙然冰釋矣憤者心欲通而不得正在憤懣時一啟便豁然悱者口欲言而不能正自怨悱一決便滔滔若是者舉一隅自能通三隅君子之教乃可漸施舉提示也隅稜角也方物四隅舉一隅者我開其端以三隅反者

彼通其餘也復猶再也既通此再舉彼也若既啟既發一隅已露而其人無通達之見即是不憤不悱者耳則不宜復[redacted]舉機緣不合深譚底裏學者之不達寔教者誣之也二十篇中與諸賢語孰非啟憤發悱如舉回賜孰愈子貢秪較多寡舉貧樂好禮子貢但引證据所以夫子第云弗如許其言詩而不再舉本事即此意也學記云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數進而不顧其安其施之也悖其教之也拂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亂之謂也舜之命契曰敷教在寬輔翼自得存乎誨者之能寬耳若稍有倦教之心則不能需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聖人以萬物爲體視人哀痛愁苦若己之哀痛愁苦食亦不飽喜亦不歌此自性情之常惟聖人適得吾常與子見齊衰師冕見皆尋常日用感遇周旋中禮盛德之至顯微無二心境如一所謂無行不與者也或疑聖人毋固何有餘哀夫陰陽舒慘以浸而遷悲驩頓改哀樂失常非變化之理毋固不以此論聖人固同無固是以毋固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

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用則行舍則藏二語圓妙理無不貫聖人心同大虛流行坎止無可無不可顏子克己幾於無我故能與聖同而用舍其大者平常事理微妙玄通無迹可求大則旋乾轉坤一張而舉一卷而收小則隨事隨物迎幾順應諺云提得起放得下霽則行雨則止邵雍詩云天根月窟閒來往即此意也顏子簞瓢陋巷似乎不行而孰知其用即行夫子周流四方似乎不藏而孰知其舍即藏聖賢爲斯世斯民用行是不願而

不用以藏是不得已故先用行而後舍藏也子路三
軍之問甚麤率視用行舍藏爲脂韋無白刃可蹈之
氣每見夫子當厄顏子輩無濟云爾臨事懼好謀成
亦似指畏於匡顏淵後之類諷之小怯大勇與用行
舍藏正同好謀而成謂謀則必成無謀必敗不成非
謀也善謀者必懼易所以濟變惟其能憂患也臨事
懼反暴虎馮河好謀成反死而無悔死則無成不悔
則不謀能懼能謀由平日涵養學問之功非行三軍
時一旦能如此也我與爾誰與吾不與三與切應
周禮天子畿內六鄉鄉一師鄉二千五百家師二千

五百人家出一人詩所謂三單也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卽軍也居則爲
比閭族黨鄉皆民也出則爲伍兩卒旅師卽軍也天
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三軍七千五
百人六軍萬五千人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執鞭之士爲人僕也求富而甘爲人役猶孟子云齊
人乞播之意此就求富者之情[illegible]解釋常人日夜營
營冒羞忍恥爲利而已夫造化所以有　正爲不測

若其可測人誰不避貧而趨富氣運所以難回正爲
不齊若其可齊世惟宜有富而無貧大抵貧不可以
人力免富豈可以人謀得先儒云君子贏得做君子
小人枉費做了小人豈如寡慾無求淸心養廉不憂
不辱自適其適雖不得富自得頗多不然所好于人
者未必得所自好者弁失何益矣孔顏疏水簞瓢而
樂惟其可好在我孟子云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從
吾所好也然言富不及貴何也貴賤有常分人尚自
守熙熙攘攘無非爲利禮云財用足則百志成有國
有家者患貧何也故聖人往往以貧富論人

禮君將駕則僕執策立馬前鞭馬策也一名箠一名
撾古用革以撻罪人辟行人因以驅馬後世以竹代
革故鞭從革策從竹書云鞭作官刑周禮條狼氏執
鞭辟行此施于人者也傳云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此施于馬者也

子之所愼齊齋戰疾

齊以交鬼神天地祖宗明威如在戰則兩軍千萬人
之命委于鋒鏑縱我無傷彼卽有損天地好生何分
彼我疾則已身之生死所係養生卽以養德也就三
事體勘眞能愼者幾人聖人所以異于人正其無異

于人者也愼齊仁孝誠敬享帝享親之本也愼戰崇
文尚德勝殘去殺之本也愼疾脩身理性祈天永命
之本也三者當愼人皆知之當愼而不愼者天下皆
是也故曰仁人不過乎物與前章食于有喪者之側
義同讀論語正當于此等處理會
禮曰君子非有大事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君子之齊
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
交于神明也○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
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調神論云四時陰陽者
萬物之根本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
與萬物沈浮于生長之門從則生逆則死從則治逆
則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
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猶竭而穿井
鬬而鑄錐不已晩乎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舜樂不圖者怪歎之辭樂不經夫子考正雅頌尚
不得所況舜樂歷世之遠乎昔季札聘魯觀舞韶而

歎魯本有韶或不備耳齊大夫陳氏虞舜之苗裔也
傳先代樂較詳然世遠非鳳儀獸舞之完音矣君非
舜工非夔不遇夫子雖聞猶常樂耳聖人神明擧其
器簡通其意因其器遂究其詳以至忘食忘味宛若
親遊虞庭見喜起之盛者[illegible]事夏時發不圖之歎
不圖猶言不料言不料韶樂之至於此此指齊也魯
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及顓
孫皆太子子奔齊齊桓公使完爲卿辭以爲工正傳
五世至陳無宇是爲桓子陳氏始大八世而陳恒專
政遂弑簡公是時陳亦爲楚滅先代之樂祇歸齊矣

而史記謂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仕齊爲高昭子家
臣師摯適齊夫子與之語樂遂聞韶按夫子反魯正
樂在哀公十一年時師摯尚在魯故曰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適齊在夫子正樂後史誤
也魯自有韶夫子非至齊始聞特以是時陳氏擅齊
夫子知其將有篡弑之禍而陳宗國破滅子孫流寓
他邦爲人亂賊聖人傷盛德之無後而歎興廢之靡
常也國家將亡安得此盛世之音於政治之理聲音
之道殊不相似故詫之云爾解者謂不意樂之美至
於斯則視舜反爲劣矣聖言深求宜詳味之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為猶與也衛君衛出公輒也諾者心方思而其應徐也怨悔也仁者孝弟之眞心也聖賢論人必原其心人心即天理心安理順即仁世俗論人格套形迹之間耳蒯聵得罪于父輒適孫當立禮也法也是格套形迹上事如伯夷叔齊兄弟相讓一尊父命一守天倫亦是格套形迹上事而夷齊心上各自有一種禮法不能拘者各求心安所謂仁也衛輒何曾有此心

假令全不為利但守格套形迹亦不得為仁況心本爭利假適孫承祖子得罪父以為口實耳仁者固如是乎譬攘羊不隱是直之格套父子相隱乃為仁殺人執父是公之格套竊負而逃乃為仁禮從心制法由心設但得心安禮法在其中子貢發問之意全在怨字上討分曉若夷齊之為賢人非待于問也父子與兄弟亦非可相比也所疑者秪恐二子當初偶然激發為此後來首陽餓死未免怨怨則心不眞依然是格套上事惟無怨然後見二子之心二子以兄弟相讓其心如此衛輒子與父爭其心何安故知夫子之于衛輒不為也凡忠臣孝子不辭艱難辛苦各求盡心耳夷齊為心上過不去所以終身餓死不悔舜為心上過不去所以得天下不解憂衛輒苟有一點過不去之心何論當立不當立譬如季氏舞八佾只因心上忍故無所不至

衛國姬姓伯爵武王代商封其同母少弟于康是為康叔武王崩成王討三監誅武庚盡有殷故地以其半封微子為宋奉殷祀以其半益封康叔為衛升牧伯國于殷墟朝歌之地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等處是也

衛靈公夫人南子生蒯聵及公子郢而私通于大夫宋朝齊豹之亂宋朝出奔宋南子召之太子適齊過宋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恥之與其徒戲陽遬謀朝其母將殺之事洩太子奔宋靈公欲立子郢子郢辭公卒夫人又欲立之郢曰亡人之子輒在於是衛人立蒯聵之子輒晉趙鞅以兵納蒯聵入于戚輒以兵拒之居數年蒯聵用其姊計逼大夫孔悝納之是為莊公輒出亡是為出公子貢之問正輒父子相拒時也諸侯多助輒者國人謂輒當立故冉有疑之

子曰飯反疏食嗣飲水曲肱聲國平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肱手臂也不義而富貴謂處富貴而驕奢與不以其道得之者也順逆兩境鍛鍊士子之鎚爐凡虛見空解可閒時粧演順逆當前殊覺茫然所以聖人勘人每于貧賤富貴之交樂者人心天機恒人爲情境牽累不得洒然聖人物累淨盡元氣周流在富貴有天下而不與處貧賤樂亦在其中蓋境由外來增添樂本性天固有天定則境忘必摇貧賤時言者富貴佚豫則真樂不分貧賤憂戚真樂乃見非聖人偏以貧賤爲樂也貧賤究竟亦是浮雲但富則可救疏水況又且貴乎況又值貧賤之時乎豐約相形人情于此不動心尤難浮雲生滅無根聚散倏忽不義富貴亦猶此義則爲名器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孔子見二帝三王之富貴亦自起敬若衛之父子魯之君臣此等富貴唯恐加乎其身況肯縈諸其念曲肱而枕有隱几旁觀之意記者所以記諸衛君之後也

詩云彼疏斯粺疏糲粗米疏食脫粟之飯粟一斛舂米六斗曰糲糲一斛舂九斗曰粺八斗曰糳七斗曰

侍御○周禮六飲一曰水緯書云水者天地之苞幕天下至多者莫如水浮天載地冠五行之始居六府之先在天爲雨露在地爲江河功濟天下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道家取法焉謂之上德餘詳第六篇

子曰加如字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夫子五十以前語故云加我數年古者五十服官政聖學五十知天命易道五十則河圖之中大衍之成數卦爻之尊位也凡人生半百閱歷已深前此未定之見已徹後此老耄之年未至故五十知天易之中數也夫子因年發歎非至五十始學易也

河圖洛書呈天地之數皆中于五而成于十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大衍五十易之全數也五十者五其十十其五也十五者三五也三參也五伍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聖人所以神變化之道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一者一貫也無可無不可卽五十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卽五十也無意必固我卽五十也不能

五十不可學易故曰五十以學易猶言以五十學易
也
四方中央合成五五爲皇極五又生五六七八九合
而成十五爲中體十爲中用執中用中如表之徵影
響之答桴萬事萬物自然之節度故五者參天兩地
之合十者兩其五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數惟五與
十相得如一五爲五二五爲十三五爲十五四五爲
二十五五爲二十五六五爲三十七五爲三十五八
五爲四十九五爲四十五十五爲五十由此以至百
千萬億皆五十相得能數合則雜如一三爲三二三

則六三三則九四三則十二生數與成數不合惟五
十自相得是以爲中極而天地萬物不能違大衍以
爲全數聖人則之以學易也
爻位唯五最盛乾坤爲諸卦父母乾之五坤之五極
盡健順之道體易簡之德天地聖人之精蘊莫妙于
乾坤之二五即十也乾過五上爲亢坤過五上爲戰
皆爲大過聖人學易全體乾坤故無大過贊易獨于
乾坤加詳作文言以繼文王之志明天地之德也
聖人學禮動容周旋無不是禮三禮所載制度儀文
皆易徇也聖人學易動靜語默無不是易周易所載

卦爻彖辭皆筌蹄也無大過云者乾文言所謂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者也聖人憂患作易
非爲小過而已卦兌上巽下曰大過大過者往而不
返死喪凶咎之象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如文王處商周之際周公處不造之家然後謂之無
大過夫子處春秋亂世五十學易而後能脫然無累
說者以爲謙辭非也
昔伏羲俯仰三才設象畫卦以形造化之秘作六十
四卦開物成務之理具非獨爲卜筮設也而消息盈
虛默運窮通之數天地人物未有能違者列聖相承

不能贊一辭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其說不傳使其無
憾文王必不更演文王演易取六十四卦一正一倒
爲上下兩篇每卦繫辭以斷一卦之理蓋當商紂之
虐事凶淫之主遭羑里之難深有味乎義聖之作也
迨周公輔成王值三監之禍流言見疑居東二年作
三百八十四爻辭紹厥考之志故曰文王我師殆謂
是耳迭經二聖之手隱奧畢達易道大備故世稱周
易夫子道窮于春秋晚年讀易三絕韋編兼三聖作
爲十翼于羲卦作大象于彖作彖傳于爻作小象乾
坤者易之綱領作乾坤二文言融會大旨作上下繫

辭因文王爻第作序卦廣義聖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象作說卦又錯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作雜卦是謂十翼反覆開明至矣盡矣夫三聖人者聰明睿智達天德而又身親艱難危險造化之理觀察愈精故其言之湛湛然味未易道中天夫復何議後世解易之家如馬融鄭玄虞翻輩執象昧理流爲隱怪王輔嗣程正叔直譚名理而象義頗疎然于易未有害也至宋邵雍氏牽列術家小說作先天方圓等圖而朱仲晦極其尊信謂爲羲聖本義斥夫子十翼爲後天之學謂易有伏羲之易有孔子之易有文王之易噫夫

是何言與易豈有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淺學之士承風好異簧鼓竽聽莫適所宗易學至今紛然淆亂矣解詳易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承上章聖人學易而罕言易所雅言者惟詩書禮耳雅常也正也與俗反尋常論道曰雅言詩書所載皆切人情物理風俗古今治亂興亡之迹至于禮大小經曲三千三百莫不有品節度數士君子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故曰執也詩書所言皆約于禮禮所履皆著于詩書詩書文也故詩書在誦說而禮在持循皆夫子所雅言者也不及樂樂亦禮也故禮有記樂無經樂記即在禮記內儒者因謂樂經亡不應雅言時樂先亡也或云詩即是樂詩非專爲樂作也詩爲樂作者惟須耳或云何以不及春秋春秋爲禮壞作執禮皆雅言則無禮者不言自警矣故易曰學書曰讀詩曰誦禮曰執春秋曰知

雅言即是中庸之教道不越中庸子思得聖祖之傳作中庸而寓諸禮即是雅言執禮也六經惟易精深變化聖人不輕語以易道自不越詩書禮言詩書禮即是言易記者所以記此于學易之後易言多象象

隱而義顯聖人言義不言象所以爲雅言佛書偏言象故天堂地獄六道輪迴怪誕無稽聖人雅言忠信平實所以異于侏僞之教也

相傳孔子刪詩成以授子夏子夏爲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即今毛詩也○初孔子刪書百篇遭秦滅學並亡濟南人伏勝能熟誦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九十餘不能行詔大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凡

二十八篇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于壁間得古文尚書多于伏生所授二十七篇武帝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共爲五十八篇未上至東晉始行說詳書解○先儒謂周儀二禮皆周公作禮記爲孔子門人雜撰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傳梁國戴德及德子聖德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卽今之禮記詩書詳第二篇

葉攝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汝奚不曰其

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公問孔子其爲何如人也子路不對以聖德難言又未測葉公發問之意是未免有所安排回護夫子直自道其生平素位易簡何意乎人知何防乎人不知卽中庸至德神化妙境要不越好學耳語意渾然憤處卽樂忘食卽忘憂憤忘食樂忘憂卽忘老凡人學不發憤秪爲不樂人心不兢業自不幾康不鼓舞自不暢快孳孳汲汲惟日不足自不知老非兩時兩心如朱註已得未得之謂也或云聖人何用發憤聖人自言所以爲人者正自不異乎人人世不過憂樂兩境人心不過憂樂兩情在衆人爲形骸之私在聖人卽天理之生幾恒人天機淺則觸發不深聖心靜深宥密元從貞起雷自地出萬物怒生幾不容已卽是樂卦象以雷出地中爲豫豫樂也憤到忘食自有一種眞樂樂到忘憂自帶一種眞發忘憂之憂外境也貧賤憂違可忘也眞憂卽憤憤與樂雖七十從心猶有之故不知老將至如天道之有陰陽無陰陽則無造化無憤樂則無生機誦詩讀書專心討究是憤忘食精神不厭倦是樂忘憂終日終夜是不知老將至憤所在卽樂所在卽死而後已所在也語云

樂此不爲疲聖學雖不主誦讀亦不廢誦讀夫子若不誦讀六經何由刪訂魯哀公十四年七十有一春秋乃絕筆然則誦讀莫如夫子也平生窮居故老于好學好學一事說向人不得人亦知不得特舉以自明其言愈近其旨愈遠與告子貢莫我知也夫意象正合老至不知卽知我其天境界彼言不怨尤此言憤樂惟其憤樂所以不怨尤聖人尋常自道天趣洋溢性命流形讀者味之

葉楚縣名楚稱王故縣尹皆稱公葉本姬姓之國楚滅以爲縣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北葉縣古應子國也

葉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玄孫沈尹戌之
子爲葉縣尹楚昭王卒惠王立子西爲令尹召故太
子建之子勝于吳子高諫不聽後勝作亂殺子西子
期刼惠王囚之高府自立爲王子高自葉奔難攻勝
走縊死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
馬退而老于葉有存國之功而不享其門可謂賢矣
昔夫子去衞盤桓于陳蔡間六七年陳蔡之君無足
與者其意常在楚也是時楚國無事昭王欲用孔子
葉公不能舉使聖人之效不見于當時故世稱葉公
好龍屋壁皆畫龍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識

其好士不識孔子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聖人無誑語自古未有生而無不知者論良知亦子
皆然論多識必待于學嘉言善行備諸往古不求則
不得不好則求不敏衆人氣質昏愚義理茫昧故精
神不淡聖人神明貞見義理之無窮神交往哲自然
孳孳汲汲莫知其然而然所以爲生而知之也今人
不能好古敏求反以不學而知爲聖人豈不左乎越
是上智越好學越是下愚越懶惰所以諸賢好學不
如顏子顏子不如聖人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不語不與學者講說也妖異曰怪如鯀化黃熊彭生
化豕萇弘化碧蛇鬬石語柩作牛聲之類氣勇曰力
如桀紂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兕虎之
類悖理曰亂如寒浞竊室子頑烝[illegible][illegible]兒淫殘弒父
與君之類鬼靈曰神如少皞之四叔顓頊共工烈山
之三子五帝有名號星辰有職司之類怪則反常力
則喪德亂則害正神則惑人四者皆非中庸之教天
地之間何所不有而人耳目見聞寓諸庸不及見不
及聞與不當見不當聞者何限道不統于一教不出

于中則詼詭譸張而無所底止故聖人立言垂訓必
可與天下萬世共知共由四者不辨有無不爭是非
但置之不語則其所語者亦可知知其所不語與其
所罕言所雅言垂世規矩大道宗範居然可見矣蓋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孔氏家法六經
典刑論語二十篇世道人心倚賴守此則治易此則
亂學者所當服膺彼攻乎異端呶呶然是馬非馬聖
人未遑也
按記者記此明夫子雅言詩書禮而不言春秋之意
易詩書禮皆古訓聖人信而好古春秋爲憂世作所

背理之事皆怪也爭戰之事皆力也篡弑之事
亂也識兆卜著之事皆神也故春秋不與易共學不
與詩書禮共雅言非知我者不與言春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此與見賢思齊章參看人苟有志自脩觸處皆[illegible]心之地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頗與聖言相發明同行有師何往無師不善亦師何事非師三人以我對善惡言猶三思三月之三不一之辭也杜門索居不見

人則已但出門同人隨處得師師在人而師師在心心在卽學在道在而師亦在矣或二人或多人或兼善惡或皆善皆惡但能擇能從能改莫非我師若終日羣居而無所取益見君子不思齊與小人狎不知省而乃負笈遠遊不亦左乎意稍重不善邊知善爲師而不善不改雖從善無由矣不善且師所以爲必有師在我而已矣我字甚活三人各自有我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章見聖人處變不憂之仁不惑之智不懼之勇天生德於予言有命自天桓魋其如予何言非人所能爲也聖人素位而行無所動心其氣象安貞非拔天自解耳德人所同得惟聖與天合故動稱天凡不由天生得者人力可奪由天生者堅强凝固威武不能屈患難不能搖故曰無如予何恒情無事强直自任見危則氣奪聖人平居則謙謙不勝臨難則自任不辭畏于匡曰斯文在茲疾病曰丘禱久自信之篤如此而又不辭微服之行所以爲知幾變通刑用安身以崇德而爲無如予何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苟唯其占而不事事委于一定之數而無轉移之方則仲尼死于桓魋文

王終于羑里久矣何貴爲不測之神乎

聖言無誇言天以折人也言德以折力也言爲善必得福以明爲惡必凶也人皆天生天皆與以德顧爲聖賢者溫良守理而爲亂賊者暴戾横行若有力者伸有德者屈則君子祇供惡人之魚肉豈天意哉故聖人以天生德自信畏天脩德與逆天背德終不可同日語也若魋能害夫子是反天之道德不足脩矣古聖賢死于患難者不亦多乎天欲生之凶人欲死之斷乎其不勝也

桓魋卽向魋宋司馬向戌之曾孫出桓公族稱桓氏

初衛大叔疾出奔宋臣于向魋納美珠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謀弒宋公事敗遂叛時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下魋伐其樹弟子曰可以去矣孔子云云○初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爲也況自爲之哉今彭城北六里桓山下有石室相傳爲桓魋石槨山臨泗水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

謂道爲隱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有隱乎四時行百物生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無言默識者天下之至隱也聖人烏得而顯之二三子所謂有隱者此也然可知可能者天下之至顯也聖人烏得而藏之夫子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道不離須臾夫子與二三子莫不飲食莫不由戶但聖人無意必固我與道爲體其次則如顏子終日不違所立卓爾是明見其所爲無隱者也二三子求之皮膚而不得其神情疑聖人有秘義而不知日用橫來直去無非本命元神夫子覿面呈示二三子當面錯過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夫子將奈之何論分殊爾爲爾我爲我見諦不同論理一我即爾爾即我同明交映如一室千燈我不能離爾爾豈得受我離故曰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直相呼辨認之辭爲其覿面不識故曰是丘彷彿告瞽者某在斯之意聖言至此肝膽吐露然何不逐明示以所與之物其實無一物可以相示者纔落形迹都非實地故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昧者不悟自粘連意必固我中解脫不出反疑聖人語之不詳耳

二三子所謂隱者離顯求隱中庸云行怪之素隱也夫子所謂無隱者即顯是隱所謂費而隱莫見乎隱也凡聖言蘊藉言用即是體言顯即是微非如世儒單說效驗與禪機之幽僻理學之偏上忍耐不下一直說盡使學者將作譚柄全無體驗是教者之過也故論語二十篇爲實際

問如何是夫子行處曰未可作道德向聖人身上索解各就自家日用行處體勘即處處與夫子相逢此理易簡上士聞言即領不能者且循塗守轍久自升堂入室苟下學未能躐求上達必有荒蕩迂濶之病

論規矩繩墨爲世道人心累非小也聖言有餘不盡
所以爲中庸之教
聖人行處無跡顏子雖從末由故時時與夫子同行
他人踐跡故疑夫子有隱顏子末由始信夫子無隱
禪語云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又云但盡凡心別無聖
解明蹈襲此言世儒遂割以奉佛獨詆鄉黨一篇爲
門人所得無行不與之教是釋氏所云泥裏洗土塊
者也解者有詩云日月光明滿大虛瞽曚不見漫言
無請君借問旁人看可是吾曾隱爾乎情境似得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謂詩書古訓學先誦詩讀書古今同也教雖有四
功惟一貫博文多識以求其理即反躬實踐以見諸
行內存眞實之心以立本即本無僞之心以制事始
終相成內外交養以教中材則術序漸進路徑可入
以教上智則本末兼舉荒蕩無憂下學而上達未有
能違此者矣中人由文行入者多上智由忠信入者
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恕即忠信恕即信也如其
心之謂恕不欺其心之謂信一也大學云藏身恕無
諸己而非人有諸己而求人信也中庸云忠恕違道
不遠庸德有諸己而求諸人亦信也顏子博文約禮
全體四教諸子或文而不行或文行而少忠信
未盡道也
四教不言知何也知爲明德乾體故三達德首知眞
知即是行虞舜所以爲大知也故曰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知德者鮮矣世儒以學文爲知乃知之影響耳
夫子誨子路以知之則忠信之本體主宰乎文行之
先者聖門無先知後行之教知行分自後儒始子云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故聖門不以
文學爲知全體四教始可言眞知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無而爲
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至人曰聖有德曰君子忠信曰善人不貳曰有恒恒
常也常有之心即良心也良心者立人之要聖人至
誠無息亦惟有恒之至小人機械變詐即是無恒之
至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皆無恒之狀人心常無常
虛常約未有不恒者無物之中忽添一物曰爲有大
虛之內鼓以陰陽曰爲盈方寸之地增以盛氣曰爲
泰泰後也三爲變詐反覆所謂作巫醫不可況爲君
子聖人乎聖人君子善人品不同而心無二故曰六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卽恒也易稱天地聖人之道莫大于恒書云恒性孟子云恒心無賢愚貴賤大小達諸天下古今卽性善之本體不受遷改者非善人外別有有恒一等也恒則爲聖賢不恒則爲禽獸幾希之閒耳衆人操舍無常聖人純一不已惟君子能存此善人不失此未爲善人君子亦未嘗無此故不見聖人望君子不見君子望善人不見善人嗚呼危矣幾良心雖牿乍見之惻隱爾汝之羞惡未嘗泯猶是善反之端培養擴充存乎人故曰得見有恒斯可矣

君尊也子美也才德出衆尊美之稱又曰君國子民謂之君子善良也吉也不犯物曰良不失理曰吉善人上更加子曰二字非一時語而理本貫通聯解亦得善者天命人性成繼之體君子聖人之根而恒與不恒在人人皆有善所謂十室必有之忠信孟子所謂善人信人也苟不以一毫習氣攙雜便是不可必得之中行所謂不踐跡亦不入室爲邦百年可使勝殘去殺者也天生聖人君子之胚胎不隨人腳跟如顏子未竭才前便是不踐跡之善人卓爾後便是入于室故曰不得而見之矣

子釣而不綱弋亦不射宿

釣挑絲垂餌求魚也綱繫網罟大繩舉網必提綱弋以絲繫矢仰射高鳥一日矰矰高也鳥棲曰宿射則易獲漁不用網罟獵不射宿鳥則所獲不多昆蟲草木本吾一體草木無情方長猶不折魚鳥有血氣好生惡死于人尤近焚丘竭澤以恣其貪脯林肉圃以縱其殺仁者不爲也然而未免釣弋焉何也用以禮食以時天之道聖人撙節之故論仁及博濟曰堯舜猶病其罕言仁亦爲是耳嗟夫魚鳥猶不忍況于人乎佛氏蹈襲此意放生戒殺世儒斥爲異端此所謂

割吾聖道以奉佛者也佛毀禮法無人倫棄君親以身爲惡業生爲苦海乃至捨身飼獸戒殺爲慈譬之伐根而樹其枝顚倒甚矣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則不能無祭祀宴享之禮仁民則不能無養生送死之費天道春生秋殺聖人仁育義正對時而養撙節而用故禮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鄉飲燕射惟烹一狗特牲少牢不過羊豕折而爲鼎爲俎神人徧及不以口腹恣屠戮也不綱而釣不射宿而弋仁至義盡豈如梁武帝以麪爲犧牲麼祭享去人倫無君子如浮屠氏竊聖人之意而實背

錄于聖人儒者顧割聖教予之曰吾聖人不厭
不悖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志之知之次也
凡聖人之知卽是行言知卽行處識曰作曰從卽行
也創造曰作自古迄今蓋亦有不貴聞見而創作者
若非性與天合如古開物前民之上聖卽是恐而自
用如今不著不察之下愚上智不可多得下愚當求
自免蓋道昭著于往籍散見于事物人有心思耳目
聞見爲天靈之牖擇識爲反約之路聞見不厭多但

信耳多疑惟于中擇其善者依之目擊有據則並其
臧否記識之以所見徵所聞以所從參所識如此謫
求折衷雖不及作者之獨造而有所稽考持循庶不
墮愚者之冥行故曰知之次也此章之言本爲世人
不學妄作者而援古作者之聖以明生知之不多得
見學知之不可已也
互鄉向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人名進退不分曰互鄉與向同童子夫子之將
命者畀而之使見也門人夫子之門人如子路子夏

心洞然大虛不留既往不逆將來人苟向道而
趨如草木欣欣向榮與雨露之氣相應天地無心也
使退而爲不善亦物自消歇天地亦無心也門人惑
者以其既往爲不善退亦未必善故夫子謂吾但與
其進非與其退一何求人太甚乎彼既潔己而進與
其潔耳何必追念已往之不善而過爲防乎朱子謂
此章錯簡未然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一統志云互鄉
在河南陳州商水縣按沛縣春秋時爲宋地商水爲
陳地後人因夫子嘗在陳宋間附會之其實不善人

之稱如鄉原之類以其趨向無定進退回互得名若
直躬接輿荷蕢長沮桀溺闕黨達巷皆然如以爲鄉
名豈萬二千五百家無一人可與言者與周禮鼈人
取互物互合也蚌屬言固閉不開也與此互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以天地萬物爲體量包大虛故曰遠先儒謂宇宙
爲分內佛氏以虛空爲法身本此意子云仁者人也
孟子云仁人心也心量大故仁體大仁在心心在我
欲仁者將心還心將我心還我一念猛覺卽虛明無
礙萬物一體更無等待無假借無虧欠捷徑易簡亦

年鋼敵須臾猛醒則□障普銷全體呈現但爲如此容易却因如此錯過一貫而返者旋一迷而去保任護持亦存乎我而已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去聲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司敗官司寇陳人諱其太子禦寇名謂寇爲敗刑以敗寇也昭公魯君名稠襄公子年十九而有童心在位二十八年爲季孫意如所逐三十二年客死于晉

乾侯公素以習禮稱左傳公五年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定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夫子因公善儀故于陳司敗問而以知禮對蓋與鄰國大夫言而諱本國君之過所謂各於其黨□□□以擧公娶同姓事折之魯周公後吳泰伯後同姬姓也曲禮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故合祀考妣祝辭必云以某妃配某氏明非同姓也昭公時魯弱吳強公託昏于吳假助焉旣娶而稱其女爲孟子長女曰孟宋姓曰子易吳女爲宋女掩同姓之失也古男稱氏以辨族也如三家以桓公族稱三桓之類女稱姓生曰姓以來祖也如周女姬姓宋女子姓齊女姜姓楚女芈米姓之類各從其祖所自生也私親曰黨卽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之黨夫子聞司敗言旣不可以己言爲諱君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禮終不敢斥君爲不知禮乃自引爲過而推司敗爲知己其是非曉然于言外矣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臣子有至情士類有公道並行不悖夫子對

司敗與答巫馬期可謂曲全矣若棄公以證父爲直司敗以黨君爲非徒亟于自表而視君父如路人是不仁也故曰觀過知仁聖人人倫之至者此也其作春秋全體此義春秋未嘗不諱而未嘗不直不言而述無行不與而人以爲隱通于此章之義聖人之情可見故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聖人雖諱之烏得而枉之一言之隱而陳司敗卽指其過於立譚之頃況春秋昭揭千古豈辭罪我使後世常有過孔氏如陳司敗也者亦聖人之知己聖人所深幸也奈何俗儒反爲聖人諱使公論不明欲立聖人于無過

之地而實非聖人之本願矣然則夫子求後世有罪
我者不可得安望其有知我者哉窮經所以難也
巫馬姓字子期名施魯人或云陳人少孔子三十歲
嘗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脂車百
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
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
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投鎌于地曰吾聞諸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
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負薪先歸孔子曰
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歌

鵠羽之首章曰子道不行邪使汝願者○子賤治單
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大治巫馬期以星出星
入親其勞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聲音之道由人心生也故聞樂可知德歌咏可養性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惟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
于聲歌體究故子惟哭日不歌餘日皆歌也雖陳蔡
絕糧弦歌不輟子夏援琴而歌曾參曳杖而歌古人
歌爲常業興于詩以歌興也若徒玩其文字與他書

等何必詩乎樂記云如抗如墜如槁木貫珠古歌法
也古人作樂歌在堂上八音在堂下八音自外歌則
元氣與元神訢合所謂絲竹不如肉近自然也從容
一闋則形神交暢解慍銷累平躁釋慾大爲有功先
儒云學者悟古人命歌之意直歌到堯舜羲皇之世
以此後世學術不明歌法不傳淫聲豔曲急節繁響
惟取娛耳何關性情此不善之歌不足與也子與人
歌與其人同歌也而指其人也善謂和平中節也反
復也使其人復歌待其畢然後夫子歌以和之蓋善
而必使反欲其人自聽于無聲之初而後和則彼我

天機浹洽樂意流通非徒入耳出口實養心繕性之
一助也有唱必和歌者之常而聖人能從容委蛇太
和元氣盎然于聲歌之外世俗之歌謔浪笑傲神氣
散越所謂人而不仁如樂何雖繞梁遏雲何關于性
情之理乎
釋名云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聲咏有上下如草
木有柯葉也○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
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
子曰文句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聖教文行合一學者逐末忘本故聖人謙已以警人

也華言曰文實德曰躬行莫者撲擬之辭猶人尚可及人也未之有得則全無之辭文與斯文博文之文異此所謂采華忘實者也子云文勝質則史史雖脩飾掖事傳述尚有實蹟但質不足耳此則如後世辭卿墨客亡是烏有之文馳騁誇誕稽之事則無據質諸道則愈遠所謂口才筆路世稱繡虎雕龍矣其辭而命曰文聖人謂之佞謂之巧言佛氏謂之綺語夷考其人素履佻薄大節全虧名教不齒文與行分為二途故聖人于其文曰莫吾猶人輕之也曰躬行君子吾未有得剌之也聖人博文即是約禮文即是行

即是忠信六經之文經緯天地夫子之文章即性與天道子臣弟友庸言庸德慥慥君子文在茲行亦在茲根本盛而枝葉茂何得與未得之分乎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心之精神曰聖心之生理曰仁聖即仁之至者為之為仁聖也誨人以仁聖教人也道在天地間雖極微妙廣大惟是人心一竅虛靈通透許多當行之事耳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從心順矩天機運旋自為與為人從容中道都無厭倦學者從聞見擇執入真幾未徹障累未銷倚仗意氣學作如眼中有屑豈能開闔無礙縱容操持旋已縱舍焉能不厭倦乎聖人自無厭倦學者將不厭倦作式樣依倣是以難也

為之與誨人不越人倫日用學而時習是為之也無行不與即誨人也不思不勉天行不息是不厭倦也苟非性與天合稍涉勉强即是厭倦惟其學不厭乃能誨不倦未有不善學而能善教者故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溫故知新乃可為師聖人稱顏子好學而亦不言其誨人明德親民成己成物至于脩己安百姓堯舜猶病公西華謂弟子不能學要其至何但弟

子不能耳此仁聖即默而識之故前章云何有於我除却仁聖單提不厭倦故此章以自任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其子曰丘之禱久矣

古人尚禱祀卜筮至吾夫子不語神教人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賛易本諸天命人性中庸之至名教之宗也疾病而禱雖周公于武王亦然子路之請夫子不言其非但問有諸豈誠不知蓋臣子禱祀為迫切之情而生死晝夜實自然之理日之夕矣禱豈能留天命前定鬼神豈能移理所

必無也子路更以有對夫子亦不直斥其無但云丘
之禱久矣禱久者言己素行質諸鬼神雖素行質諸
鬼神鬼神亦豈能使之不死士君子脩行于昭昭非
徼福于冥冥苟不自信于平日惡免禍于臨事則愚
矣子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子路
好勇見義必爲而問事鬼神請禱則其所謂聞斯行
者亦非務民之義者也蓋鬼神爲大虛之靈人心即
大虛心體淨則屈伸由我鬼神豈能主心體不淨情
識不除境緣不徹吉凶亦自我生鬼神何預故曰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子路見未及此耳

誄累也累死者生平實行猶今輓辭行狀之類即其
所以爲諡者也爾不知何指子路引之以證昔人有
禱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或曰誄禱祀之書也士
喪禮疾病禱五祀周禮大祝掌六祈六辭以事鬼神
祇小祝掌侯禳禱祀之祝號以祈福祥而子路不及
可知儀禮周禮多後人附會耳丘之禱久一語甚含
蓄任而非誇自言平日兢業不敢獲罪于天地鬼神
云爾朱註云無善可遷無過可改素行合于神明不
似聖人語

子曰奢則不孫遜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侈行也儉美德也不可以同日語儉失止于固奢
失則不遜聖言寬舒云不遜即是犯上作亂矣固者
硜硜之稱執中之謂禮過則奢不及則固小過不及
恒情有之而此則習尚有心偏主者有見于儉之爲
陋於是乎喜奢奢者本非欲爲不遜也而窮奢之極必
至逼上不逼上不足以盡奢抑或有見于不遜之爲
僭反而求諸儉儉豈不佳然矯奢爲儉必至裁省之
過迫狹而爲固非固不足以矯奢二者皆非也但固
之失歉于禮內而不遜之失溢于禮外固則禮猶在
而不遜則禮全亡夫子嘗論本以儉與奢較謂與其

奢寧儉人或未信今稽其敝以不遜與固較謂與其
不遜寧固人必辨之矣不然撙節退讓以明禮而乃
奢僭無度以敗禮乎信奢之不如儉也此與以約失
之者鮮林放問禮之本相發明晏平仲一狐裘三十
年不更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固也管敬仲三歸具
官反坫樹塞不遜也故夫子謂平仲能久敬而謂管
氏不知禮論者優晏子于管仲以此至三桓舞八佾
敝雍徹奚足與言禮哉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無欲而居易俟命故廣大寬平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是曰蕩蕩小人多欲而徼逐營求患得患失憂愁不解是曰戚戚蕩蕩曰坦無處不蕩蕩也戚戚曰長無時不戚戚也長戚謂多怨尤也如欲不戚將奈何曰坦則自無戚凡戚生于行險君子坦蕩而常存小人長戚而實無忌憚此乃所以蕩蕩而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每項非兩濟正是溫與威與恭恰好處三項又非各別總是一團太和元氣周流溫而厲則威矣威又不猛威不猛則恭矣恭又安天機圓融正在無忘無助之間首溫終安和氣包括裏許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堯舜亦惟溫恭中間厲與威變化無方溫中有厲極難厲便猛不猛正爲厲在溫中都來只是一個恭而安所謂允恭安安者也威爲包含在溫恭內是以安安

論語詳解卷八

郝敬解

泰伯第八○前篇多述孔子志行此篇首泰伯終以三帝三王集羣聖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下至曹子臧吳季札衛子郢輩非不讓也然讓位而不讓名名之成非國之福也我有讓之名國受讓之害故季札子臧子郢以讓致亂夷齊讓而孤竹之祚微且其讓止一國耳文王讓天下民猶得而稱君子爲名譽而爲善者下也德立而名隨猶有名在焉若泰伯之讓韜光泯迹默承父志已不言而人亦不知當時初未覺泰伯之去爲讓者未幾而季歷立矣文武興矣天下歸周矣乃追思當日泰伯之去實是以天下三讓豈但讓岐周之侯封而已乎向使泰伯處父子兄弟間畧存形迹豈能晏然以至于今蓋易適立庶事難顯行無論泰伯不讓使讓而明推于季歷季歷亦友弟也詎肯受之古公亦賢父也其心詎安必至互相委避形迹昭著事體時勢少乖則讓之名顯而文武之業不可知矣惟伯能泯然一

去知幾潛遁使王季因心則友潛開八百年丕基雖文王以有二讓商不及焉蓋文王所讓者不在家庭兄弟間易處耳處文王之時勢可以無讓處泰伯之時勢不讓不可文王讓而使人知不損于殷不失為純臣泰伯讓而使人知未可為孝子仁兄矣故吾夫子稱泰伯曰至德稱文王曰周之德蓋惟有泰伯之讓而後能遺文王之讓讓而能使人不知人受我讓而使之不覺讓一國而遂讓天下讓天下而幷讓讓之名故曰至德也已矣

按史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即文王也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仲雍托採藥逃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以示不可用蠻人義而歸之立以為君國號句吳泰伯卒無嗣吳人立仲雍五傳至孫周章當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後得章而章已君吳矣因封之以嗣泰伯更封章弟仲于虞以嗣仲雍夫泰伯與仲雍同逃也而夫子獨稱泰伯何也泰伯適子也國本伯之國伯既為季而逃則仲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三讓終辭也凡初辭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至于三而辭始決主人不再致客遂退矣故不受曰三讓解者鑿為之說非也或疑大王不宜蓄翦商之志引說文翦作戩訓善亦非也蓋翦商本魯頌之誇辭即指大王立季歷事何足為大王累又疑泰伯不宜父喪不奔引吳越春秋謂大王薨泰伯赴喪畢再逃夫逃而復返則迹與初違二子既去必無返理其文身斷髮正為廢禮自絕耳生死去就求不相及雖不歸不足為二子累凡尚論者貴達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洗)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聖教先於禮行禮先於恭退讓所以明禮然苟卑諂之過無以節之則非禮之禮反爲促而乏自然强世而行不勝其勞豈得爲禮乎故禮者中而已非徒致恭之謂也凡事適中皆謂禮有禮則動罔不臧無禮雖美行亦偏慎無禮則恐懼驚悸而爲葸勇無禮則負氣陵上而爲亂直無禮則徑情急迫而如絞故禮者百行之軌萬事之節也其教化在上其感通在心爲人上者禮教之主不必勞于爲恭但于日用人倫不失其仁厚之心親者勿失爲親故者勿失爲故則民有良心莫不興仁興讓而親親長長之化行所謂

以禮讓爲國篤恭而平天下不過此矣豈强世而爲之乎故曰禮中而已聖人言禮易簡如此禮書言禮繁瑣苛密謂非强有力者不能行夫禮必强有力者能行宜季氏之日闇而跛倚臨矣禮云禮云何至于此故言禮者準諸聖三十篇爲禮樂之宗盟學者務本生枝則易知易從禮樂無日不流行于天下矣

葸與諰同諰諰恐懼貌單帛曰絞禮有絞衣揄絞縊殺人亦曰絞左傳絞縊以戮皆急薄意直則絞好子證父之類故舊不遺不以小怨棄大德也不偷有餘也寬綽之意偷不足也朝不謀夕曰偷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餘即不偷也通章六段用六則字作轉語分爲二章者誤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人身含受性命參爲三才本皆聖賢之具爲人君臣爲人父子爲人夫婦長幼朋友責任至重也庸人妄自菲薄委身不肖至犯刑虧體或恣情慾至疾病傷生養身與養德原非二事未有喪身而不喪德者也

曾子之學守身爲本三省三貴弘毅自任死而後已祭義曰樂正子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孟子謂守身事親不失身而能事親者曾子者可謂養志矣平日戒慎恐懼至于將死教門人開衾驗其手足以示其無傷故開也意不主一手足手足無傷天下不獨曾子正使手足如常而內有愧心外有虧行所傷滋多姑借手足教小子保身之道見人生令終之難耳戰戰兢兢云者非憂患之謂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之心而加篤耳凡聖賢兢業即是幾康恭敬即是舒泰有憂即是無爲注體流行自然終日乾乾令而後者前此一日猶不敢自信一息尚存猶不忘自守乃所謂死而後已者也小子門人也語終又呼致丁寧之意幼學方始善終未易故呼小子也

聖學主誠愛其身以有爲也二氏主空滅其生以爲樂也彼既不知守身爲本焉知脩齊治平之事聖賢所以自任天下之重二氏空譚無實不可嘗試也云吾知免夫者何謂也所謂一棺戢身萬事都已生如行路死如歸家路遥跋涉關險阻抵家門而後即安不得其正而死者如中道遇虎狼盜賊棄屍原野何以死哉君子所以重全歸也佛氏妄言地獄天堂

說者遂謂人死有知或謂人死無知聖人固已言之矣曰知生則知死生有知死亦有知情識牽累則幽冤結滯是爲有知生無知死亦無知與虛同出與虛同入是爲無知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惟聖人與大虛同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大虛空明靜朗不識不知非情識記憶耳目營營之謂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言曰者病沈冥而力言也將開示孟敬子先表己言之善欲其虛懷聽受似有秘旨相告及言不越尋常身心間若聽者視爲尋常便成辜負所以先自表也曾子一生操存惟此三事容貌辭氣顏色皆心也三斯功夫綿密顯微無間須臾不可離中庸謹獨大學誠意顏子克復皆不越此學者收拾放心向自己容貌辭氣上撿點視聽言動以禮則德性用事施于四體睟然盎然苟心不存氣質用事容貌不躁暴便惰慢故動即思遠之辭氣不鄙俗便背謬故出即思遠之顏色如此中心不如此便不信故正即思近

信近信者遠其不信也不信者色莊也外正而內不正也三實無須臾離身則心無須臾離此三者日用隨身規矩守約之功德成而上者也至于名物器數藝成而下者也不關身心便屬外務細行不可遺而彼自有司之者在君子先心正身脩本立末舉心不操存而逐事狥物非端本之道也

此章與顏子四勿同功皆約禮之學容貌三者禮之體籩豆禮之器籩竹器豆木器制相似皆容四升籩盛果核乾糗之類豆盛菹醢等濡物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大夫之

家有祭器故舉籩豆有家臣故舉有司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司也此與上章皆曾子將死之言及檀弓所載易簀事非生平涵養得力安能到此讀者所宜體究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孟武伯之子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据此亦肆然無忌憚者故曾子約之以禮居高位者脩身爲本非禮不動所以脩

身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克已致虛之學有我則不虛以能問不能數語形容平易謙冲無人無我之度非拘拘取必于問也若無若虛二語申釋其意能不能以所造言多寡以所得言問以事言若以心言總之中虛耳凡俗學有一分工夫者便有一分勝心既有勝心即有我相有我相則是已而非人有犯則必較聖賢心同太虛忘人忘我既不知在已之善安見在人之不善其視

非道相干如手足爪牙誤自相觸何計校之有昔者吾友指顏子生平若無若虛是聖人氣象大舜善與人同文王望道未見夫子好學不厭皆是顏子希聖故曰從事于斯未遂到此可與幾矣

顏子承聖教則終日如愚無所不悅夫子欲得其一言之問而不可得及遇衆人孜孜好問此所謂以能問不能也舜大知亦惟好問學者受益莫大于好問夫子心喜顏子之不待問而又恐諸子之恥於問故美顏子往往婉其辭若不足所以善誘諸子也

若無若虛即是屢空田地後儒理學家是一片勝心

故生人我計較聖賢心虛初不見何者是學何者是道而無非是學無非是道所以學無盡道無盡與人無計校惟所見大故其器宇恢洪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生十五曰六尺百里公侯之國命國命政柄也託孤寄命皆曰可者以才言也臨大節曰不可者以守言也尋常無事保護安全人猶庶幾時際艱難主少國危存亡之秋人所難處斯人義理精明利害不能眩志氣堅定生死不能搖所託所寄既克濟立身行

已又無虧才全德備非君子其人乎苟寄託雖效而屈節立功或慷慨見節而國事無補以稱備道全美難矣故疑其辭以決之

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古者二十而役則七尺是二十歲也中人身軀止七尺故二十成人曰七尺升降以五年爲率則六尺十五歲也五尺之童十歲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聖門以仁爲教此章記曾子力仁之功仁以大虛爲

豈萬物皆備聖人心同大虛乾健不息則不須言弘
毅若士有志求仁不可不弘毅也蓋人心所以難存
易放惟其胸襟不空闊受私欲隔礙精神不堅强被
塵情壓倒故當仁任重而行仁道遠也必胸襟廣大
乃能容此重任精神强固乃能涉此長途所以不可
不弘毅也夫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何處著得弘來包
負又何處著得毅去撐持仁在幾希間安見其爲重
不越方寸地安見其爲遠須知此弘惟精惟一而量
包天地此毅無忘無助而氣亘古今幾微間即與大
虛通形形色色普含但有障礙即大虛塡作秋毫但
無障礙即秋毫普同大虛所以士不可不弘也一段
元神與天地相終始其來無首其卒無尾旣落在形
骸須形骸盡生意乃盡若形骸未死一息昏迷生理
消歇如行屍走肉所以士不可不毅也讀者但理會
弘毅如何任與遠如何死而後已如何仁思過半矣
此皆曾子自己分上事質魯人工夫篤實所謂剛毅
近仁也孔顏爲仁悅樂不厭欲罷不能自然許多意
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禮樂亦專指典籍人心有無言之詩無文之禮無
聲之樂冥會經義非全倚文字也常人未嘗學問其
氣用事如奔馬燧象須先調理性情平其驕慣盪陽
之習鼓其從容和平之思凡暴戾皆習氣也和順則
天機也天機和順常于歌咏得之惟詩道理深長意
思敦厚辭氣温柔咏歎淫泆自然心雝意肯所謂興
於詩也然天機初動絪緼一氣熏蒸未透感發于一
念者須持固于未久使其欣暢活潑之意參前倚衡
守而無失必規矩準繩飭躬約己然後可與立是則
禮之功也甘之發之興者生生不已守之立者存存
匪解無始以來麤浮之習消融學問以後矜持之迹
渾化和順于道德習貫成自然必扇以八風之和諧
以五音之節然後躁心平慾心釋美善兼盡金和玉
節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之謂成也記曰其成也懌恭
敬而温文樂之謂也此章即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
之意詩亦樂也凡聖人言禮樂根于心與立成皆身
心自得聖學惟悅樂德以温良樂易爲至詩始之樂
終之禮綱維乎其間者也夫子於小子曰何莫學夫
詩於成人曰文之以禮樂記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不能
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樂之節文耳此理

無所不貫萬事萬物皆然始作皆欣欣正作閒步伝久之成熟皆有樂意天地初開萬物始生元和一烝興詩也高下散殊立禮也保合安貞性命各正成樂也與言詩詩有比興也立言禮禮履也履則立成言樂樂象成也三者不廢誦習亦不倚誦習如倚誦習初學不習禮乎中不誦詩乎成童舞象亦學之終乎且惟詩有經而禮樂無經隨時反求自得雖詩一篇禮一節樂一音皆可興可立可成必如詩三百禮三千樂八音十二律籩豆之事玉帛鐘鼓之云汎濫殺業非聖人反約之教必如風雅然後興則惟有商賜必節文然後立則惟有公西赤必音律然後成乎古一變耳

古人詩禮樂之教外博釆之文藝內約之身心是以童而習之故其教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又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士庶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古人於詩禮樂自少至老斯須不去身居則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玉琴瑟無故不徹以養中和之氣則非僻之心無自入是以古人小子有造成人有德今人自養蒙已不端不知禮樂爲何物聞其聲容習其文采漫然若無所與于身心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者也自少至老飲食衣服言貌舉止無非惰慢傲僻之氣先儒云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知言哉

詩六義有賦比興興者情之動也詩主興猶易主象皆寄諸辭外猶人哭死者而數其事動人處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興亦不在辭世儒以託物爲興不知託物爲比也必託物爲興有如賦不託物不可以興乎經解云溫柔敦厚其失也愚如言[illegible]咸立蒙患也何興之有無興不可以爲詩不知興不可與言詩三十篇中聖人於詩蓋諄諄焉僅有取于師商耳

禮樂無經而有記樂記卽在禮記四十九篇中今所傳儀禮十七篇周禮六官三百六十職謂皆周公作乎非也儀禮繁瑣周禮駁雜惟戴聖所記四十九篇精粗本末備樂記一篇節寓禮記內正是聖門致中和之教故道莫備于禮禮外無樂大本立達道行和也者禮之用也自兵家以聲音言律專倚吹竹累黍立均校尺爲律之源謂伶倫死而絕藝無傳譎詭好異互相非詆自謂聞聲知禍福小道或人皆濫觴于

審聲知音虞書百獸率舞之說而緣飾于師曠之歌南風子期之知山水影響附合考其制作訖無成效皆俗儒好信耳食之過也中正和平之理本乎人心心和則氣和而八音之和應之故夫怒心感者八音皆怒哀心感者八音皆哀古人始爲六律以正五音制八音以和八風程法旣立物曲由人家有世業工有師承材美而工良按法而製器隨宜斟酌以求合乎大雅雖今猶古也所謂治與亂邪與正不言而喻豈必區區竹管之長短黍粒之大小然後諧于元始之正音乎是以二十篇中言禮樂無玉帛籩豆升降之數無鐘鼓管籥鎗鏜鞈之聲其語魯大師樂云可知者是聖人之言樂也其教子張百世可知者是聖人之言禮也蓋器數損益寄諸曲藝而中和之理不假器數傳者古今不易舍此而深求隱僻如後世律呂家言豈性情易簡之道而樂其爲絕響矣斯須不可去之謂何聖言豈欺我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之言冥也往來因循曰由測度隱微曰知使教使也使之由謂命官設學道以德齊以禮也不可使知謂上達難傳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先儒謂聖人非不欲使知之不能使耳此曲爲聖人回護其實雖能使亦不可蓋聖人爲世道人心慮甚遠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使知之是語上也中人且未可況下民乎蓋虛解則欺好知則蕩民心本愚而情欲相感利害相攻無規矩必亂不約束則不齊庠序學校之設司徒之官五教之陳經曲等殺之節教民一步一趨倣準而行惟使之由而已苟由之而知卽下學而上達賢人君子由此出苟也由之而不知則規矩準繩自在亦不至壞法亂紀此賢愚兩利之教若舍此別求懸解探譚隱微以希妙悟則所知與所由離而心思馳于耳目外見解譎識過于躬行忽近厭常將視名法爲糠秕禮教爲牽纏荒蕩無歸挾詐用罔如佛老之爲者烏乎可老子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此言似是而非也後世用其術以愚黔首而亂天下聖人所以使民由正爲導民之愚如瞽者而授之杖夜行者假之火使不傾跌耳若夫默而識之存乎人聖人豈不欲之其勢必不可得則害且隨之故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民不能好學奈何强使知乎雖謂聖人有隱聖人亦不辭矣故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可使由之之謂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不可使知之之謂也佛氏自言普度羣
迷同證聖果合下使民知之誑由之爲無明爲事障
其究聖果未證而毀形滅倫惑世亂俗得罪于名教
正惟此又如晉人清言自謂名理竟以誤國若儒者
理學功主致知而偏言聖人所罕言空譚無用豈若
庸言庸德可知可能爲無行不與世道攸賴乎不獨
此六合之外耳目見聞所不及者何限莫非道也聖
人開物成務衣服飲食宮室耒耜水火菽粟外一切
隱怪不語雖兩儀七政之運行山河海嶽之高深二

十篇內亦不少槩及況其他乎惟民有義物有則當
然而然之謂路教人由其所當由不知其所不必知
六經宗範孔氏家法萬世爲君師者莫之能違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勇不可好貧不可疾既好勇又疾貧二者相乘逞血
氣之剛而困窮拂鬱激其憤必至爲所不當爲名檢
喪而身家亦隨之此亂由己作者也不仁之人誠爲
可惡然須有包承之量轉移之權以開其自新之路
若阻抑羅織大甚使無所容身托命必逞其無忌憚
之習而肆毒反噬此亂由人作者也亂由己者己任
其咎亂由人者亦由己激成之大抵温恭則能安貧
中行則能包荒和平者無憤疾時中者無已甚是以
君子貴調養其性勿暴其氣善變其習和順從容以
爲己則祥以爲人則通好勇疾貧者常由小人疾不
仁已甚者常由君子漢唐宋之亡也皆君子誤國聖
言其著察矣解者謂亂爲迷謬不思是以疾不仁已
甚爲當然與解易否之六二蔽同經術不明世道將
何賴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驕者矜己之有吝者惟恐人亦有此小有才之通病

二病相因矜己之有自不欲人有不驕亦自不吝聖
人所以爲聖惟其心虛量公而材美爲餘事有此二
病本源之地渾是荆棘無復高明廣大之度雖有技
藝根本撥而枝葉隨之何足觀乎古聖人多矣截亂
致治莫如周公功高位顯莫如周公而謙恭下士尤
莫如周公昔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識卑器小是
生驕吝秦誓大臣無他技惟其休休有容故有技彥
聖皆其材所以好善優于天下也周公雖聖當其定
難致治豈一手一足之力惟公虛懷舍己吐握下士
所以十亂同心若驕吝自用雖周公之才亦有時乎

窮管子天下才而器小所以盈滿放肆君子羞稱故
大舜善與人同士以善友天下德者本也材者末也
○墨子云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
佐相天子其脩至于今說苑云周公攝天子七年布
衣之士執贄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
此之時使周公驕而且吝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章即先難後獲之意三年言其久猶三月三思三
省之三非一之辭至盡也穀善也獲也耕者所獲曰

穀播穀望獲爲學望善不至於穀不自以爲盡善也
力學三年必有所獲而能若無若虛不自足其善是
眞知道無盡學無盡可謂好學者矣故不易得朱子
云穀祿也至作志按三年不干祿亦非難事古人比
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
羣五年視博習親友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
年視知類通達强立不反謂之大成夫子三十立七
十從心豈三年不干祿遂爲難得乎詩云君子有穀
子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記云脩禮以耕之講學以
耨之聖人每借耕言學耕者所獲一年有三年之食

三耕有九年之食學至三年豈盡無獲而能虛懷忘
善如顏子之屢空無子貢之貨殖有望道之憂無見
小之利如易无妄之九二不耕穫不菑畬象曰不耕
穫未富也與此同惟道積虛所以難得明乎无妄之
說難得之義亦可知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四字是辨學者一生守死善道即篤信好
學之功用危邦亂邦有道無道富貴貧賤即守死善

道[illegible]歷之時境處危亂無道須有守死之力量去就
隱見適宜從善道得若不篤信守死好學善道則利
害挫其志富貴昏其識禍福臨前渾是得喪僥倖之
私焉能時措咸宜故士貴篤信好學也蓋仁義道德
本乎性命眞見此道爲性命不可須臾離方爲篤信
信篤則學自不厭生死易惑惟篤信者視形骸爲委
蛻夭壽爲定命成敗利鈍委諸自然之理一定之數
不每生而惜死則後其身而身存奉天時行利有攸
往脩身俟命因時處義從吾所好不負所學而能善
其道乃爲眞篤信好學者矣由是處危邦亂邦安就

明決遇有道無道行止安詳蓋有篤信之心窮通得
喪見定一不移惟好學之士去就可否從容中道有學
守者之能事也自非然者行止顛倒進退狼狽過明
良有道而或不免于廢斥處昏邪無道而或敗于利
祿此其爲人胸中本無定力何有守死之信生平未
嘗學問焉有自善之道無信可守則天下何事不可
惑我無道自善則天下何事不可累我故曰恥也此
所以貴篤信好學也
此章之意較重好學善道邊語其至者也士苟有志
于學不難篤信而患不好學學不好猶不學也則有

非所信而信者矣苟有志于道不難守死而患不善
道道不善非至道也或有不當死而死者矣道莫大
于出處危亂之國無道之世誠不宜偷生然苟有知
幾之哲又何必輕死富貴誠不宜貪得然苟有大行
之會又何必忘世故危亂之邦則見幾明決有道之
世則行義達道所以察治亂安危之幾者學也道也
所以救大行之用者亦學也道也[redacted]非篤信守死者
不能要之何心于必信必死乎君子貴好學以善其
道此也不然生無用于時死無聞于世惡在其能善
道也尋常未易及此夫子處春秋所去就卽是模範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世俗好扳援鄉里人好議論朝政得失此通病也冒
侵陵之嫌踰爲下之分非居易行素之道君子安常
思不出位時事臧否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事上行
己之道當然耳或曰夫子之於是邦必聞其政如何
曰有聖人之志則可聖人未嘗謀之也謀有黠于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以詩爲章樂其聲也詩其辭也聲有五方之異而
辭同如今人唱曲有南北腔其辭一也詩三百皆可
弦可吹可歌口誦其辭聲和其音舞按其節謂之樂

師魯樂官名摯賢而知音始謂在官之初年關雎詩
周南首篇射禮鄉飲酒禮合樂三終皆用之六代之
樂皆在魯至春秋時新聲作而古樂亂矣亂錯誤也
夫子自衛反魯刪詩正樂時師摯尚未適齊故曰始
也子語魯大師樂卽正樂時與之語時風雅頌皆散
亂獨舉關雎舉詩之首也關雎亂則雅頌皆亂雅頌
得所則關雎亦得所矣洋洋美盛也盈耳聽之美也
言樂正條理清明不復如往日錯亂也此章爲師摯
已去三桓僭亂樂官廢職故追思或曰亂樂之終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三項總一忠信之薄積習壞之也士君子氣質之偏非一而良心爲根本同也肆志曰狂愚蒙曰侗無材曰悾悾三者皆氣質之偏不回曰直謹厚曰愿無欺曰信三者皆誠一之心凡人志大言大則少委曲情懂人則不敢妄作沒佞侗人則不會欺罔此常理常情也今之狂者反回邪愚者反輕薄拙者反狡詐則誠朴並喪立人之本亡矣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氣質之偏學問涵養容可變化心地一壞則根本撥將何所施其化誨之術乎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教學者以循循自得之益爲學怠惰者終于無得其有孳孳汲汲惟日不足者如有所追求而不及功非不勤矣然此際猶有可慮者焉欲速或躁畧而不詳進銳或力竭而退速雖小有所得猶恐鹵莽滅裂掛一漏萬知及弗守雖得必失是以仁者先難而後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朱子謂學既如不及又竦然惟恐或失與子路聞斯行之惟恐有聞病同方學計獲躐等不達率由於此何註近之而旨淺

子曰巍巍乎舜禹句之有天下也而不與頂焉

巍巍高大之稱有天下爲天子恒情之所謂巍巍然者也然孰有巍巍乎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乎不與猶言不相干古帝王多矣惟舜與禹以匹夫受禪前後升沈頓殊而舜之心猶然飯糗茹草之心也禹之心猶然胼手胝足之心也素位而行若固有之初不覺天下奄爲我有而我之既有此天下者乃舜所以無爲而治禹所以行所無事者也蓋心同太虛廓然無物而任物之去來四海之富天子之貴藐然無異土芥敝屣處富貴而視天下無與亦猶處貧賤而視富貴如浮雲也彼巢父許由器小識卑視天下之大殺顚鶩走故王維詩云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何但係戀爲與雖有心辭亦是與以天下恣睢是與以天下桎梏亦是與樂是與不樂亦是與朱子云不以位爲樂猶未免樂許之心哉昔人云惟無以天下爲者乃可以有天下使舜于天下有與則堯即不以天下授舜矣使禹于天下有與則舜即不以天下授禹矣

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國于虞故稱虞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舜殆其名也生于諸馮之姚墟是爲姚姓居于嬀汭又爲嬀姓諸馮地名舊稱在河東孟子以

為東夷之人者蓋今浙江餘姚上虞東越之地說詳
孟子諡法仁聖盛明曰舜世紀舜目重瞳故名重華
按舜本花名詩曰顏如舜華書曰重華協于帝言舜
功德榮華重合帝堯也年三十堯用爲相三十有三
攝天子六十堯崩三年喪畢踐祚四十八載南巡守
崩于蒼梧之野遂葬焉壽百有十歲娶堯二女娥皇
無子女英生子均封于商或曰舜九子
禹夏王名姒姓顓頊之裔父伯鯀字熙蜀之汶山廣
柔人封于崇爲崇伯治水無功舜殛死初鯀納有莘
氏女曰志六月六日生禹于僰道之石紐鄉長于

西羌三十娶于塗山氏舜使禹平水土封于有夏遂
受禪在位八年南巡守崩于會稽遂葬焉壽一百有
六歲禹嗣父業勞身勤涉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
寸陰冠挂不顧履遺不取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
足不相過行先左隨以右上今巫人效其步爲禹步
治水有功人稱神禹禹踽也獨行無匹之名詩云獨
行踽踽古人質直多卽名爲號或云禹名文命字高
密諡法成功受禪曰禹風俗通云禹者輔也輔續舜
後皆後人附會解之禹以揖讓有天下繼堯舜後故
稱夏后氏帝之后以殊王之始也帝紹而王革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大者並包之名言堯之爲君功德廣運無外也巍巍
以下申言其大天者萬物之統大之至也則準也猶
易言與天地準也蕩蕩無垠迹之貌民無能名者大
道爲公力不必己出功不必己任非一事一善之可
紀而莫非其所苞孕如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之意
成功者洪荒首治天地平成所謂於變時雍也煥乎
光明貌文章如執中垂統五教明倫之類皆是所謂
中天之治卽成功而見文章也則天難名成功文章

皆言堯之爲君巍巍蕩蕩巍乎煥乎皆言大哉朱子
云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雖顯言微意近解
堯舜功業卽是道德天無言而時行物生卽天之所
以爲大也聖人難名而成功文章卽聖人之所以爲
大也
堯闢天首治垂創規模前無往古後無將來恒情處
富貴則驕奢堯以天子封侯進陟帝位史稱其富而
不驕貴而不豫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卽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在其中矣恒情見賢能悅卽稱高節孰有
如堯之干舜匹夫作相二女女媬館甥貳室迭爲賓

主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耕稼陶漁之夫者乎天下之大天位之尊從古未聞推以予庶人者自堯始即推位或俟死後而堯在日即使舜爲天子二十有八載朝覲巡守一切委之不嫌其逼以至地平天成垂拱而治晏然付天下於天下不知有我不知有人眞有若莊生所謂窅然喪其天下焉者矣至如渾沌窮奇檮杌饕餮輩待舜而後去五臣九官十二牧至舜而始命皆惟有堯而後能使舜命之去之也舜之聰明無所不偏而堯之運量無所不包故曰則天難名也民忘在天中誰能指而名之成功文章即天中無

名處發揮此孰非舜與諸臣爲之而孰非堯之成功文章乎舜禹雖巍巍如日月行天終不出天內故虞史作帝典以舜附堯後良有以也孟子論列聖幾希之統始于舜而不及堯豈非以天之不可階而升乎大抵人主之大大于用人堯之則天舜之無爲皆本于得人舜不得五臣無以紹堯堯不得舜無以紹天故堯則天舜則堯也堯千古首治如萬物資始于天人受氣于父而舜則資生如地含育如母所以承天之施代有終也堯遙也贊其遠舜華也美其功故堯典載堯事惟師錫爲詳命官分治以下至協和風動皆得舜以後事史稱堯仁如天孟子云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足發明此章之義下章即以五臣十亂繼之可知矣

堯帝嚳高辛氏之次子姓伊祁氏或云姬姓母慶都生堯于丹陵十三歲封爲唐侯兄帝摯崩堯年十六以唐侯踐祚都平陽安邑因號陶唐在位七十三載授舜攝位一百載堯崩壽百十有六歲初娶富宜女生子朱朱生而傲使出就丹至舜封爲房侯謂之虞賓夏封于唐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書稱堯曰放勳史因以爲名古

人名法疎閒帝王有天下或以時爲號如天地人皇黃帝金天之類或以物爲號如伏羲軒轅之類或以所居地爲號如高陽高辛之類至唐虞以後頌稱功德故有堯舜放勳重華文命等稱然簡直不似後世徽號潤色隆重也二十篇中記當世處士即事爲名如楚狂長沮桀溺互鄉達巷之類倣古遺意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天運數百年一大治治則必有聖君賢相際會一時
從古至周莫盛于唐虞與周文武之世唐虞以聖繼
聖君明臣良師師濟濟千古創見周之文武亦以聖
繼聖父子兄弟穆穆皇皇千古再見夫子所以並稱
之唐虞之際於斯六字聯絡斯指文武時也盛兼唐
虞周古今唯此兩盛耳然周之十人內猶有婦人充
數才不信難乎其稱文王至德緣于才難之意有十
亂為臣復有文武為君如唐虞五臣復有堯舜為君
皆古今之極盛而獨贊文德者明無媿于舜之揖讓
也言外無限感慨十亂雖盛而取足婦人視五臣不

無少讓文王至德而武未盡善視堯舜豈無遺恨此
帝王升降之際與下章禹吾無間然皆寄恨之微辭
也記者首記舜與武相形舜臣曰治武臣曰亂堯舜
開治湯武撥亂世運不同也追思文王其意尤明人
才惟時所用十臣遇舜安知武不為交當時或未必
有牧野之事遭際存乎時耳此章之意祖舜宗文蓋
帝功莫美于舜王德莫純于文以武王參論者主論
德不主論才歎才難見德尤難也五臣致治而唐虞
中天十人戡亂而共翦一獨夫故武不如文才不如
德用不如唐虞治亂汙隆係乎人如此所以人參天
地稱三才故曰難也
事物之理相待而成故除垢曰汙安民曰擾靖難曰
亂書曰亂于河詩云涉渭為亂以小舟截流橫渡有
撥亂之意紂之虐不戎衣不定故亂以為治也何註
五臣禹稷契皐陶伯益今據尚書皐陶謨五臣朔諾
有夔無契孟子謂契為司徒堯命之也豈謨成時契
已先亡耶又云十人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詩云
旣右烈考亦右文母烈考為武王則文母為武王之
妃邑姜太公望之女是也周自太姜而下四世有賢

妃而武王亂臣有婦人自當為邑姜但克商時武王
年已八十有七不應邑姜尚在太公歸文王時年已
八十不應尚有女未適人者武王年已七十有六不
應納少女為元妃皆難據也唐虞之際註云堯舜交
會之間乃比于周據十數多于五遂謂唐不際虞虞
不際唐不盛于周謬也夫所謂唐虞之際者非夫子
始合之虞書二帝同典五臣共謨元首股肱明良一
體為千古中天之際其來已久豈為與周室較才故
合從而鬭勝者哉二聖相承九官十二牧莫非聖哲
舜言五臣特舉共謨者耳以五敵十優劣在言表五

人皆聖十亂多賢其材具本不侔五臣致治十人撥
亂其名實亦相遠夫子但舉唐虞之際自足籠罩千
古後世人才雖多何足以方之世運有升降所以有
婦人九人之歎致不足之憾不專爲才也才雖不及
唐虞德猶可方舜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本此以文
比舜以武比韶聖人慨歎之意大可見

三分有二謂文王有天下人心大半云爾服如衣服
之附體以猶飾也民心不服文王飾以事紂也文王
非眞有天下土地人民之二受其朝貢也非與紂畫
地分壤也惟民心附耳註疏謂雍梁荆豫徐揚六州

歸文冀青兗三州屬紂因詩二南江漢汝墳易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推之然謂梁雍等州去商猶可謂冀
青兗屬紂豈獨無一民心附文王者乎亦拘矣

文王名昌姬姓后稷十六世孫古公之孫季歷之子
周自后稷至公劉國于豳古公遷周至季歷始爲商
之西伯及文王周道日盛伐崇密作豐紂忌而囚之
壽九十七崩以臣節終史稱文王被囚以美人名馬
賂紂求免紂賜弓矢專征伐及虞芮質成之年改元
稱王九年乃崩其說無稽與夫子稱至德意相背皆
俗儒附會之過也

武王文王子名發文王娶有莘氏女曰大姒生十子
長曰伯邑考早卒其次爲武王文王爲西伯薨武王
立十有一年商紂無道日甚武王率諸侯伐之代商
爲天子踐祚七年崩弁先爲西伯共十有八年而小
戴記謂文王壽九十七武王壽九十三然則武王嗣
位時年已七十有五文王生武王時年二十有二是
也記又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果爾則文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有三在位又十一年伐商則是九十有四
矣說者遂謂文武並王文王末年虞芮質成詩云蹶
厥生卽是文王受命之年云改元九年崩以附合武

成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謂武王卽位不改元承文王
之九年在位七年崩其謬愈甚文王壽九十七有之
謂文王僅十五歲生武王又有兄伯邑考則是文王
以十歲婚生子無是理也史又謂武王八十一生成
王復生少弟唐叔則武王八十二以後人道猶未絕
皆附會之說不足信且害道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弗）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況入聲）禹吾無閒
然矣

按禹之事舜也父殛死羽山子七年爲相受禪而有

天下一閒也虞以前官天下傳于賢禹不傳于賢而
傳子二閒也此二閒在常人分上非小鋒故當世有
德衰之疑疑其利天下也夫子白禹不利天下之心
曰有天下而不與其不與之心又不可見故歷數其
勤儉實蹟較重在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一邊見禹
生平勤苦飲食衣服宮室極淡薄四海之奉不過以
孝敬神明盡力民事耳此其心何心卽舜無以解憂
五十而慕之心也豈忘親私子利天下者之所爲乎
禘曰無閒然也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以
凶德被殛死而得配享上帝豈非以禹爲之子乎至
是乃見禹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不然平成天地禹
功遠矣何但無閒云爾豐儉適宜細行何以稱焉蓋
儉自人主高節勤儉本禹素心而墨道勤苦纖嗇援
禹自文禹非食惡衣庳室若以祀神治民其去墨幾
何墨以薄爲道其究無父而禹以仁孝爲本念父罔
績不得以天下養而嗇于自奉孝子仁人用心與墨
相反夫子時墨翟之學盛行世以孔墨並稱故發無
閒之論
禮服有黻黻蔽膝也上古無衣裳以獸皮蔽前聖人
制禮不忘古倣其意爲黻詩作芾易作紱與韍通遮

蔽之名一名韠一名韎韐字或作韍或作鞸用有
爲芾爲紱爲黻用皮爲韍爲韠爲韎韐爲鞸而韍韐
又皮赤者詩又有素韠居喪之禮服非喪服亦用皮
也禮家遂以素韠素裳爲皮弁服說詳玉藻士冠禮
等篇黻冕皆祭服然朝享亦用之玉藻既云鞸君朱
大夫素士爵韋又云一命緼韍再命三命赤韍一命
卽士緼與爵皆赤黑色相近而三命卽大夫既云素
鞸又云朱紱素與朱相去遠是一章之內文義已自
相背何以定後世之從違乎總之周人尚赤凡禮服
衣裳不離赤者近是冕詳第五篇顏淵問爲邦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司馬
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
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
里此世所傳古人分田之大體也有田必有水故爲
溝洫以備旱潦有水必有道故爲之路以通往來周
禮遂人掌邦之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
夫有澮萬夫有川又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
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

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與仞皆八尺遂上有徑徑容牛馬溝上有畛畛容大車洫上有涂涂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道容車二軌川上有路路容三軌則寛幾二丈矣据此水陸占地頗多先王以是止侵暴備水旱爲求久計後世謂棄地可惜開阡陌以盡地利而古法變矣

論語詳解卷八終

論語詳解卷九

郝敬

子罕第九○前篇論往聖此與下篇多記夫子之事此篇多記聖人心思下篇多記聖人形迹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聖人脩道之教異于世俗與二氏者也即顯微無閒上下一原之旨世俗攘攘無過利其高譚素隱無過命與仁聖教惟中庸溺于利則已卑窮于性命則已高騖于高遠者其害不減于近市利者也罕少也言即教也罕言利謂不講生殖營年之計不較得失有無多寡之數學道言利有襲取正助之病爲治言利啇害並至命與仁雖非利然命是於穆之神有言即隔輕言則使學者躭空守寂執理而遺事仁爲道德全體萬物皆備而實無一物輕言則使學者内外失据譸張而無歸罕言非不言其文字耳利不亟稱其事命與仁不輕泄其旨言道德自少言利然義之和即利也言人事自少言命然人事即天命也言爲仁自少言仁然爲仁即仁也人一日無衣食則死無財用則困利豈能絕人生皆命人心皆仁二十篇中所言孰非命孰非仁大抵上智默識無往非道下[illegible]

言述每因言執不執即欲是理執即理亦欲執利則著欲執命仁則著理故佛氏有事障理障麤細無明之說蹈襲此意聖人忘乎利同乎命渾乎仁無行不與正德利用厚生執匪至教但落言語便多徑竇五霸之功名申韓管商之學術言利之害也佛老之荒蕩隱怪言命與仁之僻也其道與吾聖人非殊而所以立教異故得罪于聖人言不可不愼也不曰不言第曰罕言何也利不言其私而言其公命與仁不言其上而言其下不言則無述是以謂之罕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黨人以大稱夫子以無名稱大亦似知言者但以博學爲大以無名由博學而憾之非也夫子雖訶其不相知亦喜其畧相似非之不可自任又不可故就其言漫應云爾執猶禮云執技以事上之執守也守一藝反博學也黨人謂博學不成名則守一藝可名也射御皆藝而御尤易執就黨人之言謫之而不貴藝不近名之意自見蓋黨人方以博學爲大聖人以藝當學見道不在博而謂博學爲大者非也名以藝成見德本無名而欲有所成名者非也君子不多豈以博學爲大蕩蕩難名惟無名乃所以大耳周禮鄉三物一曰藝藝有六獨擧射御者御使人恭射使人正亦正心脩身之一事古人貴賤通用詩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如羿射王良造父御皆成名也此章與荅子路浮海陳司敗大宰荷蕢之類語正而寛約而婉不强直而人悅服見聖人氣象

達巷巷之美稱凡篇中名字多因義起詳見互鄉章互鄉闕黨不美之名此黨人頗知言故命所居巷曰達

淮南子云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

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于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法得則馬和而歡○射詳第三篇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周旋中禮世俗人以爲反古違衆夫子言吾非欲違衆也如冕用絲非古而于禮無傷功且儉約可從則從之矣惟其有關于名分如拜上之類實繫苟從焉得而不違衆此見聖人中和氣象從違斟酌不爽而通融順理無矯世負俗之意宜與先進於禮樂章同看亦無意必固我之一事也所以記于罕言大哉絕四之閒

麻麻布古無木棉績麻爲布古人麻冕絲屨麻地產絲天產泰象也冕冠之最貴者有五等說詳十五篇

顏淵問爲邦章古冕用三十升細麻布爲之八十縷爲升三十升二千四百縷也古者布幅廣四咫八寸爲咫則是廣三尺二寸鄭康成謂四字積畫而成當是三咫之誤則廣二尺四寸容二千四百縷是每寸縷百也細密難成不如用絲功省儉省也純純絲爲帛也絲細易麻細難

禮臣見君有事於堂上君賜則臣降自西階下北面稽首再拜君使小臣辭則升堂又稽首再拜乃成禮未有不下堂輒拜堂上者○周禮大祝辨九㩾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㩾六曰凶㩾七曰奇基㩾八曰褒㩾九曰肅㩾㩾古拜字俯首屈躬交手曰拜稽頓空三者皆言首也振動吉凶三者皆言身也奇褒肅三者皆言手也稽叩也拜頭擊地也頓首頭著地不叩也空首頭懸空不及地也振動拜而戰栗也吉從容平等拜也凶哀痛迫切拜也一拜曰奇儀禮君答臣拜之類不再也崇讓曰褒即今鞠躬長揖也肅拜直躬端肅微下其手答婦幼之禮即今婦女立拜也舊解殊未曉詳周禮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斷也不續曰絕猶周禮大祝九祭七絕之絕橫斷

也人心物欲係累無一息停若非當下斬絕終無已時毋戒也四毋者各絕之目四者之生如瓜瓞藤蔓相續不斷四者之毋如林風水月過而不有念起曰意期望曰必疑結曰固偏私曰我皆係戀之私情而理欲同出四爲心累即是心用凡夫以此累心聖人非離此爲心但各止于其所則意爲無意之意不必固即不固我即無我如天地雨暘燠寒不時則恒而爲咎不恒則時而爲休絕者不恒也絕非枯槁毋非強制所謂無可無不可邵雍謂天根月窟閒來往此也恒情橫被四者羅織但能于起處即覺覺即毋一

卽一一絕而羅織盡解道書云不怕念起惟怕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此也朱子云四者相爲終始起于意遂于必畱于固成于我我又生意循環無窮不能逐一毋則不能一切絕大學五傳始誠意諸惡由意作也心如空鑒意從空起諸妄相續聖人寂然不動則意根絕意絕則必固皆絕而無我之體現必與固莫非意聖人用行舍藏素位不願外則必絕不信不果惟義所在則固絕百念總歸一我聖人將我身置在萬物羣中一例看不私耳目形骸則我絕或曰聖人心同大虛焉得有是四者蓋言絕不得不

舉四四本凡情絕卽聖解禪語云但淨凡心別無聖解子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非意乎始吾於人聽言信行今吾於人聽言觀行非必乎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顏淵死哭之慟非固乎正己而不求於人我則異於是非我乎大抵著則理卽欲不著則欲卽理絕四不著也心非土木有意必固我不成天理無意必固我不成人心天理不越人心非如佛氏云我無一切心然後爲絕也或云必固可毋意我焉能毋得夫元氣元神非二也氣凝爲形神融爲道世人執形骸爲窠臼則情識錮閉不執形骸則同體

虛無凡人死後還空聖人生同虛空何我之有意由心主只名爲心由知發名爲知意字从音在心上音湆也湆羹汁也如羹之沸于鼎又意醷也梅醬曰醷醞釀酸澀非淡然之味故名意若知至心正靜以待感何意之有或曰今人依四毋操心重增障累何也曰四者有無惟在絕與不絕凡夫攀緣不絕卽有聖人一絲不挂卽無所謂一絲不挂者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也若厭有離有則有日增執無求無則無愈遠聖人無諸所有卽有是無故四者之心在聖人分上名寂感在凡人分上名意必固我不言寂感言

意必固我者卽凡表聖也或曰凡心何止四蓋虛靈爲陽陽數奇如三年學三月仁之類皆言善也邪暗爲陰陰數偶如屏四惡絕四毋之類皆言惡也或曰四時四德惡與曰四時之四統于春四德之四統于仁故四時爲五氣四德爲五常不定四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去聲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與天生德於予章並看見聖人不憂不懼不惑非託言自寬耳往聖獨舉文王夫子師文王者也孟子

[illegible]文王五百歲至于孔子聞而知之詩云文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云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雝雝肅肅亦保亦臨大
學之言敬止中庸之言純德皆本于文王其贊易本
文王所演發揮十翼聞而知之皆此類也茲自指也
不曰道德曰文承文王之文也典章曰文道德之顯
著也道德不可見典章可見故六籍刪定莫非文也
斯文者天之心命之府天之不欲喪斯文決矣後死
者指自今將來死于文王之後者已與來學也死則
不得刪定來學不得與聞而斯文遂喪矣天佑斯文

必無此事既不欲喪斯文必存我以存斯文匡人其
如之何哉畏匡在未歸魯之先行蹤不定故云將喪
世有用我闡揚斯文以覲耿光世不宗予收拾斯文
以貽不朽故曰在茲曰未喪也于桓魋言天生明已
之必生也于匡人言後死明已之必不死也德成于
生前故以生承天心論定于死後故以死比往聖本
尼山布衣而自謂接統前王其自任之重如此在衆
人非狂則僭矣子貢謂仲尼學文武本此孟子言達
尊亦本此
匡衞地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三十里陽虎曾

暴于匡匡人銜之夫子去衛適陳過匡弟子顏尅御
顏尅嘗與陽虎俱夫子貌似虎匡人誤以為虎圍之
畏危也猶畏途之畏即孟子所謂有戒心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
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
試故藝
大宰吳大宰嚭也多能如釣弋獵較辨海鳥識萍實
之類大宰所駭異者在多能因多能而擬聖其心疑
而見鄙故子貢首稱天縱將聖以決其疑言又多能

為餘事以鄙其所貴也縱者篤厚之意縱使無限即
多意也將猶帥也才足以將物而勝之曰將知足以
帥人而先之曰帥猶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之將將聖
謂為羣聖之統帥羣聖皆其偏裨而百家衆技皆其
卒徒武庫器仗云爾故曰又多能也夫子聞人擬已
難于自任而不折衷又恐害道故不直斥大宰不知
而云大宰知我乎乎者疑而未信之辭不言大宰見
鄙而云我少賤無位不習大人之事未奉教于君子
故嘗多能鄙事鄙事何足以當聖而君子者聖人之
徒也道豈在多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得其本即該其

不多也此語可味云多乎哉不多也猶云不多乎哉
多也一卽萬萬原一不多非寡鮮之謂道實未嘗有
一物也朱子謂三說以子貢之言爲盡果爾夫子何
必再言蓋多能卽是下學聖雖生知于能未有不學
而天自縱者道自不在多聖亦不廢學若謂聖由天
縱則學無用矣天縱又多能則能不待學矣將使學
者廢學以聖爲絕德以多爲先務故夫子以賤鄙當
多示不足貴也以多能由幼學明學不可已也以君
子爲不多明道有本不在藝也琴牢之言記者承多
能鄙事君子不多而類記之古本別爲一章朱子合

之亦可而註則非也子云者琴牢述夫子之言也試
用也夫子嘗言人稱我藝而我惟不用所以爲藝德
成而上也藝成而下也大道不器其取不窮曲藝有
方其數易竭使吾挾術以歷試于用用無窮而術有
限何藝之能吾惟不以藝用則所用無非藝卽多而
不多之道也昔人謂夫子智過萇弘勇服孟賁足躡
郊菟力扛城關而技不稱勇不聞卽吾不試之謂也
又云愚人智少事多動而必窮聖人智多守約舉而
必榮卽故藝之謂也解者以不試爲不見用于世故
藝以徵少賤多能甚無謂也道本一貫不用卽一一

故不測不測卽藝與下空空無知空空意相通故類記
之子貢言將聖又多能恍惚此意所以爲億中
疏云當時唯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此是大宰嚭
也左傳哀公十二年會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尋盟
公使子貢對以免又子貢嘗適吳故知此爲吳大宰
○說苑子貢見大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曰不知何以事之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
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曰子增夫子乎對
曰夫子不可增也賜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
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

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莊周謂與
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爲友者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琴張卽牢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言道本易知聖人所不知卽愚夫所可知教者
與學者脉脉相證自然神契見聞知解虛靈之障也
聖人無知非謙是實語卽上章不多不試之意聖心

如空鑿無見聞知解先主于中學者以多識窺聖人挾見聞知解求正非莫逆之契曾不如攏然鄙夫不失其赤子之心易于開發也空本聖心無知之天鄙夫亦復無知空與空遇是謂空空如兩鏡交輝同體無礙擊空曰叩如叩鐘叩戶鐘實無響室虛無聞靜自聞聲虛自生響其指鄙夫凡空有微合兩兩中藏端當斯空空之際我彼各有兩端鄙夫來問兩端方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聖心一神化兩彼叩我空我以空遇還復叩彼所謂啟其憤發其悱舉一反三便是兩端開如齊王不能解于孟子何擇之難是

靈扃暫閉孟子語以仁術王心戚戚則兩端立見兩者虛之郛甲也果實甲皆兩以含生烝末叩如秋冬堅合生幾未達旣叩如雷始發聲孚破甲拆渾沌遂分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有知愚覺無先後不慮之良聖凡非殊但能虛以待虛其應自妙以[illegible]其悟自神教者非能指一物補問者而以虛[illegible]新竭矣問者未嘗受一物于教者而以虛受聽[illegible]矣所貴無知空空以此蓋聖人雖爲凡夫師而良知一竅同爲道義之門闔則失兩啟則見端抱空而來天牖不發秉空往叩靈鑰自啟教學所以相與于無相

與也陸子靜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游夏諸子見解多而中各有鄙夫之空聖人皆叩其北而不能虛受反謂聖人多知有隱据此無知旣歸夫子則此鄙夫合屬顏淵其愚不可及也故其鄙不可及也

有知之知見解識情耳無知之知廓然空明非知亦非不知以爲知者未離于知以爲不知者未離于不知此心此理自然而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是謂無知子思云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始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知無所知無所知知聖人不識不知亦復如是

道體惟一其端名兩不叩則一空所含也叩之斯兩空所分也故三才皆兩兩一相參至于巧曆不能算一陰一陽謂道天地之兩端也無可無不可[illegible]聖人之兩端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之兩端也夫子教子貢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合聖教之兩端也兩端猶兩在易云上下無常周游六虛不可爲典要故變化必兩而後見在天爲寒暑晝夜在人爲生死呼吸在物爲雌雄牝牡在事爲是非得失在學爲上下本末顯微內外兩端卽一貫一而兩兩而一混兮闢兮之道也乾知故一坤能故兩一闔一闢易

之門戶大道無方體聖人惡執一兩者中所自出也
子莫執中舉一廢百大舜用中執其兩端中者兩之
虛中以虛存老子云當其無謂之谷神謂之玄牝門
兩者門其中虛所謂谷神不死者也谷牝皆兩象玄
由牝出神由谷生是曰衆妙之門皆蹈襲聖言而敷
衍其旨竭始叩罷響歇復于無聲穿空本初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古聖帝在位鳳鳥時至伏羲世河中有龍馬
負圖出皆聖人受命之符亘古所希覯而夫子所
思若此其遠且大也然則三代以下中材之主何足

以塞厚望而況于春秋以還之君臣乎已矣夫者絕
望之辭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年已七十
有一是年夏齊陳恒弒其君夫子沐浴請討哀公與
三家不可於是始作春秋遂以獲麟終而請討之事
沒而不書已矣之歎其在茲時乎

說文鳳字从鳥凡聲鳳飛則凡鳥從家語云羽蟲三
百六十鳳為之長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名鳳凰
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蟲經云雄曰鳳雌曰凰
其雛為鸑鷟韓詩外傳云鳳之像鴻前麟後蛇頸魚
尾龍文龜身燕頷雞喙五色備出東方君子之國緯
書鳳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illegible]
尾象緯又鳳有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聽達舌詘伸
色光彩冠矩周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行鳴曰歸嬉
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
又云鳳負信戴仁挾義膺文苞智不啄生蟲不折生
草不羣居不侶行淮南子云昔者二皇鳳至庭謂伏
羲神農也三代鳳至門謂堯舜禹也周室鳳至澤德
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帝王世紀云帝嚳
擊磬鳳凰舒翼而舞外史云少昊時有鳳鳥適至以
名官有鳳鳥氏黃帝時鳳凰巢于阿閣禮器云升中

于天而鳳凰降國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解者遂
謂舜時鳳儀文王時鳳鳴岐山按虞書云簫韶九成
鳳凰來儀言和氣致祥非必真有鳳至庭也國語謂
文王鳳鳴岐山緣于周書君奭云耇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此周公謂召公不肯留使我不聞德音云
爾非鳳鳴之謂也諸家之說大抵多附會漫錄以資
多識

河圖伏羲時河中地產大馬八尺以上曰龍馬背毛
色有斑點五十有五一六居後二七居前三八居左
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聖人觀象五為參兩之合居中

爲數宗一居北中得五外成六二居南中得五外成
七三居東中得五外成八四居西中得五外成九又
二五居中之上下中得五外成十又二五合五包孕
五十五通計圖數實五十有五居中者主數居內者
生數居外者成數偶者陰數奇者陽數奇偶相配生
成相得皆自然之法象說詳周易或曰河圖王者至
有點文似圖本尚書顧命天球河圖生解今觀聖言
以與鳳鳥同稱明是龜龍之類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

齊衰喪服之重者以麤麻布爲之衣曰衰衣下邊曰
齊不緝曰斬緝之曰齊不言斬者包舉也冕冠之貴
者上曰衣下曰裳刺繡爲文章貴人之服禮大夫以
上皆冕服見之謂夫子坐而見彼人過前彼人年長
夫子自起雖年少亦必爲起作起也如夫子過彼之
前必疾趨哀有喪敬有爵矜殘疾而改容也惻隱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惟聖人隨感順應可哀而哀可敬
而敬從心應矩他人見或冥然罔覺或內有是心而
外未必有是容或外爲僞容而內無實意惟聖人有
感必通顯微無間故曰無行不與當與子食於有喪

餘說見鄉黨篇同看

喪服衰有五一斬二齊三大功四小功五緦麻惟斬
齊二衰爲父母之服制同但衣裳下邊母緝而父不
緝父重而母微殺也衰以布一片長六寸博四寸綴
衣當胸曰衰衆孝子摧毀也斬齊皆有正有義子于
父母爲正臣妾于君父爲義斬皆三年齊有期杖有
期不杖有五月有三月斬衰布初喪三升升八十縷
共二百四十縷不成布三月既葬卒哭後乃易以成
布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凡冠布細于衰布斬衰初喪
冠布六升既葬後以初喪冠六升布爲衰而冠布易

以七升齊衰初喪布四升冠布七升既葬衰七升冠
易八升禮所謂受也大功八升小功十升緦麻四升
半數反少功布者功以上布縷不治緦布則洗治其
縷細似朝服布而升數減半耳凡斬衰子麻首絰惡
竹杖絞帶冠繩纓菅茅屨齊衰枲麻絰削杖冠布纓
布帶蔍蒯屨

鄭玄解周禮冕衣裳五等天子冕十二旒衣畫龍山
雉火宗彝五裳繡藻粉米黼黻四共九章是謂袞冕
上公與天子同也侯伯鷩冕衣少龍山畫雉火宗彝
共三裳繡四與前同共七章子男毳冕衣少雉火畫

宗彝而移裳之藻與粉米共畫于衣爲三而止黼黻
黻于裳共三章卿大夫玄冕衣玄色無畫惟裳黼黻
此鄭玄之說按虞書臯陶謨舜云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之語割强附合今用之其
實不盡通詳見周禮
顏淵喟快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顏子學聖人有得而歸功于夫子也道本諸心達

諸萬事所謂一貫也徇象逐外其變無方反求諸已
其本惟一學者外盡其事理之詳而內合乎中正之
則耳目不蔽于外德性常主于中內外合顯微一下
學上達聖人可學而至矣仰鑽瞻忽四者設喻聖道
之神初入之難也三之字望夫子而言仰希冀也彌
益也彌高穹隆無上也鑽探索也彌堅精密無內也
瞻視象也前後變動無方也顏子初學即知于由上
下莫匪神化見聖人生知安行直欲全體據什與之
方駕並驅蓋天資高材力勇如驊騮登峻歷險不知
就康莊之可遊也如鷹隼陵霄摩日不知下平林之

可集也徒見道在聖人而不求諸已苦從入之無門
然後恍然服聖人之善教循循有次第也善誘方便
引進也不曰誨而曰誘所以爲善也既欲指其向往
又恐迷其路徑既欲正其路徑又恐阻其機緣既欲
迎其機緣又恐偏其好尚良工苦心感恩追念故曰
善誘博文約禮二者善誘之目約四教而言也道之
著見者曰文博謂多聞多見好古敏求也禮者履也
天理之儀節根于心而履于事五常百行視聽言動
各有天則可履也以其散見于典籍故曰文以其會
合于身心故曰禮文散曰博禮執曰約文卽博可

見之禮約禮卽約不見之文子所雅言詩書卽文也
執禮卽禮也終日與言是博文克復四勿是約禮誦
詩讀書精義窮理以會諸心而體諸事所謂博學於
文而約之以禮也其在四教博文卽文也約禮卽行
也博我約我卽忠信也我者已也君子求諸已萬物
皆備於我矣顏子當初惟知注嚮夫子夫子教以反
諸已博我以文非博夫子之文也約我以禮非約夫
子之禮也道在邇而非遠功在已而非人教由夫子
故善誘稱人學由自已故博約稱我于斯始信高堅
前後不越尋常日用循循而誘亦循循而入雖欲止

而幾自不容已蓋夫子善誘二三子同也他人氣濁而累重誘之未必前顔子氣清而欲寡理順而機暢言無不悦語已不惰非眞有欲罷之心而實無强作之勞善誘使之然也竭盡也才力也顔子天材縱逸而聖教循循調伏使順軌而趨信步長途曩時陵轢奔驟之氣潛銷默奪不見有氣梟之可嬰矣學記云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若夫子誘顔子乃爲由其誠盡其材矣伎倆情識旣盡本來天眞斯現蓋大道不越目前向爲高堅前後故茫然失措自博約相尋秪覺日用感遇卽神化性命物物見則事事見理是非不能惑利害不能搖小體不能蔽參前倚輗是曰所立隱而至見微而至顯是曰如有確乎不拔儼乎如在是曰卓爾此聖人三十以後五十以前下學功盡上達天德之境也欲思勉也從從所立也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末無也由入路也也已者化之之辭立者立于彼從則往而合之也蓋道本虚無識著爲有依傍文禮故成卓立從之者將使耳目盡化爲文精神盡化爲禮妙合而凝斯則不思不勉與聖同歸而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天人境隔凡聖路斷非文禮可及非博約

可用夫子無如回何而回亦無如卓爾何矣故曰末由也已雖然是乃眞從眞由也卽夫子所謂未見其止也造詣至此盎然天眞出乎不扃之戶行乎無跡之途匪行邁而千里匪兀坐而安息正乃顔子所以終日從于夫子者也說者謂顔苦孔卓顔子生平不改其樂而末路反苦乎先儒詩云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纔有蹊徑卽費跋涉欲從末由是顔子極樂境夫子善誘斯其至矣蓋道惟中庸德惟易簡愚夫可知可能卽聖人所不知不能執而不化卽同凡民若有所由依然仰鑽境上故曰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敝一也博文約禮是應病與藥病痊藥除執藥反病顔子末由已自傾翻藥籠世儒更名顔卓將聖道作題目看誤天下蒼生多矣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卽末由也已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立而不從非能者從而有由非從者末由而從從而末由千古一顔子欲從末由卽是欲罷不能至處所謂默而識之與夫子無行不與處相逢在立卓時猶未忘見至此則見諦全忘方爲眞得夫子自謂無知謂回也屢空禪語云無一法可得是爲得法蹈襲此意顔子所以幾于聖

人世儒及謂顏子且住從容俟之何異說夢或曰顏
子與聖人同與曰聖人從卽是欲顏子欲之而從故
一日從心所欲不踰一日雖欲從之末由有意無意
化與未化毫忽之閒耳此章歸美夫子曲成之恩如
天地生物父母愛子無以復加所謂回也視予猶父
予視回猶子回死曰天喪予此也末二語辭謙讓而
旨微妙宛然聖人氣象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
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子疾病蓋失魯司寇之後昔爲大夫有家臣今去位
故無臣疾甚曰病門人夫子之門人子路同列求亦
輩也使爲臣恐其不諱治喪事也禮疾病使人扶病
者體廢牀遷于地旣死夷于牀含襲斂殯主人昏迷
不治事大夫以下委其臣士庶人委其親友禮扶君
射人師僕人師大夫則家臣也子路以夫子嘗爲大
夫故使門人爲臣有二意一爲以大夫喪視士庶加
隆如子皐死襲用玄冕爵弁之類謂之大葬所以榮
之也一爲古人喪師無服臣喪主則義服斬衰三年

故使門人爲臣如君之喪所以哀之也意非不厚然
禮不豫凶事未死治喪非恥具之仁況聖人與天同
視生死爲晝夜貴賤如浮雲惟素位而行則生順死
安大夫死葬以大夫士庶人死葬以士庶人此理也
卽天也無妄曰天違天曰詐行詐曰欺誰指人也人
皆知無臣誰爲可欺理本無臣是欺天也生而欺天
來者可補死而欺天長憾何窮死者人之大歸焉可
欺也久矣哉者槩素行而言鹵莽妄作勇者之常不
知而不關如嘗誨以知之故曰久矣無大夫之位僭
有位之禮易師弟之實冒主臣之名當生死之際爲

虛誇之事處師友之閒無質直之心先未死之日豫
凶喪之禮皆謂之行詐謂之欺天夫子指其甚者耳
且所使爲臣者非他人卽二三子也眞二三子豈不
厚于假家臣何不卽以二三子喪我乃爲假臣以喪
我乎此舉甚無謂也手謂遷尸含襲假人手寧願也
葬以大夫有臣曰大葬葬以士庶人無臣曰小葬此
世俗人所謂貴賤也然所謂葬者藏也使人弗見也
先王因天制禮死者但勿暴尸道路隨分斂手足形
懸棺而封骨肉亦歸于土唐杜甫云君看束縛去亦
得歸山岡此二三子所優爲也何必違天挾詐大葬

而後爲葬乎此又甚無謂也總之歸于詐而已矣死於道路言無人葬埋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月令孟春掩骼埋胔皆謂死于道路者天下無有死而不葬之人禮各從宜貧而富葬賤而貴葬義不爲也死而不葬仁不爲也墨氏薄葬未嘗爲是佛氏荼毘夷狄之教矣故欺天大葬與死道路不葬正等昔人謂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楊虎璠璵甚于暴骨聖賢於生死之際順天時行況一息尚存豈苟焉而已所以知生則知死善死乃善生此章當與顏淵死門人厚葬章同看檀弓云夫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用三代之

禮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叨)練設旐夏也如此則公西華行詐又甚于子路矣夫子與顏子葬皆不得順天豈聖賢之素心乎

喪大記云疾病內外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子路使門人爲臣欲夫子死于臣之手以此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九)匵(獨)而藏諸求善賈(古)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春秋無邦夫子難仕子貢設譬微諷之非願夫子求仕也子禽嘗言求子貢亦非之此爲不欲韞而言耳良賈不易逢故曰求求則有願外急欲之意言待便允聖心矣故夫子決已不欲藏但從容以待可止則止可仕則仕可久則久可速則速節待意也天生美材本爲世用美玉韞櫝則無用君子遯世則無爲故玉當沽士當出理也但求賈則玉輕求用則士賤介幾適時而已韞蓄也匵藏玉之匱坐販曰賈善賈猶言良賈能識至平價者也美玉須良賈沽賣也曰我

曰者釋言已所以韞藏之故非爲不沽而然也藏玉以待良賈守道以待明君豈爲不欲仕乎世儒因此章遂謂夫子周流爲仕非也爲仕周流則求賈而沽矣夫子有救世之志實無求仕之心夫子仕必諸侯舉國委之乃可齊景公一言不用便接淅行魯三日不朝浩然長往衛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子西阻封迴轅逐蔡孔圍攻疾退遽命駕當時欲善賈能沽夫子之王者亦罕矣車不停軌正爲天下無地可容昔舜爲匹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當時若不遇堯豈無媢嫉之者夫子尼山一布衣而心悅服從者

尋常行處三千人風聲赫奕君子傾心小人側目如
麟鳳失所色累而翔至於萍飄蓬轉乃所以明哲愛
患知幾不俟終日者也顏子云夫子道大天下莫能
容不容何害然後見君子子曰回也使爾多財吾為
爾宰夫子之行藏非顏子孰能窺之故自言曰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浮海居夷往往發歎魯為宗國三家
之徒妒忌尤深至于末年辭召乃返自歎吾衰其意
可知矣所語荷蕢沮溺諸人皆旁便解釋一片隱腸
千古誰語良賈不逢其終焉矣下章即以居九夷承
之此記者測聖人之深

禮記子貢問玉子曰温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
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
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
德也天下莫不貴之道也管子及說苑諸書往往有
此語小異○周禮以玉作六瑞六器對進朝聘祭享
用之故禮執玉不麻又曰執玉襲又曰執玉者不揮
重之也○大戴記云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
枯○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未
腊者曰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曰然出視

之鼠也謝不取○玉性寒耐火故易鼎之象取玉鉉
淮南子云鍾山崑崙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
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尚書傳堯致舜天下贈以
苕華之玉夏有琬琰周有天球春秋時魯有璠璵晉
有垂棘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璞○玉雙曰瑴
角十曰區白玉曰瑳赤玉曰瓊色曰瑩美曰瑨瑾瑜
聲曰玲瓏琤瑣瑝赤者如雞冠黃者如蒸栗白者如
猪肪黑者如淳漆○古文三畫均為玉二畫近上為
王加二曲于旁為亞音粟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
隸書加點玉旁以別于王非古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者數之聚也易數一三五相倚為九凡數極稱九
如九天九垓九皐九河九重九泉九穀九成九合九
思之類非必十損一之謂也夷易也慢易無禮化外
之稱九言其種雜而地遠也春秋世亂天下滔滔五
霸猖獗假禮義為盜贓借衣冠為羽毛曾不如夷狄
之無衣冠禮義為愈夫子所以思居夷而置此惡俗
于不見不聞寓言耳陋荒僻也或人不知夫子亦不
暇深言漫應曰君子無地不可居何荒僻之有一腔
衷曲都未吐露解者謂用夏變夷所居則化與子路

聞喜何異聖人豈眞欲居夷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聖言多含蓄解者往往失之
風俗通曰夷者觝也蠻者慢也戎者兇也狄者辟也
皆殊俗之稱不定指何方而王制云東方曰夷南方
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解者遂謂九夷在東有九
種据漢書東夷傳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
夷風夷陽夷爲九又云玄菟樂浪高麗滿郎鳧臾索
家東屠倭人天鄙爲九范曄云東方之夷天性柔順
易以道御昔箕子違殷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
知禁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故東夷柔謹異乎三

方孔子懷憤欲居九夷豈有感于箕子邪按箕子故
城在今遼東衛古平壤城去島夷遠倭人即今之日
本其俗强悍甚于南蠻北虜何柔謹之有甚不足据
也若執九種爲東夷而尚書云明王愼德四夷咸賓
周禮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又云環
衛服外五百里皆爲蠻服環蠻服外五百里皆爲夷
服明堂位又云六戎五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數皆參差不合或又曰東方有君子不
死之國鳳凰所潛子欲從鳳嬉尤爲無稽大抵居夷
即浮海之意若云居夷是東方之夷不知浮海定

是何方之海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帝王盛世國史採詩樂師掌之諸侯羣臣獻之民間
歌詠謂之風朝廷獻納謂之雅雅正也宗廟誦揚功
德謂之頌頌誦也登諸歌工合諸八音協諸舞蹈皆
謂樂樂聲也容也詩辭也志也猶今人以南北腔唱
樂府辭腔有聲無辭詩有辭無腔歌詠其辭鼓吹其
音舞蹈其容而其志與言則存乎詩故詩爲樂章也
詩正然後樂正凡詩不出風雅頌三體三體之詩皆
可以爲樂歌在文武成康之世掌故完備及周滅衰

遷書典散佚孟子謂王者迹熄而詩亡雖有存焉者
錯亂殘缺如三家歌雍亦由失所乘隙僭亂恬不知
非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也夫子周流四
方至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道旣不行乃脩明六
籍刪詩定爲三百十一篇分屬三經討其訛謬翦其
浮淫敘其紊亂雅歸于雅頌歸于頌風歸于風即今
毛氏所傳古序蓋夫子手澤也然三詩獨言雅頌者
何也朝廷燕饗樂歌以雅宗廟祭告樂歌以頌廟朝
禮樂之大者風爲鄉國之詩諸侯大夫小賓客聘享
間用之惟二南文王之詩關雎鵲巢采蘩采蘋騶虞

之類射鄉用之其廟朝大事少有用者蓋禮樂以宗廟朝廷爲先古序犂然但雅頌二詩易于混淆如周頌臣工噫嘻本皆告廟之歌今朱子執爲戒農官其辭似戒農官也閔予訪落小毖諸篇皆歌頌成王功德于廟而朱子執爲成王自述其辭似成王自述也凡若此類皆頌之似雅者又如小雅鹿鳴四牡黃華常棣伐木以下雖皆樂歌秪可用之朝廷燕飲賓客親戚朋友而不可用之郊廟如楚茨即古采薺與信南山甫田大田皆思古以刺幽王本皆朝廷之雅而朱子執爲力農奉祭之樂其辭亦相似也又如大雅

文王詠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詠文王有明德天復命武王也緜詠文王之興由大王也而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鳧鷖守成也而朱子以爲繹祭之樂行葦忠厚也而朱子以爲祭畢燕父兄之樂凡此皆雅之似頌者然古序自明確而先儒尚爾迷惑況未正之先以衆人讀之其憒憒當何如故詩苟不經夫子刪如易不經夫子贊皆未易解也然雅頌正矣不言風風豈未正乎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不正何由洋洋但可言正而未可言得所何者正之以不正也詩亡而春秋作誰毀誰譽春秋之義與國風相終始也國風首二南其爲掌故之舊乎未可知也邶鄘而下多東遷以後之詩非舊明矣十五國次第非舊又明矣王本雅而列爲風王室已同諸侯也魯本諸侯而無風魯自同於天子也豳本雅而附于先公之舊邦所以終二南宗文王及本思先而傷周公之衰也故詩亡於東遷之後春秋作于東遷之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國風不得與雅頌同得所道其實耳且魯以諸侯作禮樂而列諸商周二王之間雖頌亦烏可盡爲得所乎聖人所以難于言詩也按夫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

年六十有八矣吳季札觀魯樂在襄公二十九年計夫子生未十歲先五十九年所言雅頌次第與刪後同世儒不詳左傳爲後人僞作而反疑詩序非古其顚倒如此又何怪乎其改古序也嗚呼非穎悟通達如商賜者誰與言詩乎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大道精微不越易簡就常行處撿點虧欠者儘多恒入心麤罔覺舍見在而騖高遠學所以荒也聖人生知見道無盡學無盡尋常人事俱是精義入神如出

而在外國有公卿以卑事尊夫誰不然而細思之貴戚相形人已相隔事使相待心跡之間或矜持未化或隆殺失體或應對失宜豈徒然奉承之必使上下交際適得乎以卑承尊之道未容易也又如入而在內家有父兄子弟事父兄夫誰不然而細思之孝親敬長其道多端責任無窮百行之原自此始人皆有父兄爲人子弟而眞能孝弟者幾是尤未容易也親喪人所同而其事甚勞齊始死三日不舉火水漿三日不入口晝夜哭不絕聲三月不沐枝而後起期而疏始疏食菜果三年憂不飲酒不食肉寢苫枕塊

居倚廬不入內凡此皆人情所甚苦也雖非勉強可幾然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何得言不勉乎至于飲酒亦人之常然飲則必醉醉則亂性而喪儀豈酒能困人人酗于酒爲所困而不自振耳誰有能如禹之惡如周公之誥勿沈湎于酒者乎蓋飲不醉爲難醉不亂尤難三爵不識則舉止改常欲溫恭齊聖顯允令儀亦未易也四者皆非甚高難行之事愚不肖可知可能卽是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其精粗顯微之間聖人所不能處與衆人所能處相去天壤孟子云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衆人之

經德秖爲干祿信言秖爲正行哭死秖爲生者若內外合一顯微無間則中庸不可能矣堯舜之道惟孫行後長夫子謂無行不與空空無知以此大抵恒人道理生疎自謂無缺實不見缺聖人自謂未盡實是無盡所以下愚麤率之極上智精微之極聖凡于此彼分若但作謙而又謙則聖言爲欺誑矣聖人雖謙終無誑語

天子有公卿諸侯有卿無公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杜佑謂三大爲公三孤爲卿與周禮六官共爲九卿外朝左九棘九卿

之位面三槐三公之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大國次國皆三卿小國二卿周衰官職紊亂諸侯僭王邑宰亦稱公矣故儀禮鄉飲鄉射有諸公此所謂公卿者諸侯爲公大夫爲卿也又周禮地官二鄉公一人每鄉卿一人鄉之公卿皆有爵秩而無官府者此言出則事者或此類耳尊貴之通稱非定指三公九卿也

○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
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焉曾
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
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
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
杖而後起以上三事卽喪事不敢不勉之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水曰川流行曰逝如斯歎辭猶言何等也舍與宅
舍之舍同息也言流行者若是乎曉夜不息也九字
連絡成文聖人渾與道合觸目見眞卽水而非水歎

道而在道言水則著象言道則添足易云天行健君
子自強不息天行一刻停則造化毀羣生滅聖人與
天至誠無息同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就目前
指點共見者而言耳若論不舍何必川流人身以內
爪生髮長脉動息換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呼吸
至死不停天行一晝一夜一百八萬里亘古如斯故
天道惟陽而陰亦陽也化機惟動而靜亦動也故曰
生生之謂易易者變也動也所謂逝者不舍也離萬
物則無以見天萬物之往來不窮卽天命也離萬事
則無以見心萬事之屈伸不已卽人心也故水卽是
道見水卽見道然言逝者而不言來者何也逝卽是
來易云往者詘也來者伸也尺蠖之詘以求伸也屈
以求伸往以致來一順一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
逆幾非兩也宇宙萬事萬物新新非故易毋言彼往
不言彼來往之所至卽成來千聖過影百年駒隙常
情執而不化聖人所以露消息於逝者也

問宇宙有窮乎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是爲
無窮然則無窮有窮乎曰無窮亦復何窮是爲太虛
虛含炁炁含靈天地是大虛中一點靈炁人物是天
地中一點靈炁來則乘虛去則還虛萬事皆然人物

皆然天地亦然故道莫大于虛何以知之以人心知
之人心卽大虛也大虛無窮心量亦無窮天地在大
虛中微渺耳人在天地中愈微渺耳而大虛不能越
人心則是大虛小無內也小旣無內大豈有外凡有
大必有小有小大必有形無形則無小無小焉有大
無大小焉論窮不窮盡不盡故曰大虛也此理不可
由而但可知故聖人罕言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傷生之事非一好色則必死聖賢非畏死而後窒慾
也脩德則自寡慾理與慾同出好德人之秉彝好色

亦人之恒情能遠色卽是好德不好德只爲有慾故先儒云嗜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兩念相乘正念清冷如水邪念熾發如焚其究也一杯之水不能制車薪之火愛成而德虧矣未見有人能以理滅慾以私易公者故君子脩德當以生身立命之原視德而移其歆豔貪慕之念以好德斯好無不篤而德無不成矣天下寧有是人乎

自遜者以下六七章皆言進不可止之意好德如好色亦是幾不容已恒人好德一時偶合好色則死而無悔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塊同下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學不論先後功不論淺深顧立志向往何如苟志不勇卽垂成之業敗乃塗地志勇雖平地爲高亦存乎我功宜進不宜止機在己不在人生平向善一念退轉譬如爲山將成秪少一簣此何難往而意怠思止卽止矣棄擲由己固非人所能阻也抑生平蹉跎一念乍新譬如平地無因初覆一簣爲山雖遠而決計欲往斯往矣奮發由己又豈人能助乎成敗之相違甚遠而行止決于一念一簣之所託甚微而始終關乎爲山故知功不可作輟而無恒者罔終道不可頓造而欲速者不達志決則氣勇功漸則事成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功高而自足語云涓涓不息流爲江河泰山雖高塵壤之積也聖言先止而後進者言止以激人之進也荀子云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正襲此意

簣作蕢塊同禮曰蕢桴土鼓泥草爲鼓椎也下篇云荷蕢負土者也孟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不至無用爲塊也古塊作臾字書刻荷蕢作荷臾是由字之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昏怠也語之不惰猶終日言不違也與尋常策勵者異此言授受之際神解默識種子一落心田卽長養發生如乾施坤受不停若此者惟一顏子蓋其神氣清明義理融洽天機鼓舞自然時習而悅恒人累重神昏是生急躁煩惱之病倦怠願息之想惰如弱水不能浮芥學之蠹心之害也日新又新則生惡可已易曰天行健自强不息不惰之謂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向往也止休息也與前章進止同或云止究竟也夫子惜顏子早死不及見其究竟未然蓋道無止息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終食不違乃不去仁不止正是進非但欲罷不能是進欲從末由尤是進纔不進即非道夫子老將至猶進也死而後已焉得止至善雖可名止進自不得言止易道以艮爲止動靜不失其時此聖人用行舍藏之意顏子知幾與同夫子見之矣惜乎云者惜其早死也人方進而天殀之儻至六十未必不耳順儻至七十未必不從心用行則必有功業舍藏則必有作述必不至泯泯而已故惜之非惜其學未成也卓爾末由不爲不成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因上章不惰不止類記之聖人每以耕喻學言作則必成播則必穫也穀始生曰苗吐華曰秀結子曰實有矣夫者難必之辭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初貴有終志貴竟成雖有嘉種天施地生而力苟不繼鹵莽滅裂或始作而輟或半塗而廢或垂成而鮮終等雖不齊同歸于無成幾希雖存涵養不繼同于牿亡有爲者未可恃其在天遂忘其在人也保所已得而圖所未至庶幾與聖賢同歸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謂年少輩畏猶貴也言其年力有待可以爲聖爲賢也來將來也如今如聖賢今日也古者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夫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所謂聞也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聖賢所甚貴也後生四十五十方來及時自勉則成其可畏苟蹉跎不學逮四十五十歲月悠悠老猶面牆所謂苗不秀秀不實亦復何畏之有言可畏以歆其進言不足畏以傷其止甚言學不可不早非謂五十以後遂不當學也晉郗超云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强于難後曾子七十以學聞于天下荀卿五十始遊

學公孫弘四十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蘇洵三十始讀書幼而學如日月之光老而學如秉燭夜行亦賢于瞑目無見者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釋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法語法度之語辭嚴義正是非明白理無可逃雖桀傲者焉得不服從猶服也改改行也巽風也入也微婉諷諭如風入物而物不覺情無所拂雖剛愎者焉得不悅繹與釋通解也旣悅則其機欲新不解則其故未舍悅而不釋從而不改謂旣與之巽言又與之

法語也悅爲繹機不繹者昏頑之至也從爲改路不改者傲辟之至也巽而又法則言者之術已窮不繹又不改則拒諫之志已決始不繹不改猶曰不知知悅知從又不繹不改此明知其非而自迷明知有善而不納陽諾陰背貌柔心險怙終已堅而吾說何由狡黠自用而忠言無補故學者必有于善[illegible]過之心因其憤悱開導則機易入此初[illegible]求聞而但有心于拒諫飾非口耳聒聒如無根之木生意已死灌溉雖勤豈能回生立見枯槁耳故曰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解見學而篇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氣之帥也志苟立矣天地鬼神應之況于人乎共姜孺人也誓死靡他父母不能奪而況烈丈夫乎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君子進德脩業莫先于立志朱註云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志不可奪上一句形下一句以甚言志不可奪可奪之非志也

三軍大國之賦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爲之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中大夫爲之五百人爲旅旅有師下大夫爲之百人爲卒卒有長上士爲之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司馬中士爲之五人爲伍伍有長下士爲之又小師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卽鄉遂家之數也家出一人無事居鄉則爲比族黨州居遂則爲鄰里鄼鄙縣有事出則鄉遂皆爲伍兩卒旅軍師民卽兵也大國三鄉三遂共七萬五千家而三軍止用三萬七千五百人者民雖多而田不盡賦也司馬法十六井爲甸一百二十八家共出一車徒百人此惟有千里之封開方百萬井乃可辦孟子王制謂大國地方不過百里則司馬法爲衰世兼併之數耳管子小匡篇三分齊國以爲三軍萬人爲軍教士三萬人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解者據司馬法蓋桓公之齊僖公之魯若太公周公百里之舊則空國而出亦不足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霍)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至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衣之也敝壞也綿在衣內曰縕古衣與裳殊袍即今直身狐貉獸名其皮毛深宜裘衣之華美者也立並立也恥恥貧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未足與議貧富相形羨人之美麗恥己之貧陋凡民則然子路器識高明不以服飾美惡攖心可謂大過人矣忮妒害也求貪得也不嫉人之有而害之不貪人之有而求之其心公其守固用此行己處人何往不善此二語衛風雄雉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即誦此詩也凡詩曰誦終身誦之者書紳之意終身不忘聖訓意非不善而夫子謂是道何足以臧與前言類異何也前所謂

臧者用此道行之漸進于大公後所謂不臧者執此道守之終止于一節道不貴一節而貴全體學不貴已能而貴未能道之大尚有進于不忮求而學之敝尚有甚于恥貧富者未可執此為至于穀也忮求在凡民為通病不忮求在學者為常行不忮近仁不求近義而苟充類未盡則不忮止于無欲害人不求止于無為穿窬之心人皆有之以為絕德而終身自足豈得為臧乎

學詩貴通達故可以興終身誦之執而不變便與風人之志違夫子抑子路誦詩與許子貢子夏言詩可

參看後章引唐棣聖人言詩迥出尋常意表

檀弓子路曰傷哉貧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事二親常食藜藿之食為二親負米於二百里外故其言志曰願衣輕裘與朋友共敝縕袍乃子路實蹟或云設辭美之非也

舊註縕枲著(酌)也謂以枲麻著袍中按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纊繭為綿曰纊纊著袍中曰縕敝縕袍舊綿衣也士喪禮註疏云新綿為纊舊綿為縕非必用麻也○爾雅云貍(尼)狐貒(湍)貈(貉)醜其足蹯其跡厹(紐)貈即貉也四獸相似詩云一之日于貉(莫)取彼狐

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語云千羊之皮不及一狐之腋狐腋下毛白以為裘煖而輕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歲寒歲將暮而天氣凝寒也歲寒草木彫落而松柏不彫云後者對先彫者言也語云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荀卿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此章即甯武子知可及愚不可及之意主憂國危平日趨勢附利之徒落落星散惟有忠臣義士艱難共濟周旋不舍如宋室將亡百官逃散惟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數人所謂歲寒知松柏者也尋常

學問雖小人勉强爲善臨利害生死則盡棄其生平君子素位而行顛沛必於是松柏之心也有松柏而不養及乎霜降至繁華落荊棘滿庭使松柏獨秀非世道之福也有國家者知之在早耳

此章語法與川上相似聖人無擇言見不執象在川歎川見松柏歎松柏而意象渾合若水外更添道松柏外更添君子便不似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惑憂懼三者人心之通病也德不可僞爲必義理精明疑似不眩乃爲知必

安土樂天無惡于志乃爲仁必自反常直利害不惕乃爲勇名雖三德實惟一心不惑不憂不懼皆于念慮入微處體勘一毫未盡卽虧全體有蔽斯惑有累斯憂有歉斯懼未可襲取也夫子四十不惑事理精融顯微合一方爲不惑仁則守固行利勇則持志帥氣聖人生知自安行而勇不足言故知爲先仁次勇又次不惑則自無憂不憂則自無懼懼甚于憂憂甚于惑孟子不動心之說本此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共學有志者也適道用功者也立擇善固守者也權從容中道者也人有志欲爲聖賢則皆可與共學然必精進勇猛如三省四勿日進不已方可與適道苟不行而坐謀猶未學耳然雖適道而未經歷試則守不定而廢于半塗必其利害不移久暫不二然後可與立所謂大人之事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也夫子三十顏子竭才而始立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是謂大成然尚費矜持有適莫則不能比義有信果則不能時中時中之謂權權由秤得名秤之

稱物輕重無常因物順應而錙銖不差惟聖人不思不勉異以行權而立不足言矣唐棣四語古逸詩棠棣花蕊攢簇並蒂開則反向外故曰偏其反詩義取花開蒂合以比人遠心近夫子引以譬權立迹遠而道同妙用存乎一心耳心之官曰思思曰睿睿作聖義精仁熟則左右逢源學者執情未忘毫釐之差頓成千里苟迷途一啟則上下一貫始信聖人不知不能卽愚夫可知可能何遠之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無思也無爲也言不思而得道之至也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云思而不學則殆以思無益言

思爲道之累也而孟子云思則得不思則不得與夫子反詩意正同蓋以思學無思以愼思爲思所謂有事勿正勿忘勿助化立爲權故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至於鬼神通之則天下何思何慮不爽而速不行而至始可與權故曰何遠之有

○三千之徒凡在聖門者皆稱同學其間惟七十子是聖賢路上人可與適道者也適道者中而已權卽是中學之極至也坦然正路而旁岐小徑無數同在學問內同此路上行而究竟千門萬戶幾人能當聖人中道上立除却顏曾如雍賜由求輩卽不無小出入

至如曾子子夏之後變而爲吳起荀卿學孔子變而爲李斯豈不適道難保立不易也況于執中用權神化妙境可易企乎

銖兩斤鈞石曰五權造秤先權秤之垂者曰權平者曰衡權先設而衡依以爲平衡上之數有定而權無定遇則合而數自不可逃故衡以比常垂以比變衡似物理權似聖心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心爲甚談兵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卽思何遠之意漢儒有反常之說宋儒以爲害道故割唐棣以下別爲一章按聖人引詩本取反合之義他花開則分惟棣花開反合猶弓弛向內張反向外故詩角弓與常棣皆言偏反以爲兄弟勿遠之比則此章仍合之其意始完繫于篇末爲道之極也權不泥常自不得不言反不言反常無以形權聖人用權本如常而常人見權則如反常人所可聖人無可則與可反常人所不可聖人無不可則與不可反聖人所行是道常人所執未爲非道但常人秖是立聖人始是權常人之權是秤之衡者聖人乃是秤之垂者如淫婦人不可見衡也聖人見之爲法天如叛臣召不可往衡也聖人欲往爲反正天下無道不當出衡也聖人周流爲避人又

如臣不當放主弑君衡也聖人放殺爲撥亂男女不親授受衡也叔援嫂手爲拯溺聖人軒天揭地行來皆道所當然時所宜然勢所不得不然賢人不敢行亦是道當然分量宜然規矩不得不然賢人學聖人行不得聖人自然如此行得孔子無可無不可責備伯夷諸人亦無可無不可則無一可矣是謂反常行權卽可與立不可與權之分顏子離不得文禮曾子離不得忠恕猶是未可與權況後儒以道學當題目著意做作與世路觚棱不相入並所謂立者亦非矣沉際神明默識存乎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故

曰思則得之記者繫之篇終明無以加也

唐棣卽常棣俗呼棠梨梨甘者曰棠澀者曰杜好生道旁本草云圓葉弱蔕微風大搖花同蔕十餘朶開則合併各蕊外向實子光澀故名杜杜塞也澀也澀而多刺故詩以杕杜比無兄弟卽棣也梨甘而枝條稠順故詩詠常棣比兄弟相親也今人呼梨爲梨呼棣爲棠梨梨本棣枝接成故是共本

論語詳解卷九終

論語詳解卷十

郝敬解

鄉黨第十○聖教莫急于禮莫切于仁爲仁亦惟復禮二十篇中亟言禮而不及禮事夫禮不可枚舉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篇記其畧節以補聖言之未備以證無行不與之實就聖躬威儀可見者錄其彷彿如此善學禮者讀鄉黨一篇三千三百可默會聖人之精神可見其言多與曲禮合記禮者學聖人非聖人學禮也子思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非有摸倣自然成象所以爲聖人學者必閑習于素履默識于無象然後可幾苟徒刻畫比擬豈勝强作之勞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從心所欲不踰矩皆于此篇見之錄錄續續只是一篇記事文字而舊本分章今畧改訂便初學云爾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平聲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銀誾如也

孔子二字冠一篇皆門人隨處隨事竊見夫子言貌起居飲食衣服描寫其似固是皮膚便是神髓門人

旁觀如此聖人不自知其如此也此章畧記其在鄉在國言語之節鄉黨父兄宗族所在生於斯長於斯情眞少文反本不忘初有寧儉寧戚之意恂恂謙恭朴實也似不能言者恂恂之狀九字成句畧重不能言英華不露似之耳非全默也宗廟有禮法朝廷有政事曲禮云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便便辯也非有眞見言不能便便便便則易放惟謹但不放也恂恂卽不能言處恂恂謹卽便便處謹於字與其在字不能言與便便言相反應旁觀恰似兩截人乃見變動時措之宜從心之矩後多倣此朝

謂在朝侃侃和樂貌上大夫卿也誾誾微悅也下大夫分卑可以舒懷笑語故曰侃侃上大夫位尊言語淮和平

按舊本此下君在至與與如也爲一章朱子分朝與下大夫至與與如也自爲一章按誾誾如以上皆言語今合之

鄉黨詳雍也篇宗廟詳八佾篇○天子四朝一爲外朝在皐門內有三槐九棘之位進爲庫門有三府九寺左宗廟右社稷廟社之閒有詢事之朝又進爲雉門有百官宿衛之廨又進爲應門是爲中朝東有九卿之臺又進爲路門爲內朝卽路寢之朝本四朝而恒云三朝者詢事之朝非常朝也諸侯無皐門應門其庫門卽大門其雉門卽中門其路門卽內門也內門三朝與天子同鄭康成之說如此

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大國諸侯與次國皆三卿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下大夫亦五人天子之卿爲上大夫惟天子之大夫有中周禮六卿之副皆中大夫也侯國之卿亦是中大夫其餘大夫比卿爲降皆稱下故諸侯之大夫無稱中者卿對下大夫稱上耳左傳荀庚聘衛衛人欲尊之云次國上卿當

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媚晉人之權辭耳大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

○說文侃侃剛直也漢書亦云侃然正色家語子貢三年喪畢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而樂又詩云坎坎鼓我衎我烈祖坎衎與侃皆通樂意也聖賢言貌無純任剛直者故曰色思溫與儕友言剛直尤非所宜閔子侍側誾誾冉有子貢侃侃子路行行子路惟其剛直所以異于三子若侃侃亦剛直何以別于行行

者乎

君在踧促踖積如也與與予如也君召使擯病色勃弗如也足躩匡入聲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詔平聲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自此至第三章私覿愉愉如皆記夫子容貌此一章為君相禮之容君在君臨朝也將言賓至先記君在為主也踧踖仰見君而立不寧也與與猶豫豫安舒貌踧踖而與與所謂恭而安也擯主君所使迎賓者也勃變色貌躩足不進貌聞命而懼失禮于君且懼使君失禮于鄰國之君也賓至主君迎于大門外賓之相曰介主之相曰擯主賓接必擯介居間不徑相覿也家語子路云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賓至大門外北向立介序立于賓前東向主出大門外南向立擯序立于主前西向末擯與末介對各以次傳辭通主賓之意然後主賓相見推手曰揖所與立謂所與並立者時夫子為次擯居中左則傳君言往揖下人左其手也右則傳賓言復揖上人右其手也以兩手推向左右身不搖找故前後衣襜如整齊也爾雅云衣蔽前謂襜詩云不盈一襜與幨帷之幨通車帷曰幨言衣前後如幨帷垂不動也主賓既交主延賓入凡門外擯介在賓主前入則隨賓主後介隨賓後擯隨主後入供事也所立處相去遠故進必趨直前疾進曰趨趨則手易散翼如如鳥飛張翼端拱也記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是也禮賓退主君送出門外必再拜賓避去主君命擯送反告賓不顧舒君敬也

記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賓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命數賓至次于大門外主國之君爵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强半降于賓示讓也賓下車立于庫門外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于西北東面每介相去遠近隨命數主出立于庫門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于主東南西面每擯相去遠近亦隨命數末擯末介對東西相去遠近亦隨命數主命上擯請來事上擯承主命傳至承擯及末擯傳末介中介上介以達于賓賓命上介復命以次傳及上擯達于主君然後主君迎賓入若鄰國使臣來則主君立大門內迎不出限南面立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相與入也以上鄭康成之說亦未知是否〇爾雅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步大路謂之奔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咨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章畧舉入朝之容天子五門自外而內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徹轍也一車二轍其間寬六尺六寸三个三車共寬一丈九尺八寸也門高大如此曲身而入如門不能容恭之至也門兩旁植木曰棖兩扉合處置橛室扉曰闑闑居中往來出入由左右棖闑之間君出入由左出則闑東爲左入則闑西爲左反以西爲左也臣民出入由右出則闑西爲右入則闑東爲右蓋臣民自外北面入以東爲右退以西爲右也儀禮設侯以東方爲右个升堂北面亦然出入不敢當棖闑中央立則必傍棖闑避君出入之道也閾門限也出入不踐踏疏云所以爾者嫌自高不爭兼不敬也過位過大門內君之虛位曰宁君有禮事如求神

迎賓省牲器之類常宁立于此一曰著詩云俟我于著乎而著雖不在夫子過之必敬門堂曰塾羣臣入者于此會集熟思然後入有所當言夫子亦言但不諠譁有似不足者禮臣見君拜堂下君命升乃升如燕飲之類卿大夫席皆在堂上諸侯堂高七尺每尺一等升則以手收攝裳下邊避足升也凡衣裳下邊曰齊一作齋既登堂則釋齊曲身而行迫近君則藏氣歛息屏猶藏也一呼一吸曰息屏藏其氣似不息也出自堂出也降下階也等階級也逞舒也怡怡和悅也遠君故敬少舒也沒階下盡階也趨疾行就位也復位復堂下序立之位也仰見君故踧踖方敬而忽怡怡怡怡而又踧踖臣道主敬和不勝敬終之踧踖以成禮也自入公門至此周旋中禮變動不測所謂順帝之則從心之矩也常人在朝未嘗不敬而從容中道自然應節惟聖人能之

庫門之內古謂外朝即王制云當宁而立謂之朝者也位當門屏之間天子屏在門外諸侯屏在門內古者君立受朝羣臣皆立其說始于周禮大抵衰世之意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此何但下堂耳○或問攝齊升堂手無所執乎按古者臣見

君執贄左手執贄則以右手攝齊無贄則執笏攝齊則搢笏既升堂面君仍執笏笏以記忘故君前奏對必執笏且致端肅也或云笏但搢不執或云遇有事則搢玉藻云凡搢笏必盥有禮事如祼將之類將盥手乃搢笏耳○鞠躬屏氣似不息非聖人不能老氏以存神馭氣爲胎息佛氏以觀出入息爲圓通可知皆論語之糟粕耳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記夫子爲君聘享鄰國之容天子分封諸侯則剖

玉爲圭頒以爲瑞節朝覲會同則執以爲信夫子爲魯君聘問他國或相君盟會故執圭必知此爲聘問者盟會則兩君親見大夫無私覿有私覿是聘問也執圭謂在本國始承命受圭比至鄰國奉圭致命于主君將歸主君使人還玉皆使臣親受執以授上介與賈人櫝而藏之也如不勝如重也聘禮云上介執圭如重曲禮云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是也上如揖謂以左手在圭上拱護之下如授謂以右手在圭下承送之上尚通曲禮云操幣圭璧尚左手拱抱曰揖承送曰授聘禮云授如爭承下如送是也戰色懼容也詩云戰戰兢兢非臨陣之謂也足蹜蹜不敢縱步也如有循如環物而行周旋不離步武之間玉藻謂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是也按聘禮使臣受圭還以授上介上介以授賈人堂上遞相授受故足不移而旋轉如豚行圈內也兩手執玉不及攝齊鞠躬磬折垂佩委地惟恐蹶之而失容也故曲禮云執玉不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云執玉舉前曳踵即蹜蹜如有循也聘義云君子貴玉非謂玉寡故貴之也君子比德于玉瑕瑜不相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聘享惟圭璋特達以玉傳信故使臣授君圭遂行不宿留至

鄰國使臣先執玉登堂致命于主君主君親授玉然後享禮蓋以玉表信信達而後禮行也主君受幣必還玉以信往亦以信歸也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故圭玉者信也使臣執圭必致敬盡禮此也享獻也圭璋璧琮皮馬之屬列于庭下所謂庭實也容色從容和舒之色不復如初致命之戰色也初信未通故懼信既通則兩主情達使臣心慰故有從容之色既享禮公事畢最後使臣以私禮見惟束錦乘馬儷皮之類無玉詳聘禮或曰人臣無私交何以私覿夫私覿亦君命也私主情愉愉可矣愉愉和悅也非公

事不肅肅
聘事詳見儀禮所執圭即是分封之瑞玉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鎭圭長尺有二寸公桓圭九寸侯信伸圭七寸伯躬圭五寸子穀璧男蒲璧雜記又云子男圭五寸凡圭形方而剡上廣二寸厚半寸璧圜徑九寸中孔曰好耗孔外曰肉爾雅云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院肉好均曰環圭璧皆有繅藻包藉既所謂襲裼也凡諸侯朝見天子執圭合瑞以通信既合復頒之衰世諸侯相聘享使卿大夫執圭往此五霸會盟小國事大國之禮以君命故夫子亦行之享

禮亦自有圭璧與瑞玉異周禮春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蓋享禮之玉以瑑文異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束帛加璧于其上以先將命謂之特達主人受其幣則還其玉註疏云上堂授玉于君如揖而恭也既授玉下堂猶如授玉時不忘敬也不似朱註揖曲禮執天子器上衡國君平衡以揖授作平衡解云上不過揖卑不過授夫既平衡又有上下是聖人于禮未合矣難据

君子不以紺幹緅鄒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痴綌隙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倪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寐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霍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晒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齋必有明衣布

此章記夫子衣服之禮染冉由赤入黑曰紺蓋赤色黑者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在緅緇之閒爾雅一染爲縓詮檀弓練衣黃裏縓緣謂小祥練服用縓色緣領袖也縓字義與𧝑通今之紅色也孔註謂一入爲緅是以緅當縓非也紺緅玄緇皆黑赤天地之盛色朝祭正服多用之故不敢以爲衣

之緣紅紫艶麗近斌媚褻服小衣也士喪記云明衣縓緟緆是襲尸之褻衣用紅古今同也不以爲褻衣嫌近于襲也絺綌葛也精曰絺粗曰綌袗單也士冠禮兄弟畢袗玄孟子云舜被袗衣凡禮衣皆單當暑衣亦單在外曰表內著裏衣而以絺綌在外也出即外也出之出絺綌也不復以他衣尚之如詩云蒙彼縐絺絺蒙于外也云必表反下裼裘言也禮表裘不入公門皮在外曰表葛必表皮不可表皮在內外以布帛爲表即所謂裼裘也皮上加單衣曰裼即禮衣也禮衣之內著裘以配衣非以衣從裘也古人賤皮

爲裘別爲衫衣以裼裘今人裘上自有表外又加禮衣是禮所謂襲裘也襲重也記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緇黑色也緇衣即朝服之禮衣內以羔皮爲裘羔有白有黑黑白自相稱或謂必用黑羔皮拘也麑麛通獸子也凡小獸皮毛多蒼素狐色黃皆取稱衣也鄭康成解禮謂緇爲朝服素爲視朔聘享之服黃爲蜡祭先祖五祀之服此章但記冬裘非專論禮也鄭說多鑿評後褻裘燕居之裘也長欲其温也袂袖也右袖畧短便作事也夜寢必有衣長過身又半以覆足也猶今之禪衣何氏謂即衾也朱子謂齊時用之皆非也聖人寢不裸裎不僵仆故特記之狐貉獸名貉貊通狐屬毛厚而温于燕居宜也去喪平居無凶喪也佩備也佩之帶閒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自天子至士皆佩玉以象德孔子佩象環五寸皆所謂德佩也又內則男女佩紛帨刀觿礪管之類所謂事佩也帷裳禮服之下裳即端屬用正幅連續如帷近要處襞積使狹今之裙也禮服之裳不敢殺他裳則必殺要幅斜割倒合如深衣篇云要半下齊倍要以爲私服不用全幅者省費也羔裘玄冠吉服也問喪曰親始

死主人未成服未可遽用弔服但小變其吉服而往檀弓云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皆成服後弔則各有當用之衰服矣吉日月朔也古者舉事尚早以朔旦爲月之吉朝服緇衣也即玄端凡古人公署皆稱朝禮服皆稱朝服見祖廟見父母皆稱朝見凡吉禮衣色皆尚玄纁鄭康成謂緇衣爲朝服素衣爲視朔之服此月朔用朝服則是鄭說未允也必朝服者以平居不仕言也朝君于國朝祖考于家皆是也明衣齋明之衣交神明者也或曰齊時沐浴則著之用布不用帛尚質也至敬無文不言色承上亦玄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玄冠則玄衣可知文王世子云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是齋衣皆玄也

爾雅一染謂之縓赭再染謂之赬頳三染謂之纁皆染以丹汁也考工記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轉入黑汁也然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而士冠禮鄭註謂再入爲赬四入爲朱淮南子云以湼染紺則黑于湼湼黑色蓋三染成纁後四染仍丹則成朱若轉入黑則成紺以紺入黑則成緅緅與紺類六染以緅入黑則成玄七染以玄入黑則成緇玄緇相類也古者朝享避

服多紺緅等黑赤色木火之交南北之正天地之中
也周人尙之○詩云爲絺爲綌皆葛也書云黼黻絺
繡卽今方目紗可刺繡者也俗呼布帛希薄者亦曰
絺綌不獨葛耳○鄭康成謂素衣麑裘視朔之服黃
衣狐裘蜡祭之服按郊特牲云蜡祭皮弁素服以送
終也葛帶榛杖喪之殺也送物之終禮殺于喪故衣
素祭畢于冬故用麑裘則是蜡亦用素也又云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息農之祭亦于蜡月土事尙黃
故用狐裘二衣二裘非必專爲視朔蜡祭他事亦有
用素用黃者不獨蜡與息農耳○羔裘緇衣則玄冠

以玄繒爲冠也玄亦緇類卽今黑色之微赤者天色
玄故古今人衣冠通尙之一名爵色禮有爵弁爵韠
爵謂燕爵玄鳥色也王制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卽
爵弁玄端也燕爵緇玄四色皆相似由赤入黑黑不
離赤周人所尙故吉事多用之○冠與弁異古冠小
而弁大圍額詩云有頍者弁頍圍額貌古冠僅取撮
髮以緇布爲之加于頂詩云緇撮卽古玄冠也夏曰
毋追小貌殷曰章甫甫斧通小而方周曰委貌制始
大委下冐貌也冠弁異而色同玄詩云其弁伊騏靑
黑曰騏亦玄緇之類皆吉服也○弔喪各以本服無

服者于冠弁上加小絰如環身著細麻布衰周禮所
謂錫衰疑衰者也凡吉服布十五升疑衰布十四升
緦與錫布皆十五升而緦去其半錫者其色光也洗
治其布不洗治縷衰在內也內戚之服緦者其縷細
也洗治其縷不洗治布衰在外也外戚之服疑者疑
似凶服而已衰輕也○朝服謂皮弁玄端也玉藻云
天子諸侯常日視朝以皮弁玄端服玄端者上衣下
裳制皆端方而色玄古端服非一燕居亦端禮服與
燕居有辨而制端色玄則同卽冕衣色亦玄制亦端
但繡文異耳故凡禮衣裳皆可稱端用玄曰玄端用

素曰素端鄭康成謂朝服緇衣素裳視朔之服白鹿
皮爲弁身著素積衣裳純素恐非也按士冠禮皮弁
服素積素韠帷裳有積以白布辟積爲裳而衣或仍
玄緇用素積素韠以別于純吉耳故郊特牲云喪禮
之殺送物之終蜡祭用之月朔稱吉吉主玄喪主素
古今同也若衣冠純素豈吉日用喪服乎家語季康
子朝服以縞按繒曰縞大夫以下朝服用布康子僭
用繒非謂衣裳皆縞素也雖皮弁但存太古衣皮之
意加染造綴采玉爲飾非截白鹿皮毛蒙茸於首也
卽今尙方所製皮弁與革帶之類可知

朱子以齊必有明衣布連下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又摘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二句共合爲一章謂
爲謹齊之事按明衣布以上皆衣服齊必變食以不
皆飲食宜仍舊

齊（者）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貴）不厭細食饐而
餲（隘）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任）不
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
勝食氣惟酒無量（去聲）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
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

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此章記夫子飲食之禮齊謂凡有吉凶大事齊心致
敬也變食改常食也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每食必
潔以潔其心也遷坐坐易常處也如不宿于內之類
易其居亦以易其心也食飯也膾細切肉也飯美曰
精膾美曰細厭饜通飫足也不厭不以美而厭足猶
儀禮厭尸之厭食饐而餲謂飯熱鬱閉以致臭也爾
雅云食饐謂之餲注云饐饖也說文饖傷熱也以傷
熱而致餲非二事也魚爛自內出曰餒肉腐自外入
曰敗公羊謂梁亡魚爛而亡也兵陣外破曰敗色惡
臭惡皆謂魚肉也飪熟也失飪生熟失節也不時謂
果穀不時六畜不時朝夕不時之類食之則皆傷生
害德也割殺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
豕平居殺牲爲口腹不當殺而殺皆爲不正凡肉細
剉漬以鹽醢皆可爲醬古醬品不一以和肉各有宜
如內則云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魚膾芥醬
之類不得其醬謂醬與所食肉不相宜則不以其醬
和之恐傷人也非惡不備之謂人本元氣資穀以養
肉味輔之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肉之
品多不使勝穀養生之理也飲酒有量一升曰爵二

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皆量屬凡量
物者實必滿傾必盡多寡有程如鼎俎奇籩豆偶食
有一飯三飯五飯之類皆有限數惟酒合歡獻酬畢
賓主脫屨升席如鄉飲酒脩爵無數燕禮無算爵蓋
賓主非一人飲有多寡不必定爲量數也無量則隨
宜斟酌不可及于亂無量欲成其歡也不及亂欲盡
其禮也如詩賓筵之三章則亂矣詩云人之齊聖飲
酒温克顏允君子莫不令儀則不及于亂矣不及亂
雖無量而各適其量飲酒孔嘉此之謂也沽賣也沽
賣之酒或不潔肉切而乾之曰脯市肆之脯亦或不

潔故皆不食薑氣味辛香本草云久食去臭氣通神
明每食後借辛香之味以散穢氣不與饌同撤也不
多食謂凡飲食嗜味以寡爲節寡則皆能養人多則
皆能害人而酒亦在其中矣然則所謂無量者豈多
飲之謂與祭於公謂助祭於公家所賜胙肉腥則烹
而薦之熟則先嘗而頒之不留宿也祭肉謂家廟祭
肉祭畢輒頒大約不得出三日出三日則人不食申
言所以不出之故蓋肉至三日必敗古者夏祭不殺
以敗尤不待三日矣食不語謂方含餔時雖人有言
未卽答禮不容嘿寧吐哺若含餔語失容且妨哽噎

也寢不言不自言也寢自言失晦息之常聖心純一
養生亦在其中矣疏麤也疏食脫粟之飯也菜羹煑
菜和米屑爲羹古人飯必有羹以肉湆和菜此以菜
和米汁也瓜祭食瓜而祭玉藻云瓜祭上環謂切其
近上者如環以祭也古人每食祭始爲食者但尋常
小物祭未必齊齊如者恭敬之意聖心顯微如一無
大小無敢慢非必如變食遷坐之謂也席筵席古者
坐則布席當戶牖與宮室同向南向北向以西爲上
東向西向以南爲上皆謂之正此言不正非必欲正
向也雖偶坐亦必席與身相應未有身偶而席不偶

者正坐可知鄉人飲酒卽鄉飲酒或射或賓興或[illegible]
或尋常燕集鄉人尚齒杖者老人以杖自扶也禮五
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凡
進止視長者出則隨出不先不後也
上章記衣服必有寢衣則夜不近婦人此章記飲食
不多食則晝不至醉飽遠色慾薄滋味養生養德之
要也故章內屢言不者極致撙節之意禮云衣服在
躬而不知名曰罔必如聖人於衣服然後不爲罔也
又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必如聖人于飲食然後
爲知味也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必如聖

人出入公門行不履閾然後爲由道也凡此可知無
行不與之教○齊必變食何註云改常饌本周禮解
也朱註云不飲酒不茹葷本莊子解也蓋齊有吉有
凶大祭祀之類吉齊也大災喪奠之類凶齊也吉則
但改常饌凶則不飲酒食肉莊子云孔子謂顏淵曰
齋吾語汝對曰回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孔子
曰所謂齋者非不飲酒不茹葷之謂也故禮有飲不
至醉之說周禮膳夫職王齊日三舉大牢具曰舉此
所謂改常饌也禮家言多端當以論語爲正既云衣
布遷坐又多殺牲飲酒食肉可乎○精字从米青聲

米之精鑿者色近青青者畾也粟一石舂米六斗曰
糲糲一石舂九斗曰粺八斗曰鑿七斗曰侍御鑿與
侍御皆精屬或云粟一石舂米五斗曰毇毀四斗曰
鑿三斗曰精○記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註聶牒也先薄切
爲大葉復報切之再横切曰報朱註解不厭謂以爲
美非也二不字與下文不字一例皆節制之意○周
禮醢人之醢與醬皆醬也水陸肉味諸品和以蔬菜
漬以鹽醢久之成醬古人和醬必辨百物之性今不
復可考即如漢書南越食唐蒙蒟矩醬交廣溪蠻收

蟻卵淘漉爲醬即古蚳池醬也白虎通有榆莢醬唐
俗有葫蘆醬用之各有所宜不宜而食恐害人朱註
謂無害于人惡其不備非也○沽酤同賣也即求善
賈而沽之沽漢法有榷酤税酒也詩云無酒酤我謂
無酒則有賣者註謂一宿酒作攻沽之沽解苦也夫
酒者久也一宿成不謂之酒矣凡小禽全乾者曰腊
析肉爲片乾者曰脯脯甫也甫切即乾無滋味之和
也施薑桂曰腶脩居肆中之脯不辨爲何肉恐不潔
食則傷人○薑味辛氣香咀之能解昏睡儀禮云君
子問夜膳葷庋几閣間常置故不撤非必留之坐隅

也○古人祭而饋肉曰胙胙祚也謂致福生曰脤熟
曰膰三日者自祭日昧旦至明日須胙前後經三日
矣如喪二十五月謂三年之類凡古人言三非恰恰
然也○瓜祭食瓜而祭詩云七月食瓜郊特牲云天
子樹瓜華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劈之巾以絺爲
國君者華花之巾以綌大夫累倮之士疐帝之庶人
齕聚之玉藻云瓜祭上環棄其所操古人每事不忘
初食瓜則祭始種瓜者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
祭爟行師祭禡先爨先蠶先農先卜先馬先牧之類
皆有祭○古者坐席織蒲或竹或葦爲之天子諸侯

席緣以文繡士席無緣皆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爲度
凡布席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羣居一席坐
四人若五人則長者異席賓主燕會則人皆專席衆
賓席皆不屬饌陳席前不于席上正饌在左庶饌在
右間可容人謂之長筵凡坐不中席有憂者側席有
喪者專席坐曰席燕曰筵臥曰衽○禮一命齒於鄉
再命則不齒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欲使鄉人知
貴貴也又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老老之仁也蓋
七十則杖于朝故貴不先老夫子爲魯司寇攝相論
貴則命卿當時諸侯卿大夫命于天子者少然爵至

卿相。鄉人六十者自不當與齒。聖人出必後之。是于六十者亦不肯以貴先之矣。所以爲厚○朱子以席不正自爲一章。鄉人飲酒連鄉人儺爲一章。今依舊本合之。皆飲食之事也

鄉人儺[illegible]朝服而立於阼階

自此以下至終篇皆雜記夫子應酬之禮。儺逐也。驅逐疫鬼也。凡陰厲之氣勝則爲鬼。人衆喧鬨則陽盛陰滅。月令歲有三儺。惟夏不儺。以陽氣正中也。季春國儺。天子諸侯行之。陽氣方遂。慮有伏陰。聚衆喧逐。使和氣充盈。春陽畢達也。仲秋陰氣尚微。天子爲陽主。儺以逐秋氣。不及國與天下也。季冬二陽初生。陰氣方盛。天子乃命天下大儺。以逐寒氣。周禮方相（同）（想）氏。狂夫四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驅疫鬼。𧦝裼叫號。比戶蒐索。事近于亂。古人因民俗而爲此禮。以王命事鬼神。故聖人禮以行之。靜以鎭之。莊以涖之。所以防其狂逞。節其悖亂之道也。以主待客。以靜勝躁。以衣冠馴强暴。聖人舉動。卓有至理。古凡禮服皆稱朝服。郊特牲云鄉人裼。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也。儺則羣隷𧦝裼。故聖人盛服。鄭玄謂裼作禓。鬼也。存室神亦記者附會之

朱子謂恐驚先祖五祀之神。夫儺入宅舍。非入祖廟也。先祖五祀驚。豈朝服立阼所能定乎。聖人舉動必無迂闊。東階曰阼。凡禮事。主人位東階上西面。古者堂階無中。惟有東西階。主賓由東西升。地道尊右。故右爲賓。階東方爲生氣之主。故東爲主階。秦人始作甬道。居中非古也。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者。兩階中也。猶言階間。非三階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問猶遺也。詩云雜佩以問。凡問人者必有以遺之。遣使者行而後拜。爲拜所問之人。非專拜使者也。儀禮主人送客大門外。客去。主人皆再拜送。玉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尊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衣服則服以拜。賜飲食則嘗以拜賜。康子魯大夫。孔子以哀公十四年自衛反魯。年將七十矣。于鄉爲先達。于國爲元老。雖朋友之饋車馬不拜。而康子以新進大夫饋藥。夫子輒以尊者禮禮之。敬其爲時宰執政。亦見陽貨之意云爾。然拜受矣。又不嘗。不嘗矣。又告。不嘗不以告則欺。他日疾愈相見。問何以應。告則極難爲辭。曰丘未達不敢嘗。以情語也。又若爲問之

者然此應變之權非聖人不能

廄救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馬室曰廄焚謂燒也退朝自公朝退也廄焚則傷馬倉卒惟問傷人此聖人愛人之誠意出于無心而門人旁窺其深謹記之微創曰傷救焚急迫慮恐傷人非謂死亡也有死亡不待問知矣竟亦問馬但乍問且未遑所謂不識不知從心之矩也朱註謂貴人賤畜理當然則涉有意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賜食賜所食之餘也禮餕餘不以祭豆間之祭則有之示以薦也先嘗嘗後須賜也必正席致敬如對君也腥生肉也非熟非餕必熟之以薦祖考榮君賜也不先嘗薦而後嘗也生牲也畜之仁君賜也侍食于君陪食君側也祭祭豆間也禮凡食必祭賓主敵則賓先祭臣不敢當賓故君祭臣不敢祭而先飯必君命祭乃祭也先飯亦非遽入口也蓋祭則取少飯置之豆間不祭則取飯置手中示將食不遂以祭也疾者恒寢北牖下君臨視移置南牖下使君南面視已首必向東蓋君入臣家君爲主由東階升東首以迎君也玉藻曰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以東爲生方也加朝服于身拖大帶于上如平時見君然君召往不俟駕即詩云顛倒衣裳之意赴之速也大夫不徒行而亟趨故不待駕非駕至不乘也

大帶之垂者曰紳禮服有大帶以繒帛爲之有革帶皮爲之以懸韠與佩在衣之內裳之外大帶在衣外有辟積有組以紐結于前兩端下垂與裳韠齊玉藻曰紳韠衿三齊制詳玉藻

凡禮書所言禮事多因聖人已行之蹟著爲式而或

緣飾之過如君祭先飯疾東首不俟駕行之類自聖人作古非聖人依倣爲之也士相見禮云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玉藻云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又云食于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少儀云侍食于君子先飯而後已蓋食先祭祭先尊者君祭而已亦祭是與尊者同也君祭而已虛食以待是已亦欲祭也故于君祭時臣先舉飯將食示不敢祭也待君命之祭然後祭蓋賓禮先祭而後飯所重在祭敬神也臣禮先飯而後祭所重在飯敬君也其祭也非離齋其飯也非

遽入口先後秖爭斯須之間如始食不待尊者請而舉箸既食待尊者畢而放箸是曰先飯後已行之不善則傷于野而儀禮玉藻附會之解者謂先飯如膳夫嘗食然又云導尊者食皆過也大抵聖人所行禮必無迂闊

入大廟每事問

大廟君始祖廟入入助祭也儀文器數必詳問謹之至也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無所歸謂客死者人死既棺斂則爲坎西階上塗柩其中以待葬曰殯殯賓之也西爲賓階死者如客故賓之庶人死三日而後殯三月而後葬不曰於我葬曰於我殯者初死所親遠未至故代爲殯若所親無人則亦於我葬矣朋友通財常也車馬雖重財耳祭肉雖微禮也輕財故不拜重禮故拜非薄車馬也明祭肉之爲重也不拜車馬者視朋友之車馬猶己之車馬所以親之也必拜祭肉者重朋友之祖考亦重己之祖考所以敬之也

家語子貢問于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歸夫子曰於我乎殯禮與仁者之心與子曰吾聞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者乎夫仁者制禮者也稱其義以爲之宜○禮惟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酒肉之賜弗再拜朋友之饋卽車馬亦不拜饋肉惟祭祖考者拜尋常酒肉亦不拜也○朱子云朋友死於我殯義固如此後世同志者少泛交者多隨宜量力從厚可也若一一周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此等處自公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師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外所知哭諸野亦自有節拜饋可推矣故禮以義爲質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蕤平

此章皆從無意處窺見聖人周旋中禮而雜襲其事君鄉黨宗廟朝廷聘享衣服飲食交際禮法之會稠人之中時或振飭至若寢君居若狎若褻乍見偶遇皆立無心感應而纖悉中規矩非盛德其孰能之寢不尸謂清明在躬知通晝夜不似恒人倒榻偃卧堀然如尸也前云必有寢衣正以此居不容卽燕居申

申夭夭無壯厲之容蓋寢尸則神死居容則形勞見
謂蹟在乍見狎謂所親狎褻謂私居必變者見可哀
則忘狎以貌者見可敬可矜則忘褻也凶服者謂服
凶服之人卽前所見齊衰此則自車上見也負版卽
凶服以麤麻布一幅綴當背曰負版當胸曰衰喪服
記云衰長六寸博四寸負廣出于適寸是也五服皆
凶有負版者爲大喪見齊衰凶服者見其人來也負
版見其往也式憑軾致敬也舊註負版謂持邦國圖
籍者重民數故式按周禮司民職云三年大比以民
數詔司寇孟冬之獻于王王拜受登于天府此記聖人

尋常所見耳版籍三年乃一獻且安知獻者必負以
背乎安知所負版非他典籍乎帝王盛世乃獻民數
春秋時焉有此故難据也盛饌非大燕饗而盛陳飲
食必變色立以示不安也聖人崇儉無故不殺盛饌
非時故變色也作卽下章三嗅而作之作不坐也少
儀云飲酒者有折俎則不坐鄉飲酒禮主人請坐于
賓賓辭以俎主請徹俎而後脫履升坐今盛饌是折
俎也故不坐迅雷疾雷也風烈風猛也皆天之怒氣
天怒天子察于天下諸侯察于國卿大夫察于家士
庶人察于身恐懼脩省自不容已聖人與天同運焉

得不變升車車自後升有索挽之曰綏御者先升以
綏授尊者尊者將升待綏則少立立則必正正立乃
執綏斯須之頃而從容整暇所以爲周旋中禮也舊
本分章各異今合爲一章錯舉泛應之事也
式軾同古者乘車立惟老人婦人坐馬驟車疾與前
橫木高五尺五寸曰較使乘者憑以立較下又橫一
木高三尺三寸曰軾詩所謂重較也乘者遇有所敬
則下其手俯躬曰式凡升車有二綏正曰良綏副曰
貳綏僕者執貳綏先升取良綏負之以末端授尊者
尊者執之以升○春秋穀梁傳曰陰陽相感薄而爲

雷激而爲霆王充曰雷者太陽之激氣正月陽動始
雷五月陽盛雷迅秋冬陽衰雷潛盛夏大陽用事陰
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
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莊子云大塊噫氣
氣其名爲風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飇
標亦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
而雨土曰霾凡風者陰陽之亂氣激發而起飛沙揚
礫發屋拔樹太平之世風不搖條順物布氣開甲破
萌而已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供之三嗅而作
此承上升車因記夫子在車之容及車中所嘗見之
事寓言聖人審時知幾雖道大莫容老于行而天下
卒莫能傷也夫子轍環天下車中卽不停執之意不
內顧疾言親指皆自得之容猶詩云寬兮綽兮倚重
較兮之意不以道路馳驅張皇失度也有所疑于後
則內顧有所怒于中則疾言有所冀于前則親指三
者俱無東西南北惟其所如而寂然不動介然如石
所以用舍行藏適時往止久速知幾見色而高舉時
可而後集盡時中之道也色斯舉二句蓋卽道路車

中所見以寓言人事物理當然而聖人自然也嘗過
山梁見雉集而嘆曰山谿有梁乃行邁往來之途雌
雉無偶是孤栖失羣之鳥宜其有見色之明何乃昧
時止之所凡事知幾貴早過時則悲時哉時哉鬧不
審疑此言非獨爲雌雉垂戒遠矣子路不達謂夫子
悅此雉也乃烹雉而供之所供非必卽山梁之雉而
聖心感于所見不忍食其肉但三嗅其氣變色而起
共供同鼻審氣曰嗅作起也起立以示不安且以微
子路也厥後子路不得其死正惟忘雌雉之戒失審
時之智耳記者記此于篇終見士貴識時也

鄉黨一篇作鏡花水月觀則聖人如生自此以前逐
段描寫聖人容貌言動惟心思行藏不可寫而此段
則併一生出處一點靈知俱寫出車中便見孔席不
暖三不字見行邁靡靡中心自得去無疑悔故不內
顧行無怨懟故不疾言來無希望故不親指雖世路
羊腸而無心天遊其平如砥然我本無物物自知幾
車轍所過鳥見行色而飛翔望山梁而下集天下事
幾物理先見有出于言語指顧之外泯于聲音笑貌
之中者故卽山梁雌雉爲譬借子路不識時之事爲
戒以終前十篇之義蓋夫子以天縱將聖生當五霸

亂離之時尋常韋布而從者三千所至邦君問政割
地議封疑信相半至于惡人媢嫉操戈且甘心焉如
文王之于羑里周公之處流言歷貧賤患難而能知
幾如神龍潛蟄屈委蛇于崎嶇之途物莫能害刪述
垂憲賢堯舜不朽豈偶然哉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
聖之時者也生平願學處齊梁之間行藏大似夫子
但聖人實大聲洪所過如天馬神龍人爭指視韜晦
尤難所以知幾時中非上聖不能也羣賢惟顏淵曾
子知幾惟子路強直殆乎見色而不知翔者如不悅
於南子之見公山弗擾之往浮海則喜行行直遂卒

孔悝之難罹菹醢之禍故衛人之醢子路也夫
覆其家醢曰吾何忍食此三嘆而作爲之兆矣
說者引而不發使後學潛思愼動而解者反疑有闕
文不知其爲記者之微言也禮士贄雉雉有文而性
耿介善變化入水爲蜃故以比士莊子云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故孔子去魯作雉雊
之歌記者所以寓言于雉也惟孟子深會此旨自謂
私淑而聖之時一語實得自此篇之終知言兩字得
自下篇之終千餘年來無人理會信乎其爲私淑矣
○鄉黨篇遂成一片文字其分章以便初學耳車中

兩字本上升車起下文見雉飛即車中見之色斯舉
承不疾言親指而見色即飛翔意象聯屬斷而不斷
文勢變化以記事當議論喻聖人知幾之神也按其
實如以女樂去魯陳去衛之類皆是舊本車中三
句連上文爲一章色斯舉以下自爲一章無頭緒而
疑有闕文非也翔舒飛不下也後集不輕集也山梁
山谿橋梁也山雖鳥集之所梁則人行之路雉野雞
雌雉雉失雄者雄不能遠飛又孤栖失所之喻也時
哉時哉丁寧儆戒之辭
鄉黨一篇天然一幅聖像首題孔子二字是頭面下

乃寫其言貌舉止末添子路爲侍者極可玩味夫子
一生盛德容貌惟溫良恭讓舉子路行行以形聖人
之溫恭也聖心仁愛萬物舉不食雉事以形聖心之
仁也三千七十士惟子路勇悍以冠雞佩豚之夫遂
聖人孚化爲名賢千古無復有仲尼亦千古無復有
仲由矣禮教之所薰陶神矣哉此記者意也
車本名器故行有和鸞爲節道路親望容貌不苟故
曲禮云立視五巂規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巂猶規也
輪一轉爲一規輪高六尺六寸規之則一丈九尺八
寸五規行地九丈九尺車上視遠不過此矣轂軸頭

在車兩旁顧過轂則內視矣此皆車中之容
爾雅雉六種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曰翬江淮而
南青質五采曰鷂南方曰𠷎傳東方曰鶅北方曰鵗
希西方曰鷷尊雉一名翟狄通周禮王后狄衣詩云
其之翟矣翟羽可飾車旌禹貢徐州羽畎夏翟謂羽
山之谷產翟也夏采色周禮天官有夏采職大采也
故諸華曰諸夏鄭玄訓雉爲華蟲以此、陸佃云雉
妒壟護疆飛不越界一界之內一雉爲長餘雖衆莫
敢鳴雉故以耿介名
或云孔子以女樂去魯見雉飛鳴有時哉之歎作

噫之歌即所謂彼夫之口者也本此章附會之

論語詳解卷十終

先聖遺事

郝敬編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其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之尼丘山生孔子於魯國昌平鄉鄹邑時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庚子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生有異像首圩頂似尼丘山因以名遂字焉生三歲而叔梁紇死稍長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有宋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傴區上聲）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我死汝必師之僖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年二十家貧[illegible]魯爲委吏料量平爲司樴（職）吏畜蕃息魯昭公十[illegible]年孔子年二十七歲郯子朝魯魯人問少昊氏以[illegible]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曰天子失守[illegible]四夷見郯子學焉從師襄學琴十日不進師襄曰

可以[illegible]矣曰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
可[illegible]益矣曰未得其志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
人有間孔子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
遠志焉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
如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爲此師襄避席再拜曰師蓋
云文王操也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俱適
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適周見老聃問禮
老聃曰子所言其人[illegible]骨已朽獨其言在耳且君子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

志皆無益于子身吾所告子者若此而已辭去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
能富貴竊仁人之遺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
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
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訪
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
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
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彊記博物
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于孔子孔
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微四者

君子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
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孔子入
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
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
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
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
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
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
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
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
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誡之哉
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周廟有
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
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
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illegible]注水焉注
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
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

[illegible]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
子自周反魯弟子稍進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
齊景公與晏嬰來魯與孔子語悅之昭公二十五年
公與郈昭伯謀攻季平子平子與孟氏叔氏共攻公
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欲以
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
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
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息周室衰禮樂缺有

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
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以移齊俗非所以
先細民也後景公見孔子不問禮矣異日景公止孔
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吾老矣
不能用矣孔子遂行反魯吳季札聘于上國其子死
葬于嬴博閒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合于禮矣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晉之乾侯季平子乃立定
公五年夏平子卒桓子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
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

[illegible]可專車使人問孔子骨何者最大曰禹致羣
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
吳客曰誰爲神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
神社稷爲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
氏之君守封禺（吳二山名）之山爲僖姓在虞夏商爲汪罔
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僥氏三
尺短之至也長者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季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
狃止之懷益驕虎遂執之桓子怒虎并執桓子因之
與盟而釋之虎由是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故魯

自大夫以下皆離于正道孔子不仕脩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遠方來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失意于
季氏因陽虎爲亂遂執桓子桓子詐得脱九年陽虎
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不狃以費畔使人召孔子
孔子脩道彌久愠無所試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
宰一年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器
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
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治
[illegible]國何如對曰天下可也于是以爲司空乃別五土

[illegible]擯各得其宜由司空進爲大司寇設法不[illegible]
[illegible]氏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黎鉏言于景
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
夾谷定公以乘車好往孔子輔行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與齊侯會于夾谷盟齊
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子使玆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
吾以供命者亦如之獻酬禮畢齊有司趨進請奏四
方之樂旍旄羽被弗矛戟劒撥大者鼓譟而至孔子
歷階而登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晏
子與景公怍麾去之齊有司又趨進曰請奏宮中之
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歷階而登曰匹夫而熒
惑諸侯者罪當誅樂遂罷將行景公欲設享孔子謂
梁丘據曰事既成又享之是勤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享而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粃
稗也用粃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景公知義不若歸而告
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
人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

文君若悼之謝以實於是齊侯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定公十三年夏仲由爲季氏宰孔子言于
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墮三都於
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而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乃弗墮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七日而誅倿人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
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誅之何也孔子曰天
下有大惡五而竊盗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
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爲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
價男女行別于塗道不拾遺四方客至如歸魯有販
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
制愼潰氏奢侈踰法及是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愼氏
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先是國人謗曰麛裘而韠
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袞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而謀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地近焉之先幷矣用犂鉏計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文衣舞康樂文馬三十駟往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于政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吾猶可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孔子遂行乃作猗蘭之操師己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

孔子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曰罪我以羣婢也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讎由家衛靈公饋粟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孫余以兵防之居十月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穿垣曰昔吾由此入也匡人以爲陽虎虎嘗暴于匡孔子貌似之遂止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旣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解圍去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君子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孔子見之居衛月餘去適曹是歲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鬥喪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作亂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顙似堯項似皐陶肩似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陳廷而死楛矢貫之長尺有咫石砮（鏃也）陳湣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從也陳人求之故府果得矣居三歲晉楚吳爭陳陳苦兵孔子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賢而勇以私車五乘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弗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吾欲伐蒲吾大夫謂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孔子曰然其男子有死志其婦人欲保西河與公叔者四五人耳靈公乃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孔子行會晉趙鞅攻范中行佛肸以中牟叛

召孔子鞅亦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至河聞其殺竇
鳴犢舜華二子皆晉之賢者也孔子嘆曰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惡傷其類也乃
還息陬鄉作陬鄉操以哀之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
問政不對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死者數十人執
監吏將殺之孔子見陳侯與登臺觀之陳侯曰昔周
作靈臺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
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人之有陳侯乃赦所執吏
罷役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吳人遷蔡于

州來明年孔子自陳如蔡蔡人怨蔡昭公之從吳也
相與射殺之楚伐蔡孔子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宰
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
無用此爲也自臣從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
尚德清而好儉仁而不祿不合則退所以爲積去無
吝心道行樂其治不行樂其身所以爲夫子若夫觀
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
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乃知夫子之德
齊有一足鳥飛集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焉使人問
孔子孔子曰水祥也是爲商羊昔童兒屈腳振肩而

跳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應至矣頃之大霖
雨水溢楚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使人問孔子孔子
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者曰何以知之曰吾昔適
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
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孔子居蔡三
歲吳伐陳楚昭王軍于城父救陳知孔子在陳蔡閒
使人聘孔子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也所譏刺
中諸侯之疾久在陳蔡閒諸大夫所設行非孔子意
楚用孔子則陳蔡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不
得行七日糧絕從者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弟子有

慍心孔子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不我
信也吾未智邪人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
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
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大
故天下莫容夫子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不能
爲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道不能爲容今
不脩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孔
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

[illegible]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道旣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適楚楚昭王以師來迎孔子如楚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

安得累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子弟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年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過而歌鳳兮以諷孔子孔子去楚過長沮桀溺丈人反居衛時年六十有三魯哀公六年也衛靈公卒衛輒據國以拒其父蒯聵入居于戚輒欲得孔子爲政使子路請孔子欲正名不果明年冉有爲季氏將與齊人戰克之康子問冉求曰子之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于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疑求之至于此

[illegible]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可矣先是季桓子將死屬康子召孔子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吾先君用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不終又爲諸侯笑康子乃召冉求至是因冉求言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去十有四年而反魯乃作丘陵之歌魯竟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衰禮樂廢詩書缺乃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複取可施于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幽厲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於韶舞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脩王道成六藝晩喜讀易韋編三絕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車子鉏商獲一獸異狀以爲不祥折其足棄于五父之衢孔子往觀焉曰麟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取魯史脩春秋上起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終焉本其所感也明年蒯聵自戚入于衛輒出奔子路死哀公十六年周敬王之四十一年也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于兩楹間奠其前明日戊午蚤作逍遙負杖而歌歌曰泰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子貢入見曰何謂也子曰予疇昔之夜夢

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而世孰宗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殯于兩楹之間予殷人也殆將死矣葢寢疾七日而卒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乙丑今之二月十八日也壽七十有三歲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喪畢乃去子貢廬于冢傍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孔里

論語詳解卷十一

郝敬　撰

先進第十一〇前篇記孔子之事此篇多記諸弟子之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進猶升也古今人物先一輩升後一輩進故皆稱進士爲先輩先後非指一代以虞夏視商周商周爲後進虞夏爲先進以夏商視周周爲後進夏商爲先進由春秋之季視文武春秋爲後進文武爲先進凡先者始之後者終之始常任質終乃多文天運人事大抵然也野人山林草莽之氣君子學士縉紳之風凡習尚浮靡變自朝廷國都其山林草莽朴質之意常不變也聖人尊昭代爲當世君相回護故稱後進爲君子稱先進爲野人有思文武惜夏商反本崇儉之志故曰吾從先進而語意縕藉圓融可思朱註以先進四句爲俗語非也用之隨所用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非獨爲世用也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按史夫子厄于陳蔡間魯哀公四年也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年已六十有八矣思從行諸賢在反魯後諸賢生死升沈散之四方故感而發歎蓋夫子志存經世而遭世昏亂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四科之徒未嘗離起居闕弦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姑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尠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然固聖德乎化聡屬之亦諸賢蘭臭斷金足以仰對之也當時在陳非止十人如曾子子張子羔原思公西華輩皆不在

記者据從行中最著者分為四科一以見夫子之歎非私情一以見聖門多才道不行未終窮也德行者涵養純粹眞知允蹈所謂默而成之躬行君子者也言語者議論辨博應對詳明所謂使于四方能專對者也政事者識見明通材猷練達可使從政者也外見曰文積中曰學博物洽聞多學而識之者也四科雖不無品第而意不主優劣惟以見聖人處困而英才濟濟雖憂患何傷昔周室多才亦不過十人生逢明主拓八百之基夫子尼山布衣尋常行處左右十哲而竟厄于道路饑餓不免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范祖禹云夫子之門人顏淵伯牛可為輔相仲弓可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使四方冉有可治兵賦子路可為將帥子游子夏可立制度而厄于陳蔡天也信哉

陳國詳第五篇○蔡國姬姓侯爵始封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廢其子胡賢而成王復封之是為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後滅于楚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

教本助人人有問難則教者發揮愈新助人還以自

助凡問生于思慎思審問是為善學故聖人每以好問望諸子於能問者曰助我恐其以不達為恥以疑為諱也於心悅者曰非助我恐人以悅為能强效之不問也此章上一句似為問者周旋下一句嘉予顏子悅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如篇中兩大問一問為仁告以克復一問為邦告以因革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大是希奇語顏子一聞直請其目四代禮樂損益止數事大是闊略語顏子一聞不復再請他日惟服夫子循循善誘若在諸子豈無疑難道體變動學者胸中未免凝滞轉相辨駁則聖心感觸愈覺森發

顔子通融聞一知十無所不悅聖心亦寂然不動無
復有所發揮矣又何助之有然曾子稱顔子以能問
不能以多問寡夫悟道旣如此其神而望道又如彼
其虛惟明故虛惟虛故明胸中虛靈洞達外貌終日
如愚孟子稱舜無異於深山野人聞善若決江河便
是此景象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傳稱閔子騫早喪母其父繼娶生二子天寒繼母以
蘆花衣子騫父覺欲出其妻子騫泣云母在一子寒
母去三子單父遂止母竟感化爲慈母故閔子之父

母昆弟無閒言難也在恒情父母兄弟親而外人疏
內言私而外言公在閔子騫外有公論而父母昆弟
或未免閒言至于父母昆弟感格而內外交孚矣孝
哉閔子騫卽述外人稱之之言有異同曰閒外人稱
其孝父母兄弟亦稱其孝是不閒也昆同也同父曰
昆古者昏姻異姓皆稱兄弟儀禮云親兄弟曰昆弟
小功以下曰兄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雅抑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南容于此詩再三反復復者往來胸臆閒所謂
拳拳服膺于言語之際兢兢非徒誦之而已此其人
敦厚周愼視履元吉是能保身宜家者故妻之以兄
之子

恒情放言謂不行但言何妨不知言便是行故戲言
出于思也惟口興戎惟口取羞此其驗者夫氣爲神
輔口爲心竅不塞其竅不持其輔則心神散越易云
吉人之辭寡故訒言有五美可操心可養氣可制行
可寡尤可成謀多言反是故聖人于愼言諄諄爾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問與哀公同對有詳畧者告臣與告君異也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顔路顔淵之父棺外叢木障土曰椁顔子死家貧有
棺無椁故其父請夫子之車賣以買椁也才不才就
一人較以父視之同爲子不以才不才異也夫子爲
大夫而貧與回等葬子亦無椁使其車可賣卽宜賣
以葬鯉苟吝於人之子也其亦吝于已之子乎秪緣
家貧厚葬爲不可耳況賣車則徒行矣大夫乘軒徒

行非禮也夫子嘗爲魯司寇從後謙辭猶言備員也
王制云命服命車不粥于市粥車非禮也粥車葬父
母猶可粥車葬子與葬門人不可或疑賻舊館人之
喪可解驂顏子葬賻車不可乎曰賻人之葬禮也家
貧求賻厚葬非禮也君子安貧至死不二生貧而死
求富與生無臣而死爲有臣行詐欺天等也聖人自
待待子待門人禮同也禮所貴厚非棺椁與親親葬
亦稱家竭力而葬子可知矣死者所須一抔之土七
尺之木一襲之衣此外皆浮文虛費葬者藏也斂手
足形骨肉歸于土皆得爲藏夫子自謂不得大葬亦

不至死於道路得所而已得所卽爲厚生而簞食瓢
飲死而有棺無椁行子之言顏路愛回與夫子愛鯉
不同厚乎說者疑有棺無椁墨道也夫墨道所以得
罪于君子爲其親喪無服非爲有棺無椁也儒墨子
不爲宋大夫家貧其子與門人死而薄葬君子豈非
之後世以墨道爲薄以破產厚葬爲儒行總之不達
于禮耳
顏路顏淵父名无繇少孔子六歲家世爲魯大夫孔
子始教于闕里而顏路始受學焉娶齊姜氏女生回
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云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

卒○鯉夫子子字伯魚夫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
女一歲生伯魚適魯昭公賜之鯉夫子榮君賜因以
名鯉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往年五十卒○按夫子
年十九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則卒時夫子年已七
十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卒時夫子年
六十有二伯魚宜尚在今言鯉死先回則是回年不
止三十二家語謬也夫子厄於陳蔡年已六十有三
顏子尚從行其後夫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欲以書
社地封夫子令尹子西阻之云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則是回尚未死也故司馬遷作弟子列傳第云

回蚤卒不定何年闕疑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聞訃驚歎聲喪亡也顏子才德幾入聖域用行舍
藏與夫子同道進則相與興唐虞三代之業退則相
與成開來繼往之功顏子死夫子之望孤聖人以道
爲嗣以學爲命顏子死聖學絕故曰天喪予
按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亡曰喪
斷曰祝天生聖人卽生文武之才爲輔道以仁爲命
脈以勇爲羽翼仁者死命脈亡勇者死羽翼斷觀篇
中夫子與顏淵語道德精微眞聖人之腹心也觀子

路與夫子語慷慨壯烈眞聖人之干城也皆先夫子
死故夫子哭之同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
為去聲慟而誰為去聲
慟哀甚也子慟矣者慰之使節也有慟乎者所謂不
識不知也為夫人慟者所謂順帝之則也當慟而慟
慟不為過聖人無意必固我此亦可會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夫子門人顏子之友也君子素位而行生死不

二顏子生樂貧死厚葬不如曾子易簀之為安夫子
所以傷之父子之云答顏路也視予猶父如有役則
趨有難則赴之類不得視猶子言彼父為主不得如
葬鯉得宜也我非不言二三子不聽又以責門人也
或曰子與門人無以異乎曰繼體則有異傳道則不
異聖人以道為嗣喪子絕繼喪道亦絕繼故曰天喪
予若泛然者自與子異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
鬼歸也神伸也鬼神猶言屈伸也死澌也如冰釋澌

然也子路問事鬼神遺人事也事人謂事君事親事
長之類問死輕生也未知生生有知也焉知死死無
知也人心良能曰能能忠君能孝親則能享上帝祀
祖考格百神人心良知曰知知生而視聽言動虛靈惺
惺則死而魂升魄降空明寂寂蓋人心即鬼神鬼神
即無形之人人即有形之鬼神理本無二也生死總
由大虛生從虛來死還虛去道可反觀也勇者不畏
人而畏鬼神勇者不重生而重死此皆不用其心於
其所當用而用其心於所不必用即不知為知不能
闕如之病夫子言事人以止其事鬼之念言知生以

斷其知死之惑士惟忠敬孝慈無忝人倫何必馳心
於荒蕩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也惟務正心
脩身不負此生何必探索于幽冥所謂夭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也或謂教之事人以事鬼教之知生以知
死非聖人之意
鬼神是大虛之靈百物之精精靈之至者惟人人為
鬼神之會人道盡而天地弗能違則鬼神效其靈矣
世俗禱賽神祇必恭敬止家有二尊神祇之至者而
或不能善事子疾病子路請禱而乃行詐以欺天王
孫賈招權市寵獲罪于天而教人以媚竈五霸不行

仁義而歃血詛盟季氏無父無君而旅於泰山臧孫辰不仁不智而美室藏龜佛氏毁形滅倫六親爲寃天地爲假而妄言福果凡此之類皆未能事人而求事鬼者也眞知通乎晝夜齊乎生死生而清通無礙死亦清通無礙卽便知生知死若但向解處求知知卽成迷生死隔礙秖爲識情障蔽道書云若有厭生死心有超生死心名爲妖不名爲道故知者無知而無不知人身塊然血肉含聰明靈爽比死血肉如故而靈爽安之故生則知爲寞曰死則知還虛空虛空化人如海水入甁人還虛空如甁水歸海大虛光明

始聚火人在大虛如列炬分合聚散遂成生死大虛本無生死形氣自爲聚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在則生形毁則死神凝則生神離則死清明則生昏憒則死脩身立命則生履危行險則死往來存亡一反覯而可知易云原始反終此之謂也今人終日醉夢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云脩因證果成佛生天皆所謂不知生而知死者也聖教以立人厚生爲本二氏專言鬼言死趨向死則世道滅趨向鬼則人事荒是以聖人不語也或問二氏言死後有知如何曰生未知所從來死焉知所從去原始反終歸于虛無虛無何知何不知之有昔向子平謂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顏子屢空知生知死也子路死難知死不知生也顏路請車門人厚葬不知生又不知死也卽記者相承之意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三子侍側非必默坐其言語氣象各自不同而皆有相樂之意閔子言語中倫氣象和易曰誾誾如子路言語直遂氣象勇往曰行行如冉有子貢言語辯博氣象鼓舞曰侃侃如閔子高尚不仕敦行孝友中和

之士也誾誾可知子路聞善必行聞過則喜果行之士也行行可知冉有多藝子貢通達適時利用之士也侃侃可知三者不同而皆師弟朋友志同道合樂意相關誾誾侃侃樂也行行亦樂也誾誾侃侃賢也行行亦賢也誾誾侃侃本夫子處僚友氣象二子各得其似行行亦勇者悅樂之容舊註訓剛强以子路爲劣非也剛强是勇者本色行行是勇者之誾誾侃侃猶北鄙殺伐是勇者之樂音未可單作剛强解行皆樂之情而少退讓之意云耳解者因幷侃侃亦訓剛直尤非矣詳鄉黨篇子樂不言如者秖爲若由也

一點憂心不成誾誾侃侃末句緊接樂字羣賢濟濟
聖心亦樂恰似念由也不得其死然者而憂喜併集
惟有此樂故不忘此憂聖心隱事被記者一齊採出
蓋士君子立德貴剛所以克己容貌辭氣戒剛不可
以涉世故曰色思溫貌思恭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
基堯舜溫恭夫子溫良有道之容睟然盎然況師友
羣居而未捹其暴厲之習儻臨事拂意必至賈勇輕
生念此故樂不解憂老氏云剛強者死之徒此不待
聖人知惟羣居聚樂而默識他日憂患所以為先覺
也若于勇者過當處理會誰不知之如以行行但作

剛強解豈有師友羣居相樂子路一人獨悻悻怒色
者如此則夫子何樂且何待夫子乃知不得其死也
不得其死猶言不得死所孔悝之難可以無死君子
雖不苟生尤不苟死故曰守死善道不得其道而死
死尤可惜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中庸也
或云子樂之樂當作曰非也若由也句夫子心口自
語非對三子言也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衛輒立晉人納亡世子蒯聵
于戚哀公五年衛孔悝為政其母孔姬蒯聵之姊也
其父孔圉蚤死孔姬通于其豎渾良夫蒯聵因之請
於孔姬脅悝與盟劫以登臺時子路子羔俱仕為孔
氏宰子羔聞亂出子路排門入蒯聵使人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結纓曰君子死不免冠遂死孔子聞衛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衛人殺子路醢之孔子聞之
令左右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

長府府名藏貨財之室也為改作也仍因也貫者久
習之名爾雅云貫事也初魯昭公與郈昭伯謀伐季
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薨于乾侯今改作者季

氏恨其為昭公發難之地以為不祥議變置也與作
煬宮溝墓道意同託言帑藏壞重新之而閔子若為
不知也者微言諷之長府不過藏貨耳其舊貫可仍
非頹敗不蔽風雨非慢藏誨盜賊也欲改作之必自
有說如之何何必者究詰之辭而從容簡當不激不
隨可使聞者屈服應者結舌所以謂之不言言必有
中也不言者不苟言也中者中事理中小人之肺肝
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音夫子病之然非徒爲瑟耳凡音由心生心不和平則形於言貌有率爾不讓行野喭之習見於行事有父兄不稟命浮海喜從之偏病源一也所以砭之由之瑟謂由自己之瑟也何乃作于丘之門外之之辭道不同之意也門人夫子門人子路之友疑夫子屏子路于門墻之外故輕之堂室因門而言自門升堂自堂入室室喻精微堂喻高明也聖人以中和禮樂爲教而子路學未變其習無從容縝密之思然其英偉特達亦非儕俗可比如聞善必行縕袍不恥車馬輕

裘共敝見南子公山不悅其卓越亦可知故曰升堂矣如以正名爲迂讀書非學食衛輒之粟死孔悝之難皆緣義理未精涵養未深故曰未入于室也聖意重升堂以解奚爲丘門之譏客至升堂多入室少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又曰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故夫子言由之瑟者言由之心也古人鼓瑟則歌瑟既如此歌亦可知以殺伐爲瑟猶上章以行行爲樂也○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子聞之謂冉有曰爾奚不謂由先王之制音也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舜造南風之聲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亡也忽焉由無意乎先王之制而有北鄙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子曰由能改過矣○按聲音與心氣符此理易喻夫子借鼓瑟戒子路暴厲非獨爲聲音耳至書傳稱夫子學琴見文王曾子聞夫子鼓琴疑貪狼師曠歌南風知楚敗鍾子期聽伯牙鼓琴知山水蔡邕聞鄰人琴聲知殺心之類多好異者緣飾而術家競奇定謂

聲音知禍福伶倫死後世無知音專以聲律度數求樂遂謂樂經亡過也○世本云庖羲氏始作瑟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一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古者宮室負陰抱陽前堂後室天子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爲陽左右通達以兩楹中爲尊室主陰由堂入以西爲尊堂淺室深堂直室曲室戶當東南隅爲窔進東北隅爲宧(夷)過西北隅爲屋漏轉西南隅爲奧奧深處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之教不過人倫日用尋常言語躬行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則為不及舍此求高遠隱怪則為過二者以常情論過為優不及為劣以道論其失均也子貢問師商本意不足在商及聞夫子過不及之說益信師為愈矣愈猶勝也夫子折之謂兩病一般子張能斂其堂堂之習子夏能恢其近小之見皆可進道不然則皆與道違子張氣象揮霍如問楚子文齊陳文子忠清問達問行學干祿曾子謂其難與為仁其過

可知子夏氣象局謹如教門人小子洒掃應對夫子儆其為小人儒勿見小欲速其不及可知至論交二子相質尤明過不及皆緣氣質用事指其病處而解者往往贅入庸字中者天命人性變化不測之神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若但于過不及之間摸擬則中亦粗淺矣中之至者過亦中不及亦中孰定過不及之間求中便是子莫如大舜兩端乃用中如顏子末由乃擇中中者權也商師品在共學適道之境尚未可與立焉可與權訓詁鹵莽不察詳見書洪範禮記中庸等篇

自常情觀子張定高于子夏夫子亦謂師也過過者實過不及者實不及名實不可相混聖人恐增狂者之蕩阻愿者之進欲使過者退不及者奮故曰猶不及如由也兼人退之求也退進之云爾其實冉子輸子路一籌如狂者進取次于中行狷者不為又次于狂不可相揜篇中凡與子張言較遠大豈非狂者可進取乎既定二子之品始識聖人陶冶之工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功德巍巍為天子叔父位元宰僅受魯百里之

封且與卿大夫士庶人共之分田制祿公私有定數君十卿卿三大夫大夫倍士士倍庶人魯非周公一人有也自三桓專政作中軍三分公室三桓各一季氏盡征之仲孫取大半叔孫取半而以餘歸公昭公以後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取二仲叔各一盡征之而歸稍于公則是周公之分土盡以填權臣之溪壑記者所以謂季氏之富過於周公也其貪婪盈溢得罪祖宗攘上奪下之惡又何可言冉求以聖人之徒為之宰已非矣苟能匡救其惡亦君子濟世之權而乃益為苟且之法作田賦厚斂以助其貪雖負多

藝之養政事之才不用之正而以黨惡故夫子謂其非吾徒者甚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也小子衆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也攻驅斥也遠惡除害之意蓋季氏之專魯久矣季氏不悔罪則魯終不可爲夫子未嘗一日忘周公而時勢未可乘故女樂一去栖栖于外十有餘年比反而嘆吾衰其意可知矣二三子從于世卿之爲古而並仕權門仲弓爲宰夫子以南面諷之子路欲隳三都不濟而被讒去又使子羔夫子止之惟冉求末年爲宰黨惡害民夫子所以痛絕之也

○魯哀公十一年季康子爲政用田賦冉有之謀也

康子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布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之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岸

此夫子評論四子之語士鮮中行善變存乎學子羔曾子子張子路皆名賢也而其質各有所偏悟道貴明明不足曰愚行道貴敏敏不足曰魯精神貴斂斂不斂則辟辟闢同開張也涵養貴純不純則喭喭諺同麤俗也子羔仁厚有餘明睿不足故愚曾子篤實有餘穎發不足故魯子張堂堂盛自設施務開闊而少翕聚子路行行率爾直前乏禮讓而近麤俗非聖人不能攻三子之瑕非三子善變何以成爲名賢乎愚魯似不及辟喭似大過然學道從朴實入者深從才氣英華合者淺故程伯淳謂曾子竟以魯得陸子靜謂柴參皆夫子所最屬意而柴早卒傳道竟屬曾子惟其魯而篤志力行深造所以自得魯者堅久不

耐久則中止故魯者終有所得苟不學亦終魯耳非謂學道必貴愚魯也不然七十子中好學何以定歸知十之顏子不歸三省之曾子乎故曰易簡之謂至德勉強之謂困學及其成功一而本來殊李白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亦名言也

高柴字子羔一作子高或作皐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齊人或云衛人貌陋身長不盈五尺家語稱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走不踰缺出不遂賓子路使之仕而曰何必讀書蓋近仁而少文者所以謂愚

澮鹵通地不生物曰鹵大宥亦曰鹵遮蔽不入之意
噫諺同俗語也通作唁弔喪曰唁喪言不文也何註
作畔噫疏作吸噫俗云吸噫無情亦暴厲之狀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虛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去聲
此章即二子貧富借諭二子心體道以虛為體顏子
克己四勿不遷不貳漸與虛合庶近也屢每也空虛
也其庶乎屢者皆未盡之辭非絕無而亦非常有也
回之心殆猶回之室幾于無物可謂君子不多者矣
多莫如賜未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人貪天所謂

不受命也賜之學亦猶賜之富于財也貨財也殖生
也諭多識也有時乎億度則亦屢中焉如文章本即
性天賜以為可聞又以為不可聞似而非也一貫非
學識賜以為是又以為非非而亦似也是謂之屢中
億則不空雖中偶爾不及若無若虛者自然明覺也
○屢空即曾子所稱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莊周
云心齋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空無可無不可絕
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大虛之名唯道集虛天地聖人
所以神唯其無思無為也易卦坎為險陷惟其滿也
離為文明惟其虛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藏于密

此也儒者嫌空似佛語不知夫子語空時佛氏安在
盜竊主人財主人不敢取所謂割聖道奉二氏者也
若作貧解貧何足盡道子路原思非不貧夫子不知
其仁奈何貧足以目顏子乎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
命者於穆之神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言默識
乃為受命易云不耕穫未富也禮云積而能散是賜
所短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智囊書
麓之譬聖言縕藉解者直遂所以不達億意度也屢
中偶合也不以虛合而以億測多一意見增一障蔽
所以不能清虛脫然終為貨殖之家而已舊註据史

貨殖傳謂子貢為賈人與馬醫販脂賣漿輩同司馬
遷之謬何足据乎○古本通前柴也下為一章亦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詳第七篇夫子屢思善人故子張以問善吉也
良也不失於理為吉不害於物為良人之恒性也易
曰繼之者善故孟子以善名性成于人而未離于天
純乎天而未履諸事所謂善人也信人也須透過信
一關善方實有諸己至于美大聖神則踐迹入室矣
迹者學問之階前人已行之模室者美大聖神至處
不踐跡自能入室者聖人也踐跡入于室者君子也

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善人也蓋得於天者未漓故不踐跡而暗合有諸己者未實故望入室而尚遠顏子未博約以前亦是不踐跡竭才以後乃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平聲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古本通上爲一章皆告子張語善本人性之良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子張堂堂夫子憂其以色莊論篤爲善也篤卽善有諸己所謂信也是指善也與疑辭眞知允蹈方稱篤信若但言論質直遂擬爲善彼浮華之人往往爲忠信之譚焉知此論篤者其愷愷躬行之君子乎抑貌取行違爲色莊者乎莊嚴重也卽

篤意凡詐爲忠信之言者必飾爲莊嚴之色不踐不入絕乎天者也論篤色莊純乎人者也諺云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卽善人色莊之喻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善力行自是佳事但聞之卽行亦無此理子曰多聞擇善闕殆愼行行貴精詳不在浮慕襲取也子路率爾而問行故夫子舉父兄以鎮其躁然獨爲子路言耳在學者惟患不行果行若子路不常有如冉子自畫而與之言此則反益其惰矣故問同而夫子於冉子特慫慂之此教學者力行常法夫子詳以語公西華亦申儆由求恐前言未達也有父兄在言當稟命勿徑情也退者不前也兼人加人一倍也此與論師商過不及意同

二子問同而皆不言所聞何事聞莫若聖教子路問强夫子教以無道至死不變對夫子言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此皆可行者也然親在不許友以死親在人子不敢專財如此之類可不稟命乎冉有聞顏

子不改其樂則當悅子之道而不當自畫聞夫子止田賦救季氏旅泰山則當亟盡人臣之義而不當自諉如此之類又可不亟行乎善行不同有父兄得主者亦有父兄不得主者子路好勇子曰君子義以爲上此何必問父兄冉有予朋友毋之粟五秉有父兄在亦不可直行非謂君子正心脩身皆須稟命父兄也聖教兩端言無典要記曰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合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從古無苟死之聖賢惟比干死于諫亦是平身當世
若非微子箕子存比干亦可無死夫子平生處多難
從容委蛇物莫能傷此利用安身立命之極也慷慨
殺身非中庸之教畏戒也畏匡事詳第九篇匡人之
圍既解夫子出而顏子相失在後夫子憂其遇患也
及至見而喜顏子雖後知夫子必生故應之如此喜
其生而疑其死者諒回不難于死也爲子在而不敢
死非爲辟患而每生也爲死而不苟死全生而非偷
生聖賢處生死之際不傷勇不改常既從容又勇決
子云惟我與爾此足證矣如由求輩勇怯過當進退

失中故記此于由求之間韓退之以敢死作敢先非
也死字有深味朱註引胡氏一種迂闊之論云夫子
若死顏子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復讐甚爲無稽
聖人若死賊手何足爲聖人夫子方自信斯文在茲
匡人無如予何而世儒却擬匡人殺夫子是何等猥
瑣之見春秋無天子何得有方伯此顏子閉戶深巷
所不願見者今年爲匡人作亂從顏子請與師明年
又爲衛輒拒父聽孔子告往討是必仲尼顏子爲天
子方伯乃可此等議論真同畫餅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
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
與君亦不從也

曾自季孫行父專政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季
氏益橫子然意如之子也習見其父所爲陰蓄無君
之志季路冉有以政事名賢爲其家臣不能匡救而
又不能去人臣大體已壞矣子然擬二子爲大臣脆
就夫子謀夫子所以推而遠之云異之問者謂臣大
則其人必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之之辭時二子已爲
家臣故輕之有國之謂君君有公卿大夫則爲大臣

有家之謂主家有家宰有司則爲陪臣陪臣即具臣
也言備臣數而已子然妄以家比國以臣子比君父
以陪臣比公臣其逆志已形于言矣故夫子隨問隨
折子然所謂大臣以爵言夫子所謂大臣以道言也
道即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仁義中正是也得道
小官亦大臣也失道公卿亦具臣也不可則止道不
合則致爲臣而去也夫子嘗許二子從政爲邦有大
臣之畧特以失身季氏自爲具臣賤其自處在然則
從之一語其恣縱尤顯然彼所慮者惟二子二子既
非大臣則奔走指撝將惟己所欲爲矣夫二子從季

氏事誠有之如伐顓臾旅太山用田賦之類而已及乎背天常滅人紀如弒君弒父二子素聞君子之教可保必不從夫既不從而以彼其才協力討賊報君父之讐則季氏不足圖矣夫子立譚數語使奸權掣肘二子大節亦自凜然聖言居常如和風甘雨此章言如烈日秋霜蓋子然驕亢鄙夫以二子從聖人遊私吐肝膈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得陳夫子之前夫子君將浼己小示含容必至長惡故法言正之以鈇鉞也嗟末季氏四世無君矣夫子以女樂去魯十年不歸至欲浮海居夷二三子事季氏者輒

非之若夫子之於季氏有不與共國共天下之志天未欲興復周公使齋志以沒千載無知者聖人亦自不易知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季氏私邑其家臣陽虎侯犯公山弗狃之徒屢據以叛時子路仕季氏因舉子羔爲費宰賴其忠厚質直以安反側然以子路之果毅不能折衝費郈未墮而怨言已及又使其友褰裳從已有胥溺耳夫子難於直斥而賊之一言隱然謂事此無君之人無益又害之也子路不達疑夫子齒子羔學不肯使仕蓋柴愚參魯夫子所甚屬意顏子如愚而下近仁莫如柴雖參猶後之夫子誠欲子羔學而子路遂以仕即學謂學學所未能讀書學糟粕不若仕有見在之民人學治民學愛衆有見在之社稷學守土學養人仁愛加于百姓誠敬通于鬼神即學之實地也章句文字學之枝葉也何必隱居家食閉戶讀書乃謂爲學乎子路之對甚率爾其辭甚便給伸己之是而夫子不欲使子羔之意終未達敝將使學者廢學而其言似有理易惑、天下事率多誤于此故君子惡佞恐其

亂義也宋王安石詆廷臣不讀書對者云皐夔稷契所讀何書當時以對者言爲是即子路之意蓋洪荒以前無書自文字興而天下義理歸文字羲皇畫卦堯舜作典古聖心思所寄舍書何由見古人夫子考正六籍教人博學於文自謂好古敏求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古人聖賢未嘗一日廢書也子路使子羔初意未及此倉卒杜撰口給犯夫子而其心歉實未嘗不識讀書之爲學也故夫子斥其佞他日以正名爲迂亦犯夫子而實不知故夫子教以闕如禮事師勿犯勿隱隱即欺佞人多欺子路行詐欺天辛

爾之弊遂至於此所以惡之聖言約而寬嚴而婉其
宰費不可之故解者竟不理會註或引左傳鄭子皮
使尹何爲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比于未能操刀
使割引以解此章之意非也子羔非年少未嘗學者
檀弓云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乃
衰是能秉禮使人畏服者也葬妻傷人禾申詳請償
之子羔曰吾爲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此諳
練明達識治體者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聞之曰
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周於節目者也孔悝之亂不
輕犯難走不踰缺出不竇其識量過子路甚遠豈
年少不學如尹何之比乎初子路未從夫子時佩豚
戴雞見儒者誦讀則捉雞鳴豚侮之夫子設禮誘之
乃儒服從學何必讀書自是習氣益見學不可已也
夫子不欲子羔爲季氏宰實非爲學後亦竟不聞子
羔宰費蓋聞夫子言中止也其宰成又何也成孟氏
邑三桓之惡不在孟氏孟氏猶多賢子弟雖宰成亦
非夫子使也
費詳第六篇○社稷詳第三篇社五土之神稷五穀
之神土生穀養民無土不立無穀不養皆爲民祈福
禦災而祀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
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登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王
者建邦于中門外右設大社配以稷諸侯設國社亦
配以稷王又自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又
于廟門屏之間設勝國之社稷各有壇壝春祈秋報
祭用甲日牲用大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矧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
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
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坑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夷風乎舞雩
于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
赤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
孰能爲之大

道在天地間非畫餅是民物之實際也夫子本中庸立教羣賢共學莫不以斯世斯民爲分內故夫子有知爾之問而三子有爲邦之對也曾晳承問已有達志若謂夫子衰年莫用師友樂道羣居何必舍見在而遠計未來之事功及三子以兵食禮樂對晳愈覺支離故援瑟而鼓再問後起辭讓而對不過眼前時景壽常山林隱居隨分自足夫子亦爽然覺助我者故喟然嘆也曾晳胸中竟不滿三子故徐探夫子之

意而夫子仍與三子爲志夫既爲志何獨哂由非哂其志也聖言未終問未及率爾徑質侍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於長者問辭而後對子路言語造次氣象激昂所謂疹而野不讓廢禮故哂之非哂其爲邦也如以爲邦則求言亦邦也豈獨千乘爲邦而五六七十里遂非邦乎赤言宗廟會同亦諸侯也豈願爲小相而又別有大相乎既不哂二子爲邦則哂由非以爲邦明矣蓋士君子平居言語氣象和順從容則臨事施爲自有次第由之才固不可及而由之習不可有求赤才雖不[illegible]由而無其率爾點之才未

嘗不如三子而器識過之點窮而樂善三子達而兼善夫子無可無不可故皆在所與也夫子如天空海闊三子如鳥飛魚躍曾晳如魚鳥之不掛網羅不受樊籠者耳要皆不出夫子範圍內也

四子序齒點當次對以其鼓瑟聖問後及師友接膺論心而點藐如罔聞狂士之態也古人鼓瑟當歌者言不遜心點意[illegible]欲放歌其豪也如此遇壽常師友便當攫罪聖人顧亟稱之所以大也點謂世無所需我我何需於世聽三子功名之言逆耳鼓瑟有巢父之意季武子死倚戶歌大似原壤苟無聖人陶鑄便

流爲嵇康阮籍故曰吾黨之狂士不知所以裁之此也莫春數語非爲流連光景眞見得君子素位一種道理春風詠浴與顏子陋巷簞瓢意思不殊此際謂無一物可謂萬物皆備亦可上下一貫顯微無間之理形容酷似但顏子實詣曾晳虛見胸中客氣未融事理未化若融化不作此見不與三子爭同異矣蘇轍謂點之狂不可施于用宜與童冠詠浴忘老而已雖未盡是頗中其癖

聖人每與二三子言志何也學者無志如草木無根不可植也志者心所願爲而不得誘之使言則反求

而得其向往之路也一日長謂年有一日之長猶吾衰之意毋無通以用也自言已年老不見用以壯行望諸子也子路年長先對亦宜待聖言畢問由爾何如然後起顧望三子然後對是禮讓也由不能然故記率爾兩字爲下文哂之張本千乘公侯大國所謂百里之命重任也又攝持於大國之間如春秋魯衞於晉楚也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言國用匱之也比猶待也三年三載考績也可使可以教化使也有勇不避難也且知方又知親上死長之義非徒勇也方猶義也春秋傳愛子者必教以義方或云

韜畧戰陣之方也哂微笑也方四方也六七十里大國也五六十里小國也足民養使富也禮樂教使中和也俟君子讓能也非曰能之亦讓也指禮樂願學即志也宗廟之事諸侯祭祀之禮春禘夏禴秋嘗冬蒸也會同諸侯見天子之禮周禮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以事來見也衆見者諸侯如期同至也端玄端禮衣色玄而制方曰玄端章甫禮冠制亞弁冕禮大夫以上冕士弁諸侯相見贊禮者曰相主相曰擯賓相曰介上擯上介卿爲之承擯紹擯中介末介大夫士爲之小相謂大夫士言小亦讓也瑟

似琴而多弦希歇乎也鏗爾餘音也作起立也詳記禮讓之容以別于率爾者也撰選通算也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云選徒囂囂皆計算也又俗謂本無而創造曰撰譏諷三子之辭云異乎三子之撰亦謂異乎夫子之問云爾二子言志點獨鼓瑟旁如無人示不同調也承問舉止自得狂士之度也莫春三月春服既成脫袍繭易袷衣也冠者童子五六七人隨意見在無揀擇也浴謂滌衣沐髮盥手致清潔除不祥也即後世脩禊係非倮浴也沂魯城外水名風謂飫濯而風以乾之非納涼也舞雩城外禱雨處有壇墠

可羣集也雩言吁也巫人吁嗟舞以祈雨也詠歌也歸返也四子言志正莫春時著夾衣坐中有冠者旁有童子地近沂水舞雩隨意與偕無擇于境是謂安土無擇于時是謂樂天所以異乎三子之算記創造者也若曰世不用我我生行休何必懸想不可必得之事功其言近而意遠所對出于所問故夫子聞而深有慨于其衷也方與二三子敘列生平而點獨不願乎外世莫宗予欲不爲點所爲何可得故恍然若啟予者而歎曰吾與點也與共也謂春風沂水童冠歌詠吾願與點同之非嘉予也夫子若獨嘉予點謂

三子何非發問初意矣為國以禮卽讓讓則成禮不讓卽無禮其言不讓至末皆夫子之言註疏得之反覆不盡正是縕藉語朱註以唯求下為問答索然矣蓋不讓之非為邦可不待問夫子平日教二三子莫非為邦者況今以知我問三子以知我對其非哂為邦而哂率爾會晢一言諭矣何至再三夫子重提求赤言者一以見由之才優于二子二子所能者可謂由不能乎一以見二子才雖不及由而器度謙讓是由所少也蓋士君子立志固貴遠大而容貌辭氣温恭尤為養德之本志不能帥氣而徑情躁妄非致遠

之器也是以記者於由記其率爾夫子哂之於求赤述其謙讓之辭於點記其雍容之度皆以明志氣當交養不徒言志而已禮讓兩字讀者宜深味夫子與點之意卽是哂由之意也

朱子云曾點胸次悠然有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未遂及此纔着意卽非眞際若眞際者默識忘言無意必固我安見功名事業之非春風沂水也師友羣居講確亦復何礙舜禹有天下仲尼曲肱枕正自平等用行舍藏所以獨與顏子顏子雖從末由曾點秖見得意思以氣象迎合猶是意必固我也虛凡

非眞但可謂狂耳凡聖人教人先行後言未能而先言者惟志志皆其可能而必行者子路才優言大而非誇冉有雖謙讓要其藝亦止此禮樂俟君子所以悅子之道終于自畫有富國之才而不文以禮樂故用之不正而以聚斂皆可以驗其言之非虛也赤也束帶立朝亦小相之實若使今人言志雖所不能亦謾言矣

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嗛二穀不升謂饑三穀不升謂饉爾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果不熟曰荒仍饑曰薦○哂字本作弞笑也

壞顏曰弞通作矧禮記云笑不至矧註云齒本也大笑則見矧又通作哂音引相如賦哂然而笑古字通用多類此○冉子因子路以千乘之國見哂故自任為邦六七十五六十里則千乘為百里可知孟子王制所云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無疑矣周禮之說不足信○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衆見曰同六者皆諸侯見天子之名鄭玄謂四方六服每方各分四時輪至朝覲會同禮儀各殊皆以意鑿說凡周禮名法多後人補撰非盡周公之舊也春秋

諸侯強弱相役霸者以盟會脅友邦夫子作春秋紀亂而後儒以諸侯朝霸主皆爲古禮紕繆尤可笑也○古者禮衣裳通謂端又謂朝服古事尚玄謂玄端凶事尚素謂素端玄色黑而微赤深黑曰緇朝服之緇衣亦卽玄端也其裳或玄或素或纁或黃或雜鄭康成云衣長二尺二寸袖廣亦二尺二寸形方故曰端然裳用正幅爲帷獨非端與又云玄衣素裳諸侯之朝服卽天子之燕服又云天子諸侯玄衣朱裳上士玄衣玄裳中士玄衣黃裳下士玄衣雜裳皆無据○章甫殷冠郊特牲曰章甫殷道也夏曰毋追周曰委貌制與弁冕異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然則大夫士無有冠而助祭于公者矣此云章甫爲小相是記言又不足据也○古俗莫春三月上巳之日臨流解衣澣濯以除不祥曰禊漢魏以後定於三月三日爲脩禊之辰盥手濯衣示清潔耳非倮浴也○沂水非一其最大者出沂水縣之艾山此沂出尼丘山西北東流經魯城雩門外入于泗雩門魯南門也今曲阜縣魯故城南有舞雩臺蓋旣浴而遂風其地就其近言之尼丘山在魯城東卽顏母所祈而生孔子者○禱雨祭曰

雩春秋傳龍見而雩周禮女巫旱則舞雩杜預云雩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鄭玄云雩吁也女巫吁嗟舞也因名其處爲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曾晳名點一作蒧曾參父也子路冉有公西華俱見上篇

論語詳解卷十一終

郝敬　解

顔淵第十二○前篇多論弟子之行弟子莫如顔淵故次之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人身渾然天地聯萬物爲一體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曰仁仁也者人也人耳目口鼻四肢腹

心具卽己己者我也己内天眞活潑脉脉與大虚流通發越布散以及家國天下親親仁民愛物禮儀威儀莫不有自然之天則曰禮仁藏諸用禮顯諸仁合外内之道也故人所以肫肫而爲仁者不越己己所以頑然否隔而爲不仁者亦惟有己有己則私意錮蔽將天地萬物體段隔作窠臼故氣質之負固也如堅城須用大師克一朝蕩破卽故物依然是曰克己復禮禮之言履也仁渾然中存而外有儀則可履中和致天地位萬物育三千三百悉歸踐履則爲禮而涵藏則爲仁仁藏己内如果實仁藏甲内其根榦花葉具但甲閉則生機不復如形骸隔則三千三百之用不顯萬物一體之量局在軀殼之内不得與天下通克己者如果實墮地震雷一發乎甲迸裂千枝萬葉敷榮而出復還舊觀矣自己及物高下散殊粲然帝則流形如萬物相見乎離太和元氣充滿宇宙合爲一體是謂復禮而爲仁故夫一己也不克則有我違乎中正之禮而局爲己克則無我復乎中正之禮而化爲仁天理人欲本同出有志爲仁者但患禮爲己奪而不得復斯仁爲己隔而不得通耳然克雖不易復亦非難己惟我耳苟一念清淨卽道義門闢一

日之間欲淨理還卽廓然物我無礙痛癢相關視人猶己愛人人親禮人人答凡有血氣孰不歸依斯人之徒孰非吾與八荒在仁育中矣豈外己而他求乎可知己雖小而併包乎天下天下雖大而槩括於己爲仁者固不可私己而外天下尤不可馳騖天下而舍己天下其枝榦也己其根荄也己卽仁之本體克己卽仁之工夫人各有己己各爲仁爲仁者爲己之仁也儻謂爲仁不由己也而由于人乎哉夫己不可人代而爲己仁豈可人代而爲仁凡事由我則易由人則難言人及己以決其機之近而易也顔子問言

心悅遂請克復之目目條件也請其條件為功課實地也視聽言動皆己也勿者禁止之辭易云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克己知幾非待發而後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凡有視聽言動皆禮也視聽言動者禮之端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達諸天下者禮之全也必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己克而後能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可致也蓋德以凝道道以行德德莫大于仁道莫大于禮禮復然後天下歸而仁全也禮記四十九篇無非為仁之目

或曰己者何也曰身也仁體諸身禮以脩身齋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以身為郛郭形為心累以禮為範圍故禮天子達于庶人皆以脩身為本身者內外顯微合者也與中人語必教以防外養內因顯通微曰脩身與顏子語變為克復全體一貫亦非有異於脩身也復即易卦之復復即仁也初九不遠復子云不遠復以脩身也易卦履即禮也行曰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子云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恒人行不如願秖為己不克明知邪色牽于色而視明知淫聲牽于己而聽言動亦然明知當孝己以妻子忘親明知當忠己以身家忘君凡世之好事躭誤皆因有己禪家謂猴下著刀即克己也能克己則百累迎刃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己克而萬物一體之量可立覩矣或曰克己必復禮何也仁者慈和徧覆發生而任自然禮者恭敬嚴恪整飭而有品節不自然不得為仁不整齊純任自然則流為放逸養成宴安之己故先王以禮齊民民有賢智愚不肖過不及之差須用齊齊則己克如今之憲綱禮嚴雖遇親故必勉強屈抑以合朝廷之禮若任情自然則上下乖故禮聖人所雅言也由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謂禮堯舜不過脩己以敬以安百姓顏

子學聖人不過約之以禮仁為善之長禮為嘉之會萬物至夏相見乎離而後生意滿足故周禮以禮屬春官亦仁意也解者謂顏子之學直捷惟克己己克禮自復一日天下不落階級如此則懸空無實地與佛說無我相清淨大法身相似見性即成佛更不觀會通以行典禮如是則言天下之動而可惡言天下之賾而可亂矣是生煩惱蘊陰惟不知以禮脩身無君臣父子夫婦敗常亂俗而不可用邪正之大分也

或曰禮言復何也曰禮在天地間雖品節森嚴而高下散殊皆自然之體序曰天序秩曰天秩天者自然

也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視聽言動莫匪天則孟子謂天下之故利而不鑿行所無事者也克己者疏其滯撤其蔽還其故以合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非人力創造而强世故曰復也或曰禮亦繁矣一日何能卽復曰一日天下者甚言其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易云介于石不俟終日子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此也量包乎天下而幾存乎己取必于天下終身未易企

取必于克己一日可豁然一日者先難之終天下者後獲之始顔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至於三月不違則天下歸仁之日矣佛氏以頓覺爲上所以荒誕無實聖學由己達天下而以禮爲實地大人舉禮官天地宰萬物制羣動人己兼成萬物得所而後天下歸仁是禮復之日堯舜功成之日夫子七十從心之日顔子雖從末由之日也惟反求諸己而不由人所以謂之一日而天下非如佛氏頓悟之說也或曰顔子克己與原思克伐何如曰顔子心體空明念起卽覺覺卽化其言克者恭己無爲而折衝萬里知

幾如石不遠之復故曰仁也原思怨慾已萌而力制不行其克伐如石壓草如押漏舟艱難强持故曰可謂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或曰四勿與子絕四何如曰勿之爲字象旗通作物周禮雜帛爲物所以指麾三軍使進止也顔子功未離下學以志帥五官故曰勿聖人舒卷無心不用節制而四體從心意必固我斷落無遺是曰絕也然請事斯語自是塵累輕而奏功易若他人聞四勿覺耳目塗塞手足桎梏豈能欣欣從事非禮勿視聽言動卽克己也視聽言動以禮卽復禮也請目請事仁以爲己任卽爲仁由己也惟顔

子能之

三才居中惟人人惟己己者我也克己者勿我也意必固總成我勿意勿必勿固總成無我無我卽同天同天卽萬物一體卽仁也仁與己非二公私大小之分克與不克耳惟仁者能破除形骸然無禮則克後必爲釋老之荒宕王何之清談嵇阮之任放與世教無管攝猶之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也故禮者聖教之實地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定之以中正仁義也顔子聞言請目已知偏上非仁視聽言動實地也下學而上達也克去己旣與世不相隔閡復還禮又與世

相撿押所以高明中庸廣大猶微洋洋優優成爲仁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申明克己所以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申明爲仁所以由于克己爲仁由己之己卽是克己之己仁者人也人者己也其克復而仁由此己其不克復而不仁亦由此己聖狂同己存乎善變佛氏謂色身卽法身心迷法華轉心淨轉法華蹈襲此意朱子謂克己之己與由己之己不同若作人物相對之己與克己之目不似非也克己正以克其不與人通之己也人己通卽是仁試從視聽言動非禮時省己如何此血肉爲主聲色臭味爲

障人己隔越痿痺不通不仁可知又從視聽言動勿非禮時省己如何此德性爲主聰明肅乂爲用億兆一體痛癢相關仁可知惟其人己不通所以克己何謂不相似

此章聖賢傳心之要言無枝葉顏子所問者仁之大全克己復禮四字本體工夫一言蔽之矣爲仁舉成功言四勿非空寂也理不離事但勿非禮不勿視聽言動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脩己以安百姓篤恭平天下所以天下歸仁也四勿在他人必枯槁顏子自然森發克己在他人必矯强顏子自然易簡一日天下在他人必疑恠顏子自然會通克復爲仁在他人必墮空虛在顏子知有事目故此章之說非顏子不得聞

不曰視聽言動以禮而必曰勿非禮乃所以爲克也便是直截易簡工夫人本一片虛靈大虛生人全付予一大虛萬物皆備秖緣有我賺誤自有自失亦惟自克自復而已更不勞分外添補禮者聖人雅言學者隨身規矩欲仁惟復此欲復此惟勿非禮勿非禮便己克便禮復便是仁直與顏子揍除乾淨不帶一毫藤蔓不由旁門直入下章語仲弓便費周折矣

耳目口體四者神明之用便是神明之賊如水以載舟卽以覆舟存乎操之有方所以爲克己也心不能離五官自爲心故爲仁不曰心而曰視聽言動害心者五官也聖人雅言不詭而義理精切二氏蹈襲爲五蘊六入十八界黃庭內外景百神千奇萬怪不出四勿之內

視與見異聽與聞異見聞無心視聽有意四者相因始于見色見則聞聲聞聲則與言與言則邪動作已遂成而不可克矣故道書云機在目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視自不聽不入耳自不出口不欲言自不欲

不敏請事此事原不在敏顏子如愚所以非禮之來如山岳不可撼仲弓不敏自是氣質敦重非但泛然謙辭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者無時忘敬一出門便宜莊嚴人情惟見大賓則敬常如見大賓可焉仁者無時忘誠至于使民尤相感通人情惟大祭則誠常如奉大祭可焉出門敬他

處可知矣使民誠他人可知矣非出門不宜誠也誠而不敬或疎于容止故脩己者敬爲急非使民不宜敬也敬而不誠不信于人心故與人者誠爲急敬主儼恪誠主惻怛脩己用人各有攸當也見賓使民皆心上功夫欲惡施受則推己及物強恕之事家邦無怨得之行恕多而誠敬爲本誠敬則忠忠則恕未有驕泰詐僞能推己及人者脩諸己必誠敬施諸人猶己如此則在我無營卒計較而怨尤之根不生在人無爭競嫉妒而怨仇之隙不起坦蕩居易無入不得仁者安土樂天惟此蓋仁通天下爲心而怨爲之剕

棘公生樂私生怨有怨則出入俯仰無往非長戚之境君子所以貴悅樂不慍也故曰仁者不憂正己而無求於人則無怨非但人不怨我耳佛氏煩惱即怨朱註謂因人自考迂矣怨與惡異君子不能必人無惡能必人無怨士雖有道人或作惡苟非害人人不怨之怨者仇也仇之而無可若何故怨司馬遷曰怨毒之於人甚矣故聖人不教人遠惡常教人遠怨由此以論怨豈自考之物乎

主敬存誠行恕遠怨語雖逐項工夫圓融非零星雜施也問仁同而與顏子語渾淪不可端倪與仲弓語

綿綿密密語上語下之分也顏子知幾聞一盡解仲弓木訥夫第方知顏子屢空人我障輕一克己便與人通故曰天下歸仁仲弓木訥推勘于人己間方能同人故曰家邦無怨請事雖同難易畧分要之主敬存誠行恕亦己克禮復矣家邦無怨亦天下歸仁矣成功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仁者其言也訒此語下而兼上也司馬牛疑而再告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此但語下耳聖人教人機緣

不投即不强聒與子貢言貧富與回孰愈未局相似凡人放言非但因孟浪見理愈明其辨愈騁此緣于無養凡立誠自不妄言始多言則喪志言寡則神存人心放先從口洩聖人常教人謹言非獨爲顧行耳仁者淵黙而雷聲闇然而日章當理直氣壯懸河欲吐時自然從容停蓄有含宏靜密之思天定神閒所謂吉人之辭寡顏子如愚無言黙識方能及此故曰仁者也夫子因司馬牛有兄弟之難而性躁多言故教之以此此四勿之一也善學者舉一會通而牛不達且少之可見其心麤氣浮不能訒言之病根也不

憤悱則不復姑就言上解釋其疑爲之節爲仁也言之節言仁也爲仁難則言仁安敢易此權宜分疏未便是仁者訒言之心亦非申明訒言之盡仁也仁者言訒非獨以行難訒言亦未遂盡仁司馬牛之疑亦未爲非但不能因言以究仁者之心而徒執訒言以盡爲仁之事非知仁者也故難與深言仁而但即言顧行之理曉之論其至如春秋無毀譽聖人訒言之大者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此爲之難言之所以訒憂天下萬世仁莫大焉論語二十篇字字蘊藉見聖言之訒如莊周瞿曇氏便是言不訒

吾黨康從孫登學三年不言郭文舉亦不言禪家誦三十年不說話佛也奈何不得此二氏偏枯之學而其爲訒實養心同也如雷發聲陽氣洩會須待時如鐘鼓不待叩自鳴則爲妖人心恬靜不妄動自然合黙不妄言故惟仁者言行爲一恒人以言行爲二謂不行但言何妨仁者視妄言便是妄行言之所及比行更遠天下不見君子之行而皆聞君子之言不當行而行但誤己不當言而言併誤人所以言比行尤急不但憂行不顧耳夫子秖因司馬牛處患難戒以訒言未遂及此而平日惓惓教人謹言寔以此

說文訒頓也頓躓難言也通作認从言忍聲刃在心上有吞刃剌腸之意操心之一端與顏子言渾全與仲弓言詳悉與司馬牛言畧舉一隅而已

司馬牛名耕或云名犂向魋之弟出宋桓公後故爲桓氏世官司馬又爲司馬氏魋兄弟五人宋景公嬖魋魯哀公十四年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公攻桓氏魋入于曹以叛公使其兄向巢伐之不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外阮氏弟子解云牛爲

人性躁好言語見兄弟行惡憂之故夫子教以訒嘿而牛竟奔走死于道路故聖言爲著察也南容三復白圭故嘿足以容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救夫何憂何懼

前章訒言因問仁而教以含容此章不憂懼因問君子而教以寬和處兄弟之難仁人君子用心當如此卽是學問實際也世上無浮躁之仁人亦無煩惱之君子孔顏樂處惟不憂憂者愁苦無聊之情懼者倉皇失措之狀憂在事前懼在臨事不憂懼便素位而

行悅樂不慍正己不怨故曰君子司馬牛少之以不憂懼可强持耳不知君子不憂懼由心上自得孟子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平日所行合義內自撿點無招釁取咎之端外患之來於我何損雖處橫逆正是存心之地不愧天不怍人雖憂何憂雖懼何懼上章訒言其旨微牛未達故淺釋之此章不憂懼其旨切牛又未達故直釋之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聖賢當死生貧賤富貴之交動稱天命天命何物乎有心乎無心乎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無心也盈虛消息屈伸自然非有心也非有心則不可以規避非無心則不可以倖儌樂天知命者惟自盡而已恭敬乃弭患之道事天爲立命之本能視四海爲兄弟則天可回而命可凝矣有失卽不是敬無禮卽不成恭恭以敬爲本敬主于內恭見乎外四海本非兄弟子夏故爲同人之說猶乾父坤母民吾同胞之意盡道則疏者可親失道則親者亦疏致規諷之義寬寡助之憂云爾解者拘拘然以親疏差等爲辨左矣

向魋叛其君又欲殺孔子惡亦稔矣其弟子頎子車同惡故牛憂已無兄弟夫兄弟雖不才猶之兄弟也周公不以管蔡不仁而歌常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仁人君子必恭敬止之心記者記牛之言以見其不能訒而有愧于仁內多憂懼而有疚于君子也然子夏能寬友之憂而及其子死哭至喪明樂天知命不憂是以難耳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七戎六蠻九夷八狄皆近海總謂之四海或云四海通謂之裨海外有大瀛海環之爲百谷王東海南海今中國

邊境易窮漢史東道極於黑齒國南道極於烏弋山
離國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
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入處
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
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
奄蔡國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也此天地之極際矣餘
詳第十八篇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素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務高遠而問明猶問十世可知意不在近而在

遠也夫子告之郎告由誨汝知之之意使反求而無
蔽于心也蓋堂堂之士或高視於千里之外而闊畧
於眉睫之間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目前至近而險於
丘山者也于此能虛心詳審則姦險之計不得行而
蔽撤于至近郎明燭于至遠豈必求諸遠乎凡人明
不見遠皆近蔽之耳
浸潤膚受四字便照徹小人肝膽譖譖他人事不干
已急則人疑間言冷語使人不覺如水之潤物漸浸
以入也愬訴自已事緩則不能動人須猛然激烈如
肌膚受刺痛楚迫切也不行謂彼計不得行也二者
常售欺于愚暗之人而吾精鑒足以照之故謂之明
常觸發于褊急之衷而吾寬洪足以容之故謂之遠
遠郎明之不蔽于近者耳如牆撤牖開坐見郊坰任
微言危言急投緩投安靜不動所以見遠
譖毀也旁入曰譖譖者朁也如朁之著物也愬與訴
同訟也易曰履虎尾愬愬哀控之狀二者皆讒言攜
古蔽明莫如讒以百口百心之奸巧塗兩耳兩目之
聰明自非曠然遠覽焉能無動司馬攸箴曰勿曰父
子不間昔有江充勿曰至親匪惑或容潘崇諛言亂
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抱朴子云漸漬之

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
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詩所以歎采苓采
葛書所以憂巧言讒說也故明哲莫如辨讒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上聲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首三事太平全盛之業帝王爲政之經分田制里不
奪農時則食足矣無事而耕散處爲民有事而戰連
合爲兵簡之以時教之以方則兵足矣平日上之恩
義淪浹于下下之心志聯屬乎上凡此供租賦執干

[illegible]終事效死之民則信之矣然斯三者道德[illegible]
[illegible]并存王者以此致經濟霸者亦以此圖富强聖人
但謂軍旅未學而其論政乃以兵先信子貢通達知
道德功利當有辨乃設爲必不得已之問一不得已
先去兵再不得已寧去食去食猶言少也非故欲去之
事窮急寧少一件耳少食則必死而使信猶足以立
乃知天命人心之樞機與生死存亡之斷案超然在
功利富强之外王道霸術所以分也
兵食足而民信此無事時就現成言政之大全也非
一槩并致須先制田里定軍賦然後興教化兵食足

謂公私兼足也府庫充而民亦飽煖量口從役而田
無加賦如是則上下一體君民一心信乃可保信者
親上事長之實心在有食有兵之日無忠信之心遇
無食無兵之秋必有爭奪之患故信爲要子貢以信
後食與兵此富强之政耳儻食兵不足而信可少乎
故以三者緩急次第探之而後知信之果重也蓋兵
去食存民卽是兵猶可相守此不必申說至食去則
死必矣所以可去者謂死本人之常而有信則有所
植立不立則無憑藉無顧忌將子棄其父臣棄其君
土崩瓦解復何能立所以勢窮獨信可仗寧無食無

死不背信而生如唐張巡許遠以睢陽孤城抗强虜
援絕力窮是去兵也至羅雀掘鼠而食是去食也士
卒竟無一人叛者是終不去信也以此而死有餘烈
焉然則爲君者固不可以無食無兵之民責其信當
先民而謀所以生爲民者尤不可以饑餓窮困之苦
忘其君當全信而思所以死則各盡之道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
廓
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衛大夫蓋老莊之流也君子謂貴而在上者

與後進禮樂之君子正同質謂朴畧文謂物采而已
矣者決然盡絕之辭何以爲者憤世嫉俗之意言王
公大人惟取簡朴何用文采此洪荒之風偏詖之說
夫質有文如形體有衣冠也有形體而無衣冠則披
髮倮跣無異禽獸故有父子不可無家法有君臣不
可無朝常有秩敘然後親疏辨有等級然後貴賤分
質之有文先王所以明微別嫌也子成徒知矯世俗
之奢而强君子以無文其流徹爲佛老之滅倫爲許
行之并耕爲嵇阮之任放裂冠毀冕敗常亂俗自貽
始夫天下何可一日無君子乎如子成之說君子是

同君子于小人耳說君子猶云論君子也士論爲名教之樞機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出於舌如著離弦雖有駟馬輕車追何能反今斷然以文爲不可有而要之文決不可無可說不可行其必有悔質猶文文猶質卽子成之說而譏其混同無別也曰何以文爲則當文者無文何別于質曰質而已矣則當質者亦以皆質自同于文使朝廷猶草莽草莽猶朝廷上下不分貴賤無等王公大人何異于僕隸厮養乎虎豹鞹文也犬羊鞹質也三猶字緊相遞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朴陋無文犬羊

之質也虎豹殊於犬羊者惟以皮有文也今虎豹去毛徒皮則鞹而已熟皮曰鞹有質無文雖虎豹何異犬羊乎此名分等級所辨如子之說何其嫌疑不分使君子至於此極也言不可不愼故曰可惜朱註謂子成之言有君子之意非也解猶質二句謂文質相等不可相無與下二句不協上猶字與下猶字作兩樣猶文也下補盡去其文等語謂子貢言無輕重非也註疏近之子成之言倂子貢持論甚正

棘姓之後爲棗氏文从朿朿音刺棗木重裔低者爲棘棘小棗名○虎孕七月而生故首尾長七尺其毛文斑豹似虎其文圓如錢豹一名程列子云程生馬註云豹也○虎者金行參伐之精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陰物冬出陽蟲夏出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也○埤雅云虎能畫地卜食行以爪拆地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觀奇偶謂虎卜○虎皮曰皐比春秋傳魯公子偃蒙皐比先犯宋師註虎皮也樂記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皮曰建櫜櫜皐通皐陶之皐通作咎咎與櫜通詩云載櫜弓矢比讀皮五行家謂土氣比和皐比猶櫜皮因武王以虎皮櫜藏兵器後遂謂虎皮爲皐比取偃武崇

文意講師以爲坐席宋張子厚聞二程講學勇撤皐比卽此○大詳第二篇半詳第三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庸君論事苟且目前聖賢謀國常懷遠慮哀公時三桓專魯賦稅不入公家加以年饑十二年十三年皆螽連年伐邾有齊難經費不支問於有若意欲加賦于民以救然眉之急有若請行徹法徹通也周人法古井田什一而稅取君民相通之義而爲徹卽古助

法也自宣公朝什一之外又履畝稅一是什取二也故哀公謂什二吾猶不足今欲什一是反少也曰吾不足謂不足獨在君耳君曰吾不足民亦曰吾不足上下各自爲不足是君與民離也豈一體之誼是時魯國分崩三家富埒周公而公室孤貧不能收公稅於强臣之手徒剝膏脂于既瘠之民无道也故以恤民之說動之俾收拾人心則公室自裴蓋君所與共國者惟民苟民與君一體雖强臣割據豈能抗共戴之主卽魯事更張之會矣足與不足宜與百姓通豈可徒謂君不足而遺民乎百姓四語正是徹法本訓

孟子云徹者徹也徹者通也與則通誰與與不通公私一體休戚相關易剝之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孤陽在上岌岌危矣聖人所以爲之計不過此哀公近憂而有若遠慮爲救公室非爲救荒而已及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于夫子夫子不對私于冉有曰季孫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夫子所謂周公之典卽有若所謂徹也有若言似夫子益信矣

周人之徹卽殷人之井地但授田有七十畝百畝之異以古今尺有長短也殷人雖井地地不可井亦必此定然之理孟子教滕井而云國中使自賦卽徹法也地可井則方里而井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以公田之獲納公稅不復稅其私田若地不可井則依井之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照數授民田使自輸什一于公皆助法爲主而因地權宜用貢以輔助之所不通耳法均賦輕遠邇一體公私相通故名爲徹先儒据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遂謂鄉遂專用貢十夫有溝都鄙專用助八家同井周禮大國三鄉三遂國中地頗廣豈無一二可井者而皆用貢都鄙亦有林麓險阻紆曲不可井者而皆用助失化裁之宜所以三代而下

井田終不可行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主忠信者操持堅定神不外馳念念勿自欺則根本固矣由此應務見義必爲不敢懷安天理所在萬變隨宜不憚轉徙根深而枝葉愈茂基厚而層累漸高日新月盛何德不崇乎人心之惑由于偏公則生明虛則生白不公不虛生于愛憎愛憎二者中亞則顛倒昏迷愛其人惟恐不生惡其人惟恐不死夫生死

命也非人所能爲既以己意欲其生又以己意欲其死造化本無私人情多乖僻惑莫大于不知天命于人實無加損于己適足見異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人鄙吝者實不足以致富祇以見異異怪也

節惑意苟能平心應物勿作好惡何惑之有

忠信自是堂堂者所少欲惡譸張亦是堂堂之病聖人視生死如晝夜恒情于二者最難破又以愛憎行之愈見迷惑智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善惡朝夕可改而生死一定不移豈可以人之生死行吾之愛憎乎若但云愛欲生如子願親存之類不爲惑今

其所愛如驕子嬖妾輩死而猶欲其生也但云惡欲死如討叛誅寇之類不爲惑今其所惡如孤臣孽子輩未死而欲其死也然此猶是兩人一欲生一欲死情之偏也至于一人之身有時愛之有時惡之而忽欲其生忽欲其死喜怒無常恩怨反覆於是乎有陰謀隱慝傾危變詐之事無所不至矣豈不惑之甚哉仁者愛人非不好生而理數分明豈私愛可長保至于死者雖或可惡而哀矜未忘豈以人死爲樂況人各有心我所愛未必衆愛我所惡未必衆惡天命苟定人所好天未必生人所惡天未必死今欲以私滅天以人力奪造物豈若虛心以游乘大化之自然乎智者行所無事其必無是矣引詩以見人情可異程子謂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章有齊景公問政疑錯入在此然義未爲不協也

惑重欲其死一邊好生乃惻隱之心聖言自分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因景公所不足而言然萬世治平之經無過此上四字名也下四字實也八字縱

橫開合各有至理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自臣父父則子自子亦可也謂臣當君其君君當臣其臣子當父其父父當子其子亦可也蓋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天下之大分也

齊崔杼弑君莊公而立莊公之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遂相之及崔杼滅晏嬰爲政齊國稍振而景公晚年好兵多內嬖大夫田氏强田乞以厚施悅民謀竊齊景公知之晏子言之公弗能正也庶子五人皆未立將死而以所愛少子荼託于國夏高張是爲安孺

子田乞弒孺子立悼公田乞死鮑牧又弒淳公齊人立簡公田乞之子田恒爲政又弒簡公而立平公田氏遂有齊國過半三傳其孫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姜祚遂亡是不君不臣不父不子自景公始也聖言若燭照矣記者并錄景公言于後見其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此齊所以亡也粟禄也

君尊也字尹聲从口出令會意也或云君羣也羣下所歸也臣牽也牽于君也字象屈服之形又臣堅也勵志堅固也又男子之賤稱詩云并其臣僕左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又惶恐曰主臣主擊也臣服也言

擊服惶恐也○父甫也始生者也或云父矩也法度教率其子也古字作𠂀从又象形以右手指事也又右手也詩云室人入又古又字作𠂇象右手三指之形故父字从又子者十一月夜半陽氣所起也人承陽故以爲稱於文併足爲子象子在襁褓中併足之形又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又慈也中庸云子庶民樂記云易直子良皆慈意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落

此章卽[redacted]所謂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之意片言無多言也折判也獄訟獄也爭貨曰訟論刑曰獄多言亂聽莫如訟獄終日盈庭聽而不決子路剛果更無狐疑單辭片語直枉立判此豈囁嚅猥瑣者所能辦記者因記子路平日有諾立踐聞之斯行其果也如此所以片言折獄也且未及忠信明允人信服處蓋子路聽訟者耳非使民無訟者也下章以無訟承之記者意自分曉朱子謂忠信明決言出而人信服則無訟之道矣

宿猶留也諾者承任之辭無宿諾卽聞斯行之也本與折獄無涉記者記其生平果決所以折獄片言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承上章見聽訟不足貴無訟爲難也唐虞三代之民未嘗無訟在上所以使之曰使無所以矯好聽者之失虞芮質成讓畔而返卽是使之無訟曰乎者不敢必之辭見其難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存主曰居施爲曰行兩之字指政存主不難于忠而難于恒故曰無倦作事不難于敏而難于誠故曰以忠兩者皆要而居爲政本倦爲病根人若不倦自然精進倦則厭煩苦難必至苟且枝梧雖忠難久故無倦爲行先也學亦惟悅樂不倦倦與不忠皆堂堂者

之病皆生于不誠心不誠而矜奮于意氣故有時僞
鋪張于文爲故行不忠惟誠不息惟誠無僞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詳雍也篇多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之心欲天下同爲君子小人之心欲天下同爲
小人君子成人其心思懇切善巧方便無論平常勸
誨卽其人十分佳爭一分玷缺便不全到此更加護
惜十分不佳爭一分悔悟猶不盡廢到此尚思保全
苟夾持得一善人贊相得一善事無所不用其情苟

按濟得一不善人解釋得一不善事亦無所不用其
情緣君子本有美而無惡遇美如時雨化生不將順
不得遇惡如洪爐著雪不消煞不得小人有惡而無
美故與君子相反兩言切透君子小人肺腸邢昺云
君子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美不成人惡
小人嫉賢樂禍故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率以正
孰敢不正
條數曰政方齊曰正人皆知政爲政而不知政所以
名者正也正己而物正者也正人不先正己是表曲
而求影直不可得矣帥猶主也康子爲上卿執國政
而身親爲不忠不孝何以端百揆率羣下乎夫子諷
規數語明切簡直凡爲天下國家之主未有易此者
誰能無政而以正政者鮮矣曰孰敢者德威惟畏之
辭卽所謂有恥且格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此章論弭盜之源革心之化欲者盜之種也有欲則
思得不得則竊貴賤不同其情本一君子有欲不得
而竊于國小人有欲不得而竊于家凡攘非其有曰

竊竊皆盜也苟誠也眞切之辭言眞是子心所不欲
之物而賞子使竊必不肯爲矣蓋不欲則自不肯爲
穿窬無穿窬之心民所同也存乎上教養之失養則
凍餒切身不教則飢渴害志禁民不欲不可得矣故
弭盜之方在使民不欲而已故曰衣食足而後知禮
義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乎然不曰無欲而曰不欲何也非聖人誰能無欲能
以理制欲斯可矣此因季氏竊魯康子奪適而諷規
之舊解上不貪則民不竊恐未可幾也上廉而下貪
者容有之矣聖人必無迂濶之言〇若從舊解欲主

在上者言竊主民言蓋好利本同情君子萌于念爲欲小人發于事爲盜上之所欲者即是下之所盜者也欲者盜之媒上者下之的上有欲必得可以無竊下有欲而不得惟有竊耳非眞君子未能無欲非極小人不至爲盜而轉移之機存乎上上旣不欲則自無橫征而民可使富有教化而民知廉恥故雖賞之爲盜亦恥不爲況又有以禁之乎上行下效上好下甚故無欲爲化導之本而至于賞之不竊則教化大行矣何盜之足患乎

按康子爲政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是時夫子年已

七十爲國大老康子新進故篇中與季康子言多切直夫子自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其德邵亦其齒尊爾○賞盜之事從古無之左傳魯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叛歸魯季孫宿納之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不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之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紇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上所不爲之是以加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按季孫宿季康子高祖曾事壞于季氏聖言蓋指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無道謂不循理就有道謂驅民使向道也聖人於無

道之人哀矜之耳言殺便與聖心違康子執國之柄造命由己何必用殺勝殘莫如善善者不忍之良上以善感則導之即行動之即化矣蓋上操政權有風動之勢以下承上有草偃之機雖有勁草豈能抗風行之力雖有無道不忍悖善教之君如云殺爾民不畏死若何激之人所同得曰德即善也小人與君子皆有之偃仆也

善者從容漸摩慈和汎愛之心欲善民善猶言衣冠可以化强暴也若以强暴行之民愚而衆亦以强暴應之矣善即是仁仁爲元善體仁足以長人爲美里

爲安宅故曰善惟善足以服人究其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康子淫刑作威夫子教以善如燎方揚而洒之以清泉也天道雷霆霜雪皆是殺機唯風之入物至柔而微故易卦巽爲風巽順也治至大順而極

草百卉也字本作艸象叢生之形江淮之間曰蘇關西曰草南楚江湘之閒曰莽木植三百六十松爲長草植三百六十蓍爲長凡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惟人順生故草木無知禽獸有知而不全人無不知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香色花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安可謂之無知乎

○風詳第十篇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達通也與塞反子張問達求利達也夫子欲詳其病狀而後藥之子張承問以聞對其症見矣故分別教之達者由此達于彼己爲主聞者自彼聞于此人爲主達如水盈科而後進聞如風送響而無端誠僞之別也達之根本在質直而其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皆成此質直也聞之病痛在色取仁而其行違居不疑皆成此色取也士浮靡變詐之習勝則根本虧故質直爲先然木戇者或少圓通其質野而其直絞與世齟齬必心悅乎義凡事順理因時制宜所爲質直者又適方也然猶未敢自以爲是視天下人無一可上視己無一可以先人人己之精神不可見而人與我相接之言色可見察其言之應違觀其色之向背務使彼我神情融洽一體無二而我之念慮隱微中眞有虛己下人之心非謙讓之僞貌如此乃爲忠厚樂易之君子非骯髒任情自託于質直者也又非伺人眉睫以求親媚于世者也所以在家在邦無不通達利有攸往矣若夫求聞之術不過一假假者色取仁而已仁本在內而以色取則是在外不由內也內外分爲兩橛之行事全與心違由外之鋪張太甚故內之塡補不足空虛怯餒焉得不疑而彼欲欺人必先欺己謷然自是無復有觀察下人之慮故人惑于其色取之似又見其自信之決在邦在家亦必有稱述之者矣然其去達甚遠此子張所蔽與所不足也

故藥之
好義從天眞入無適無莫而生機亹亹自不容不察
言觀色自不容不慮以下人卽日用倫物閒每自覺
虧欠文王望道孔子不厭豈曰不疑色取仁從矯强
入但粃演瞞過卽休何暇自疑一片荊棘城府豈肯
下人與君子冲虛和平之度自相反察言觀色處卽
是慮下人察人言色時卽己之言色溫恭可知人己
交暢和氣流通夫子溫良恭儉讓是也右之下疑小
人戝世巧術硬執不懟沮方能動人疑猶皆禮婦疑
立于廟西之疑不正相向曰疑居不疑者旁如無人

倨傲之狀孟子謂鄉原自以爲是皆用此術
聖人處世不貴剛强故鄉原襲其似以亂中行鄉原
不可爲而世儒遂以剛直爲士氣又非也此章所謂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者也達好義聞取仁義主嚴
毅恭質直者好之仁主慈和故巧令者取之好義由
中出而慮以下人義內而仁亦內也取仁由外入而
居之不疑仁假而義亦假也意自互備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
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
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祀天禱雨之處有壇場下卽壇下樊遲好近鬼
神因事天而問崇德因禳災而問脩慝因鬼神而問
辨惑夫子善之以三事皆心也直心曰德匿心曰慝
惑心曰惑夫子各本諸心敎之崇德者專心致志爲
所當爲勿算功計效苟念分則事不專而中輟如方
行孝卽欲成孝子則孝終不成但專心爲子所當爲
之事初不知己之爲孝則孝道乆自崇矣凡學問皆
然是謂崇德慝者惡之匿于心也私欲盤踞根于習
氣緣于情識無始以來病根卒然難拔須如攻敵之
猛其流注細微難辨須如攻器之精苟神明少弛撿

點或疎卽暗長不覺何暇更指摘他人似此專一乃
爲脩慝人心靜則覺虛則靈血氣憤作則神明昏憒
偶然小忿輒轟騰暴起天君失主性命不顧以至殞
身喪家禍延所生豈有不共之仇何至於此惑莫大
乎是辨惑者懲忿而已此與告子張愛憎之偏皆氣
壹之蔽志也忿字从心分聲怒字奴聲分者引之去
奴者失其主故迷心莫如忿怒顏子不遷怒所以知
幾家語子云匹夫不怒無以亡其身可不戒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向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章言治天下之道智以行仁而已孟子云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急親賢之爲務仁之親賢即智之當務也夫子告樊遲愛人爲仁又告以知人爲智仁智皆以人言之能愛又能知智至即仁至未有不哲而能惠不能官人而能安民者也樊遲未達非不達愛人之仁也未達知人之智耳當愛者人當知者又人其用明精別處恐其有妨于合愛之量也故夫子以舉錯化枉解之而遲所疑在知謂夫子舉錯之說專言智耳於用愛之道終似未廣退而問子夏子夏不意遲兼問仁秖覺此言非專爲知發者引舜與湯之事解之語及不仁者遠遲始悟化枉爲直而仁在其中矣蓋仁智大德也舉錯大權也是帝王用人立政之本虞書皋陶謨云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子之言蓋本諸此故子夏引舜舉皋陶明之

仁曰愛人智曰知人愛與知在心而人在天下天下不離吾心吾心通諸天下人已感應動變合外內之道道固無有大于仁智者矣帝王化成天下不外此子夏所以歎其富也能使枉直非但激勸激勸其小者帝王憂世爲天下得人治水播穀勞來匡直得賢輔理以致天地平成四方風動所以爲仁包括甚大宜樊遲未解也樊遲秖見得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仁故疑知人防愛人舉錯化枉只疑是智邊事耳

皋陶爲士伊尹爲阿衡皆有舉錯之責皋謨陳九德伊訓列三風十愆皆舉錯之事故能化枉爲直周公作立政告成王亦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克知宅俊乃無誤于庶獄二帝三王爲君皋陶伊尹周公爲相舉無易此道者子夏聞言即解所以深于典謨而稱文學之士也

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商廷固無如伊尹者舜五臣皆聖而獨言皋陶皋陶爲士古典獄必以士獄官曰士曰理虞廷士而理惟皋陶故禹所推遜亦惟皋陶讀皋陶謨而其人可知初禹欲禪位皋陶而先卒故薦益于天益即皋陶子也

湯子姓契之十四代孫名履稱天乙者商家世系之

號也湯則當時臣民號之也湯之言蕩也謚法除殘去虐曰湯或云湯者攘也攘除不軌也湯壽百歲踐祚十三年則伐殷年八十有七矣

皐陶一作咎繇少昊之裔其父大業取少典氏女生陶于曲阜偃地賜姓偃舜以爲士典獄封于皐曰皐陶其後裔封于英六春秋魯文公五年楚滅六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皐陶字庭堅或云非也皐陶少昊之後庭堅高辛氏之子六皐陶後蓼庭堅後也蓋皐陶後有舒蓼與蓼異舒蓼偃姓蓼姬姓宣公八年舒蓼始滅荀子云皐陶之狀色如削

瓜淮南子云皐陶瘖而爲大理其裔世爲理官逃難伊墟爲李氏是老耼之祖也故後世謂理爲李云

伊尹名摯有莘氏女得嬰兒于空桑之地居伊水之上因以伊爲氏長耕于有莘之野樂道不仕湯使人聘至以爲宰尹卽宰也論素王九主之事湯尊以阿衡阿倚也衡平也言倚之以爲平也相湯伐夏遂有天下壽百有二十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多友親而少于文二又相順爲友古又作彐象手有佐佑之意所謂莫逆也友有大過必推赤告語猶恐言直而不入須善巧開導令樂從蓋忠告易而又善道難情懇則語直少視他人事不切已誰肯多方委曲此實有相關至情乃能如此宜無不見可者矣苟其人猶不可是自暴自棄怙終不悛者不宜強聒止焉可矣蓋在我已無不竭之忠無不盡之情而猶不止非但言數取辱徼過大行虧與之爲友能無傷乎止猶事君不可則止之止絕交也至是始絕交乃見善友蓋友非泛也

[illegible]

[illegible]道義相期肝膽相許刱害榮

辱相關德業相成過失相規乃稱友至是所相期許者皆不行故不得不止今人所謂友勢利酒食而是背非朝秦暮越原不可稱友臨事安得有忠告善道原不以正合何待不可乃止此答問之意在言外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聖門之學求仁而已以文會友者將資友以輔仁也文謂古訓也以文卽博文也輔仁卽約禮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羣居終日無非爲講道肄業而所以講道肄業者又非資辨博而已將以闡發吾茅塞之心充養生生不息之良輔翼吾仁耳

爲仁由己而觀摩薰陶常賴良友天機以有所鼓舞而後暢義理有所商量而日新中人之性必借夾持蓬生麻中則不扶自直孤陋寡聞而能進德脩業者未之有也以子夏之賢而歎離羣索居聖人亦以朋來爲樂況其下者乎故曰朋友第二我也

論語詳解卷十二終

論語詳解卷十三

郝敬解

子路第十三○聖門仁莫如顔淵勇莫如子路故相次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謂躬行倡率勞謂從容慰藉勇者不難于先而或不恤人之勞振其惰又恤其勤則民行事敏且勸矣子路請益即如斯而已乎之意夫子以無倦益之者即無倦于先勞益之以不益也益之以不益者節其銳也勇者銳進難于持久能有常即是大益志氣中和方能有常無忘無助自然可大可久此天地易簡之至德不但先勞耳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春秋時諸侯世官士如欲仕必始于大夫之家故聖門諸賢多爲家宰而爲季氏之宰則志士所不屑也三桓無君季氏爲甚子路以伉直而遇怨冉有黨惡而夫子攻之仲弓顔閔之亞也顔子陋巷不仕閔子辭費仲弓奈何甘爲季氏宰以恭默之資北面事權臣夫子嘗以南面諷之以犂牛子慰之而雍皆不悟

至是以政問夫國曰政家曰事書云是亦爲政故夫子卽家政告之亦以諷戒之也朝廷邦國用人行政則先公卿大夫家政則先有司有司卽家臣也禮家不具官而事各有司存故得人爲先權門羣小蟻附雖不盡賢苟無大故勿動以細眚而起大獄致煩司寇動朝廷驚邦國此有家之體也諸侯且無專殺而況大夫乎自世官用而側陋者不得升豈無賢才沈淪爲管庫私人者有則當爲薦揚未可因世祿世官藐視臣僕內無人也聖言及此卽前日言犂牛子之意人其舍諸卽山川其舍諸之意非獨謂宰可舉而

大夫不當舉亦非謂雍自舉而不欲他人舉也蓋世卿妨賢爲世大患季氏專魯媢嫉尤甚如有王者作選舉不行世官不革天下不可理也故舉賢才者天下之公道見賢必舉者天下之公心仲弓必欲自知自舉豈惟器宇不宏識見不達并季氏之不可臣世官之不可行皆未之諭也又何怪乎以南面之憂而僥首事權奸乎

冉有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反爲聚斂故有司不可不擇也子路已墮三都遇公伯寮之愬而去故小過不可不赦也魯多君子卒無救于衰亂故賢才不可不舉也是時魯事已盡歸季氏而挽回之術惟家臣有賢者寬假而信用之聽其招賢納士或可以有爲苟惡成不可挽示仲弓以不可則止之意而已

○春秋無王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故當世家宰皆稱大夫與公臣等如魯孟獻子之喪歸四布有司徒旅叔孫助季氏攻昭公有司馬鬷戾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司徒司馬士師皆公臣也幷設于私家故季子然以家臣比大臣曾是有司而可謂大臣乎二十篇中言有司者三其告子張爲政以有司爲四惡之一曾子告孟敬子君子之道以有司爲

籩豆之事此季氏之有司尤可知矣故夫子爲仲弓首及之卽告季子然具臣之意蓋春秋政在大夫皆家臣主謀如國之有執政而世卿妨賢士多聚于私門固材之藪亦奸之林也魯之亂屢矣前以家臣南蒯後以家臣陽虎侯犯昭公之見逐也以家臣鬷戾叔孫豹之死也以家臣豎牛季桓子之囚也以家臣陽虎衛輒父子之相攻也以家臣渾良夫其孟縶之死于賊也以家臣宗魯晉欒氏之亡也以家臣州賓祁氏羊舌氏之滅也以殺家臣祁勝而康子方議殺無道故夫子言有司宜擇小過宜赦也顧其人往往

有賢者出于其間如晉趙武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趙氏之陳嬰公孫杵臼董安于范氏之王生張柳朔魏舒之辛賈閻沒女寬曾季孫之疋常此輩若遇明主皆可試用況仲弓以德行之士可無自重之養乎

夫子所以惓惓致戒而難于續言之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輒父子爭國便是名不正言不順何必聖人爲政雖尋常識禮者欲仕衛必先調停其父子得所始成國事曰必者決然之辭曰乎者有是心而憂其不能用也子路不識正名之意將謂如後儒所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改立子郢之說故以爲迂夫子以麤野責之非但責子路恐天下萬世以正名爲迂其害不可勝言矣乃歷數之不獨衛事耳名失其實則稱謂反常而言不順言出不順理則行出豈成事由是錯亂無等暴厲不和何以作禮樂顛倒乖戾何以用刑罰則民不聊生而亂亡至矣今衛國父不謂之父子不謂之子是何話言父子相拒如讐敵是何事體如此悖逆是何節文如此兇暴是何聲容父伐子子攻父是何刑罰綱紀弛名分乖人人自危何以措手足稽其敝雖有序究其實一名不正耳故君子欲爲政禮樂刑罰必先正名名必求可言務使名正而言順也言必求可行務使成事而爲禮樂刑政安民之本也君子以言稱名豈肯苟焉已乎蓋正名而必歸諸言者名出諸口者也顧名則必思義而責其實不肯苟言豈敢苟行一則名言父一則名言子講得此名眞確豈有提兵相殺之事而已矣者決辭急先務之意

儒者固執不通視聖人過刻所以有子路一種疑心有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一種議論衛君請夫子爲政夫子先告天子方伯先廢衛君如此舉事何但子路以爲迂乎儒者又謂夫子必教輒迎養其父勸蒯聵以國予子如此可行何待後世猜作話柄人之無良其心已死聖人與居豈能化而入夫子已知正之不得而禍將至矣所以待子爲政而卒不仕也子路此問在蒯聵入戚輒拒父之時輒欲夫子仕已故夫子

為此說時輒立已十二年子路謂適孫當繼祖以聖言為迂未幾孔姬陰謀蒯聵入而輒出奔子路竟以死然後知聖言非迂世儒揣摩聖人行事則迂矣父父子子千古名分昭如日星夫子所以處衛事者雖未見而名在卽是正何待卜諸行事天道風雨露雷不同歸于造物聖人行止去就不同歸于覺世魯君臣之亂聖人未嘗不欲救而不合則去救之以不救也衛父子之亂未嘗不欲正而不可則止正之以不正也聖人無可無不可惟其用行舍藏知幾如神而世儒必欲徵其事責其必濟所以不達時變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欲救季氏必先有司得賢者為腹心開導反正庶魯之君臣安欲救衛輒必先正名勸諭使顧名思義翻然改行庶衛之父子定時勢事理明白可見者止此子路先仕季氏幾不免于讒逐去仕衛復罹禍皆以強直自用不能闕疑至此此記者相承之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補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講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章見聖賢學術帝王經綸孟子闢并耕淵源於此樊遲學稼圃卽詩人稼穡維寶之意種五穀曰稼種果蓏樑蔬菜曰圃周禮大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漢志農家之書百十有四篇秦焚書所不去者醫卜與種植之書古有是學而樊遲因夫子道不行惑于沮溺丈人之譏故請躬耕自食云爾天生君子民物付託而自局為農圃將流為墨翟之纖嗇許行之并耕佛老之平等世教何賴焉夫子自言吾不如者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道不同不相為謀也不如猶言不同小人細民須樊遲

名農圃麤野不知禮計利不知義耕也餒在其中豐歉難測不必信三者反小人而為康濟之大道也小道致遠孔泥大道達諸天下三好不言仁仁主統同則無別禮義信主方嚴則小大攸分方嚴者難為好大人以此宰制天下其精神全在好自處敬則民安敢不敬自己作事不宜安望民服自先不信民誰肯輸情凡出乎身加乎民無一念一事非禮義信之流行則德盛化神人心嚮附矣昔晉重耳譎而不正尚稱其以大蒐示禮以定襄王示義以伐原示信假之之事正與好相反襁負謂以布一幅約小兒于背負

子見其用情惟恱服故父子同來焉用稼即孟子云百畝之不易為憂者農夫也圃亦可知矣或曰民生之本莫重于農詩書詩言農民事不可緩大人勤勞天下之心非必身親其事也故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稼非不用而自有用稼之人也或問三好先禮何也禮有品節君子小人所以分帝王綱紀天下惟禮人生視聽言動亦惟禮無禮則怠惰放肆故化民成俗莫如禮克己為仁莫如禮禮嚴敬之物非學而不厭者不能好以夫子之聖而學禮問禮孜孜不倦其設教以禮為本二十篇于禮數數然也必

俟樊遲出而後言何也聖人曉人每于去後南宮适伯玉使者皆俟其出而稱之樊遲宰我皆俟其出而非之從容不迫故人深有味于去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三詩十五國風驗邦國之臧否二雅陳朝廷之得失三頌美前王之功德而其辭旨皆温厚和平可為立言應對之法誦記誦也謡與學異誦記而學習也善誦有得授之以政必能援古通今識導民之方奉使將命必能從容風議有應對之才專獨也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對則介助之專對不須介也凡辭氣和平乃能動人學詩不能政事又不能言語雖多何用可知學詩之要矣體詩人諷詠之性情以立言則為長者體詩人美刺之旨以行政則為循吏此聖人教人學詩明法後儒專以聲樂言詩采華忘實矣

不達則不獨政事耳凡詩意微婉深厚學者告往知來始可言詩以辭害志則拘而不通所以學詩尤貴達也專對如春秋傳諸大夫聘饗賦詩相酬答之類晉韓起使鄭七子賦詩見志吳季扎聘魯觀樂論詩皆能專對者也齊慶封奔魯叔孫豹賦相鼠茅鴟刺

不敬而封皆不知此不能對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有國有家者令民而民不行何以為政然其本不在令在身身正則人自正身不正欲人正何可得此其機莫知所以然而然蓋言清行濁精神自不貫父子妻孥間且不孚而況居人上億兆所觀望責備甚周尤不可不慎也不從不從其正也縱使革面不能格心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後衛康叔後皆文王子本兄弟之國政事亦

伯仲之閒其始也魯尊尊而親親衛明德而慎罰立國同也其盛也魯多君子衛亦多君子其衰也魯敝笱壞防衛鶉鵲無良其亂也魯君臣不睦哀公孫邾衛父子不睦出公奔魯其亡也二國亦獨後于諸姬始終治亂興亡皆相似聖言若燭照矣

衛姬姓侯爵周武王同母少弟先食邑于康曰康叔成王時嘗位爲大司寇益封以殷墟三監故地是爲衛伯周公述武王之意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告之今河南衛輝府等地是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居猶積也家無蓄聚則俯仰無資而禮義不興故居室未可盡廢也但營求多則塵累重而道心損如公子荊隨時知足又何累焉有謂有財三曰皆心口自語也三矣知足之辭合稱意也偶曰合不偶曰數奇或曰聚也美盛麗也都亦謂之美以繁華名也始有未必合也少多于始未必完也富多于少未必美也完已滿足美尤望外所以知止爲善居室也豈若世人黷貨無厭粟紅貫朽者之爲乎

公子荊衛大夫字南楚左傳昭公二十年齊豹之亂南楚爲衛侯驂乘以身禦矢而免君於難魯襄公二十九年吳札來聘適衛見蘧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僕御車也庶民衆也聖人萬物一體見衛民有無窮之思他人見之庶與不庶與己何預此仁不仁之分也加增益也富之厚其生也教之正其德也皆本庶言因衛民發此不專主衛下四章有次第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章主用我者論朞月謂周一年之月朞者復其時也而已可者兆足以行之意古用人三年考績黜陟幽明有成言能不負所用也聖言婉遜非直任之也聖人作用不可測然所望于用我者非尋常一官之任仕魯攝相三月羔豚不飾男女別路耕者讓畔道不拾遺客至如歸齊人反侵地是又不待朞月三年也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知聖人深矣苟誠也用之專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者人心愷悌慈愛之良與殘殺相反是言古有是

言也此章之意非論功効善爲治安之本五霸紛爭
世道殘殺之秋夫子思善人難得凶殘難化刑殺難
除其必有醇厚之主陶鎔百年然後可化凶暴而刑
殺可不用顧世主有賢不肖安得皆善人命運有脩
短安得至百年則殘何時勝殺何時去太平之願何
時得遂然世主苟有不嗜殺人者欲善而民善矣此
聖人言外屬望之意前告康子以善易殺此以善去
殺皆容保無疆之思自謂三年有成則刑殺亦未能
盡去也古惟堯舜二聖相承壽考在位百餘年不能
善人然四凶必誅五刑不廢故禹曰知人安民惟帝

其難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令色孔壬是雖舜未免放驩兜遷有苗況其下
乎亦可以者未必然之辭百年善政世間難有之時
勝殘去殺世間難見之功所以惻然動念也朱子以
漢文景當之何容易乎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仁是一團元和之氣在人心公溥無一毫己私曰仁
在宇宙平康無一處偏枯曰仁但有一家一夫不得
所即是偏枯如四體有一臂一指血脉不周流即是
痿痺惟唐虞之際時雍協和爲庶幾雖夫子三年有
成未遂勝殘去殺亦不言仁必世後仁甚言難也在
善人須百年就使聖王必世而後可父子相繼曰世
百年之善人繼體守成者也必世之王者革代造命
者也湯之王也太甲而後仁武之王也成康而後仁
○說文王一貫三也天地人爲三惟王者通爲一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前言不令而行君道也此言從政卿大夫從君爲政
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孟子所謂大人正己而物
正者也苟誠也言非色莊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預聞之

魯公室衰政逮于大夫冉子爲季氏宰無能改于其
德如旅泰山伐顓臾用田賦之類皆與謀夫子因其
退朝晚詰之冉子以有政對夫政則誠政矣然政本
公也胡得在私家胡獨啓臣得聞是必大夫家事而
後可若公政懸諸象魏頒諸邦國君主之諸大夫國
人共承之如周禮六官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
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乃施典于邦
國是國人皆得聞也況告老之大夫乎以用也夫子

時雖不用所謂召彼故老詢于黄髮如哀公十三年用田賦康子使冉有訪于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是猶與聞也今不得聞豈私事欲密故不與諸大夫議于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朝乎微其辭以警之也

退朝退季氏之私朝也古者公署通謂朝公父文伯母謂康子曰外朝子將脩君之官職内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是也亦猶禮服通謂朝服子見父母通謂朝見云爾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庸君輕譚理亂聖人發格心之論興邦喪邦決諸一言未爲非但不圖諸心而卜諸言語何益幾猶介也微也安危所繫甚微卽易云知幾也言語雖爲樞機然非取必于言語而取必于君心憂勤者興之幾也恣縱者喪之幾也憂勤莫如知難恣縱莫如樂不違爲君難是一言也心知其難戰兢以圖存是爲興之幾則邦以爲君難之一言興矣唯言莫違是一言也心樂其莫違好諛害佞是爲喪幾則邦以莫予違之一言喪矣以此論興喪乃爲知幾豈徒在言語乎善莫違者明良之都俞也不善莫違者小人之逢迎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楚地廣遠故教以悅近而來遠但舉其教者人情之向背由于政教之得失也哀公初年夫子數往來陳蔡間是特楚昭王怨蔡人導吳入楚數伐蔡又與吳爭陳二國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爲政于天下自

近始諷以恤小字鄰之仁也遠來猶孟子云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朝之意夫子自女樂去魯歷曹衛宋陳蔡諸國舍齊晉秦南遊於楚徘徊陳蔡者數年意常在楚也檀弓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卽遠來之意後儒誣楚爲夷狄謂春秋擯楚諱而不言使聖人之意千載不白悲夫詳見春秋

子夏爲莒父甫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人心量最宜從容寛廣聖學惟不倦自日新富有王

道惟悠久自博厚高明躐等躁進則襲取旦夕揠苗小補而已欲速見小二者病相因欲速則必見小天地所以大惟漸而恒也道書云天地之道浸無欲速也欲速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俗云疾走多顛躓信步到長途見小者為利則枉尋直尺貌細娛而亂大謀善無小而可遺苟救一民一物聖賢未嘗不為但見此為利則所就卑矣計利未有不見小者惟道無大小宰一邑與宰天下等所以武城弦歌聞之而喜與仲弓言獨不然者病其為季氏宰耳

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蓋公邑也今

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己姓子爵少皡之後武王封于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魯併莒因以其地為莒父漢封劉章為城陽王置莒縣今青州府莒州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黨猶里也直躬卽事為名猶長沮桀溺闕黨達巷之類證父攘羊雖父子不相隱所謂直而無禮則絞者也葉公但徇無隱論直夫子謂父子相隱者非必拘事但卽葉公所言析諸天理入情形迹之外亦非定以隱為直也理自圓融故曰在中世上無規矩名法則亂泥規矩名法亦是階亂規矩名法所以閑中人而狡偽者借以行其私聖學惟致知誠意勿欺此心卽是直故聞見知識聖人不以知為知而以知不知為知無隱直也聖人不以證父為直而以父子相隱為直是謂天則致知誠意非規矩名法所及公私誠偽之介甚微眇聖人所以無可無不可謂之權也不然執父子相隱為直如衛石碏不隱其子之類又未為全非也

呂氏春秋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夫子自言吾黨父子相隱其作春秋用此義于君父之惡諱而不言而其是非亦自不泯所以為三代之直也佛氏以冤親平等為直心遂至棄家滅倫卽證父之直也秦法首匿相坐骨肉恩廢漢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

之自令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我　國家亦
有親屬相爲容隱之律仁人之意皆聖訓所留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此章論爲仁最是實地人心放逸卽不仁心苟常存
至造次顚沛必於是何不仁之有居處不論有事無
事與人接未接身範常端莊執事不問大事小事一
切不敢怠慢與人不論何等皆推赤相與三者異名
其實一心心之用無過三者故承之以夷狄不可棄
言不可須臾離也此章與曾子所貫乎道者三同功

不離日用酬酢心境如一卽中庸顯微無閒之道後
儒專向性命揣摩語上遺下語內遺外言之愈精失
之愈遠知行所以分事理破析費隱不涉禪宗而已
矣通此一章論語宗範可知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
之人何足算也
士未仕曰士已仕爲公卿大夫亦曰士子貢問士夫

子以士之致用者告之首言行己士之根本使四方
不辱君命士之才猷二者尋常學問非聖賢極則當
時士風大壞故首節槩而才猷通達子貢所長聖意
所重可知也子貢知行己爲重再問三問漸卑聖言
漸反本猶問兵食與信之意推至言行信果益見行
己爲重而後間及于當時士大夫明知其行己無恥
也有爲卽是羞惡之心人道之本使命之才從此運
不先有恥安能仗義砥節伸國家之氣增本朝之光
以稱不辱乎孝弟二者正行己邊事但少致用之才
信果二者亦行己邊事但己鄕曲之譽雖有等而皆

士之篤實有守者也信果非不善其病在必而不論
當否硜硜堅確意硜硜之小人與滑稽無恥之小人
殊巢許輩皆在內執節不弘對大人而爲小也抑亦
可以爲次甚言無守之不可寧拘拘謹守猶無忝于
名教決不可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也今之從政者
謂春秋時士大夫騁材技而薄行檢尚功利而左道
德行己有玷鋪張虛憍爲高雖才如管仲未免器小
子產惠人而不知爲政亦無逃於斗筲之誚矣況傭
傭鄙夫如魯三家皆六卿輩乎是以士惟仰不愧俯
不怍浩然于天地之間乃爲不可及故行己先焉噫

心不平聲斗量名脊卽今飯筥言承載少也算數也
不在士之數士以立行爲大
聖人語道徹上下至卑而高有恥不辱非其至者而
一降再降猶爲信果硜硜小人品斯下矣而春秋從
政者小人猶据其上豈易少之斗筲之人指當時霸
佐功利諸臣若夫亂臣賊子如魯季孫輩不待教而
誅者也所謂何足算不在此尋繹聖言斟酌淺深中
庸矩範居然可見
古人有宗法宗尊也宗子爲先祖繼體主宗廟族人
所尊明有統也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家有

五宗大宗一小宗四天子之適世爲天子諸侯之適
世爲諸侯大夫以下皆世世以適相繼是爲大宗合
族人共宗之者也天子之庶子別降爲諸侯諸侯之
庶子別降爲大夫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
侯各以其始別者爲始祖諸侯始祖卽天子之庶子
始封諸侯者也大夫之始祖卽諸侯之庶子始爲大
夫者也其始祖廟百世不遷其適子適孫百世相繼
皆爲大宗再世以下庶子之適子又各繼其父是爲
小宗自始祖五傳而爲小宗者四同父兄弟之適繼
父之小宗也親兄弟共宗之同堂兄弟之適繼祖之
小宗也從兄弟共宗之再從兄弟之適繼曾祖之小
宗也再從兄弟共宗之三從兄弟之適繼高祖之小
宗也三從兄弟共宗之族人一身事五宗自高以上
五服盡而主遷廟毀下至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六
世不在五服內不可以仍統父同高之兄弟而遷從
近者爲宗又以父之曾爲高而父繼曾之宗又爲已
繼高之宗故記云祖遷于上宗易于下也○族湊也
聚也生相親死相哀有聚合之義曰族三族卽三黨
父黨母黨妻黨也父黨包身身父子各三黨爲九族
舊解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九族父族四父之姓爲

一族父之女昆弟適人有子者爲二族身之女昆弟
適人有子者爲三族身之女子適人有子者爲四族
母族有三母之父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昆弟
子爲三族妻族有二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
共爲九族要之父黨盡該同姓凡異姓皆母黨妻黨
也凡黨皆自身爲上下世遞相承三三爲九理甚明
確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爲也
美質有三等中行上也次狂次狷中行者器宇恢弘

志行清潔亦無異于狂狷而其黃中通理美哉象中和若顏子是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何恢弘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清潔也不遷不二若無若虛又何通理而美暢也與之謂與之入道也狂者器宇高曠識趣豁達將來容受得大狷者揮霍雖不及狂而清操不受點染將來挾持得定夫子所以思之與上章言恥孝弟信果下章恒德皆敦本重行故記者類記之孟子語萬章正釋此意云狂者其志嘐嘐然行不掩言狷者不屑不潔皆天眞透露所以異于鄉原世無中行士不如此等天全眞質爲德之本也孟子

因萬章問狂士故不及狷其實狂未嘗不狷志氣高明者自然不屑不潔而狷則容有不狂者踽踽涼涼自少恢廓便包謹厚在內朱註另添一種謹厚人在狷下瑣矣大抵良心一也見于行已爲有恥見于人倫爲孝弟見于言行爲信果其志曠達爲狂其守謹飭爲狷其心眞常爲恒凡此皆德之基也反孝弟信果爲無恥反狂狷爲鄉原反有恒爲機變皆德之賊也此記者相承之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無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南國之人恒者眞常之心即書所謂恒性孟子所謂恒心人人有之至死不變曰恒著一毫機變即不恒如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是恒變爲納交要譽即不恒呼蹴之食死而不屑是恒變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即不恒透底眞心是恒但有夾雜內外久暫不一即不恒不恒則展轉牿亡百僞千邪乃禽乃獸無所用恥矣雖小技薄藝必精神聚會然後術業攻精神不聚浮來浪去雖作巫醫亦未可巫交鬼神醫寄生死豈虛誕可作此尚不可作安望致遠士君子將爲聖爲賢至于不可作巫醫羞何如之故易恒

卦爻辭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承猶奉也人欲知恒之免羞但向日用起心動念應事接物脉脉觀省眞性發見存亡操舍之介便知吉凶悔吝之幾則德恒而羞可免矣今行不著習不察昏迷放佚何能免羞乎占非揲蓍耳易無典要變通在時萬感萬應何事無占悟此一占即知大易朱子解易但執筮策故于此占云未詳

南方俗尚鬼多藥草人習爲巫醫巫祈禱醫療病皆執技爲人役之事猶孟子言弓人矢人巫人匠人也人役事非一交鬼神託生死尤須眞常變詐則人賤

惡之故曰或承之羞承猶受也羞辱也或者疑然之辭即占意極數知來謂占欲知取辱與否向念頭自占念慮真常則事必當可即是獲福之基念慮虛假則動必招悔即是取凶之道恒與不恒榮辱之主也不恒取羞豈非以不占之故與此章蓋示人羞惡之良自養其尊貴之體孟子謂人皆有羞惡即是恒心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即是承羞放其心而不知求即是不占苟日用隨處體驗勿失羞惡之恒心則光明正直俯仰無歉何致為人役而取羞乎念慮隱微人不及知而已獨知故曰占占隱度也易道微顯闡幽而已者也

易以咸恒首下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爻辭解見周易易不主卜筮卜筮聖人所以寫易之變接鬼神之靈小數耳窮宇宙人物變態只是一幅易卦圖象神幾默運在人心易有大極人心是也人心死則天地萬物隱而易不可見故自進退存亡以至喘息呼吸無不有易可占人心昏迷不知幾是為不占朱子以卜筮為易本義豈其然乎

按禮記緇衣篇子云南人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也按記言與此小異而註疏附合卜筮解疑夫子所引定周以前語遂謂為殷人耳其實無据○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國語男曰覡女曰巫○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使其屬分治之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其屬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有瘍醫掌諸瘍之祝藥劀刮殺之齊有獸醫掌療獸病○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即羣而不黨之意君子溫恭樂易與物無忤而涇渭自分非含糊苟同也小人阿附一味雷同而中懷戈矛見利則爭焉能和二者相似而實不侔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按夫子所言和同與此異晏子言和主于不同君子所謂和不論同不同論其理理同都俞和也理不同吁咈亦和也所以爲君子必主不同爲和亦一偏之論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

鄉人鄉里之常人士君子名實自鄉曲始以鄉人近而見聞眞也然鄉人多庸鄙習儔伍而駭高明其識本無足據而士生長其間狎而見輕[illegible]賢智卒難表見其恩怨難調好惡多偏故子貢鄙夷鄉人將以所共好者信其爲君子而鄉人未必皆君子也其好固不可信欲以所共惡者信其爲君子然鄉人亦未必盡小人也其惡又豈盡可非乎子貢所取常在惡夫子皆以爲未可也鄉人有善者焉亦有不善者焉一鄉皆好不如鄉之善人好一鄉皆惡不如鄉之不善人惡善人之所好者必善人也不善人之所惡者必非不善人也兩者相參而人之賢可知就子貢所問斟酌非謂君子必見好于善人又必見惡于不善人也善人好固其常不善人不惡尤見盛德之至陽貨不善何嘗惡夫子晏嬰子西賢者何嘗好夫子亦未可執一論也蓋子貢文章英華瑚璉之器與鄉人趣向自不相入若夫子在朝廷宗廟便便在鄉黨恂恂所以爲聖人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悅）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常人易事者多易悅難悅者必難事蓋人或平易其中未必無欲或耿介其量未必有容惟君子寬大之度人事之甚易而悅之以所欲則難亦惟悅難耳及其使人又不然因材量力不强人以不能乃所爲易事也小人躁厲之氣人事之甚難苟投以所欲悅之則易亦惟悅易耳及其使人又不然求全責備無一當意者乃所爲難事也君子無我好人之善而不忮忘人之有而不求故器使而悅之難小人惟知有我嫉賢妒能貪財多慾故求備而悅之易難悅亦未佳

佳處在不以道不悅故見難其實君子之心無時不悅也易悅亦非惡惡處在不以道亦悅故見易其實小人之心無時不憂也兩項一直說下君子從易中看出難又從難中看出易小人反是君子始終見易小人始終見難非以下句推原上句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因上言君子小人類記之泰者俯仰無愧心廣體胖驕者輕世傲物志得意滿二者跡相彷而實不侔泰甚卓絕苟心氣未調和則躁矣而不泰事理未通融則生疎而不泰深言之如聖人從容中道方可語泰

即顏子卓立不化未離驕淺言之氣質用事即是驕德性用事即是泰驕之小人甚卑泰之君子甚高聖言徹上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學道之士通敏才辨者易悟入亦通敏才辨者難保任蓋其氣質浮華則難久其情識紛紜則易搖人情世路喜于脂韋便給大道渾淪不如強直朴魯者有凝承之基也剛者不屈毅者持久則材力果確而利害撼之不動木者貌朴訥者言寡則神氣靜專而世塵擾之不緇雖仁未可一蹴至而方正簡默自是載道之器苟不得上智中行與其聰明儇巧不如四者庶幾曰近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章之言記者欲以濟上章剛毅木訥之偏屢繹聖訓天下無剛愎之君子舜命夔教冑子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士君子必和順雍容方是有道之器子路麤率大類武人而問士正其所短夫士者涵泳于詩書禮樂之澤則必有溫良和粹之度所戒在浮淺須切切然情誼肫懇所戒在麤率須偲偲然意思細密

所戒在暴厲須怡怡然容貌和悅兼斯三者比禮比樂粹如盎如斯有道之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者謂此等氣象必流通于人己內外親疎之間出有朋友入有兄弟隨身之所接油油與偕無往非恩義之浹洽豈弟君子乃可為士矣切偲亦有怡怡之容怡怡亦有切偲之意但朋友忠告多故言切偲兄弟恩愛多故言怡怡朱子云混施則善柔賊恩非夫子教子路本旨也此章學術治教所關後世士猝直自遂誤天下事皆為少切偲怡如之意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此因上章勇者貴切偲怡如類記之見善之可以止殺非專爲即戎言耳人皆知折衝貴于果毅不知神武藏于慈和即戎以善人之教所謂不殺之武也兵家權謀詭計肆爲屠戮若以善人教民使有仁讓之風採其殘暴之氣以之即戎則三軍和集上下同心進可戰退可守禁暴而不爲暴止殺而不好殺自可無屠城坑卒之慘聖言深永非謂善戰耳釋氏以大慈爲無畏晉惠遠語桓靈寶云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襲此意天數以七爲紀古者教士七年謂小成兵即農農即兵故教民即戎凡聖人言教皆仁義

禮樂也非教以軍旅之事世儒謂申韓慘礉原于老氏之柔弱亦一偏之論至仁無敵神武不殺道固然爾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教者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非教以韜畧行伍耳百姓親睦上下同心自可以犯難可以禦侮不然雖披堅執銳誰親其上死其長者民未知義以其卒予敵也非自棄之乎春秋無國不戰顧其民誰教之者

論語詳解卷十三終

論語詳解卷十四

郝敬解

憲問第十四○諸弟子貧莫如原憲故次之而篇內所論多當世權豪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原思爲宰常祿亦不受狷介之士也其問恥以自賀也苦節非廉祿以養廉非可恥也惟治世無大用之才亂世無匡濟之畧碌碌素餐乃爲可恥有功食祿何恥之有狷者有所不爲而不能有爲故夫子勉厲

之原思謂無恥生于怨欲怨者恨己之貧欲者貪人之有此念萌而不禁見于行寡廉鮮恥是以不仁今能克之伐之使不得行以理制情可以爲仁矣何但免恥乎思蓋自許也克猶去也伐猶斬也克而又伐極力懲窒之意萌諸念爲怨欲見諸行即忮求恒人有此念必行仁者初無此念何待克伐而始不行有而不行亦人所難差賢乎色取行違者耳本源未淨終非大公之體惟以難爲仁故以苦爲節不能廓充致用正爲此方寸未得洒然廉恥亦是矜持仁者欲而不貪何用不誠恥不足言也

穀卽祿也以功詔曰祿無事食曰穀怨欲便是忮求
子路不忮求故不恥貧原思不怨欲故不受祿蓋有
克好勝也伐誇張也與怨欲並四非也克伐猶言克
治也克如克敵非無敵也伐如伐木非拔本也故但
謂之不行如顏子克己知幾如石德性常主素位而
行有何怨欲本無萌蘖何煩克伐自無可行何待不
行如此方是全體之謂仁今旋生旋克如捫漏舟勞
而罔功故曰難耳善學者易簡直捷當體全眞得力
處自省力何難之有佛氏變怨欲爲貪嗔以不行爲
頑空以難爲小乘以仁爲大乘謂斷想絕念如運石
壓草故多能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illegible]此旨
世儒盡割以予佛諱而不講焉得
仁者事理如一合內外之道恥在心有道無道發諸
事業顯微無間便是爲仁原思有怨欲而但不行內
外顯微析爲二便是未識仁朱子割克伐以下別爲
一章非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學道者也懷戀也居猶安也語云宴安鴆毒不可
懷也懷居者志在温飽耳進德脩業總由此廢小人
懷土慣成窠臼掃蕩窠臼便克己復禮而爲仁精之

便無可無不可意所便安處不止衣服宮室聲色貨
利凡改過不速遷善不勇聞義不從一切行藏取舍
有所留滞皆爲懷居好學惟無求安飽疏水曲肱陋
巷簞瓢聖賢所以大過人者安安而能遷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遜
此因上章懷居類記之危恐懼貌天下何時何處無
危幾君子處世安不忘危治亂遇也言行樞機也榮
辱之主也遭逢雖幸不以無事而忘戒況無道行危
益可知矣而言尤易于招釁孫順也危言者言惟愼
耳在有道時抗論猶可無道則言必遜順危之至也
書云惟口興戎危言也詩云如履薄冰危行也夫子
答陽貨言孫也其作春秋無毁譽繼詩人温厚之意
無道默足以容也舊解危高峻也君子不乘危不行
險聖人豈以危道教人乎高峻非聖賢氣象
程伯淳曰凡言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不勝君
子固不敢言理雖勝而氣不和平不能入人且招禍
在無道尤所當愼也孫言便是危言之心言更加遜
讓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此爲尚言好勇者而發言與德勇與仁迹相反有德者常闇然渾朴然亦惟渾朴者多英華蘊中有[illegible]則言之親切而味求順理成章自然之文也如以言而已中未必有也徒事勦襲並其言亦非矣仁者常頹然柔順然亦惟柔順者能奮發蓋中無繫累其氣自伸不憂不懼浩然之勇也如以勇而已自反不縮强爲激昂並其勇亦非矣

有德者必有言文章即是性道如堯舜言中方是中孔子言一方是一有言者不必有德但落言詮即非眞際矣仁者必有勇當仁則不讓也勇者不必有仁

外剛内多慾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音傲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句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班彪王命論數百言不如南容四語商確古今慷慨蘊藉要言不煩其論羿奡不言篡弑而但敘其荒淫尊禹稷不頌功德而但誌其勤苦自古詐力取天下者仗他人爲爪牙且望長世羿奡身負材力自保[illegible]有餘而執意身尚不得其死躬耕者終歲勤動不免饑寒但得飽煖已足豈有[illegible]圖受[illegible]之想[illegible]乃爲天子可知興廢成敗大分素定士君子處世惟有樂天知命反身循理而已當世士大夫若有此識量何至紛紛如五霸諸侯大夫之所爲乎夫子目擊時事託言之隱哀作春秋之本意三兩言道盡所以不復讚辭而歎賞于退後也君子美其人尚德高其識南容平日三復白圭沈默寡言而忽發此論包羅古今兼否人物毫髮不爽非區區以禹稷比夫子羿奡比當世而意在其中矣究禹稷躬稼之理即顏淵云不容何害之意夫子謂回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與稱南容君子尚德意同

羿夏后氏有窮國之諸侯善射弑夏后相而自立淫于原獸用寒浞爲相寒浞殺之取其室生二子長澆次豷澆多力即奡與傲同善射荒于畋也盪舟荒于遊也舟遊曰盪臯陶謨云罔水行舟舊解謂奡力能陸地行舟無稽奡爲夏后少康所誅與羿俱不得其死然者譏議之辭

稷名棄帝嚳之子帝嚳元妃姜嫄出祀郊禖感大人跡生子怪之棄于野鳥獸皆字之收而養之遂名[illegible]長善稼穡堯用爲稷教民有功封于邰[illegible]氏[illegible]周人始祖也或疑禹未躬稼水土稼穡事同也書禹

曰暨稷播種奏艱食詩曰是生后稷纘禹之緒功德一也〇舟周也船循也黃帝見浮葉爲舟淮南子云古人見竅木爲舟或云伯益作舟關以西曰船關以東曰舟吳曰艑晉曰舶海船曰艅艎餘曰艅艎江船曰艨艟戰船狹而長曰艨衝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小曰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君子志于仁存心天下而時勢或阻情境未化萬物一體之量欽而未滿要其心本無私不害爲君子也小人惟知自利一膜之外爲胡

越塊然行尸走肉無復痛癢相關之意良心不以小人殊而究其公私善惡一舜一跖相違天壤此論人品之極致也解者以一念存亡之介辨之則正不相遠小人非無惻隱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惟仁者後能若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何有于四凶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勞朱註分父子君臣以父對臣以子對君非立言之體君之于民亦未嘗不[illegible]亦未嘗不忠誨也臣于君忠愛兼有忠愛之誠[illegible]者尤然[illegible]之不容已也若子[illegible]能正而大乃善成其忠愛兩乎字有商量朱若真愛自不容不勞朱若真忠自不容不誨勞雖稚任然勞于暫者逸于久其爲愛也深誨雖逆耳然逆于耳者利于行其爲忠也大若鄭武姜之于叔段衛莊公之于州吁愛而不教終成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也適以害之

子曰爲命裨皮諶甚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辭令也書有命有誥有誓皆辭也春秋胥命于蒲周禮大祝六辭二曰命孟子葵丘五命此則交鄰之

辭也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子產其大夫執政者也草創草率創始也世叔子太叔游吉也古字世與太通故太子稱世子討尋求也論講議也行人奉使之官周禮有大小行人掌朝聘會同之禮儀者也脩飾脩削增飾也東鄭東門也里居也猶衛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潤色文彩也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大國多所尊對集衆思詢羣策皆其力也鄭本東周畿內小國介于晉楚而鄭事大恪謹以辭命著諸侯皆賴四臣同心故意無不盡人之有技若己[illegible]之子產近之矣衛北宮文子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
知國之爲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
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
之事成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晉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此也
按辭命非國之典要也竭諸大夫之力以謀國而區
區辭命是急豈言非盡善鄭也蓋傷魯之諸大夫敢
師歷境而專對無人耳時季康子當國子服景伯從

政吳王夫差爭霸哀公七年會于鄫吳徵百牢景伯
不能辭如數予之吳大宰嚭召季康子不敢往使子
貢辭乃免八年吳伐魯爲城下之盟景伯又不能辭
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免
吳人欲止衞侯景伯以幣假子貢往說十三年會于
黃池吳人將以公見于晉景伯不能辭吳人因之季
康子執政妨賢不如子產善任夫子歎鄭諸臣所以
愧魯也
淮南子云裨諶出郭而智以成子產之事○子大叔
公孫僑之孫以王父字爲氏繼子產爲政黃父之會

趙簡子問禮于大叔對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天地之經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
則昏亂民失其性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
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
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
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哀樂不失乃
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公孫揮字子羽魯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娶
于公孫段氏伍舉爲戒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
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
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
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
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
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
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

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子產之辭詳見春秋傳朱子云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戰國之游說只說利害聖人所以于爲命猶有稱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蒲便平）邑三百飯疏食（嗣）没齒無怨言

三子皆春秋大夫之著者子產爲政本嚴又鑄刑書

作封洫別章服之類裁抑綜核之意多原其心爲鄭國貧寡而俗偷惰宗室侈汰不加約束則犯法日多貧困日甚故以禁奸豐財足國爲要所謂愛之而勞生之而殺也故曰惠人彼哉者異已之辭不與已同心同道也楚昭王欲用夫子子西阻之故謂異已春秋世夫子甚思用于楚子西爲梗大道遂廢重歎彼哉致惋惜也聖人無我豈爲我而彼之乎人也謂此亦時輩中一人也没齒終身也管仲奪人之有且使人甘心窮約終身無怨言此甚未易蘇軾謂北伐山戎南服荆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伯氏有罪管仲削奪其邑桓公創以封管仲若桓公奪之非管仲有之則不怨管仲猶易耳飯疏食極言其貧也至没齒而不怨誠服也人齒至落視年故年曰齒

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及大叔爲政寬國人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悔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鬬宜申與公子申駟夏未嘗當國無稱宜申謀弑被誅而去夫子時遠獨公子申以賢聞楚平王之長庶子也平王卒令尹欲立子西子西不可遂立昭王而相之有吳難子西遷都于鄀楚國以定昭王欲用夫子子西阻之卒召故太子建之子勝爲白公勝作亂子西死之○說苑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議封以書社地七百子西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官尹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

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之地三子佐之非楚之利昭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聖人猶見疑而況賢者乎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疾夫知我而疑我者耳

荀子曰齊桓公見管仲之足以託國是天下之大知也忘其讐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也○伯氏齊大夫姓名不可考食邑三百家朱註云奪伯氏駢邑卽荀卿謂與之書社三百也按荀卿謂書社三百本楚昭王欲封孔子書社七百而例為言也昭王封孔子止七百家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一社籍其同社人姓名謂之書社社二十五家三百社則七千五百家以民數言也駢邑三百以土地言也駢併也駢邑猶云連城孔註云地名非也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凡三十二家駢邑三百井九千六百家為田千二百井古者大夫千室之邑為田一百二十井耳古邑有不滿三十二家者如所謂十室之邑是也四井人聚居則稱邑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是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聖人體恤人情語教人勉其難以安貧也怨發由衷拔之為難驕氣外增平之差易此就恒情言耳若聖賢兩事皆易在學者兩事皆難孔顏貧樂何但不怨未足為難如舜禹周公方稱不驕安見獨易說者謂逆境易持順境難持如人忍痛易忍癢難是學問入微之功此較人情處遇之常而已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凡官長曰老家老者大夫家臣之長也所職惟采邑財用出入之數貪墨者僥費生事廉靖者可坐而領之若大夫從政國事煩重須有幹理之才孟公綽廉靖自守而短于才以為家老雖趙魏大家之老有餘以為大夫雖滕薛小國之大夫不足然則家小于趙魏而國大于滕薛者可知今為魯大夫大于滕薛矣以為家老者為大夫用非其才豈無廢事朱註未達○孟公綽魯大夫襄公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旣而果然殆於有識者夫子言其才不稱位而史稱夫子所嚴事于魯則孟公綽重其不欲也趙魏二邑皆晉卿之家趙氏與秦同出伯翳後飛廉

五世孫曰造父善御周穆王賜之趙城遂為氏七傳而有叔帶者去周幽王事晉文侯晉乃有趙氏五傳為趙夙封于耿與畢萬共事獻公又九傳為趙籍分晉是為趙烈侯〇魏本畢公高之後姬姓武王封高于畢有畢萬者事晉獻公與趙夙共伐霍獲耿魏二邑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萬後為魏氏五傳為魏斯分晉是為魏文侯當夫子時晉漸分趙簡子鞅魏獻子舒專晉鞅再傳為趙籍舒三傳為魏斯

滕國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子叔繡之後武王封于滕即今山東兖州府滕縣傳三十一世為宋偃王所滅

〇薛國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後事夏禹為車正封于薛歷商及周末為宋偃王所滅傳六十四代千九百餘年三代諸侯享國之長莫與比今滕縣東南四十九里有薛城地里志云奚仲遷于邳湯相仲虺居其地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凡有偏缺者不稱成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子路信果自負薄視儕俗如下文所云今之成人者夫子因其果而啓歷舉時流材品相似者進之以中和文潤色也禮樂即中和此勇者對治之藥舉卞莊即影子路言人各隨其材器學問涵養皆可成人非兼四子亦非指定四子也四子自難兼聖人因材曲成重在禮樂而已文之云者未必致中和但矯弊補偏勿任氣質便有禮樂之文可為成人非如朱註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此惟聖人乃可正不欲以此求備也今之成人以下子路復夫子語今之成人隱然

薄武仲公綽輩不足齒何必然謂今人所不足者非禮樂即何必讀書之意夫子欲以禮樂文其野跢而子路憤時俗之浮夸疾文勝為虛偽猶老子忠信薄之意夫子亦竟無以非之

今人有一材一藝但肯學道即是古人不學雖多材只是今人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武仲要君公綽尸位卞莊輕生冉求聚斂祇為無禮樂大舜之智伯夷之清湯武之勇周公之藝乃建中和之極今之成人因四子皆今人而發憤時之論猶子貢問士而及今之從政者云爾授命猶言舍生久要舊約也平生素

時也利害不苟言語必信皆子路所負猛駱不恥思義也臺下結纓授命也小邾射來奔不盟而信子路一言久要不忘也廉恥忠信人道根本無文章禮樂何傷不然本實撥而浮華勝故曰何必然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形短小而多智時稱為聖人齊莊公乘晉有欒氏之難伐晉取朝歌時紇以罪奔齊齊侯將以田與紇紇知莊公將有崔杼之禍弗欲受因其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亂而後作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

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杜預註云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初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死其若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果敗

卞莊子魯卞邑大夫不知其名或云曹叔振鐸之後食采于卞遂氏焉新序云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辱之母死魯與齊人戰莊子請從見于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獻曰此塞一北又入又獲一甲首獻曰此塞再北又入又獲獻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止莊子曰三北以養母是子道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赴敵殺十人而死○卞莊子方刺虎有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刺之一舉有雙虎之名從之果獲兩虎○荀子曰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卞魯下邑春秋僖公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今兖州府泗水縣有古卞城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大道本乎人情不言不笑不取所謂土木形骸者也夫子特疑其矯强非人情而公明賈為解釋如所云時措咸宜益似聖人之忘情矣不言不笑不取後世陳仲子孫登輩皆能之言笑取以時惟聖人無意必固我乃能適中雖顏子不遷不二欲從末由發皆中節是中和之極致也夫豈容易議其非有心于亢之由

其識見孟浪不自知言之過耳聖人與人爲善而文
子衛先達不欲直斥第云所言誠然文子豈其能然
乎其然者信有是理豈其然者或未造是域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
子枝枝生戍左傳定公六年魯伐晉過衛不假道靈
公將使人追之時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止之然
則文子衛之耆舊也故夫子不直非之○檀弓曰公
叔文子升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
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先蓋譏諷之辭又
左傳公叔文子因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告之史

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若
何史鰌曰無害子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戍也
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戍必與焉文子卒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
夫人愬之戍奔魯由此觀之文子死猶擇樂地豈能
不笑者乎富而累後嗣豈能不取者乎○公明賈亦
衛人公明姓賈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
初季武子與臧紇善武子無適嗣庶子公鉏最長武
子謀于紇立幼以公鉏爲馬正鉏怨之孟莊子素惡
紇病且卒嗣未定其御豐點語公鉏曰能立庶子羯
者請爲報臧氏孟莊子卒公鉏謀立羯會紇來哭
之哀羯告季氏曰臧孫將爲亂紇懼而設備及孟氏
葬除墓道紇助之以甲從羯又以告季氏季氏怒攻
臧氏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其弟臧賈臧爲奔鑄紇
復如防使弟賈納蔡龜于魯請立後賈使爲爲遂自
請魯人乃立爲紇去奔齊按臧紇之始奔也得罪于
季氏非得罪于魯君也卽云斬關罪不至不祀何必
請卽請何必以防防臧氏私邑也以據也據防將叛

也欲魯復己而以請後爲名不可則叛及其弟立有
貳志紇計沮乃棄去非紇本意也故夫子追論發其
隱如此如舊註所云可不待聖言知矣
表記云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
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三違而
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不曰要君吾弗信也臧紇違
不出竟據邑請後故曰要君
防魯北鄙邑近齊今山東沂水縣東南有防城
子曰晉文公譎厥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道之所忌莫如譎譎詐也正直也齊桓晉文二公皆

霸主行事假仁義各自以爲正而原其心則皆譎譎
不離正正不離譎聖言妙于闡幽也不正者譎之至
不譎者正未純伯仲反覆之間耳先文而後桓者春
秋所惡莫如晉所惡于五霸莫如晉文主盟八年書
十有八事皆陰險刻薄世儒耳食不察也觀此後數
章皆舉齊桓管仲之功而于晉事畧不齒聖意可知
當世若無桓公開先定局以晉文之譎宜無不爲而
遑恤王室與同盟乎東周十二諸侯苟延殘曆皆九
合一匡所留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齊桓
公正而不譎之大者齊雖不朝葵丘下拜猶知有禮

晉文召王請隧睥睨大物不有桓公正始重耳何難
作俑齊之霸也仲父管仲學焉後臣經營數十年而
後事集重耳亡命反國數年枝梧補葺皆秦人卵翼
成事納襄王敗楚師崛然暴起其創造規模不及齊
遠甚葵丘五命居然王者之言有六經風範晉世執
牛耳何嘗聞此嘉謨桓公九合存三亡國伐楚平戎
不以兵車有安靖之功而晉文城濮一戰譸張反覆
株連曹衛宋離散其君臣而瓜分其國鄭世子叛父
歸齊桓公以大義拒之而晉文聽衛臣之訟以囚其
君魯哀姜齊女私于慶父弑閔公齊桓公數其亂取

而誅之境外而晉文親納弟婦辰嬴凡此皆正與不
正之大者他可知也
晉文公名重耳晉獻公庶子也齊桓公名小白齊襄
公庶弟也二公皆篡弑得國事詳春秋傳五霸之霸
也二公爲盛夫子作春秋紬五霸而尤惡于此二語
春秋大義具矣孟子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諸傳穿鑿附會從臾桓文始于左氏之僞爲丘明而
紛紜于諸儒之凡例至謂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
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離經害道無稽之言也
晉姬姓侯爵成王取唐堯故地封其幼弟叔虞國于

冀南有晉水故號晉即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十一
傳至昭侯封其弟成師于曲沃爲桓叔即今平陽府
曲沃縣再傳其孫稱是爲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
賂周釐王得命爲晉侯武公生獻公詭諸獻公生太
子申生惠公夷吾文公重耳晚得驪姬生奚齊卓子
殺太子申生而重耳夷吾出亡獻公卒大夫里克殺
奚齊卓子夷吾反國爲惠公卒子圉立爲懷公重耳
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故秦人納重耳殺懷公是
爲文公從行者五人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犨在外
十九年反國年六十二矣即位九年卒其子孫爲諸

侯盟主百五十餘年春秋終而晉衰六卿强後六世
分爲韓趙魏三國晉亡
齊國見第六篇桓公事見下章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曰未仁子路以已意斷之也子路謂管仲未仁論心
術也夫子謂如其仁論事功也子路以管仲死爲愛
子糾夫子以管仲生爲愛天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非較勘到十分當死不責人死非較勘到十分不

當生不怪人生此天理人情之至也死所重于生者
爲臨臣子之大節也子死孝臣死忠萬無一可生則
死之若尋常交遊意氣無君臣父子之分患難相隨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如有濟可也不死無益不可也
今旣無當死之義而死又無濟不死且有功聖人何
苦責人必死乎所以與其仁正以釋其不死也
齊襄公無道國內大亂子糾小白皆襄公弟鮑叔牙
與小白奔莒管仲召忽與子糾奔魯各因其母家也
未幾公孫無知弑襄公自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
無知使人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以兵送子糾
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戰管仲射小白中帶鉤小白
佯死魯送子糾者行遂緩六日至齊而小白入矣發
兵拒魯師敗于乾時絕其歸路脅令殺子糾索管召
魯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歸于齊鮑叔
牙與管仲有舊迎之堂阜脫桎梏薦于桓公委政焉
桓公之霸皆管仲之力也者書五十八篇曰管子○
初齊襄公之亂鮑叔召忽管仲名以安國家自負是
時小白子糾嗣位未定非素有主臣之分也管仲嘗
自言夷吾所死者社稷破祭祀絕非此不死初志已
然非中道食言也家語孔子云子糾未成君管仲未

成臣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過于取仁未
足多也即此章之意九與糾同春秋傳作糾與鳩通
詳後諸侯爭戰民皆屠戮管仲相桓公爲盟主糾合
諸侯使勿相攻所以糾合者惟脩好會設約誓伏信
義其力本强而不恃兵車故諸侯率從所謂定三革
隱五刃而天下服者也管子書言桓公初年欲用兵
仲輒止之其作軍令寄之內政曰知予之爲取者政
之寶也故以不戰爲强如伐楚得盟即止狄伐邢衛
病杞寧遷徙周卹終不與戰戎伐周火其東門第往
平之雖是籠絡詭計即是保民大恩諸侯合則天下

安兵革不用則全活衆聖人好生故亟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言孰如管仲之仁者而顧謂未仁乎大抵仁道至大不主一端聖教多術不爲典要論管子存心假公濟私非仁者之心論管子行事依傍天理卽仁人之事心不可見而功不可掩如楚令尹子文齊陳文子不許其仁論道德以心也管仲稱其仁論事功以實也仁存于中以無爲體但涉一私卽礙虛體仁發于事以有爲用但濟一物亦是實用聖道主濟世故惓惓望諸賢如或知爾管仲有功不愈于死而無聞者乎但聖門爲仁脩已以安人管子務安人而

不知脩已無體之用所以羞其假也

古文多通用九數也易一三五合曰九陽數極于九故數多者常稱九鳥惟鳩多族而能變化象老陽故文从九說文鳩聚之九作勼加勹以別于數之九也莊子云禹九雜天下之川讀平聲與鳩通書云方鳩僝功王制農田註疏云九夫爲鳩鳩當一井又讀上聲與糾通絞察也周禮小宰云凡宮之糾禁詩云糾糾葛屨又云其笠伊糾皆從結之意故春秋傳展喜犒齊師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卽九合也謂糾結之使合邪爲引穀梁傳云桓公衣裳之會九其餘皆兵車之會考之春秋齊桓之會何止九凡經書會誌無

王耳誰問兵車與衣裳也此諸傳訣霸之陋說聖人所僅取惟不以兵車奈何更言兵車之會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平聲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勇者輕生故責管仲不能死子貢達者重生故責管仲不當相霸把也霸諸侯把持諸侯自爲盟主也一齊也匡正也天下傾危能糾合使就匡正也管

子書有大匡小匡桓公嘗以自稱夫子就其言稱之云爾當世諸侯無王自桓公首事葵丘之命居然王者風猷五霸相循二百餘年託會盟大小相維雖詐力如重耳召王請隧而竟不敢移周室强如楚横如吳越猶以盟相要天下雖亂冠履猶存諸夏未至淪爲夷狄皆桓公管仲先立之標也以迄定哀之閒五霸將終而冠裳不改五命之烈猶存皆管仲之賜也微無也言管仲若死于子糾則當時無管仲卽無一匡弱肉强食如蠻如髦豈至今日被與披同散髮曰披衣衿曰衽華俗衿向右夷俗衿向左被髮左衽猶

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之意非攘夷之謂也管仲爲仁之心雖不可信而其近仁之功亦不可泯皆不死之所留也大丈夫死必爲社稷生靈有濟不然則無死故晏嬰不犯崔杼之難吴扎不正僚光之逆聖人不督過之若但踐然諾負氣而輕生是匹夫匹婦偏信之諒也小信曰諒知其一不知其他達人豈爲之蓋忽之死固一道也仲之不死又一道也無召忽之死無以勵管仲有管仲之功亦足謝召忽變而通之全其身以爲天下所見甚達若忽死仲與俱死如匹夫匹婦一倡一隨生同室死同穴爲諒而已夫誰知之管仲惟不然故天下萬世知有管仲此聖人至公平之論

或謂被髮左衽謂桓公攘夷非也自犬戎殺幽王滅宗周春秋爲夷猾夏作是矣然考諸春秋夷狄爲中國患者無幾如戎伐周侵齊魯侵曹滅衛滅邢病杞齊桓公北伐山戎救燕遷邢衛皆世所謂攘夷也然而有名無實春秋不齒世儒轉以楚爲夷服楚爲攘夷夫楚本非夷也而齊晉亦未嘗能服楚也世儒强執譏霸無稽之說詳春秋畧見八佾篇

匹夫匹婦謂庶人無妾媵一夫一婦相匹而已風俗

通曰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諒猶諒陰之諒書作亮小明曰亮今人謂天曉曰亮謂心照[redacted]曰諒亮者明也諒者信也[redacted]君子貞而不諒卽匹夫之諒小明小信也孟子曰君子不亮[redacted]也管子書云小諒者不能大立仲所自期也史記贊云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自殺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卽此意經縊也自經溝瀆猶言死溝壑也爾雅水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指生瀆也左傳魯殺子糾于生瀆召忽死之史記作笙瀆魯地名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衞大夫僎初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所得與文子並立公朝者文子薦與之同升也文子死而謚曰文非必以此而夫子特据此事實之見人臣以進賢爲先也大夫僎明有家文所以僎明也苟嫉賢妒能則曖昧甚矣如臧孫辰亦謚爲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行同穿窬是爲竊位可以爲文乎春秋時世官大夫蔽賢文子此舉有光明俊偉之度故聖人稱之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
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制其班制以與四鄰
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按大臣不佐君恤民
爲粥于家以市私恩其惠不足稱也齊豹之亂公如
死鳥以死衛君不見于經傳脩班定制卑禮厚幣以
事盟主春秋諸大夫其誰不然孟子所謂人役也奚
文之有故夫子但舉薦賢一事實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子言靈公無道不寧其事父子夫婦之倫不正其大
者聖人不顯言厚道也非與康子言而康子問焉是
時魯哀公幼昏康子專恣違諸大夫之議伐邾招吳
師魯國多難夫子語以國無道用人爲先猶稱鄭爲
命之意吳季札嘗悅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
發公子朝云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靈公不能用用
此三人三人者皆私寵也仲叔圉卽孔文子觀其處
大叔疾孔姞之事生平可知祝鮀有口才夫子謂其
佞王孫賈以媚竈要夫子其人皆可知而小人未嘗
無材善任器使皆足效一割之用靈公無道不忘賓
客是猶能睦四鄰也不忘宗廟是猶知有根本也不
忘軍旅是猶知有戒備也三子小有材而同心協力
故能枝梧旦夕曰奚其喪亦宜喪而不喪之辭如病
人服刼劑終非養生之經大抵用當其材頑石可以
攻玉枉其材騂驪不可以執鼠同使靈公能委任蘧
伯玉史魚諸君子國長治矣何至纔世之禍乎聖言
蘊蓄類此

治幹辦也賓客鄰國之使待賓客有禮則不啟釁而
諸侯睦宗廟國之根本也古者國有大事聘享必于

廟祫禘烝嘗必合羣臣百姓以尊尊親親爲聯屬人
心之本故禮云宗廟嚴則社稷重非事鬼神求福之
謂也周禮大祝掌六辭賓客之辭命皆出于其手如
定公四年皐鼬之會衛人先蔡以祝鮀之辭也定公
六年鄟澤之盟衛靈公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王孫
賈朝國人而問之遂背晉則賈之習軍旅可知也三
子人品皆卑而材藝皆可用論品雖才不掩其卑論
才雖卑不沒其長非聖人至明至公何肯言此

衛靈公名元衛襄公子也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當今
之君孰爲最賢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

曰吾聞其閫門之内無別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
論私家之際也公曰何如對曰靈公之弟曰渠牟其
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
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靈公賢而尊
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必起而治之無事
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
衛靈公郊舍三日必史鰌入而後敢入雖次之賢不
亦可乎猶此章之意
王孫賈衛大夫靈公使之典軍旅嘗從靈公與晉大
夫盟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晉人曰衛吾温原也焉衛言

小比晉下邑焉得視諸侯挼去聲尊靈公手公欲叛晉患諸
大夫不從公孫賈要諸大夫國人從公子質于晉將
行王孫賈問諸大夫國人曰若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
後質何遲之有乃叛晉晉請改盟弗許
仲叔圉即孔文子與祝鮀俱詳上篇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惟其能恥所以不言
而躬行苟無恥則信口誇誕原無爲志亦不待觀之行
事知其難踐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
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哀公之世三家專魯公室如贅旒夫子憂之久矣屬
鄰國有弒其君者聖心岌岌然如將在魯也蓋哀公
之昏不啻簡公季氏之横何異陳恒是時夫子年已
七十有一禮七十者非有大故不入朝茲沐浴而朝
告于哀公請討爲大故也諸侯伐而不討此無君之
賊人所共討也爲齊亦以爲魯也夫子豈不知哀公

不能主三子必不從顧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苟
目擊其變而寂無一言則天生君子之謂何矣時勢
事理自不可無此一請及請而公不能主三家不聽
魯事可知矣故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言我爲臣尚爾況爲君者不能自主乎所以警哀公
也再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言我爲告老
之大夫尚爾況爲執政者乎又以警三子也不敢不
告一語聖人畏天憫人之隱衷天下萬世名義所關
縱賊長亂恬不知懼誠所不敢也卒之哀公死于有
山氏春秋以是年絕筆西狩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春

而陳恒弑君卽是年夏誠不忍復言陳恒與三家之
惡蚡𧊒而絕筆也故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千載之下撫卷沈思猶堪殞涕春秋
與論語傳寫聖人心思讀者貴知心世儒動稱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先發後聞如對癡人說夢矣
簡公齊君名壬景公之孫悼公陽生之子初景公卒
安孺子立陳乞鮑牧弑孺子立陽生未幾鮑牧又弑
陽生齊人立陽生之子壬是爲簡公初簡公與父陽
生俱在魯闞止有寵及卽位使闞止與陳乞之子恒
爲左右相陳恒殺闞止幷弑簡公孔子三日齋請伐

齊哀公曰齊强魯弱子之伐之若何對曰陳恒弑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
子告季孫孔子退而云云○初宰我仕齊陳恒弑簡
公遂殺宰我故李斯短趙高于二世曰田常爲齊簡
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
弑簡公夫子此告其亦師弟同讐之誼與說者顧謂
宰予助田常誣也或云闞止字子我訛傳爲宰我耳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無欺而犯非兩時也無欺爲主直諍曰犯犯乃勇者
之常勿欺謂求信諸心也苟未自信于心率爾妄發

是欺也自反一毫無欺則誠無不格可無事于犯卽
有時不得已而迕觸忌諱惟以達勿欺之心而已犯
干瀆也犯上罪也忠憤所激窮迫無聊遂以得罪禮
事君有犯無隱卽此意
子路之欺與他人異勇者氣浮輕發而不能闕如夫
子嘗惡其佞斥其行詐以此臣子在公每事宜覃思
竭慮勿冒昧率爾誠意懇到自然從容不迫所謂切
偲怡如何至于犯故語以勿欺使持其志而平其氣
也猶誨汝知之之意而犯之之者還就子路帶言非更
敎之犯也或云僞言不直曰欺直言無隱曰犯語勢

一正一反教子路盡事君之忠戒欺君之僞也按子
路素以忠信聞何至欺君勇者而又教之犯是誨亂
也聖言約而婉解者未達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庸言庸行篤實謹守不越素位而日新月盛漸
進于高明小人競名趨利之心勝而反約之功微自
謂高世絕俗而驕恣放肆乃近禽獸凡言達者漸趨
罔覺也君子上進如晨向旦至于日中小人墮落如
晝向晚至于昏夜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無二術古今同也而所與之心不同者之言這也古之學此自爲也今之學此爲人也各從心曲隱微分判同此五倫古人爲盡性今人爲好名同此六經古人爲傳道今人爲習舉已最宜玩味篇中言克己脩己反己恭己正己求諸己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我卽己也天地間惟有人人惟有己明乎己而天下無餘道矣盡乎己而天下無餘學矣

蘧（渠）伯玉使（去聲下同）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夫子何爲見使問主之常辭也使者之對出意外不述所爲之事而曲道其向善之隱衷又不曰爲善而曰寡過旣曰欲寡又曰未能悠然有反躬克己惟日不足之思卽使伯玉自道己志何以加此深達學問之要不獨應對之善耳未能字緊根欲字惟欲寡過者常自覺有過夫子于旣出而歎之誠有味乎其言也聖人氣象從容深遠似此

蘧伯玉衞大夫名瑗（院）夫子適衞主于其家史記云孔子所嚴事者于周老子于衞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莊子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而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不以闇昧廢禮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夫子之言已見泰伯篇曾子之言述周易艮卦之文辭也記者以類附之舊本合爲一章艮爲山有止象說詳易思者心之神明不出位者止于其所也心不失官則止于其所心止于其所則自無不在之謀苟思慮朋從則身在江湖心遊魏闕往來憧憧矣夫子

言涉世爲下之事也曾子言事心爲學之事也然爲學不外涉世人當隨時隨事而存其心也子思云君子素其位而行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世謂孟子受學于子思子思受學于曾子以此蓋曾子得之夫子夫子得之義文其旨同也

易艮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卦三畫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如山在地上止而不動六畫則兩艮如兼山並峙君子觀象知人心隨感敵應如山之止身在卽位位在卽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安于所寓父子君臣仁敬孝慈得其所止守分循理坦蕩

自如而官止神凝屹如山立是以爲民蓋思者心之官不思則昏妄思則擾能寂能惺思其所當思而不思其所不必思則心守其官神不離舍矣君隨耳目應綠流浪遷徙如官長不坐堂上親詣六曹與吏胥爲伍何以臨民而聽治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一恥一過皆甚之之辭以矯其偏也言不恥不謹行不過不力恥僅足以矯放過僅足以補不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仁知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憂惑懼三者人心之大害也有三德自無三害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道言也君子道者君子所常言者也君子常言仁君子本仁者也常言知君子本知者也常言勇君子本勇者也知仁勇者德之名不憂惑懼者德之實也君子實踐其言我未能則何敢言蓋因子貢不行而言故自述以警之聖人雖仁知勇兼至而卒未嘗忘憂惑懼之慮況學者乎子貢不達但云夫子所謂君子之言是夫子自言也天下孰有言無遺行如夫子者乎此因上章恥言過行類記之下承以子貢方人皆教之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比方人物之賢否與知人異知人者知人之賢以爲效法之資方人者專評他人而疏于治己所以蔽也賢乎哉者因方人教之自方也賢猶勝也我不暇謂自治無餘功也家語衞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歷舉顔回以下至高柴十餘人行事對又告于夫子夫子善之亦舉伯夷叔齊以下至羊舌大夫十餘人以告此所謂知人爲觀法之資也方人

君子不暇不知人亦君子所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人之知己知其所能也己之見知于人以其所能見知也能謂學之成也己能而人不知責在人己未能而望人知烏可得故君子患在己不患在人

此語凡四見學而篇與里仁篇語畧同此章與衞靈公篇君子病無能語畧異皆欲人自脩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迎也億度也詐有機械陷害之意不信者唯諾之閒失實耳覺者自然之明抑轉語也聖人本天理人

情至公無私以待天下雖有揆度亦不爲逆億有所揆度而不售小人之罔亦不害爲先覺所惡于逆億者以忌刻之心待天下疑所不必疑在已先詐不信矣猜疑恍惚焉能照物之情即使偶中以揣摩勝人爲得賢賢猶勝也惟是平心應物以詐不信來自無逃于易簡者之覩蓋虛自惷公自明靜正無物物來自覺狐狸之魅人不能察者情勝也鏡能照之者無心也易曰知幾其神所以爲賢然此論君子待天下之心云爾若夫舜喜象周公用管蔡何病于不覺孔子畯亡聽言觀行亦何害爲逆億不然欲如土木無

情自覺亦無此理欲盡發不見之隱萬無一失又何必然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微生姓畝名或云即微生高栖栖如鳥戀枝不甚之貌佞如佞佛佞倖之佞工爲媚悅也固執滯不通也巧言令色與世周旋微生所謂佞也高蹈遠舉遁世獨立微生所謂不佞也頑然木石不關痛癢夫子所謂固也萬物一體立達與俱夫子所謂不固也若鄉原之不固則佞矣若沮溺之不佞則固矣佞者小人之尤斷然不爲故云不敢固則疑于君子而不通方故疾之微生蓋高年而隱者其問甚倨夫子對之甚恭無譏刺意

學道最忌固讀書固則隻字不可通處世固則一步不可行聖人至處亦惟無固所以無可無不可子云學則不固顏子好學所以知幾知幾則不固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孔門教學典刑自三五帝王降凡開物成務戡亂致治皆以才然皆德爲主以運其才至五霸尚功名專任才而遂流爲權謀人心世道壞矣夫子正六經

發揮天命人性三德五倫之教一以德爲主雖以魯之式微而忠厚猶許其至道齊雖强而尚功力僅許至魯皆論德不論力也故管晏孫吳輩雖多才非聖人之徒藝如冉求無能改德猶鳴鼓攻之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正爲此也故皋夔周召譬之良驥德力兼全也管晏孫吳如踶齧之馬有力而德不足者也後世南宋理學諸臣如馴服之馬有德而力不足也不得已寧爲馴服之馬所以宋室雖亡天理人心猶在

○驥良馬名驥善走而調良無詭銜竊轡泛駕破轅之病善走而踶齧者凡馬耳驥所以貴也荀子云驊

騷騏驥纖麗騄耳古之良馬也後世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又云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坷多辛酸皆以良馬比君子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德報怨者有心矯世凡怨必以德報之也何以報德者謂怨且以德報又何以報有德者乎以直報怨至公無私也以德報德雖私卽公也君子寬平樂易無一毫忿恨于胸中聖人每云遠怨云怨希云家邦

無怨怨非仁人樂易之懷不能大公順應而挾忿偏主卽是不直直順也順理曰直合天理當人心而已懷私報復有意刻薄固非直有意矯薄爲厚亦非直用舍予奪順理直行以此報怨則怨而無怨報而無報豈得謂之報怨乎若夫德則必以德報之委曲從厚如父子相隱天理合當不爲偏曲雖加厚不爲嫌大抵忠厚之心不防少增刻薄之心毫不可有愷悌溫良方是聖賢學問道德不遠人情聖人以人情爲田所以爲中庸之至德也此章與答葉公論直皆近情之論過此以往則爲行怪解者動引禮與春秋復

君父之讐謂聖人有必報之怨夫君父之讐世上有幾此論士君子涉世存心之常耳未可引君父爲例教學者脩怨也春秋世諸侯脩怨所以大亂南宋諸儒恥其君屈節事虜忘徽欽之讐經筵進講春秋必以攘夷復讐持論學者師宋儒而不通變强聖言附末議失之遠矣說詳春秋禮記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何意人知歎不知己者歎其不知道也卽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知德者鮮矣之意聖人身卽是道民

可使由不可使知知我者將與我共偕之大道之中也子貢英華大著有希世之心君子黯然日章莫知而知乃爲天知自歎以教子貢也此章乃聖學宗旨性命實際微顯無間所謂素其位而行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也聖學安身立命在此若夫枝葉形迹與世作緣皆怨尤之私僥倖之計標新炫奇急人知而名者也聖人不識不知術術無累道不離子臣弟友位不辭貧賤患難尋常日用時習不厭所由卽著所行卽察視聽言動卽是神能性命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是則聖人而已矣故曰默

而識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且不自知何況人知之惟無聲臭之表不覩聞之中脉脉妙合蓋世間無天外之人無命外之性聖人猶人耳惟其同體太虛先後無違所以默契若夫見聞影響如子貢多識之學不離世緣與天道無言行生尚隔可以人知而不可天知也

不得于天而不怨不合于人而不尤正是無心境界不怨不尤者反求諸己也即下學上達之心下學而上達者功先爲己即是不怨不尤之事易曰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下學者人事也上達者天理

也凡可見可聞可思慮者皆下學不可見聞思慮者皆上達無時無處無下學即無時無處非上達此中庸之至德非待下學畢而後上達也先儒云饑時喫飯倦時眠只此脩行玄更玄禪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擔柴即下學而上達之意

或問朱子云聖人何須下學答云休說高了聖人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如此便涉有心其實聖人何嘗離低若謂聖人不學則是兀坐若學豈外人倫日用人倫日用是低便是下學即此達便上不達只是[illegible]如民可使由之是下學不可使知之秪爲不上達由之而知之便下學而上達矣謂聖人上達不下學是聖人知之不由之也不由將知安頓何處此立與教子路對棄公章參看其旨精微而其言不離乎常所以爲下學而上達也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以此後儒講學玄之又玄矣

道不離器上下者一物而有高卑之名如水有清濁上爲清下爲濁其實一水也元炁輕清上浮爲天重濁下降爲地此道之大原也故但可言上下而不可分精粗彼此然則下學宜何先曰先行世儒誤解格物致知謂學先知而後行是以知爲下學行爲上達

也易云知崇禮卑禮履也即行也崇效天卑法地乾知坤作知無爲行有迹聖人知即是行衆人行而不知故曰知我其天學者求知必先行有行而不知者未有不行而能知者也子路聞斯行之知德者鮮故夫子誨以知子貢不行但求知故教以行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然後知也孟子云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自後儒先知後行而學術荒矣天下知而不行者何多也人匪草木其誰無知凡論[illegible]開示諸賢皆語以行事不言性與天道尚行也其

自言惟曰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故行著下學也[illegible]皆上達也聖人生而知之學者强恕而行之[illegible]也以習孟子之言性也以才皆下學上達一貫之言也二氏語上遺下先知後行故荒唐無用終歸[illegible]之非聖人之教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門諸賢多仕于季氏者使皆與季氏相得何足以表諸賢子路得謗自是伉直不阿黨于冉求遠矣愬

譖也季孫桓子斯也夫子指季孫固有惑志謂惑不可解也殺人而陳其尸曰肆貴者肆于朝賤者肆于市伯寮之愬不言所事按定公十三年子路爲宰謀毀三桓城邑收其甲兵故季孫帥師墮費叔孫墮郈皆子路之謀也公伯寮之愬蓋以此故叔孫不肯墮成子路遂去仕衛嗟夫三桓之無君久矣子路與其死于衛也無寧死于魯乎夫子蓋深有望于二三子之仕季氏者而伯寮愬行是天不欲造魯也子路去冉求無能改于德而魯竟不振嗟夫其與命也夫天行曰命道之興廢關國運盛衰非一人一家之事也子路墮三都正夫子攝相之時季孫惑子路則夫子之去亦可知故云將行將廢不獨子路耳所以[illegible]樂一受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云君子所爲衆人不識嗟乎其眞不識也哉故借命曉之朱子謂聖人卽命不宜言命然則聖人卽道將不言道乎但聖人知命樂天君子俟命畏天耳

史記公伯寮字子周孔子弟子朱子以其愬子路疑非門人按陳亢亦弟子而賢子貢於仲尼冉求聚斂聖人未嘗無誨謂之非吾徒則可遂諱其爲門人亦不廣矣聖人不忍爲一弟子殺一弟子所以委諸命

耳○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孟氏之支庶孟獻子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賢者指當時高尚之士辟避去也所避有四事避世者擧世昏亂無國可仕所謂諸侯有善其辭命至者亦不就也其次謂世雖亂而猶有善國惟避其地之不可居者耳其次國雖亂君能禮賢猶未去及禮貌衰色不善乃去也又其次禮貌旣衰而又有不善之言乃去也此皆賢者知幾觀變明哲保身之事夫子

士三房巨擘辟世辟地辟言辟色者凡七人矣作館
見幾而作七人謂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
丈人皆不知姓名故撮舉其人數並云作者之謂聖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七人猶伯夷云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將安適歸之意然則何獨遺文武乎明
指上文賢者言作起也去則起也猶變色而作之作
下章繼以晨門荷蕢可知蔡氏云味其語有天地閉
賢人隱之意朱子分作者句別為一章今仍舊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不可而為之者與

晨門昏閉門晨啟門關吏也蓋賢而隱者承上作者
類記之不知姓名即事以名也自從也不可時不可
也為之行道也晨門雖譏夫子實是夫子隱衷春秋
之不可復為唐虞三代夫子知之矣顧何忍遽棄之
如慈母愛子子病不起終不忍立視苟有用我者何
時不可為篇中記七人所言皆有至理故記者備錄
之以見聖道之大

石門齊地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今
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
門東西相向可通行人相傳為子路宿處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塊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
厲淺則揭器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荷蕢素知孔子非待聞磬始知也朱子謂聞磬為他
心通迂也春秋之有孔氏人皆知之孔氏轍跡徧天
下居衛久所寓之門豈荷蕢而不知乎既知孔氏之
門擊磬者非孔氏而誰擊磬亦偶然事謂之有心者
不指擊磬指其人也如云有心哉孔氏乎云爾解者
遂謂聞樂知心亦迂也有心謂未忘世憂憤託音抒
寫耳鄙哉硜硜譏其留連世故也深厲淺揭譏其不

識淺深也列石渡水曰厲褰衣曰揭則猶宜也言宜
識時不宜膠固用則進不用則退久于衛不合則當
去今不察淺深求濟是鄙而固也其言雖譏寔是夫
子本懷故夫子亦無以非之第就其言答曰果然哉
天下無邦無所往難矣聖人無可無不可硜硜正其
所鄙末之謂無往也難矣猶云行路難也末之應斯
已而已難矣應深厲淺揭借其辭以寄慨而不自白
不得已之情隱然言外猶云喪家之狗然哉之意舊
解謂果確忘世不難夫忘世未易也彼以硜硜譏夫
子不宜又以果確敵應味其所言亦不似果雖不深

相知而其言未嘗不是故答之如此
磬以玉或石爲之考工記磬氏爲磬其形倨句如人折腰之狀故俯躬謂之磬折也大者倨長二尺七寸句長一尺八寸特縣小者編縣十有六爲一虡儀禮笙磬在東頌磬在西○肩任曰荷蕢與塊通土連草曰蕢詳見第九篇荷蕢農圃之流不知其姓名卽其事以名之蓋賢者也厲與列通禮記厲山氏卽烈山氏或曰厲者止不渡也讀如周禮厲禁之厲遮列也或云水及帶以上爲厲膝以下爲揭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高宗商王武丁中興賢君也周書無逸曰其在高宗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陰天子居喪之名諒亮通明也不昧曰亮不見曰陰陰暗也猶言昧爽昏明之交孝子三年憂慼昏昏默默故謂亮陰猶詩云不出于耿也不言謂不親政事發號令也孟子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非喪事不言子張疑此禮難行夫子据禮解之君所以得三年不言者有冢宰代爲之言也蓋凡禮有制有情違于禮之制者能守禮達于禮之情者能行禮孝子愁居默處三年不出令者禮之制有時乎不得不言而心不忍言者禮之情也君不言而冢宰代言百官總已以聽者禮之制冢宰有時乎不敢專而不得不請于天子者又禮之情也夫子亦据禮之制告子張而禮之情隱然自足於言外矣
註疏云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氏訓作梁庵卽倚廬鑒也三年註疏引杜預之說王喪卒哭除服三年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杜預酷信左傳据所引數事影響猜度未足爲徵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

斬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未言天子旣葬卽除服也若天子七月葬卽除服此後日月當服何服服除則不寢苫不枕塊不居廬又不聽政深宮燕處而稱心喪欲以何爲禮惟師心喪無服而爲此名也夫喪孰非心而獨師乎故名心喪者無服也豈有親死可以無服靜處乎此卽後世以日易月之意非古也總已總已職內大小事一聽冢宰處分周禮天官冢宰首六官帥其屬而掌邦治佐王均邦國者也冢大也山頂曰冢裁割曰宰百官約言非謂官止百耳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明堂位云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考之周禮天子之官公卿大夫以至上中下士共官二萬五千二百六十有奇諸侯之官不與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聖人論治惟禮爲要二十篇中言禮不一而足是乃脩己治人之本好禮者以溫恭退讓之精神運爲綱紀文章以柬民之涣作民之情揉民之傲恭敬之心民所固有上好下甚則禮讓之風興矣使非奔走也卽草上風偃之意好與易相默應禮本嚴肅好之爲難惟克己能復禮惟盛德之至能周旋中禮恒情常

畏而憚之老氏謂爲忠信之薄其流爲任放無檢則亂矣聖人爲學爲政必以禮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危所係奈何弗好蓋欲之害人也甚于寇盜而禮之衛人也固于城郭樓櫓雖密猶虞其踈隍塹雖險猶恐其踰未有厭樓櫓之大密隍塹之大深者人苟視欲如寇守禮如城雖終日百拜猶恐其逸三千三百猶患其簡況厭而不好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萬物皆備于我矣己卽我也脩整飭也整飭得己完卽盡人盡物參贊位育皆備矣是爲成己凡己所以壞欲動情勝皆迷無檢則一切道德事功皆廢而己爲行尸走肉同禽獸耳天生君子謂何故己不可不脩也脩之則以敬敬者動必以禮神常守舍惺惺歷歷不爲小體狀蔽外物牽引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凡所注措無不合宜庶事咸理安人安百姓舉在脩己內矣人對己而言百姓盡人而言子路麤率任氣故以此斂之蓋己卽身也敬以脩己卽大學心正而身脩也安人安百姓卽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曲

禮云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中庸云戒愼恐懼成己成物篤恭而天下平夫子告顏淵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聖人視己甚大非孑然軀殼之爲己非寂然煉形爲脩己堯舜脩己之敬非不足而安百姓之心終無窮百姓未必能全安安百姓不足卽是脩己分量不足故曰堯舜以上善無盡有盡非道也見道有盡非聖人也文王望道未見夫子自以于仁聖二十篇中謙謙之辭不一而足非託辭勉人耳道固然也釋氏亦云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夫衆生豈能盡度踏襲此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
爲賊以杖叩其脛

聖教莫大于禮行禮莫先于敬承上好禮脩己以敬
而記不學禮之戒也原壤孔子故人無禮曰夷夷與
遲通俟待也禮迎賓必違其位相揖而進見先生必
趨而進壤見夫子陵遲惰慢不起立不拜不揖曰夷
俟言不發也由其平日任放廢禮故夫子數其生平
責之不孫弟不遜讓而失弟道也少不學禮故長無
稱述今年老久在人世無益而反害賊猶害也害
禮也三語舉平日不獨指夷俟耳杖夫子所自扶也

脛脚骨也叩微擊也檀弓云原壤母死夫子助之沐
椁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
然執女手之卷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
曰子未可以已乎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
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蓋不孝之罪大聞之斯責之矣
責之斯絕之矣故若爲弗聞也此夷俟之罪小可不
至絕故直數其事聖人處友曲全如此蓋彼惟于夫
子前放歌亦惟于夫子來夷俟狂者恃聖人知已惟
聖人能函蓋之彼憤世之拘瑣而竊聖人易簡之旨
偏用如老莊瞿曇皆所謂好智不學而爲蕩好剛不
學而爲狂者也非不愛其親也非不敬其長也彼直
以禮法爲牽纏如衝風之巨羽破轅之快犢惟有天
高地闊足以範圍而馴擾之使各遂其生故居喪而
歌若弗聞也子桑伯子大簡亦未嘗不可之曾點於
季孫宿死倚其戶而歌狂態亦相似而聖人終與點
猶大德容何所不包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間
義理皆夫子七十以後從心之矩難與初學言故記
者表其杖云

註疏夷俟箕踞以待也會叩脛意解按夷俟猶言尸
居夷平也凡尸事稱夷偃仰不動之貌記云男女奉

尸夷于堂尸牀曰夷牀衾曰夷衾槃曰夷槃聖人寢
不尸不偃仰也壤見夫子來据牀偃仰不動如尸亦
箕踞之類而卽箕踞訓未確狂者土木形骸侄不爲
禮之狀()杖以扶老古者六十杖于鄉原壤稱老夫
子謂之曰不弟則夫子年愈長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
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承原壤不弟類記之黨以闕名爲其童子不知禮
也年十五以前皆稱童將命夫子使童子傳命也益
者謂來學求進益者也先生謂長者居位坐先生之

位也並行比肩行也禮童子侍立不命之坐不敢坐則隅行則隨今居位並行非禮也欲速成欲爲成人也年少傲慢正爲不求益故使將命學禮馴擾其習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躐等長傲終非令器聖人惟溫恭堯子不肖惟其傲耳

闕黨以義起名猶達巷互鄉之類闕猶損也與益反闕思補則求益矣吾黨之小子不知所以裁之故夫子設教處稱闕里荀卿云仲尼居于闕黨闕黨子弟罔不知有親者多取孝弟以化之家語孔子始教于闕里顏路始受學古君門亦稱闕言人臣望而思闕

也西北乾方不周謂之天闕故昔人有補天之說聖人崇禮設教輔世淑民代天行化而補其不足也是名闕里括地志云闕里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水經註謂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殿之南闕闕里之義本此按靈光殿漢景帝子魯恭王所建何足爲徵强附會之也

論語詳解卷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〇貧莫如原憲豪侈莫如時君故次衛靈公

郝敬

衛靈公問陳扶聲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現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春秋世主惟知仲尼習禮博學多聞而已矣故晏彌謂齊景公云孔丘知禮而無勇靈公此問亦欲傲以

所不知夫子嘗言我戰則克冉有言學軍旅于孔子此對云未學何也世主好戰聖人每思去殺靈公所問適與願違故以未學辭之也其以俎豆對何也俎豆之事即禮也聖教脩己治人惟禮扶危定傾惟禮記云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靈公壼範不脩父子相夷惟其無禮也俎豆禮器也事陳設之事也軍旅亦陳設之事也明乎禮儀三千三百則軍旅行伍皆粗迹也以爲陳則湯武之師也易云師出以律律禮也記云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善將者敦詩書而悅禮樂振旅

于樽俎之間而已故雅歌投壺射不穿甲者爲世□將豈非俎豆軍旅事本無二乎其明日遂行何也初夫子去魯居衛最久所以啟沃靈公者詳無弗詳使公能用豈待今日使公知夫子何發此問夫子久于衛以靈公際可庶幾知禮者雖不能用猶重所學今据所問則趣舍頓違衛政流散而君所好又若此去所以決矣未幾而南子宣淫蒯聵謀毋靈公死輒父子操戈好戰無禮之流禍聖人知幾其神矣去衛將適陳入楚也是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將往而陳蔡畏楚以兵圍之七日糧絕子路愠見不平之意見于

色也君子亦有窮乎言爲善者未必得福怨天尤人之意而夫子之答甚悠然君子固窮言時運有否泰聖賢不能違也如湯囚夏臺文王囚羑里周公居東安能必所遇皆通但能知命順受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耳大抵詘伸有定數即是定理君子視理數爲一故順理以忘數小人視理數爲二故逆數以違理

俎豆之事即是禮非謙辭也凡禮可學者皆是器數聖人周旋中禮非盡由學學則必自俎豆之事始

陳字从阜从木申聲中原地名大昊伏羲之墟木德之君故从木伏羲都陳始畫八卦卦有行列世□軍旅行列曰陳卦畫成于三故兵有天時地利人和韜畧家謂之三陳日月星辰斗柄左右向背爲天陳丘陵水泉據高依險亦有前後左右爲地陳車馬士卒行伍聯絡爲人陳又有八陳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以象八卦李靖謂八本爲一天地本乎旗號風雲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列後世詭設物象要不止八耳自黃帝始爲井田之法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其形開方爲九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四面

諸部連繞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周之始興太公繼其法以勝殷太公沒齊人得其遺法管仲脩之所謂節制之師也李德裕云兵之有節制猶一身筋骸之束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捍患自什伍積而總以偏裨又總以將又臨之以大將尊卑相統進退緩急一聽大將之節制有犯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則戰必勝攻必取

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卽鄉遂夫家之數也五百人爲旅黨鄙夫家之數也古之征役家出一人○俎以載牲體熟于鼎而載于俎祭饗之器也記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陳設之數也㳒詳儀禮凡爲俎以骨爲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又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四足如几曰梡施橫木于足曰嶡椇枳椇屬形如[illegible]足閒橫木曲撓如椇也俎下有跗如室曰房禮有俎則爲盛饌獻酬畢則徹俎而後安坐豆見第八篇孟敬子章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聖人未嘗不識黙而識之也未嘗不多一以貫之也黙識卽一貫若憑耳目見聞一一存記以爲識功勞而去道遠矣然其教人曰多聞多見博文好古何也學不厭多惟有所以貫之者如樹根著土千枝萬葉暢茂條達生意盎盎何病于多無所以貫之者如草木無根枯枝朽幹與性命何涉子貢多學夫子詰而醒之子貢乍聞對曰然卽平習見解旋疑旋問夫子爲決其非蓋學如子貢識亦多矣正宜反約若初學就空寂適以成其固陋聖人亦不遽以此語之也大抵學貴會通偏于不多則一所貫何物一不離多多卽是一非謂多學而後一貫如後儒格物久豁然貫通之說也亦非謂先一貫而後多學如二氏旣得本莫愁末之說也苟會其通多卽一一卽多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卽此理

朱子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知與行離非聖人文行博約一貫之本旨也聖學知卽是能舜以大知爲行顏子以擇守爲知說詳中庸知而不能不爲知虛解識情耳卽如世儒云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求至强分爲二然一貫終不可分爲二也一貫心也知心之神也知可以名心行不可以名心知可以一知貫萬行行不可以一行貫萬知也分子貢通達爲知曾子篤實爲行支離矣又分子貢一貫爲語知曾子一貫爲語行支離尤甚矣曾子篤實力行故眞知承教卽唯子貢不行知未實踐故揣摩生疑曾子學有得故語以吾道子貢道未得故語以予學語子貢一貫者學問之方答問之教也語曾子一貫者傳心之要時雨之化也機緣境地未可相比或云子貢已會其旨但方聆聖訓遽應否非對師之

禮故先應然繼曰非與猶司馬遷雖雖否否云爾鑿詳也聖人以一貫乎賜與乎參自不同不得謂子貢之對與曾子之唯無異蓋此章與下章皆承上在陳夫子嘗問子貢與子路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與二子皆不達故于此呼賜教之一貫呼由教之知德事詳家語子貢平日多學億中子路平日聞善斯行祗可無事敷演臨危茫昧因心境未融學無根柢故乎各頂門著針與呼參應唯不可同日語也後儒以致知為入門正坐多學而識之病與聖教相爽乃援大學致知在格物解非也詳禮記大學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非見聞記億也天靈惺惺與性地相映徹曰知德德即性所具之理仁義禮智是也知即本體之不受障蔽者耳明曰知得曰德無所得而言知識清耳神明默成乃為真知子路聞善必行闇道則喜然皆滯于口耳見聞而反觀性地未得融通處事未免捏抗故有怨天尤人之意皆由天明未徹義理得心者淺莊周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無所得而稱知天下皆是也餘詳上章

知者心之虛靈德即虛靈中皆備之理知明則理顯如水清則魚現中庸所謂天下至聖聰明睿智則容執敬別以時發見志氣清明則天理流行顯仁藏用時措咸宜而無入不自得矣人有良心皆有此德惟知體未瑩內昏于欲外奪于感愚不肖者日用而不知其賢智者又蔽于多知蓋緣下學未達涵養未融舉其所自有者自欺荒失遺忘天下皆是也孟子云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無納交要譽種種私意如孩提之童不學不慮而知愛知敬方為知德聖人所以貴默而識之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勇者氣浮鹵莽苟能反觀虛靈之地醒然自覺其所固有者則天定神怡何窮之足慍乎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言舜遭遇之隆揖讓而有天下又得羣臣之助也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意殊古今帝王多矣獨舜以匹夫受禪無開創之勞故曰無為分命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師師布列如四體奉元首庶事惟康故曰無為而治二意兼重夫何為哉承無為言不事創造也恭己正南面承治言得賢自輔也恭己者端冕

凝旒垂衣拱手之貌正向也猶正牆面正首丘之正人主向明故正南面恭己正南面者無爲而治之象也而已矣者他無所事也苟無爲而不治雖與之天下不能居也舜所以無爲而治有股肱耳目翼爲明聽之助也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有人爲之北面者也堯以前禹以後有舜之德或無舜之遇有舜之遇或無舜之諸臣若但謂得人雖堯亦然而天下猶未平若謂德盛民化三五帝王皆然若謂紹堯禹不紹舜乎而羣工師師視唐虞之際則不無少讓矣夏后氏之天下因舜之治也故無爲而治者莫如舜

湯武征伐不免有爲桀紂無良輔故至于亂三代以後天下日多事矣故聖人謂韶盡善武盡美舜臣言治武臣言亂此也

按虞書舜省方覲岳濬川封山肇十有二州備極勤勞而夫子稱其無爲禹胼手胝足孟子謂行所無事此執中精一之理猶夫子誨人諄諄自謂無言學無不博自謂不多此默識一貫之旨也二氏襲取爲清淨澹泊黜耳目墮肢體以希無爲庶事叢脞必自此始聖人不以幾康廢兢業不以枯寂爲無爲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行猶往也言利有攸往也士君子所與天下相通者惟言行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而誠敬爲本心苟極誠極敬將何言非嘉言何行非美行信則人任禮則人答精白醇懿之至可以貫金石孚豚魚而無遠不行矣不然虛僞放肆出門卽礙焉往而可行哉忠信卽誠也口然而心不然是不忠也口然而事不然是不信也

篤厚重也厚重者不輕佻自不放肆忠所以爲信也篤所以爲敬也不忠則不信不篤則不敬非四也忠信在行亦敬篤敬在言亦誠各矯所蔽其心一也心非可以存亡作輟襲取而望其遽行也居常惺惺歷歷惟誠惟敬如或見之言出口行出身無須臾離此誠此敬亦無須臾離立在輿隨時隨處也未行則立由立斯行參猶對也輿車箱也在輿卽行也倚依也衡車前横木駕馬者見如在也顧諟之意其指忠信篤敬神凝而成象也因問行故借車以喻行也行必先立立誠立敬乃行之本也參在立前衡在輿前隨

在至近也參前又倚衡言自立至行無往非誠敬也如此積累然後至誠至敬言行可動天地而利有攸往也子張書紳學爲參前倚衡也然與見忘象執象學象終象而已也大抵學問之道無過尋心存心之地無過言行離言行則枯寂心無所用聖學謹言愼行便是元亨利貞之道二氏無如心何爲存想止觀持偈看話頭種種旁門以至面壁枯坐艱難蹇塞一步不可行及其立言馳騁誇誕哆口浪說全無忠信篤敬之意六經之言所以天下古今由之而無敝也

㊀周禮大司徒六鄉之內凡二千五百家爲州六遂

之內二十五家爲里詳第六篇南齊曰貊

鼎立曰參參三也曲禮離坐離立無往參焉離麗也言兩人並坐並立一人往則成三中兩爲參易云參天兩地中庸云與天地參此言我與忠信篤敬對立成三也衡見第三篇紳見第十篇〇書卽字也說文云書著也著之竹帛也或云書如也寫言如意也或云庶也紀庶物也上古無文字自黃帝始而無紙書於竹木曰簡詩云畏此簡書伏羲始造書契合木書其側曰契文字非自伏羲始也緯書云奎主文章蒼頡類象奎星屈曲象文字蒼頡黃帝史也感鳥獸蹄

跡而知文理相別依類象形作篆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字者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代易體更至周宣王時史籀宙作大篆謂之古文七國時文字乖別秦李斯奏罷不合秦文者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謂小篆也時官獄繁趣省約秦下邽圭人程邈始作隸書古文由此息秦羽人上谷王次中作八分書漢黃門郎令史游作章草故秦漢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作二曰小篆李斯等作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摹印卽璽篆施于印

璽五曰蟲書爲鳥蟲形施于幡信六曰署書用于門題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隸書卽程邈作用于官府至王莽時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卽蒼頡文也二曰奇字古文奇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佐書卽秦隸書又謂之漢草官府隸人佐書用之五曰繆篆卽摹印六曰鳥蟲卽蟲書至魏晉以後復有藁書飛白金錯懸針垂露蚊脚等法皆因事變體隨義立名今世隸書卽秦之八分書今楷書卽秦之隸書與漢草書也今之草書卽魏晉以來之藁書書雖多名體不離八八體不越六義卽周禮保氏六書一曰象

形如日字形滿月字形闕之類二曰會意如人言爲
信止戈爲武之類三曰轉注如考西轉爲老老東注
爲考之類四曰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在一下爲下
之類五曰假借如令善之令作令使之令生長之長
作長短之長之類六曰諧聲形聲相合成字如江河
之類水爲形工可爲聲左形右聲也鳩鴿之類鳥爲
形九合爲聲右形左聲也婆娑之類下形上聲也草
藻之類上形下聲也圍國之類外形內聲也衒衍之
類內形外聲也鄭玄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
義諧聲尚聲古人音書秪爲譬況之說隨宜制用自

沈約爲四聲而韻始興孫炎爲反語求韻學究之家
造三十六字母十三門切法此華人讀佛書譯梵語
而作也本皆華音而說者謂爲傳自西域謬也
鄭玄謂梵人長于音從聞入華人長于文從見入附
會之說也佛家謂耳目圓通見聞思脩以論明性非
論文字也大𢾺華言清徹一字一音梵語侏𠌫粘帶
數字始可了一音讀梵書學梵語不得不離文字求
聲音耳豈謂華音不如梵語乎世俗儒者生長中國
學聖人雅言讀六經文字甚平正易簡若被四聲纏
繞牽强穿鑿于名理無當而吹毛數沙此同彼異紛

如聚訟然五方土音人氣發響輕重疾徐清濁難同
竟無歸一嘗觀六經用字轉移通融貴義合不貴本
字風雅具在原無四聲而天然逸響未如今學究家
之煩且拘也故淮南子謂蒼頡始作字天雨粟鬼夜
哭蓋文字興而巧僞多使人廢業勞苦饑餓故粟須
天降鬼神無所匿其情狀故夜哭今六書諧聲之類
也或云鬼當作兔愛其毫故哭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上聲而懷之
史魚衛大夫名鰌家語云蘧伯玉賢而靈公不能

用彌子瑕不肖而信任之史魚驟諫不聽病革命其
子曰吾生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正君死無以成禮置
我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來弔怪而問之其子以對
公命之殯遂退彌子瑕用蘧伯玉孔子聞而直之春
秋傳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謀逐獻公以告
蘧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二子竟逐
獻公立公孫剽後十年甯殖死其子甯喜爲政獻公
求復喜又謀弑剽問于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
出敢聞其入遂行甯喜竟弑剽而復獻公焉或曰史
魚尸諫誠直矣伯玉立視亂賊不能討又不終去以

世儒說春秋之法律之爲得爲君子曰聖人論事本入情酌時勢不求人以所不能不輕責人以必死如晏嬰于崔杼蘧伯玉于孫甯雖不能寢其謀討其罪而能以其身蕭然于事外旣不墮亂人之黨亦不蹈刑戮之禍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庶幾矣向使伯玉無見幾之明觀望于事前染指于事內欲免得乎二子之賢皆于無道時見靈公無道云有道者自初年言也無道如矢則不卷而懷卷而懷是不必如矢也聖言以伯玉爲優氣節挺勁曰直德性圓融曰君子卷懷雖存乎己亦有欲卷不可得者平日鋪張

大過臨危收斂不及故機不在卷時而在仕時可以張而開亦可以卷而收此際有權如矢則猶執一也然學史魚易學伯玉難學史魚不成不失爲直學伯玉不成去君子遠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章主教者言學不進亦由教不善也其人正可與言者而遲吝不與言便是錯過此人如不可與言而輕發强聒又是虛費此言二者總爲不知人故各有悔若智者于人之賢愚矯然分明自不至錯過言必投機啟憤發悱可上可下宜語宜默自不至虛費蓋教學本相因言與人應斯爲兩得反是則兩失其人天資學力如此我啟發開導適應如此此惟教者神明默識見道精徹幾微肯綮處不差乃能善巧方便發無不中若理路生疎見少疑窒先後緩急不調必有人言相左之病中道躍如非哲匠不能也試撿篇中夫子與諸子語入入中窾言言破的學者過此眞無方之益七十子遭逢千古無兩顏淵所以喟然歎善誘也惟會經苦心教人者知聖言之微

人與言非對舉所重在人言之得失因于人與一人

言亦有可不可如當與而不言空過一賢者不當與遂絕口不言亦空過一來學均爲失人也下士語上是失言下士語下不投機亦是失言如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非必葉公定可與言然不言亦是失人宰我對使民戰栗非必哀公絕不可與言但妄對亦是失言主授者謂之言主受者謂之人兩相得則教成家語子云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此之謂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言仁義一理義卽所以成仁天地生氣爲仁殺氣爲義在人德愛爲仁而德以刑成以愛虧故義所不敢者卽仁所不安也志士卽義士也志士仁人非兩人也謂有節槩之仁人非巽懦之仁也仁者誠不爲慘礉以傷生而志立必不苟且以避死仁人心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當死求生則形存而心死爲亂賊以害仁當死殺身雖形毀而神全爲忠貞以成仁夫身既殺矣仁何以成蓋忠臣孝子英爽不磨與日月同明山河同永千萬世人心卽仁人之心眞是不朽卽仁人不朽正氣常伸卽仁人常在比干

龍逢伯夷叔齊至今未死也張子厚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此之謂也而皆成于有志爲仁無志頹靡而不奮發闊畧于撿押而脂韋爲博大仁之蠹也故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或云管仲不死夫子又以爲仁何也曰子糾非君也管仲非臣也不死未爲害仲不死而功在天下雖不殺身而仁亦成矣此章之意甚言爲仁不可無志非徒責人殺身耳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問爲仁與問仁異仁德也爲仁功也故借工事以喻工匠人也事造作也利銳也器斧鑿之屬也仁惟此心心無所觀法悠悠儕俗欲不淪于匪彝難矣居是邦謂隨處求益也大夫曰賢謂在尊位有才德聞望者也事承式也分隔而禮恭故不必知其仁士曰仁謂涵養薀藉道德純粹者也友親也同志曰友志同交深故必擇其仁乃可友也士與庸衆人處則臨深爲高承奉媚悦者多而長驕惰之習與賢士大夫處則矜式嚴憚退然知己之不足而觀摩以化所謂置之莊嶽之間而齊語入芝蘭之室而自芳此爲仁之

利器也夫子嘗云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夏好與賢己者處子貢悦不若己者故於此藥之王安石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覩慝禮欲皎然不惑于先王之道難矣徐幹云賢者言足聽也貌足象也行足法也加乎善獎人之美好攝人之過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也欲爲不善其敢乎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去聲）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他人問政顔子問爲邦卽問治天下也天子地方千里曰邦畿大曰邦小曰國顔子功深養到其于立本

致用精微處已分明惟是綱紀法度尚須商確故夫子包舉虞夏殷周四代廣論其大體規摹不在多言聞一可知十矣夏取時則凡釐工熙載敬天勤民之事可知殷取輅則凡百工制作之類宜崇儉朴可知周取冕則凡貴賤章服之類宜辨等殺可知樂用韶舞則明良喜起風動無為之氣象皆可知此其大法也亦有大戒邪正不容並立治亂之關也不正之聲不入于耳不正之人不近于側則愼終如始並道醇而上理成矣淫蕩也非男女之謂也鄭聲靡曼聽之使人流蕩不檢故曰淫巧佞善柔之徒使人盡其中

而不覺故曰殆殆者傾危之意自古英君誼辟不患德業不就惟于聲色小人契緊隄防斯善致克終所以刀鋸户牖念其亡之戒卽此意也此皆根本道德而見諸施為非無體之用行夏時者先後欽若奉天無私[illegible]也乘殷輅者出往遊衍不敢馳驅之心也服周冕者齋明盛服非禮勿動之心也天用莫如時地用莫如車人用莫如服三事兼三代隱然哉傾地首庶物垂衣裳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軌範也非制度損益之迹耳聲樂為耳目之娛而雅則昭德邪則蕩心用人為立政之本而忠則弼諧佞則亂德性

情宜養以和平左右宜輔以正人天德王道顯微一貫惟顏子乃可語此他人聞此不謂浮蔓無本則謂好大迂闊學者默識可也夫子嘗自言用禮樂從先進夏商之禮自謂能言苟有用我損益可知而于此畧露端倪屬望顏子大矣凡篇中與顏子語博大精微語為仁精微而又博大語為邦博大而又精微所以[illegible]顏淵死子曰天喪予有以也

行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自唐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所定四仲卽今建寅之時也歲序與時令脗合虞因之不獨夏耳湯革

夏命以十一月為歲首示更新也周革商命又以十月為歲首故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象曰治曆明時取革故易新耳非如緯家言天開地闢人生三正之謂也正自宜建寅春秋世用周正故曰行夏之時也車以引重致遠堅緻為貴殷以前皆木車無文飾周飾以金玉奢而易敗故宜從殷也章服以冕為首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哻周曰冕制有詳畧惟周冕盡制有垂旒前有黈纊塞耳於端默居上最宜朝祭大禮大夫以上皆用之而旒小異耳鄭玄解禮謂専為祭服未然大段天子之事莫大乎奉天故首舉時以

梁庶政天下名器莫重于車冬官掌之故次舉輅以該百度貴賤物采莫先于服故次舉冕以該章服三者皆禮之屬也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則法也韶舜樂也舞樂容也拊石之詠蹌蹌之舞喜起之歌無靡曼之聲無妖冶之容則者則其美善非則其聲容也凡樂出于中正和平者皆韶舞也出于靡曼妖冶者皆鄭聲也放屏去也鄭國名也其土音柔曼凡聲音不正者稱鄭聲非獨鄭有此聲耳朱子据此以鄭詩二十一篇皆爲淫樂誤也說詳詩蓋聲音也詩者辭也音猶今唱曲之腔詩卽腔中之辭腔有南北辭惟

所用聲雖鄭而詩本無邪非聲淫而詩皆淫也如鄭詩皆淫夫子何取而存之存者淫詩刪者又何詩邪淫殆二字意畧相彷水平溢曰淫考工記云善防者水淫之言水泛行動蕩不衝突也鄭聲柔曼動搖人心亦曰淫殆近也危也詩云勿小人殆小人狐媚毒于虺蛇使人易近而險故曰殆也

行夏之時謂凡舉大事依夏時行也時惟有建寅無所謂三正也天開地闢人生三正者術家之說也十二辰布列地四維天運于外晝夜不息北極爲天樞環北極爲紫微垣垣側有北斗六星在垣之內杓在垣之外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爲建以所建之方爲月之辰如杓指寅則其月建寅十二辰皆以次定爲四時而建寅爲春首則寒暑節候皆適中是以堯命四官鳥正于仲春舜巡四嶽按四仲至夏不改非夏始爲此正也及湯有天下遇十二月朝諸侯頒政令而是月適建丑此後朝正遂以爲常期非爲地闢于丑故用爲商正也及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是爲建子之月遂以子月朝會諸侯卽位稱王因以爲常期亦非爲天開于子故用爲周

正也而春秋公羊氏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蓋附會之說而術家謂子當夜半則屬來日子丑之月則屬來歲故朱子謂三正皆可爲歲首夫聖人治曆明時爲民事也開物成務以宜民爲本日出二刻半爲明豈子丑幽昏遂爲作事之期乎商周雖正月用子丑而四時之序巡守祭祀曆象授時未嘗改也豈得以建寅獨爲夏正乎

輅與路同以道路得名也大道曰路可容三軌故凡言大也君門爲路門君車爲路車君寢爲路寢也車

之制其來已久易云黃帝堯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虞舜車服以庸古車用木至商不改至周始有五路曰玉曰金曰象曰革曰木玉金象以為飾也革以皮鞔而漆之木漆而不鞔天子兼用五路惟玉路為乘輿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金象在天子爲綴路先路而諸侯受之則皆謂大路也

黃帝始作冕凡首服三等冕最貴次弁次冠上古冠小僅撮髮貴賤咸用之弁大于冠圜額冕則加板于上垂旒前後以蔽目左右有黈纊以塞耳人主戴此凝神恭默俯臨天下曰冕冕之言俛也居高而視卑

也制雖創于古法莫備于周據周禮天子冕十二旒祀昊天上帝則冕而服大裘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先公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絺冕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爲祭服也而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皇收冔皆弁也殷以前或冕制未備或冕以朝不以祭故弁冕無等至周始重冕卿大夫以上助祭始得用之禮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尚書顧命自王以下至大宗皆麻冕又冕者五人分立于堂階等處則冕不止天子服之亦不獨祭用之矣冕雖同而旒異天子袞衣之冕十二旒每旒貫玉十二上公袞衣之冕九旒侯伯鷩衣之冕七旒子男毳衣之冕五旒孤絺衣之冕三旒卿大夫玄衣之冕二旒各玉數如其旒數九旒則旒九玉七旒旒七玉餘倣此貫玉用采絲曰繅繅與藻通冕上橫貫以簪曰笄笄上繫組爲紘自左下遶頤右上屬于笄垂其餘爲飾

鄭國姬姓伯爵周宣王封其母弟友于鄭是爲鄭桓公在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有犬戎之難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從平王東遷洛因徙其民

于虢鄶之間遂有其地謂之新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周畿內之國也後爲韓哀侯所滅地當濟水之西洛水之東河水之南潁水之北土淺氣浮其人聲音靡曼故凡辭不正者謂之鄭聲非詩之鄭風也亦非定指鄭一國之聲也如學齊音者謂之齊語學楚音謂之楚語云爾豈獨鄭有是聲而他國盡雅樂乎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無遠慮不曰有遠憂而曰有近憂者言不測也慮不言近近則非慮憂不言遠遠則不憂居安而不慮危

危即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第九篇內言未見猶有屬望之意此言已矣乎則絕望之辭矣好德好色二者之心人所同有好德天理之自然而色常奪之好色人欲之熾然而惟德能克

之色緣目入見可欲則心亂是以色易德也心之官能主非禮勿視即好德如好色矣

天理人欲同出而異情男女之欲天之性也不通于化生之理是無人道也故天下無不好色之人情然未有好色而不妨德者但能好德好色則人欲即天理又烏得謂好色乎故聖人不能使人不好色而但病其不好德道不遠于人情也

左傳秦醫和視晉平公疾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乎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柳下惠之不見用何獨罪一臧文仲蓋在他人或不及知知而力不能舉文仲號爲賢者與惠生相知惠爲士師三黜文仲爲政曾不能伸汲引之力庸同升之量使沈淪小官終身阨窮是亦文仲之罪也及文仲死謚曰文文者光明俊偉之稱陰蔽人之賢而惟恐逼己穿窬之心何以爲文視衛公叔文子有餘媿矣齊晏平仲楚令尹子西知夫子而阻其進皆此類也

柳下地名惠謚也展氏名獲字禽或云家有柳身行

惠故以稱嘗爲魯士師士師獄官也周禮天子之士
師則下大夫諸侯之士師則士也如孟氏使陽膚爲
士師大夫之僚屬耳故孟子云柳下惠不卑小官其
未嘗爲大夫可知朱註謂爲魯大夫然則不移不與
立矣或据魯隱公九年大夫無駭賜姓展氏以爲無
駭之後夫世官必以適展禽稱季非適也或以柳下
爲其食邑則所居地名耳或据禮死有謚則生爲大
夫据烈女傳其妻謚之非魯君謚之也蓋魯以諸侯
僭天子三家以大夫比諸侯故大夫之屬皆稱大夫
檀弓陳子車死稱其宰爲家大夫即此類然不可謂

之魯大夫矣
魯僖公二十六年齊侵魯公使展喜受命于展禽以
其言諭齊師齊師退又齊人求魯岑鼎魯與之贋鼎
徵言于展禽展禽曰吾亦愛吾鼎又臧文仲祀爰居
展禽非之文仲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書之以爲
三筴又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展禽曰必有殃
凡此皆文仲時事故宜知其賢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謂責己厚也責己厚自不求備于人故曰正
己而勿求于人則無怨凡怨生于責人厚責人厚生

于責己薄怨非處世之道也有怨即是學問之障我
無怨于人人亦無怨于我故語爲仁在家邦勿怨大
道不離涉世豈弟樂只斯爲君子今人以任怨爲能
事以避怨爲逢世學所以辨德所以孤也惟孟于仁
禮存心之說深得此章之旨釋氏以涉世爲煩惱由
未知遠怨之道耳宋呂伯恭性卞急一日誦此章忽
覺忿懥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心口自審之辭心之官則思思曰
睿睿作聖思者聖功之本人心之神用則無所不通

不用則昏迷莽蕩無適而可以爲學則不憤不悱教
無可施以處事則不量不慮禍患立至蓋其氣盈而
直諫之則必拂其心麤而諷諭之則不悟將如之何
而可惟有瞿瞿良士溫溫恭人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所以德無不立事無不成也此章爲鹵莽滅裂者言
若優游不斷朋從爾思亦復如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不然寧離羣索居猶可以
獨善若聚衆羣處自朝至暮恣謔浪之語警機巧之
事率此以往忌心牿于旦晝禽獸不遠悟淫即于匪

人損傷必多以求進德脩業如北面走而望衡山故曰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專爲行禮者言義者宜也質正也射之的也正鵠曰質儀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豹侯赤質周禮司弓矢職射皮革椹質是也言禮主于義猶射主于質三千三百皆先王以義化裁因時變通非以繁文拘節爲摸倣也時勢有古今泥故常　循文非達禮之本者禮本諸義記曰禮也者義之實協諸義而協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善用禮者斟酌損益本諸天理人情因時勢而品節之雖不盡合前人而有物有則亦自曲中故禮者履也行乎其義者也退讓所以明禮其出之必以孫焉忠信所以崇禮其成之必以信焉如是豈不彬彬質有其文之君子哉今學禮者求諸禮而不求諸義所謂非禮之禮大人弗爲何以爲君子二十篇中言禮不一而竟不言禮之節文其意可知後世禮家泥古非今穿鑿附會爲不知義耳

道莫大于禮教莫大于執禮視聽言動孰非禮也聖人自謂無行不與孰非禮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以此思禮禮可知也三禮非聖人考訂之舊矣戴記所載尚存禮義若周儀二禮瑣瑣節目其義已微知其義則禮爲我用不知義膠柱鼓瑟圓鑿方枘何以行之哉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兩言千古議禮之宗解者謂此章專爲義言誤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病猶患也己不能而人不知則當有見惡無悶之學已能矣而人不知益徵遯世無悶之養君子篤志好學無時而可已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誠不近名然世豈有申椒幽蘭而不芳洪鐘大鼓而無響者哉五霸之名君子恥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令聞施于千禩亦君子所自期也生而無稱不轂自脩猶未爲患老將死而泯泯焉以沒謂君子不疾乎疾輕於病無能言病不稱言疾重在己也名者實之賓實必有名君子不病其無賓病無延賓者百年往世死同腐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聖言縕藉但云疾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凡篇中言己皆教人理會自家事七尺之軀秉彝合靈皆可以爲聖爲賢者而乃拋向萬物堆中奔奔蕩蕩醉生夢死眞成孤負故聖人每教學者求己反己克己脩己正己不一而足己以內何所不具己以外更有何物求己外更有何事將自己精神收還自己腔裏幹辦自己事學問之道如此而已矣故夫有道之士泰山喬嶽以立身內常重而外常輕內重則惟見有己內輕則惟見有人君子見己有餘故一切求諸己己惟有餘所以爲大小人視己不足故外仰乞于人己惟不足所以爲小求己求人精神聚散不同

非但名實之謂耳孟子云曠安宅而弗居放其心而不求便是不知有己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將心安頓在己內將己安頓在萬事萬物頭上泛應酬酢一一守己以立稟己以行盛德大業由此出故曰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爲學實能求諸己自然見得己大無處非己聖人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此也佛氏謂十方世界是全身蹈襲此理但其所以求之之方非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執持曰矜矜非美德以其近于爭也不爭何惡于矜今之矜也忿戾則爭矣併俗曰羣羣非高行以其近于黨也不黨何妨于羣今之羣也濟惡則黨矣棄世不離此二道尚異則矜尚同則羣矜而爭爲强梁羣而黨爲鄉原君子平易近人涇渭攸分斯和衷之道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聽言之法天下事理皆寄於言不言何以諭何以傳善言無窮不可棄也然言必有言之人采其言則姑置其人其言善吾用言耳非以六諳某生平而遂舉之也其人不善吾惟取其言耳敢謂謬者無一得

而遽廢之乎蓋人雖不肖至于執言論理往往皆中不舉不廢卽是一人如楚申公巫臣諫納夏姬齊自爲也而以爲楚子則甚忠其言烏可廢其人亦烏可舉求諫聞善者自當如此若夫用人責實雖堯于舜猶詢事考言孔子于宰我猶聽言觀行誠不主于言而苟爲堯可詢狂夫可擇又豈廢言乎夫子稱南人之言孟子稱楊虎之言祭統引孔悝之言大學述王孫圉舅犯秦誓之言皆非以人也與後世科舉文字取士則舉人全以言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士君子宅心處世易簡之方凡取之有窮者不可以養久人情有礙者一步不可行惟恕之一言同心及心運量無窮同好同惡羣情大順故一言而終身可以行之者無踰于此在他處言恕并言忠忠以盡恕道近自然是四教之全功一貫之旨也此因恒情偽妄不忠强恕以行因人反己推己及人私欲錮蔽用此為決藩破籬之法以恕求忠故但可謂之恕離忠言恕故但可謂之一言朱子謂言恕則忠在內則所謂一言者包舉耳終不得為一言矣大抵聖學以

求仁為本仁之為道也遠死而後已故曰終身忠恕即忠信所謂立達俱而仁全也行恕所謂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也孟子謂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夫子自明己志即作春秋之義皆言曰毀悅言曰譽毀譽猶世儒所謂褒貶也聖人心同天地妍媸好醜物各付物無有作惡無有作好於誰毀譽乎然無譽而迹如有所譽焉者惡惡短也于人之惡諱而不揚有似乎譽非故私之行所閱試而不敢徑情也其

所以無毀譽者何也大道為公千古如一日惡夫澆瀉無是非之心不可以為人今此之民即三代盛世所用以行其公是公非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已不能遂民自用吾何容私毀譽乎亦大道為公與民共由而已後儒說春秋牽强穿鑿作為凡例褒貶賞罰之行胸臆盍聞孟子云天子之事譸張而失其解也孟子謂當世無天子春秋所書皆禮樂征伐之事云爾豈謂仲尼自行天子之事乎哉褒貶為直是證父之子矣說見春秋故下章以史闕文類記之

天下有公道故聖人無毀譽不言無毀譽而言誰毀

譽者指其人也二百四十二年間天子諸侯大夫皆是也譽與豫通悅也悅言曰譽詩云是以有譽處兮春秋為亂臣賊子作本非為譽如有所譽者深明毀之必無也有惡而不稱其跡似譽試猶考閱也考其事未真閱其人當隱非真譽之亦非泛然皆譽之也三代所以行如孟子云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直道不言士大夫言民者蒸黎百姓日用不知所謂葛天無懷之民也若春秋士大夫有直道則春秋可無作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直而聖人

所以行其道者甚委蛇故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
在其中矣是是非非因民之公損益筆削傳所謂微
而顯志而晦婉而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其義則
丘竊取之乃所以行此直道者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無已
夫
此因上章無毀譽類記之凡史皆紀惡垂戒而作也
君子見人不善不欲出諸口故君父之惡常諱而不
盡如春秋所書亂跡有傳詳而經及畧者若楚子圍
弒郟敖鄭駟弒君髠頑之類經皆書君卒因其事疑
而從輕也周與魯事諱者尤多皆闕如之義夫子言
古之良史往往如此已猶及見比及季世訕謗詆毀
言人之惡惟恐不盡況肯闕乎有馬者借人人借之
遂乘之乘者不計其爲他人之物借者亦不責其節
還後世自私自吝有者不必借借者刻期歸甚至有
車馬人不敢借無車馬者恥借人人我[redacted]不勝可
嗟世變可知此亦好議言人過之類也
古者六書掌之史官班固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
闕問之故老此小哉其言闕文也吾猶及史之闕文
者夫子作春秋之本志也史詳于事而繁于辭辭勝

則掩義春秋据魯史編年紀事舉其綱不詳其目使
觀者自考而義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春秋傳心
而已者也知春秋莫如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温柔與春秋之忠厚其仁同
也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其義同也幽厲以前有詩
而美刺存東遷以後詩亡而是非隱故夫子因魯史
作春秋始于隱公而夫子去隱公時已十一世矣史
策所記二百年間空文已爲懸邈而況以己意增益
之乎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大惡也國有亂政天下有
亂人大不祥也不得已而書之策告天下後世爲臣
爲子與有國有天下者本非樂稱之也而敢附會之
乎其自言曰惡稱人之惡者可以諒聖心矣故春秋
與詩其温柔敦厚同詩之美刺無美刺也春秋之是
非無是非也所以謂闕如也今觀春秋所書十二公
之事微而不彰其辭非闕文而儒者顧謂爲刑書字
褒字貶誣春秋者也多爲條例深文巧詆如諸傳之
隱刻與聖人闕如之意大相左區區以夏五郭公爲
闕文迂且陋矣愚于春秋盡詳哉言之千載而得罪
于說春秋者所不辭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士君子進德脩業成敗之機不可不審非至明不能察疑似之惑巧言亂德也非至斷不能決猶豫之幾小不忍則亂大謀也君子居仁由義立忠立孝志本在德而佞人反覆陳說利害顛倒是非聽而不察必至翻然改節舉平生盡棄之不其亂德乎君子謀王斷國大計已定而貪小利畏小害狐疑不決蹉跎斯須之頃坐失萬年之機不其亂大謀乎然則進德脩業惟明惟斷乃克終朱子云如婦人之仁是也又云如匹夫之勇未然亂疑似也小不忍似仁姑息兩可故亂大謀如趙太后不忍長安君質齊劉先主不忍取荊州之類若匹夫之勇一朝之忿不忍卽敗何但亂耳昔人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別是一意彼不能容忍主義言此不能安忍主仁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好衆惡與公好公惡不同公者取必于理所謂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也雖一人好一人惡亦公也衆者取必于同所謂一鄉皆好皆惡同俗而未必同理所以必察也士君子處世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當然耳至于衆則賢愚混淆故必察其可好可惡之實與好之惡之之人求其當而已非有心必與之相左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責人體道也率性之謂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參天地贊化育盡人盡物可不謂大然皆人心精神所發越人能身體力行擴而充之有爲聖爲賢之人自有參天兩地之道未有塊然血肉之軀無異草木瓦礫而道自恢廓其身爲聖賢者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矣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卽是人弘道道與人非二易有大極人心之謂也張彝云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道書云天心人也人死天地萬物不可見此人弘道也人不得道無異禽獸得道則參三才聯宇宙爲一體此亦道弘人也但道體無爲人心有覺故能不能之幾在人不在道聖人所以專責成于人也天下有負道之人無負人之道卽道不可離人自離道之意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不謂之過始以不覺而偶失旋覺而卽復則過終未成惟不改然後謂過過如過門過以過門偶未入過路偶未逢回步重入轉首相逢亦終未爲疎漏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聖人生知然亦無不學之理聖人不思然亦無廢思之理但聖人思與學較學者異聖人思是極深研幾窮神知化思卽學也聖人學是惇典庸禮由仁義行學卽思也所謂終日終夜以思者卽是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而云無益者聖人無誑語蓋雖神明黙識而耳目不交躬行不涉縱神游八極潛天潛地秖是虛見無憑卽二氏之空寂也舍庸言庸行別求頓悟如後世理學之性命雖極精微終是偏上非誠明一源費隱無間合内外之道又況揣摩妄想捕風捉影者乎聖人嘗自謂好學好學自不廢思非全不思

翻然別尋學也雖是謙己誨人而思與學實不與人同

此章卽下學而上達之理不學而思便是索隱理不離事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為未仕憂貧者言食以養生貧無以為養故學干祿在樂天知命之君子惟謀道耳食非所謀也何者食不可以謀得而道未有謀之不得者如農夫終歲勤動非不謀也而常有饑饉之年士日從事學問未嘗求食也而亦未有饑餓之君子蓋得喪有命富貴在天士惟脩其在己以聽其在天苟能飽乎仁義又何願乎膏粱孟子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卽餒在其中之意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卽祿在其中之意

君子素位安命謀與憂皆人力也在事曰謀在心曰憂謀可為道不可為食憂可為道不可為貧道在己食與貧在天君子樂天知命求在我不求在外有終身之憂而無苟得之謀耕也二句卽上兩謀并較窮通得喪本乎自然謀食孰如農農耕則得食矣顧天

下亦有饑餒之農夫未必謀者皆得不謀食無如士士無營宜長貧矣然自古亦多食祿之君子未必不求者終窮皆天也卽不怨不尤之意知此則知命知命則樂天君子豈舍道而憂貧乎憂道者雖不得祿而得道卽祿憂貧者祿未必得而道先失是以君子貴善謀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論居上治民之道因前章祿在中類記之所謂憂

道者也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章內十一之字皆
指民言知仁爲運治之本莊敬爲脩身之要禮爲化
民之準數者始于君心而達于天下者也民僞難知
是理明而後諳練深授政能達是知及之也民情至
淚居上寬而後容畜衆體元長人是仁能守之也民
志易玩觀瞻肅而後體統尊有威有儀是莊以涖之
也民風難移教化行而後習俗美興仁興讓是動之
以禮也四者缺一不可苟知及矣仁不能守是管商
之知也愚民以術箝民以法寬不足以容之恩不足
以結之雖約而易散雖成而易敗可暫而難久知及

矣恒能守矣能哲而惠則本立矣苟君身不端舉止
不莊則體統褻而冠履之分不辨所謂仁守者過於
寬而傷于縱民有慢易之心而不敬其上可與興治
乎知及矣仁守矣莊涖矣本諸身者內外交脩而徵
諸民者又必有轉移變動之方動如書云四方風動
記云明則動動則變而禮爲化民成俗之本動民以
禮鼓之舞之使遷善敏德變其故而易其新乃稱善
治不然有賢君而無善俗所謂莊涖者不過猛以糾
其不率刑以齊其無耻去風動之化遠矣教化不興
卽是君道未粹故曰未善也註疏云知以通其變仁

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義必備
此四者近是朱註作理解懸空無著聖人言理不離
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不可小知謂不可以一長見耳非謂君子小事遂不
足觀也大受不言知者君子器大而養深人所難測
也小人亦有偏長可以見知若大受斷乎不能矣强
而任之必有棟撓之患用材者宜辨也

不可小知非君子拙于小也所用止此耳委吏乘田
會計當牛羊茁長壯之外無所用之譬量江海以桮

勺何足以知之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謂凡民民之言冥也卽民不可使知之民凡民視
仁甚遠視爲仁甚難所謂舉莫能勝行莫能至需之
甚急而憚之甚嚴比于水火殆有甚焉盖水火民生
所需蹈水火民情所畏水養人能溺人火養人能焚
人蹈之則死其不蹈宜也若夫仁爲生理有蹈而生
者未有蹈而死者其不蹈不亦惑乎蹈蹊履也

曾子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民所以畏仁也夫仁人心也至近而非遠百姓日用而不知放其心而不求於所切要者駭以爲難故曰民之于仁甚于水火怪之之辭若士君子則宜與凡民異矣舊解云仁與水火皆民所仰以生而仁最甚當兼畏意方與下文協既仰以生又畏其難也

水詳第六篇○火之言燬也物入即毀也文象炎上之形白虎通云火之言委隨也隨物而麗也燧人鑽木作火周禮司爟掌行火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在天味爲鶉火心爲大火其正爲祝融閼伯其神爲

論語詳解　卷十五　四十　衛靈公第十五

回祿亦云吳回其聲曰譆譆左傳宋將有火災或叫于大廟曰譆譆其氣爲鬱攸魯哀公三年司鐸災救火者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註云火氣也火乘風則倚韓非云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有不焚者抱朴子云南海之中有蕭丘方千里自生火春起秋滅有木不焚取其華若皮績爲布浣則以火也是曰蕭丘之寒燄如水寒而有湯泉也餘詳陽貨篇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世間惟有性命不容推諉仁者人之性命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君子知天下不可先則後之知天下不可上則下之凡事皆然惟有擔當仁便落後不得放下不得雖弟子于師每事不敢先不敢上至當仁時亦各自努力不曰父兄而曰師師責善者也父兄不才子弟能賢雖謂不讓于父兄亦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也安重之意正而能通果而不滯也易曰元亨利貞貞者元之始亨利之合也君子見定而養厚知幾待時生意盎然而不輕動曰貞諒者信也與亮通小明曰亮諒則窺闞比擬必信必果與貞似而實不同貞大而諒小貞通而諒固也不諒即貞處見不諒

論語詳解　卷十五　四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乃所以貞詳十四篇匹夫之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爲臣止敬受君之職自宜任君之事盡心盡力分所當然至于酬德報功須賜行賞祿有厚薄惟君主之靜聽處分非臣所得預也豈敢一心供事一心懷利乎如此則臣節立而事亦克終矣

子曰有教無類

夫人所以限于匪彝爲士類不齒者以其無君子之教也君子有教期于兼善舉世盡歸甄陶何問善不善乎無類者不擇人也若擇人又焉用君子之教爲

如孔子于互鄉孟子于墨者夷之是也有無二字相應聖人如天然萬物美惡大小無不欲其生之至于凶祥好醜物自爲類耳天不爲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人君子不期自親聖主賢臣不約自合舜生東夷文王生西夷千里千年若合符節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夫道不同或小人遇君子或正士逢憸人薰蕕異器牛驥異皁欲效忠告則肝膽各殊欲問區畫則意見不合雖覿面晤語豈相爲謀此因上文有教無類戒恒人下士慎所與也

若聖人何人不可與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凡命告作述皆是也有意而不能達則拙于辭無意而强作則辭爲虛必先有可達之意存于中情深機沛而後發于持滿以不盡之辭數有餘之意行乎當行止乎當止辭出而神傳所謂脩辭立誠居乎其業者也六經之文炳如日星唯以達聖人精蘊俟諸百世耳如易之初惟有卦爻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窮神知化方是達論語二十篇并聖人神情手采可識亦是達達通也作者以此通其意

於天下後世將使學者由此以適道入德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樂官之長名冕瞽者也席坐席古者燕坐四人共一席若五人則長者異席某指在坐之人也凡名未定則稱某斯指席上坐次既告之席又告之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知所讓也瞽必有相恒人皆能告但衆人行之而不著聖人眞性洋溢顯微無間不侮鰥寡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子張堂堂之見謂聖道高

遠問此等亦是道否謬所謂騎驢覓驢者耳夫子答云然者然其爲道也道體事不遺相瞽師之事便是相瞽師之道此語躍然無行不與謝顯道嘗舉此與子見齊衰二章證一部論語云洒掃應對進退上達天德得解矣

古樂官用瞽寡視則聽專也瞽必有相扶持之周禮春官大師有眡瞭相瞽者也周任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即此也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然據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夫安得同時有無目賢而知音者三百人

之多乎苟賢而知音不必瞽皆可稱瞽工也上世有神瞽識音樂後襲其名故夏學稱瞽宗祀先瞽也如後世善射者稱羿非必盡古之羿也此師冕則眞瞽若師摯干繚缺方叔武襄輩適齊楚入河海豈皆無目者而能遠涉乎甚矣訓詁家之泥也

論語詳解卷十五終

論語詳解卷十六

郝敬解

季氏第十六○魯衛兄弟靈公無道季氏不臣故以相次

季氏將伐顓(專)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去聲下同)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史)出於柙(匣)龜玉毀於櫝(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秘)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顓臾近魯小國附庸于魯者也季氏專魯欲伐取以自益也將伐尚未伐也冉有子路心知其不可而

夫子首言顓臾封自先王季氏伐先王所封建之諸侯是得罪天子也言東蒙社稷得罪山川鬼神也社稷指魯也社稷臣言顓臾近魯爲障蔽也不曰魯臣者附庸本諸侯也各自爲國而寡小先王體恤之不使朝貢以其功庸附大國上達而顓臾附魯也是時魯地七百里故在邦域中云謀動干戈于邦內明非敵國外患也古者名山大澤附庸閒田皆不以封近魯本非魯有也春秋時魯于顓臾已臣畜之實非先王封建本意故曰先王以爲東蒙主曰社稷臣皆微辭然則公家且不得擅伐況季氏乎冉有情屈諉過

季氏不思臣受主職主有過臣焉得辭引周任言求既失職則當去又譬司虎兕龜玉者失守則當任其咎冉有辭窮稱顓臾爲季氏子孫憂此其貪謀可見矣所欲者本土地而不言欲所憂者本貧寡而託辭子孫不知國家不憂貧寡但憂分數不均與上下不安蓋不均則不和不安則傾是可憂也苟均則各守常賦何憂貧而和矣和則手足腹心相維何憂寡而安矣安則何至于傾覆何憂于子孫惟其如是所以有國家者遇敵國外患未可張皇師旅但當守均和安定之業脩禮義之教以致其來既來則撫綏之不當利其所有斯善憂國家爲子孫計者矣今由求相季氏何能然時康子伐邾致吳伐魯齊人構怨敵國外患多矣而上下無禮文德不脩是遠人不服不憂所以來之也大夫奪公祿家臣陽虎侯犯公山弗擾等屢叛是邦分崩離析不憂所以守之也而乃患貧寡主臣謀興干戈於邦域之中不均不和傾覆之憂將在蕭牆之內豈在顓臾乎未幾哀公以越伐魯謀取季氏三桓子孫先公室微豈盡顓臾之爲憂聖言燭照矣篇內凡聖言簡約獨此章累百言考之春秋定哀間無伐顓臾事豈聞聖言而中止與

季路年長先敘冉有者晉事也周任古良史或云商大史也凡爲臣量己布陳材力乃就臣列不能則止勿就也持危扶顛借相瞽爲譬皆周任之言將顛曰危持使立也仆地曰顛扶使起也扶瞽曰相字从木目無目扶以杖也爾言指吾二臣不欲之言且轉語承上周任之言無論不能不止且就爾所言亦過也虎兕原在柙今出柙外龜玉本完今壞在櫝中豈其自出自壞必有典守者以虎兕喻季氏以龜玉喻東蒙主也冉有在列視其主爲惡焉得不任其咎乎固謂負固也費季氏私邑君子疾君子惡也舍曰欲不

明言其貪也必爲之辭託爲子孫憂之飾辭也聞聞
古語也不患二語卽所聞也有國謂魯有家謂季氏
寡數少也均君十臣一當然之數也貧謂租入薄也
不安謂爭奪也蓋均以下釋所聞之意傾敗也和安
生于均故均爲先也魯之不均甚矣季氏尤欲取益
焉先儒云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大富則驕大貧則
憂亂之所從生也聖人制人道而差上下使富者足
以示貴而不致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憂則上下
相安卽此意也夫如是承上患不均安言惟其如是
故不可舍內務遠也文德謂明禮崇義君仁臣忠上

下有章所爲均和之本也感招曰來不往伐也措置
曰安不奪取也夫子指季氏責二子不能輔季氏卽
責季氏不能保魯也遠人不服謂哀公七年季康子
伐邾邾導吳伐魯十一年齊人伐魯非獨指顓臾也
邦謂公室分崩謂土地割據四分公家季取二叔仲
各取一哀公八年齊取讙及闡後十五年公孫宿又
以成叛于齊皆是也離析謂人心解散也陽虎侯犯
公山弗擾相繼叛是也干楯也以禦石矢戈鉤戟柄
短旁有刃向下蕭牆門內屛牆諸侯內屛
按春秋傳定公十八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

康子召冉求爲宰伐顓臾蓋康子事也故記者首敘
冉有聖言專責冉有可知或曰由求仕季氏夫子不
與雍柴同止之何也由求之材足以制變不禁其仕
望其將有爲也未幾子路果墮三都遇讒夫子誘諸
命冉有助季氏爲惡夫子教門人攻之非爲望初意
矣道之將廢雖聖人如之何
顓臾風姓子爵伏羲之裔今山東沂州費縣有顓臾
故城費詳第六篇○東蒙山卽詩閟宮云奄有龜蒙
書云蒙羽其藝孟子云孔子登東山是也在魯國東
令費縣西北也先儒又謂禹貢有二蒙山徐州蒙羽

其藝爲東蒙梁州蔡蒙底平爲西蒙○社土神詳第
三篇稷穀神百物生于土而穀以養民功同祀同天
子王社諸侯侯社不預農事無稷大社國社爲民祈
報有稷位棄爲主凡國家稱社稷以土穀爲國之本
也天子祀天地併祀社稷諸侯但祀社稷耳○蕭牆
鄭玄云蕭肅也諸侯見羣臣于此加肅敬也或云蕭
疏也雖蔽內外而可通往來與圜牆異明堂位云疏
屛天子之廟飾蕭牆卽疏屛也○兕野牛一名犀爾
雅云兕似牛犀似猪註疏云兕一角靑色重千斤交
州記兕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犀形似水牛三角

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好食棘有一角者按詩云匪兕匪虎老子云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蓋猛獸善抵觸古人取角爲酒器戒爭也詩云兕觥其觩角可爲觥卽今犀盃謂如馬鞭柄者不似或云兕有水陸二種太公伐紂師渡孟津號衆云蒼兕蓋水獸之猛者考工記云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是兕犀本二獸也本草云犀雌者爲兕而形異犀似牛而猪首三角在頂額者以時蛻如鹿在鼻者小不蛻曰食角二角者謂之毛犀角有粟紋以麤細爲貴賤文理絕美者謂通天犀胎時仰視天上百物則形于

角是能駭雞分水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夫子作春秋本事天下有道謂西周以前文武成康之天下民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古今之通誼也天下無道謂東遷以後王綱不振五霸迭興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失禮之常不可一朝居也能保長世乎以春秋計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至昭定閒大率十世而昭公見逐以死是諸侯十世少有不失者矣蓋諸侯旣僭天子則大夫亦僭諸侯自然之勢悖理愈甚其運愈促如魯自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已五世而桓子爲家臣陽虎所執是大夫五世未有不失者矣蓋大夫旣僭諸侯則陪臣亦僭大夫自然之勢也陪貳也禮諸侯之臣曰天子曰陪臣大夫之臣尤陪臣也命政令卽禮樂征伐也大夫之臣執國命頹敝已極少有三世不失者矣當是時三桓專魯六卿專晉田氏專齊衞有孫甯宋有華向此輩皆以大夫爲政春秋襄公十六年書大夫盟是

也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庶人又自陪臣降亂極而天子之權散之丘民民心有公道生禮樂征伐得乎丘民則爲天子大權去天子淪落至陪臣無復之矣不有公議世道何藉乎故庶民議之亦勢然也茍天下有道庶人草偃何議之有大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無天子而諸侯欲久留天下之勢自不可得春秋所以不齒五霸也王降爲霸天下之勢不至掃地不止庶人所以持其後矣蓋禮樂征伐者天下之大命命自天降惟天子受天命而在諸侯是諸侯爲天子矣在大夫是大夫亦爲天子在陪臣是

陪臣亦爲天子至大夫陪臣亦爲天子世道尚忍言哉惟不可拊者庶人之口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故庶人與天子捌終始者也

有道謂君尊臣卑道當然也無道謂君弱臣强與道反也十世五世三世皆据往事數之陪臣執國命謂春秋政在大夫谷有家臣爲謀主如魯南蒯陽虎侯犯公山弗擾佛肸公孫成皆陪臣也即季路爲宰權能墮三都冉子爲宰變田賦代顓臾皆主之孰非陪臣也三世謂祖孫父子間能免其身不能保其子孫

考諸春秋隱桓莊閔之世政自諸侯出也僖文宣成之世自大夫出也襄昭定哀閒自陪臣出也夫子因魯史成春秋故世運据春秋數之道不行以無毀譽之志寄諸民心自謂罪我即庶人議之也莊周謂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是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上章論天下大勢此章専論魯事五世四世據已往言祿謂國稅斂之曰稅須之曰祿政謂事權三家分魯故祿去公室言君不得制其祿也自宣公奪適東門襄仲與季孫行父執國政至成公朝行父逐襄仲季氏遂專魯歷襄昭定公凡五世行父猶稱忠勤其子武子其孫悼子平子專恣故平子之子桓子爲家臣陽虎所執桓子死康子殺適是後三家遂衰不復振矣三家皆桓公後故曰三桓微衰也大夫既無君何以令其下故不久而失之也

春秋魯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于公孟氏取其半以半歸公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叔氏自以叔孫爲軍四分公室季氏

擇取二孟叔各一皆盡征之而稍貢于公此在襄昭世而非自襄昭始也由哀上遡五世則自宣成已然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避)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士離羣索居雖有善端之生無君子夾持則萌孽不長故友不可無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俱化故損友不可不遠也是非不阿曰直見事明曉曰諒諒亮通明也博物洽聞曰多聞慣捷巧滑不觸人忌諱曰便辟輭熟親密工爲娬媚曰善柔捷言利

口長于辭說曰便佞張子厚云便辟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益如草木之受雨露不見其增有時而長損如膏之近于火如水之夾于風不見其減有時而盡小人易親故不覺而日損君子難合亦不覺而日益求友者當審其微也

凡言三皆冊三之意損益非一端舉其甚者非謂獨此三人耳樂愆戒畏亦然朱子云益與損正相反是併六爲三也則損宜云反是惟其不同故各數之直諒多聞非盡善但取益而已直有絞者諒有不貞者多聞非默識也諒有明信二意詳十四篇匹夫匹婦之諒

孔子曰益者三樂去聲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者意之所安也節禮樂禮樂自有節習其制度聲容以爲視聽言動之則比禮比樂不可斯須去也禮器云先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古者教人揖讓歌舞皆以節制身心爲學問依據之實地也樂道人善謂人有善稱誦贊揚不啻口也樂多賢友謂向慕鄉國天下之善士相與爲友也以此三事爲天下之至樂者是天下之至益也若夫以驕爲樂倚權怙勢夸自尊大如大人之巍巍是也以放佚遨遊爲樂如遊覽登眺流連荒忘是也以宴安爲樂沉酣麴蘖聲色迷心是也此三者人情所謂快心之欲實鴆毒之慘也損莫加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造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言語一端聖人屢致丁寧語默適時最難況對達人長者所謂見大賓也尤宜恭慎于此妄發何處不妄發故當斟酌而言過差曰愆三愆躁爲首後二愆所以調劑而適中也未見顏色謂言已及而顏色相違也司馬光云人有言如鼓鐘有響扣之而應不扣自鳴鮮不爲妖故君子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事其大夫之賢者操心當如此非伺人眉宇迎合爲恭而已不然以言餂以不言餂是穿窬之類也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恒情惟侍于君子稍能訒默能充此以往庶免躁妄非但謂侍君子時當慎耳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人身血氣耳無血氣則無此身任血氣則與禽獸同能調伏血氣即是克己爲仁齋戒以神明其德也人少血氣方長未定童心乍開欲竇初啟見可欲則搖蕩不自持故其戒在色三十以後年壯當事勇往徑前或失不讓故其戒在鬭五十以後景逼桑榆砥礪志灰菀萎自營老耄貪饕恒情也故其戒在得貪求曰得人老如鐘鳴漏盡豈可更加貪戀惟斷緣寡慾省事清心爲齊生死之道也血氣即生理涵養收攝學問之功不可須臾離非謂少不戒鬭壯不戒得也各就所偏因時加謹少好色則亡身壯好鬭則亡家

老好得則禍貽子孫少戒色則善壯壯戒鬭則難老老戒得則還虛蓋養身養德備矣二氏蹈襲爲婬殺盜爲色氣財亦曰戒夫男女之欲人不能無惟不戒則爲色任事之勇人不可無惟不戒則爲鬭貪生之計人不能無惟不戒則爲得不言無而言戒者因其情節其過耳二氏毀常滅性與聖人異大抵戒者割截之利劒非蕩平之大師也欲難防而易犯戒易持而難久必于不覩聞之地養無欲之體陶鎔于詩書禮樂以變其偏沴之習使德性常主血氣不至跳梁則累自輕若卒發而强制如捫漏舟原思之不行非

顏子之歸仁也

五官亂心莫甚于目色者目之賊嬰兒無知而能視移心志者色爲先莱少艾染紛華皆緣目入故克己四勿先視不獨悅婦人爲色也鬭者剛氣觸發莊生云與接爲搆日以心鬭不獨與人鬭很爲鬭也得因我生我爲窠臼是生貪沘昔人謂衰至便驕老人未能謙能赤知謂知皆得也不獨貪財爲得聖人無意必固我無可無不可七十從心方是一無所得禮七十老而傳古者七十懸車不仕止足之分也血肉久住則朽知氣久勞則昏衰則死死則歸虛虛則無物

無物故無得無得而後可以死明者早知夙成不待旣衰而始戒也愚者身命垂盡眷戀不舍富貴則席勢固寵無勇退之節貧賤則逐逐營營爲子孫作牛馬不思身非我有而求多于身外計較于死後思長保不失豈不愚乎人生幼而壯來者日益自無趨于有壯而老往者日損自有還于無少與世漸密老與世漸疎達士將老見爲無得故佛氏有六觀之喻無一法可得爲得法皆吾聖人已言之緒儒者盡割予二氏讓而不言左矣

老子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列子云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戒不及嬰孩嬰兒皆可為聖賢其年皆可至期頤其斲喪始于好色故其培養始于少老子云治民事天莫如嗇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少不知戒則當壯不壯未老先老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慎也唐人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言好色之當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是常惺之心君子毋不敬儼若思戒慎恐懼須臾不可離也天命即是人性人性萬理咸備天所命也視明聽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惟皇降衷敢不顧諟乎少有放佚即是顛越帝命是以君子非禮不動畏天命也大人德威隆重所謂大夫之賢者畢承尊賤事貴不肖事賢古今通誼也世道所賴惟名分敢輕狎之乎聖人之言典謨訓誥之類奉為師保守為蓍蔡敢謂空言而忽之乎一畏天二畏君三畏師無時非兢業之懷與天合與大人聖人同心所以為君子若小人豈無天命之性而沈湎於利欲昏蔽于習氣醉生夢死初不知天命為何物至于大人名分所尊狎而玩之其于聖言道義所出謗而侮之既不知有天命焉知有朝廷焉知有聖賢放僻邪侈無所不至盜跖禽獸不遠矣是為小人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夫道一而已聖凡本同所爭知與不知知非見解即知是行神氣清明心境圓融顯微無間方為知人皆有知而聖凡不齊自孩提以來不離不斷清明在躬為子即孝為臣即忠動容周旋中禮知之最上者也然不可多得也存乎人善反耳苟能博文約禮由問學以會德性此學而知之者雖勉與安不同而知無二理其上焉者未遠也又有學未即知反覆參証以至困衡之久始豁斯覺者難易又不同然其知亦一至於困衡之次欲蓋此理人人具足學則皆可為聖其必也困而弗求通焉斯雖不學斯亦無上達之路為下愚之

民而已矣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困如人在桎梏中百方求脫自有亨通之時今如醉人不醒以泥塗爲袒裼尚不知困焉知學所以爲下愚此章意主勸學非爲辨等朱註言氣質不同有此四等聖人不言氣質但言習習卽學也氣質與理非二離氣質無處有理卽氣質是理氣質偏蔽卽理偏蔽如鏡不明但能刮磨卽鏡是明更不得分鏡作氣質又分明作理存乎習耳生學困民四者卽一人皆具良心生也見聞學也憤悱困也暴棄下也能不暴棄以求憤悱生知皆可學所謂下愚不移者人自不學學則

無下愚非謂學亦不移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思者心之官心常存謂之思隨處心存其目有九九者數之聚也陽數極于九九思脩身涉世之要思恭以上所以脩身也思忠以下所以應務也緣引莫如目故視居首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官常思則耳目有主而姦聲邪色不得蔽之是以視明聽聰也色思溫貌思恭所謂動容貌斯遠暴慢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堯舜惟溫恭夫子惟溫良恭儉讓有道之容無暴厲者矣出言必無欺誑臨事常恐懈怠理有疑惑則加意詢訪小忿不平則遠慮患難名利當前則揆度義理思有九而心惟一天下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心常在則隨時省察神明兼照大者立小者不能奪而行無不得故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何但九耳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貪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人品以獨善爲守以兼善爲通獨善之人見善如追隨不及見惡惟恐加身刻厲尚行眞切爲己比之同流合汙苟且摸棱者誠賢矣然秖自爲而于世道生民無濟耿介之士耳据耳聞目見常有之等而上焉爲經世之大人其潛脩隱居非枯寂也常以民物爲心尋求大用之志及其出仕行義卽達其所志之道設施有本推行有序使教化洋溢匹夫被澤是不以功名富貴變塞者也嘗聞是語而未見是人蓋富貴易淫貧賤喪守古今人不相及久矣如齊國千乘之

富景公所謂顯諸侯也無一德足稱而泯然以死伯
夷叔齊棄其國窮餓于首陽山下到今數百年人稱
其德如景公之富行義達道者所以不得見也如夷
齊之廉好善惡惡者非其人與潔身本是畏害故引
夷齊齊世須有位故引國君當時國君死無稱不正
景公而景公生有顯聲貽謀不變身死[illegible]莊
公見弑而已爲賊臣崔杼所立仰愧夷齊故以相形
好善惡惡者常有故以夷齊實之求志達道者不常
有故即景公慨之春秋時作者七人夫子所目擊皆
好善惡惡者而用行舍藏則夫子自謂與顏淵而已

矣
餓謂不食周祿採薇沒齒非眞饑而死也四馬曰駟
一車兩服兩驂爲一乘千駟即千乘千乘之國賦之
出田者也此千駟畜之君廄者也禮云問君之富數
馬以對詩詠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春秋傳謂
其元年革車三千乘季年三百乘之類極言富耳非
實有四千匹也舊本齊景公以下別爲一章然齊上
無子曰字求句其斯之謂與無指自宜合爲一章朱
註謂第十二篇誠不以富二句當移置其斯上難從
○按古者句賦車馬出于民國馬畜于官所以備缺

乏待貢獻賞賜也据周禮校人養馬天子馬十二廄
良馬五種分爲十廄廄四百三十二匹十廄共良馬
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種二廄其數三倍良馬則
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良駑十二廄共爲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此天子之馬也諸侯馬六廄視天子少十
分之四卿大夫馬四廄視諸侯少三分之一今云景
公有馬四千匹是多于天子也周衰則國家僭大夫
富于諸侯諸侯富于天子周非文武之周而齊亦非
太公之齊也故相懸如此雖然周禮未可全据天子
馬十二閑養馬之官僕夫十人馭夫六十人趣馬一

百七十人師五百四十八人圉夫二千一百六十人養
駑馬之官馭夫三人趣馬五十八人師一百八人圉
夫六百四十八人共官牧三千七百六十七人是人
數反多于馬馬之芻秸取給于甸服而官牧之廩祿
十倍于馬何所取給自天子至諸侯大夫皆有馬如
家馬四閑一良三駑則馬八百六十四匹掌牧者六
百八十三人大國卿祿四大夫其田不過三千二百
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耳祭祀賓客之需取
給外畜馬八百六十四匹職役六百八十三人何以
廩餼之而諸侯天子可推矣周禮補葺于周衰六國

羸秦之季諸侯强大比于王者故費汰而制侈官宄
而事煩考之儀禮卽諸侯大夫一聘而庭實賓賜之
馬且數十匹安得不養馬之多乎故三禮之說半非
先王之舊矣
首陽山馬融謂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今
山西平陽府蒲州是也山在州東南三十里禹貢所
謂雷首山也河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山亦名
首陽武王伐紂還休師徒于此故名偃師夷齊不宜
于此甚許愼謂首陽山在遼西卽今永平府古孤竹
國之墟近是馬融据唐風采苓以晉雷首當之耳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去聲其子也
有異聞疑聖人私教子也獨立夫子獨立也堂前地
曰庭趨疾行也禮堂上不趨堂下布武所爭在上過
之必趨不敢翔行也獨立獨趨言時可以私也詩禮
聖人所雅言也詩可言禮可立聖教之常也詩溫柔
故學以出言禮莊敬故學以自立兩獨立兩趨過明

終無異聞也遠其子謂家庭父子不羣居不狎語父
立則獨子過則趨學則退處日不數接所謂遠也易
稱父爲嚴君禮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昵也
子禽識卑故子貢答問政答賢于仲尼皆有不屑教
誨之意味伯魚之對忠信誠慤無忝聖嗣兩退而學
克負荷可知士貴受教不然雖賢父兄無益伯魚所
以賢也
禮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所以殉
葬者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亢曰
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
用觀此亢亦知禮能言者夫非伯魚導之使學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
人
此焉春秋諸侯多內寵奪嫡故記邦君之妻四字便
是正名惟其爲君妻故稱如下所云名正則言順也
夫人謂德比丈夫猶言女士也小童謂寡小無知如
童蒙也邦人本國臣民也稱諸異邦亦謂邦人稱之
也如大夫抗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

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寡君者曲禮襲用此文謂夫
人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因上章學禮學詩
類記之禮莫大于名故夫子教伯魚學二南禮自閨
門始也
仁山金氏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
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也大夫之妻
曰孺人亦比于小男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于
男子矣至天子之妻始曰后直比于繼體之君矣或
曰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副也諸侯之配曰夫
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命婦言從夫受命于朝

也大夫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也庶人曰妻妻
齊也齊等也大抵此篇所記多等級名法故稱孔子
以正之篇首季氏伐國繼以天子諸侯禮樂征伐得
失大數言三言九皆名法之類

論語詳解卷十七

郝敬解

陽貨第十七○季氏大夫也陽貨陪臣也故相次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
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執魯政在夫子未仕之先故以士待夫子而以
大夫自處也虎本家臣非大夫惟天子之卿大夫比
外諸侯其家臣比外大夫魯公室僭天子故三桓僭

諸侯其家宰亦僭大夫檀弓所謂家大夫也禮大夫
有賜于士士詣大夫門拜陽貨欲孔子仕已致孔子
來見藉聖人以取重于國人耳夫子知其將為亂不
欲見之貨瞰夫子出以豚肉來歸歸猶納也與餽通
不曰餽而曰歸主人出而納于其家因未得拜也小
豕曰豚時亡即瞰亡也出外曰亡不曰瞰而曰時者
貨以亡來夫子以亡往適其時也亡而後往本不欲
見之意也遇諸塗夫子自貨家還貨自外至野會曰
遇也來與爾言倨慢之辭也懷其寶謂夫子懷藏道
德如珍寶也迷其邦謂坐視邦國之昏亂也可謂仁

言不憂國愛民不仁也好從事欲有爲也亟失時人
失機會諷夫子附己也可謂知言不智也兩曰不可
皆貨自言末句加孔子曰别之也聖人待惡人盡禮
稱情含容不迫所謂危行言孫默足以容也揚雄以
爲詘未知聖人者也
孟子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于士不
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
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敘事詳
明此章惟以一歸字時字括之較精核夫子嘗見南
子以君夫人有見之禮也而陽貨不見者爲其爲亂

賊也及饋來亦見見時其亡亦不遠見也塗遇不避
不必絕也是謂比義或曰時亡往拜非詐乎曰大信
似詐大直似枉亦猶當諱而諱隱飾直也當報而報
私飾公也識此便是無意必固我孟子謂聖之時此
亦足覘矣懷其寶二段與子言惟求則非邦二段語
勢相似彼皆夫子語此皆陽貨語也加曰字與管仲
不死曰未仁乎皆自斷語法兩不可甚摸稜非聖人
應對之辭豈其漫無可否而以不仁不知昌自任乎
末句乃稱孔子曰甚分曉
陽貨事季孫意如意如逐昭公外結諸侯內彌縫國

人卒使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援立定公皆意如
爲之也所託心膂孰如陽虎者乎意如死虎反噬其
孤輕魯無人以强公室爲名欲脅其主而除三桓小
人變詐之尤者故夫子作春秋書曰盜而相與之際
委蛇盡禮又如此聖人應變之權坦易之度無可無
不可疾惡者不必爲夫子辭朝而尊聖人者亦不必
爲夫子增氣先儒云惡人旣惡矣過示其誅不能加
也聖人旣聖矣附會其說亦不能加也知言哉
陽虎字貨初事季平子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及
公父文伯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逐公父文伯六年八月盟魯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
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八年九月刼公與武叔伐
孟氏公斂處父敗之虎入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
關以叛魯人伐之虎奔齊齊景公囚之而逃奔晉依
趙鞅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趙鞅好利而多信
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日者羣陽之精陽氣實字象形日形實也積陽之熱
氣生火火氣之精爲日故陽燧見日燃而爲火晝者
陽之分夜者陰之分夏陽盛故晝長冬陰盛故夜長
晝短行陽之道日出于卯酉之北行陰之道日出于

卯酉之南春秋陰陽等故日行中道晝夜平日在牽
牛則寒日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
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
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
謂胐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
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
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
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虞淵是謂高春至于連石
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
至于虞淵是謂黄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入于虞淵

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月者太陰之精陰氣虛字象
形月形闕十五後光漸滅也淮南子云積陰之寒氣
為水水氣之精為月故潮有大小月有盈虧日如火
施光月如水含影佛書云海中有魚龍等影入月輪
故月有黑影呂覽云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
蚌蛤虛羣陰虧月形于天羣陰化于川也月形圓質
清日照之則光生故朏生于向日日光所不照處則
暗故魄生于背日望之日月相對人居其間盡覩其
明故形圓二弦之月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
魄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裏故不見稟日以照夜

[illegible]臣女主之象也比德則形罰之象也列之朝廷
諸侯大臣之象也是以近日則光斂猶臣近君卑而
屈也遠日則光滿猶臣守道循法蒙君榮華而體勢
伸也當日則蝕猶臣僭君道而禍至覆滅也盈極必
缺陰不可久盈也當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挑上聲當
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光盡曰晦晦灰也如火成
灰也復生曰朔朔蘇也死復生也光半曰弦一旁直
一旁曲如弓弦也光滿曰望與日遙相望也
歲年也五行木星曰歲周天十有二次木星十二年
一周天每行一次則四時功成故謂年為歲於文禾

千為年戊步為歲歲取木行一次年取禾生一熟載
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一終
小豕曰豚一曰㝅朴豕生三月曰豯奚六月曰豵宗
三歲曰豣堅五尺曰豝犬豕曰豟尼壯豕曰豭假求
子豕曰豶豕毛怒豎者曰豪豕息曰豷意關東謂豕
為彘吳謂豨楚謂豬養豕謂豢祭祀豕謂剛鬣豕多
肉少骨多生息而寡食物故人畜之啖豕曰豅龍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去聲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陽虎不仁類記之性即人仁義禮智之心
相近即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也第云相近者對習

遠而言也非微有不同之謂相近卽是同然世間實有一種不善之人說者疑性未必相近不知所不相近者非性也習也慣熟曰習猶習氣習俗之習習緣于有生之後性本乎天在人爲不覩不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卽性之體也一物不雜是曰至善情識旣感耳目旣加物交緣引日積月累逐妄迷眞遂與善相遠而反觀天命之初堯舜與桀蹠同耳相近者而使之相遠則習之移人豈不甚哉習于不善雖智者移而爲愚惟生而知之者上也性定而不可移于下習于善雖愚者可移而爲智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

矣習成而不可移于上世多中人有志爲上不欲爲下在愼所習耳雅者言他皆可移也上智卽性下愚由習上智性定不遷下愚習往不返性本善而習不善性常不動而習自遠也不移成上智下愚非謂上智下愚而後不移也移存乎習此爲習遠者戒非爲性近者開岐路也遠也下多子曰二字或非一時語與善人吾不得而見章同

性無不善而習有善不善此千古言性之定論也孟子性善之說出于此相近卽是善相遠謂有不善者習移之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謂習能移人人當愼

習也孟子論牛山之木論凶歲子弟入皆有不及生我所欲等章性善之說詳矣其所謂旦晝之梏萬鍾不辨禮義納交要譽皆氣質習染使然世儒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以夫子言相近爲氣質之性孟子言善爲理義之性夫性豈有二何性無氣質何氣質無禮義聖人言習便已包氣質性無爲而習有爲凡有爲卽氣質也性非滅習而起習者皆性習不離性而移性者惟習性本定而習常移習不定而性亦不能爲主矣然習雖萬變而性常不死孟子謂夜氣平旦幾希與人相近終不得謂性爲相遠此也凡聖賢

言性與二氏異二氏言性以淸虛寂漠爲主故儒者外加氣質塡補聖賢言性萬物皆備于我矣以盡人盡物贊化育參天地爲盡性故曰微之顯隱之見費而隱合外內之道也氣卽是理知卽是行習卽是性天下無道外之事物無性外之道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雖九流百家無非性之故但有利與鑿之分率性曰利利則爲善戕賊曰鑿鑿則爲惡皆習也性惟備萬物所以不能離習惟不離習所以不能皆善易曰愛惡相攻情僞相感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皆習也非性之咎也習有善有惡此相遠之

習暑重惡邊明性之所以有不善也
或問性曰性者心之生理問心曰心者性之宅舍言
心而性已具程子云心統性情者也朱子云心者人
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神明者性也易卦離爲心
離明也卦外畫實象血肉之心內畫虛象神明離爲
火古文心如倒火藏明之象性卽所藏也或問情曰
情由性地發生如草木出地文从青木氣也性由情
顯火附木生問意曰意者和合性情者也性靜爲無
情動爲有動靜有無皆由意文从音醬曰醷从意皆
所以爲和也故道家謂意主比和屬土心火生情木

爲土氣而并統于心或曰若是言心可也必言性何
也曰性生也天德之大德曰生人物得之爲性性在
則心生性亡則心死不言性無以見生生之心人物
皆有性鳥性飛獸性走草性夭木性喬火性熱水性
寒金石性堅皆性也而心惟人最靈鳥獸乃蠢草木
土石乃無心故言心則不該言性則徧滿矣或曰若
是則言性足矣又言心何也曰言心貴人也人首庶
物其精靈雖心心生爲性故曰仁人心也性卽仁也
心在人身內如果實仁在甲內心當人身中央如果
實仁在果中央中央曰心中爲未發天下之大本也

仁爲生意天地之大德也德以凝道人能弘道者心
也言性以表心言心以表人也或曰若是何不直言
心相近而言性相近曰心兼形神爲言也形有礙而
性虛虛則靈蠢同歸前所謂言心則不備言性則徧
滿者也或曰何謂性善曰孟子言之備矣善與性非
二也性卽善善卽性一物不雜之謂善詩云惟天之
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亦善乎易曰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元者善之長仁也中庸
言明善大學言止至善皆言性也子思云天命之謂
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卽善也故孟子以仁義

禮智言性孟子之言出子思子思之言出夫子夫子
之言出羲文性善同也佛氏以妙淨不染爲性老氏
以自然無爲爲性皆襲性善之旨也樂記云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不死之謂生不動之謂靜不死者生之
炁也不動者炁之初也勿論人且譬諸物勿論物善
且譬諸物不善毒草猛獸方其含芽啟蟄陽春佈德
朕兆初萌普同生炁荊棘與桃李鳥鼠與靈爵皆含
元始天無二命物無二性豈生稂莠者一天生嘉穀
者又一天邪豈天以一命命龜龍又以一命命虺蛇
邪迨夫有生之後形分氣殊風日之所吹暄雷雨之

所滋蕩各諧其所適因緣漸染鼠習爲偷梟習爲鷙虎狼習攫殺蜂蠆習螫毒枳棘長而刺生藤蔓久而蔓成矣惡豐儉聲色臭味區以别矣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毒草猛獸猶若此而況嘉穀與牧畜乎故孟子謂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其有不同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麰麥之生性之相近也雨露人事失宜習之相遠也其在于人赤子無爲性也終身爲盜蹠習也其在一日平旦清明性也旦晝梏亡習也其在一事思慮未起性也施爲不檢習也靜中一

念妄動即是習動中一念主靜即是性性非空寂依性起習習雖膠轕即性在中聖賢不無習而性常存衆人慣所習而性迷亡矣流移遷徙不自知而反諸初生聖凡未分何遠之有或曰若子言性與告子生之謂性何異曰告子生之謂性即是性相近也秖緣不知習相遠所以成誤性不離習習與性非二凡氣與理非二知與行非二上與下非二內外顯微體用精粗一切非二告子之學偏主仁內而以義爲外不著不察內見性而外不見習故黑白不分馬牛不辨人物無等是以孟子非之及孟子自言亦曰形色天

性也夫非以生之謂性邪聖學無偏上所以言性必言習善惡分段自明後世理學如告子禪宗偏上所以無實用也或曰請言習曰習之言俗也詩云習習谷風在上曰風在下曰俗風者不知所自起俗者庸衆所共趨也故衆所便曰習俗已所便曰習氣聖人時習學者傳習習于善者也相遠之習則意之所偏情之所勝見聞之所引誘恣縱馳騁放而不求無始以來之習氣同流合汙之習俗也終身由之而不知故習如水之就濕如火之就燥機順勢便不可以不克也習與克相反克逆而習順也克爲復習爲已克

已爲仁反習爲見性顔子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逆也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佚順也故佛氏以逆流爲歸元老氏以逆轉爲還丹要非二氏之言也子云易逆數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故習不可順之也能克則反習爲善君子上達也不克則沿習爲不善小人下達也性純任天天同故近習純任人人私故遠孟子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旦旦而伐即是習良心即是性心與性有二名無兩體也即

第一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　版　叉内

心是性離血肉無復有理理離事則成素隱世儒以致知為入門與行為二分事理作兩截顯微隱見不得歸一學所以偏上也朱子泥一近字謂此章之性兼氣質秪因他處偏執理于此增氣質明其相近而不甚相同耳不知理義除却氣質安頓在何處調伏氣質即是理義非二也夫子言性欲人以性化習性現則習自正言習欲人反習歸性習正則性自還衆人皆有性聖賢亦有習人生世俗中如魚生水中事理原不相離聖賢以性地為依歸大本立達道行故習不能移所謂中不倚和不流從心所欲不踰矩是

謂上智衆人隨俗波靡大體從小體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日用飲食凡民耳是謂下愚上智即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愚古之疾古之愚也直詩云靡哲不愚柴愚回愚非君子所惡也能學即夫困學又夫雖愚必明何至于下惟困而不學故曰下愚也顓蒙不知有禮義師保之訓所以終身淪沒不可列于士林與小人居之不疑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同也上智不可移而使之下者性也涅而不緇磨而不磷是也下愚不可移而使之上者習也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是也上智者少不慎所

習皆可使遠下愚者多善反所習皆可使近惟其習不可移所以知獨為上惟其任習不移所以愚獨為下二語申明習之所係重也語云割而不舍馬鬣截王習者重復不止移者漸往不覺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之謂也或曰性既近焉可移曰性不移習自移也遠與近機不在性而在習如岸不動而舟移如同居比鄰居者不動而行者自遠今日五里明日十里又明日二十里以至百千萬里風馬牛不相及而家鄉自在也上智不移不可移而往下愚不移不肯移而歸歸則何遠之有乎雖然亡命之徒亦有並

徙其宅者矣習惡之人亦有並移其性者矣如水性下桔槔可使上金性堅鍛鍊可使柔螟蛉桑蟲果蠃負歸而生羽翼橘過江化為枳桃李接而華改孩提無不知愛親若襁褓過繼少適他邦則父母兄弟為路人此習之移性也物為甚人雖弱喪有告以父母兄弟故國無不愴然思慕出涕者此性之相近也然亦有亡命之兒過繼之子人告以父母兄弟晏然不置懷者此乃所謂下愚不移也皆習使之豈其性然乎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嗚呼佛老猶知性之善而號為儒者反謂性為惡是何言是何言

此篇所記多變化之理皆習之移人者也如陽貨公山佛肸小人穿窬鄉原鄙夫飽食好勇爲亂爲盜六蔽七惡小人女子以至宰我短喪皆習移而之不善者也學道行仁好學與詩立禮成樂皆習之移人而爲善者也天道無言時行物生聖人無類磨涅不改是變化之宗天命之性上智之不移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游宰武城以禮樂教民使邑人弦歌蓋本古人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之意也弦謂琴瑟古人鼓琴瑟則歌莞爾微笑貌細蒲曰莞小而柔故爲和悅之名割殺也雞牲之小者牛刀殺牛之大刀諭邑小而用大教也道謂禮樂也孝弟忠信禮樂之實也弦歌禮樂之器也禮器云先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子所謂道之當學者本非器數之謂也君子謂士大夫也小人謂庶民也君子學道則有萬物一體之懷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有循理守分之思所謂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也故易使子游以弦歌爲學道解釋牛刀之譏据其所姿本自正理夫子不復置辯第呼二三子是之轉以已言爲戲夫聖人論治與論道豈有戲謔之言所謂戲者與答子路無所取材答子貢吾與女弗如答黨人吾何執答荷蕢果哉之類皆渾然不露而囊括甚深未可膠柱解也君子學道二語自是君師軌範不易之定論子游述所聞未爲不是而以弦歌當禮樂爲學道實非夫子禮云樂云之意昔者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夏后氏學稱瞽宗以樂師爲學官周禮以大司樂掌學政古人用樂爲教誠有之比及周衰五霸亂

詩亡樂缺管以文獻之邦大夫歌雍舞八佾樂其可知矣上無禮下無學干戈擾攘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夫子思善人爲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如有王者亦必世而後仁庶乃議富富乃議教故孟子與齊王言樂曰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何使我至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樂哉是故制產樹畜興利除害王道之始也庠序學校王道之終也魯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備莒也哀公八年吳伐魯克武城蓋疆場之地民數苦兵今不務除其苛政而寬舒[illegible]

寡其征徭而休息之勸其力本節用而繁阜之遂教
以弦歌譬如海錯充饑所美非所需故夫子莞爾而
嘆割雞也或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得不教曰所
謂不可斯須去身者非弦歌之禮樂也君子小人不
可斯須無禮樂而可終歲無弦歌若是民間偶然弦
歌夫子何須驚嘆若是邑宰教民則弦歌不止一家
舉疲敝失所之民四境弦歌猶未立求行見卵求時
夜者耳子賤宰單父師事而稟度者五人夫子嘆曰
惜哉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與嘆割雞意正
同然則何爲喜而笑是時民生愁苦呻吟聞此希聲

譁不被頹惡極而喜猶杜甫云驚定還拭淚云爾如
西狩獲麟非不祥也而反袂拭面涕泣沾衣一喜一
憂兩情正同夫禮樂積德而後興唐虞之世堯未嘗
言樂也至舜末年夔乃擊石拊石君臣喜起賡歌百
年而後興禮樂堯舜猶然而況區區武城擾擾亂離
之秋欲效南風鼓琴不已驟乎以是謂之牛刀割雞
也割雞自有刀此言非戲聖人恐學道者惑而廢業
故以偃言爲是自以其言爲戲夫前爲戲言則後爲
實語愚謂前爲實語後爲權辭耳
爾雅云雞大者曰蜀蜀子曰雞(俞)未成雞曰僆(練)絕

有力曰奮廣志云雞大者蜀小者荊莊子云越雞不
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然則魯雞大越雞小也古有
祝公者居尸鄉善養雞故俗呼雞曰祝祝一作喌或
作朱雞之言佳也善爲人制早晏之期故佳之雞爲
陽精南方之象故陽出則鳴以類感也禮宗廟之祭
雞曰翰音言其鳴聲長也故楚歌謂之雞鳴歌韓詩
外傳云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君不見
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
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
君猶日瀹而食之以其從來近也夫鵠無此五德君

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牛說文云物萬物也牛爲
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物字从牛史律書云牽
牛者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
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故生从牛世本云黃
帝臣胲始作服牛山海經云稷之孫曰叔均作牛耕
牡牛曰犆(特通)一曰犅牛子曰犢牛鳴曰牟牛息曰犨
八歲牛齒具曰犕(犕)牛羊無角曰犝角長曰牰(祖)宗
廟之牛曰一元大武(元首也武足跡也)色純曰犧
公山弗擾以費(祕)畔召(趙)子欲往子路不說(悅)曰末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季氏家臣與陽虎共執季桓子及虎敗亡弗擾以費畔事在夫子未宰中都爲司寇之先弗擾以强公室爲名召夫子蓋季氏之不臣人情所共憤也魯事反常欲救魯須用權權非聖人不能用也當時聞召無拒志似欲往者聖人道大德宏與人爲善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老子謂百姓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此也二三子負氣執節莫如子路與聖人行權處常相牴牾故不悅而有閒言末之猶言無往也天下無道天子諸侯旣無一可矣況於陪臣又況

于叛臣此其不悅良是但聖人之心未易語人聖人之量未許同人聖人之行止亦非率爾也故不言其往不往而第云召我用我我者不同于人之辭也卽後章堅白自信之意我可必諸我而用我存乎其人如有二字甚圓活因公山氏而包舉魯也但用我則國勿論大小地勿論東西道勿論今古在昔文武以岐豐百里爲之而成西周我今卽以此爲之而成東周不亦可乎所患無眞能用我者耳由但當爲用者慮勿爲我慮也魯在東故曰東周要之弗擾豈眞能用夫子者而聖人樂行憂違之志悠然可想篇中此等處不主記事主爲聖人傳神此篇以陽貨題名表當時陪臣執國命否運已極聖人變化猶龍所以處亂世亂人者迥出常情之外非可以蠡測也惟有子路壁立千仞之氣乃敢伐鼓雷門子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至于耳此類是也記者不言其終不往而特記其始欲往見聖人無可無不可云爾善讀者須參伍會通無此力量亦當有此見解不然踽踽涼涼一迂措大耳大抵天生聖賢與佛老異佛老惟自爲聖賢爲斯世斯民論語二十篇講學則論政言志則爲邦脩己則安百姓爲仁則通天下自古列聖開物成務

無非爲天下而所以爲天下在得位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位有三繼世爲天子一也始基命有天下二也遇王者爲名世三也孟子謂堯舜至孔子其間五百年一聖人聖人出則必得位堯繼世爲天子者也舜禹受禪湯武征伐皆始基命者也伊尹周公皆逢聖王爲名世者也天縱仲尼德同舜禹生不逢唐虞爲匹夫無湯武之資然三千七十士從之如雲車跡所至風行草偃與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一不殊而深自韜晦席不暇暖當世人不識也使夫子當日春秋時欲自王如三代以下創業之主優爲而不

為志欲得一國一君行義達道以躋天下于順治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居常每思周公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以天下讓亦曰可謂至德也已矣謂武曰未盡善也其志可知不得為舜禹則欲為伊尹周公而不肯為湯武者仲尼之志也卒不遇而有公山佛肸之召世道愈卑興衰之權下出陪臣而欲往者示世道無係之至非真往也或曰若真往奈何曰湯起七十里周起百里一旅一成古人以興諺云一墨之火能燒萬仞之山一匕之藥能回九死之命惟聖人能之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孟子謂伯夷伊尹得百里之地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夫子乎欲為東周一費足矣然而未免以費為殷亳為周鎬征誅以得之所以卒不為而寧以其業託諸吾黨功賢于堯舜者此也其欲往叛臣見女主亦居夷浮海之意云爾

公山弗擾左傳作公山不狃字子洩與侯犯皆陽虎之黨相與謀季氏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為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遂囚桓子與盟而後釋之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事敗虎出奔弗擾以費叛召夫子時夫子猶未宰中都也至十三年季氏用子路計將墮費弗擾與叔孫輒率費人襲季氏不勝二子奔齊復奔吳此夫子既為魯司寇時也由此觀之公山非叛魯叛季氏也故季桓子用孔子亦非真能用迫于陽虎公山諸人之亂也子路墮三都亦乘陽虎公山之亂墮之也可以窺聖賢用世之權而道之終不行魯君臣之終不可有為何待齊人女樂之至而後知乎○左傳吳王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退而告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以辭王將使我吳王問于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得志三月吳伐魯使弗擾率弗擾故由險道從武城入使魯知備由此觀之弗擾亦知禮者故先儒謂弗擾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蓋有魯公在而稱兵國中投鼠不忌

器故不得不謂之叛然而季氏亦可叛也鋤强臣張公室舉非無名夫子所以猶欲往耳陽虎欲見則不見公山召而往其人賢于陽虎亦可知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人心也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心一息不與天下爲[illegible]則痿痺不仁要其本不在天下而在心操舍無常得此失彼則精神不貫苟能兼行五德達諸天下隨事隨處天理周流則吾心與天下通天下與吾心通而

仁矣五者天地之成數于天下者無遠弗届也因子張好行好達誘之使行故子張欣然請問恭寬五德在己者也不侮五徵在天下者也五德行然後五徵見而一體之仁成矣仁本混同非五德條理不貫五德川流而仁爲敦化也謙遜曰恭容蓄曰寬誠實曰信勤作曰敏恩澤曰惠恭貌也寬量也信心也敏事也惠施也五者皆以濟堂堂之過收斂而就實也信居中于五行爲土德之基也恭寬由內敏惠達外信爲中主也不及智者行即知也知而不行則蕩堂堂者所以過也惠與寬異寬主容惠主施孟子云分人以財謂之惠惠以酬勞故人樂爲役也五者有序謙恭者或迫狹不寬寬弘者或浮汎寡信信實者或遲鈍不敏敏急者或峻刻少恩恭則我不侮人人誰我侮寬則我能容人人在容內故得衆信則我不欺人人自倚仗敏則事無闒茸天下享其成功惠則有以酬人之勞人樂爲用此實心實事能行于天下則存體應用元氣周流物我無間而一體之仁備矣蓋聖學事理合一後儒偏主理幾同禪寂矣記者記此于公山佛肸間見聖道蠻貊可行放之皆準惟其仁耳子張才高器宇恢廓聖人因材而篤屬望甚遠與告

問仁問達問從政皆極委悉教顏子爲仁外無如此備矣五德五效所謂家邦無怨天下歸仁孟子謂仁者無敵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仁爲尊爵爲安宅不越此理大抵子張多闊略聖言每精詳

佛弼肸隙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吝不曰白乎涅列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晉大夫趙鞅之家臣也中牟趙氏邑也據邑叛趙鞅也時晉定公十五年趙鞅責衛貢五百家于邯

鄆大夫趙午遂殺之大夫士吉射與荀寅救之相攻春秋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是也佛肸據中牟正當此時先是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居晉乾侯趙鞅受季孫賂不肯納公昭公遂卒于晉事見春秋傳則趙鞅者晉之叛臣亦魯之寇仇也時晉公室卑不啻魯而六卿強過三桓趙鞅彼黠甚于季孫以魯先世忠厚子孫僭禮樂馴致大夫叛公室陪臣叛大夫而不能禁況晉自重耳詐力稱霸子孫世受諸侯朝貢比于天子其大夫叛公室陪臣叛大夫宜爾如有王者起魯三桓晉六卿皆

不待教而誅者苟公山佛肸真有忠義之心上格五廟下對國人一舉而萬全翦強臣張公室則周公康叔實式臨之夫誰曰不可時夫子去魯居衛佛肸使人來召昔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而夫子于叛人之召無拒辭無難色此守常執節之士所以駭而疑也子路于此想亦不悅而懲于向者公山之問率爾未達聖意故于此從容執所嘗聞請教亦即向者不悅之本心也親身為不善言與脅從波及者異也入即脅從矣子曰然然其所言有理也曰有是言自任已嘗有是言也不曰者反前之辭前言君子當以堅

白自守為恐磨涅而獨不曰堅有不磨白有不涅者乎磷破也猶考工記雖敝不甐之甐或云磷薄石也涅黑汁也緇黑色也嶢嶢者易缺磨則無不磷不磷者無體之堅也皎皎者易汙涅則無不緇不緇者無色之素也匏瓠也瓜亦匏類二物柔脆言不堅也易曰以杞包瓜象陰柔也繫藤蔓也匏瓜塊然無知而自繫累隨人剝削耳不食謂匏瓜不能使人不食也蓋有匏瓜自有藤蔓不能禁人摘取若夫至人神明不測無所係累豈如匏瓜取之即攜拉之即碎者乎蓋大道無方大虛無象無方之方百方轉移無象之

象諸象發揮堅無形故堅不可攻白無色故白不可染莊周云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此也太抵天下善惡邪正之理從違順逆之途紛拏千變惟聖人能委蛇從心無所凝滯即如叛主非臣而叛叛主之主其叛亦異叛人之黨不可入而入不與同黨入亦何傷堅白不可磨涅而亦有不畏磨涅之堅白匏瓜以繫被食而亦有無繫不可食之匏瓜恒人有物有我執形器為用故尋途守轍惟聖人忘我忘物故變通無礙雖世路荊棘而坦然行于無轍之途出乎不扃之戶矩從心欲命自我造權由我設機隨我轉故曰

宇宙在手造化生身所以爲無可無不可也
堅貞潔白士君子自宜如此不曰者更進之辭不善之黨不入爲愛惜堅白亦爲力量止此非其至者未有堅不畏磨白不受染者不磷不緇指道體言也聖人與道爲一易所謂退藏于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殺之武象帝之先也人欲磨涅如燒空唾天其何能及所以終古不毀萬象森羅道之體也聖心無繫累故官止神行舒卷自如恒人有所繫累故動嬰世網如匏瓜滕蔓隨處牽引蠢然贅累之資受人剝削淹以爲菹惟其有所繫待人食而後人食

之夫物烏有有繫而不受羇絏者哉若能以無繫業之心應天下之務寸絲不掛萬里神行如郢人運斧成風堊盡而鼻不傷非天下至神孰能與于斯磨之愈堅涅之愈白何不善之不可入乎匏瓜二句上下畧斷上句聖人自表下句据物理感歎以明已之無私舊作一直讀下吾豈焉能意未免重複
堅白之說自古有之物有堅者堅自是堅物白是物白者亦然如金石皆堅金堅非石堅鳥獸皆白鳥白非獸白之類莊周云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又云公孫龍合同異離堅白告子亦以白論性

荀卿云堅白同異之辯入焉而弱夫子借以喻有形之堅白與無形之堅白亦異也○匏之種類不一長而瘦上者曰瓠短頸大腹者曰匏細腰者曰蒲盧又名果蓏果蓏土蜂也瓠腰細似之中庸云政也者蒲盧也瓜蓏倮屬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果有殼蓏無殼與裸通匏瓜皆蓏類也天官書有星亦名匏瓜在河鼓東客星守之則魚鹽貴或以星繫于天不可摘解非也
犇非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趙簡子從邯鄲佛肸以中牟叛蓋扼其要地○烈女傳云趙獸

取中牟執佛肸母將殺罪對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旣爲君長子君自擇爲臣今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非妾之罪乃免其母按母言如此則其子非甚不肖者與公山弗擾不忘宗國皆有義氣而輕率者耳是時夫子失魯司寇居衛距晉甚邇生平足跡不涉晉境佛肸召則欲往未幾趙鞅召則不往說苑謂趙鞅召夫子將害之得非以佛肸之故邪其人險毒如此佛肸之叛有

所以致之
子曰由也女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不曰六德曰六言者浮慕其名則德皆是言言者空
名也實加學問則言卽是德德者眞得也奚慕其美
深造其實鮮究事理依據程法則節好卽學矣好學
則其益無方衆美兼得不學徒好虛見而已故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君子之道鮮矣有

所好必有所不好有所見必有所不見故曰蔽也勇
者喜擔任而體驗功疎故夫子多爲之目丁寧以致
其詳而補其疏畧也要之仁知勇三德一好學足矣
居坐也禮侍于君子有問則起而對子路起夫子命
復坐也仁者愛人不學則明爲愛掩曰愚如樊遲未
達知人愛人宰我問從井救人之類是也知者明察
不學則窮高極遠汎濫無歸曰蕩如子張問十世可
知之類是也信者無欺不學則硜硜信果無通變之
識妨人害事曰賊如尾生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而
死之類是也直者無隱不學則急促不容曰絞如直

躬證父攘羊之類是也勇者無懼不學則陵暴犯上
曰亂如羿奡弑君之類是也剛者不屈不學則躁率
放肆曰狂如原壤母死而歌見夫子而夷俟之類是
也凡德有一卽美況六美兼得凡蔽有一卽害況六
蔽叢生其要皆係乎學與不學學則美無窮不學則
蔽無窮人可不學哉
易數以六爲陰蔽陰意也一言猶一字也六字六蔽
錮蔽之甚也六言兼五常遺禮義何也仁之道大知
之用廣信之體執故好須用學而禮者中正之節義
者裁制之宜復禮卽是克己徙義卽是崇德直而無

禮則絞勇而無禮則亂君子有勇無義爲亂小人有
勇無義爲盜纔涉禮義卽便是學好學卽是好禮義
非遺之也子路爲人直勇剛六言所重在此剛主志
勇主氣戒子路持志勿暴氣也子見南子往公山則
不悅此類見其直有聞斯行不稟父兄見其勇是居
行行片言折獄從政必果見其剛
家語子路初見夫子子曰汝何好樂曰好長劍子曰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所能而加以學問豈可及乎子
路曰學有益哉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
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學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小子謂初學輩學詩與誦詩異誦者記其辭學者習其事也以用也資藉之意感動曰興由歌詠得也考鏡曰觀由美刺得也和衆曰羣處常也悲憤曰怨處變也二者由溫柔得也邇謂家庭遠謂天下國事父事君由敦厚得也鳥獸如關雎麟趾之類草木如卷

耳樛木之類識其名自由文辭得也詩備夫婦兄弟朋友而不及者惟君父為大也六經皆至教獨詩之為言也長言之也知者深入解頤愚者巽言亦悅故可以感人而使興其美刺詳明故可以考見得失其性情溫和故不乖忤而可羣其志意忠厚故無嫉妒而可怨其人多忠臣孝子故事君父取之咸備其託物比喻多草木鳥獸之名亦足以廣見聞所以小子不可不學也

此聖門學詩之明法世儒言詩專言樂樂惟可以興之一義詩獨須為樂歌風雅亦有為樂作者有不為樂作者美善刺惡獻可替否聖人刪訂以存治亂之跡昭法戒也其言溫厚和平故皆可以合雅樂協管絃而逆其志諷其辭使人意思溫良善念發興興者性之動也學詩之要也觀羣怨事君父皆由興得方是學詩不然六經皆可以也興非託物之謂託物則為比詩有興猶易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故能動人若但託物為興則賦比不可以興乎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興之謂也故學詩興為先世儒誤以比為興經解所謂或失則愚者矣可怨可羣惟其性情中和樂而不淫卽可羣哀

而不傷卽可怨非必螽斯乃羣小弁乃怨也事父事君惟其性情敦厚以為子則孝以為臣則忠非必陟岵事父四牡事君也夫子脩春秋與刪詩相為表裏治亂之跡相為終始春秋是非微婉全用詩人美刺之法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卽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君事父之義二十篇中言他經不過一再惟言詩十有三興起後學莫善于詩也至古詩變而近體作揚材使氣風雅絕響而詩壞故春秋變而世史作逞臆挾私毀譽而史亦壞以至口舌招冤因詩成獄豈聖人教小子之意鳥獸草

木本異類識其名目耳非如後儒所謂卽物窮理也爾雅附會往往舛迕山海經窮奇半涉虛誕莫不借口多識今計詩中鳥獸草木不過數十種聖人以爲多矣奈何更加緣飾比興貴目前至近易曉必無異方幽怪之物如雎鳩卽布穀而猜度爲水鳥王雎鶚虞本官名而穿鑿爲白虎騶牙豈詩人託寓聖人雅言之教乃詭稱鳥獸草木之學失傳今本草具在神農託始數千年來醫方按試尚有誤而殺人者異類無情并天生命名又非各物能自言其名也如天文列宿古聖觀象耳今謂星有官職宮垣似先有人而後

有星者緯稗技術弔詭欺世類此非聖教不足深求學者但知所可知不窮其所不必知則多識之謂矣

○凡是非直者氣壯好惡明者辭決氣壯多忤辭決多偏詩善惡非不明也美刺非不直也而其言閒雅雍容彰而能闇直而能曲故委蛇變動無所往不合學者學詩之性情處人則入無不宜學詩之志意處事則事無不當聖人所以無可無不可惟其溫良恭儉讓子貢謂綏來動和孟子謂金聲玉振皆無聲之詩也故學莫要于知詩

子謂伯魚曰女汝爲周南召邵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周道始于文王二南皆諷詠聖化而作也然不言文王言后妃何也言后妃皆文王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者人道之首故廉恥發于男女者最切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男子主陽教而承藉之基始于室家士有志正心脩身內無賢偶終覺寡助遇悍妻妒婦暗室屋漏之中荒淫移志肺腑肘腋之近怨悱攖心出入交謫耳聞目見觸境成滯自非豪傑根本先撥矣欲孝敬親長式穀子弟宜其家人不可得況治國平天下

乎故夫閨門者教之首也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爲配關雎以下皆言其壼範之美與文王共齊其家及于邦國者也文王之聖非有資于大姒而後化行然盛德濟美內外相成故身脩家齊而國治天下平也後王採輯其事叶之咏歌合之管絃象之籥舞以爲射鄉食饗之樂使人皆知脩齊之要人倫之本自天子達于庶人同也今學者欲爲二南誦其辭繹其音體之身心踐之室家隱微以求無媿于文王大姒方是眞能爲二南者不然好色而不好德血氣未定喜怒任意妻孥之閒苟可肆志將無不爲而廉恥彫喪

出對父母兄弟子女奴婢未免懟阻甚者嫌妒一生怨怒反覆變態百出而禍患隨之矣所謂正牆面而立者如此正猶對也面猶前也牆當前言無所往也聖人教子繼體承家切要之訓學者宜書紳也

舌本連上小子爲一章言詩雖相通而教子與教門人定非一時宜別爲一章曰爲曰學皆實體之功而爲更切以二南于詩尤要也所言皆文王教家之化行于南國者也文王國于西土三分有二正在東南之間不及北者紂都在北也周召皆岐周地名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有召城周爲周公邑召爲召

公邑周公治畿內召公布政南國及周有天下追頌王化作此詩而文王未王故詩不屬雅又不可列于侯國遂以首風化行王國者謂之周南達于侯國者謂之召南周南詩十一篇召南詩十四篇皆言閨門以及朝廷邦國家齊而國治者也

書傳稱夫子伯魚子思三世出妻孟子亦欲出妻雖不足盡據然禮有出妻之條出妻子爲母之喪則古人出妻常也其于夫婦之義嚴矣哉蓋天下莫愚于婦人而人情莫暱于好內先王制禮防慮深遠後世禮義不明身教不端致牝鳴家索流毒不可勝言詩首二南易重咸恒有以也

按風首南者南方生育之鄉北方氣肅殺昔舜歌南風而治紂好北鄙之樂而亡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夫子憂之故樂有南籥以合雅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萬物相見乎南方故文明盛于南王化以南爲始所以首風也江漢文王首善地夫子沵文王而甚思有爲于楚詩不列楚風二南卽楚也天運自北而南三代以後帝王多楚産聖人前知之故删詩首二南籥終殷武亦爲服楚也後儒不識詩與春秋表裏之義妄謂春秋尊桓文擯楚爲夷千古耳食可笑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所以行禮然所謂禮者秖是玉帛而已乎鐘鼓所以奏樂然所謂樂者秖是鐘鼓而已乎人可以深思矣仲尼燕居謂子張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與此章意合不惟玉帛鐘鼓不可當禮樂卽禮樂亦不可執以爲禮樂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又曰禮樂之極乎天而蟠

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此之謂也聖言不直指而但使人深思其旨廣大精微無時無處無禮樂可黙識而不可言述若作欵後語解非也直作和敬解亦非也道莫大于禮樂樂即禮禮樂即道道不可須臾離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記云樂動于內禮動于外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不可斯須去者合外內之道也二十篇中言禮即言樂言學

參言禮中庸一篇傳夫子雅言之教執禮即執中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大本立達道自行學者欲知禮樂之云須理會中庸透徹即知禮而樂在其中矣後世言禮樂如馬季長鄭康成輩區區名物度數失聖人義以爲質之意佛老之徒王劉嵇阮之輩土苴名法爲禮樂之蠹而其號爲儒者自謂知禮樂以中庸大學爲道離禮孤行使學者迷失本宗不知禮樂之云又何責于二氏乎

禮庭實旅百惟玉帛將命特達樂八音交唱惟鐘鼓爲衆音綱領故獨舉之

玉見第九篇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鎮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天蒼璧地黄琮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又典瑞職瑑圭璧璋琮以覜聘刻文曰瑑篆○帛繒也有五色束帛而加璧于其上行人親執以將命也周禮小行人六幣帛以璧是也虞書云脩五禮五玉三帛謂朝覲五等諸侯之王三等國之帛皆行禮之物也○世本云倕作鐘金音也周禮鳧氏爲鐘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其聲大鐘大者重千石大鐘曰鏞

特縣者曰鎛編縣者曰編鐘編鐘十六同一簴凡金之爲器有六皆鐘屬曰鐘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風俗通云鐘者秋分之音也樂記云鐘聲鏗鏗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少昊氏始作鼓革音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甲而出謂之鼓周禮韗運人爲臯陶臯陶謂鼓匡也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象雷發聲也夏后氏鼓四足曰足鼓商人柱貫而植之曰楹鼓周人懸之曰懸鼓大司徒有鼓人掌六鼓雷鼓以祀天神靈鼓以祀后土路鼓以祀宗廟鼖賁鼓以行軍鼛高鼓以勸工晉鼓以作

樂小鼓曰應又曰朄應又曰鞞皮一作鞞有柄曰鼗
一作鞀又作鞉又作磬大鼓曰鼖樂記曰鼓鼙之聲
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
之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俞之盜也與
當世在位者倚權怙勢不牙暴戾無愷悌之風觀其
外貌森嚴而探其中情委靡利則歆害則恐何以爲
士大夫殆衣冠中之小人尤小人中之穿窬穿窬卽
盜也行同狗鼠內虛怯而外爲剛强荏怯弱也可惡
處在內荏惟其多慾所以內荏而其色厲所以爲穿
窬也君子正顏色斯近信中本無慾也故志强而色
溫皐陶陳九德寬而栗柔而立內剛而外柔爲泰爲
君子內柔而外剛爲否爲小人小人瞞人恐窺其內
不得不防其外若君子內外如一坦然蕩蕩有何防
限而作此面孔
鑿孔曰穿小戶曰窬俞窬與竇豆通儒行曰篳門圭窬
春秋傳作圭竇盜鑿孔入如圭也

子曰鄉向原德之賊也
鄉與向同衆所向也萬二千五百家曰鄉人衆莫如
鄉依倣曰原如漢書原廟之原鄉原者衆意所向輒
依倣之也大道不越世聖人不絕俗中庸之至德也
鄉原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與中行倣
而高世獨行者反不及焉所以爲德之賊賊猶盜也
德之賊與上小人之盜異穿窬避罪鄉原釣名穿窬
匿己鄉原欺世穿窬自知爲小人鄉原自信爲君子
故色厲內荏者乃小人中之穿窬鄉原爲德中之賊
大盜曰賊小盜曰穿窬孟子以鄉原與狂狷並形與
中行爭驅粧演逼眞關係學問道德非据一人一事
名也忠信廉潔眞僞秪爭毫髮如佛老于聖人相違
天壤而相似處甚迫陸子靜謂漢文帝亦只學得鄉
原非謂漢文帝不賢也謂鄉原儘有事業除却聖賢
無能免此齊桓公管仲足以當之若一言一行小知
小術博取微名秪得鄉原一體萬章謂一鄉皆稱原
人從起脚處粧演至無所往不爲原人則盡邦國天
下矣不離鄉人而能使邦國天下無不稱方完成鄉
原所以爲德之賊朱子謂爲鄉里謹厚之人則其狡
猾何至如孟子所云苟不至如孟子所云不足爲德
之賊春秋傳云敗則爲賊爾雅食苗節曰賊言爲害
之甚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路也塗即道也聞善貴默識方從道路聞彷彿聽聞未經參究前塗不遠早已勦說此等人無沈潛之思雖嘉言善行不爲己有故曰德之棄也非謂說便棄爲其不涵泳思索也多識所以蓄德含養蘊藉乃爲己有入耳出口何能有得荀卿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皆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淮南子云內不關于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異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足以自樂聲出口則越而散矣皆本此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平聲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陋也孳孳爲利所以爲鄙夫與謂用人者與也用人者當爲君擇人君亦當自擇也與哉者審量之辭得謂得位患得患難得也用人者勿使之得可也一使之得彼必患失將無不爲此與者不審之過也蓋旣得則勢便凡非禮非義投君之欲固己之寵雖使其君爲桀紂幽厲不暇顧矣關係君身故曰不可與事君朱註謂吮全上聲癰舐視上聲痔此小人行已無恥未涉君身又云弑父與君鄙夫不逮此如莽操巨奸正須仗義欺世不作鄙夫飽煖匀當彼如狼此如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世道日降今不及古勿論古人佳處雖古人病處亦不及矣古者風氣渾朴習尚忠厚加以教化作養如唐虞九德咸事皋陶云直而溫寬而栗之類皆中行完美其或蒼稟之偏無惡俗漸染天眞尚在春秋以來教化替于上風俗壞于下中行絕望狂狷亦不可得矣狂所以疾者爲其肆也肆者有防閑而不屑爲此區區云爾今之狂則并防閑亦掃蕩矣大道通方本無矜持矜所以疾惟其分別過甚露圭角而少圓融云爾今之矜則忿怒而爭戾矣上智神明古人亦有不明而爲愚者惟其知不足徑情直遂是以爲愚若今之愚內懷機巧外爲癡騃人信以爲愚而不知其愚也正其所以爲狡黠之至也愚與詐尤相反而已矣者甚之之辭則并狂與矜亦有假肆爲蕩假廉爲忿戾者矣凡人身陰陽調則無疾二氣偏淫疾乃生狂矜愚疾也肆廉直疾之本症也蕩忿戾詐則疾

之變而為怪症也本症易藥怪症難治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見學而篇記者各記所聞此因古疾今亡類記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大道不分彼此聖心原無作惡天下自有邪正之途則仁人自有好惡之公如朱乃日與火之正色大赤為乾南方陽明之象也以黑入之則變朱為紫黑者大陰之色以陰奪陽是所惡于紫也雅樂中和平澹鄭聲放濫以並奏則雅反為所擯不若淫哇者之悅耳所惡于鄭聲此也人主開國承家四維鞏固小人利口顛倒是非舉安寧之邦家反覆搖蕩則所惡于利口之為人者也覆反也如反覆手播弄之狀也者與這同猶言此等人也大抵色離形聲又離色攙和夾雜最難分辨利口以紫為朱以鄭為雅惟視于無色聽于無聲者能辨之

說者謂紫色艷人喜之其實朱色鮮于紫為紫棄朱非人情所以惡者為黑汁一入成紫遂失却朱故曰奪也鄭聲讙噪與雅並作雅被其雜亂然雅尚在未似朱奪去但不分明耳故曰亂也邦家有社稷人民利口未使覆得為他搖唇鼓舌播弄不安人主君以朱紫不分之目雅俗混淆之耳聽信此等之人未有不敗者矣此章意不主疑似所惡在奪與亂與覆色奪目聲亂耳小人惑心志三邪同類惟奪惟亂正道乃反苟視不能奪聽不能亂則正道常明豈小人所能反覆乎以聲色形小人故末語特加一者字利口即佞人而尤甚佞亂義猶依附道理利口亂信全不根心徐幹云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蓋少正卯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魏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晏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乃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

五方色東青為木南赤為火西白為金北黑為水中黃為土五者相生皆正色也以木克土青黃合成綠以金克木白青合成碧以火克金赤白合成紅以水克火黑赤合成紫以土克水黃黑合成騮故五者為間色不正也○鄭聲詳十五篇顏淵章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道以言傳聖人不能易然言以言乎道耳道在言表

非言所及如指指月指非是月執言爲道執指爲月秪益其迷子云予欲無言斷學者執言之路耳子貢善言故謍之小子門人也無言何述亦實語但述有所述不在言如視指所指不在指故夫子以道體示之道貌于夫人生日用莫非天也人在天中如魚在水中耳目肝膽皆是衆人囿于天而不知聖人身與天合語默動靜皆天故曰順帝之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天之道也天無言四時自行百物自生流行活潑者即道也聖人無言時語時默時動時靜千變萬應者即道也天也聖人也一也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待言而後顯無言而遂晦苟不言而躬行常如四時百物則天自不違矣蓋形色即是天性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愛親敬長觸處現成易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夫人亦行之而已矣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故曰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此易簡之理顯微無間吾無隱乎爾正謂此也

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正與此同造化所以行生惟其自然無心人心若滯在一處故與造化不相似惟虛可以合天[illegible]度轉增滯礙禪語云嬾費言語惟日夜頌萬象[illegible]纔涉脣吻即墮言詮離言語文字是爲眞入不二法門皆踏襲聖人之旨聖人無言非有意不言也天無言聖人焉容不言欲言不可欲不言亦豈可欲言多一言欲不言多一不言故曰無可無不可遇子貢無言不爲少遇顏子終日言不爲多禪語云衆人若能以無心愛無聽聽吾當以無言言亦踏襲聖人之意

○予欲無言正是不須得言子貢依舊饒舌只得與言天若更轉向時行物生處覓天轉向語默動靜處覓夫子依舊非畢竟何處是曰予欲無言莫我知向子貢說欲無言亦向子貢說則子貢似知音者故云夫子之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知而知惟天無述而述亦惟天畢竟天何物譬諸鏡四時百物夫子子貢俱是影將鏡照鏡鏡亦是影鏡不自照故名爲鏡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當時必有不率教者故夫子於其來見辭

之然陽貨可見南子互鄉童子可見何獨孺悲不可
本欲曲成之恐其不悟故鼓瑟使聞正是用情篤至
天地父母之心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朞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汝安乎曰安女安
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先王制禮爲限制以齊民俗使萬世共守之先王以
爲人心不可見而節文可據故其制一定而不移如
喪禮以哀爲主其斬齊功緦三年朞月皆定制也親
始死孝子勺水不入口三日旣殯居倚廬服三升布
衰始食粥三月旣葬受以成布疏食期年小祥服練
始食菜果居堊室再期大祥服縞始食醯醬又間一
月而禫服除始飮醴酒食乾肉凡此皆定制也在[illegible]
人孝子用情罔極非三年可盡若薄夫俗子全[illegible]
禮約束春秋時三年喪不行諸侯親死在殯而[illegible]
盟會親迎則卿大夫可知矣晏子親喪寢苫枕草人

[illegible]之則士庶人可知矣飮酒食肉處內一切無檢
又可知矣而乃以先王之制爲虛文以三年衰麻[illegible]
食水飮爲不近情蓋君子居喪情文備至小人勉爲
三年虛文無實故宰我有爲期之請亦猶曾不告朔
而子貢請廢羊也聖人豈不知古道久虛[illegible]侯諸天
理人情萬不可改論禮之情誰不以衰麻哭踊爲至
而守禮之制豈得遂以食稻衣錦爲無害乎宰我謂
崩壞之禮樂正是食稻衣錦之類如祭祀燕享嫁娶
玉帛之禮鐘鼓之樂而仁孝實心爲禮樂之本夫子
直以世俗所共迷者醒之宰我亦據世俗所共蔽者

憑之故夫子於其出而深責宰我卽以儆世俗也當
世居喪者往往食稻衣錦爲習俗所蔽若反思生我
之恩良心必自不安是先王制禮作樂之本也人苟
不昧此心自不忍爲食稻衣錦之事自信三年之喪
不容已何難行之足慮而爲苟且遷就之說哉今不
講于禮之情而徒見禮之文但知宰我之議爲過薄
而不知聖人行禮之心以三年不食稻衣錦爲孝子
而以身被衰麻爲善居喪苟不反諸仁愛之良猶之
夫短喪者耳讀此章之言要在得孝子之情而已矣
○三年二十七月也喪失也失物曰喪孝子不忍死

其親如親尚在而亡失云爾周一年曰期期者復其時也不爲禮如不嫁娶之類物久自破曰壞不爲樂如不御琴瑟之類崩裂也樂不合曰崩穀百穀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食以稻爲美衣以錦爲重旨美味也居坐也處息也懷抱也

宰我聖門高弟何至欲短喪在庸衆有此心未敢言宰我直請亦可見其狂簡及被夫子心安之詰在庸衆必包藏不吐宰我自任亦可見其愚直彼所謂期年者乃是眞不安之期年所欲短者乃是世俗三年之虛喪也禮弓云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勉而爲瘠

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漢戴良母喪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或問之良曰禮所以制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食旨不甘固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在口食之可也即宰我之見要之不可爲通義女安則爲之非教之爲也猶吾未如之何之意亦不屑之辭

喪服有五一斬衰儀禮曰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傳曰斬者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以爲帶苴杖竹也杖者輔病也次二齊衰儀禮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傳曰齊緝也牡麻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削杖桐也齊衰有三年者有一年者有一年不杖麻屨者有三月者恩輕而分者之義服也次三大功儀禮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謂布縷功麤大于小功也斬三升不稱布齊布四升不稱功大功布九升稱功而麤曰大又有殤大功死者僃

重服本斬齊而以幼降或九月或七月服與正大功同而但以本衰絰喪不似他服既葬易輕也儀禮云無受是也次四小功儀禮曰小功布衰裳澡麻絰即葛五月布縷功細于大功多二升故曰小也澡麻牡麻之洗治者即葛謂三月既葬以葛帶易麻帶絰五月之限也又有殤小功爲死者本服期以下而幼降與小功同但既葬不易葛以麻帶絰限爲異耳又有繐衰諸侯之大夫所以服天子者亦小功布但既葬即除異耳次五緦麻儀禮曰緦麻三月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緦絲也言纖

細如絲以爲衰裳麻絰故謂緦麻十五升去半六百縷也縷少于小功布者此細而加洗治也有事謂洗治洗其縷不洗其布以上五服生于五親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身父子爲三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以三爲五也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以五爲九也九者三其三代也中三代上三代下三代曰九族也五服遞減曰殺親漸疏服漸減身以上父斬衰三年祖父齊衰期年高曾祖齊衰三月此上殺也身以下爲長子斬庶子齊期適孫大功曾玄孫緦麻下

殺也身以旁同父親兄弟齊期同祖從兄弟大功同曾祖再從兄弟小功同高祖三從兄弟緦麻旁殺也高祖之外上下旁皆無服故曰畢矣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四世即同高祖者同父一世同祖二世同曾祖三世同高祖四世服至緦而盡故曰窮也高以上五世曰同姓無正服有喪則弔送哭踊袒衣免冠加布而已免如今俗白布纏頭之類六世親屬雖竭而袒免同凡袒免無服之服也此以上皆古禮今制五服同而隆殺小異

燧取火之木莊子云木與木相摩則然木中有火鑽之則發古聖人上觀星象下察五木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性情曰燧人氏周禮司爟貫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其疾莘其故而取其新則火不爲災春行木令鑽楡柳其色青木之火也夏行火令鑽棗杏色紅火之火也季夏行土令鑽桑柘色黃土之火也秋行金令鑽柞楢由色白金之火也冬行水令鑽槐檀色黑水之火也一年四改火用莫切于水火水害少火災多故火必數易舊藏冰開冰亦調燮之一事也秦漢以後從簡惟春一

改火以建辰之月火星昏見于辰方司爟季春出新火令民家盡熄舊火此清明寒食所由名也東漢禮儀志云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取陽始生歲惟一改火非古矣○隋書王劭云聖人作法豈徒然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相續不滅火色遂變青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平公使視之果車輞也今溫酒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當有異矣○淮南子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凡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亦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煙白丙

子受制火用事煙赤壬子受制水用事煙黑亦各七十二日則是火煙四時亦異矣〇二十八宿心星爲天之大火辰戌二位爲火之墓季春心星昏見于辰而火出令民間出火以宣其氣于時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心星昏見于戌而火入令民間納火以息其氣于時雖鑠金焚巖有禁故司爟凡司夫火野焚萊則刑罰春秋傳鄭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乃災〇天晴取火以金燧天陰取火以木燧故內則云左佩金燧右佩木燧周禮司烜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註云夫燧陽燧也鑒即陽燧鑒鏡也一名金燧一名方諸日高三丈以鏡向日燥艾承之有頃艾焦得火又以水晶大珠當午置日中以草紙或艾承之得火則是方諸取火亦取水水晶亦可取火日月同氣坎離一體也〇稻滔也宜水得名于五穀最貴故以對錦儀禮大夫餼惟粱黍稷無稻禮記稻曰嘉疏五穀重禾麥也〇錦織絲爲之光麗如金故字从金或曰價重如金也翻鴻走龍迴鸞舞鳳古錦之文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亦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飽食言身安終日言時久無所用心謂心無栖泊之所悠悠蕩蕩如浪花風絮放而不求所謂心不在焉行尸走肉禽獸不遠矣故曰難矣哉曾不如六博與弈棋之人事雖無益而手有所執則心有所寄較無所用心者爲猶賢也已止也猶孟子云於不可已而已之已聖人非教人博弈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士君子操心制行進德脩業惟日孳孳豈可使心怠日無所用乎釋氏頓教人死其心心何能死强制檢寂如以薪包火火乃愈燃若任放無羈是謂無用之心若博弈是謂枉用之心則如何而可曰善用心者使心常在內語默動靜素位而行入孝出弟誦詩讀書非法言不言非法行不行此之謂善用其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未可一息離舍養生家云眞人潛深淵其息以踵神馭氣氣留形常相守也在聖人即是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心在身內則成泰心在身外則成否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神氣忻合天地交泰養德養身俱在其中

博戲局也一曰簺或作賽一曰摴蒱摴舒也蒱捕也捕子而食之也今之雙六其遺法雙六三十馬博十

二馬以骨爲投子曰齒一曰矢湘中記云石子如樗
蒲矢是也上下四方六面有點各殊擲數行馬曰六
博大博用六子或五子小博用二子又曰格五曰五
木曰五白未詳其法擲子有梟盧雉犢梟爲最勝梟
卽幺點得梟則食棊辭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
比賽白日註云倍勝爲牟五白卽博齒也梓賦云齒
以爲瓊令卽投子也晉制工作也投子比棊犀角如
白日光華賽日光也博本作簙布也烏曹始作簙或
曰老子入胡作也史記蘇秦傳六博投擲相賽魏陳
思王始變作雙六名握槊之戲卽摴蒱也晉陶侃謂
摴蒱爲牧猪奴之戲蓋惡之也○弈圍棋也三百六
十一子相攻圍爲勝負字从廾竦兩手執之也又弈
者布散落弈之意紂作博弈或云堯舜作以教愚子
此好弈者夸飾之說故王坦之以弈爲坐隱釋支遁
謂手譚蓋好之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習尚也上者尊重之意勇者好上人然恃其血氣
麤俚而反招辱貴者必爲亂賤者必爲盜風斯下矣
好義則樂善循理溫良養德儀望尊重所以爲上形

義夫衆人所難而君子行之謂之有行有行之謂義
義有義之謂勇所貴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正與此
同家語云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
也子曰然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
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皆不尚勇之
意

先儒疑此章爲子路初見夫子時問答書傳稱子路
初見夫子戎服拔劍夫子設禮誘之遂委質受學竟
成名賢固聖教大冶神工亦子路天資高邁必懷虛
襟生平有志希聖聞過則喜故能篤信可謂出谷遷
喬乎古士林罕見其儔夫子嘗謂鄙夫問于我空空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俗家謂之點鐵成金此便
是一大公案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山去聲)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執)
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夭)以爲知者惡不孫(遜)以爲
勇者惡訐(結)以爲直者

君子存心汎愛故子貢以有惡爲問夫子所惡四事
須識其故天下豈少大逆無道之人顧獨擧此四者
何也大逆無道者罪狀昭然有公論王法在衆必君

子然後能惡之此四等人瞀然自以爲是而人不敢非見人之惡不爲諱已薄矣又從而揚之稱猶揚也喜譚樂道此何心也下流之人其分卑其行汙賤如市井駔儈倡優輩無端毀謗賢士大夫何其悖也凡人血氣勇猛惟禮足以克之尚勇而又不知禮則强梁負氣何所不陵其人果敢好剛少知變通猶可與計更加固執必乖張妄作此四者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聖人所惡也子貢所惡皆機詐之事其人本無識而儌取他人之知以爲已知其衷本怯懦而陵上傲長狠愎不遜議以爲勇本無是非之公心而攻發人隱以爲直此三者不忠不信危險之徒不但似是而非也

徼謗曰訕徼邀同抄取也邀取人之智歸已而沒其人與取諸人爲善者殊也孫遜同退讓也不遜爲[illegible]如今惡少侮人以爲膽氣罵坐以爲豪舉之類訐持人之短也即今告人陰事之類齊語謂之揸[illegible]詧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家國俱有僕婢臣妾之流也難養非無可奈何之謂儌人善處勿玩視而任情也恩義之閒必斟酌其可先云近而後云遠先云不孫而後云怨前貴恩以懷之也易遯卦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言係戀之私恩以畜臣妾則吉養猶養不才之養含容之也若爲否之小人惟恐不遠何養之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謂見惡于君子人生三十而壯四十而强過此精力漸衰故四十爲成德之年見惡謂多罪過不但無聞耳其終者料其無成勉使亟圖也

論語詳解卷十七終

論語詳解卷十八

微子第十八〇陪臣執國命世亂仁賢隱故微子次陽貨　郝敬解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名啓商王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名胥餘比干王子名封于比名干二子皆紂諸父也去遯也罪人曰奴周禮奴男子入于皁隷諍言曰諫死被殺也仁者忠愛之眞心也初微子母既生啓立爲后復生紂而啓賢箕子勸帝立以爲嗣大史爭之謂紂后生子貴當立而封啓于微及紂即位無道忌微子微子謀于箕子比干遯去事見商書紂疑箕子黨于微子執而囚之比干諫遂殺之三子所處不同其去留生死紂制其命而三子隨分自盡耳非有心各執爲一道也世或以此優劣三子孔子謂其愛君憂國之心同皆骨肉大臣分無所逃情無所解微子寧棄封爵不忍以猜忌之身致同氣之殘箕子義無可去甘囚繫以企君之一悟比干義不容默寧直諫死不忍見宗社之亡至誠惻怛之心同也或問微子何以

論語詳解　卷十八　一　微子第十八

當去曰不去紂疑箕子比干挾微子謀已也書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去我乃顛隮是也箕子何以爲之奴奴非箕子自爲也紂以其嘗勸先王立微子今微子去疑將與之同逃故囚之紂不死亦將與比干同見殺矣凡三子所爲皆天理人情之至處心毫髮無憾書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可謂不食其言矣何容置優劣乎或曰微子抱器歸周有諸曰有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易明夷之六四入于左輔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即此事也當世抑或有疑微子之去者夫子稱三仁以雪微子也或曰周既亡商矣微子何當受爵曰商亡非周之咎也周不取商亦亡如周之事商亦可矣文王宜取而不取武王取之而不欲獨夫死而先祀不絕賓微子而不臣何爲不受然則微子既存商祀矣箕子封朝鮮不亦可已乎曰箕子之適朝鮮非就封也嘗自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紂死箕子慕孤竹之義遠處海濱武王不忍奪其志即朝鮮以爲食邑若箕子肯受封有商之故地在何必海濱乎武王克商二年始訪道于箕子箕子乃言洪範首稱十二祀猶商時也娓娓數百言不及革命事亦無一語相崇奬直陳所聞爾汝相告可謂不降

論語詳解　卷十八　二　微子第十八

其志者矣有微子之智而不必去無比干之死而不苟生夫子贊易明夷之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與文王並稱其欽崇至矣

此章之言因微子發端時紂尚在二子以身殉國微子何當先去詩詠殷士臣服于周夫子亦嘗歎之矣故傳記云微子面縛銜璧肉袒牽羊執茅見武王夫子言三仁專爲微子明心迹也若箕比之仁不言可知然處微子之地不得不去孟子謂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反覆諫不聽則易位易位莫如微子矣使父師少師能爲伊尹廢紂立微子則商不亡紂所以懷疑

而微子所以不能一朝居也聖人持論本乎人情管仲不死子糾而相桓夫子猶許其仁而況微子乎若夫泰伯三讓與文王事殷稱至德武王誅紂歎未盡善語其至者大道無方天運有寒暑日月有薄蝕各適其時不過乎物而止必欲聖人自立于無過之地則已甚已甚則窮天地聖人所以無窮者變而通也此篇多記夫子處窮之事故首殷三仁孔子之先微子之裔也

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奴乃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脩善行仁義以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刳其心○按家語孟子比干紂諸父也史記云箕子紂親戚也鄭玄王肅亦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爲紂庶兄按尚書箕子稱父師比干稱少師少師旣爲諸父豈父師反爲諸兄乎或据孟子云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并疑微子爲諸父非也兄之子指比干而帶言微子之賢異于紂耳豈謂微子亦諸父邪

微國名子姓子爵通作郿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穀作微註云微子食邑在商爲畿內地至周分屬魯今山西潞城縣有微子故城蓋微子當帝乙時

封于外紂忌之與箕子俱徙畿內○箕國名亦子姓子爵相傳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卽今遼東榆社東南有古箕城箕子在殷之故封無考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杜元凱謂大原陽邑有箕城今大原府大谷縣○比干封比地未詳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天子之士師是司寇之貳也爵下大夫諸侯之士師士耳小官也柳下惠爲春秋名賢而官止士師孟子所謂不卑小官也處卑賤之位一黜卽當

去至再至三而不去不已辱乎或人之問蓋譏之也直道四語圓融而其心玩世不恭孟子謂焉能浼我所謂南方之強也屢黜不去迹反近固是爲逸民然其量寬弘直而不倨士處無道危行言遜宜如此所以爲聖之和也此魯國先賢夫子嘗舉以教門人如周公謂魯公之類周衰魯弱夫子遭世亂此篇詳記其事而首舉柳下惠亦從先進之意惠三黜不去夫子去不待三惟遲遲其行耳和而不恭君子不由也

○刑官曰士尚書舜命皐陶曰女作士古者習文史有才識者曰士獄官爲民司命必以士爲之皐陶在

五臣中最爲文明觀虞書皐陶謨則知皐陶所以爲虞士者矣官長曰師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其屬有鄉士縣士方士訝士皆獄官也周衰法弛司寇專恣士師之職始輕魯孟氏以司空兼司寇使陽膚爲士師蓋家臣也戰國時齊蚳鼃辭靈丘請士師則士師又卑于邑宰矣舊稱柳下惠爲大夫檀弓所謂家大夫者耳若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小官矣春秋時大夫僭諸侯故家臣稱大夫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年三十有五是歲魯季孫意如逐昭公魯亂晉政衰山東諸侯獨齊景公稍振夫子適齊景公欲用夫子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謂孔子盛容繁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景公自謂老不及用也待孔子者與羣臣謀以爵祿處孔子也孔子魯人卽以魯亞卿位處之力猶可勉但年老時不逮矣雖用焉能及夫欲用孔子與羣臣謀猶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其能有成乎孔子之行非爲季孟之間實決于不能用之一言嘗自謂苟有用我期月而可晏嬰謂累世不能究

是浸潤之譖也本疑孔子魯人未肯盡心于齊故孔子遂行將反魯也下五章皆以所涉歷爲序夫子所欲有爲者自魯以外惟齊與楚齊不用反魯魯不用適楚楚又不用復歸魯以次記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與餽通女樂女子善歌舞者歸將納之宮中也時魯定公十二年夫子年五十有四由大司寇攝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而用犂鉏計選女子八十人文衣舞康樂文馬二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語魯君爲周道遊觀終日

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祭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宿于屯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師已反以告桓子桓子曰罪我以羣婢也

或曰齊人懼孔子與魯則奚爲不自用曰用則疑其不忠于齊不用則嫉其大行于魯是以爲狡計也然則孔子遂行何也曰豈有敵人納女子于君側而讒妒不生者乎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尊賢也此言不行將焉用彼相故去也或曰苟女樂不受夫子終不去乎曰是未可知也魯惟有季氏耳季桓子用孔子非其情也迫于陽虎公山弗擾諸人之叛而用之

定公不得而主也故孟子云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非定公能行也女樂亦季桓子受之非定公受也魯不知有君知有季氏季氏亦不知有君而知有已孔子欲有爲于魯則季氏可終貸乎公祿既去者可不反乎如篇內所載季氏不法事歌雍舞八佾旅泰山伐顓臾之類可以不改步乎三月而齊人懼矣季氏得無懼乎季氏不去則魯事不可爲雖無女樂季桓子能安孔子乎然則三月仕于魯何也千載知音無如孟氏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當時無魯三月之兆千古誰知孔子然則去三桓不如少正卯何也曰少正卯易去三桓未可卒去也史記謂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嘗考春秋魯定公之世未嘗書殺大夫殺大夫春秋所惡也世儒以是爲聖人武而聖人所以正朝廷定邦國者非以殺也大夫有死辟亦非大夫所得專殺公臣而立威名是申商之政聖人不爲也有問于楊雄氏者曰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强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此夫子所以老于行也

○季桓子名斯季平子意如之子定公五年意如死

桓子嗣定公十二年夫子爲魯司寇攝相桓子當國

楚狂接與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避之不得與之言

夫子欲有爲于宗國而不可得諸侯自齊以外莫如楚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適楚楚有狂士者不知其姓名迎車而歌以諷夫子接迎也輿車也鳳本靈鳥當亂世出是其德衰微也前者誤出及今猶可引去已止也而語辭殆危也言當知止今仕者皆得禍也是時楚將有白公之難楚狂知時事日非發危殆之言

其人亦非苟然者夫子下車將禮貌之卽禹聞善言則拜之意楚狂趨避猶衛碩人永矢弗告之志也其人雖狂夫子未嘗非之彼旣接輿而歌則在輿者自當下相見自當有言不必聖言定爲何事也下車自是聖人氣象趨避自是狂者訑訑之態與夫子無生平而迎車放歌下車又瞥然不顧所以爲狂

春秋五霸迭與齊桓公首盟諸侯晉楚狎主齊盟南北爭衡百有餘年天行之數自北而南三五以降中原王氣漸銷識者謂東南有天子氣不自秦始矣自秦以還帝王多楚產春秋重與楚王而删詩首南風

終服楚王迹熄詩亡春秋作二經聖人心思所寄也晉將亡楚將興蓋前知之不然晉密邇中原生乎足跡不入其境間關數千里適楚楚地廣民衆足以大有爲自魯定公十二年夫子去魯迄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垂十五年强半居陳蔡間是時陳蔡殘破不可以爲國意常在楚也當時所以遲遲之故不可考而檀弓稱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陳蔡之圍子貢適楚昭王以師來迎子路嘗自言南遊于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列鼎而食重茵而坐疑卽此時也昭王欲封孔子以書社地七百里子西阻之時魯哀公六年也孔子年已六十有三是年秋昭王卒夫子返遇楚狂沮溺丈人歸志始決向使昭王不死子西之阻不行夫子其能舍楚哉世儒說春秋謂楚爲夷狄擯不與同中國無稽之言也

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楚人好養性躬耕自食昭王時楚政無常佯狂不仕王使人聘之笑而不應夫妻負釜甑戴絍器變名姓隱于蜀之峨眉山〇楚辭云接輿髡首〇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

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楚國芉米姓子爵帝顓頊之裔在帝嚳時重黎爲火正號祝融以罪誅而其弟吳回代之吳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最少者曰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文王師之鬻熊之孫熊繹事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卽今荆州府歸州東七里丹陽城是也國號

荆徙封枝江故枝江亦名丹陽八傳至熊渠分立三
子爲王長子康爲句亶王即今荆州府江陵縣次子
洪爲鄂王即今武昌府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即今德
安府雲夢縣自熊渠七傳熊儀爲若敖九傳至熊朐
爲蚡冒十傳熊通爲楚武王始都郢即今荆州府城
北十里古南郡紀南城是也武王之孫成王始稱楚
春秋僖公元年始書楚人後爲七國滅于秦
鳳靈鳥詳第九篇楚辭云巳矣哉獨不見鸞鳳之高
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
下○賈誼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

德之險徵兮搖增翮而去之○法言或問君子在治
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治則見亂則隱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長沮疽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
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且而與其從辟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耰憂而不輟拙子路行以告夫子憮武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
時夫子自楚反蔡長沮桀溺丈人皆楚人也長沮以
長處沮洳之鄉名也桀溺以桀然沈溺不返名也耦
耕兩人並耕也津渡處也道路生疎故問之偶逢二
人皆隱者也子路下車故夫子代執輿當時人皆知
有孔子故長沮云世無奔走四方之人惟有魯國孔
丘其人自知津處此語甚含譏諷桀溺不問夫子者
已聞子路之告長沮也知仲由復問孔丘之徒者譏
失所從也滔滔下流貌言世運日卑往而不返也誰
指當時君相也以用也易變也變亂爲治也言舉世

皆趨于無道誰肯用爾變易者而汝也辟人謂擇主
奔波諷夫子也辟世謂隱居獨樂自謂也從辟世欲
子路效己隱也耰覆種也不輟不停也亦不告以津
處二子氣象朴直譏夫子而實未嘗不相知故夫子
聞言知其賢而悲其忘世有低回不忍去之意憮然
猶悵然鳥獸不可與同羣諷其隱居山林不與世偕
則與鳥獸同羣矣徒衆也此二語應辟人之士二語
有道謂天下順治也此二語應滔滔二語蓋有道則
仕無道則隱常也有道相忘于無事人皆可能無道
撥亂反正非聖人不能用之則行豈避無道乎沮溺

羣林具止此不能易世変得不避夫子亦云賢者避世迹同心異也聖人身隱而心存天下沮溺避世深山窮谷而已鳥獸數語仁愛之心惻然春秋宇宙眞是無地可著孔子顔淵云夫子道大天下莫能容子曰回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蓋其知己也情能不忍絶人勢又不能遠擧皇皇此意誰知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使生逢盛世豈淪落至此一腔心思歴然言外不獨爲沮溺解嘲耳

按夫子周流四方所遇惟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七子皆賢人尋常功名士無能望其後塵惟聖人爲能矯其失而但云作者七人蓋不知其姓名亦不欲亟稱以長學者傲世之習也此篇所記皆聖人處亂之事其告沮溺丈人語皆憂世底蘊天運否極故繼以逸民樂官散亡窮則反本故思周公周士其十九篇則退而與諸賢共脩之窮居者也二十篇則道集帝王之大成者也生平老于行不肯自王欲爲周公與周士輔明主使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出于一所以脩春秋而黜五霸也一部論語淹貫聖人心跡自見

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賈氏云二人各執一耜耕也古耕以牛故冉耕司馬耕皆以牛爲字而賈氏謂後漢始用牛非也○爾雅云涉水處曰津今河南裕州葉縣北十里黃城山下有流水當適蔡之路相傳爲沮溺耦耕子路問津處○執輿執轡也馬轡曰轡一車四馬馬各二轡四馬八轡外兩馬各以內一轡繫于輿前御者手執惟六轡也御者立當車中乘者立左侍衛者一人立右時子路爲御下問津故夫子自執也○耰播種而以鉏平土覆之也賈誼云借父耰鉏又云鉏櫌戟穫耰櫌通鉏柄也穫矜通矛柄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從而後從夫子在途追隨不及也高年曰丈人杖拄杖也以杖謂行以杖自扶也荷肩負也篠芸田器也子見夫子問前途去者之遠近也子路見丈人儀貌

不常故問之丈人見子路知其從師遠遊者因責以不務農業猶桀溺之言從辟人也不分不辨也孰為夫子道路不相識也植杖而芸插其杖于地蓧篠以芸也除草曰芸若示以勤四體分五穀之事猶桀溺之耰而不輟也拱斂手致恭也丈人年長朴直子路聞其責己而拱立即聞過則喜之懷與又曰末之之也之□莫逆于心而悚然起敬也丈人感子路敬己遂留宿授餐止留也殺雞炊黍田家之具也使二子出見報以敬長之禮也明日即止宿之明日子路越宿無一辭而行以告夫子信丈人之獨善為賢也夫

子云隱者謂不仕忘世與己異也猶莊周云彼遊于方之外我遊于方之內之意夫子使子路反見致己意以答其慇懃聖人與人為善愛人敬人之盛心也子路至則丈人已他出猶楚狂之趨避隱者固執之常態也不仕無義以下子路反而夫子言以教子路也朱子嘗見福州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是也若以為子路語丈人行矣向誰語乎蓋子路意嘗不樂夫子之出如浮海則喜見南子往公山佛肸則不悅晨門沮溺丈人輩皆向子路語也故夫子矯隱者之偏以明己志不仕無義言士君子道德有諸己而決意遯

世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謂子路拱立敬丈人為長者丈人亦見二子敬子路為長者尋常禮節報施尚不可廢況君臣之義等于天地隱居忘君抑獨何心所以不仕者為世道汙濁自潔其身耳若此則傲世不恭將以名分為土苴廢大倫自此始而可憂有甚于不潔身者故君子欲仕以盡分明倫行君臣之義雖世道昏濁而忠義在人心名分在宇宙自不可易豈道不行而遂忘其君乎故昔者華士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太公誅之傲不可長也隱者偏執與聖人道不同不可以為訓子路好勇憤世故告以此非

獨曉丈人耳前章論避世離羣不仁其志悲而婉所以憂民也此章論隱居不仕無義其辭嚴而正所以憂君也仁義聖人所以愛君澤民也

不仕無義須善理會春秋之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本無君之世維持世道全仗士君子聖人以天下為己任故持此論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大人之事天下之通義也無君子立朝尊主庇民冠履之義誰為維之君鄙夫患失輩槩以其仕為行義非聖人之意丈人沮溺自是英賢故行義為君子言也不然當世豈少公卿大夫乎既曰行義又曰道不行已知之

行義卽不必行道也道行而仕卽君臣之義
行道不行而君臣之義亦未嘗去懷夫子雖不仕而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已知之矣有二意一不以君
舍我而忘君一雖不行而猶庶幾也大抵聖賢以民
物爲體其造就機括惟在君臣一倫故位者聖人之
大實然丈人輩不仕爲無義而曾點漆雕開不仕又
與之何也曾點漆雕開養其志以有待也丈人輩決
志長往者也凡聖門諸子大義素明雖子路有愠見
求之之歎而志存爲邦問事君問政與隱者輩殊趣
皆聖教所漸也士苟忘世必至長傲聖教以明倫爲

本非不潔身而不至廢倫隱者所欲在潔身其忘君
也如遺其憤世也如譬流爲巢許陳仲無親戚君臣
上下是以亂也如下章逸民亦隱者而其見違隱者
廢倫而逸民全倫也佛老得罪于聖人爲其廢倫素
隱耳故作者七人行非不高矣未嘗是之稱爲作者
而不述其名不與夷齊諸君子并列爲其不可以訓
也故下章卽繼以夷齊諸人
丈人猶長者積尺爲丈丈長也漢書註云丈人莊嚴
之稱也春秋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以杖杖自扶也任
在肩曰荷手持杖而肩荷蓧非以杖荷之也蓧字書

作莜與耰通鋤類兩手共曰拱老子云雖有拱璧孟
子云拱把之桐梓兩手合持也玉藻云頤霤垂拱俯
身沓手也家語云師襄避席葉拱兩手薄心也拱而
立致恭也聞丈人言而致恭故丈人亦感其恭而以
二子見答敬長之禮也夫子使子路反見答丈人館
穀也禮受尊者賜則有往拜教子路反見不言拜而
言見禮殺于尊者也○芸耘通除草也詩云或耘或
耔呂覽云凡禾之患不俱生俱死是以先生者米美
後生者爲粃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先生曰兄
後生曰弟○雞見前篇○黍暑也種必俟暑先夏至

三十日種孟子云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或謂燕有
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陽氣生遂名黍
谷事本附會而可證黍字之義○月令五穀春食麥
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此以五氣所宜爲
五也周禮職方氏揚荊宜稻青宜稻麥雍冀宜黍稷
幽宜三種謂黍稷麥也兗宜四種謂黍稷稻麥也豫
宜五種謂黍稷菽麥稻也此五穀之正也周禮冢宰
三農生九穀鄭衆註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爲九鄭玄云無秫與大麥有粱苽也膳夫饋食有六
穀稌黍稷粱麥苽據禮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爲六也崔豹古今註云稻之黏
者爲穤稷之黏者爲秫說文云禾嘉穀木旺而生金
旺而死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黍禾屬秫稻爲稷五
穀之長粟嘉穀之實也爾雅云粢稷也稌稻也物理
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
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蔬果之屬助穀二十爲百穀
愚按米精良者曰粱傳云膏粱是也穀高大者亦曰
粱俗謂高粱是也俗呼稷爲粟而五穀通謂之粟從
其多爲名稷長五穀最多也穀皆謂禾惟麥不與焉
春秋書大無麥禾春生秋成曰禾禾和也得四時之

中和也秋生春成曰麥麥莫也長于秋冬之閒莫然
而成也凡秫秔稌宜水之種皆謂稻稻滔也滔然而
濕也凡黍稷菽麥宜陸之類皆謂粱粱亮也亮然而
高也粟夏熟曰黍黍暑也暑月熟也秋熟曰稷世謂
稷爲粟粟肅也詩云旣齊旣稷稷亦肅也與儀禮尸
謖速之謖通秋氣嚴肅也稻黍稷麥菽五穀各以類
細分如農家所云每穀何止二十種百亦不足矣言
百舉大數耳若蔬果之實豈可以爲穀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音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
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節行超軼之稱逸猶逃也無位曰民亞倫行義
失位而爲民者也伯夷叔齊以國相讓諫伐而逃以
全君臣父子兄弟之倫終身不仕故首稱逸民虞仲
周大王次子與其兄太伯處父子兄弟嫌疑之閒能
以國讓而遠逃蠻荒開東吳之業故曰夷逸後繼太
伯爲吳君故雖逸而不與夷齊同稱民也朱當作譸
書云譸張爲幻卽陽狂也朱陽也詩云我朱孔陽張
開設也陽爲開張而內實堅介柳下惠三公不易汙

君小官不辭與鄉人處不屑去少連東夷之人夫子
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其
人守禮如此而外爲譸張以混俗與下惠同概下惠
旣仕少連亦嘗仕者故亦不稱民不去故亦不稱逸
夷齊生虞仲後而居先者以爲逸民之正也虞仲先
惠連者虞仲之逸尤關大倫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
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子曰
以下記夫子評論之辭志以心言身以行言不事王
侯不降其志也不食周粟不辱其身也其伯夷叔齊
之謂與者言惟二子足以當之也柳下惠少連譸張

一〇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8　扳反內

不恭其志降其身辱迹與逸民相反然言發乎志志雖降而言中有倫理非涇渭不分也行出乎身身雖辱而行中有思慮非去就不明也言行爲樞機榮辱之主也樞機旣密則雖降而不降雖辱而不辱賴有此耳所以謂之譸張也而已矣者較夷齊微不及之辭虞仲逸竄隱居蠻荒舍中國文物之鄉而習爲蠻語似乎言無倫行無慮者而其處父子兄弟嫌疑之迹斷髮贏身示不復用此其中有淸焉雖廢棄禮法而所全者大此其中有權焉權以通變故爲夷逸行與夷齊侔也廢猶前章廢倫之廢此以廢求全故曰

權也五子志行不同皆人倫高標非避世潔身亂大倫者比然奇行瑰節非用氣不振非作意不奮用氣卽不無偏作意卽未忘我名節立而應未圓此中益有則焉凡靜躁殊軌取舍異途行有萬變道惟兩端曰可曰不可而已所是曰可所否曰不可兩者相乘有可因有不可有不可因有可若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也則猶法也詩云彼求我則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卽從心不踰之矩也用舍行藏各有自然之法則在我者不言而諭故曰我則也異于是猶孟子云姑舍是也指可不可約五子之行而言也無可

無不可之謂中無不以迹以心不以事物以義理猶言無意必固我無信果適莫也蓋可不可者事物之定則凡事物究竟未免有可有不可而聖人制事宰物之衷初未嘗拘于可不可之一方惟因時勢理數通變順應我常居衆先不採一毫成心于胸臆所謂大本立達道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鑒空衡平自然之天則[illegible]能有此尺度乎漢袁宏云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古今所同無中立之地有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溺于徇人亦有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果于忘世矯枉過

直憤世嫉俗人爭以爲高士范曄謂有不譚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其風愈往其習愈偏如丈人沮溺輩浮慕逸民而其究務徇名法亡君臣上下潔身廢倫故士貴審則也惟聖人從容中道不偏不倚豁然自適于易簡之途以示士林之弘軌踽踽涼涼隘與不恭聖人不由也禮云人情者聖人之田不近人情不可爲則故曰以人治人其則不遠人情卽是天理君臣父子長幼卽是聖賢潔身易無道之準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君子之仕行其義也聖人每自敘極平易而微妙玄通不可擬故曰聊則

行舍則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何思何慮吾道一以貫之此也五子高世絕俗刻意尚行都向此中銷融道德之極至也記者記此于篇終爲人物之軌神化之宗佛語上乘無一法可得蹈襲此意

逸民以下五人三品或當世士論有此次第夫子斷之而以虞仲居惠連後者非優惠連于虞仲也惠連與夷齊志行相反故弁提論虞仲可方夷齊又生夷齊前名列夷齊後者夷齊多君臣一倫沒齒爲民虞仲蹤跡頗奇較譸張玩世未關大倫者高一等故序

惠連上夫子云其斯而已矣者僅取之也其論虞仲不以惠連較特言其清便可方夷齊言其權非止可與立矣其優于惠連甚明逸者逃散之名五子皆生長富貴棄祿位而逃與素貧賤隱者不同夷齊爲父子兄弟逃以讓國爲君臣逃以避周身潔倫全士行之表也故以逸民首稱夫子贊曰其伯夷叔齊與者希貴寡儔之辭餘三子一爲夷逸未全爲民也一爲譸張未全爲逸也未可與夷齊等故逸民獨歸夷齊而虞仲處父子兄弟間與夷齊頗似但仲之讓泰伯先之苟伯不讓則國尤非仲有也視叔齊承父命者異且夷齊逃不越諸夏虞仲逃則之夷狄矣夷齊逃爲民虞仲逃爲吳君矣故別目爲夷逸者以高夷齊之爲逸也惠連混俗同塵較三子卑不及格然非其本眞陽爲寬和以侮世耳如袒裼裸裎不去與伯夷之隘虞仲之放廢相彷而中實介然故目爲譸張附逸民後是士大夫之爲逸者非眞逸民也大抵朝宁與山林異軌士君子動必合則下惠儼然縉紳而與鄉人狎有方外之習世以與逸民並稱而實非逸民目曰譸張論曰降辱其斯而已矣而猶有取焉者爲其汙君亦仕小官不辭猶知有事君之義視沮溺丈

人傲然忘世者爲猶賢乎云爾故此附于逸民彼但目爲隱者

夷逸朱張舊云二人姓名按漢書地理志註云夷逸竄于蠻夷而遁逃也近代有人物考云夷逸夷詭諸之後甚無稽註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不知何物子弓乃得比于孔子荀卿悖謬而王弼謂爲卽朱張者以夫子語不及爲同已亦謬也本因張與弓附會爲名字耳按朱與譸古字通用凡从朱者多从壽莊子南榮趎淮南子作南榮疇左傳鸜鵒跦跦與公在乾侯叶作躊躊躇躇之躊或亦作

跌風俗通呼雜云朱朱博物志作㳟㳟周禮春官甸祝職禱牲祈禂牲鄭玄讀禂作誅蓋古字諧聲朱壽周通用故書云譸張爲幻爾雅作侜張誑也詩云誰侜予美晉劉琨詩云自頃輈張文選注引楊雄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寇侏張古朱張侏張輈張譸張通○我則異於是舊解則字作轉語未然蓋因上文五子中倫慮中廢權而言則卽中也偶合曰中矣然曰則聖人所以衡人物酌古今惟有則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易云乃見天則書云明哲實作則春秋傳雅則定國毁則爲賊卽堯舜所謂中子思所謂發而

皆中之節孟子所謂心之權度聖之時也猶方圓之有規矩也有則然後可不可有所範圍五子不及聖人正惟無則聖人所異于五子惟無可無不可而所以無可無不可惟其有則若無則者無可無不可爲鶻突矣我則猶言吾道也吾道一以貫之爲一部論語提綱此語爲一部論語括囊讀者未可草草異於是者非不可五子而立異也聖人處五子之地亦必爲五子但五子有偏勝既不降不辱卽可以無首陽之餓既逸卽可以不必夷而譸張尤聖人所不爲若夫出處去就二途聖人豈能違之五子皆有聖人之

一體而聖人居全處中非能割而離也不然無可無不可而又不可五子自戾其旨矣聖人所異于五子在無可無不可五子所異于丈人沮溺在不降辱而中倫慮淸權丈人諸子自謂不降辱然其隱也非逸其不仕也非讓其潔身也廢倫誰降之辱之彼亢然自潔而有意逃名名根猶在也有心輕勢勢迹未忘也與惠連虞仲猶偏而況敢望夷齊乎其行藏偏執其可不可無則惟聖人從心不過其則論者以處事熟爽當之如馬援稱漢高帝無可無不可彼直豁達大度幾謂之無不可耳豈足語于不測之神乎

虞仲卽仲雍姬姓字孰哉雍熟食也周大王之次子大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文王泰伯知之與虞仲逃荊蠻蠻人賢而推伯爲君國號句吳虞仲斷髮文身效夷俗以示不用及泰伯卒無嗣吳人强立之春秋傳子貢對吳宰嚭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卽所謂夷逸者也虞仲三傳爲周章當武王有天下求泰伯虞仲後而周章已君吳遂封以後泰伯封周章弟于夏墟爲虞仲後亦稱虞仲祖孫同號卽虞公之始祖也○虞故夏墟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夏縣等地武王以封周章之弟爲虞公

至魯僖公二年爲晉所滅左傳疏云虞仲之孫中國爲西吳則是句吳爲東吳也今蘇州府常熟縣虞山有仲雍塚虞仲泉此東吳之虞也山西安邑夏縣境中條山有虞坂蒲州有虞都故城史記吳世家謂之北虞則是常熟之虞爲南虞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飯以下皆其僚屬干繚以以下皆人名適往也避亂往他國也亞次也飯食也

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大師侑之或闕人或有人未去也王者日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天子諸侯飯以樂侑以官魯諸侯四飯僭也每飯各官干繚缺三人皆侑食者方叔武陽襄四人皆司樂者鼓擊鼓者播搖也鼗與鞉鞀通小鼓有柄有耳搖擊之也鼗言兆也作樂先搖鼗以兆衆音大鼓繼之衆音乃作詩云置我鞉鼓奏鼓簡簡是也河漢皆水名入者往而不返潛藏于其地也

魯以諸侯僭用天子禮樂大夫效尤歌雍舞八佾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舞者二人餘皆萬於季氏比及定哀之季陪臣執國命陽虎從祀公朝廢常樂之禮樂官濫役于私門哀公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正樂卽所云師摯之始也摯賢而知音夫子嘗與之言樂其屬多賢者摯憤國事之非先去其屬從之固聖人俄頃之化亦國家零落之秋記者記此于季桓子受女樂與逸民之後傷魯之式微而聖道其終不行矣

白虎通云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大陰之始也○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大祭祀大饗帥瞽登歌令奏樂大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小師上士四人卽少師也掌教鼓鼗柷敔簫管弦歌大祭饗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磬師中士四人下士二人掌教擊磬○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詳先聖遺事鼓詳十九篇磬詳十四篇○瞽矇樂師皆瞽人其屬有上中下瞽三百人夫歌工有定數不可缺也顧安得世世有無目知音而賢者之多人乎古神瞽知音後世襲用其名猶善射者之皆名羿耳不然師摯以下遠涉異國其皆扶杖而往邪舜父瞽瞍豈眞無目者邪未見顏色而言

其貢舊者邪

齊詳第六篇楚詳商章○秦出帝顓頊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栢翳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邑于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三傳至秦仲十傳至秦穆公霸西戎三十傳爲始皇帝併六國有天下二世而亡○河黄河也唐虞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是爲三河禹貢冀州爲帝都卽今山西北直隸等地東西南三面阻河河千里一曲自積石山入中國今陝西臨洮境北流轉東復

折而南約三千里抵龍門爲西河南抵華山之北復折而東爲南河過孟津卽今懷慶府孟縣又東過洛汭又東至大伾山卽今北京大名府濬縣又折而北是爲東河過降水大陸卽今順德府鉅鹿縣等地此禹貢故道所謂東西南三河者也殷三河爲畿輔地周滅殷分其墟爲邶鄘衛三國周襄王以河內地賜晉文公春秋時三河多屬晉晉分屬韓魏晉語云入河外列城五註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皆黄河所經之地○漢張騫云河出西域葱嶺于闐二源唐薛元鼎云河出吐蕃西北崑崙山

元入中國使人窮訪河源出崑崙西北行更一月有泉百餘泓渙散沮洳方七八十里泥淖弱不勝人跡旁履高山下視燦如列星是名星宿海東南流至崑崙山又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與陝西韓城龍門界上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九千餘里此元人之說也○漢水發源梁州有二東源出嶓冢山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西源出陝西鞏昌府秦縣始出爲潛東流至寧

羌與沔合爲漢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滄浪水在今承天府沔陽州古竟陵也三澨卽今漢川古江夏也大別山名漢水入江之處在漢陽縣古夏口也○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而晦老子云江海以其善下爲百谷王莊子云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又云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爲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玄中記云天下之强者東

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或作沃焦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東一石方厚各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名沃焦山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初武王革商分封周公于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留相王室而遣伯禽歸魯此其戒命之辭言開國承家以忠厚爲本也君子謂賢諸侯也不施猶顔子所謂不施勞也親謂九族周親也親者免役中庸所謂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以勸親

親也征役曰施免役曰舍周禮小宰職治[illegible]弛舍國語云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又云縣無施舍言縣鄙之民均役也或云施當作弛遺棄之意亦通不以不用也既爲大臣社稷倚重乃猜疑離間使欲用而憾不得用非所以任賢也故舊先世舊臣或微時知己大故惡逆也棄擯去也求備責望大過也一人謂天子也曲禮君天下曰天子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天子建國以親諸侯恩施隆矣爲諸侯者當厚以報主廉以自脩恩不可數得寵不可常恃苟恣成己之欲而苛索上之短非忠臣之用心也蓋求則責尊備則

觖望情有必窮過有難寡諸侯而求備于天子則大夬亦求備于諸侯爲人上者不亦難乎上下攜則泰道不成親離怨棄皆由此始古盡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如周公之事成王遭謗而愈恭大舜之事父母不得而自怨以天下惟君親難責備此忠臣孝子人倫之至也苟能以天王聖明視一人而以有罪當誅自責雖文王爲臣止敬不過是矣舊作用人解則大臣故舊非人邪既曰不使怨不棄又曰不求備意複矣大約四語三事親親也用人也尊王也皆以忠厚爲本論心非論事也親親之事多而獨言不施敬大

臣之事多而獨言不使怨不以舊舊之事多而獨言不棄奉上之事多而獨言不求備本人情易簡眞切者而言立政之本非謂法可遂廢而于不率之親不軌之臣不肖之故舊皆可姑息也是以魯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子孫式穀歷三十四傳同時大國齊滅于田氏晉分于六卿衛亡于狄楚蠶于吳少得免者而魯世世晏如也公以忠厚得家亦以治天下故周雖東而綿祀八百其亡也得禍亦輕皆仁厚之遺澤也聖門以仁爲教以禮爲治達道九經所以爲周公仲尼之道而異于刑名功利者也故繫諸篇末師摯適

齊誌魯之衰也此章思魯之始也衰極思治終則反
本夫子所以思變魯而夢寐周公也
魯公爲世子與成王同學其歸國晚魯受封非自成
王始武王克商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周公封
魯以有事留王室武王崩成王幼周公遂留相使伯
禽歸魯此周公東征黜殷伐奄建洛邑之後也蓋周
居西土距東遠武王雖勝殷而三監作梗東海五十
餘國皆叛徐土淮夷終西周叛附不常皆恃其遠也
封太公于齊封周公于魯二公親信元老骨肉重臣
託爲遠藩故太公之齊王命以五侯九伯之征而魯

人遂尚功伯禽歸魯周公教以親親尊賢之道而魯
人遂尚德康叔封衛周公以王命作梓材教以無胥
戕胥虐引養引恬德用悅懌與此同其曰以厥庶民
曁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蓋尊爲天子上
無可以自達卑爲臣民下無可以自代惟邦君有王
以專其責于上而下惟受其成有大臣以分其事于
下而上惟通其意故惟諸侯可以無爲忠厚柔順乃
長世之謨峻刻寡恩實速亡之道蓋是時成王幼沖
諳練淺而多猜忌無逸戒譸張洛誥戒其朋享惟識
物賞不明農君奭戒嗣子大弗克恭遏佚前人光是

周公所慮也故教伯禽事上之道猶詩云虔共爾位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意子云君子之使人也器之
小人之使人也求備焉使衆人猶難求備而況事一
人乎凡爲人子者勿求備于其親則孝必篤爲人臣
者無求備于其君則忠必盡記曰君子不盡人之忠
以全交也事一人而無求備則泰交成而表終譽矣
或曰責難陳善非與曰此非諸侯之事也諸侯衛一
人者也人臣好招君之過以斷直其罪與阿諛等故
凡納誨盡其誠須上彌其短如射論中同也惟君射
中離維綱揚觶捆復皆釋獲衆則否惟君中三侯皆

獲衆則否故人有不善則直惟君父之惡則否尊尊
之道然也君至天子而極臣自邦君而始諸侯立于
君與臣之間惟自求備故不敢求備于天子天子以
一人君天下天下求備者多故天下求于天子備難
也天子所不能備者諸侯代爲之備故天子與諸侯
共天下者也諸侯之所不得求備乎天子者節諸大
夫國人之所不得求備于諸侯者也
周公之戒子以身先之也成王幼而忌刻故武庚一
叛而二叔誅死雖其不肯當世所以處之者似亦過
當故周公作大誥康誥小雅棠棣皆垂涕泣而道之

則成王于親親之恩寡也公時避謗居東二叔死公
不得預忠而見疑雖公亦未免有不以之憾是時十
亂諸臣猶多存者而召公欲告老則于故舊之誼亦
或未盡也爲公所以彌縫匡救慰留君奭者卽勿求
備于一人之意而卽以之教其子千古人臣忠信篤
敬未有如周公者矣故論語記其辭于篇末夫魯以
文獻取重天下後世者惟其有周公孔子也而周公
所以開國傳家者卽孔子所以垂教天下後世者也
沓人倫之至中庸之至德書存金縢大誥康誥詩存
棠棣論語載其家訓至誠惻怛之情藹然在千古人

心而孔氏祭仲之命誣聖人殺兄爲薄夫左袒則所
云君子不施其親之謂何矣秦漢以前處士橫議傳
先聖毀仁義而爲此言如謂顏氏野合生孔子孔子
不識父墓殯母于五父之衢凡若此類誕罔不根達
人視如觀火使周公殺兄責子以親親孔子不識父
墓而教人禮義欺世罔民不孝不弟莫如周公孔子
詩書論孟廢而不講可也讀周公之訓爲之拊心
尚書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
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問焉商
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三子往視之見橋高高
然而上反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
木曰梓二三子往視之見梓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
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
而跪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
伯禽歸魯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爾無以魯國驕士我
文王子武王弟今王叔父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
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
下士吾聞之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
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
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

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
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戒之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皆賢臣佐周興者也或云文王時人晉語云文
王詢于八虞虞官名也察理任事曰士八士蓋一母
四乳乳二子故齒同名亦相似卽名以表其實也伯
仲叔季兄弟之序也八名四義伯通仲變叔時季行
也通變時行道之大也猶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不
然亦隱者逸民之流矣伯長也達通也适活通開也

初乳生二子其才通達開豁也仲中也上次曰仲突者變而出也忽者化而隱也次乳二子其才變化舒卷也叔少也夜者晝之息也夏者時之大也萬物休于夜相見于夏三乳二子其才能因時顯晦也季末也隨從也騧旋也四乳二子其才能從容周旋也備此四者凡弟濟美壎唱箎應同寅和衷輔明主而致盛治熙世之人倫也自古聖哲貴有通變時行之道耑泰否存乎遇三仁事紂八士遇文易地皆然記者記三仁于篇首見殷所以亡也記八士于篇終見周所以興也記沮溺丈人諸子見春秋所以亂周所以衰也天下國家以得人興以不用人廢春秋有一仲尼不能用何尤于三仁何羨乎八士何怪乎沮溺丈人羣避世不返也

八名四韻夜音亞與夏叶隨通作隋與騧叶周禮有隋祭音妥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註云隋垂下也南北爲隋隨從之意隋代之隋音隨隋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去辵辵音綽走也古隋隨通用騧本馬名音瓜詩云騧驪是驂通作輠與渦并音戈水回旋曰渦盛膏器曰輠與輠同車行以膏滑其軸曰輠齊人謂淳于髠爲炙輠皆利行圓轉之意

八士或謂武王時人或謂成王時人或謂宣王時人或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亦有南宮适又宣和博古圖有南仲疑即仲突仲忽豈八士皆氏南宮邪今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冢

論語詳解卷十八終

論語詳解卷十九

郝敬解

子張第十九○此篇記諸賢論道之語見聖人造就之功前篇道不行于世此篇道傳于門人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臨難也致命極盡其命也命者一定而不可易盡其所當盡而無遺憾曰致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所謂盡心竭力死而後已者也苟坐以待斃豈得爲致命乎四事獨致命不言思者命不可有心

達也臨難過慮必至徼倖見得臨財也思義不苟得也祭謂凡祭祀喪謂凡送死患不苟免利不苟取則節義見敬以事神哀以送死則愛敬立義莫重于利害禮莫詳于喪祭四者備故曰可可者未盡之辭士分內事不止此此其大者

世儒因夫子謂師也辟子游譏其未仁遂目子張爲務外觀此與下章豈務外者之言故知諸賢得于聖教者深也此篇首子張下篇終子張及篇內凡與子張語特詳豈非因材而篤與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謂有所得而守之也不弘者硜硜之意信道謂知道之美而學之也不篤者可以搖惑也初學生疎擇善須執及事理融通執而忘執其執乃弘如舜兩端用中乃爲允執夫子無可無不可乃爲不執雖顏淵卓爾執猶未化況于一班之見詎稱擅場初學適道須信乃從然必精誠不二如信水火之焚溺信毒藥之傷生自不至犯信菽粟充饑信布帛煖體自然衣食如手足信心志自奉承不違不如此者爲浮慕雖信不篤也焉能爲有無者恍惚疑似之間以爲無而亦執亦信以爲有而不弘不篤難爲有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門人非不足于其師也問交于子張欲質所聞也子夏之言本局促如三益之友當與三損之友自不當與雖不當與但從容平易審己恕彼拒之云者驅逐禁禦使不得近也君子勿友不如己何遂乃爾無論隘弘人之度亦非待小人之權君子愛衆親仁賢愚包荒雖非吾黨何必痛絕已甚夫子見陽貨

南子互鄉往公山佛肸皆是也我之大賢四語申明不可拒人非謂不可者必與也損友當遠豈子張不知必如朱註吹求雖聖言亦病矣此章之論子張爲優或云子夏所言小子之交也子張所言成人之交也然則成人不可拒人也小子獨可拒人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道之局于藝者如農圃醫卜之類皆民用所賚隨試輒效故曰可觀然局于器而不能相通宜于此而不能兼彼試于用而窮于所不用故曰致遠恐泥

君子不器務其形而上者是以不爲也不然天下豈有道外之藝君子豈遠忽之大小之辨也

大學之外亦有小道子謂子夏無爲小人儒言行信果拘于一隅而不通于萬方雖一節可觀而執一廢百是以君子通達萬變不爲硜硜之守也苟不由聖人下學上達脩己安人用行舍藏之大道雖鄉人皆好宗黨稱孝弟抑亦小道之可觀者耳故曰觀于海者難爲水遊于聖門者難爲言子夏之論及此未可謂之不及矣至于技術之類君子自不屑何但致遠恐泥而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此卽擇乎中庸服膺弗失之意方事理未得融通日用應事接物處偶然契合誦詩讀書恍然覺悟皆是日知其所未知也知非口耳眞知卽是能須溫存保任勿使迷失所謂三月不違能擇能守方是好學如顔子是也日每日也積日成月日近月久所能卽日所知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日用尋常課程而爲仁之方不外此誦詩讀書

好古敏求以博學又卽其所學者篤記勿忘志誌同記也所學所誌須用商量其義理肯綮處天機憤悱處身心緊關處提挈請問問有得復就自身較勘合否向自心參詳是否夫學博則蘊蓄深志篤則精神聚問切則義理新思近則神明惺雖不必別求克己而已可克不必別求無欲而欲可寡大公無我萬物一體之懷卽此存養矣故曰仁在其中

士有志脩德無過學問一途誦詩讀書禮義之心自然開朗卽此是爲仁實地二十篇言學多矣所謂一貫不多卽學問反約非舍學問別有妙悟也今人議

書無益秖為科目夤志名利熏心縱讀書秖幾得名利根所以古人讀書卽為仁今人為仁又非讀書故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同為異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官府造作之場百工居此材庀而徒聚功專而業精所以成其事也事謂宮室器用之事君子有學亦猶百工有肆師友羣居脩業曰學講習勸課以窮理而極至于道也道者所由之路致極至也致其道與道為一也此章言士不可不學舍學無造道之方恒人心無持循悠悠蕩蕩汩沒世塵而以望道如蒸沙

責石終于無成苟聚會精神親師取友弦誦不輟于習嘉言善行不絕于耳目義理不間于心田熏染漸漬亦猶百工在肆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乃能居仁由義馴至聖賢之域與道同歸矣未有終身遊于詩書禮樂之府無抵于成者入芝蘭之室而不襲其芳十年莊嶽而不能齊語豈理也哉

肆陳設也市舍曰肆周官有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是也此肆則官府造作城市空地鳩工聚材曰肆如學舍俊髦羣集以文會友敦詩書習禮樂則非僻之心不生而造詣日進卽造道之肆也子夏意重在學學則自能致道非如朱註學不可不致道之謂

齊語管子云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龐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卽居肆之意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美飾也過本疵垢而小人更加潤色以飾其醜不惟不愧悔益自矯誣掩罪而為功反媸而為妍巧言令色欺天罔人不知是不足以濟惡而逃刑終身無

自新之日矣所以為小人蓋過人所時有天地時恒尚不免過而況于人乎聖人時窮亦未免過而況于庸衆乎惟天地聖人無心偶過故無心諱過則常如無過惟君子無心得過有心改過則常能補過若小人以私心致過與無心之過殊然猶企其改故亦名過奈何更加文飾居之不疑則無復有羞惡是非之心矣是故所惡于小人不在過而在文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儀有常度何事屢變君子本無心自人視之其象如此遠而望其儀表尊巖就而覩其容色藹然及

聆其議論凜然涵養深厚故人未易揣摩迎合所以為君子若夫淺衷之士一覽而盡則人輕之為易與矣三變就一時見温不從儼然出者亦容之常也厲不從温出者亦言之常也夫苟望之儼然卽之又儼然觀其色温聽其言又温則人亦易窺矣厲者是非不阿也有道之言如金如玉非貴厲貴温之變耳議論嚴正則温非摸棱之謂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此言事上使下貴信也心相孚曰信人心至神內信于己心卽外信于人心有愛民之心者民亦信其愛有忠君之心者君亦信其忠我本不欲勞民民諒我不欲勞己如是而後勞勞必有節雖勞而民不怨也我本不欲諫君君諒我非沽直如是而後諫諫自有方雖諫而君不咈也不然上下之志未同彼己之情未通勞本非民欲諫本非君欲己以為佚民民以為病己己以為忠君君以為毀己已者君與民自為己也對人曰己兩己不通各是己而非人以使民事不終而且階亂以事君言不用而且取辱苟能誠意相孚焉往而不得故曰人而無信如車無軏輗此也末二句甚言不信之不可非謂遂不諫不勞也厲病也謗毀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小德卽在大德內如子孝臣忠大也問安視膳奔走服役小也出入猶言損益質義以行禮也閑外出入謂之踰閑內出入總謂之德可者猶言不拘也子夏篤信謹守夫子嘗慮其硜硜戒以勿為小人儒今言及此其得于聖教者深矣解者以小德出入病其功疎非也大德小德猶中庸言敦化川流之意孟子云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亦此意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灑）掃（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則可者謂習于威儀言辭也末謂外務本謂身心本之則無謂不教以務本噫歎辭言子游姓君子之道教人之方也孰誰也指待教之人與所教之道也傳謂傳以末也倦謂緩于本也言君子誰擇于末而先傳之誰擇于本而後倦之各因其材耳譬學者也區界域也草木異種樹藝殊區如桑

麻與桃李瓜果與薑芋別疇分畦理無並植學者質有利鈍功有生熟而教者雜施當後而先躐等強傳則陵其節而枉其材施之不情而受之不達虛矯以誣之而已自始有卒謂本末一貫惟聖人與道爲體乃能之若初學必循序豈得不先教以末而遽傳以本乎

子游高明子夏篤實子游謂道無二致教者當本末兼該子夏謂功有漸次學者須深造自得二子之言均爲有見本末猶言首尾一物同體之稱本爲根爲身末爲枝葉爲四肢本大末小本內末外一體不可

分授若欲分授亦宜先本後末此子游意也子夏謂吾非有意先末後本也由學者分量自別必先教以威儀言辭由此循習向上此子夏之意也蓋在小子爲洒掃應對進退在成人則爲視聽言動無非性命流行大道全體恒人氣質用事習而不察學問磨礱方會上達那得天生大虛同體之聖人子夏矯言游之過似也然子游本意亦未遂教門人一貫秪謂虛文無實當教以孝弟忠信仁義禮樂之實亦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但躐等無序即是責初學以一貫矣子夏之言可接中人子游之言可接上智會通其意二說皆是各執已見則二說皆非本末幷傳者固傷于欲速先後始終者亦未免破裂門人小子雖難責以上達而仁義忠信立人之本無老少智愚共由豈門人小子而獨遺之道有上下學有先後始終而要非兩事兩時也聖人雖不語上而上實非後小子雖非聖人而聖人不絕殊于小子故曰形下爲器形上爲道道不離形器也離事物譚玄妙有何交涉有始有卒約理而論何必聖人百姓日用何嘗不舉始該終但迷而不覺耳故先儒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誠知所以然處則皆舉始該終矣

古人席地而坐幼者布席必先洒掃洒以水而掃以帚曲禮云爲長者糞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溝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插之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侍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二詔之則掩口而對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于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皆教小子之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者隨寓自得之意人心之量周徧圓滿仕猶寂不滅處喧騰不增但素位而行安土樂天則雖方丈容膝如遊四海朱門九關無異蓬戶安往而不優游哉時而仕也不受功名利祿繫累蒞官行政無改生平即社稷人民而學在焉仕則學也時而學也不被章句見聞拘束孝友家邦是亦爲政即居仁由義而仕在焉學則仕也使中無自得逐境轉移學則厭隱處爲枯寂仕則弛機務爲在宥應迹爲主而心反爲役矣子夏局謹少寬裕之意夫子嘗教以爲學勿爲小

人儒爲政勿見小勿欲速今所言及此與大德小德之云悟乎聖教者深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禮惟喪多節文而皆生于哀哀麻哭泣擗踊三年而後除極致其哀痛之情而已致者推而極之必誠必信無所不盡也禮以節情情至禮備禮雖極備不過盡乎其情喪禮生于哀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亦此意餘詳第三篇及第十七篇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謂子張爲難能言材器高廣人難及也然有軼世之行而乏肫懇之意仁者至誠惻怛人皆可知可能道在易而求諸難故曰未仁也夫子謂原思克伐怨慾不行許其難不許其仁子張嘗以楚子文齊陳文子爲仁亦貴其難而夫子亦不許其仁子游之言蓋本此也與下章曾子語若稱之而實規之諸賢以友輔仁忠告而善道如此子張才高能受直諒之益所以賢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廣大貌仁者萬物一體氣象似此子張爲仁務于汎愛兼容惟其材足以自任學者而效其堂堂則

窮大而失其居矣難與並謂人難效之也曾子守約故致推遜之辭而實寓箴規之意較子游語更婉聖門諸賢惟子張器識高曠夫子與之言自顏子而下爲獨詳朱子謂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輔人之仁過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自然不待勉強也致極盡也自致者良心也常人放佚久則錮蔽深不迫切則眞性不顯惟是親喪哀痛則孩提本念盡露乎者疑辭使人自省也于此不自盡則土木無情者耳孟子云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亦為其自致也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為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亦自致也人能識
自致之心擴而充之以應天下事何所不盡其誠大
學致知格物即此意近代良知之學亦此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仲孫速孟獻子蔑之子也季武子季孫宿季
文子行父之子也文子獻子皆歷相三君皆有賢聲
文子死而宿嗣獻子死而速嗣二子共事同朝速能
守父之習而宿專權自恣大變其父所為季氏之橫

自宿始故夫子稱孟孫以刺季孫意在言外而曾子
又稱夫子之言尤不欲直斥之也聖賢立言忠厚微
婉如此
孟獻子相魯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大學述其為
國不以利孟子稱其交友不挾貴其賢可知莊子年
少嗣立率父之行是象賢也季文子亦歷相三君左
傳稱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重器備
賢亦可知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行父卒七年夏
城費費季氏私邑季武子城之也新代父政而首營
私邑其不克負荷亦可知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三

分魯國謀去公室自武子始二十九年公在楚武子
取卞公懼不敢歸榮城伯賦式微乃歸此類皆厥考
所不為者故夫子稱孟莊子不改父之道以諷之其
實莊子亦何能孝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年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仲孫速帥師
伐邾親喪六月而盟會征伐亦豈得為孝子乎聖人
彌許之意可知矣大氐三桓皆僭而孟孫氏差守禮
若獻子莊子僖子懿子南宮敬叔武伯敬子輩皆數
奉教于君子使三桓子孫皆如孟氏周公猶未衰也
至于後裔乃有如孟軻氏者出聖賢之不繫于世類

如此孟孫氏詳第二篇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為國有不容廢之法行法有不得已之心因心行法
則法允而刑不濫上失其道失養失教也是以民無
親上事長之心悖慢而輕犯法有饑餓凍餒之苦救
死而不暇懷刑鉗制愈急則潰決愈甚其渙散不軌
豈盡民之罪由上驅而納之也雖罪狀已著尚當哀
矜不可以發奸自喜蓋刑不得情則冤即得其情無
冤而思彼犯刑之故非誤于無知即迫于無賴仁人

好生使民無訟刑之豈得已乎
陽膚曾子弟子武城人士師詳見十八篇
子貢曰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章甚言下流不可處非為紂解也士君子脩身立行超然拔于流俗不使不善加乎身清風高節人誰得而訾之其素所自立然也有如操持不堅苟且遷就一墮坑塹衆惡牽引而來人品日卑物議日叢垢累日積理勢必然蓋君子厲行砥節如置身千仞之岡欲少降不可得故人欲浼之亦不可得苟名節一

壞即士論不齒已亦無復顧惜甘受汙穢而天下之汙自就之故曰下流是以君子立身不可不兢兢也○商王辛字受天下醜其行而命之曰紂說文紂馬緧也與緛通汙賤之稱受聲之轉也殷紀云帝乙崩子辛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廣沙丘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冣樂戲以酒為池百姓怨望諸侯有畔

者於是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武王伐而誅之○風俗通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曰無道如桀紂世不勝其惡也書傳多記桀紂事如倒拽九牛撫梁易柱騎行炙車行酒糟丘酒池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象廊玉牀瑤臺瓊室玉門金柱至謂其時植社槁而罅裂容臺搖而掩覆羣犬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隩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所謂不

如是之甚者其此之類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湯武誅桀紂周公使管蔡不為無過聖人本願不爾直是避不得如日月之食同度同道亦是避不得聖人身心本無過為天下受過故過則天下人皆見及其事定功成天下諒聖人本無他而聖人之心始皎然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人愈敬仰蓋惟經有過之後益信聖人之無私也更重新也始遭際否塞至于事後天下悲聖人之不幸而哀恤之戴其功德而瞻依

之向者羣疑氷消如日月食後天下書其重明也豈
以薄食病日月乎故曰觀過斯知仁矣更與改異聖
人之過無可改可改者其初可無過者也聖人之過
必不能無者也故曰如日月之食焉凡人之過可以
無而失于無心既而覺覺則改覺而不改惟有掩飾
掩飾愈工人愈見其肺肝而垢歛愈積故君子上達
小人下流皆于有過處辨非必無過爲君子有過遂
爲小人也存乎所以處過者何如耳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與日月星辰皆左
旋歸右而天旋最速日次之月最遲日每日一周天

而退天一度月每日退天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
日强半退盡與日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會已則
月光復蘇而爲朔日月合朔同度同道月行在內掩
日則日食若同度不同道則雖會不食月行在望與
日同度同道月正對日當日虛暗處則月食不正對
亦不食此世所傳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畧也漢律歷
志云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
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
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南齊
志云日食皆從西月食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或云

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光滿或行有
遲速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月食朔旦之日與月
同宮月在日下則日光爲月所遮蓋故爲日食非此
二日不食按月受日光不見于經易曰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而陽實陰虛故日常滿月常虧于字象形
日實月闕陰陽之分也若謂月取光于日因遠近爲
明晦則星何以獨長明豈星有光月獨無光乎草木
子云邵子謂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蓋日爲火精
其氣類火火餘氣上必有黑暈星家謂之暗虛似此
月受日光不受日精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月正

對黑暈中所以食也月食時辰多天下見其分數同
日食時辰少天下見其分數不同蓋日食月以精所
虧之分其明全盡故天下皆同月食日以形所虧之
分當其下則同及側遠望或少或多故不同日食月
暗虛之精大故食時辰多月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
少○稗編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
月掩日而日爲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
日而月爲食日掩月而日食其說易曉月亢日而月
食其說難曉先儒謂日質本陰陰中有暗處望而對
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日中暗處所射故食此張横

渠之說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自暗耳安能外射月使失明乎張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月行黃道則正値暗虛値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多少按暗虛之說似矣謂其大如日恐不止此以意揣度恐暗虛是地影地在天中日麗天行天大地小地遮日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四外月常受之以爲明凡物有形必有影地小于天不得爲無影旣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蓋地正當天中日行附天故日在東則地影在西日在下則地影在上月旣受日光行

値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安得不食○按月食之說諸家不同終未曉暢月食因日當其食時日在地底而月食天上日體虛暗何能相及虛暗因地影何獨食時地有影食後地無影乎皆不可曉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以此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學謂受學于師文武之道禮樂名物所謂憲章者也道本一貫名物卽是心傳墜落也賢者謂學士大夫不賢者謂羣黎百姓識記也大如周易箕疇之類小謂陳蹟往事一言一行如從老聃問禮之類是其大者從師襄學琴之類是小者自古經綸世道無過二帝三王仲尼之道卽是帝王之道堯以傳之舜舜以傳之禹禹以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文武往而明王不作夫子不得位而纘集其大成六經之訓卽唐虞三代之典刑也由文武至于春秋五百有餘歲文武往矣其道布散天壤間而寓諸人人在卽是道在人心卽是道體人有知愚賢不肖道有本末精粗隨分量大小各有見聞知覺皆道之散殊

可學而聚者夫子生知好學于凡宇宙間賢知愚不肖所見所聞大小精粗無不會而通之神而明之曾是以主一爲常師乎

道不離器器卽是道故曰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上下皆不離形形卽器器卽道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不可須臾離者無事無時非道也大亦道小亦道賢者亦道不賢者亦道朱註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解道是也饒氏謂此乃道之粗者夫離粗焉得有精舍粗言精遺名物言神化佛老之道也非二帝三王之道也記者記此于篇末見大道不外經世列聖相傳

易簡精實之理如此

釋名云地底也其體在下載萬物也地四宇不知幾億萬里而禹蹟所至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餘詳第三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潮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子貢材辨英華當時所羨慕故叔孫武叔極其推服至謂賢乎仲尼子貢難與深言就淺近設譬言武叔

以我勝夫子由我易見夫子難見也見我者其識淺見夫子必其入深入而後得見見而後得知譬如宮外有牆以蔽內也我牆纔及肩耳不待入門但于牆外窺瞰室家之好洞見故其稱我也易夫子牆高數仞內外隔絕必是從門入歷階升堂漸次方覩不然門外面牆而立其宗廟美百官富何由得見天下幾人是入門者叔武身在牆外何怪云爾夫子指武叔

○居中曰宮週垣曰牆宮牆宮之牆也八尺曰仞牆以喻造位高卑室家以喻蘊藉淺深美言壯麗富言森羅宗廟百官言其中無處不佳無物不有也裴楷目夏侯玄云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用此語類子仰彌高鑽彌堅便是牆數仞博文約禮便是入門朱子云顏子得入故知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知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大凡卑淺易識高深難測小而洩露易見大而含藏難見子貢英華外露夫子道德淵涵故堯民謂堯何功德猶武叔之于仲尼也顏子謂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亦以此也子貢三喻彌尊宮牆轉爲日月日月轉爲天記者記此于仲尼爲學之後見聖不可知老子云下士大笑以此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桓公子叔牙六世孫其父成子名不敢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按禮親始死孝子即投冠笄纚三日小斂于戶內然後子盡去笄纚袒髽以麻括髮袒而後奉尸出戶武叔待小斂而後投冠尸出戶而後括髮不知禮也子游反言以譏之又雜記云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以一人廢禮而并禁衆人行禮亦不知禮之事何怪乎其毀仲尼也

仞軔同或曰七尺或曰八尺孔安國釋書爲山九仞仞七尺也鄭玄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爲溝廣八尺深八尺爲洫廣二尋深二仞爲澮數皆加一倍然則二尋爲一丈六尺二仞亦一丈六尺仞與尋皆八尺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與上章皆不屑之教誨武叔昏庸不足與深譚就淺近設諭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也不可毀非教之

勿毀任毀不及也他人以下申言其故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可踰如樵牧出其上之類凡訾議人者須已高出其人之上如欲伐丘陵者須乘丘陵之上丘陵附于地日月麗于天丘陵易乘日月難扳也自絕謂日月無私照而人自豐其屋蔀其家妄謂日月無光而二曜何會虧蔽秖是此人自遮隔不得被其清光耳彼高高在上者豈一人豐蔀所能掩乎多古秖通適也料度曰量天地懸隔不知忖量也

日月之諭意不主明而主高高故毀莫由加不可加而毀枉費做了小人故曰自絕曰何傷曰無以爲也皆呵護妙語不禁武叔毀而但云聖人不可毀猶仰面唾天之意日月惟高不可及故明不可揜若少卑便受人遮蔽豈能四海普照萬古長明所以但言無得而踰不言無掩也或云昔賢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宜以此解仲尼日月惜子貢不然非也子貢但言高正見聖凡路隔所以爲善尊聖人而貶武叔也

爾雅小陵曰丘一成爲敦再成爲陶說文丘象形四方高中央下也陵者漸向上之名故曰山以陵遲能高人禽陵其上故曰陵爾雅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天下有八陵莫大于加陵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日月詳第十七篇○多見其不知量多字作甚意解者非古多與秖同適也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詩云是享是宜降福旣多與宜叶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禍清酤多支皇恩溥洪德施叶二作敍爾雅云敍多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恭謙讓也君子指聽言者因一言之是以言者爲知
因一言之非以言者爲不知也階梯也天不可階升
言虛空懸絕不可著梯榆神化無爲也立道綏動四
語極贊過化之神必言得邦家者聖人之大寶曰位
也得位則功用顯世人不知聖以其功用隱也聖人
之治天下使萬物得所方欲扶持便皆植立方欲引
導便皆向往纔安撫便響赴纔鼓舞便驩悅立以養
言道以教言綏來者立之固動和者教之成斯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乃所以不可階而升也生榮死哀
卽得邦家時有立道綏動之功德自有生榮死哀之
民情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喪考妣如之何可及卽
應不可階升蓋天無爲人有爲贊天人之際者惟聖
人立道綏動者人也立行來和者天也聖作天成如
農樹藝天道自發生長養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贊天
地之化育惟聖能之中材輩涖一官行一政就使美
意良法張弛失宜卽不勝阻格欲放之皆準翕然向
風難矣存神過化其惟聖人乎故曰如天之不可階
而升也夫子亦自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子貢之言豈故爲恭乎
夫子天縱上聖生民以來未有而當時人目之爲東
家丘武叔輩毀之子禽及門亦疑其不若子貢適足
以見聖德雖名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易云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十部論語惟爲仁好學博文約禮雅言四
教有何不可階升夫子雖未得邦家以萬世爲土造
就無窮何必得邦家乃爲不可及繇武叔庸下輒作
庸下解惟有功用可以形容道德難措語精言之不
解淺言之不信故爲揚詡發揮如此要之聖人作用
卽是本體事理無閒顯微如一所以與二氏異下篇

舉堯舜湯武五美四惡明大道不越經世乃所謂夫
子之得邦家者也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微獨子貢
此篇所記諸賢語皆晚年有得者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子何師對曰師仲尼賢
乎對曰聖人也豈直賢公曰何如對曰不知公作色
曰始言聖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
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師仲尼如操杓
飲江海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譽得無已
甚對曰何敢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如兩手捧土附
泰山其無益明矣臣不譽仲尼如兩手爬泰山其無

損亦明矣論衡云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同三年自知不及夫以子貢知孔子三年而後定世儒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陳子龠詳首篇及第十六篇

論語詳解卷十九終

論語詳解卷二十

郝敬解

堯曰第二十○此篇備載堯舜禹湯武之事聖門授受之本終則反本因前子貢云夫子之得邦家申明聖道不越經世所以為中庸之至德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悅

此記者摘舉二帝三王之事見大道不越經世下章以夫子告子張問政承之明道統所由來也天生聖賢為世道民生非使之獨為君子故道以帝王為師以濟世為用而皆祖述于堯舜堯命舜曆數而授之中中者心法也允執者萬事以中為極也中本無象無中而中是為執中無執之執是為允執事事物物自有天則吾夫子從心不踰矩孟子謂盛德之至周

旋中禮者允執厥中也其大者惟治天下天子以天下爲任心周四海而體其困窮慎乃有位用其中于民則天祿可長保矣吾夫子脩己以安百姓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上好禮義信天下敬信服皆祖述于此後儒黙坐澄心看未發氣象沮溺丈人輩絕人逃世與鳥獸羣皆所謂子莫執中者也比及舜亦以此命禹莫之能易繼禹爲成湯湯之事莫大于征伐卽四海困窮之心也四海苦桀之虐湯請命于天以討罪自任不以天下自私其脩己也不以己之罪委諸人其任天下也以天下之罪歸諸己湯之爲君如此繼

湯莫如武王武王革商亦四海困窮之心也大賚之典加厚于善人雖周道親親而尤篤于仁人民行不淑是教化不興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猶成湯之罪己也合而觀之帝王治天下良法美意大器可得而數矣凡政先財用五權五量以斂民財必謹之謹者節其過輕重多寡有常制也國有法度大綱小紀以示民守必審之審者酌其可因革損益務適中也百官輔理成化有廢墜必脩之脩者治其亢使人無曠官官無廢事也如此則王政四達自無阻格不行者矣諸侯所與共天下先世受封後世見併者爲滅國復其封疆而興之有國無嗣者爲絕世求其旁支而繼之天生賢才皆帝臣使遺逸爲民誰與共理必顯揚以舉之如是則民心悅服天下歸往矣國以民爲本民以養生送死爲急制産勸農以重民食也送終追遠使各自盡以重喪祭也凡此皆仁政也抑有仁心焉其容衆在寬其感孚在信其立功在敏其使人悅服在公從古帝王爲治未有易此者皆所謂允執厥中也或云謹權量至喪祭皆武王之事豈堯舜禹湯獨不然乎寬則得衆下本夫子告子張語引以繼二帝三王之後見祖述憲章之意

堯曰以下數語虞書不載或云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古文尚書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多人心惟危等語說見書解咨歎聲也曆數紀年代世系也古帝王受命首重頒朔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帝嚳序三辰堯命羲和舜齊七政皆曆數也允信也執主也中虛也無名無象圓神不測之稱在人爲大公無私之心在事爲至當恰好之理四海困窮小民艱難也天祿永終國祚延長也曰予以下述殷湯伐桀請命于天及告諸侯之辭與今孔書小異湯名履字天乙玄牡夏牲也皇皇大也后君也凡君稱后

言后天下則爲君也猶孤寡之意帝上帝也有罪指
夏桀也帝臣謂天下賢才皆上帝之臣簡擇也在帝
心在天所欲則以爲君此六句請命伐桀無利天下
之心也朕我也言君身失德與萬方無與萬方人失
德是作君師者之罪如旱禱六事自責之類傳云湯
武罪己興也勃焉此四句告諭諸侯以天下自任之
心也大賚封賞也周頌賚之序曰大封于廟是也賚
予也錫予善人猶湯之帝臣不蔽也善人有德之人
也富厚也厚之以祿也周道忠厚故德主善周親至
厚之親忠信曰周周雖尚親而不仁之人雖親必黜

也仁德之人非親必用也如管蔡誅箕微封之類百
姓有過猶湯之萬方有罪也在予一人猶湯之罪在
朕躬也今孔書泰誓有此辭謹權量以下通論帝王
之道權秤也量斗斛之屬法度凡宮室車旗服色一
切制作皆是也遵守曰法品式曰度
堯曰六語千古道德之宗政治之模也本于天命會
于君身通極于四海君身天命所凝四海天祿所出
其精神綰轂于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合顯微內外貫
天人聯四海爲一惟此帝王聖賢之符券也曆數在
爾躬明不在乎他猶無逸之四人迪哲享國長久耽

樂從則罔克壽考之意禮記中庸一篇專發明此旨
圖書疇範不出此帝王運天下于掌上推一心于四
海念小民之艱難卽是人主崇高之基易曰觀我生
觀民也惟能念四海之困窮爲能享天祿以長終卽
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之意
聖人之爲天子非佚樂也故曰咨聖人之曆數非氣
運也故曰在躬聖人之中非枯寂也故曰四海聖人
之天祿非誅求也故曰困窮堯言廣大精微近而遠
畧而詳文運方啓混沌初開故其言錯落而其旨隱
約意象渾淪眞古聖命之語所以繫于二十篇之

終冠帝王之首爲典謨之宗也一部論語大旨不越
此舜亦以命禹僞孛無容增減古文尚書大禹謨剽
增人心道心等語正落後世理窟其全篇文氣亦渙
散殆後人補輯使舜當日于允執厥中上更饒別語
此章豈得無述而直云舜亦以命禹乎舜旣纘瑣解
釋二千年後子思何須作中庸堯舜授中湯武不更
言中皆不能達中所以堯爲文思之祖也
堯舜禹敘道德湯武敘事功王者事功卽道德也湯
敘征伐畧于政教商政已革而從周也武王敘政教
畧于征伐爲昭代諱也此章摘撮帝王要領似疎實

密首堯曰四語包虞夏商周古今治亂本末承天受曆垂治統也執中傳心開聖學也畏天惘民萬世治天下之藥石也曆數以奉天執中以脩己困窮以恤人三極之道備矣而執中爲本帝者以帝王者以王亂則伐暴救民治則脩政立事皆允執中也天生聖賢本爲四海生民故聖道以天下爲己任夫子惓惓行義而隱者避世如沮溺丈人輩非聖人之徒不可與于堯舜之道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二氏竊聖人之中而偏枯毀人倫棄禮法得罪于二帝三王其于執中戾矣後世理學士宗堯舜學孔子而

守中爲中執一爲執乃詆二氏爲空虛而拘理成僻䇿事抵牾竟成語上之偏均未達于允執之中也故夫子之言中也劑之以庸無可無不可用則唐虞三代不用則洙泗之間而已故論語二十篇終堯曰孟子七篇終堯舜荀卿三十二篇終堯問亦襲此意柳宗元謂論語之大莫大乎是前篇終夫子之得邦家爲不可及此篇以帝王承之而首堯舜繼湯武夫子欲有爲于春秋征伐亦所不廢但如五霸之征伐聖人不屑矣夫子欲爲堯舜不樂爲湯武所以卒老于行論語傳聖人心思于文辭之外此章若斷若續義理周浹見帝王以四海爲身節天下歸仁之教故以告子張爲仁語結之仍以告子張爲政繼之聖門諸子惟子張恢豁有餘顏子爲邦而後張也克負荷之矣

或問祭所以重何也重本也不祭則忘本忘本則無異禽獸生死一道也幽明人鬼一理也顯微戒懼一心也夫子不語神而于鬼神之德未嘗不詳古人門戶井竈皆有祭疏食菜羹必皆祭陰陽五行之氣百物之精性命之秘非耳目見聞所及其交惟在祭祀重祭祀是識鬼神之情狀洋洋在上在左右日用應

務亦臨亦保豈待祀天享祖而後受福故子之所愼齊爲先人不修祭祀不敬鬼神則放肆無所不至人道滅而違禽獸不遠故湯之伐葛惟其放也葛伯之放惟其不祀也君子不諂非鬼而敬明神不尚淫祀而修秩祀所以養吾敬而崇人道也

按字書允肯也純肉無骨曰肯又云筋肉會處曰肯執曰允執取透徹眞切之義執而忘所執也又允與盾通中允官名漢書班固敘傳作中盾盾干也執以禦矢石防外護內當内外之交取中間之義古聖言語文字有至理

曆見第三篇○權有五曰銖兩斤鈞石生于六律黃鐘之管管長九寸圍九分中空徑三分有奇容秬黍千二百粒稱之爲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量有五曰龠合升斗斛本黃鐘之管容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漢律歷志云銖者殊也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均矣龠者黃鐘律之實與籥

同竹管三孔也於文从品从龠聲有倫理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五美四惡帝王明法大戒也夫子之得邦家其經綸如此惠勞二者加諸民也泰威二者本諸身也欲仁不貪則出身加民之樞紐也聖教以仁爲本王者以舉世雍熙爲仁利民使民仁之施也主敬莅仁之存也爲政之體用備矣利莫大于因勞莫便于擇衆寡大小無敢慢是素位自得心廣體胖氣象非矜持

之謂也故雖泰而不驕衣冠以飾貌也正者有常度不尚奇不徇俗不苟簡皆是也尊瞻視者非禮勿視也先儒云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視下則心柔心柔則敬二者篤恭垂裳之度雖有威可畏而敬主乎中非外貌之威故曰不猛也虐以用刑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財用言施爲無序緩急失宜大抵皆不仁之事惠不下逮而然日上叢貪慾驕猛由此生也虐殘酷也暴躁急也賊陰險也有司鄙嗇也教令戒三事不足以盡暴虐賊之實而暴虐賊三者責盡歸致之惡有司之惡不如暴虐賊之甚而其害事

機失人心與三者同故曰猶之也猶之二字直貫有司與過猶不及之猶同四者去則刑寛政和令信而惠普矣

尊奉持也屏除去也美者調和適中之名惡者醜陋偏戾之稱凡惠必費勞必怨欲必貪泰易驕威易猛偏特也五不皆允執中也因民之利而利如田里樹畜勿失其時山林川澤與民同利之類擇可勞謂役之以時使之以道也仁謂不忍人之心我所本有我思兼濟欲仁也於仁有濟得仁也雖天下歸仁豈得爲貪人無衆寡事無小大心常敬而不放則動容周

旋自然舒泰非侈肆以爲驕也卽禹告舜安汝止惟幾惟康之意衣冠嚴整舉動無邪瞻視尊重顧聆不苟人望之自威非猛以作威也不教而殺謂率殺也不戒視成不先告戒卒然省視成功也慢令致期急緩其令而責民以赴期也猶之謂同也以財與人較之殺人視成致期雖不同而吝之爲惡同也出支取也納收藏也吝慳嗇也有司守藏之吏也四惡非定拘其事而以狀其惡虐者害也言乎凶殘好殺不惜民命斬艾如草芥者也以不教而殺狀之暴者急也言乎恣己徑情施爲無序狂躁如飄風者也以不戒視成狀之賊者盜也言乎陰險刻剝變態無常罔民陷衆者也以慢令致期狀之有司守財者也言乎貪鄙固陋屯膏嗇費無恢洪遠大之度者也以出納之吝狀之與五美正相反四海困窮率由于此

此章卽允執厥中之道五美周匝圓融不偏不倚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以繼二帝三王之後四惡偏僻乖戾恣己徇私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美必稱五五爲天地之中四方中央曰五惡稱四者有邊無中也道中而已中不外庸也二帝三王莅民行政無以異于世主而聖人惟執中不偏所以盡美大賚民

食之類非私惠也興師征討之類非勞民也受禪革命之類非欲天下也御四海享天祿臨兆民非矜驕猛厲也世主皆知惠民秖是分財誰不勞民民未免怨誰能無欲欲皆貪利安富尊榮泰則必驕位高權重威則必猛是以允執中難也五者無蔽則執中徧天下而百度無不佳美有罪未免殺不教則偏于虐有事未免責成不戒則偏于暴有令未免致期慢令則偏于賊三者猶曰行法之事至于易于不中節亦謂之有司失爲政之體而恩不下究雖非殺人皆責之比而觖望招尤失人心亦暴虐賊害之類也夫子

且然況刑政教令乎故道莫妙于中中則美美則無
惡失中則惡惡則喪其美得失相乘也五美曲盡其
道所以為中四惡緩急失宜所以為惡暴虐賊者急
而大過有司者緩而不及刑殺教令宜寬舒而偏于
急施予賞賜宜沛發而偏于緩則其急也猶之緩也
其過也猶之不及也故暴虐賊也猶之有司也所以
貴于允執中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

此學問道德之要總括二十篇大旨而會于知聖人

承天立教化民成俗立言垂訓三者盡天下之道矣
命者人性所從出道之大原也於穆不已無聲無臭
為時行物生之本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
仁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故學以知天命
為極君子即聖人也知命即知天也二十篇始君子
終君子故云得見君子斯可矣維持世教莫要于禮
故十世知來三代損益亦惟禮禮者三綱五常之體
世道人心之防故篇內數言禮無禮則無人類不知
禮則人心世道何所恃以立乎闡道垂訓莫要于言
聖人往而不朽惟言言存即聖人之心存易曰脩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言即古人之業欲見古人舍言
何以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可知其人故曰遊于聖
人之門者難為言聖人有言諸子百家亦有言是非
邪正黃鼓亂鳴苟不能知豈能別正學豈得有善治
二十篇莫非言也學者貴知之而已三知指人心真
覺縮結學問之功而歸于知言夫子之文章即天道
也子所雅言在執禮言莫要于禮而通極于命下學
而上達中庸之教皆寓于言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易終六辭孟子願學孔子曰我知言言者陳迹也知
者心得也故孟子終見知聞知大學明明德始致知

皆以此也

知者人心之神妙萬有而為言者也生知即安行禮
中庸篇論之詳矣後儒以知行分先後而知始落見
解離知求行始為格套故三達德首知仁與勇皆
效法于知孟子謂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于
百步之外其至力也其中非力也知也中庸論聖功
極于知化育夫子五十知天命耳順從心無以加于
知矣乾元之大知始而已故聖學未有離行為知者

論語詳解卷二十終　萬曆戊午仲夏京山郝氏刊刻

道光丁酉年鐫

程綿莊先生著

論語說

東山艸堂藏板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衆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亹亹于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

之書所以萬世無獘者也嗚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于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統紀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遂盡善耶沮天以聖人爲心以衆賢衆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宏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是書創始於乾隆乙亥改定于丁丑

及戊寅之春凡四易稿孟秋二十三日後學程廷祚謹書

論語說卷一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男宗羲文起校訂

學而時習之

古者學必有業邢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有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之說亦具有意理王肅註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以可說此皆前儒去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爲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即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眞僞錯出詩則訓詁日淆學者既無所據以爲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葢天下之倀倀焉莫知所之久矣有宋大儒雖嘗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紫陽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即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夫

其爲人也孝弟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此章非獨爲學者言也葢犯上作亂害之在家國者春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鬭之心而國家長亨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學者敦行孝弟則事有精麤廣大於此者雖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亂何爲哉

按弟子見于論語者二十九人而有問答者十七人顏淵仲弓子路子貢子夏子游子張曾晳曾子冉有公西華漆雕開原憲南宫适樊遲宰我司馬牛問答惟

子貢子路最多子張次之子夏曾子則多載其所自言此其大畧也閔子雖無問答而嘗爲夫子所稱有子既未爲夫子所稱又無問答而記者載其言于首篇之次章則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雖不爲曾子所許而當時葢有公論亦可見于此矣孟子又稱其智足以知聖人覩其推尊孔子之語葢卽所以曉時人者而其自知之明自有在也弟子傳乃載其後爲諸弟子所訶而避席豈非齊東野人之所傳聞者耶

傳不習乎

傳孔註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朱註云傳謂受之於師按古人弱冠以後尙無教人之事三十而外則可以教人曾子言此葢正在三十而外且以語勢察之似不宜後師長而先上二端也孔說爲長傳如孰先傳焉之傳習卽温故知新之義

按何氏集解與邢叔明疏其訓說亦有至當不易者朱儒刊削畧盡失之太過愚于此書頗採舊說非意存矯枉庶云實事求是而已

弟子入則孝

弟子者有父兄之稱而以之稱門人者古之所教所學

惟在事父事兄之道也此章葢孔門冠者之學規或見考亭小學書與管子弟子職並錄因以爲養正之事又以弟子爲童年之通稱誤矣按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皆人生之至德美行雖小子亦宜知其端倪而豈能遽責小子以成人之任且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與此章所言畧同此章前不言舞勺舞象後不言事君交友則所謂弟子者端在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二語見儀禮冠辭）之後無疑也而豈僅云蒙養乎推而廣之夫子之四教盡於是矣

則以學文

按中庸分好學力行爲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此章孝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常則有行有事物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于詩書六藝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益弱冠以後則年日盛而道日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法淪亡漢後學者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氏註亦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藝又謬誤之甚者也蠡吾李氏名塨字剛主一字恕谷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于文以及虞書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註所載諸說大槩以文爲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爲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註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爲游藝之解也然朱子之識高于羣儒而有功于聖道者則端在于此矣

賢賢易色

孔氏云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朱註因之一云此敦夫婦之別也見蠡吾李氏解按誠於好善雖於人爲切而學問

之事敦倫爲大下文舉人之大倫者三則人倫之首何爲而獨見遺此說視古註爲優賢賢易色德爲重而色爲輕也易者輕器之意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此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關睢之義也

雖曰未學

人道莫大于五倫君子之學莫大于敦倫學所以立人道也故子夏于此章之末而抑揚其詞以明學不外此而已並無美質之說朱子言學求如是其解最當而又載吳氏之論以爲流弊將至于廢學則必別有所謂學而以子夏之言爲未足深信矣至上章學文之學乃盡倫中致用之事卽朱子所云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者非此處之所謂學也況子夏以文學名則所謂學者固已包舉彼義豈尚有缺畧而待補於後儒耶

君子不重則不威

此十一字西河毛氏謂當自爲一章舊本誤合下文以致承接處說皆齟齬不合觀子罕篇主忠信三句有子曰字則此章下三句以爲複簡而重出於此是也

學則不固

按二句文勢一逆一順學則不固舊有二說承上文而

言所學亦不堅固者亦見集解朱子從之孔氏則謂人能學道則不固蔽以固爲儉則固之固義亦可通益此章之君子謂居上位者故旣言當有威重而又言不可不學猶言知及仁守而又必莊以涖之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三年指父沒以後祥禫之內而言孔氏謂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故無改于父之道里仁篇鄭氏說同

禮之用

此章邢疏分爲三截自禮之用至斯爲美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一截也知和而和至末一截也首節

言禮樂同原故用禮以和爲貴而先王之道所以爲盡美者此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言無論鉅細若皆以嚴凝出之則人將苦其煩苛反有所窒而不行矣此禮勝則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言徒知和之爲貴而專于和無復恭敬撙節之意則亦不可行此樂勝則流也定句畫節較後儒似覺明晰益有子本言用禮貴和故小大二句先言不和之弊而末又戒徒和者以足其意也若以小大由之屬上文以有所不行起下文是有子立言不重貴和而反重以徒和爲戒矣讀者審之

未若貧而樂

按夫子嘗言飲水曲肱樂亦在其中矣顏子簞瓢陋巷則稱之曰不改其樂與此章言貧而樂其意正同孔氏欲明貧而能樂之故故註中兩言貧而樂道毛大可因謂經文傳寫脫去道字說近于泥未可信

爲政以德

爲政以德謂行仁政也居其所首出庶物之象衆星共之天下歸往之象言人君能行仁政則巍然獨立而自爲天下所歸往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爲政以德如孟子所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耕者助而

不稅之類衆星共之卽所謂天下之士皆願立于其朝天下之農皆願耕于其野之類舊註以無爲爲訓朱註載以簡御煩以靜制動之說雖與黃老之學有間然直與經旨不合

詩三百

朱註與夫子之引詩二思字有虛實之辨當以虛字爲正蓋所謂思無邪者以思求無邪而非以無邪爲我之思也以思求無邪則思屬用心以無邪爲我之思則思屬存心二者理亦相通而存心非䮾詩之本指鄭康成訓詩之無疆曰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以之相

準義可識矣且人心之有思緣物感而後形否則寂然無有故聖賢有正心之功而不聞有正思之學毎於身之所行而慮其蹈於匪僻此學者修己之急務朱子以性情代思字語雖精細然不若還魯頌與夫子引詩之本指爲尤切要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頌爲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于襄昭之世所謂賦詩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明之以淑萬世其載於論語者七章（首此章又興于詩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又關雎與二南二章言詩）之用莫詳于小子章而此章則所以定全詩之大義者也六經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無邪而夫子獨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禮著恭敬辭讓書紀帝王之發政施仁春秋書時君之僭竊爭奪諸經體固不同而其垂教之意則昭然易見不待各揭一言而後可明也詩則不然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者是也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所謂正者皆入樂之詩出於君明臣良之時而鳴一代之和平者也所謂變者皆不入樂之詩興于國亂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爲風諭者也

夫子知樂之將廢而專欲以詩爲教故不論其入樂與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其意無他欲明爲正爲變之有同歸而已詩之有不正者以鄭衛乎曰非也然則何說曰詩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風雅既變時之所値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其平寄懷託諷或暗藏其指詩序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于不正而意則無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則詩難知矣彼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以鄭衛爲淫者之詩皆不知作詩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說學者亦嘗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閔時憂俗作爲詩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謂止乎禮義者在是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亦在是故夫子謂之無邪者非爲二南與正雅言之也盍取漢代深於詩者之論而反覆

之乎然則此章引駉詩之成語而所重不在于思借命重思亦不過曰昔之詩人所遇有常變盛衰而皆思同出于正也云爾此立教之大義也若惟欲學者求性情之正則夫子曰誦詩可矣

有耻且格

格以古註訓正爲是

五十有五而志於學

論語此章最爲難解葢以夫子自述進德之序而其語又爲弟子所共聞非捴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體也竊以論語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

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之類聞者以爲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而立言遂有異乎乃註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耳順則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音以上見註疏朱註以天命爲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以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此其爲說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覩夫子生平所以自居者則大有逕庭矣後之學者能無疑于此耶然則何說曰聖人之去學者固未可以倍蓰論然其所爲之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爲志而終身以之爲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以爲君子命謂窮達之分見孔註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耳順正解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幾及也不踰矩則熟乎仁之謂也之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配以歲月之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強不息之心以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高涉海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非以聖人爲有謙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並爲聖人之實錄而勉人之意見于言表後儒以爲但爲學者立法是聖人已自處于聖之極至矣夫方與學者共爲其事而所自述遂絕天下以攀躋之階出于生平所未有于理不無可疑故敢論之以俟知者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于六十註以不思而得爲訓誤中之誤也

某之禱久矣孔安國云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此但可爲

詁家之語若夫子之旨則謂生平時以兢業爲心恐獲戾于上下神祇不待有疾而後禱也後儒以詁語直入聖言誤與此同

無違

或疑夫子之答孟懿子近于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于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溫凊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爲未達于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于此者也前之所答微覺渾涵因朱註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耳實則論語言禮而不

言理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按養義本廣檀弓事親事君事師皆云左右就養是古人不獨父母言養也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齊玄而養是疾亦言養也包氏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其說最當後儒專以飲食供奉爲養於古詁反取後一說（註疏一曰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此朱子所本）頗失此章文義且夫子之答子夏兼言服勞何以子夏之孝當言服勞而子游之孝即惟舉飲食乎

又按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飲其食忠養之言事親之養莫備于此

又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與此章大義正同

曾是以爲孝乎

先生盖謂師長故與弟子對舉若專指事親則不應言弟而父母自古亦無先生之稱夫子言服勞酒食乃事師長之常禮以此爲盡事親之道則非也馬註先生謂父兄誤

視其所以

此章言觀人之法須合始終久暫而後備以者偶然之所爲也其人有所爲而偶出于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去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於爲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僞不可得而掩矣由即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註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爲善方欲勉之以至于安若事必問其意之所從來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法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

賊所爲之事耳宋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于爲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溫故而知新

溫故知新古註以爲二事猶子夏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亦二事也朱子註中庸亦主分言則此處之合似誤

按似此章等蓋皆有爲而發記者畧其上文此古人爲

文之高簡也論語中如是者頗多註家不察遂多誤解

學而不思則罔

此章之學指博學於文之學故學與思而並進若德行之事則當就正有道以考其得失而不必言徒學徒思之不可也大抵論語言學謂學文者爲多

集解殆訓精神疲殆陸氏釋文依義當作怠是殆怠古字通也

攻乎異端

按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佛雖生于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鄒衍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並興于戰國皆非論語之所謂異端也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爲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爲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爲言以其有累于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著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即百家衆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

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爲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衆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以爲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即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以世人致力于小道則必爲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爲可攻者其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

不同中國非聖無法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爲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于失出乎况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移何氏之解以訓此章則其義洞然矣彼章子夏以爲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途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爲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嗚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葢古書美其人能盡孝

盡友以爲爲政之本也且不惟包氏之讀如此他若班固白虎通潘岳閒居賦序夏侯湛昆弟誥等文如此讀者甚多晚出之君陳誤讀論語以書云孝乎爲句故其篇有惟孝友于兄弟之句不成文理後人反因之而誤論語似宜改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三代相繼而同一道故禮因於前而損益可知道不變則世亦不變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而不惑者其常可知也然時至有周制作大備可謂盛矣盛者衰之徵也備者壞之漸也子張以十世可知爲問葢慮繼周者未必如周之繼殷殷之繼夏也自三代以後變道者出而世之變遂尋於無窮聖人亦豈得而知之乎子張之問慮其變也夫子道其常而已矣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按以魯用天子禮樂爲成王之賜者不可信也夫以閟宮之侈於魯公始封不言重祭而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葢僭禮之初詩人猶有所戒而不敢誣也春秋昭公之末子家駒譏其君以諸侯僭于天子若舊所固有則不肯謂之僭矣又世之極壞猶有不昧其

心者可見也考魯之僭用郊禘疑在莊僖之閒大夫僭于諸侯疑在季武子以後旅泰山大夫僭於諸侯也舞八佾歌雍則用其君之所用而不知其君之僭天子矣其時以平子逐君諸侯不能討而益無忌憚如此古註以季氏爲桓子是也

是可忍也

邢疏云人之僭禮皆當罪責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其言雖亦有理然是時魯君方僭王禮亦豈能罪季氏乎當以朱注前說爲正

三家者以雍徹

按詩序以雝爲禘太祖之詩鄭氏於周禮樂師小師之歌徹皆注云歌雍本論語也以詩序考之則雍非徹歌益三家僭禮不知雍詩之用而歌之以徹或魯君先僭于上以有天子辟公等文不肯用爲正祭之樂歌而歌以徹三家則因其僭而僭之耳然則注周禮者誤矣

舞佾歌雍皆魯君僭之於前此與上章獨責季氏與三家者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又記稱公廟之設於私家自三桓始然則三桓見魯廟用天子禮樂因而用之未嘗以爲私家之廟也夫子指言三

家而刺魯之意在其中矣

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注易和易也朱子以治訓易謂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其說太曲按奢與儉對易與戚對奢必僭上而忘君易則倍死而忘親皆喪其本故寧儉寧戚則爲反本之道理自明顯朱註謂無哀痛慘怛卽和易矣又何必以節文習熟爲治字之解以自生其支離豈奢又當以節文繁盛爲訓而後可也包說自當

邢氏解臨喪不哀曰不哀則失于和易然則爲禮以儉猶足以存敬故與戚同爲禮之本也

揖讓而升下

按揖讓二字宜讀而升下又宜讀至而飲爲句邢疏引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謂射時所立處也）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之升下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時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之揖讓

升下也

巧笑倩兮

按詩素以爲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者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汚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聞之而恍

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繪事之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用爲無弊是以言禮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古注謂此章以素喻禮於詩詞不可通然繪事以素功分辨四色近禮之意子夏之悟蓋由此生朱注既誤解詩辭至訓後素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亦於考工記本文不合

禘自既灌而往者

此章明爲魯之僭禮而發云自灌而往者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禘禮之節文甚多皆在降神之後故夫子不欲觀耳亦即是可忍也之意舊注以爲逆祀朱注以爲誠意既散俱未爲是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名大祫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於太祖孔疏與公羊同而俱不言推所自出蓋傳聞有異也至趙匡以爲惟祀始祖則誤矣朱子據之非是

或問禘之說

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嘗嘆之矣古注以答不知爲爲魯諱此是正解第不可云諱逆祀耳觀夫子言知其說則天下易治其示以不王不禘之旨豈不昭然於辭氣之間乎

祭如在

夫子周流列邦曠于內外祭之日多矣此吾不與祭之語所以記也祭如在二句蓋古禮之文記者引之見古之承祭者莫不如是而况夫子乎

射不主皮

周官卿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雋也記不言鄉射而鄉射在其中是周官之五物言主皮而儀禮之禮射言不主皮所言不同義各有在蓋射本以中爲能而有時不待中爲雋者重其比于禮樂也主皮則主於中矣若樂記所謂貫革之射則又即戎之武射不僅于主皮者也朱子以不主皮爲但主于中而又以主皮爲貫革均失之矣

爲力不同科

馬氏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言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别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蠡吾李氏曰如周禮均人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用二日無年則用一日小司徒上地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古者力役之征惜勞愛民之道也今則徭役繁重不分上下而此道亡矣夫子所以歎之

朱注爲讀去聲爲力不同科爲申解上句誤矣按主皮見于鄉大夫之五物而鄉射記云禮者專指以禮樂射而言也是武射重在貫革主皮重在中不主皮重在比于禮樂古人之射本有此三等夫子若解不主皮之義應以比于禮樂爲言而但云人力有強弱之不同顧取其淺小者以立論何與馬注力役之訓不可易矣又鄉射記本文上有禮字其義乃全弧矢以威天下苟皆主于不中古人不若是之迂也論語傳寫疑有脫誤

事君盡禮

此章古註既誤朱子據拜下禮也一段爲解故集注載黄氏程子之說以盡禮爲孔子而下句爲時人之論孔子則誤之中又有誤焉按孝經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事君之禮也當日爲人臣者甘心利祿而苟合取容無靖共貞亮之節故夫子嘆之謂事君自有當盡之禮今之人非事君也是爲諂佞而已其垂戒于萬世至大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之論蓋本諸此與拜下一段所云風馬牛不相及不知前儒之何以誤假令孔子恪守拜下之禮而爲當世所譏孔子豈屑於自辨卽辨之又何關于義理而載諸論語耶

此語蓋爲當時爲家臣者發家臣仕於私室與卿大夫之事國君同如由求仕于季孫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皆所謂不能盡事君之禮也季然章云大臣以道事君道卽禮也又以由求爲具臣具臣則幾于爲諂矣與此章足相發明爲諂與微生高爲佞語意相近

管氏有三歸

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其事又見戰國策史漢諸書疏云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未盡善也

顧氏亭林曰觀于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寕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周初之廸屢不靜覩有虞之丕應徯志何如哉而武能如韶之盡善乎按此專主虞周之治道而論極爲精當至于揖讓征伐易地皆然性反雖殊成功則一前儒以此論樂之優劣顧氏曰此與以追蠡何異信矣

人之過也

黨即君子不黨之黨司敗章註助人匿非曰黨是也又即世俗坦護之意此章言人之助人匿非乃其人之過也而各有所爲（去聲）觀其所爲果在所親而當諱者則亦不失爲仁矣過而仁在其中又如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也

按此章宜用先經起義之法而提黨字於章首言黨者人之過也而人各有所黨觀其所黨果在所宜則過而仁可知矣如此則語意甚明

朝聞道

此章蓋夫子有爲而發若非上文偶有遺落詞意不至迫促如此豈顏冉死而慰其父兄之詞與

君子之於天下也

此章之解後人誦習朱註以爲當然愚竊疑之夫聖經無一語無歸宿無一字無實義論語言於天下者三或問禘之說一也子張問仁二也此章三也凡言于天下大抵皆爲立功立事與待人接物而發非若後代文士苟爲恢張之詞也今註旣不言其爲何用而又以無適無莫爲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乃聖人立身制行之道而泛然言于天下何哉適莫二字于經不再見恐亦未必如朱子之所訓也比者兩物相附之名於古亦無獨訓從者且經曰義以爲質則義乃內生于心而爲制于外今曰往而與之比附是義本在外矣以經解經欲其無疑得乎然則何說曰范甯云適莫猶厚薄也（見釋文）此章蓋言君子自倫紀以外所接于天下之人衆矣其或厚或薄非有偏繫也義之與比專指所厚者而言如居是邦則事賢友仁之類惟覩義之當然而與之相親耳此解似于經義爲安或曰何以知范說之可信也曰以適莫爲厚薄則比有歸宿而經之言擇交尚友亦可從而得其說矣

按孔安國言羣而不黨曰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子見南子章疏中有君子當義之與比語言不宜見南子也是前儒顯有此解矣

吾道一以貫之

按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淺深之殊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說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之道不止忠恕則教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

盡無餘之詞哉邢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爲明忠恕所見確于紫陽遠矣

延平李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物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貫之指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按延平此論甚明忠恕與一貫無二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亦無二學者能盡忠恕則亦聖人矣自集註舍師說別爲訓詁而聖經聖說之障礙始生或曰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何也曰善乎顧林亭之言曰違道不遠卽道也猶孟子言違禽獸不遠卽禽獸也古人之語詞云爾然則以違道不遠爲下學者豈不誤哉

事君數

舊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進也速數則瀆而不敬故見疏辱按易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諂與瀆皆數也專以進言立解其義狹矣

瑚璉也

按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按漢儒俱以瑚爲夏器璉爲殷器當以禮文改也

吾斯之未能信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卽以治人無二道也道不外于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己于博約之道未能如顏子之旣竭吾才而此道尚未實爲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

求經義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無所取材

當從鄭氏無所取于桴材之説蓋與浮海皆寓言也

吾與女弗如也

包註旣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謂夫子以此言安慰子貢使無懷慙具見聖人道大德宏而曲體人情如此故漢魏間凡用此語者皆與注不異若以與訓許不惟文義不安抑且無意味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敎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卽事物以爲體驟而語之必有遺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日飲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崐崘岷山于萬里之外則雖欲樂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置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王何之清談世皆斥其祖述莊老爲天下患乃濂溪康節諸君子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於卦爻彖象之上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説日紛語錄之書日富由是人人而皆得聞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何何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考亭于此章以敎不躐等爲訓非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敎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舞象不敎之以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顔淵而夫子之答問仁則曰克己復禮顔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旣竭吾才而亦未聞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爲敎亦明甚矣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蓋

勉同門以當從事于夫子博約之敎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馳于性天之説夫子之罕言者集注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

按注疏此二事也蔡爲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棁乃天子之廟飾文仲身在大夫而奢僭至此故夫子不許其知南軒張氏亦以爲二事朱注謂以山藻爲居蔡之室甚誤

天子之廟飾見明堂位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

山節藻梲蓋指文仲管仲之屬而言禮器及雜記幷
云管仲山節藻梲是也

邦無道則愚

無道則愚之解朱注勝古注及程子而亦有誤者朱謂
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按文公卒于魯僖二十
五年春秋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卽武子之父莊子也是成公卽位之初莊子猶用
事則武子未得爲仕文公至二十八年晉文初霸而
修怨于衛衛始多事至三十年秋成公得釋歸自京
師而衛亂始定疑夫子所謂邦無道則愚皆在此三

年之內而朱注所云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者是也自此至魯宣九年成公又在位三十年而卒
要皆衛國寧靜之日也魯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成
公因康叔之夢而欲祀相武子不從以大義正君之
非其所謂邦有道則知者與若當日成公不知親晉
而與楚與元咺之譖夷叔之死武子自宛濮之盟而
外不聞出一言以爲匡救豈亦所謂則愚者耶抑左
史闕而不及載也有道無道以國之有事無事言非
論其君之賢不肖也

老者安之

志者心在于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爲然
子路一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聖人之自視
欿然者也觀中庸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
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
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焉則此三語謂非
夫子旣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象
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按安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則所願
也養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洙泗之
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

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是欲安老而老者不以爲安
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一說者乃經之正解
也

論語說卷二

新安程廷祚綿莊撰　男宗羲文起較訂

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南面非必面稱仲弓之語下文問子桑伯子亦未必出于同日也記者智識過人因居敬行簡之說有合于君人之道而其論出于仲弓夫子以爲然者故類而記之若謂仲弓聞夫子許己遂問伯子而辨行簡之法是自任南面也聖門學者最尚謙德竊疑未必如是且仲弓又何因預知夫子之所以許伯子者乎

按此章前後循環相應結搆最精其意不在稱美仲弓在以恭己南面之道告萬世也使無下段論簡之語則首句或未必載矣當日論語疑出子貢之手盖獨居廬墓三年所撰定也鄭康成以爲子夏子游尙未盡然程子謂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淺矣

不遷怒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註謂因以諷諫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于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爲君人之至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不有祝鮀之佞

佞口才美喻善行此寓言以見方正之難容也蠡吾李氏曰言無有隨機應變之捷才而徒有皎然潔素之美質如居鄉不能左右周旋而徒方潔居官不能上下彌縫而徒孤淸今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衆詬羣疾難乎免矣其解甚善

中人以上

有當語以改過遷善者不可語以履中蹈和有可語以履中蹈和者未可語以盡性至命此因學者之材質高下而然也然中人以上去上已近雖不與語而有

時自足以知之此章所重在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集註所載南軒之說能發其蘊而非概言教不躐等之意也

按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準明矣又觀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爲上爲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復禮之告顏

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訒是皆不爲語上而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最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于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爲語上不其謬乎

按此章與前章相屬亦有互爲發明之理學者之于道也由知而好由好而樂境以遞進也然知者或終於不好好者或終于不樂則質之相懸有不一者矣夫

遊於聖人之門而覩詩書道德之富雖中材未有不好而不徒知之而已者進而深造自得方可云樂準以此章則樂之者中人以上之事知之者中人以下之事中人則皆可以言好然孔門若冉有之自畫子夏之交戰猶未得爲好之至者而況于樂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義一也以此參証益知語上之非高談性天而以經解經十當得其八九矣

子見南子

此章孔氏謂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呪誓於義可疑疏載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見南子之事史記載之頗詳其求見之辭甚恭所謂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而夫子不能終拒之者其孟子所稱仲尼不爲已甚者與朱注謂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蓋臆說也且孔子是時未得爲仕

志於道

按此章宜與入則孝章叅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

深之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既志于道則當以德爲持守之具而行之爲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德則學之在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仁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卽彼章所謂親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

朱註頗爲可疑按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有不以爲人之所得于天而異乎羣生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舉衆善之長而爲言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雖微有此分然德卽仁仁卽德

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並舉者今考亭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仁果有異耶且既曰行道有得于心又必待據而後爲已有是由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概語學者其理易明若學已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藝耶其說近于支離蓋不以仁爲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德游于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即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然亦足證德仁無併舉之理

此章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爲據德之輔游藝又爲據德之用蓋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爲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于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游者如魚之涵泳于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爲小物游爲玩物適情未確

　夫子爲衛君乎

按衛輒以子拒父而國人安之隣國助之謂齊國夏聖門之徒相視而莫能定其論何也蓋周人以適子適孫承尊統固一朝之定制也然蒯聵得罪于母懼而出奔其事猶屬疑案靈公未嘗與之絕也靈公薨於南子既逐公孟彄而不敢復召蒯聵及輒援定制以得國始爲靈公逐蒯聵之說二傳惑之皆謂輒受命于王父誤矣假使蒯聵之出奔以逐則春秋前之書法當如放胥甲父之例後不當書納衛世子既以國書世子則適子在不立適孫亦周制也輒安得而君衛哉況靈公即不子其子而輒又焉可不父其父耶夫子在衛不能顯言其事故子貢亦不敢顯以衛君爲問皆居人國之禮也他日又有正名之論以與春秋相發明而後知衛人之失在遵周制而不得其當以致

啟爭端而禍人道豈不謬哉而謂夫子爲之乎

　加我數年

古者樂正崇四術以造士詩書禮樂而已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曰周易其時文王已繫彖爻然亦僅爲卜筮之書而已是在孔子之前易未嘗被於教學也且當春秋之時卦變互卦廣象之說紛然而言易者入于誣穆姜之不淑南蒯之逆亂其人皆欲以易爲徼而用易者流于妄故夫子設教初不及易以不待其人而言則人將舍是非而圖趨避也待其人而言則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易也而何以言爲然

則論語之記此章何也曰此夫子始欲以易爲教之語也欲以是教人故先言已欲以是學事之序也世家云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一後十年而爲中都宰先是魯亂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此章之言葢在宰中都前數年必加之數年至五十而後可以學易者爲弟子告不敢輕言之也若曰吾之於易豈敢遽言學哉古聖人紹天之明作易而寄諸卜筮所以開物成務而納天下於寡過之地也天下獨以卜筮用易失之矣夫子將以易教而揭易之宗旨以示人者如此故易至孔子而天下萬世始知

其爲寡過之書也此論語特記之意非與

漢書藝文志云禮樂詩書春秋五者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西河毛氏引此文以爲夫子之前原有六經又曰六藝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至三十而五經立易則無時不學夫子未至五十猶思學易此也毛氏不知漢書此言乃漢儒生于孔子之後見孔子之尊易而臆度古人以云詩書無論獨不思春秋夫子晚年乃作豈前此五學中之春秋即魯史舊文乎且誠使易爲六藝之首則燔滅之禍當更烈于詩書而何爲秦時尚以占筮得存耶貿貿極矣

六十四卦之中有善不善者其時位之一定也而人之乘此有道二多譽五多功不得其道則譽與功不可得而見矣三多凶四多懼苟得其道則凶與懼有時而可免矣故學易之要在求无咎大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補過者非彌縫于已過之後而消除于未過之前以已之所爲補時位之不善以至于善此無大過之說也愚嘗雪後山行路甚險滑偶至冰雪稀少

處車前輿人忽呼曰易行矣車後者戒曰即使易行汝亦以難行視之則可保無事耳愚聞之悚然悟全易之理皆在于是邇言信不可忽也觀夫子此章之言乃知古聖人設卦繫詞皆爲人事而設彼以術數圖象求諸幽渺者不亦異乎

子所雅言

此章向讀似誤子所雅言詩書也所執禮也禮亦所雅言也末句專承執禮爲是觀夫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道途中猶時執守之而豈託諸空言者

按自孔子以前學者之所誦讀詩書而已禮之用于家

庭邦國者必躬習其儀文節目而後可行徒求諸方策無益也故文王世子曰冬學禮執禮者詔之而此章亦曰執禮也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何也曰象勺大夏古者既如其年以習之而君子無故不離琴瑟樂之篇章多取于詩故記曰學樂誦詩又曰春誦夏弦葢言詩而樂在其中矣三代以下禮樂既廢惟以誦讀爲學者之正業孔子葢預知其然故論語中發明詩敎之語爲多又以書紀帝王之政事其理易明惟周易繫詞尚掩于卜筮而大用未顯作十翼以闡其藴而後易爲敎學之書故孔子之事莫大于贊易

而修春秋次之何則春秋不修一時之王道不彰十翼不作則萬古之人道遂泯而文王之繫詞雖存而實亡矣此前章特記之指也二章相屬葢謂夫子以易爲學以詩書爲雅言其功皆有倍于前聖者百世之士求其用心所在而不徒以誦讀爲功則禮樂雖崩壞而無傷矣記者之意不其徵哉

子以四敎

文博文也行約禮也忠謂實有是心信謂實有是事也

按以顏子所稱與夫子所屢言者觀之則孔門敎學之事無在博文約禮之外者而此章又言忠信何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夫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非忠信以爲之主則身心失其所在而爲無本之學矣其如文行何哉然則喟然章獨言博約葢夫子先敎之以主忠信矣顏子非主忠信之久亦豈能仰之鑽之備用其力如此也後世以章句訓詁爲博文者則忽略于躬行或慕存養之高簡則又置博約而弗務孔氏之敎其不决裂潰敗者幾希矣

互鄉難與言

此章本無錯簡應依舊讀不保其往鄭注作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似與不與其退語意相同疏載顧歎云往

謂前日之行是也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爲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贊爲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爲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爲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德之稱所由本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采藥荆蠻之事若謂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肯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君人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

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焉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訓者不明竊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適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

考亭註此章最爲舛謬善乎　先君子之辯曰太王去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寖衰而太王廸于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

強大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魯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從父命大槪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即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大王有憤心於冢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荊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懟其親也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是眞有見于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說然在朱注則讓商爲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

左傳晉士蔿勸世子申生爲吳泰伯曰與其罪至不如逃之信如其說是太王眞欲廢嫡立幼而泰伯又何以爲讓乎葢泰伯遠適荊蠻實無暇于避此嫌故詩之則友其兄與論語此章皆爲闡幽之論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鄭注道謂禮也此解甚確若泛指大道則與籩豆句不相應葢孟氏自僖子以後其子孫皆知禮之足尚而敬子有務小忽大之病故曾子以是告之

興於詩

詩有六義本于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于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于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黽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主于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于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于成也以上李氏說較切實故採

之自唐虞以及成周其教人之法不出於斯三者故孔子發此以告及門使之有以自考而盡心焉春秋之後禮壞樂崩後世去古愈遠而愈不能復學者舉聖經委之口耳取士者舍行誼而重詞章才與世交獘而此章之說不可得而明矣噫

興于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于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已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邶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卽桑

中溱洧莫不皆然茍謂出于淫者之口則以醜行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盡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錄詩者登之于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爲詩禍夫子曰興于詩卽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于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並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既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于正難感于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噫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既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爲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並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聲歌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于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肎與之論哉

民可使由之

坊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可使由之者法也不可使知之者道也道者法所由立若洪範以蕩平正直之王道令天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于三綱五常之存于心性原于天命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者也用習齋顏氏說

篤信好學

此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既學道而有得于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死善道兼窮

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葢本于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重寶必思頓置之合其宜藏貯之得其所否則失其爲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旣誤以守死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別以去就出處爲言其於經旨竝疎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爲近于支離

此章似因有問君子之行者而發在聖門亦惟曾閔諸人能之

關雎之亂

亂古註謂理其亂非是集註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註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韋昭註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巳上韋註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于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書簫韶九成鄭氏註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間合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卽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見禮疏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舉關雎以該葛覃卷耳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竝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簫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間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亦歌笙竝作後

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或曰周南之該召南何也曰以召南爲笙詩也周南歌于堂上召南笙于堂下葢與間歌同法若不如是則合樂不止于三終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舊註言舜禹不與求天下而得之語未明晰集註云猶言不相關又云不以位爲樂亦非至當之訓且似二說夫古聖賢之爲天子者大抵皆不以位爲樂者也

而何獨舜禹哉按與與吾其與聞之與同蓋舜禹之有天下皆得之于讓始焉不得已而受繼焉避堯舜之子又不得已而居始終無得天下之心故曰有而不與言其置身于天下之外也天下大器也而能置身于其外非至盛之德何足以及此故夫子以巍巍稱之此與不相關之說相近而義不同

大哉堯之爲君也

帝王中之有堯猶卦之有乾元也書有堯典猶易之有乾卦也論語有此章猶乾卦之有彖傳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豈不大哉

堯典自受終文祖以後至四罪而天下咸服皆堯事也後之訓尙書者悉指爲舜則此章所謂成功文章不可得而盡見矣愚竊欲爲書以發明之述吾夫子之指云爾

唐虞之際

於斯爲盛言周與唐虞比盛也此四句皆言才難上二句言唐虞至周而再盛下二句言周有十人而不足所以難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朱註謂或云當自爲一章可從按夫子以巍巍獨稱舜禹則不足湯武之意自在言外此章至德自應主文王言或云內兼武王竊謂不然

按此數章皆夫子論說尙書之言則當日商周間書必有西伯事殷之事見于簡冊者惜秦火以後皆亡逸矣

盡力乎溝洫

尙書云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蓋決九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時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

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蓋俱踵而行之按考工記匠人爲溝註云所以通利田間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洫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瀦防爲畜水之法見地官稻人蓋古人之制溝洫以去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潦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于不救禹貢雖指云禹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井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內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逶迤相扶各滙于大川而

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于此者委其事于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與命與仁

命謂窮通修短之數凡此皆人之所受於天而各有所限者也其未來則不可知故不可以有定言其既至則不可易又不可以無定言命逆多而順少聖人欲人之順受其正而或言之於事後如伯牛之有疾子路之被讒是也事前則罕言者恐人將委之于一定則羣然置其分所當爲而人道廢矣故一則以息爭一則以起廢也仁爲衆善之長至純之德能自力于

百行則皆所以求仁而不待以仁爲教如仲弓問仁則教之以敬恕子張問仁則教之以恭寛信敏惠是也且或自勉于善而未知其心之所存亦不敢以其名相與夫子於當世卿大夫與門弟子無有許其仁者是也蓋不言所以求仁與或輕與人以仁之名則天下將浮慕乎仁而百行廢百行廢而仁爲虚器矣此夫子終日以仁爲教而學者但見其罕言也與

大哉孔子

達巷黨人之言鄭註皆作美孔子之詞博學道藝而一善一長不足以名之是以稱其大也無惜之之意

子絶四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毋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毋必無可無不可故毋固以天下爲公故毋我佛氏之學亦能絶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絶之之實故既絶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像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我之至者與我夫子豈可竝世而語哉橫渠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于彼矣其奈之何

朱子四者相爲終始之説立論太卑不足以擬聖人況

經本云絶四如朱説則絶一矣

文不在茲乎

文古註無解朱註以爲禮樂制度之謂按文王身爲諸侯猶秉殷禮無所謂制作也其後周公思兼三王監于二代而後制作大備故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如以文爲禮樂制度則此章何以不言周公而曰文王

顔淵喟然歎曰

顔子在聖門逈絶羣賢喟然一歎自述其向道之誠信道之篤此學者之所知也而言夫子之善誘惟在博文約禮二事人人之所共習共遵若非此語則一時

及門者必且疑其有異聞矣而况千載之下乎記者之記此章深意在此一以見聖人之設敎一出于大中至正而非有他一以見學于聖人之門者淺深各如其志力以爲量而不可強讀者多不及察以致道有岐途學無實際誠可嘆也

雅頌各得其所

按左傳文公四年衞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人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又工歌文王之三皆見議于二子是當時雅頌入樂多不得其所者非雅頌之書不得其所也自夫子

正之而樂無是矣

子在川上

此章宋人謂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間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提示大道之綱領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食不違以及造次顛沛而亦未聞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此皆昭然可考而可證者若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而孟子註乃云因徐子有躐等干譽之病而遂告之云云夫答人之問而各隨所宜此孔子答問之法孟子則不然然則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爲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于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潤飾己說若此章既有孟子之解所裨於實學甚大且于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于虛渺之歸也

語之而不惰者

不惰即得一善拳拳服膺之意與中庸之語有煩簡異同耳

可與共學

與猶許也謂可許以能爲此事也朱註云可與共爲此事於共學適道語尚可通與立與權即難解矣鄙夫可與事君與此同訓非謂與之共事君也

去喪

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以時遞變故小祥練冠縓緣大祥素縞麻衣此言去喪謂喪服將已盡除而猶有未純乎吉者則大祥之後間傳所云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是也注云紛帨之屬如平常是去喪專指此時而言若禫盡純吉之時則無所不佩不待言矣

集註引君子無故誤

褻衣

孔氏注曰今之被也詩召南抱衾與裯疏古者曰衾今名曰被論語謂之寢衣又說文云被寢衣也

吉月

小雅二月初吉周禮正月之吉又月吉屬民讀法（族師文）皆謂月朔也宜作月吉二字疑倒或亦如玉藻朔月之類

瓜祭

古注以瓜與疏食菜羹爲三物玉藻云瓜祭上環朱注

本經典釋文作必誤

疾君視之

邢疏病者常居北牖下（見儀禮牖當作墉墻也喪大記誤作牖）爲君來視遷于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禮經并無此文邢氏所據蓋卽喪大記孔疏所云也後儒多從之而愚竊有疑焉夫人君旣敦股肱之誼問疾于臣下而使病勢危篤者有遷移之勞似非禮意此因伯牛章自牖之文而附會之者也包氏注論語言伯牛有惡疾不欲人見其說當有所本時蓋特啟室南之牖（室之北墉無牖南墉有牖）以待問疾者夫子亦體其情而不入于室也然則君視自北墉而遷南墉其穎達之臆說與熊安生謂寢疾者當任其所安不恆皆東首惟君來視之時則必東首斯爲近情之論又近日毛大可有言古者室制尊西君旣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受生氣惟可以解平日之東首）合而觀之經不言遷于南墉而惟言東首又以東首常禮不足以盡敬君之意而加之以朝服拖紳其故始皆昭然如揭矣噫禮豈易言哉

色斯舉矣

此章朱注謂有闕文者近是

論語說卷三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男宗羲文起較訂

如用之

邢氏曰用之謂用之以爲治也按此章禮樂宜指宗廟朝廷冠婚喪祭所用而言若治身之禮樂則斯須不可去何以言如用之乎

從我於陳蔡者

西河毛氏據弟子傳以德行一節十人非皆從孔子于陳蔡者乃統記七十二人中尤異能之士也即以冉有考之自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至十一年淸之

戰見于左傳中間皆仕于魯此一人即不從陳蔡故皇甫侃以此節別爲一章愚按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去魯適衛（諸侯年表與魯世家俱作十二年孔子世家作十四年）未幾去衛將適陳而畏於匡又反乎衛未幾又去之過宋適陳居陳三歲反於衛不對問陳而行又適陳哀公之二年也是歲衛靈公卒其明年季桓子卒（哀三魯有桓宮僖宮之災左傳云孔子在陳聞之）明年如蔡又明年自蔡如葉絕糧於陳蔡之間哀公六年自陳反衛（年表以爲十年誤）以後蓋俱在衛至十一年而歸於魯以此考之孔子所至後莫久於衛而前所往來莫久於陳蔡之間世家與諸侯年表歲月互異者其誤可得而正也季桓子卒於哀公之三年世家謂康子以是年召冉有者誤冉有以衛君之事問于子貢當在六年自陳反衛之時出公即位之四年也其後子貢叩夫子不爲衛君蓋與冉有俱辭而歸魯故七年左傳有子貢之對太宰嚭而十一年淸之戰有冉有之帥師也毛氏不知季孫召冉有在三年爲史記之誤遂謂冉有不從陳蔡誤矣朱子序說誤取世家冉有見召於前而載夷齊之問答於後又復與論語不合矣然史記雖誤於此其記陳蔡之厄則不誤序說據論語以爲宜在問陳之後亦未

盡然蓋論語類記夫子之事前記衛靈之心存黷武而其國不可以久留也後記君子不以身遭阨窮而枉道以從時也上下不必相蒙奈何以是而疑世家耶

孝哉閔子騫

陳氏註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昆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朱注謂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據陳則言屬人不字應作無字解據朱則言屬父母昆弟而須補稱孝友之語又一說夫子於門人無稱字者而今云然蓋即人言以美之也是

三說者理俱可通而陳說較優蓋閔子事後母而盡其道非間無由而入故夫子稱之所謂反身而誠則能順乎其親者也若父母昆弟稱其孝友又何必以人之信不信爲輕重哉

以吾從大夫之後

先儒謂回鯉卒之先後與夫子年數參差有可疑者按依年表與魯世家孔子去魯時年五十五歲弟子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則從去魯時年二十五依家語卒年三十二則孔子時年六十二當哀公之四年時正在陳蔡與事不合家語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以年

五十先卒推之則當孔子之七十歲據論語則伯魚之卒在顏淵前於事亦不合而或以有棺無椁爲設事之詞則無理甚矣竊疑二子之卒年記載必誤要之俱在夫子歸魯之後鯉先而回後也蓋孔子以六十九歲歸魯而顏子卽卒於此一年之中則未滿四十亦可云短命也若伯魚之卒稍前則亦未滿五十矣顏淵少伯魚十歲故曰此卒年之誤也以吾從大夫之後杜預云嘗爲大夫而去故云後朱注云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蓋卽冉有子爲國老意也又按此章旣曰從大夫之後陳成子章亦云則顏子之死其在夫子歸魯之後無疑矣而謂家語爲可信乎

按夫子之卒左氏有明文矣公穀二傳竝載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史記以爲二十二年索隱云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夫周正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而屬明年可乎二傳去孔子未久此史記之誤也由有此誤故凡記孔子之事皆短一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事在昭公七年時孔子年十八史作十七昭公二十五年出居乾侯時孔子年三十六史作三十五哀公三年年六十一史作六十哀公六年年六十四史作六十三序說沿史記之誤亦俱短一年至夫

子之卒在哀公十六年四月通記應得七十四歲而史云七十三亦誤也因記顏孔之生卒而識之云

門人厚葬之

疏曰門人顏子之弟子 本朝竹垞朱氏引歐陽永叔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遂歷舉論語之稱門人者皆以爲諸賢之弟子旣未有以見其必然又引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遂曰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則甚誤矣獨不思子貢之答乎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將以

顏淵子路爲受業于弟子者乎請再徵之檀弓孔子先反門人後門人曰鯉也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孔子與門人立此數門人者皆以爲非親受業於孔子者可乎又史記列傳子路因門人請爲弟子則二者之稱有時而一之矣是此一說亦叔既泥于前竹垞復鑿于後經義無關重輕者猶有此誤況其大者哉

季路問事鬼神

易大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非季路之所及也季路蓋有見于當時旅泰山歌雍舞佾者而欲求祝史之陳信於鬼神無媿詞也又有志於見危授命而欲預知其死所也乃夫子曉之者則以人之事君事親與事鬼神豈有二乎對越在天與左右就養一也人之生存與其死亡豈有二乎知其所以寧與知其所以順一也蓋季路學于聖人之門而未能深造以道夫子既嘗責以行詐戒以勿欺而又逆知其所終故于其問事鬼神則言人神之無二理問死則示以盡其道而生然後可以盡其道而死也季路能無悚然于此言哉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不得其死非不以壽終之謂孔注曰不得以壽終比干之死乃得其死所也衛亂國也而由也仕焉竟死出公之難是所謂不得其死所也此節與季路問死相屬記者未爲無意

魯人爲長府

爲長府卽憂用不足之意仍舊貫卽盍徹乎之意哀公不修政事抑強臣而志在以聚斂爲富國之計故兩賢之論如此解者謂何必改作爲惜其勞民傷財恐非立言之旨

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按特斥冉有之名非獨惡其黨惡而貶之也亦因下文非吾徒之上應有此二字而預見于此所謂先經起義者與

蠡吾李氏曰孟子謂冉有賦粟倍他日蓋其多能善于催科田稅一日所入畝前二日非倍取于民也此卽孔注急賦稅之意按冉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于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其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稅者儆也

屢空

永嘉蔡氏曰空者意必固我不留于中也顔子之庶幾于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云其說本之龜山南軒按何氏注已有以屢空爲虚中之說乃後人所議王何之學本於莊老者乃在王何則斥之而在宋儒則遵之何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聞包注賑窮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原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蓋謂出納之吝猶孫子之言費留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于民物

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聞亦當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賊夫人之子

子羔德有餘而質近闇弱非治劇應變之才費季孫之私邑也故閔子辭焉蓋不惟政煩賦重而凡所以虐用其民專擅其國者胥以是爲根本豈子羔所能裁抑其過盛而逆折其奸邪之萌者子羔聖門之徒必不肯以苟合取容而季氏且將以危法中之矣曰賊夫人之子夫子之慮不亦深乎子路未達此指徒以未學爲無害故夫子又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按此章本以應知爲問曾皙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與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竝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恝爾于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中正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皙之爲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間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皙夫子亦

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于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在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焉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三子有經世之用而不能與時偕行曾點有知時之識而不長于爲邦故夫子深與曾點以化三子之固執重許三子以療曾點之空疎亦云各治其病而已豈有所偏重哉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于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終

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業老安少懷之實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已從人又曰規規于事爲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鳶魚之化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已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敎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于其氣象矣豈夫子此章之問亦有誤乎且夫子之答曾晳明詳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卽此類也夫

按此章疑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修詩書禮樂弟子彌

衆之時以諸子才成而欲觀其志也若歸魯之後則其時子路與冉有俱仕于季氏且不待問其志矣若在陳蔡又無曾晳公西華以是知之或曰弟子傳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若在定公四五年猶未冠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在定公四五年乃識數與方名吾子其考之與曰吾於此而知史記之誤不可信也且史云子游少孔子四十六歲子夏少四十四歲信如其言則厄于陳蔡之時皆未冠也以夫子初去魯言之定公十二年其年皆在成童以前而能相從于車轍馬迹之間乎而記且曰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何也

顏淵問仁

聖門敎人博文之後歸于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恆在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已復禮言自外至內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爲仁之道莫要于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八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于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于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于禮矣所謂仁者豈猶外于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卽已也非禮者勿之卽克已也非禮者去卽復禮也克已之已

由已之已無二已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去私欲者馬氏訓克已爲約身頗近于理而節外生枝則始于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說以克爲勝尚未爲誤至解已爲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已由已俄頃頓有異同無怪蠡吾李氏之出而議之也李氏曰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寔功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去聖經之本指遠矣其論

不爲無見而適忘朱說之出于劉也愚按去私即孟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爲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目曰非禮則舉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學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顏

子乃唐虞以來敎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豈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

一日克己復禮

夫子既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即莫不以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蓋以惟顏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謂以效言者幾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子貢問政

足食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心而尊君親上無復攜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時難于竝舉不可得而強也子貢之明蓋早已籌及之矣若國家新進戶口凋敝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苟日事于修爾戈矛詰爾戎兵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驅策邑之民以供賦歛而實倉廩則拊循之謂何當此之時雖食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弮國之不亡者幾希矣豈待去食而後死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衞頭目

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昭烈去荆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深言爲政之莫重于愛民也或曰兵與食皆已去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去兵者將至于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將至于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啟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去也所以愛民者不去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去之

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于民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哉夫兵食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信有餘而去兵與食非所以爲去也政之本務定于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于顏淵問政始于子貢記者于此皆有深意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比也答問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民同其好惡者不足以當之古注以爲不可失信則古來人君豈皆以朝四暮三之術愚其民者又豈盡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食足而後信孚于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臨危而不棄信則

至此又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論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九字鄭注作一句讀

文猶質也

棘子成之意欲君子徒尙質而去文是欲有位之君子同于村農野夫矣彼不知文質之有別也子貢言若使文質無別是猶虎豹犬羊去其毛存其鞟而猶可別乎上二句古注止作文質無別解

盍徹乎

朱子解徹法以爲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此語實不見于經傳西河毛氏曰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也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杜預云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卽以藉名徹公羊穀梁俱云什一而藉是也若具名徹之意則鄭氏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又周禮匠人注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爲什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不過就通貢助與通行天下立義已耳（此段毛氏說從鄭說辨見後）若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

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矣孟子所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豈孟子專言商制歟而又何以云雖周亦助也且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非者罪而責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旣無稼善稼不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罪民私仍還私須罪吏乎孟子言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言食九人食八人五

等農夫之別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穫有差等故以云使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是考亭此語無論他經傳而顯與孟子不合已如此凡毛氏辨駁朱注語多過當引証亦難其辨解徹之誤則甚爲有理且所關者大故備録之

按趙岐注孟子云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取也其說爲確蓋自下之助上而言謂之助自上之取下而言謂之徹此殷周之異名而同實也康成訓徹爲通謂爲天下之通法似屬臆說其云周人畿

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於經幷無明文毛氏未考故誤引耳

誠不以富

按舞雩章答辨惑亦但指言惑之爲惑而止與此正同則引詩與上不相屬程子說是

片言可以折獄者

孔氏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能之呂刑明清于單詞正義曰單詞特難聽故穆王言之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卽單詞也子路行直聞于天下故得其單詞卽可以折獄朱注則謂訟者信服子路不待其詞之畢與舊說異按此章言聽訟以單詞爲尤難今子路素行誠直見信于人人不敢以虛誕之詞至乎其前有時不待兩造之謀面而能决獄情之曲直也若謂子路能以片言服人則雖有此事恐亦不爲夫子所稱何則禦人以口給夫子方惡其佞而獄訟之中有懾于威勢而不能言者亦有能探官長之意向而善于迎合者子路雖明未必一一能燭其情而猥以捷給取辨于一時人皆效之是嗇夫之喋喋賢于絳侯之樸訥也聖人豈肯以是啟弊端而輕民命哉況單詞之聽

古固有之又安見朱說之必然也或曰此與夫子之大畏民志其無異耶曰在聖人則道德齊禮而有以清訟之源者也若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則子路其庶幾近之矣

子路無宿諾

舊注宿猶豫也河南尹氏曰不豫諾所以全其信也愚按此卽不輕諾之意若以爲急于踐言則遇事勢有緩急或成敗難于逆料者徒足爲累而已何信之能全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蠡吾李氏曰對康子如對君稱孔子對曰以其執政也乃問使民敬忠以勸則但書子曰想其時桓子尚在未執政也故語以孝

質直而好義

毘陵惲氏曰義近嚴仁近寬故僞者必取仁愚按好義者恐動未得當故慮以下人取仁者欲見信爲實故居之不疑

君子以文會友

以文會友會友以講習詩書禮樂之文也講習以求見諸躬行故曰以友輔仁使專務于其文則非所謂輔

仁者矣

必也正名乎

按哀公六年衛輒之四年也(說見前)夫子至衛猶持正名之論子路雖受夫子之責而不能復請其故其心終以爲迂亦可見矣豈知名之所在卽天經地義之不可誣者乎朱注載胡氏說謂夫子爲政當請命于天王而立公子郢恐未必然夫春秋正名之書也若蒯聵見絶于靈公則晉人納之亦當如魯納糾晉納捷菑之類而必正其衛世子之名者以著其應有衛也衛世子之名正而輒之罪彰矣書曰納于戚又以見衛之宜受而弗受矣或曰春秋書蒯聵出奔與鄭忽不同何也曰忽奔于莊公旣葬之後書鄭忽出奔衛失國之辭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有父之辭也其後一則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一則曰晉人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皆宜有國之辭也忽之歸愈可以例蒯聵之納矣而又何疑于正名之說也哉然猶未盡也

或曰集注以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爲名之不正是乎曰非也周人之制無適子則立適孫而昭穆之序自若桓王之嗣平王是也謂立孫者卽子其孫可乎乃夫子所謂正名則其說有在矣夫蒯聵未絶于靈

公則輒安得稱王父之命而自立名之不正一也蒯聵卽見絶于靈公而輒未絶于蒯聵夫安得拒父如寇名之不正二也無王父之命而稱王父則名之不可言也子無寇父之義而以爲寇則言之不可行也夫子之論豈責衛以孫不宜爲祖後哉然則夫子爲政于衛將使輒避位而以國奉其父乎抑別有道也曰夫聖人之舉動必中乎人情協乎事勢而不强天下以所難今夫輒之君衛已四年矣以羈旅之人一旦與人家國而欲變置其君必爲上下遠近所駭異而亦非道之所宜也夫子而爲政于衛必先諭輒以

天下無無父之人又諭蒯聵以天下無無母之人反覆開導以發其惻隱之誠使輒不忍于拒父而蒯聵無樂乎爲君然後迎之以歸令其安富尊榮爲諸侯之父若後世之所謂太上者而輒問寢視膳執世子之禮以養之終身則境內臣民莫不從風向化而政可爲矣此夫子所謂名正言順者也而如其不能行何哉夫春秋之世上無明君人倫之道幾絶於天下矣夫子發正名之論非獨爲衛也將由衛以推之天下而王道可興也然雖有此言而未及其施行之實惜子路不能問後儒臆度謂當改立公子郢又以輒

爲禰祖咸無當于事情至公羊高輩去孔子未久妄解春秋以圍戚爲是害理傷教誠可謂聖門之罪人而後世以其書列之于經不亦異乎

焉用稼

農圃之事亦上古聖人之所以教天下者而後之君子不以爲學何也天生聖賢將以代天理物與道致治其所務有大乎是者雖欲自食其力而有所不暇也樊遲蓋有見于儒者之安坐以食而不慊于心故以學稼學圃爲問使世之在上位不知禮義而爲天下之大蠹者聞之亦足以深警矣若遂以爲定論則是夷君子于小人而使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也並耕之說將不必至戰國而後起矣故夫子力正之

誦詩三百

博文約禮學之全也誦詩其一端耳然誦詩三百則達于政而能言其效當必有不爽者雖多亦奚以爲言人之不可負詩也由此推之則博文而未能約禮或博文約禮而不能深入于聖賢之域豈非皆有負于經學者乎自漢以後一變而爲訓詁再變而爲帖括上之所求下之所應詩學之大惟在於利祿一途而已進問其政與言乎可嘆哉

魯衛之政

春秋之季魯之政無君臣衛之政無夫婦無父子夫子此語蓋嘆二國之後衰非以周公康叔始封言也以下三章疑皆夫子初適衛之語期月三年正指富教之事曰如有用我者蓋至衛而即知靈公之不可爲也

冉子退朝

鄭氏以朝爲季氏之朝國語卿大夫有外朝內朝周氏以退朝爲罷朝于魯君者誤也

吾黨有直躬者

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夫子答之詞正而義切矣據二說則葉公之語亦屬窮言而聖人于此亦惟告之以孝慈之道而已

不得中行而與之

中行狂狷皆當於孔門求其人則近之矣或云中行如堯舜周孔三代而下建功立業如三傑二十八將是狂傳經立教如漢宋諸儒是狷斯言未敢以為然也

按夫子此章是言可與共學適道者有此三種中行

則剛而不至于亢柔而不至于靡其生質之美最為近道狂者抗希古之志而實踐或疎狷者持守已之節而一隅自足雖皆有偏然有其志則可引之以行道有其守則可勉之以守道此中行之次也其在孔門則顏閔二冉與曾子有子皆中行也曾晳子路子游子張皆狂者也子夏原思樊遲子羔皆狷者也以此考之孔門中行為多而夫子云然者以人無志節不可以入道且中行可以假託而狂狷不可以僞為故獨有取焉不敢輕取中行者慮薺莠之亂苗也亟取狂狷者大病可進以大藥也後人不明于此至以中行擬生知安行者其誤甚矣若論三代而下求近于中行者其廣川明道乎狷者時有不可勝數狂者吾見亦罕矣夫孔門所謂狂者學雖未至而皆慕倘聖賢之流也三代下惟陶靖節近似之彼三傑二十八將何足以語此至于程朱陸王則其志近于狂其守近于狷其步趨類于中行惜孔子不得起而裁之也

或問子產

按夫子于子產嘗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而此獨言其惠於管仲不言其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之功而獨言

其受厚賞之足以服人于子西之問則深拒之蓋問者乃不足重輕之人故夫子簡于應答然其人必居位而不能愛民或無功而濫膺爵賞者也夫子言二子之長如此亦所以深救其失見聖人愛人之無已焉

馬氏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按鄭子西公孫夏也與子產後先秉政故或人連類及之若楚子西則遠在南服且其終始在孔子沒後非或人所及問也

子路問成人

朱注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　先君子曰斯言誤矣知廉勇藝乃所賦于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禮樂則如良馬之不免于蹄齧鷙鳥之惟長于搏噬欲如威鳳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敎中樂以敎和則偏者可正駁者可純夫是以爲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禮樂則必無以防要君之事公綽而文以禮樂則必無短于滕薛之失他皆類此而成人豈在于兼四子之長乎　廷祚按虞書敎冑子以詩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是化其偏駁之意非直者欲兼有寬而直與寬者又欲其兼有剛簡也　先君子誠紫陽之諍友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三章

或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仲舒亦云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且孔子嘗小管仲之器矣而一旦美其功烈至于如此蓋漢代有齊論瑯邪王卿膠東庸生等所傳謂之齊論所謂章句多於魯論者此或齊人之所附會而未可盡信者乎曰是非子之所知也天生斯民而立之王所以安之也王失其柄則霸烏可

少哉夫平桓以降爲何時乎天下日尋干戈民弗堪命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非強大諸侯代執天子之柄以號令天下吾不知其所底矣春秋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非與霸也其時有能安天下者則聖人與之故旣以正譎定二伯之優劣而於二子之問復極稱管仲之功豈不以二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耶孟子之賤霸功至矣然於五伯則曰桓公爲盛而述其葵丘之命以罪當世之諸侯豈非有得于魯論與春秋之指乎使以孔子爲齊桓或爲管仲則其安天下必出于王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而撫時論事則有不必然者故與管仲者聖人之宏也後世王天下者不必皆湯武伊呂也則開國之君如齊桓佐命之臣如管仲又安得而小之哉吾知漢唐之君臣夫子蓋皆以仁與之矣

穀梁傳云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范甯注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此衣裳之會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也凡桓公之會共十

有五而疏中以論語九合數之訖無定論朱注以此依左傳改九爲糾近蠡吾李氏謂北杏之會平宋亂十四年之鄄會伐宋盟洮謀王室會鹹謀杞牡丘救徐會淮謀鄫皆有兵車除此六會則不以兵車者九也此說合于論語而與穀梁又復參差存之以備參考

西河毛氏歷引羣書皆作子糾兄桓公弟糾死而相桓管仲與唐之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程子獨云桓兄糾弟乃誤據漢薄昭與淮南王長書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不知昭以漢文爲兄從而諱之

故云辨亦有理

王氏子雍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按子雍之論甚當直言夫子不非召忽則知豈若二語自屬泛言後儒斤斤於桓糾兄弟之間立說者反若無功于名教矣

可以爲文矣

按孔文子與公叔文子在當日其聲名出臧文仲父子之下遠甚夫子於臧氏之惡不稍寬假而孔文子則美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於公叔文子則稱其與家臣同升諸公而并許其得謚之不虛所謂衆好必察微顯闡幽也然以公叔文子此事與臧文仲之不舉柳下惠相較本有天淵之别聖人之論人所以作則于萬世與

不在其位

此二段注疏合爲一章蓋曾子乃引夫子之贊易艮卦者以證上段之言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解此章謂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而行不副

君子所恥觀此則經文之意不過是君子恥言之過其行也朱注分爲二截以謹言爲恥其言篤行爲過其行非是

夫子自道也

永嘉蔡氏曰夫子自道者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此近於以夫子爲僞謙朱子以自道爲謙辭似亦未安子貢蓋謂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言如是爾而聞者則必以爲夫子之已能也補之方明

以直報怨

此章怨字輕卽匿怨而友其人之怨謂人之施于我而

不得其平者也君父兄弟之仇不在其內覩或人之問可知未有君父兄弟之仇而可以德報者亦非以直報可得言南軒張氏之說誤矣

下學而上達

按此章朱注有得有失如所謂反己自修及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等語平正確實深得經旨非前儒所可及至以下學上達爲循序漸進竊恐未妥夫學自有序子夏所謂先後始卒是也而今以上下言之當必有故葢道之大原出于天而聖人之學則事天之學也自人之致功而言則曰下自道之所在而言則

曰上下學上達猶易之形上形下而實則一也其事即入孝出悌博文約禮之屬也學在于是則天在于是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千聖之傳六經之奧備於其中矣

當時及門葢多以聖人不見用而懷怨尤者故夫子言我無是也我自有學以盡昭事之誠而天自知我人之知又何慕焉大意謂求人知則不能無怨尤而失爲學之本統此曉子貢以及諸子也此處宋人殆亦誤會而下學上達又復不得其解

子路宿于石門

太原閻氏論語釋地云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註云魯城外門葢郭門也以上皆寰宇記之文今集解注中無此八字葢脫誤也謂此乃孔子轍環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抵城而門已闔因宿于外之郭門次日晨興門啟而入故有閽人之問子路之答不如答長沮之詳者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也地理細事知其說者亦有助于經學如是

果哉末之難矣

南軒張氏以難讀去聲難如楚狂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蓧則使子路反見之類葢旣歎其言之果而又惜其

不得與之辨論也此亦可備一說

高宗諒陰

陰喪服四制作闇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疏云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按此則讀書無逸與論語者宜從鄭義信默之訓不知始自何時杜預生千禮義廢壞之際力持之爲心喪之說以合時趨此古今世教經學之一大變也考亭葢知其非而又云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謂天子而有異名可乎急宜改正使鄭氏之解懸諸日月

又按馬融注孟莊子之孝章云謂在諒陰之中是漢儒幷以爲古之倚廬上下通用者矣可證朱說之誤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葢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而後卽位故也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堯喪未畢堯之子自諒陰之中未成爲君而舜方理其冢宰之事三年喪畢堯之子當卽位聽政故舜避之耳然則此禮自唐虞已然若夫踰年卽位葢周制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以明今之不然也

或曰三年卽位則信乎其爲古制矣豈改元亦必待三

年耶曰古者無後世政令之煩案牘之贖也有事而用則月日可書周人之書可考也若史臣追紀一君之終始則必以舊君崩薨之明年爲元年矣且卽位有禮而改元無禮又何疑于是哉

或曰冢宰下及百官服其君皆斬衰三年服之重可以便其事與曰堯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百姓謂百官也吉凶之禮固不相干而喪考妣者則無所忌天子以天下爲家百官出入朝堂豈嫌其服之重所謂苞屨厭冠不入公門見曲禮葢謂身有私喪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

按將命本童子之事或人見其將命而問于夫子言此童子習見禮文其遂有益否乎夫子言觀此童子於隅坐隨行之禮視之蔑如是欲速成而非求益者也答或人以無益而已朱注抑而教之之解近於添設矣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章注疏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葢道之爲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

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在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卽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卽以所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卽曾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剖裂經義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

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况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于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顏淵問爲邦

問爲邦與他人問政不同此言一代之興易姓受命改紀創法監前王之禮樂而損益之顏子王佐之才故告以伊周之事也三代取民之制皆無過于什一故賦法不及三代立學之意皆所以明人倫故教法亦不及後三百年爲漢孝武之太初始用夏正又至孝

明承平二年始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以作冕而未必盡合于古漢人祭天乘殷之輅所謂桑根車者是也是孔顏之所欲爲亦僅見之矣至若有虞韶舞改爲文始武德亂以楚聲其後鄭聲入樂靡漫於郊廟朝廷之上而賢良方正徒以名應可勝歎哉

人無遠慮

遠慮近憂非二事也險阻在千里之外者有時而在跬步之間事變在數十年之後者有時而在旦夕之頃惟其初不見爲可憂而其後遂至于難圖漢初之封七國以爲無事是無遠慮也七國合從西嚮是有近憂也朱注中蘇說似誤用之陳氏曰先事而爲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惟有遠慮則可以無近憂說是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衞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于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

衆爲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此章包氏注云嘆時多穿鑿也蓋史於書字有疑而不能闕則爲僞古自是有馬不能調良而不肯借人乘習則爲逞私自用自是自用之弊推而廣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夫子所以嘆之與

知及之

此章朱注與古注大異古以爲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爲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

指官而言則涖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齋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于鐘鼓管絃溺于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涖之也莊以涖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爲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論語集說亦云此主政理而言按宋人往往粧飾聖經以爲己之論學自是一病未有若此章之已甚者蔡氏可謂不爲苟同矣

道不同

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治道則許行之竝耕不可以叅帝王經世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濉溉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淩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獘多端在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辭達而已矣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即言語也辭命則施于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語葢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于此矣

論語說卷四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男宗羲文起較訂

季氏將伐顓臾

按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揩柱其間抑子然攻冉有昌言陳恒之當討極論顓臾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過與其責冉有至矣責冉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冉有日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猶敢以是

說進何也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豈欲富則顓臾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說曰周人之制侯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衆臣猶服齊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彥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爲之計深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爲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問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槩此皆分建之獘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羇旅遊宦可以奪貴戚之權而世家巨室爭以養士爲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廷抗禮而奴隸視王驩等非其獘之窮無所復入而將爲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冉有之遁辭敢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季孫而但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尙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冉有季路之不得爲大臣在不能輔季氏以盡臣道於公朝而惟欲盡已爲家臣之職故夫子謂之具臣此章與旅泰山章皆季然章之註脚也

遠人別有所指葢謂魯之鄰封小國也不服亦必有其事朱註遠人謂顓臾非是觀經文前曰社稷之臣後

曰動干戈於邦內可知分崩離析卽上文之不均不安也

按將伐顓臾之事當在哀公十一年之後時季氏正用冉有子路則以定公十一年爲季氏宰見左十二年傳從夫子適衛既從歸魯而復仕於季氏也其後又去魯而仕衛當在獲麟之歲其時以惡小邾射之不臣而辭康子不肯與之要約棄官而去二子雖並仕於季氏而子路遠非冉有之比語其晚節之不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亦憬然有悟於此章之煌煌訓辭

乎然則其死孔悝之難與以正名爲迂或所見有未達者要非可以不義屈也嗚呼可謂大賢矣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此章乃春秋一書之升降也按魯惠公立於平王之三年隱公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春秋不始於惠而始於隱者蓋惠公之時去西周未遠禮樂征伐尚未盡出之於諸侯也夫封建之世諸侯裂土壤而居天子寄空名於上所操以統一天下者惟禮樂征伐而已然上必有明王下必有賢佐仁恩普洽綱紀修明乃得謂之有道而禮樂征伐之柄不至於下移所謂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非能操禮樂征伐即謂之有道也東遷以後爲何時乎孔子初以有道望之其後不得已而始於隱公作春秋焉天下無道諸侯得竊天子之柄則用事者大夫也效尤者陪臣也勢以漸及而禍乃滋甚以數推之蓋至十世而極矣十世之中大夫分其半而陪臣之執國命未有能及三世而不敗者也蓋天下無道則無王無王則無天而其大小得失之數亦不越於此矣數窮則變三言希不失者謂天下無道之禍愈變而愈烈也故春秋之後未幾而爲戰國云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其說有二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政必逮於大夫而爲宣成以後之世一也政旣在大夫則霸國如齊晉其後必有三卿田和之能列於諸侯者二也五世而失道其常焉爾

庶人之議如國風之刺譏小雅之怨誹皆是也此言原不專指春秋之世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人臣之道以尊君守分爲盛以逼上越禮爲衰當孔子之時三家之子孫僭諸侯者有之上而竊用天子之禮樂者亦有之自世俗視之蓋莫不以爲盛矣而獨

言其微此聖人論事之極則也

四世孔氏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西河毛氏曰謂文武平桓也不計悼子也悼子先武卒未爲卿

畏大人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爲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

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古註以大人為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侮聖人之言

謂六籍為聖人之糟粕及以讖緯之妖妄附會聖經以老釋之空無竄入性命或剟取經書詞語以為小說戲弄皆所謂侮聖言者也而俱非孔子之時所有然則此章云爾者其原伯魯不說學之類或人若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徒以夸多鬬靡而罔知道德為何事是亦侮聖人之言者與要之非敬天之君

子不可以為能畏聖言者矣噫

邦君之妻

孔氏註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按註論語者此說不可缺

予與爾言

京山郝氏以為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為問答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語漢高祖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語即此文法故後以孔子曰別之此解甚確

性相近也

性無所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不世出而孟子以為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說即性善之說也若謂孟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言乎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以為陷溺即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清濁厚薄偏全萬有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為後起之習而又以為非氣質則未

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智可移於愚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說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為聖人之言耶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則可由上智下愚之說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塞天地之間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慎其所習以無汨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與焉矣

在天有陰陽舒移之異在地有剛柔燥濕之別此天地

之氣質也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質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去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弊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蓋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去而中見矣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皆氣質之美者也溫栗與無虐無傲皆救之去其偏也聖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其道惟在於所習加之意焉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此爲蠡吾李氏矯枉過正惟言性習屏去氣質則經言智愚爲何物耶故愚有此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言性之本然人之相近

者也又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言人之遷於習非性所能主也又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言遷於習則不能不相遠也大抵聖賢論性皆懼習之爲累而習之能累其性則以血氣盛而本性亡也宋人言變化氣質亦屬切要之論但不合以氣質爲性且指孔子所言爲氣質之性耳

吾其爲東周乎

永嘉蔡氏曰自周之東天下之事不可問矣使夫子得用固將一反其道吾其爲東周乎言豈肯復爲東周也據此則復西周意在言外舊註謂興周道於東方非是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此章與論成人章大指略同有是德而不知學以補其偏而救其弊則不成乎其德而亦不成乎其人矣所謂學者亦卽詩書禮樂也觀記者以下三章相屬有發明此章之意

蔽字疑傳寫有誤應作流獘獘壞之獘或獘敝與蔽古字通用也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按論語於詩有言學者有言誦者大意相同而言爲者略異爲卽爲禮爲樂之爲也國風中自邶鄘至檜曹其詩皆不入樂惟二南爲入樂之詩以盛世和平之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故聖門學者於此必作以詠歌和以琴瑟以求感發興起之益而見諸躬行實踐非徒誦讀而已也此二南所以獨詔之爲而有異於風詩者與古今註家但曰爲猶學也疏矣

古者民有三疾

人之氣質有美有惡美者近乎中而加之以學則皋陶謨之九德是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則安於氣質而

不可謂之德氣質之不美者所稟者偏而難以爲善
此章之三疾是也若狂而不肆矜而不廉愚而不直
則不可僅以爲疾而直謂之惡矣疾變而爲惡雖古
今氣運之殊亦敎化習染之所爲也夫子之嘆豈無
意乎夫狂而蕩矜而忿戾此恃其狂與矜者也愚而
詐不安於愚者也是皆所謂邇弗友也聖王不作則
此三人者摩肩接迹以爲害於天下明於洪範之治
者其以剛克可乎雖然必先之以敎養

天何言哉

竊按論語夫子於桓魋之難曰天生德於予匡人之厄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下學上達曰知我者其天乎凡
稱天者非欲以曉人卽勉人爲學之語也而無以天
自喩者蓋聖人之有言者時然後言也子貢列言語
之選生平樂聞夫子之訓詞論說退而誦述夫子恐
其言之浮於行也故以予欲無言警之而子貢不悟
猶問之以多學而識而遽以爲然也夫子謂天者道
之大原盛德大業日出而不窮而不聞其以言爲事
人亦求諸躬行而已當依舊說敎人愼言爲是以天
自喩非聖人之所安也

孺悲欲見孔子

蠡吾李氏註論語載一說云孺悲魯人欲見孔子而誠
或未至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敎之後哀公
使悲學士喪禮于孔子足徵悲能自立而孔子之善
敎也此覩舊解爲當觀此則孺悲有傳經之功當在
弟子之列而與于從祀惜未有考者

宰我問三年之喪

上古喪期無數後王立中制節斷以三年其義固取諸
三年免于父母之懷也然父母之于子有終身之愛
不以免于懷而忘之則子之于父母豈多于三年而
宰我以爲可短者何哉夫喪禮之儀節至有周而繁

密極矣非誠至而強有力者不足以勝其任也誠與
力有不足則相與疑其歲月之多加以世衰政繁服
官者以職事爲汲汲故名爲三年而經傳以再期爲
稱以二十五月爲限（再期見喪服小記二十五月見儀禮公羊傳戴記）夫喪
考妣三載遠著堯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近見周書
誠所謂百王之所同者然名爲三年而實則二十五
月此必非武王周公之制而開短喪之漸者要之不
可謂不始于周人也宰我親聞再期之說心有所疑
而欲議之夫既自三年而遞于再期則自再期而遞
于期勢所或然故下準人事上擬天道而見期之可

己食稻衣錦而以爲安于心此皆探當世之人情而爲言也而大惡之端啟之以身欲逃聖人之深責得乎然則孔子不言再期之非何也曰時王之制非孔子所當言也明其本原足矣夫父母之愛而有以再期爲三年者乎

戴記三年問本于荀子篇中兩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與宰我所言無異下文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似謂一期可斷

加隆而至再期則有不得已之意是當時議喪禮必猶有以再期爲不必者而宰我始以質諸孔子觀于三年問可見矣

三年不爲禮二語蓋卽出于當時議短喪者之口而宰我述之也疏中載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云云亦自有見

君子亦有惡乎

夫子所惡陽惡也子貢所惡陰惡也陽惡多自害陰惡兼能害人世衰道微陰惡尤甚且恒以要名譽而就功名不可無子貢之惡也故論語并記于此與

年四十而見惡焉

或謂古今賢人君子見惡于人者多矣惡宜讀善惡之惡其說近鑿不知夫子于斯人斥其四十見惡則惡行之久著可知所謂幼不孫弟長而無述之類也則斯惡非惡直醜正之惡乃天下之公惡也其卽爲原壤而發者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三章

按微子篇記夫子之周流而首言不遇于齊魯以下三章世家以爲孔子往來陳蔡之事觀接輿沮溺諸人皆耳熟孔子則史言爲有徵夫去魯去齊不待再計

而獨久于陳蔡者以齊景魯定皆中主以下獨楚昭王爲一時之賢君也孔子未與昭王相見不可以書適楚而目接輿爲楚狂以見夫子之嘗至其地且于適他國不書而特書至楚以見當日環視天下舍楚無可用皆記者之微意也論語悲聖人之不遇天下之不可爲於夫子惓惓于楚昭之故記述頗畧他書無可考惟檀弓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與此篇次序正同則知夫子之周流固無意于他國也讀論語者可以不之考乎昭王之賢春秋內外傳見其槩矣

按禹貢漢水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春秋時漢在楚之北

境當時列國歌詩各舉其國所有山川孟子載孺子之歌云云蓋漢水入楚兼得滄浪之名也此亦孔子適楚之證

疏云接輿以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蓋書傳附會之語按楚莫亂于平王之世昭王反國未定而卒此接輿之所以終于不仕也謂昭王政令無常亦無所據

虞仲

虞仲古註無解朱子謂即仲雍或曰此即封虞之虞仲仲雍之玄孫蓋先隱而後封也按仲雍君吳虞仲封

虞不得言隱言廢以為先隱後封則伊尹太公亦可曰逸民耶此蓋別有一人氏虞而行仲者耳

太師摯適齊

按孔子歸魯正樂在哀公十一年其時有子語魯太師樂諸章後五年而孔子卒樂官四散蓋在孔子既卒之後此聖人過化存神生榮死哀之一證也而魯之為魯不其危哉

漢書古今人表載此八人於殷之末顏師古註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者按紂之亂樂師抱器走散自有其事而不可以論語所記當之也即齊楚蔡秦諸地名商時原有而斯時西方莫盛于周夷齊皆歸之乃四飯缺獨舍之而適秦何耶近蠡吾李氏力主此說未可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夏之不及在拒子張之太過在容一廣一狹皆不合于中道包氏註曰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可謂善通古人之用者矣

子夏之門人小子

洒掃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為先子游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興觀羣怨

安上治民之有禮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凌節而施即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為但知洒掃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于先而倦于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強而齊之是誣之也庸有濟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升靡不貫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而

豈所責于子之門人小子耶二子之論雖出于互相譏貶然聖門教法自有正傳于斯可見至宋人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聞之更以洒掃應對為無足重輕矣

喪致乎哀而止

古註曰毀不滅性此勝不尚文飾之解

君子之過也

君子之過出于無心故有過則未嘗諱而知過則改之必速譬諸日月之食與天下共見之言君子之光明

正大雖于有過亦然則其他可知矣豈陰邪之小人所可同日而語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

聖人之功業其道德發見之餘也子貢于夫子言得邦家孟子於伯夷伊尹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就功業以見其道德一則示人以所易曉一則明德崇而業未有不廣者也夫子無象可窺而子貢英華外著故叔孫與子禽皆謂子貢賢于仲尼

四海困窮

包氏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按永終二字在漢魏間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為辭魏晉而後始改為永絕此史傳之可稽者至以困窮為窮極古註究未可用葢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為心斯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祿矣困窮斷不可以為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即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

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葢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困窮之說

惟常憂四海之困窮而念茲在茲則必無喪敗之事而天祿可以永終此正解也若以永終為永絕則立言之神味索然矣

殷周皆述其罪已之言故曰湯武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非帝王之金鑑哉

自謹權量至公則說註疏謂凡此皆二帝三王所以為治故傳以示後來按謹權量二段即虞書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之類又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是食與喪祭自古所重寬信敏公乃治事臨民之道也蓋此章分叙二帝三王之語于前而撮舉其政事之大者于後以爲周人之事其說非是且乎叙帝王而獨詳于周何爲民食喪祭帝王莫不以爲重者晚出武城篇見論語叙子周有大賚之後遂採爲武王之事蓋誤讀而未審也

按詩書皆夫子所雅言然論語言詩多矣書只爲政篇一引及憲問篇子張一問耳餘無所見大抵泰伯篇

末數章與無爲而治章及此篇歷舉二帝三王者皆夫子論說信善之言也

不知命

天生人而授以定分謂之命與以品節謂之禮至于人之超然異乎羣生在于能言而賢否誠僞亦因言以見知命知禮知言非獨言學士大夫之業也若夫昭事上帝安上治民舉直錯枉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要道豈有外于是哉富哉言乎論語之以是終也

論語說終　後學上元唐大沛醴泉較

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見於隋唐各志及陸元朗經典序錄蓋唐世尤重之自宋邢昺等爲正義後遂隱而弗彰迄今數百年幾疑已絶於𡰱前歲武林汪君航海至日本得其本以歸予友鮑君以文讀而異之亟爲開梓以廣其傳數百年湮晦之書一旦可使家學而人習之謂非治經者一大幸與既汪君復從日本得七經孟子考異補遺一書疑即服元喬義疏叙中所稱神君彝與根伯脩在足利學同校讐之本也予觀其中論語知彼國皇疏亦有數本鄒汪君所獲者將其新鍥之定本與七經孟子攷異補遺卷帙既繁未有踵鮑君而授梓者暇日因取以校勘皇疏之

之同異并平昔肄業所及或聞諸師友談説者輯而錄之

釐爲十卷曰皇氏論語義疏叅訂掇拾補苴無關著述藏

之家塾以備童觀可爾汪君名鵬字翼滄本江南歙縣人

今家仁和嘗著有袖海編

乾隆四十有六年歲次辛丑仲秋休寧吴騫槎客氏書

按集解擇魯論七家之說中有兩周氏一漢人不悉其名一魏人則周生烈或以為周生複姓者是也今此書於集解中周曰並作周生烈曰則無漢之周氏矣

例言

一魏何晏與孫邕等撰論語集解十卷正始中上之盛行於時兩晉六朝迨於唐宋說論語者咸宗焉故皇侃義疏及邢昺正義並用集解為主邢本集解經文與今朱子集注本尚無大異而皇本則字句間不同處頗多或疑經後人改竄固未可知然經籍在唐宋以前故多別本是以書傳所引往往彼此互異即如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載高麗本論語集解其異文多與史漢合皇氏此本亦高麗本之類歟至邢本之注舛遝尤多如人不稱名但作馬曰王曰之類七經孟子考異中已非之甚將注內各語助

字悉刪去通部惟子罕言利一章尚是原本致文義每多不屬尤不可解今幸皇疏復出庶幾復還平叔之舊豈非經苑中一大快事耶是編於經注視今本不同處既依七經孟子考異補遺校閱其或見於他書者並為援證雖未能字字悉合然以是類推要非全出于後人之附益可知鄭康成云書傳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康成善讀古經者吾願與學者共參之

一中土義疏之亡論者咸謂自咸平撰正義之後以余測之殆在紹熙以後而寶祐以前與蓋以疏中往往避光宗諱如序江惇作江淳言人不敦重注與疏並因諱敦致轉訛為敢之類特二程朱子若

皆未見之為不可解又按黄氏日抄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云云黄氏博究經術不應世有皇疏而未寓目却引應語也若明之楊氏焦氏所辨鳥語及匏瓜星之説亦未可定其確覩全書唯

國朝秀水朱氏輯經義存亡攷獨著未見而不曰佚豈朱氏尚知其未作廣陵散耶

一七經孟子攷異為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所輯東都講官物觀復為補遺（七經者周易毛詩尚書禮記孝經論語左傳也）其論語十卷題云謹按足利學所藏論語寫本二通其一本與皇

仍義疏本同今不復識別焉又一通其有一二不同者名以一本足利本者原槩括古今而所印行也校之古本注疏本文多詳略字有異同其與古本同者稱足利本同其餘與註疏本同可知也

一凡經注中異字援證他書但以鮑氏新刻本爲主若七經孟子考異文補遺所稱別本作某之類則不復更引他證以省繁蕪

一按古論二十一篇桓譚以爲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義疏本二十篇中經文不同者計亦不下三百八十餘字而考異補遺別見者不在此數惜古本不存無由悉究其

第一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　版反內

同異姑摭大端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未若貧而樂道不知之為不知雖百世亦可知也民之過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已矣再思斯可矣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舉一隅而示之又何怨乎我三人行行去殺未之思也夫句何遠之有哉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過猶不及也亦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兄弟怡怡如也患已無能也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石門晨門曰惡利口之覆邦家也賜也亦有惡也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凡斯之類雖聖人復起萬無改移矣

一皇本經注固多異文而分章亦與今本不同揔而計之凡四百七十有九章視陸氏釋文四百九十一章則少十二章合諸趙氏孟子篇叙四百八十六章之說則少七章較朱子集注四百八十二章則少三章惟與今注疏本揔數適符而其間分合又有不同也

一皇本經文字句既多異於世本而其注亦有與經文同者有不同者惟疏亦然蓋經籍如歷代石刻猶不免彼此異同宋趙明誠云猶見蔡邕石經殘字數千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其異同可勝數耶至於私家傳授之本又何能校若畫一皇氏自各以意為從違而疏之既不屈古本以

合己說亦不遑就其語以傅會經旨此豪注經之良法非若後世監本講章之流注必依經疏必依注一字不敢苟為出入以便於作經義者之用也

書眉校語不署名者當為周耕厓耕厓名廣業海寧人

一陸氏釋文論語音義中間有引皇作某與今本不盡合者知當時要非一本并有引皇音者而今本未嘗有音按日本原書句讀及四聲皆有小墨圈以便學者新刻本偶未之及續當訪求別為皇氏音讀附後

今刻本於為同姓為字獨有小墨圈蓋仍日本原書之舊也釋文所云皇音者即因義疏之說而定其音非別有論語音釋

騫按余氏鈞沈亦列皇論語音

一七經孟子考異補遺中間有謹按補脫正誤等為口以別者今悉仍其舊

一七經孟子考異中所憑之集解乃明季琴川毛氏所梓

邢昺正義彼謂崇正本故今校此書即用毛本

一編中參訂論辨凡得諸師友間者必錄其姓氏設為末學所及則著某按或按字以别之

間有引諸君語而騫復作按語者此是初槁欲與高識商訂不得不竝列之將來定本另當斟酌去取否則是顯人之短而炫己之長亦非著書之體也騫又記

一經典流傳世紀悠邈或中外異讀或今古殊音訛文衍字故當不免是編既据各本校其同異并疏中亥豕可疑及名器事物章句訓故間與先儒異說者竝稍為詮訂至于義理之淵微聖賢之閫奧非下學所能窺測初不敢強為枝贅也

王字疑衍

附錄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高祖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至因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竝見重於世學者傳焉梁書本傳南史本傳及吳郡志姑蘇志人物傳畧同者不具錄

鄭灼少受業於皇侃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侃遇于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之（南史鄭灼傳）

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絶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之所撰定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之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元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先生）太子少傅夏

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每多於魯論昌邑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陽名家按師古云王吉字子陽故稱王陽古論語者出自孔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室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字子長吳人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並為章句列於學宮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

按廣韵周下注云又複姓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晉武帝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

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馬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群字長文潁川人魏司空王肅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按文逢正義作文逸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為主鄭元注十卷王肅注十卷虞翻注十卷何晏集解十卷譙周注十卷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陽城亭侯按華陽國志作城陽亭侯衛瓘注八卷少二卷宋明帝補闕崔豹注十卷字正熊燕國人晉尚書左丞中郎李充集注十卷東晉人孫綽集注十卷字興公太原人東晉廷尉卿長樂亭侯盈氏注十卷不詳何人孟整注十卷一云孟陋〻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不就按新舊唐書志並作孟釐注論語九卷通志略同又按隋志云梁有孟釐注論語十卷亡然孟陋注論語見晉書隱逸傳孟整注論語見于冊府元龜竊疑釐陋整或各有論語注當時或存或亡故所志各有不同姑

侯博洽者詳馬梁覬注十卷天水人東晉國子博士袁喬注十卷字彥叔陳國人東晉
益州刺史湘西簡侯按據晉書本傳當云贈益州刺史湘西伯謚曰簡尹毅注十卷江熈集
解十二卷按隋志竝作十卷張憑注十卷字長宗吳人東晉司徒左長史孔澄之
注十卷字仲淵會稽宋新安太守人虞遐注十卷會稽人齊員外郎王弼釋疑
三卷欒肇釋疑十卷徐邈音一卷按隋唐各志竝作二卷隋志云亾右
論語皇侃撰義疏行于世經典釋文序錄
梁國子助教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又列晉衛瓘繆
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按厚當作惇宋諱故作厚盖蔡奚按奚別本作系
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于前云此十三
家是江熈所集其解釋于何無妨者引取以廣異聞中興書目

据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則共八人而讀書志以為七人何也

王肅注已入集解不應復入義疏舊說之內　范述似即謂包咸所述非別有一人姓范名述者琳公即惠琳也珊字乃誤衍　三十餘家之中於論語有成書者甚少蓋取他家之注再加分析更清　沈居士疑即沈驎士

皇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家之未至為後學所宗咸平中命邢昺刊定正義　國史志

古今論語之注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注為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等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序稱江熈所集世謂其所引雖時近詭異然援證精博為後學所宗云

郡齋讀書志

按偘成此書所引舊說自十三家外尚有劉歆樊光李巡王朗王肅王弼虞喜度翼繆協殷仲堪張憑范升顏延之顧歡太史叔明褚仲都釋惠琳王雍季彤頡子嚴沈峭江長范述熊埋張封溪泰道賓梁巽疑梁覬之謚王蒸疑王濛之謚陸特進沈居士袁氏實氏皆不詳其名彥叔中正曾未詳其姓又有顏特進疑即延之珊琳公琳公疑即惠琳凡此又不下三十餘家故侃自序云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于何集無妨者皆引取為說以示廣聞晁氏但知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誤與中興書目芟去又別有

貞觀十四年二月乙未詔以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機、陳書作譏、隋何妥劉焯劉炫等前代名儒學徒多行其義命求其後 舊唐書太宗紀

通需等五字等豈皆以樹見義疏而然耶

論語正義十卷邢昺等撰 按邢氏正義諸家簿錄竝云十卷今刻本乃二十卷不知何時所分

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 郡齋讀書志

唐志皇侃論語義疏十卷邢昺謂其援引不經詞意淺陋 玉海 按今邢疏中未見此說疑是昺進正義疏中語

書中簽志祖云〻乃淥飲先生之伯子其中又有周耕厓學博校語不簽名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卷之一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休寧　吳騫　參訂

義疏叙

大山長毀（毀疑作槩）則謂之為禮記（為字疑衍）宜以論為其名

論語（論疑作語）廣陵大守（隋志及史記索隱竝作晉尚書郎）江夏大守陳國袁

宏字叔度（按晉書本傳宏字彥伯為東陽太守卒官此云江夏太守字叔度未詳）晉著

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按晉著作郎陸氏釋文作東晉徵士淳作當作惇或又作厚）

（蓋並由宋諱致譌俊晉書本傳作悛）蔡系（系七錄隋志竝同郡齋讀書志及文獻通考等皆作奚按

系乃蔡謨子晉書謨傳作系蓋奚乃系之誤）周壞（壞當作懷）潁陽范甯（潁當作順此蓋

拜經樓鈔本

次序先後當更定

皇氏謂富於周公云云別是一人非公旦故此列之非重出也

由梁諱致譌王珉字季瑛瑛晉書本傳作玦珉別傳同於何集無好者好當依中興書目作妨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按論語人名自陶唐氏至周若堯舜禹稷契皐陶伯益羿奡湯伊尹高宗老彭周任微子箕子比干紂伯夷叔齊泰伯虞仲文王文母武王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魯公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公子糾齊桓公管仲召忽伯氏晉文公叔梁紇魯昭公吳孟子魯定公寗武子令尹子文孔文子齊莊公齊景公齊簡公陳文子晏平仲崔子陳成子衛靈公南子出公輒祝鮀宋朝王孫賈魏公子荊蘧伯玉史魚公孫朝魯哀公臧文仲臧武仲孟莊子孟懿子孟武伯孟公綽孟敬子孟之反季文子季桓子季康子季子然周公子服景伯叔孫武叔葉公陳司敗子産子西行人子羽卞莊子裨諶世叔公叔文子公明賈大夫僎大宰子桑伯子棘子成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丈人荷蕢晨門大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魯太師儀封人師冕微生高微生畝原壤互鄉童子闕黨童

按張孟兼聖門弟子章句云申棖子續又曰其申黨者止字曰周則分為二人

子達巷黨人陽膚左丘明顏路鯉陳子禽林放南宮适溍臺滅明申棖孺悲陽虎公山弗擾弟肸桓魋依皇說當得一百四十四人而云一百四十人未詳又如匡人家語以為簡子吾党有直躬者鄭注謂直人名弓故不取之也皇從集解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按二十七人盖謂有子曾子子夏子禽子貢樊遲子游顏淵子路子張冉有公治長南容子賤仲弓漆雕開公西華宰予原思閔子騫冉伯牛巫馬期子宰高柴曾皙司馬牛公伯寮又按家語及史記如申棖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又作申棠顏路與溍臺滅明並以為孔子弟子而此亦從集解故并次于前也

集解敘

皆以教授之 七經孟子考異同後凡言攷異者做此 高麗足利本作教之○今本無之字

魯恭王 攷異同○今本恭作共

苞氏 攷異同○今本苞作色

孔安國為之訓說 攷異同○今本說作解

馬融亦為之訓說 攷異云足利本無之字 拜經樓鈔本

以

為之注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之字皆為之義說七經孟子攷異補遺同後凡言攷異補遺者倣此○今本無之字前世傳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受作授不為之訓解攷異同○今本無之字今集諸家之善說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說字光祿太夫太當作大下同

志祖按上文云中閒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故此言多注解家也不必疑多作諸

疏

叔言多注解家多疑作諸朱型家曰尚書云多先哲王多本訓眾疏或亦此義集解

之論也論下疑脫語字正義作論語集解也

學而第一凡十六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學而時習章

經

不亦悅乎注同攷異同按陸氏釋文引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今本悅作說

注

馬融曰攷異足利本同下皆倣此今本無融字男子通稱也子下無之字攷異同○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作男子之通稱王肅曰攷異足利本同下皆倣此○今本作王曰以時誦習也攷異同○今本也作之所以為悅懌也攷異云一本無○今本無也字苞氏曰攷異云足利本同但包同今本下皆倣此謹按古本足利本注所引用人名姓名並稱即序所謂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者是也且皇疏云何集註皆呼人名惟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由此觀之則今本直作馬曰王曰者後人從簡便妄刊去之而邢昺序疏云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憑誤生義强為之說非亦甚矣後世儒者又多襲此陋如二程併稱程子無別伯叔於禮不允義亦非也其游氏曰謝氏曰之類使靦者不知其為誰為非古拜經樓鈔本

耳臣夙聞之師云○今本作包曰 同門曰朋也 今本無也字 君子不愠之也 孜異同足利本愠字同○今本君子不怒

疏

古者稱師為子也 朱型家論語義疏摘疑曰稱師為子古無明文惟易傳孝經家語戴記及論語有之竊疑孔子以前未有是稱云古者稱師殆即指孔子弟子言耳又日本古文孝經孔安國傳云子孔子也師一而已故不稱姓邢昺孝經正義則曰子者孔子自謂古者謂師為子故夫子以子自稱其說又異騫按公羊傳子沈子曰何休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皇義或本於此

開口吐舌謂之為曰 按今許氏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無開口吐舌謂之為曰之語

訖不君子乎 不下疑脫亦字

學覺也悟也 朱型家曰白虎通云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正義云學者覺也覺悟其所未知也此與微異

一就身中者 朱型家曰中下

疑脫為時二字長則捍格朱型家曰捍禮記作扞正義同樂十五年成童朱型家曰今內則無十五年三字騫按皇疏中引各經每兼注文鄭注內則云成童十五以上故云十五年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朱型家曰考今王制中無此二語故正義述皇氏之說而於所引王制則改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又補引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疑皇所引王制改偶誤記也鄭元注司徒云朱型家曰苞氏之注疑出于古記白虎通云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然班氏所引當出古記今戴記中無此文皇氏所以引鄭周禮注鄉中於講肆朱型家曰肆疑作肄騫按同門為朋見爾雅同志為朋見易大傳

其為人也章

經

其為人也孝悌下及注並同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云弟或作悌大雅思齊正義唐邱光庭拜經樓鈔本

兼明書並作悌○今本悌作弟其為人之本與孜異云足利本無為字

注

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孜異曰足利本同但無曰字下皆做此謹宷今本作孔子者孔曰之誤○今本作孔子弟子有若凡在已上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必有恭順孜異同○今本無有字而後可大成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苞氏曰先能事父凡孜異同○今本無苞氏曰仁道可成也孜異作仁可成也云一本作仁道可成也足利本作可乃仁成似非○今本作仁道可大成

疏

犯謂諫爭也云云按兼明書引皇侃云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與此微異則生陵犯之慚慚疑作漸心自是恭順按梁諱順上文云以恭從

為性則此彧後人所改後凡作順者倣此

巧言令色章

經　鮮矣有仁攷異同○今本無人字

注　令人悅之攷異同○今本悅作說今少能有仁也補遺作少能其仁

吾日三省章

經

注　言而不信乎攷異同○按高麗本集解同○今本無言字

拜經樓鈔本

參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而傳之乎 攷異同足利本無之字有乎字○今本無乎字

疏

而不為信乎 觀疏意似無言字

道千乘章

經

導千乘之國 注同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云道本作導○今本導作道

注

導者謂為之政教也 者字攷異同足利無之字作道謂為政教也字攷異同○今本作道謂為之政教 司馬法 補遺云法下古本二本竝有曰字 通十為城 成作城下同攷異云足利本同下皆倣此謹按足利本其地千成同今本騫按城疑成之誤匠人云方十里為成貫

公彥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疏中雖刻作城觀下云兵賦法一乘成也又云是賦一成是皇氏
本作成也○今本城作成其地千城也攷異同按五經算術也字○今本無也字有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攷異同○今本奇作畸井十為乘攷異足利本同
○今本作十井百里十國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馬融依周禮攷異足利
本同○今本無馬字芑氏依王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氏字必誠信也攷異
同○今本無也字節用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不奢侈也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故愛養之也攷異同足利本作故愛養今本作故愛養之作使民攷異足利
本同○今本作下有事字務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謂出不過三日朱型家曰出疑當作用凡自下奉上謂之出自上使下謂之用故周禮均
拜經樓鈔本

井間廣深四尺即廣
四尺深四尺之省文非
脫也

人職云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禮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無有作出者以一尺耕朱型
家曰耕疑作耜伐地為洫通水流朱型家曰字書洫音肅類篇濕也伐地為洫其義未
詳水流畝〻然因名曰畝也按畝〻及曰畝並疑作畎即畎字音姑泫切匠
人〻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畎說文本作〻水小流也然匠人云倍〻
為遂倍遂為溝倍溝為洫倍洫為〻音古外切與澮同說文曰水流〻〻也匠人云方百里為同間與廣
二尋深二似謂之是〻〻大小相去甚遠而字音亦各不同今皇氏誤記說文混而合之似非
井間廣深四尺按匠人云廣四尺深四尺此廣字下疑脫四尺二字有方十里
者百有王制作為三三為九為正義作而則有方百里者九有正
義作為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十正義作千似誤九百下正義有九百乘三字
其廣十六里也正義無其字有方十里者二至少方一里

者二下疑脫十字按正義脫又方一里者至少方一里者十七字又誤有方十里作為方一里然

則向割正義無則字埒方三百里兩邊猶正義無此八字又設法設法正義作復百里之國者國下疑脫也字適千乘者乘下疑脫也字方百

里至有方一里者百正義作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

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十字疑衍

按注方里為井〻十為乘是方一里者十出一乘也十字非衍

弟子入則孝章

經

則悌孜異同按陸氏釋文云本亦作悌○今本悌作弟

注

文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賢賢易色章

注 商也攷異云足利本無也字善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君子不重章

注 蔽也攷異蔽作弊言人不敢重既無威攷異足利本並同盧文弨曰敢當作敦蓋因宋諱致譌與下疏並當改正○今本敢作敦威下有嚴字學不能攷異同○今本學下有又字理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鄭元曰後皆放此攷異足利本並同○今本無元字

敦重作敢重自是彼國傳寫之訛未必是避宋諱也○注學又不能堅固明脫又字疏舉注文仍有又字可証

鄭心則猶云鄭意如此也心則二字非衍○皇解主字爲百行之主與鄭意異故云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疏

君不重至之也朱型家曰君下疑脫子字盧文弨曰二語見老子本作君鄭心則盧文弨曰心則二字疑衍

愼終追遠章

注

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人君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人字而皆歸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而字

子禽問章

經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攷異同又云一本作拜經樓鈔本

之也與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謹按足利本無二之字○今本無下也字

注

陳亢也字子禽也今本無下四字名賜字子貢也攷異足利本同也今本無下四字自願與為治耶攷異作自願與之為治耶也寯按耶也疑當作也耶攷異又云一本無也字足利本作自願與之為治耶今本作自願與之為治與人求之異補遺無之字自願求與為治也攷異作自願求與為治之也足利本作自願與為治○今本作自與之

疏

自呼與孔子朱型家曰呼正義作願歎美潤澤朱型家曰美推正義作柔入後巳朱型家曰推正義作先梁冀冀疑作巓下同按七錄有巓論語注釋十卷巓東晉

注明人君自與之觀疏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云云亦當同今本

國子博士戴作覬盖以音相近故訛為冀耳若後則漢之梁冀史言其裁能書計又烏足以辱聖典耶

政教恭儉讓也朱型家曰則下疑下脫其是人君所行君二字教下疑脫之字

自與之也所行二字疑衍此盖因前一行有此二字而誤增之

父在觀其志章

注

而已孜異下有也字行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道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父在孜異足利本同○今本在作存

疏

其其於人子也盧文弨曰於字疑衍騫按後孟武伯問孝疏中亦有其〻於人子也之句

禮之用章

拜經樓鈔本

注

人知攷異云人上一本有言字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故風化乃美故字疑衍

信近於義章

經

宗敬也攷異同○今本無敬字

注

信不必義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信非義也近於義也攷異同足利本作近於義○今本作近義苞氏曰攷異足利本同按韓愈論語筆解作馬曰○今本無三字近於

禮也攷異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於字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亦可宗者按上文並作宗敬而此句及下則是與重為可宗也俱無敬字疑有脫誤

因母同朱型家曰因古亦通為婚姻之姻故訓為親康成註大司徒云姻親于外親貫疏引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

宋王楙云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婚姻字用

君子食無求飽章

經

可謂好學也已矣攷異同按洪适隸釋載石經殘碑作可謂好學已矣○今本無矣字

注

暇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攷異同○今本作有

拜經樓鈔本

道有道德者 問事是非也 事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問其是非

貧而無諂章

經

子貢問曰 攷異同○今本無問字 貧而樂道 攷異足利本同按石經論語及史記弟子列傳後漢東平王論俱作樂道宋孫奕示兒編云此必是脫文○今本無道字 詩云 攷異作詩曰 其斯之謂與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而知來者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也 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不以貧賤為憂苦也 攷異作不以貧賤為憂苦之也足利本賤字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作不以貧賤為憂苦 琢磨者

鄭元云原憲清靜守節貧
而樂道正與經語合
史記似無貧而樂道句○
後漢書東平傳論〻上傳
似不可少○今本後漢書
亦無道字
弟子列傳及東平王傳
論之語竝見四書賸言
此當再攷示兒編
志祖按經作樂道則注樂謂
志於道亦當是樂道謂志於
道脫一道也 今汲古閣本後漢
書無道字乃後人妄刪也文選
嵇康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
閑居李善注亦引論語此句尤
可証驗今本文選注亦無道字試
思如無道字則李善引此句於
本文何涉耶蓋古書之為後人
竄改者多矣

疏

也〔孜異同足利本者字同○今本無者也二字〕取類〔孜異下有也字〕琢磨者也〔孜異同足利本者字同○今本無者也二字〕

顏愿是也〔盧文弨曰愿疑作原謂顏淵原思〕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經

知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患己不知人也〔孜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今本無己字〕

注

王肅曰患己之無能知也〔孜異同孜異云謹按古本有此注足利本與今本同拜經樓鈔本〕

輕易即輕忽之意不必疑作忽也

疏 騫按知下疑脫人字〇今本無此注

易於知人易疑作忽

疏 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陸氏釋文同〇今本同

為風俗政之法也俗字疑衍

為政以德章

經 共之補遺云共古本作拱注同一本同

注

紫微垣中有五星與周天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無涉疏衆星謂五星與二十八宿同舉其指五行之星非指垣中之五星明甚槙翁按語云并不在五星之列矣意未洽

鄭元曰孜異同按陸氏釋文云衆星共之共鄭作拱則此非鄭注矣○今本作包曰譬猶北辰孜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或作譬猶○今本無譬字共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北極紫微星也朱型家曰星疑作垣紫微星也疑作在紫微垣也按天有三垣中垣曰紫微上垣曰太微下垣曰天市紫微垣中有五星謂之北極騫按紫微星疑古時北辰或有紫微之名據解經者釋北辰或謂是五星中之一星故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辰其紐星之極也今觀此疏下文云衆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是皇意以北辰為別有一星當之并不在五星之列矣又按宋李如篪東園叢說云北辰元非北極也北極與南極處天樞之中兩儀相對以運轉天體北極一星道家所謂紫微大帝者是也紫微垣中北極之旁華蓋之下勾陳之中一星曰天皇道家所謂天皇大帝者是為北

拜經樓鈔本

辰星辰之至尊主宰萬物衆星之所拱者也據載說北極有紫微大帝之稱與皇疏云北極紫微星之語正合第皇氏以北辰即北極而李氏則分為二此又不同耳

詩三百章

經

蔽之攷異云古本蔽作弊注同一本作弊

注

數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正也攷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其事乃多朱型家曰乃疑作雖

道之以政章

經　導之下同攷異同○今本導作道

注　教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苟免罪也攷異同足利本作苟免罪○今本作苟免罪　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吾十有五章

經　而志於學攷異同○今本於作于

注　有所成立也攷異同足利本作有成立○今本無立字所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終始也終始孜異足利本同也孜異同○今本作始終字耳順孜異足利本同○今
本無順字微旨也孜異同按論語筆解也字○今本無也字有無非法者孜異同一
本作者也○今咻無者字

疏

故通五經之業盧文弨曰五經不知何所指蹇按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
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
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疏義蓋本此又孫權讓孫皎書曰
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似古有此解大易之數朱型家曰易疑作衍後加我數年疏
云人年五十應大演之數梁諱衍故作蹇按演字亦梁嫌名故或作大易之數演繫其理治

治字疑衍

從猶放也觀疏謂從猶放也下文入有放縱心意是皇氏讀從與縱同而陸氏釋文闕此音疑有脫誤祝振云嘗見宋槧樓鑰攻愧集凡用從心所欲並作縱心時本率改為從心騫按蘇轍論語拾遺從心所欲舊刊本並作縱張載華曰朱子集註雖作從心然其詩中亦往往作縱心用

孟懿子問孝章

注

忌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孟孫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恐孟孫○告之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須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即亦示也亦字疑衍撥定禍亂諡法解作克定禍亂又曰溫柔賢善曰懿也

孟武伯問孝章

拜經樓鈔本

注

之子攷異也字有疾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唯有疾病然後使父

母之憂耳攷異耳下有也字足利本耳字同○今本作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疏

尊者憂耳憂耳二字疑衍

子游問孝章

注

弟子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偃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能養攷異同足利本同

今本作皆養人者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乃能至攷異同足利本作能至無乃字

○今本作乃字養而不愛攷異同○本養作食今豕畜之也攷異同足利本之作

也〇今本無也字獸畜之也攷異同足利本之作也〇今本無也字

子夏問孝章

注

苞氏曰攷異作馬融曰云一本作苞氏曰足利本無某氏曰色難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有者字承望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作承順難也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無也字凡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喻子夏曰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無曰字未足為孝也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作未孝也乃是為孝耳攷異作乃是為孝耳也足利本耳字同〇今本作乃為孝也

疏

曾猶嘗也按陸氏釋文引皇侃云嘗也

吾與回言章

經　不愚也　攷異同一本無也字○今本無也字

注　弟子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如愚者也　攷異同○今本說釋無者也二字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說繹　不愚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視其所以章

注　用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從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人之　攷異同○今本無之
字安有所匿其情也　攷異足利本同○本作安所匿其情今

温故章

注　按筆解以此注作孔曰又李習之云孔謂尋繹文翰則非今此注中亦無文翰字

可以為師也　攷異云無人字足利本同矣作也補遺云矣上有也字按筆解無人字○今本作可以為人師矣

君子不器章

注　施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子貢問君子章

注　而行之不周也　補遺無之字足利本同按論語筆解無之字末有也字攷異同○今本無拜經樓鈔本

也字

君子周而不比章

注　比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學而不思章

注　學而不尋思其義理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學不尋思其義得也攷異同補遺云得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使人精神疲殆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徒使人精神疲殆

疏

而獨思盧文弨曰而字疑衍而無功而疑作亦

異端謂雜書也○按文心雕龍云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

攻乎異端章

經 已矣攷異同○今本無矣字

注 不同歸者也攷異同足利本無者也二字○今本無者字

由誨汝知之乎章

經 不知之為不知攷異同○今本無之字

注

拜經樓鈔本

知之為知之句本可不疏非脫一句叚〻也古人引書有省文之法未必古本無此句○第恐注疏體則不然

由弟子也孜異同足利本由字同○今本無由也二字子路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知之文章乎朱型家曰文章二字疑衍不知之為不知者胡景栻曰不知者下疑脫知之為知之疏一叚騫按後衛君待子而為政章疏引前卷曰由之誨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亦上三句疑古本有如此者

子張學干祿章

注

鄭元曰補遺作馬融曰子張弟子也孜異同足利本子張同○今本無子張也三字子張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少過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少悔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得祿之道也無亦同二字孜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無得祿二字也字

疏　孜異同○今本作亦同得祿之道

而言寡尤乎盧文弨曰尤下疑脫悔字

哀公問章

經　何為則民服孜異云下有也字之謚也孜異同○今本無之也二字舉用

正直孜異同足利本同○今本無用字上矣孜異同補遺矣作也○今本無矣字

疏　為廢置為疑作而

季康子問使民章

拜經樓鈔本

經

臨民之以莊則民敬孜異云謹按上民字恐誤○今本無二民字則民勸

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民字

注

魯卿季孫肥也孜異作魯卿大夫季孫肥也補遺作魯大夫季孫肥也○今本無也字

謚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上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忠矣補遺矣作

也則民勸也孜異作則民勸之也足利本作則民勸○今本作則民勸勉

或謂孔子章

經

孝于注同孜異云足利本同謹按皇侃義疏云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于孝也按石經論語陸氏釋

文並作于。今本于作乎

是亦為政也

攷異云一本無也字按白虎通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奚其為為政

補遺云政下有也字一本同按陸氏釋文有也字

注

政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孝于惟孝者美孝之詞也

孝于惟孝美孝之辭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弟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即是與為政同耳

攷異耳下有也字足利本即是同○今本作與為政同

疏

此以上並尚書言也

朱型家曰按書云至施於有政句乃尚書之言是亦為政也一句是孔子語此疑誤

人而無信章

拜經樓鈔本

注　可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牛車 補遺有也字 縛杌者也 攷異同○今本杌作軏無者也二字 車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拘衡者也 拘考異足利本同者也二字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

子張問十世章

經　亦可知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亦字

注　變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常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統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馬融曰 考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三字 相招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相召 勢數

攷異云足利本同謹按義疏云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補遺作勢類纂按史記孔子世家亦作勢數○今本作勢數

豫知也

也字攷異同○今本作預知

疏

質文再而復　至夜半為朔也

質文疑作文質朱型家曰此段似錯舉白虎通之文而語有互異如循環無窮即彼書所云若順連環也引大傳易服色下彼書有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三句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彼書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下有謂三徽之月也句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彼書云明王者當奉順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下有敬始重本也句引尚書大傳孟春季冬仲冬下彼書俱有月字疑古本武與今本不同錄以備攷也朱型家曰此段亦與今本徽異彼書乃由周上溯殷夏此則由夏下遠殷周豈彼循三才之序而此依三王之次故徽變其先後歟又根核彼作根株

白虎通云　至　色尚赤

天質地文

朱型家曰白虎通下有質者據拜經樓鈔本

質文者據文二句質文再改正朔三易朱型家曰白虎通作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正不相因朱型家曰白虎通作數不相配是三王為上朱型家曰為疑作以故可豫知者知下脫也字

非其鬼章

注

祭之孜異同○今本下有者字是諂以求福也孜異云足利本以字同一本福字有者也二字○今本作是諂以求福義者所宜為也孜異同○今本作義所宜為勇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經一千零九十字
註一千七百七十九字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卷之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孔子謂季氏章

注

四人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之舞孜異作僭下同今季桓子孜異同足利本同○今本無今字譏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魯有周公盧文弨曰有疑作以故周公故疑作以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朱型家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藏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林氏以為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恐亦指此事然左氏謂季平子而拜經樓鈔本

此注及疏皆謂桓子當別有据也

三家者章

經

穆穆矣攷異云一本無矣字○今本無矣字

注

家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季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樂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今本無者也二字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容也攷異同足利本但作容○今本作容貌歌此

疏

曲者攷異同○今本無曲字堂耶攷異同○今本耶作邪

祭者之言胡景栻曰祭疑作記

人而不仁章

注 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林放問禮之本章

注 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儉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

疏 尋本禮意朱型家曰本禮疑作禮本

夷狄之有君章

注　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季氏旅於泰山章

經　汝不攷異同○今本作女弗

注　內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時仕季氏攷異同○今本仕下有於字尚知問禮攷異同一本無問字足利本同放耶攷異同○今本耶作邪奈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周礼鄭注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按正義又有喪中非常之説國有大故即所謂非常也

疏　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朱型家曰孜今周禮不見此注騫按陳祥道禮書云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則祭之亦不著所出

君子無所爭章

注　爭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飲也孜異同補遺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爭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謙卑自收胡景栻曰與下君子謙卑以自收收竝當作牧此子方朱型家曰方疑作大文背周官文疑作必

巧笑倩兮章

注

動目貌攷異有也字文貌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凡畫繪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作畫繪○今本作繪畫眾采攷異同○本作眾色今分其間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分下有布字成也攷異同○本作成之今言詩巳矣攷異同足利本巳字同按史記注巳作矣○今本無巳矣二字

疏

既有盼倩盼倩疑作倩盼眾采蔭映按梁劉峻世說注周伯仁足以蔭映數人蓋蔭映正爾時人語

夏禮吾能言章

注

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成也攷異同按史記注作

也○今本也作之禮

我能不以其禮攷異同盧文沼曰能不疑作不能○今本作我不以

疏

乾坤之書盧文沼曰乾坤當作坤乾騫按禮運亦作坤乾蓋歸藏首坤也惟家語問禮篇作乾

坤王肅注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

禘自既灌章

注

穆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別尊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別作列而魯為攷異同○

拜經樓鈔本

按周頌雝禘太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孔頴達曰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亦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祫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為大祭也礼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礼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人因事建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礼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内為此二礼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寔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耳也又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

今本無為字觀之矣補遺矣下有也字

疏

「四時之外朱型家曰外疑作上按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康成注云二享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又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故下云五年之屮若又搗鬱全取汁和莎泲於此暢四時之外語意明顯不必疑外為上也騫按周頌雝正義亦作四時之外朱型家曰按郊持牲云汁獻涚於醆酒注汁獻為摩浡秬鬯及鬱全之汁又和以盎齊摩浡而泲之出其香汁疏所云即是此意騫按此句疑當云若又搗鬱全取沙莎和泲于此鬯其義較安盖獻即莎字齊語聲之誤解疏意若云若又搗鬱全取汁莎和以盎齊而泲于此暢也注云搗鬱鬯也漢郊祀志師古注暢與鬯同白虎通資暢於天子亦作暢白虎通此資字疑有誤否

或問禘之說章

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杜氏通典禘祫議禘祫二礼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礼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無差降此蓋皇氏所謂先儒論之不同者也

注

為魯君諱也君字孜異足利本同一本有也字○今本作為魯諱指示以孜異足利本同按兼明書有以字○今本無以字

了也孜異同按兼明書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斯此也云云按兼明書云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也邱氏之解似即本此疏意

祭如在章

注

生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神也孜異同按兼明書有也字○今本無也字故不致敬於心有故字無肅字孜異同足利本肅字同無一本有其作於孜異同○今本作不致肅敬其

拜經樓鈔本

心同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按廣韵孫字下注云衛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孔氏

王孫賈問曰章

注

夫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臣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政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賈者孜異同○今本無者字政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故微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故字君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距之今本距作拒神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文無事朱型家曰文疑作較以感切孔子朱型家曰切疑作動騫按切本與判通然下疏又有徹以感動之語義可而通也周靈王之孫朱型家曰以貫爲周靈王之孫

未知所据四書備考謂賈為王孫滿之後寋按鄭樵氏族略王孫氏姬姓王孫滿之後也王孫滿頃王之孫也衛有王孫賈楚有王孫由于陳氏殆據此故以賈為王孫滿之後與

周監於二代章

注　從周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從之

子入大廟章

經　大廟下同按陸氏釋文竝作大○今本大作太

注　廟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祭也攷異也上有焉字　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拜經樓鈔本

問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射不主皮章

注

五善攷異同○今本下有焉字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合雅頌下疑脫也字疏同興武攷異云武作一本同今本儛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有三侯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有字亦兼取之攷異同○今本無之字為力役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為字之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科也補遺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則是將祭擇士之大射也按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鄭康成注禮射謂大射賓

射燕射是矣今皇疏單舉大射未知所據
怗其中央
盧文弨曰怗與怗同搴按廣韻云怗安也服也静也此盖安服之義
威儀中禮節奏比樂
按鄭氏鄉射禮注作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云云
朱型家曰按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鄭康成注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玩鄭意以和與容分屬德行和容與舞分屬禮樂惟主皮屬射今馬注五者固與周禮異而首冠以五善每句下釋皆與鄭異竊謂此注初不明著周禮戓出於先儒解經之別説爾搴按杜氏通典云周初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又明易道遲論語外傳引羅氏本拾遺云射有五善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ゝ其説又微別
伏服猛也
盧文弨曰伏字疑衍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拜經樓鈔本

引全解告下脫朔字公下脫四字

經

汝愛攷異同按石經論語作女愛○今本作爾愛

注

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故欲攷異云一本無故字○今本無故字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攷異同足利本無也字○今本作羊存猶以識其禮廢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天子用牛與用牛玉藻疏引鄭注論語作持牛而不視告於朔也朱型家曰視告疑作告視按陳祥道論語全解云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猶朝於廟十六年公不視朔蓋告朔告于廟視朔視其事則玉藻所謂聽朔是也據此則二者之中告朔為尤重且先告而後視也

事君盡禮章

注 故以有禮者為諂也 攷異同補遺無以字○今本作故以有禮者為諂

定公問君使臣章

注 諡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問也 攷異同○今本作問之

關雎章

注 樂而 攷異同○今本無而字 哀而 攷異同○今本無而字

疏

拜經樓鈔本

哀思窈窕盧文弨曰思字衍竊按疏自關雎之至是哀而不傷也辭意重複疑有誤詩哀世失夫婦之道按詩關雎小序正義引鄭志答劉玹無失之道三字不為減傷減當作滅

哀公問社章

經

栗也攷異同一本無也字○今本無也字

注

不本其意攷異同一本作不曉其本意栗也攷異同補遺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說解也說解補遺同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作解說止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既往今本作已往非咎也攷異同足利本非字同○今本無非也二字三者異攷

同○今本上有此字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白虎通曰云匕盧文弨曰今本書遺脫禮記正義所引亦與此相似騫按擅弓夏后氏堲周疏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曰者未仁朱型家曰疑作曰未仁乎夏居河東河東宜松正義作夏都安邑宜松周禮正義作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酆鎬酆鎬宜栗也周禮正義作殷居亳宜柏周居鎬京宜栗盛德衰之歎朱型家曰盛疑作甚自初成之時朱型家曰自字疑衍

管仲之器章

經

焉得儉乎考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乎字曰然則管仲考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曰字管氏亦樹塞門考異作管仲亦有樹塞門孰不知禮也考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太儉乎考異云一本足利本大作太又云下有乎也二字○今本作大儉三歸者考異同○今本無者字女也考異同○今本無也字為歸考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作為歸○今本作曰歸并兼考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兼并儉也考異同○今本無也字更謂考異足利本一本同○今本作使謂得知禮也考異一本同○今本作得禮坫也考異同○今本無也字有別外內考異同足利本有字同○今本作別內外蔽之補遺下有也字若與鄰國君為好會考異云足利本與作無誤君字考異足利同○今本作若

識量不可大也猶云不能大也可字非衍

與鄰國為好會今管仲補遺仲作氏禮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識量不可大也盧文弨曰可字疑衍今黃閣板障盧文弨曰閣當作閤下同

恢仁大勲朱型家曰疑作恢大仁勲西楹之東〻楹之西曰朱型家曰禮記

正義反坫出尊下馭皇氏說云尊於東楹之西謂兩楹之間直用燕禮之文解鄭注是君燕臣禮非兩君相會敵體之禮今此以西楹之東〻楹之西解兩楹之間正合禮意豈皇氏解禮與論語異說與抑孔氏

正義未及旁恭是疏與

子語魯大師章

經

子語魯大師補遺語作謂一本同。今本大作太注作大可知也已孜異足利

拜經樓鈔本

本作已也○今本無已字成矣孜異同○今本無矣字今

注

名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言五音孜異同○今本無言字盛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縱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其聲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其音聲純〻如孜異足利本同一本作純如○今本無如字分明也補遺一本同○今本無分字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於孜異同按論語全解作始于一而成于三今本此注盖因下有翕如二字而譌於為作也足利本無作字者也二字孜異同○今本作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按揚子大元經翕首次四云翕其羽利用舉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盖亦取象鳥羽而有翕習之意

疏

翕習也朱型家曰按何注本云翕如盛也廣韻亦訓盛爾雅釋詁翕合也集註因之此云習也未詳騫按說文翕起也从羽合殺徐鍇通釋云相合起也說文又云習數飛也葢翕如本以鳥之合起狀樂

之始作故注云翕如盛也而疏亦云翕習而盛也此本正解即純如皦如繹如亦皆引物喻樂之詞若專以合解翕謂其合也則如字不亦贅乎論語外傳引楊傑言大樂之事云翕如々衆羽之合愚謂若作如衆羽之合起則尤與翕習之義相發明也

儀封人章

經

斯者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作斯也

無道也攷異無也字一本同今本

注

衛下邑也攷異同○今本作衛邑

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是弟子攷異同○今本無是字

行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見者也攷異同一本無者字○今本無者也二字

亾耶攷異同○今本作亾邪

無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必有

拜經樓鈔本

盛也孜異同足利本有字同○今本作必盛教時補遺教下有之字一本同制作孜異云一本足利本無作字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按本書子謂公冶長及子之武城兩疏並用此堺字

疏

堺吏也盧文弨曰宋書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江從山北流窮上虞堺用此堺字他所少見驀按集韵云堺境也或作阶介亦書作界蓋即界字又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朝鮮本論語集解末刊堺浦道祐居士命工鏤梓則此字殆海外諸國所習用非莫救乎肯綮下疑脫之俗二字

子謂韶章

經

注

又盡善也孜異云也上有矣字

孔安國曰補遺云足利本無某曰名也孜異足利本無名字○今本無也字故曰足利本同○今本無曰字善也考異同○今本無也字故曰補遺故上有之字曰字孜異同

足利無曰字○今本無曰字善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堪合朱型家曰堪疑作會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朱型家曰理事竝疑作事理

居上不寬章

疏

臨喪者不哀朱型家曰哀下疑脫也字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拜經樓鈔本

里仁為美章

經

焉得智注同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注

民之所居也攷異足利本同按高麗本論語集解作民之也字攷異同○今本作仁之所居

是為善也攷異謹按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者也騫按文選注亦作善○今本作是為美

疏

求善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善字智也攷異智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五閭為族胡景栻曰五當四騫按周禮大司徒云四閭為族鄭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閭

巷門謂之閭尓雅無此句○閲尓雅誠無此句然淵鑑類函及四書人物攷何以引此語皆曰尓雅云〻

仁亦美朱型家曰按周禮注在鄉為閭在遂為里然閭與里皆二十五家名異而實同也又按爾雅巷門謂之閭說文云里門也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故疏云里仁亦美云〻騫按里與閭皆二十五家而皇氏言里仁復曰閭仁者蓋正合在鄉在遂而言之也

不仁者章

經

處樂攷異下有也字一本同今本

智者注同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注

非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體之補遺之作也仁

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攷異作知

者仁為美故利之也一本作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行之也○今本作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拜經樓鈔本

唯仁者章

注 能審人之好惡也攷異作能審人好惡之也一本也上無之字足利本但無所字○今本作能審人之所好惡

疏 既極仁昭句疑有誤

苟志於仁章

注 仁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無惡也上無終字攷異同下有也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終無惡

富與貴章

注

則仁者不處也 攷異同足利本無則仁者三字補遺作仁者之不處也○今本無也字

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 攷異則作即餘同足利本而字者字同○今本無也字

去之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不得成名為君子也 攷異同補遺作不得成名君子也○今本作不得成名為君子

遽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僵仆也 攷異同下同陸氏釋文作僵注本今作偃又文選注引馬融論語注顛沛僵仆也正與此合○今本作偃

仆不違於仁也 攷異同○今本作不違仁

疏

安之若僉 盧文弨曰僉疑作命

顏愿 愿疑作原

猶倒跢也 盧文弨曰廣韻跢當拜經樓鈔本

玉篇丁泰切即廣韻當盖切　佐切盧未引盖切注倒跢寱按說文跢字注讀若論語跢予之足誃朱翺音尺坪反今論語作啓予足而跢字則但見於此及草上之必偃疏盖音訓各不同也

我未見好章

經

仁者矣乎補遺同○今本無者字足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盖有之乎孜異同○今本乎作矣

注

無以加尚之為優也孜異作無以加尚為之優也足利本加字同○今本作無以尚之優為不足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為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孜異作為仁能有耳其我未見也一本作為能仁有耳餘同恐非足利本我未之見也作其我未見

○今本作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疏

奚不惡不仁哉奚不疑作奚兩

人之過也章

經

民之過也孜異同○今本民作人

注

類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之過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無責之孜異同之補遺作也○今本作勿責之觀過足利本觀下有其字仁也孜異同補遺作仁之○今本作仁也

拜經樓鈔本

疏

攻邪爲義盧文弨曰攻疑作攻於斯者者疑作也

朝聞道章

注

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士志於道章

疏

有爲者句疑衍

君子之於天下章

經

比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孜異無竝作无孜異云謹按今本脫此二十二字注疋利本慕下無也字義下無之字舊按論語筆解每條下皆繫舊注獨此章不載佀當時本亦闕此注然李翶引孟子曰惟義所在恰與此合○今本無此注

疏

適莫猶厚薄也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引後漢李燮傳云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竝交二子情無適莫言燮之用情無厚薄也按毛氏以厚薄解適莫與此正合

按范甯語見釋文故毛氏稽求篇據以為說釋文又云莫鄭音慕無所貪慕正與此注合疏引范甯語又别一解當分析言之

君子懷德章

注　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法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恩惠也攷異同按論語筆解以上三句皆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放扵利章

注　行之者也攷異有之者二字一本作之者也三字○今本無之者也三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能以禮讓章

注　難也○攷異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用禮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不為用禮讓 朱型家曰為疑作能

不患無位章

經

已知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已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參乎章

經

貫之哉 攷異同。今本無哉字

拜經樓鈔本

注

唯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又按忠恕而已矣下余蕭客經解鉤沈依相臺岳氏本補何注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今本及義疏本皆闕此注

疏

不謥問也 盧文弨曰謥字〻書不載盖謥訟字之俗體也此多用之

見賢思齊章

經

見不賢 攷異下有者字

注

等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本同

事父母章

經

又敬而不違攷異同補遺有而以二字○今本無而字勞而不怨補遺無而字一

注

幾微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幾下有者字○言當攷異同○今本無言字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見志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荅春秋之書朱型家曰荅下疑有日字

父母在章

拜經樓鈔本

經　子不遠遊攷異同○今本無子字

三年無改章

經　孝矣補遺作也矣

注　無所改其所字足利本無於作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無所改於非心之所忍為也攷異同○今本作非心所忍為

父母之年章

注

懼也（攷異同補遺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年少狀老（朱型家曰少下疑脱而字）

古者言之不出章

經

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異云一本古下無之字○今本作古者言之不出）

注

古人之言（補遺作古之人言）口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攷異同足利本恥字同○今本作為身行之將不及）

以約失之者章

拜經樓鈔本

注　中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驕溢攷異同又云下有則字恐非○今本作驕佚則無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則字患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君子欲訥於言章

注　遲鈍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鈍字欲敏也攷異同○今本作欲疾

德不孤章

注　方以攷異云一本上有孔安國曰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有鄰攷異云下有也字孤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按如又一通說則德不孤〻字當作孤恩之孤解古人辜負字俱作孤負也

疏

鄰報也其義未詳按説苑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又一通似本此意亦皆不志朱型家曰皆疑作背

事君數斯章

注

孔安國曰孜異同按論語筆解作色曰○今本無某氏曰之數也孜異同○今本無也

字

疏

一云言數計數也言字疑在數字下按陸氏釋文云數梁武帝音色具反正此所謂計數之義也經義孜以為數計已之功勞也乃是鄭世主反之解而非武帝音義矣佩梁人故復引具一説拜經樓鈔本

經一千二百零七字
註二千二百三十字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八章陸氏釋文二十九章○今本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章

經　縲紲注同攷異同盧文弨曰紲字尚不為唐人所改參按陸氏釋文作紲李善文選注同○今本紲作絏

注　公冶長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公字人也攷異無也字索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拘罪人也攷異同足利本拘下有於字○今本無也字

疏

拜經樓鈔本

引郝敬論語解一條無誤字否沈詩是不如黃雀語非黃鳥也盖即用此疏雀語事

村官官疑作司嘖嘖嗺嗺按宋葉庭珪海録載公冶長辨鳥語云唶〻嘖〻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此小異攷爾疋云行鳸唶〻宵鳸嘖〻李巡曰皆鳥聲貌也今此作嘖〻嗺〻按嗺玉篇集韻並云噬也與嚼同無作鳥聲者盖後人妄改以叶下韻耳不知唶與嘖自為一韻而粟角啄為一韻古詩中似此例甚多不足怪也况嗺在十八藥中下三韻屬三燭四覺此三韻古詩中亦罕有通轉者又按留青日札載公冶長聞鳥語其辭尤鄙俚荒誕不知何所本茲不復辨

又解猪及燕語按郝敬論語詳解引弟子解云長能忍恥辱亦為與鳥獸言本隸事故轉相附會耳又按唐沈佺期燕詩云不知黃鳥語能免冶長災似所謂解猪及燕語者未必全出於鑿空第今載藉無攷耳

范寗曰名芝字子長也按史記索隱引范寗曰字子芝而此作名芝字子長寗一人不應作二說司馬貞不知何所據也陸氏釋文引范寗曰與此同

子謂南容章按今本此與公冶長合為一章義疏分為二章

經　刑戮（戮孜異作剹）

注　南宮縚（縚補遺作韜一本同孜異下有也字）任用也（孜異云足利本任字同○今本無任也二字）

疏　名縚也又名閱也（按鄭康成檀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皇氏盖依鄭注）

子謂子賤章

注

拜經樓鈔本

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取此行○補遺云一本同○今本無取字

賜也何如章

經　何如補遺作如何一本同汝器今本汝作女

注　言汝是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是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瑚璉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黍稷器也也字攷異同○今本作之器器之貴者也攷異同足利本作之器之貴者○今本作之器貴者

疏　講者皆云是誤也按明堂位疏引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

鄭康成不聞有三禮圖記
有此書

賢才與顏閔豈異似不必有
則字

語誤也今此是苞注然則皇氏以鄭注論語釋禮記
與此徵別云又按陳仁錫曰明堂位所云夏璉殷瑚而
包咸鄭元等說論語賈服杜等釋左傳皆云
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沿而誤也
而其形
未測
朱型家曰按三禮圖瑚受一升制度如簠而平
下璉受一升添赤中盖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
度如簠而允下騫按此盖亦據陳仁錫備考之說三
禮圖自漢鄭康成阮諶以後作者頗多或存或佚今
所傳宋聶崇義三禮圖中述鄭氏明堂位注云瑚璉
簋皆黍稷之器其制未聞瑚璉與年案諸圖形制既
同于簠簋故略而不取聶氏盖依孝經緯說謂瑚璉
容受制度竝與簠簋同與此所引三禮圖不同不識何
人所著
更孜之
當與顏閔豈異與上疑
有則字

雍也仁而不佞章

經

子曰焉用佞
補遺下有
字一本同
也
以口給
孜異云足利於人
本無口字
拜經樓鈔本

注

又攷異作民仁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佞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冉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數為人所憎也攷異數為民所憎也足利本同但無也字補遺作為民之所憎之也○今本作數為人所憎惡

子使漆雕開章

經

漆雕攷異同按陸氏釋文與宋本論語並作雕○今本彫作雕子悅攷異同○今本作子說

注

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名也攷異同按閻若璩曰漢藝文志云弟子漆雕啟史記列傳避景帝諱故曰開〻乃其字自安國注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字子

按今本竝作子路無作孔路者未知所據何本

若者失之○今本無也字

習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喜其志道深也喜攷異足利本同補遺道下有之字也字攷異同○今本作善其志道深

道不行章

經

於海攷異同○今本作于海

由也與攷異同按柳宗元乘桴說亦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注

木也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

曰筏攷異同○今本筏作栰

桴也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

行也攷異同補遺作行矣○今本無也字

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言無所取桴材也攷異同足利本但無也字○今本作無所取於桴材

之耳補遺下有也字

子路考異[正誤]孔當作子補遺孔路作子路二本及足利本同○今本作孔路

欲乘桴攷異同○

拜經樓鈔本

今本無復字非孔字

即坊記家富不過百乘之注豈坊記表記皆可称雜記耶

今本無乘桴二字復取我○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取字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古字材哉同耳攷異同足利本作古材哉

疏

當時子路也朱型家曰時疑作是故云其由與由下疑脫也字又一家云云按欒肇論語駁云適用曰材由過好勇使不適用此又一通也史記注引之而皇氏不採故不知一十三家之說皇氏所不取者多矣

孟武伯問子路章

注

名也攷異云足利本無也字賦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卿大夫故曰百乘也攷異作大夫故曰百乘也一本大夫上有

卿字足利本作卿大夫故曰百乘按史記注有故曰二字與二本同○今本作大夫百乘華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人也攷異同補遺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鄭注雜記攷今雜記注未見有大夫百乘之文

子謂子貢章

經

汝與下同○今本汝作女回也聞一攷異云一本無也字知二攷異下有也字

注

子貢弗如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弗作不子貢心也攷異同足利本但作之心○今本無心字

疏

賜也未能忘名至抑賜而進回也按王充論衡曰此夫子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跨顏淵之上孔子恐其志驕意溢故抑之也繆氏之意似本於此顏生體有有疑作仁故使名實無濫朱型家曰故疑作欲侃謂顧意云云按魏武帝文凡兩見王充論衡後漢書注並作俱弗如也又按高士傳馬季長不解剖裂七事鄭康成思得五盧子幹思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蓋古今率如此故皇氏從苞義而不允泰說也

按論衡問孔篇述夫子語吾與汝俱不如也與魏武帝文無涉似不得云魏武帝文凡兩見○又魏志夏侯淵傳太祖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汝尔不如也雖無俱字亦應作仲尼不如顏淵鮮魏武文凡兩見或指此

按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此魏武帝祭文語章懷注引論語直作吾與女俱弗如也疑古本有俱字再查論衡○凡引子應標某篇引史應標某傳○季長語似出康成别傳見世說文學篇注

宰予晝寢章

經

彫也注同攷異同按宋本論語作彫○今本彫作雕圬也注同攷異同按史記及陸氏釋文並作圬○今本圬作杇

圬玉篇引論語作杇又云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墁亦作槾按尒雅鏝謂之杇則杇從木旁

胡卦反之說昌黎筆解亦然李濟翁資暇錄以為梁武帝說吾家草窓又以為本隋侯句也

注

苞氏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孔曰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晝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塲也攷異同按史記注作墁○今本塲作錫二者喻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此二者以喻成也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深責之辭也攷異同足利本辭字同○今本無辭也二字改是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始聽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始字今更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今字晝寢也攷異同補遺作晝寢之也○今本作之晝寢

疏

惰學而晝眠也朱型家曰按雅俗稽言引資暇集云梁武帝讀晝胡卦反且云當作畫侃梁人何不引此以備一說故云朽本不可彫下疑脫也字我當信宰予

拜經樓鈔本

朱型家曰當疑作常

吾未見剛者章

注

人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情慾也孜異同補遺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我不欲人之章

經

諸人補遺下有也字一本同

注

已也孜異同補遺已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夫子之文章章

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亦作不可得而聞已矣蓋古本如此也又顏師古云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云云似即指此疏也

經　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攷異同足利本已字同按史記世家作弗可得聞也已漢書傳贊作不可得而聞已矣錢曾據高麗本集解與漢書同此與史記漢書又小異○今本無已矣二字

注　可得以耳目自修攷異同足利本作可得以耳目修按修與循古字本通○今本作可以耳目循性者云云按論語筆解此段為孔註以生者也攷異同○今本無者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子路有聞章

經　未之補遺作之未一本無之字

拜經樓鈔本

注

未能及得行孜異同足利本得字同○今本作未能及得行

孔文子章

經

是以謂之文也孜異云足利本無也字

注

孔叔圉也孜異同足利本叔字同○今本作孔圉問凡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謂凡下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子謂子產章

經

之道補遺無之字一本同

注　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晏平仲章

經　人敬之攷異云足利本同謹按義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今本無人字

注　周生烈曰攷異云足利本同下皆做此○今本作周曰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晏姓攷異下有也字平謚攷異下有也字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拜經樓鈔本

臧文仲章

經 寫注同考異同補遺云一智本同○今本智作知

注 長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龜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名焉孜異無焉字 僭也補遺僭下有之字 山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極也補遺極上有之字也字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藻文補遺下有也字 侈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謂以為智也以字孜異足利本同也字孜異同○今本作謂之為知

疏 士去首去本至穀梁傳按穀梁莊二十四年傳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又按尚書大傳云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棱士首本此桷疏似忝用穀梁及大傳之文士去首去本二去字疑衍出其僭奢之事出疑作斥不得畜蔡也盧文弨曰不當作不騫按禮器孔疏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今蔡長尺有二寸是天子之龜而苞氏以為國君之守龜皇氏亦不之辨知其釋禮或與孔異也栭是梁上柱名也至即侏儒柱也朱型家曰按明堂位鄭注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孔穎達引爾疋釋宮栭謂之楶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巡曰栭欂盧也今之斗拱梲梁上短柱也然則節謂之栭梲謂之侏儒柱明是兩物此云梁上楹即是栭〻即侏儒柱又按檽乃茴屬雖或作栭未聞有斗拱之義注疑栭之譌故不僭也盧文弨曰不下疑脫為字

令尹子文章

皇疏亦作之至一邦非他邦較今本多一至之耳之至二字文複自是誤衍

按顧炎武所唐韵正穀字收在四十五厚乃后切顧正云古音乳說文穀從子㱿聲○按皇疏本曰此兒為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即可以正注中妄加字〻之訛

今監本作捐其四十匹馬不

經

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則曰攷異則下有又字違之之至他邦攷異作違往也去所之新國更復往一邦也○今本作遺云之之之至一邦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謹按義疏之之一邦

注

名穀字於菟按陸氏釋文作穀黃氏日抄云本作穀集注借作穀攷異云足利本無字字鷇按說文穀古侯切徐鍇引左傳楚人謂乳為穀故名子文曰穀於菟此字〻似後人妄加○今本作名穀字於菟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上有此四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此四字未知其仁也補遺仁下有之字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捐其四十疋馬攷異云足利本無其字攷異正訛千當作十補遺千作十一本及足利本同○今本作捐其四千匹馬去

誤作四千也豈毛本之誤如此耶○所云今本多與監本不同

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去無道攷異云足利本無去字崔杼攷異同○今本作崔子可止者也攷異同足利本作可者○今本無也字

疏

怒其不知怒疑作恐知無不為為疑作言以文子平粹朱型家曰文子疑作子文無借之誠借疑作假忠信有餘朱型家曰信疑作清按孫綽一條似合子文文子而言夫子既許文子為清不應復出信之矣李謂為未智朱型家曰李謂上疑有侃案二字仍遂擲於朱型家曰仍疑作乃子文是謚也朱型家曰若謚當稱文子不應稱子文按子文弟為司馬子良子良非謚則子文亦非謚可知竊意是取虎變文炳之義與於莬之名正合范氏之說未知所據騫按楚闘氏類以子某為字子良而外如椒字子越般字子揚蔑成然字子旗克字子儀勃字子上宜申字子西子文命字何獨不然耶

季文子章

經　再思斯可矣攷異足利本同按唐石經論語有思字○今本無思字

注　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及三思也攷異足利本同補遺思下有之也二字○今本作乃三思

甯武子章

經　則智下同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注

俞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詳愿疏同正義並作佯按詳與佯通廣韻云佯或作詳○今本詳作佯

子在陳章

經

歸與攷異與並作歟裁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故曰攷異云足利本無故字狂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狂簡者進趨攷異同○今本作進取妄穿鑿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妄下有作字裁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裁之耳遂歸補遺下有也字

伯夷叔齊章

又按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史記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邦大令諸侯墨胎氏正于是日封予嘗以授時法上推湯十有九祀丙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〇百四十五年云云則丙寅為月之二十一日其脗合如此據閻氏此說則皇疏與史記正義所云正月三日者皆不可信矣姑識以俟明歷者詳之

野客叢書本多誤字亢即允字之誤也釋文云夷謚一本名亢○留青日札多謬說不足據

注

子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名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

疏

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按史記索隱引其傳云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又云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與此疏同但少一日字朱型家曰所封有月日而無歲祀不可解騫按舊史湯伐桀有天下在十有八祀是歲封夏及古聖之後孫竹等國則封孫竹正在是歲然是歲始伐桀不應正月三日即封國孜左傳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夘毛得殺毛伯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注謂昆吾與夏桀同亡于是日意者三月丙寅日近之

姓墨台按史記注應劭曰姓墨胎氏

名致字公達盧文弨曰致正義作智騫按史記注作致陸氏釋文作智字公達云見春秋少陽篇留青日札名致字公遠亦云見春秋少陽篇道山清話上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對

王楙野客叢書云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亢字公信見論語注此又墨下無台字名字倒易而允又作亢未識楙所見論語注是何本○騫按漢杜首陽山賦少名叔齊長曰伯夷是伯夷叔齊皆其名而他書以為謚又別撰名字恐皆不然

此疏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之說見他書否少陽篇緯書一種此說臆否斷否　學齋何不先言之乎

曰伯夷叔齊也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篇因取春秋少陽篇觀之信然蓋此書宋時館閣猶有之而王應麟謂春秋少陽篇不知何書豈宋末亦亡耶經義攷列中

經義考六十六另列之緯書

孰謂微生高章

經　或乞（補遺或下有人字）

注　微生姓（攷異下有也字）直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巧言章

注　便僻之貌也（○攷異僻作辟餘同今本作便僻貌）魯大史也（按大字與陸氏釋文拜經樓鈔本）

同補遺史作夫一本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魯太史親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以恭足於人意按陸氏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此疏以皇蓋讀如字也正義謂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其說本於李巡擇爾足集注音將樹反訓為過語類復云足之為義湊足之謂也如合當九分却要湊足十分語類之解却與皇氏近友而不心面友也按二語見法言學行篇柳宗元注曰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譏

顏淵季路章

經

言爾志攷異云足利本作曰衣輕裘錢大昕曰古本無輕字此乃後人妄加共弊之攷異同朱休度曰梁邱遲賦無兼裘以共弊亦作弊○今本弊作敝

敝之義門讀書記甚詳○記不過多張馬以下諸詩句今已有唐宋詩中句餘似可省矣

注

自無稱已之善也攷異作自無稱已善也足利本作自無稱已之善盧文弨曰自無疑作無自○今本作不自稱已之善

無以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不以

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孔安國曰懷安也攷異同足利本無此注○今本作孔曰懷歸也

疏

孔子話顏路朱型家曰話疑作謂或作語

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何焯曰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為句竊按白虎風俗二通並以共敝之為句此蓋張子所本也北齊唐邕傳車馬衣裘與卿共敝唐宋人詩中亦往往如此讀于共字斷句者謬甚今此疏云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乘服即敝之也又如邱遲賦語益見齊梁本字面句讀皆如此矣

拜經樓鈔本

已矣乎章

注 自責者也攷異同○今本無者也二字

十室之邑章

經 學也攷異作學者也已

疏 則其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按陸氏釋文云焉衛瓘於虔反為下句首今一家說實與下衛意同北史蘇綽為周文帝作六條詔引必有忠信如丘者下不連焉字毛奇齡嘗見監本北史如此蓋北魏人讀猶爾朱型家曰宋王楙野客叢書云舊從老先生授論語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

此條向從萬表灼艾集錄出條九沙山人亂易○謙退原書作謙遜○今閱元書誠如所異改正之

只移焉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元文恐不宜改 按野客叢書下文又云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某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不必用意過為穿鑿之說据此則北史未嘗無焉字也西河多妄說不足據

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曼別此亦與衛說同

雍也第六　凡三十章陸氏釋文同○今本二十九章

疏

公治前明　明疑作列

雍也章

經

南面　補遺下有也字一本同

注

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攷異同足利本作言任諸侯可使治國○今本作言任諸侯治

拜經樓鈔本

仲弓問章按今本此合上雍也為一章義疏分為二章

經 大簡注同按陸氏釋文作大○今本大作太

注 見也攷異同○今本也作焉以其能簡上無孔曰攷異足利本同其能攷異作能其○今本上有孔曰二字則可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大簡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簡如此而疑作其而無文繁按說苑無繁字何為見孔子乎孔子說苑作此人而文繁繁說苑作煩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按此九字疑衍言書傳不見有子桑伯子也毛奇齡四書勝言云子桑伯子王肅謂不

漢魏叢書本志祖所見說苑脩文篇唯其質美而無文繁句無繁字少異耳何為見孔子乎不作此人其質美而文繁不作煩下文故仲弓曰太簡而此疏作仲尼則傳寫之訛也

見經傳惟鄭注以秦有公孫枝字子桑為據則伯子一人子桑又一人矣若包咸舊注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宋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容或有之第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湯檢踰閑不止太簡恐仲弓所引未必即較等此輩耳騫按鄭注見正義又按家語無此文盖即說苑毛仍集注之誤耳

哀公問弟子章

經

哀公問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曰字

注

顏淵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淵作回有不善補遺一本下有者字復行也復補遺作得也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疏

哀公濫怒按濫正義作遷非體之人朱型家曰非下疑脫具字騫按體下疑脫仁字

子華使於齊章

注

公西華赤字也朱型家曰華字疑衍騫按正義亦有華字赤下無之字孜異足利本同也

字孜異同○今本孜異云一本同今為作公西華赤之子全也本○今本無也字為庚也字

孜異足利本同按文選注亦作為隶為字孜異同孜為也字孜異同○今本作曰庚異下有也字○

今本作曰隶合八十斛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合為八十斛非冉求與

之太多孜異同足利本作非冉子與太多也○今本作非冉有與之太多

疏

但不知時為魯君之使為孔子之使耳按正義以為魯使適於齊觀上文有容儀故為使往齊國語則皇意亦可見

豆甌釜鍾甌左傳作區管子作鏂陳祥道禮書曰區或作謳不言有作甌者然宋笆注全當別有所出耳朱型家曰左氏昭二十六年粟五千庾杜注庾十六斗孔疏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為十六斗騫按聘禮十六斗曰藪鄭注今江淮間量名有為藪者今文藪為逾賈公彦云逾即庾也孔頴達所謂今文蓋指此朱又曰按攷工記陶人所作庾是瓦器非量也與此名同而實異又粟氏為量攷煎金錫則不耗是量本以全鑄之後世或用木焉

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按郝敬論語詳解曰史稱衛靈公致粟六萬於孔子非必六萬石也孟子言萬鍾亦非必六石四斗之鍾凡周制權度量之數用其小者猶今人稱一斗為十升一兩為十星之類庾正作斞攷工記云九和之弓漆三斞如以一斞十六斗計一弓之數豈用漆四石八斗則斞又似龠合之名耳又陶人為庾實二觳而鄭注云觳受一斗二升則是斞觳之數又

拜經樓鈔本

與前數殊也聘禮云四秉爲筥十筥爲稯十稯爲秅國語子云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注云缶者缶庾也詩云我庾維億又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云庾露積也又曰彼有遺秉注云刈禾之把也然則穀連禾藁筭之有庾有秉其粒量之亦有庾有秉也氏此解有可與皇氏相發明者故具錄之郝必不能然矣盧文弨曰能字疑衍

原思爲之宰章

注

弟子原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斗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辭讓不受也無上辭字攷異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也字攷異同○今本作辭讓不受辭法所當受無以讓也攷異同足利本同但無也字一本得字同今本○今本作法所得當受無讓黨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盧文弨曰外內二字疑互

訛

子謂仲弓章

注　文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赤色也孜異同足利本作赤色按史記注作赤色也○今本作赤牲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舍之乎孜異作捨舍於其子之美也其字孜異足利本同也字孜異同○今本作於子之美

疏　雜文曰犂至耕犂也按陸氏釋文云犂利之反雜文曰犂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拜經樓鈔本

分反耕犂之牛又張參五經文字犂洛西反論語或借為犂牛字力之反

回也章

注　言餘人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言字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仁是行盛朱型家曰行盛疑作盛行

季康子問仲由章

經　子曰賜也達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子字子曰求也藝攷異云一本足利本曰上有子字謹按所据本獨無○今本無子字

注

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理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才能也能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才藝

季氏使閔子章

注

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數叛補遺云足利本無數字畔作叛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數畔聞閔子騫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閔字用也攷異云一本作之也○今本作用之語使者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託使者作辭說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辭焉說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召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

趙氏所引較齊乘元文語下多一謂字非

疏

在魯北齊南

論語外傳汶水名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〻者主桑欽義以為汶在齊南魯北詩曰汶水湯〻魯道有湯齊子翱翔是也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趙一清水經注釋引于欽曰按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謂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大胡渭曰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嬴汶柴汶年汶其一則經流也今此為由魯入齊之大道故上有魯道夾水又有文姜臺馬正義汶水在齊南魯北蓋亦本皇疏而集注因之

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

朱型家曰注言其邑宰數叛當不止一人如南蒯先以費叛疏云即弗擾者意召閔子時正值公山叛也弗擾後九春中經及注疏皆作不擾此弗字疑後人所改稱為賢人豈以後為

第八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版　反內

吳伐魯令魯有脩故乡之耶騫按季氏邑宰之叛者前此尚有南蒯而此專言公山弗擾者意南蒯以費叛在昭十二年是季平子時事而弗擾之叛在季桓子時召閔子武云是季康子則南蒯事相隔已三十餘年惟弗擾事猶近故疏專指弗擾而言歟又按定八年弗擾以費叛即召孔子時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弗擾又與叔孫輒襲魯是亦得云數叛歟

伯牛有疾章

經

亾之補遺作亾也

注

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牛有惡疾攷異云足利本無牛字手也攷異云足利本無也字喪也攷異同補遺作喪之也○今本作喪之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拜經樓鈔本

賢哉回也章

注　笥也瓢瓠也筲也下有此三字攷異同足利本但無上也字補遺笥也下有瓢匏也三字○今本無下三字所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瓢瓠片也匏持盛飲也朱型家曰莊子云剖之以為瓢故瓠片考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本非一物此言瓠而又言匏者疑特類及之耳騫按正義無匏持句孔安國曰簞笥也按賈公彥釋士冠禮云鄭注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共為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蓋馬鄭之說相同

馬鄭之說相同馬字疑作孔為是

冉求曰章

經

不悅攷異同。今本悅作說今汝畫注同。攷異同。今本汝作女。

注

極也攷異同。補遺極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自誠不能朱型家曰誠疑作謂

子謂子夏章

經

汝為汝今本作女無為攷異云足利本無作毋

注

拜經樓鈔本

馬融曰攷異同足利本無曰○今本作孔曰某明其道攷異同○今本無其字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儒者濡也云云按論語外傳引林龍江曰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為人所需者儒也可與此疏相為表裏

按劉熙釋名兒始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此則以濡訓儒言濡潤也均以諧聲取訓而義不同

子游為武城章

經

汝得今本作女汝乎我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我字澹臺攷異澹作儋注同

注

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焉耳乎哉耳攷異作爾哉字足利本同○今本無哉字

按玉篇耳字下注引論語作汝得人焉耳乎無我字

辭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名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方也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

疏

則不嘗朱型家曰不疑作未舉其明朱型家曰其疑作以

孟之反章

注

側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功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軍後者也攷異云足
利本者字同一本也字○今本作軍後但有獨在後為殿攷異云足利本獨作猶補遺作
猶在後獨為殿為功之為字攷異同補遺之作也○今本~~無~~為字故云攷異足利本同○今
本云作曰距敵也距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拒敵不能前進耳
拜經樓鈔本

攷異同足利本作不能進也○今本作不能前進

疏

策杖也　至　為乘車也朱型家曰按左傳云抽矢策其馬則未嘗用鞭或以矢擲之耳又詩云來朝走馬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此云走馬恐爾時亦已變乘(馬)為騎也晨即走馬西上不服駕車足以見其避狄之際迫遽甚矣然則之反或因敗奔急遽變乘為騎亦未可知也騫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孔穎達謂此騎馬之漸　字之反也朱型家曰攷左傳杜注但云字反無之字騫按論語外傳云孟之側魯大夫字子反孟孫之族古人多于姓下加之字以同姓非一人也如宮之奇庾公之斯尹公之他石之紛如舟之僑之類皆是又按毛刻論語正義經文之反誤作子反

不有祝鮀章

注

名子魚也攷異足利本同朱型家曰鮀左傳作佗注云名佗字子魚而此作名子魚未詳竊按正義但作衛大夫子魚春秋列國臣傳亦作名鮀字子魚○今本無名字宋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國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善淫淫攷異作媱而及疏同○今本及作及難矣攷異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按疏仍作乎○今本矣作乎世之攷異同○今本作之世

誰能出不由戶章

經

戶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注

孔安國曰攷異云足利本無孔曰二字人之攷異云一本同今本○今本無之字拜經樓鈔本譬

疏舉經文故云誰能出不由户亦無者字疑為後人妄增

譬由即譬猶古字通非誤也

彬彬按玉篇引論語作份份又云亦作彬彬見第三卷人部

由人出入盧文弨曰由字疑誤補遺云人字二本及足利本同○今本作譬猶出入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質勝文章

注　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人之生也章

經　人生補遺云一本作人生之直○今本人下有之字

注　言人之所以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之以二字以其正直之道也一本

（無其字之道攷異同足利本道字同○今本無之道二字）而亦生（○補遺云二本同今本下有者）字是幸而免也（攷異云是一本作之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生即由直（朱型家曰即疑作既）失平生之道者（平疑作乎）必或免之（朱型家曰必疑作如）善由於幸耳（善疑作蓋）

知之者章

注　又不如樂之者深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又也二字）

疏　謂欲好學之（朱型家曰好字疑衍）

拜經樓鈔本

中人以上章

注　上智之人攷異同○今本作上知之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王肅曰至可也可下脫下字

樊遲問知章

經　問智下同攷異同○今本智作知問仁子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子字

注　導民攷異同○今本導作道義也補遺云二本同○今本無也字瀆也瀆字攷異足利

本同也字孜異同○今本瀆作贖無也字乃後得功孜異云足利作乃得功○今本作而後得

功仁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知者樂水章

經　智者下同注同按韓詩外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亦作智○今本智作知

注　已也孜異已下有之也字○今本無也字二生焉孜異云焉下有也字一本同今本自

進孜異足利本同○今本自作日動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靜也孜異同○今本無也

字樂也足利本同孜異樂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性靜故壽考也孜異

云足利本但無也字○今本作性靜者多壽考

疏

然則仁既壽不樂至故也按以仁壽為不樂知樂不必壽云云疑于理有未盡嘗觀論語全解云動則利仁靜則安仁動則見理故樂靜則得性故壽然動者非不靜也靜者非不動也壽者非不樂也智者亦非不壽也似可補此疏所未備

齊一變章

注

化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與之者孜異同本無者字○今時也孜異同補遺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便如大道之時也按正義道下有行字

觚不觚章

注　器也　攷異同。本無也字　今三升曰觚也　按考工記梓人云觚三升注觚為觶之誤

賈公彥引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邢昺正義從之按說文受三升者曰觚徐鍇系傳云按論語所以節酒觀鍇所說則論語或即此本亦未可定又按孔潁達禮器疏引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許慎謹按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鄭駁之謂觚乃觶之誤復引馬季長說云豆當為斗與一獻三酬相應竊謂此說非也夫獻一升而三酬之為九升多寡太不相當蓋豆正是四升耳獻一爵一升也酬一觚三升也是即謂一獻而三酬獻以爵而酬以觚故曰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豆容四升故攷工曰豆實三而成觳丶一斗二升也揚慎丹鈆録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觚也博古圖載其制曰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拜經樓鈔本觚制

是也然則觚之容連口而言則為三升不連口而言則為二升則禮觚一獻而三酬為四升先儒初非誤也也字攷異同○今本作二升曰觚不得其道攷異不有而字上成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君臣不君臣耳疑作君不君臣不臣耳豈成我成下疑有政字

宰我問章

經

雖告補遺作縱雖仁者攷異足利本同朱休度曰觀孔注以為仁人墮井是為仁字無疑集

注

注引劉聘君謂仁當作人蓋以仁下脫去者字故耳○今本無者字之與攷異同○今本與作也

宰我以為（孜異同○本無為字）今從而出之否乎（補遺云足利本無從字孜異作而出之乎否乎足利本同○今本否作不）仁人（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人作者）至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苞氏曰（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孔曰）救之耳（孜異同○今本作從）

之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君子博學於文章

注

道也（孜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子見南子章

經

不悅（注同孜異同○今本悅作說）○厭之（孜異獸作壓下同一本同今本）

故夫子誓之曰〻字可省即有此字亦是注經文夫子矢之曰但解矢為誓耳必非曰字上脫姓名也邢疏云安國以為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則下數語亦安國注可知

汚下不必有而字

注

等以為南子者 攷異同足利本同但無者字按陸氏釋文作等以為男子者注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今此正與釋文合惟男作南耳○今本作舊以南子者

人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道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誓之曰 攷異足利本同按曰上疑脫人姓名細觀文義可見後人併曰字刪之使行道一段亦如孔安國語殊謬也○今本無曰字

疑也 攷異同○今本也作焉

按丹鉛錄云矢者直告之非誓也與蔡謨矢陳之義相近又云否者否塞之否與王衍李充之說合

疏

則處汚不辱 汚下疑脫而字

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 以亦疑作亦以按前書寢疏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畫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故此云亦以發云〻也

案本傳 本傳疑即孔子世家

僞

猶文王拘羑里 朱型家曰攷正

義引欒肇說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與王說相似蹇按猶文王拘羑里其說蓋始于王弼史記注以為欒肇蓋肇亦本于弼而邢昺因之也

否泰有命我之所屈 按陸氏釋文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與此正合欒肇論語駁云否是否屈言我之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觀此疏始知其亦本于王弼毛奇齡四書賸言謂否無否屈之解由未見此疏且不知本有兩解也

皐陶矢厥謀也 謀書叙作謨

必以權道有由而然 孔叢子云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昔先君在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按孔叢語雖非切據亦可備權道有由之一說

中庸之為德章

拜經樓鈔本

注

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也攷異同一本作己○今本無也字

疏

其理甚至善甚字衍文疑

如有博施章

經

如能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能作有衆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注

若能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若作君難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攷異同足利本作皆恕己所不欲而

疏 勿施之于人○今本作皆恕己所如欲而施之於人

則是有仁之者也 朱型家曰之下疑脱行之

經一千七百零一字 註二千四百三十一字

拜經樓鈔本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卷之四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陸氏釋文舊三十九章 今三十八章○今本三十八章

述而不作章

經

老彭 補遺老上有於字一本同

注

夫也 攷異同○本無也字 今我若老彭 攷異彭下有矣字 祖述之耳 攷異作祖述之耳也按論語筆解作祖述之而已○今本作但述

默而識之章

注

拜經樓鈔本

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攷異云足利本但無也字謹按義疏鄭元曰人無有是行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於我〻獨有之也釋於我我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于我也此注難解故詳記之〇今本作無是行於我〻獨有之

德之不脩章

經　脩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講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徙也補遺足利本徙作從

注　也字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改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疏　憂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德之不脩者按經文四句皆有也字而疏竝無之徙意從也徙上疑脫宜字

子之燕居章

注

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甚矣吾衰章

經

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盛時攷異云足利本時上有之字道也攷異同足利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疏

而發衰久矣朱型家曰而發下疑有脫誤發歎於鳳鳥也按論語外傳引顧叔時小心齋劄記云此章當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章參看其言與李充說合

志於道章

注

而已孜異已下有矣也二字杖也孜異云足利本杖作仗據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倚之也孜異同○今本無之也二字游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故云不足依據云字疑衍蓋不足據依是注文此尚釋經故不應有云字

自行束脩章

注

之也　攷異同按論語筆解作之焉○今本無也字

疏

或束脩壺酒一犬　朱型家曰按禮記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疏語似本此

不憤不啟章

經

舉一隅而示之　攷異云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足利本作示之無而字謹按文獻通考云石經論語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亦足證古本之可據也蹇按晁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論語有此三字又李善文選注亦有之○今本無而示之三字

則吾不復也　攷異作則吾不復一本足拜經樓鈔本

石湖范氏蜀石經始末記云論語舉一隅而示之我擇其善者而從之多字與今本不同按上句亦見文選注

利本作則吾不復也○今本無吾字

注

為之說也攷異同○今本作為說之教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則不為開也開下疑脱導字

經

子食於有喪者章今本至未嘗飽也為一章義疏合下子於是日哭為一章按陸氏釋文云子於是日哭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

經

未嘗攷異云未下有字一本同今本有是日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此注在則不歌下○今本在飽也下

哀戚　孜異足利本同○今本戚作感　心也　孜異足利本同補遺心下有也字二字○今本無也

字又則不歌下有注云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十三字義疏所無考異云謹按古本足利本無

此注與上章連爲一章上注在此

子謂顏淵曰章

經

憑河　注同孜異同按陸氏釋文云字亦作憑○今本憑作馮

注

孔安國曰　孜異正誤子當作曰古本孔安國曰也同　按史記作孔安國曰○今本作孔子

耳　足利本同孜異有耳也二字按弟已　子列傳有也字○今本無耳字

無　字

有唯與已俱　孜異足利本同○　今本作誰與已同

問也

有勇　孜異同　○今本

孜異同○今　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捭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涉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不宜行之事（下疑脫也字）故問則誰與之（按陸氏釋文云與如字皇音餘今觀疏語是皇氏亦作如字讀豈釋文之誤歟）舉三軍以倒問（倒字疑誤）大國三軍（朱型家曰下疑脫次國二軍一句寯按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富而可求章

經

如不可求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

注

而得者也（攷異同足利作而得○今本作而得之）雖執鞭賤職（攷異足利本同）

疏　○今本鞭下有之字為之矣攷異同○今本無矣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

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下疑脫也者二字掌執鞭以趨避盧文弨曰周禮趨辟音闢辟亦有避音騫按正義引周禮條狼氏亦作趨辟

子之所慎章

注　能慎之也攷異同足利本作慎之○今本作獨能慎之

疏　時人湯神盧文弨曰湯當作慢性命俄傾盧文弨曰傾當作頃

子在齊章

經

韶樂 〇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樂字

注

聞習 攷異云一本習下有齊君二字騫按齊君二字疑當在聞字下習字上攷義疏云孔子至齊聞齊君奏韶樂之盛云〻 故忽於肉味也 攷異同足利本作忘於肉味也【謹按】義疏云忽猶忘也〇今本作忽妄於肉味 至於此 補遺此作斯 此此齊也 攷異足利本同一本作斯斯齊也〇今本作此齊

疏

孔子至齊云〻 按經云在齊而此作至齊夫至者始至之詞而在則有久居之義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

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又史記世家謂孔子適齊而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索隱嘗辨之皇亦知其不然故雖不採錄劉事而猶用劉語也得有聲而無時盧文弨曰得疑作徒孔子言實至侯之國也按丹鉛續錄云今之說者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为而小之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矣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于齊庭說齊也非說舜也所引古註大略與疏意同

冉有曰夫子章

經

子曰古之賢人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子字又何怨乎孜異足利本同按楚詞惜頌云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又史記及文選注並有乎字○今本無乎字

注

鄭元曰孜異云足利本作孔安國曰孫輒孜異輒下有也字于戚孜異足利本同〇今本作於戚城否乎孜異同〇今本否作不伯夷叔齊孜異同〇今本作夷齊〃故問怨乎孜異同〇今本乎作邪豈怨乎孜異足利本同一本作豈何怨乎〇今本作豈怨乎有恐行也孜異同按論語筆解作恐也〇今本無也字明也孜異同〇今本也作矣

飯疏食章

經

蔬食注同孜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本疏或作蔬〇今本蔬作疏

注

第一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文內

疏

菜食也補遺二本同○今本無也字樂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非已之有也補遺非上有言字也字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疏食菜食也兼明書曰皇侃云疏食菜食明曰經典言疏食者皆謂麤飯非菜食也音嗣謂飯麤飯者喫麤飯也麤按以疏食為菜食寔孔安國解故邢昺正義亦取之而邢氏以為麤飯之說下文麤食薄寢正與之合

加我數年章

注

以知命孜異命上有天字一本同今本過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年已四十五六朱型家曰按正義以為孔子年四十七時未知所據不可以廢

惓也盧文弨曰惓與倦同列子湯問篇飢惓則飲神漢

子所雅言章

注

諱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餘三隅可及也及當作反正言此三下疑脫者字

葉公問孔子章

經

至也云爾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食采於葉攷異采作菜足利本同但無於字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數應聘而不遇朱型家曰不遇下疑有脫誤遇尚以其問近朱型家曰尚疑當作

我非生而知之章

經　敏而以攷異以作而足利本同一本作而以○今本無而字

注　勉勸人於學也攷異同足利本勸作勉○今本作勸人學

疏

玉藻藻疑作濛按七録載濛論語義一卷此豈以筆畫相近而為譌耶以身卒物未型家日

卒疑作率

子不語章

注

王肅曰孜異作孔安國曰云足利本屬也孜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父

也孜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今化也孜異同○

今本無也字言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

疏

臣殺君子殺父按殺與弒同史記項羽放殺其主後陳文成子弒簡公弒亦作殺陸氏釋

文云本亦作殺本有興於邪興史記注及正義並作與

三人行章

經　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攷異足利本同按蜀石經論語及陸氏釋文並如此○今本作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注　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天生德於予章

注　司馬黎也攷異同足利本黎字同朱型家曰以桓魋為司馬黎未詳後司馬牛問仁注司馬黎拜經樓鈔本

也此豈因其弟名犂而譌作黎耶騫按舊本家語司馬牛作司馬黎耕字子牛天生德於予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於予二字性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合德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德合吉而攷異同○今本無而字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二三子章

經

爲隱子乎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子字吾無所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所字

注

謂諸弟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智廣攷異同○今本智作知故解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心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子以四教章

注　四者攷異云一本上有也字教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故以文發其蒙盧文弨曰以文當作文以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注　君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常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上云不見聖下疑脫人字下通一分分疑作介吾復不得善人也得下疑有見字

拜經樓鈔本

子釣而不綱章

注　一竿釣也　攷異云李善文選注引以繳繫釣作繫鉤則注中　謹按一本注中釣字皆作鉤竊按注中惟以繳繫釣〻字應作鉤字耳餘兩釣字並當仍舊

鉤字並當如一本無也字　著綱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今烏也　攷異足利本同

也○今本無也字

無○今本無也字

疏　是所少也所下疑脫得字以小繩繫釣釣疑作鉤長一二尺計計疑作許

經　蓋有不知而作章

而識之補遺無一而字

注　多有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多字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攷異同足利本作如此次於知之者○今本作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互鄉難與言章

注　孔子見也攷異同○今本也作之何一甚也攷異同足利本但無也字○今本作一甚何當與其進之攷異同足利本作當與進○今本作當與之進其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皆專惡也惡疑作愚按正義引琳公語作皆難與言也或先迷後得按正義引顧歡語無或字故教誨之道正義故字無往日行正義日下有之字

仁遠乎哉章

注　則是至也攷異同足利本但無也字○今本作即是

疏　仁道遠乎也盧文弨曰也當作哉

陳司敗章

經　孔子對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對字而進也攷異同○本也作之今君娶

注同攷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亦作娶○今本娶作取

注

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夫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不婚攷異同按史記注作婚○今本婚作昏娶吳女攷異作娶吳之謹按吳字恐衍足利本同按史記注取作娶○今本作取之孟子也攷異同一本作吳孟子也○今本作孟子聖人智深攷異同足利本同但智作知○今本無智深二字過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昭公稠朱型家曰昭公名非孔子得稱稠字疑後人所知加云孔子對者對當作退拜經樓鈔本

娶其吳之女其字疑衍向司敗之問向正義作嚮下同今巫馬師

徒將正義作今茍將今若不受為過正義作若不受過

子與人歌章

注

而後自和之也○攷異同足利本後字同今本作而自和之

疏

故今更為歌今疑作令

文莫吾猶人章

經

得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言凡玫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凡言人也玫異同○今本無也字躬為君子行躬字玫異足利本同一本作躬為君子行○今本作身為君子已未能得之也玫異同足利本同但無之字○今本作已未能也

疏

俗云文不云云按欒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強為文莫

若聖與仁章

注

聖也玫異同○今本無也字馬融曰玫異云足利本作包氏曰學也○玫異同今本無也字聖乎玫異下有也字

拜經樓鈔本

子疾病章

經

禱爾攷異云一本爾作亦謹按恐爾字誤禱之攷異同○今本無之字

注

神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事乎攷異云事下有乎也二字足利本但有乎字一本作也乎○今本無乎字失旨也攷異同○今本作失指名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丄禱之久矣攷異同一本作丄之禱之久矣○今本作丄之禱久矣

疏

誄者謂如今行狀也按說文云誄禱也累功德以祈福論語禱爾於上下神祇本亦作謚徐鍇系傳謂即尚書金滕之辭周官太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此孔注所謂誄禱篇名也與欒氏

金縢之義正合先儒謂禱誄與謚誄不同且夫子方疾子路不應遽引謚誄不祥之語以黷聽聞此雖庸愚亦不出之況賢者乎皇氏前疏皆作禱誄後復釋作謚誄先後二說殊不可解

奢則不孫章

經

不遜 下同攷異〇今本遜作孫〇

注

之也 攷異同〇本無也字 今儉則不及禮耳 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作儉不及禮〇

君子坦蕩〻章

注

貌也 攷異同〇本無也字 今多憂懼貌也 攷異同足利本貌字同〇今本無貌也二字拜經樓鈔本

子温而厲無君字是白文非皇氏之舊第一破綻萬難迴護者也○按疏云明孔子德也並不作君子鮮豈疏文亦非皇氏之舊乎

字

子温而厲章

經

子温而厲按陸氏釋文云皇本作君子按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也是皇本作君子或後人因釋文之言去君字未可知也而威不猛今本威下有而字

疏

亦有云子曰者按陸氏釋文云一本作子曰威者心猛朱型家曰心疑作必

恭則不安朱型家曰則疑作者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泰伯章

注

太子也太字攷異足利本同一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長子今本次弟攷異云足
利本無弟字曰季歷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曰字故民家攷異同○今本無民家二
字言之者攷異云足利本無言字

疏

范寧曰至故曰至也按論語外傳引范寧曰太者善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
故號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尔與此略異又一云
至三讓也按後漢和帝紀注鄭元注云太王疾太伯因遣吳越採藥太王沒而不返季歷為喪
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與又一云略同今即之
有階盧文弨曰今當作令導仁軌也朱型家曰仁疑作其

恭而無禮章

注

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懼也攷異同○今本無也絞々刺也按陸氏釋文云則絞馬云刺也蓋絞即刺無絞刺之文論語筆解同今皇疏云絞刺也後陽貨篇云絞猶判也與古本正合注中行一絞字不知誤使何時正義依文釋之曰正曲為直故為絞刺其實非馬義也後儒又或作急切或作許切切與刺古字通美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薄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則若恭而無禮則字疑衍内則摯跪朱型家曰跪疑作跽莊子摯跽奉曲人臣之禮也

曾子有疾章

注　傷之（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言此（補遺足利本同○今本作此言）誠慎（攷異同○今本誡作戒）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日而後（攷異同○今本無而字）呼者（補遺云一本同○今本作呼之者）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曾子有疾章其二

注　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我且（攷異同○今本無且字）用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惕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誕之也（攷異云足利本同謹按義疏云誕猶詐安也○今本作詐之）而說（今本下有之字）耳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妄大（攷異足利拜經樓鈔本

本同○今本忘作忽此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器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

疏

必正存道〔正存疑作存正〕豆盛俎臨〔朱型家曰俎當作葅〕柄尺二寸〔按禮少儀取俎進俎不坐注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孔氏正義引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屬是也又按爾雅釋器邢昺疏云豆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周禮籩人注竹器如豆貫公彥疏云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知之然觀管子是周亦止尺也又陳氏禮書云舊圖簠簋登籩豆皆崇尺二寸大抵籩豆之柄其長與高及口徑等故但言柄而其崇與經可知則此之尺二寸者其制蓋與舊圖同而與古禮漢禮異歟〕云人不敢欺誕者〔誕下脫之字〕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云下脫則字〕

以能問於不能章

經　不校【注同。攷異同。今本校作挍】

注　而不校之也【攷異同。今本作不報】淵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處物以賢善【物下疑有當字】

按玉篇引論語託作侂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注　謂幼少之君也【攷異同。今本作幼少之君】令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節

者【今本無者字】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奪者不可傾奪之也【攷異

拜經樓鈔本

同○今本作奪不可傾奪

疏

教命待君年長而還朱型家曰命疑作令故齊必同乎盧文弨曰齊必疑作必齊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盧文弨曰此讀與如字騫按陸氏釋文經中君子人也無人字觀繆氏解正與之合

士不可以章

注

決斷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決字路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遠焉孜異下有也字

疏

謂能強果斷也疑作謂強而能果斷也必至死乃後而止耳朱型

家曰乃後而疑作而後乃

興於詩章

注 詩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孔安國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包曰性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以知民志風風上疑脫觀民二字

民可使由之章

注 用也攷異用下有之字一本同今本知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好勇疾貧章

注

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孔安國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苞曰大甚按陸氏釋文云大音太○今本太作太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如有周公章

經

設使攷異同○今本無設字已矣攷異同○今本無矣字

注

旦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以驕沒才也朱型家曰驕下疑脫恡字以其驕恡之鄙也胡景栻曰其疑作甚騫按陸氏釋文云吝本亦作恡此疏中多作恡

三年學章

經　也已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已字

注　無及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及字於學也孜異同○今本無也於二字

疏　穀善也按陸氏釋文穀公豆反孔云善也鄭及孫綽祿也陳鱣曰集韵居候切善也祿也論語不至於穀皇侃讀

篤信好學章

注

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謂始欲往也〔謂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始欲往〕去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臣弒君子弒父亂也〔攷異同足利本同但無也字○今本作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坒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山林之士褊厄也〔盧文弨曰厄疑作阨〕

不在其位章

經

政也〔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也字〕

注 職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師摯之始章

注 太師之名也也字孜異同○今本作大師之名 既哀微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既字 洋洋乎盈耳哉孜異同○今本無乎哉二字 美也孜異同○今本也作之

狂而不直章

注 直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人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愿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慤慤也孜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慤也此注中疑衍一慤字○今本作慤也 信也 拜經樓鈔本

按太元經勤之次二勞有恩勤悾悾注云悾悾信慤貌

孜異同○本無也字今故我不知也孜異同足利本作故我不知○今本作我不知之

疏　侗謂籠侗籠疑作儱廣韵云儱侗未成器也謂野慤也朱型家曰苞氏以戇〻訓悾〻未詳所出疏以野慤釋之其義較明按大戴記主〻言篇商慤女憧婦空〻此慤字蓋與彼同義不復宜可信也朱型家曰宜字疑衍儉心斯應盧文弨曰儉疑作險

學如不及章

注　之耳足利本同孜異之下有耳也二字○今本無耳字

巍〻乎章

注

疏

舜禹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有也字已不攷異足利本同攷異云注疏諸本言作信○今本已上有言字得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巍巍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高大之稱也高攷異作廣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則已宣道當用也宣疑作直

大哉堯之章

經

文章攷異云一本下有也字

注

化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稱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識名焉攷異同足利本拜經樓鈔本

作識名○今本作識其名焉功成化隆按孟子正義引此作巍巍孔注不知何所據也攷異同按孟子正義也字○今本無也字有復著明也攷異同○今本作又著明

疏

又何可名也胡景栻曰此下疑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二句疏

舜有臣五人章

經

參分攷異同按逸周書及陸氏釋文文選注並作參○今本參作三周德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周下有之字

注

益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理也下同攷異足利本同按顧野王玉篇云亂理也說文徐註

云凡治玉治民皆謂之理故疏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正合作理後人以唐諱改治為理每遇理字輒臆改
為治如今本者皆也○今本作治也非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大顛今本大作太
其餘攷異同○今本無餘字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尭撓也攷異同○今本
無字也舜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斯此也
此此於周也攷異作此斯於周也足利本作此々此於周○今本作斯此也斯比於
此周攷異同○今本無此字大才攷異足利本同按正義亦作大○今本大作人聖德
攷異作至聖天下之攷異同○今本無之字有二攷異云二上一本有其字德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我有共理天下者盧文弨曰有下疑脫臣字朱型家曰下有十人也有字或臣字之訛

拜經樓鈔本

騫按二説俱非是陸氏釋文作予有亂十人注一作亂臣非云一作而不去皇作者是皇本無臣字之證也經中臣字蓋後人所安增困學紀聞云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陶潛聖賢群輔録亦作十亂蓋上曰舜有臣五人下曰予有亂十人文法固一定不易若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亦自句法宜爾正不必因彼而疑此也又王鳴盛尚書後辨云釋文以或作亂臣十人者非然則古本論語本無臣字馬鄭以十人為文母等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義改為邑姜其實唐石經論語尚無臣字紛紛改竄皆為偽書所誤也

而數交少

沬型家曰交疑作較

六州化屬至殷也

按汲冢周書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甯孔晁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六州謂荆梁雍豫徐揚也

召公爽第二也亦武王弟也

按史記燕世家召公與周同姓譙周古史攷謂周之支族尚書君爽篇孔頴達正義云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爽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司馬遷譙周不能知

其所出皇氏殆猶望公七年矣仍舊說之論歟

至者八十萬户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王趙拜曰望公七年矣

按尚書中候曰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

禹吾無間然章

經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攷異云足利本無矣字

注

功德之盛攷異無德字一本有下無美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盛下有美字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孝乎攷異同○今本無乎字潔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服也

今為城下同攷異足利本同下做此○今本城作成尺也攷異足利

攷異同○本無也字本同○今本無也字

恐終是高詠

尊卑俱下疑脱美字居字屬下句居中可知也

疏

高詠朱型家曰詠疑作論麗厚珍膳麗字疑衍而簡偽乎享祀朱型家曰簡偽享祀疑若梁武帝以麪為犧牲之類篡按自而豈徒哉至可不慎與詞意深懇皇氏似有切於時事

而言之其有三事其疑作共卑尊俱居居疑作舉通水之用也用正

義作道朱型家曰禮記祭坊與水庸注水庸溝也疏云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攷字書用字義亦訓庸韻補叶餘封切音容六書正偽周伯琦曰用古鏞字後人借為施用字然詩商頌庸鼓有斁鏞亦作庸然則用即古庸字故莊子齊物論云為是不用而寓諸庸〻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經一千五百十一字

注二千三百七十四字

疏與者言語許與之也至則是說與與人仁時也

按學齋佔畢云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字別作一義與字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等字之義此與皇說雖不盡合而釋與字義略同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卷之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陸氏釋文三十一章 皇三十章○今本三十章

子罕言利章

疏 非義和也 朱型家曰義下疑有之字云命者天之命者命下脫也字

達巷黨人章

經 執射乎吾執御矣 補遺作吾執射乎吾執御

注 卷者 攷異云一本足利本無者字 承以謙也 攷異同○今本御者作承之以謙拜經樓鈔本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麻冕章

注

儉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然後升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升字

拜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上元下纁 朱型家曰周禮春官司服鄭康成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此云上元似指緇布冠而言非謂元衣也騫按王制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鄭注凡冕屬其服皆上元下纁此云麻冕其服故當元衣而纁裳也

禮君與臣燕至拜下禮也 朱型家曰按閻若璩云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于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儀禮所載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

夫禮觀禮儀節皆如此然則拜下固不獨燕禮然也疏特舉其一節耳若春秋齊侯受胙下拜登受此亦拜下之禮也

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緇布也

按疏云委貌冠亦用三十升布者按晉輿服志緇布冠引蔡邕云即委貌冠也故此云亦用三十升布蓋亦以漢禮知之

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成然

按燕儀升成拜孔穎達疏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又升堂再拜稽首以成拜也無若禮未成然語又燕禮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康成注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賈公彥疏凡拜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于堂上皆拜于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堂復再拜稽首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禮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此疏雖云燕義蓋亦可以忝燕禮注文

子絕四章

拜經樓鈔本

注

按論語筆解以此章注作王曰

意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必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行也孜異同○今本無也

字故不自有其身也不自孜異作自不足利本同也字孜異同按論語筆解作無有

其身也○今本作故不有其身

疏

無所抑必抑必二字未知所出功德成身退德字疑行

子畏於匡章

注

嘗暴孜異足利本同○今本嘗作曾俱往孜異足利本同○今本往作行已歿孜異足利

本同○今本歿作死自此其身也此字孜異足利本同也字孜異同○今本作自謂其身

死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斯文今本斯作此知之攷異無之字足利本同一本同
今本如予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如上有其字文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而害已
也攷異同足利本無以字也字○今本作以害已

疏

匡宋地名也朱型家曰以匡為宋地本之家語然家語但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
之不曰誤圍韓詩外傳但云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
之帶甲以圍孔子舍而不言匡地若史記世家則謂
孔子適陳過匡下文云使從者為寗武子臣于衛然
後得去故疑為衛地按衛路史匡郾也本衛邑騫按
本家語以匡為宋地名其實不然左傳僖十五年盟
于壯邱遂次于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明易道遑云在長垣縣南十里是匡實衛地而非宋
地也又按史記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曰將適者
盖已辭衛國而未出衛境也又云使從者為寗武子
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徐廣云長垣縣有匡城蒲鄉
拜經樓鈔本

蒲亦衛地即子路所宰處也孔子若既去衛遣匡人陳安得又復至衛邑是匡為衛地可知也

是知非陽虎 盧文弨曰是疑作自

太宰問章

經

我者乎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注

名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藝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縱之 攷異同○今本無之 字能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鄉大夫職有家宰 盧文弨曰鄉疑作卿騫按正義引周禮大宰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

故云大夫官名也

而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

按閻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陳亦有大宰嚭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孔子居陳識防風之骨辨肅慎之矢測桓僖之廟灾當日所為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為問集注亦不當遺或陳二字羼按以時事度之則此為陳大宰者近之蓋子畏于匡在定公十三年是時孔子頻年在陳記者故于畏匡後即繼以大宰問為是一時不必云何國大宰也否則如陳司敗魯太師必繫國名以別之矣若鄫橐皋兩會與畏匡相距已十餘年且聞者傳聞之詞也當時子貢奉使詣吳師見嚭宰所言宜皆軍國政務即或詢及夫子子貢歸自當鄭重以告孔子又奚待傳聞而始之知之乎其在陳時既燕閒多暇或與陳太宰相問答其語既多豈能一一以告故夫子偶聞其語而云然耳此又夫差所謂大夫也多言之證也至春秋時太宰之官尚不獨吳與宋陳攷左傳魯公子翬請于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是魯亦有太宰外傳齊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韋昭曰宰太宰也是齊亦有太宰楚子商

拜經樓鈔本

伯州犂遂啟疆並為太宰是楚亦有太宰鄭使良霄太宰石臭如楚告將朊于晉是鄭亦有太宰魯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是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越亦有太宰第時有先後耳辭於太宰嚭朱型家曰按左傳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云云弗聽乃與之及太宰嚭召季康子然後康子使子公會吳師於橐臯朱型家曰春貢辭此盖是節文秋經傳俱無師字

宰曰章

注

故多能伎藝也能字攷異足利本同伎字陸氏釋文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故多伎藝

吾有知乎哉章

經

來問 攷異同○今本無來字

注 言知者言未必盡也 攷異同○今本作知者言未必盡 盡也 ○攷異今本同 字無也愛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鳳鳥不至章

注 有聖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有字 不得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不上有傷字

疏 必有鳳鳥河圖之瑞 朱型家曰王嘉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子云鳳鳥不至可為悲也亦可作此章實證壘落殊才英偉命世之

按闕里志商瞿好易夫子傳之嘗為夫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注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

拜經樓鈔本

才疊同疊按二句疑有外訛貢應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為瑞也朱型家曰經祇言圖而疏兼言書以二者相類而連及之也然以從河而出撼承之似未安疑河下或脫洛字竊按正義引鄭康成說亦河圖與洛書並舉河或可以該洛也

子見齊衰章

經

齊衰孜異云齊一本作齋少者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注

冕者冕冠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下冕字之服也孜異無之字也字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瞽者盲者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瞽盲也人也孜異人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顏淵喟然章

經

忽焉 攷異云足利本與朱子集注本同○今本焉字作然

注

喟然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然字

聲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盡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忽怳 攷異同足利本同一本作怳忽按陸氏釋文作惚怳○今本作恍惚

象也 攷異象作像也字考異同○今本無也字

貌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勸進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進勸

次序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所字

則又 攷異云謹按一本又下補入有字不知據本也

何立也 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好字疑衍

愽我以文章也章字疑衍言其好妙高已絶朱型家曰好疑作道

子疾病章

注

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行其臣之禮也攷異同按論語筆解作行為臣之禮也○今本無也字病少差曰間也攷異同足利本病字同少作小○今本作少差曰間言子路有是心非惟今日也攷異同○今本作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寧死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死下有於字手乎攷異手下有也字一本也字同今本按下也字二字疑衍塟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之禮補遺云二本同○今本無之字

疏

此政是遠欲欺天遠欲正義作欲遠疑非臣禮塟君也正義作君臣禮

非墊

有美玉於斯章

引盧氏之文必有誤

注

藏諸匱中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謂藏諸匱中寧賣之耶無宥字攷異足
利本同邪作耶攷異同攷異耶下有也字○今本作寧肯賣之邪不衒賣之辭也盧文
招曰賣當作賣疏同即衒鬻也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賈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
今本無者也二字

疏

韞褱之也按褱之也句未詳陸氏釋文云馬云藏也鄭云褱也紆粉反玉篇云韞褱也赤黃間
色也於昆切音訓竝與釋文異子曰沽之哉者按此似脫一沽之哉句然白虎通商賈篇拜經樓鈔本

引論語祇一沽之我疑舊本有如此者而此疏下文有重言沽之我則似有脫誤耳

子欲居九夷章

注

種也 攷異同○本無也字 今所居者皆化也 攷異同足利本作所居皆化○今本作 作所居則化

疏

高麗 麗爾足疏作儷張存中論語通證作驪 滿餙 滿論語通證作蒲餙正義作節爾足疏與此同 鳧臾 盧文弨曰臾王制疏尔足疏並作臾或訛為臾小學紺珠亦作臾邢疏作臾騫按今爾足疏作臾不作臾未知盧所據何本又按論語通證作臾同似跂是爾足疏作跂 跂踵 盧文弨曰跂宋本王制疏作跛紺珠同似跂是爾足疏作跂 旁脊 盧文弨曰脊尔足疏作春紺珠同宋本王制疏韋春似旁脊是

高驪後漢書从馬

鳧臾即扶餘也盧注為是

依貊織皮盧文弨曰尔疋王制二疏並作戎夷老白紺珠作戎夫老白

吾自衛反魯章

經

於魯攷異同○今本無於字

注

魯哀公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魯字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故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日字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也

正亦可知也正亦疑作亦正

出則事公卿章

疏

則從也　從正義作順

子在川上章

注

鄭玄曰　考異同○今本作色曰　今往昔　考異足利本同○今本往下有也字○如川之流也　補遺如上有皆字也字　考異同○今本無也字

吾未見好德章

注

於色　考異云一本有也字　故以發此言也　考異同○今本作故發此言

譬如為山章

注

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見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見字薄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與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交是其有欲進之心朱型家曰與下文求進兩交字文法未曉

語之而不惰章

注

則解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則字不惰攷異同。今本不上有而字時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子謂顏淵章

注　馬融曰（攷異同。今本作色曰）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唶嗟（按唶字書無攷。盧文弨曰唶俗咨字）

苗而不秀章

注　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所以顏淵推芳蘭于早年矣（朱型家曰按梁劉峻辨命論亦曰顏回敗其叢蘭可想見同時人語不謀而合騫按論語稽求篇云苗是草之始生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是也此疏

後生可畏章（前言萬物草木後云芳蘭正此意也）

經　可畏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已矣（攷異同。今本無矣字）

注　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云後生可畏者（疏無也字）

法語之言章

經

拜經樓鈔本

悅乎（下及注同○今本悅作說）

注

無所（攷異同○今本無所字）自改（攷異無自字改下無之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自改）之貴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恭巽（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巽作孫）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作也○今本無也字）貴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繹尋續也（尋續正義作尋繹按尋繹字出漢書黃霸傳師古曰謂抽引而出也此作尋續蓋是）

温尋繼續之意亦特遜為悅（特疑作以）心不化也（正義心上有而字）

主忠信章

經

注　無友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毋

注　慎其所主所友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慎所主友○益者也孜異同○今本無者也二字

疏　聖人應於物於字疑衍

三軍可奪帥章

注　非一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不奪之而取孜異同足利本作奪而取○今本作奪而取之

拜經樓鈔本

衣敝緼袍章

經

衣弊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作弊○今本弊作敝狐貉攷異貉作狢道也補遺也作之

注

著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詩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善也攷異
同○今本無也字

疏

誠不足以榮恥榮疑作榮疾貪惡之詩胡景栻曰惡下疑脫忮害二字騫按
正義云此邶風雄雉之篇病貪惡忮害之詩也以碎麻著裘也裘疑作袍按正義云碎用
枲麻以著袍也

按李文仲字鑑云彫說文云琢文也書峻宇彫墻从彡周声凋說文云半傷也又凋瘁也語松柏後凋从仌周声經典多以彫琢爲凋瘁蓋皆傳寫之譌後人因而不改宜從本文爲正

歲寒章

經　後彫（本凋作彫）

後（攷異作后注同）凋（攷異同說文及高誘呂覽注並作凋按陸氏釋文云彫依字當作凋今）

注　松柏之（補遺云一本同○今本無之字）容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若至無道之主（胡景栻曰主疑作世）譬如松柏衆木（柏下疑有與字）

知者不惑章

經

智者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注

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不憂患也無作不攷異云一本同今本也字攷異同○今本作無憂患補脫孔安國曰無畏懼也補遺云八字在勇者不懼下○今本及皇疏本皆脫此注

疏

內省不疚胡景栻曰疚疑作疢

可與共學章按陸氏釋文云子罕篇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似此章舊本亦有分而為二者集注所本也論語筆解亦合為一章

經

汲古本作移係刻訛
疏中仍皆从木

有哉　攷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誠如一讀則有我字於語意尤有唱歎不盡之妙劉勰文心雕龍云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盖梁人旨如此讀○今本無我字

雕龍風骨篇

注　按論語筆解以未可與立未可與權下兩注屬安國

道者也　攷異同○今本無者也二字

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　一本同攷異作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足利本作未能有必能以有所成立○今本作未必能所立攷異作有能

極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移也　攷異[正誤]移當作移○今本移作移

此

詩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下有者字

而後至於大順也　後攷異作后足利本無於字也字攷異同按李善文選注引此云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今本作而後至於大順

不得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得作自

為遠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知矣　攷異云足利本一本矣作也補遺云二本作知也一本作知耳之也○今本作見矣

拜經樓鈔本

疏

又既固又盧文弨曰疑作立既固矣其幾乎此矣幾疑作基唐棣棣樹也

朱型家曰攷唐棣與常棣不同唐棣杉也常棣棣也疏云棣樹似與注異蕎按尓雅云唐棣杉郭注似白楊江東呼夫杉邢疏引詩名南唐棣之華陸璣云與李也尓足又曰常棣棣注今闞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邢疏引小雅常棣之華許慎曰白棣樹也今疏以唐棣即棣樹似與尓足不合故朱疑與注異然考論語詳解云唐棣即常棣俗呼棠梨梨甘者曰棠澀者曰杜好生道旁本艸云團葉弱帶無風大搖花同蒂十餘朵開則合併各蕊外向實子味澀故名杜杜塞也澀也澀而多剌故詩詠常棣比兄弟相親也今人呼梨為梨呼棣為棠梨梨本棣枝接成故是共本又按方以智通雅引戴氏説戴氏謂常棣唐棣棠棣實一物自尓足分唐棣常棣為二遂啓後誤又辨似白楊呼夫杉為非唐棣然則皇氏此疏亦猶上義則先開而後合也朱型家曰此與注先及而後合之説亦微異按物類相感志棠棣樹

潤無風葉自動花反後合羃按陸佃埤雅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唐棣花則先開而後合說與此同夫何遠之有也按疏語無哉字寧學正道寧字疑衍雖有至極也

有當作能初逆而後從也從當作順

鄉黨第十凡一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孔子於鄉黨節

注

溫恭貌也攷異同足利本無也字○今本作溫恭之貌言辨貌考異辨作辯○今本作辯也雖辨而謹敬攷異作雖辯而謹敬足利本同一本有也字○今本作雖辨而敬謹

和樂貌也攷異同足利本無也字○今本作和樂之貌中正貌也攷異同○今本作中正之貌

君在者君視朝也者字攷異同君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君在視拜經樓鈔本

也朝踧踖恭敬貌也一本同攷異作踧踖也敬貌也謹按古本似非○今本作踧踖恭敬

貌之中適之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鄉黨宜須和恭朱型家曰和疑作溫應順酬答盧文弨曰順疑作須云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如下脫也字云與上大夫言閭閭如者如下脫也字謹正相對朱型家云謹疑作中君至日出至都一揖士按禮器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孔疏云特猶獨也旅衆也君行日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衆共一揖之也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如此若天子之朝所尊多故司士云孤卿持揖大夫揖士旁三揖是也與與猶徐徐也按注云與與威儀中適之貌而此云猶徐徐當是古解如此陳祥道謂與與乃相與之謂似與上文君在踧踖之義未協張子曰與與不

忘向君也蓋亦想當然耳惟蔡節論語集說引白石錢氏云與與不迫遽貌玉藻謂君子之容舒遲此言最與疏合

君召使擯節

經　左右其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其字

注　之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色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盤辟貌也上無足躩二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足躩盤辟貌故衣前後故字攷異足利本同攷異後作后○今本作衣前後則襜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則字言端正也正字攷異同也字攷異足利本同補遺作言端正好也○今本作言端好孔安國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拜經樓鈔本

賓副曰命介衍一命字以與介字形近而誤衍也主人副曰擯句副且作匹屬下讀○命副二字疑皆衍

鄭曰句賓已去矣也攷異無君字一本同今本矣作也○今本作句君賓已去矣

疏

云色勃如者如下脫也字云足躩如者如下脫也字賓副曰命介主人副曰擯副朱型家曰按聘禮疏賓副曰介主副曰擯此云命介擯副未詳賓則九副朱型家曰副疑作介騫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介九人又賈公彥司儀疏云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云趨進翼如者如下脫也字此明則送賓禮足明則疑作則明盤辟貌朱型家曰貌下脫也字

入公門節

經

攝齊齊攷異作齋注同

脫至君堂當升之之字句絕非衍也

注

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限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位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攝齊者（攷異無齊字一本作攝齊無者字）階也（補遺云一本同○今本無也字）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不見容爲（爲疑作然）兩楗邊（楗疑闑字之譌按韓詩云闑門屏之間也）當升之（盧文弨曰之字疑衍）息然振君也（盧文弨曰然俗体字云）沒階趨進翼如者（如下脫也字按經文趨下進進字陸氏釋文云一本作趨進者誤也今觀下釋賓無進字義云）云

復其位踧踖如者（如下脫也字）

執圭節

注

以聘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以字　至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敬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禮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敬也　敬下補遺有貌字　行也　攷異同補遺行下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享　用　攷異同○今本無享字　實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和也　補遺和上有之字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圭瑞玉也
朱型家曰按周禮典瑞五等命圭惟朝覲
會同於王及兩君相見執之若遣聘别有
圭璋璧琮下於命圭一等蓋命圭至重非臣下所得
執故後儒釋經皆不從包註惟朱子集註亦謂即君
之命圭騫按以執君之圭為包註之誤新安江永著
鄉黨圖攷亦有此論愚謂包言執君之圭本指降一
等之圭特省其文耳周禮典瑞鄭注云瑞信也夫人
臣本無瑞玉所以惟執君之圭以為信耳制雖降君

一等而其名則不改如君公也則仍曰桓圭侯也則仍曰信圭是所以信于他國也細觀皇氏下文疏義明

自謂初授受至與天時也

授受疑作受授此段疏義未知其所本孜聘禮云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既述命同面授上介此殆所謂受授之儀容乎若至所聘國則上介執圭授賓賓襲執圭至于中堂公側襲受玉無復有授與人時也

謂奠玉至地時也

按聘禮無奠玉至地之儀惟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又云奠圭于繅上注謂釋于地也此乃諸侯覲天子之儀非兩國使臣頫聘之禮且孔子亦未嘗為魯侯使故王事正義釋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志禮也邢氏盖不如皇說

如車輪也

按玉藻云圜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圜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此皆狀徐趨也云車輪者盖即禮圜豚之意如

君子不以紺緅飾節

經

縝絺綌攷異云足利本同謹按縝與袗字書惟音同耳未聞其通騫按縝玉藻作振陸氏釋文作袗注一作袗單衣也說文又作裖音義並同廣韻云袗單衣或作縝是縝與袗本通攷異之言非也○今本縝作袗而出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出下有之字狐貉貉攷異作狢齊必有明衣布攷異云足利本作齋必有明衣布也下齋皆倣此

注

齋服下同按陸氏釋文云齊又作齋○今本齋作齋為飾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以為飾衣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喪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飾衣也上無為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為飾衣私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居下有服字之服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者二字所施攷異云一本下有也字而出攷異足利本同

○今本下有之字衣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孔安國曰服皆中外
之色相稱也此注在黃衣狐裘下今本揔在短右袂下○孔安國曰私家
裘長至便作事也此注在褻裘長短右袂下攷異云謹按義疏本經文為二節黃衣狐
裘下有相稱也以上注褻裘長短右袂下有私家裘長以下注又加孔安國曰四字○今本無孔安國曰
與上孔曰服皆中外色相稱也句連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右袂攷異云足利本
下有者字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被也攷異同○今本今下有之字客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故不
相弔也句皮弁服也攷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衣也補遺衣上有之字也
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侃按五方正色云云按後惡紫之奪朱也正義引皇氏云五方正色間色與此微異
不具録緇為黃之間緇正義及玉藻疏孟子疏並作駵按說文芨草可染留黃徐鍇曰尔
疋藐茈草注可染紫一名茈芨又按經疏五方間色有留黃盖留即駵之省故集注作騮黃此緇字當更
攷之木尅於土正義無於字戊以妹己加於木甲朱型家曰木字疑衍
則緇衣之內句未詳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按玉藻羔裘豹飾緇
衣以裼之孔穎達疏引皇氏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元衣據此則魯非畿內諸侯不當以緇衣
為朝服知皇釋論語盖與解禮異說矣又按緇衣裘不特朝服祭服亦用之玉藻疏引論語注緇衣羔
裘皆祭於君之服祭於君謂助祭於君也又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江永曰大夫以朝
服為祭服如冬月必是緇衣羔裘如夫人未為大夫以元端祭亦必是緇衣羔裘此義皇氏及正義俱未
及謂國有凶荒君素服按玉藻疏引論語注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諸侯卿大夫

士皆同此注未知出自誰氏乃又一說皇氏所不取正義引之

鹿裘横長袪

横檀弓作衡注衡當作横

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

按玉藻狐裘黄衣以裼之正義云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文在蜡祭之下皆息民謂之臘故月令曰臘先祖五祀是黄衣為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黄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今皇氏此疏頗合于孔氏之義殆亦與注禮各說也

袂謂衣口屬身者也

衣口屬身疑作衣幅屬身按喪服云袂屬幅衣二尺二寸注屬猶連也此言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又司居敬孔子像記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通服元端馬端身四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皇氏言衣幅屬身而與袪袖有別者蓋以此

謂佩巳

今吉

佩疑作服朱型家曰今疑作合

帷裳謂帷幔之屬也

按廣雅云帷幕帳也幔幕本同然觀下文皇復引鄭注帷裳謂朝祭之服則不應又以帷裳為帷幔之屬疑裳字乃羨文耳

拜經樓鈔本

所以喪服至外不削幅按裳服止裳內削幅句此云裳外不削幅蓋皇自下意也

而鄭注此至陪腰者也此注亦見春秋正義困學紀聞取之非者謂餘也彼作帷裳謂深衣縫齋陪腰玉藻作縫齋倍腰釋文云齋本又作齎

十五升白布衣按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也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布與鹿皮同色故此直云白布也

諸侯用之以視朝按此視朝與下應無隨君視朝並疑當作視朔士冠禮注又云皮弁素積此臣與君視朔之服也

祭酒道士扶容冠盧文招曰扶當作夫夫容即芙蓉也騫按神仙服食經漢武帝居末央宮有人乘雲車戴芙蓉冠自稱山中衛叔卿蓋梁世羽流猶仿服之朱型家曰按古今注冠子始于泰始皇令妃嬪戴芙蓉冠是泰時妃嬪亦戴芙蓉冠也

若為大夫而元冕公侯袞鷩之屬按此是釋備佩所宜佩而疏乃言冕制未詳其義且此皆記孔子在鄉黨事孔子惟為大夫而及公侯袞鷩亦無所施疑其誤也朱型家曰按

玉逸云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鮮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志喪無所不佩也此說似較皇氏為長

內則著素錦衣狐白裘　按此疑當作內則著狐白裘素錦衣方與下文相合又按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曰覆之者是著裘外不在內可知

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　按玉藻疏(疏)謂皇氏依白虎通義天子狐白諸侯狐黃之說故以此屬諸侯歟

當是沐浴時　俗字疑衍

齊必變食節

經

臰惡　臰今本作臭

疏食　攷異同按正義亦作蔬○今本蔬作疏

蔬祭　攷異同○今本

注

苽作瓜

拜經樓鈔本

改常食也食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改常饌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皃味變也攷異同○今本作臭味變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上有
孔安國曰四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魚敗曰餒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非芥醬不食攷異云一本下有也字薰物攷異
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今本作薰○今本薰作葷辛而不薰故不去也攷異作辛
而不薰故不徹也足利本但無而字一本臭字去字同今本○今本作辛而不臭故不去飽也攷異
同○今本無也字牲體補遺云二本及足利本同按正義亦作體○今本體作醴歸則以
班賜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歸則頒賜惠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肉也攷異同○
今本無也字不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餘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嚴敬貌也
攷異云一本敬下有之字也字攷異同○今本作嚴敬貌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按李充但有論語注無尒雅注此處李充疑李巡之誤

疏

食若麤 按兼明書引皇侃疏無若字食不厭精食陸氏釋文音餇注曰飯也正義從之觀此疏盖皇作如字讀下食饐食氣同

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 按兼明書引義疏無下乾字明曰食音餇謂飯也饐餲也敗餧飯也尒疋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饖臭也則非得其義今攷疏下引李充注云云是充亦同皇鮮第不知充所注為是論語抑爾疋也

魚餒肉 則非得其義句疑有誤字

欄 按尒疋疏引何休公羊注曰魚欄從內殄故云內欄今本作內恐誤

蠃醢菰食魚膾芥醬並相宜也 按內則云食蝸醢而苽食蠃與蝸音義並同苽又作菰此菰字當菰之譌內則又云魚膾芥醬孔穎達正義曰自蝸醢至卵鹽凡二十六物皇氏以蝸醢一也苽食二也至于濡醯十三物醢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數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自腶脩至卵塩十三物醢及醬各自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今此特舉蠃醢菰食以配焉注魚膾芥醬已似差異于釋禮

拜經樓鈔本

矣又按鄭注內則謂自蝸醢菰食而下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食若人臣則如公食大夫禮惟有魚膾芥醬蝸醢而無菰食此亦與鄭注微異云

謂他饌也兼明書引疏無也字

此亦因殺止多殺也陳鱣曰因殺疑作因以

無酒沽我乎陳鱣曰沽詩作酤燾按請疏引論語亦作酤酒市脯

薑辛而不薰按玉藻膳於君有葷注曰葷薑及辛菜也葷即薰也此注及疏與鄭說異

言是宜出已宜疑作直正義直言曰言

語則口可惜惜疑作憎正義語則口中可惜

蔬食麤食也論語義府蔬食為粗飯如孫叔敖糲飯晏子食脫粟飯是也又孔安國云蔬食菜食也何孟春曰蔬食乃乏米以蔬充食蔬與疏古字通用皇氏于飯疏食章解為菜食又云麤食盖二說皆通

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二得字祭統並作取

席不正節

經

注　斯出矣　攷異云斯一本作則

疏　後出也　攷異云足利本一本無後字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禮五十杖至貴齡崇年　按鄉飲酒義通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也鄉飲酒之禮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注謂此黨正國索鬼神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此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又云貴齡崇年盖正是黨正序齒之事也

鄉人儺節

注

拜經樓鈔本

鬼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立廟之阼階也（攷異同足利本但無而字一本於字亦同今本○今本作而立於阼階）

疏

口作儺儺之聲（口中作儺儺聲未知所本按後漢禮儀志大儺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云云盖漢時大儺之制如此又南史曹景宗傳臘月盡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逐除偏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盖齊梁時儺口作邪許今此曰儺儺豈亦邪許之類乎）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儺今月令作難）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朱型家曰攷月令注季春儺天子諸矦通行之典仲秋惟天子得行之至季冬命有司大儺下及庶民皆得行之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疏言是三月未知所据舊按孔頡達月令正義云皇氏以季春國儺下及於民以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索室中驅疫鬼）

不時即退（按海錄碎事作不節無時退二字）疫鬼隨而為人作禍（海錄碎事作厲鬼隨而作禍）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按三句海錄碎事只作熊皮為）帽一年三過為之（海錄碎事過作變）

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據此是皇氏釋論語正與釋禮同禮惟孤卿至自齊祭（按孤卿卿字疑衍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云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孔疏云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皇說蓋本此又陳祥道謂爵弁即韋弁說具禮書）

問　人於他邦節

經　而送之（攷異云足利本無而字）敬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之字）

疏　他邦謂隣國之君也（按正義謂此記孔子遺人之禮故記之而皇氏云聘問鄰國之拜經樓鈔本）

君與諸家異說豈以下再拜兩送之文邪按周禮大祝辯九拜八曰褒拜注褒讀為報報拜再拜也先鄭云褒拜今時持節拜也后鄭云再拜拜神與尸論語外傳云古人用再拜皆施于尊長今則施于平交似為輕用皇氏儻亦如上義更俟知者詳之

康子饋藥節

經 不敢嘗補遺嘗下有之字一本同

注 遺孔子藥也攷異同○今本作饋孔子藥不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不敢嘗

廐焚節

注

疏

畜也攷異同○本無也字

今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攷異同足利本作退朝自魯君之朝來歸一本魯君同○今本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犢時重馬者也按時重馬者蓋如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處之華屋死欲以大夫禮葬齊景公所愛馬死欲殺圉人魯昭公欲為啓服作櫝之等

君賜食節

經

嘗之攷異云足利本無之字

注

惠也攷異云足利本惠上有之字

班賜也攷異云賜下有也字一本作之也頒作班足利拜經樓鈔本

本同○今本作頒賜薦薦其先祖也薦下有薦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薦其先祖若為先嘗食然也先字攷異足利同也字攷異同一本作若為君先嘗食然也○今本作若為君嘗食然

疏

出片子置俎豆邊地俎字疑衍按曲禮主人延客祭疏曰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又少儀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注俎於人為橫不得祭於間也孔疏云凡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羞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不得祭於俎間是俎豆之祭各有別不得通云俎豆邊地矣又按禮疏云出少許而此云片子亦微不同

疾君視之章

注

夏樹芳詞林海錯云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袘許叔重東漢時見論語古本如此

疏　疾也攷異作病也一本疾字同今本○今本無也字帶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朝服攷異云下有也字一本無謹按古本似非君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恒當于户陳鱣曰玉藻無于字病本當户在北壁下正義作病者常居北牖下户疑居之論

君命召節

注　命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出行攷異同○今本作出行從而車既駕隨之

疏　攷異足利本同一本作車既駕從也矣○今本作而車駕隨之也

一節以趨二節以走按玉藻作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宮不俟屨在家不俟車盧文弨曰玉藻宮作官家作外寢按孔穎達正義云官謂朝廷治事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也

入大廟節

經　大廟注同按陸氏釋文亦作大○今本大作太

注　鄭元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每事問下有此注攷異云謹按古本足利本有此注○今本無此注

朋友死節

注 恩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無親昵也 攷異同足利本無言字○今本作言無親昵

疏 殯謂停喪至子之家死 大全云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按大全此解與皇氏語意可相發明又鄭志田瓊答劉德問云此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是曰字作呼字解

朋友之饋節

注 不拜 攷異同足利本同○今本下有者字 義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寢不尸節

拜經樓鈔本

注　不偃臥攷異同一本同今本臥足利本作仆○今本無不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燕居先溫溫先當作告此玉藻文前子之燕居章已引之見齊衰節

經　子見板注同

攷異足利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子字以貌補遺下有也字版者版攷異作

注

素相親狎也攷異同○今本作素親狎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貌禮也攷異同足利本貌禮同○今本作禮貌之服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物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負版攷異同○今本下有者字圖籍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今本無者也二字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怒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烈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按周禮巾車掌五路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則梁時龍旂車殆猶古金路遺制

故於車箱至重較是也朱型家曰按衛風注云較高於軾輢是兩旁植木較橫輢上此云車箱上安一橫木說徽異下升車節疏輢豎在車箱兩邊云云則與詩注合騫按倚詩作猗然毛傳謂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正義言武公入相拜經樓鈔本

于周故云卿士元許謙詩名物鈔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詩疏則曰重較侯伯之車也此二說雖不同然揔不應引以釋此皇氏豈以重較單較周禮無明文故邪

送死之衣物者物下脫也字

鄭司農注至之形象也朱型家曰孜周禮言版圖不止此二條如天官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此數條並可為負版据若疏所引內宰一條所掌是宮禁版圖疑非孔子所得見也騫按類考謂版可以言籍而不可以兼圖以孔氏以版為圖籍為非嘗觀世說新語孫綽道曹毗如白地光明錦裁為負版袴劉峻注云論語式負版者鄭氏注云版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此注尤為簡要并與類考語合若論語詳解云負版即凶服以麤麻布一幅綴當背曰負版喪服記云負廣出于適寸是也五服皆亟有負版者為大喪見齊衰凶服者見其人來也負版見其往也淮海近語載呂柟亦謂負版為齊衰重服見禮記此則後儒之論古

注未有也

升車節

注

正立 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上有必字

安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輿中 居攷異作轝足利本一本作車但一本後攷作輿○今本輿作居

衡柅也 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作柅注本今作軛也字攷異同○今本作衡軛

旁視 攷異同○今本旁作傍

轂也 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立視五嶲至衡柅之類也 論語外傳謂據曲禮疏云五規為九丈九尺六尺為步九丈九尺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包邢謂前視不過衡柅與曲禮異矣今觀皇拜經樓鈔本

氏此疏亦然夷考包注但言前視不過衡枙耳本末
嘗用立視五嶲意皇氏獨引此入疏不知其何所本
正義雖引之不盡從其說故後云禮疏言中人之制此
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外傳似失於細

審云旁視不過輢轂者朱型家曰轂下脫也字

色斯舉矣節今本山梁雌雄以下別為一節義疏合下山梁雌雉為一節

經

供之注同孜異同按陸氏釋文云共本作供今本供作共

注

去之孜異下有也字而後下止也後孜異作后也字孜言山異同○今本無也字

梁論語筆解以此注為周日得時孜異足利本同○今本得下有其字非其本意孜異

同○今本而起也孜異足利本同○今無其字本而下有作作二字

按玉篇引論語嗅作齅此與皇疏鼻歆翕其氣義似合

疏

云山梁雌雉時哉者 疏述經少一時哉按陸氏釋文本祇一時哉注一本作時哉時哉觀疏及後虞氏贊皆未嘗有兩時哉意盖疏與經各一本也 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 觀前後疏皆無重歎之意此複稱時哉二字當是後人誤益之 雉之道遣也 盧文弨曰道字疑衍 因設食物以張之 按此與上煮熟以供孔子各為一義又呂氏春秋曰子路掩雉得而復釋之此又一說也

經一千四百四十字
注二千六百三十八字

拜經樓鈔本

皇氏論語義疏叅訂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四章陸氏釋文二十三章○今本二十四章

先進於禮樂章

注 先進上無孔曰二字攷異足利本同一本有孔安國曰○今本無孔曰二字謂士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士作仕苞氏曰將移上有三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三字純素今本純作淳

疏 先進謂五帝　至以還也按宋孫奕示兒編云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語與此疏略同以今人文觀古文字疑衍

拜經樓鈔本

從我於陳蔡章

經　及門者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注　之從我攷異同○今本無之字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安時而處從從當作順

德行章按陸氏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為一章今本不連上章蓋猶從皇本與

經　德行補遺上有子曰二字一本同

注

論語筆解此章下有注云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按筆解所用皆依集解獨此注今本集解義疏皆無之不知出自誰氏

疏

孔子門徒至名為四科

論語揹求篇云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況此時伯牛閔騫華俱不可孜即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為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復及于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騫按今義疏所解多與古合初不與陳蔡相涉觀釋文言鄭云以合前章似鄭元之注搃攝前後二節則以四科為同于陳蔡寔叛自康成疏中又兩引王弼皆與弟子列傳等意相同此可徵王鄭二家解論語之不同處皇氏蓋從王不從鄭也毛氏又謂康成以為德行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不知以四科從于陳拜經樓鈔本

蔡之說且出于鄭氏又稱皇氏為隋時人殊覺冬烘矣

回也非助我章

注　猶益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猶也無可○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可字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孝哉閔子章

注　陳群曰攷異足利本同下皆倣此○今本作陳曰言閔子騫為人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言子騫作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按揚子太玄經昆首次三云昆於白失不黑注云其明白者失於不愚蓋亦取昆明之義

昆明也 朱型家曰按文選魏都賦昆蟲毒噬注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此以昆弟之昆訓明未詳騫按以昆訓明觀下文尊而言之也句蓋是尊之々意按禮運云故君者所明也鄭注明尊也以昆為明或古有是解但今不可攷耳

南容三復章

疏

猶夫子之情疑當作夫猶子之情

修說 修疑作循 猶夫子之情 猶疑作由 觀二女至讓心也 朱型家曰讓心句似謂夫子先兄後己之意騫按苞述似謂南容之慎言優于治長之繆紲于此見夫子之讓心皇氏則謂二人初無勝負直以其年相稱而嫁之故解曰侃已有釋在公冶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章

經

未聞好學者今也則亡下有此句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此句

顏淵死章其一

經

以為之槨椁下及注並作槨攷異同按王肅家語注史記索隱蕭明書皆作槨攷異云足利本脫此四字騫按水經注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陸氏釋文史記索隱賈公彥周禮疏並無四字知古之善本皆如此蓋顏路雖欲以車為槨碩在師前要難出諸其口故但託請車夫子知其欲以營槨故告之云〻皇氏疏意亦與足利本同而攷異謂其脫此四字似失于深考鯉也死攷異無也字吾不可徒行攷異同○今本無可字吾以不可徒行吾以二字攷異足利同下無也字考異同○今本作不可徒行也

注

疏

顏路顏淵之父也孜異同足利本但無之字○今本作路淵父也故欲請孜異同○今本無故字作槨孜異云作一本作營故言吾從孜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言從是謙之辭也孜異同足利本是字同○今本作謙辭也

路卒情而行卒疑作率昔我子死故鯉死也死也疑作也死

顏淵死章其二

注

聲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喪已今本下有也字痛惜孜異云惜一本作傷甚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既道旨所由既字疑衍叙顏淵死叙疑作故噫諒卒實之情卒疑率作

顏淵死章其三

經 子曰孜異足利本同〇今本無子字而誰為慟孜異同按潘岳夏侯常侍誄云非子為慟

注 吾慟為誰此古本有慟字之明證也〇今本無慟字

注 過也孜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顏淵死章其四

注

顏淵家貧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家字聽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門人厚

塋之孜異同○今本無之字制止也制字孜異足利本同也字考異同○今本作割止

故云爾也孜異同足利本爾字同○今本作故云耳

疏

故云孔子不聽也云字疑衍

季路問事章

經

季路孜異季一本作子曰敢問死孜異云朱子集注本無曰字死上有事字

注

答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疏

外教無三世之義無疑作有孔子言人事易未型家曰人事疑作事人

豫問知死沒也沒疑作後

閔子侍側章

經

閔子騫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騫字曰若由也攷異同按集注引洪氏曰漢書引此

句上有曰字○今本無曰字

注

性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貌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終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

也字○今本無也字

魯人為長府章

注

藏財貨攷異無財字足利本同則可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有也字作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有中攷異同○今本有者字更改作也攷異同○今本無更也二字

疏

長者藏名也朱型家曰者疑作府騫按論語通義陳氏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即此也又按水經注曲阜上有季氏宅：有武子臺：西北二里為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為孔廟即夫子故宅然則夫子宅去季氏家亦不過二里許昭公將攻季氏居于長府長府與季氏家近則去孔子宅當亦不遠閔子盖目擊而知其不必改作故夫子深許之也

何必須臾朱型家曰臾疑作更

由之瑟章

經

由之鼓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鼓字

注

言子路攷異云足利本有言字○今本無言字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未入室耳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入下有於字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謂冉有曰今由也匹夫之徒既無意先王之制又有亾國之教其能保七尺之身哉汝鼓瑟得在於我門上汝疑有言字政在於行耳行耳疑作行ヽ耳

子貢問師章

經　子貢問曰攷異同。今本無曰字。孰賢乎攷異同。今本無乎字。猶不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中也考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云子曰過猶不及者按此無也字是不明其優劣是下疑脫以字

季氏富於周公章

經　而求也攷異云一本無也字益也攷異同一本并無也字。今本也作之拜經樓鈔本鼓攻今本

按魯安得有周公說苑
公字羡文也尚書大傳
云內比周以惑其君無
公字

鼓下有兩字

注

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也○今本也作之
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責也攷異同補遺作責之

疏

周公天子臣至旦之後也
忌父宰周公孔周公楚周
旦之後說苑衰公有臣三
按檀弓疏周公封魯其子
子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
之後蓋即指此按君陳周
子見鄭氏詩譜及坊記注
有故
字

朱型家曰考周公之見于
春秋者如周公黑肩周公
公閔杜注俱不明言周公
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又
孫不反葬于周者以有次
周公是也疏所謂周公旦
公次季氏宜貪朱型家曰
季氏上疑

柴也愚章

經

師也僻 注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僻作辟

憶則 注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憶又作億

注

柴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愚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遲鈍也 攷異同○今本作性遲鈍

過也 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也字

吸喭也 攷異同又云謹按陸德明釋文云畔或作扳吸恐扳誤騫按史記弟子列傳亦作吸音畔廣韵云扳喭失容也集韵云吸喭剛強貌又按吸釋文本作吸注普丰反本今作畔而攷異引之曰畔或作扳吸者豈所据本異耶又書無逸乃逸乃諺孔安國曰傳以為扳諺不恭孔疏引由也喭則吸亦有作扳也

在其中矣 攷異同○今本矣作也

善道 攷異云足利本無道字

子貢無數子病 攷異足利本同一本雖字同今拜經樓鈔本

詞林海錯云韵會畔喭不恭注畔喭剛猛也魯論注子路失于畔喭正義曰舊作吸喭失言也

按顧炎武唐韵正億去聲音意漢書貨殖傳引論語億則屢中作意則屢中

嬌疑矯之誤

疏

本按弟子列傳亦無雖字。今本作子貢雖無數子之病

喭剛猛也朱休度曰正義引王弼注誤以吸為剛猛也列四子病重於先病重未詳疑作病累顏子庶慕於幾庶慕于幾疑誤正義作庶幾聖道故屢名生焉也字疑衍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二通朱型家曰第一通云不能信天任命第二通引殷仲堪云不受嬌君命又引江熙云不受孔子曰嬌命則雖云二通而寔三說也不受嬌君命朱型家曰嬌疑作驕騫按此句未詳其義亦幾庶道者也疑作亦庶幾知道者也及家富榮心榮疑作縈

子張問章

經

君子者乎 乎攷異作與

注

不但 攷異云足利本無但字

亦多少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多字

然亦不能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能字

室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行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小人者也 攷異同○今本無者也二字

善人也 攷異同一本作善人道也○今本無也字

疏

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 使疑作便

云必備三 疑當作言此三

者淳穆之行 淳疑作惇蓋亦由宋諱而改

子路問章

經

其聞斯行之也攷異同○按白虎通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注

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不可得自專也攷異同足利本得字同騫按得字今本有之此當是可字或也字之誤史記注作不可自專○今本作不得自專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正之補遺下有也字

疏

云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朱型家曰之下疑脫也字騫按疏意似本無也字

此領子路問荅也路下疑脫之字旣惑其深其疑作之好在率爾按後率爾而對率並作卒則此率字豈後人所改與雖引不嫌其過也過疑作進

野客叢書云韓退之謂子在回何敢死〻本先字僕覲北史李虎拜迎魏帝〻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

子畏於匡章

注 後也 孜異同。本無也字 今死也 孜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孔子先得出還至家 按世家匡人止孔子五日顏淵後子曰云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云〻並未言孔子先還至家且畏匡後孔子即過蒲月餘〻反衛久之去衛過曹適宋頻年在他國而此言先還至家未知所據 運否則必隱 必字疑衍 互相與為起予者也 也疑作邪 故發顏子之死對 死疑作此

季子然問章

注

拜經樓鈔本

季子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季字之子弟也攷異同○今本作子弟問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為大臣乎考異足利本同○今本無為臣二字巳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欲耶攷異同○今本耶作邪二子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上有言字逆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季氏家之子弟也按論語義府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史記但作李孫問言今由求二人此下疑脫君有恐名句

子路使子羔章

注

所以賊害人也攷異作所以賊害人之也足利本但無之也字按史記注無為字○今本

疏

作所以而習攷異同按史記注無之窮者也攷異同
為賊害字○今本下有之字　按史記
注有也字○今
本無者也二字

孔子言子羔習學未習熟習學習字疑衍正義作學
未熟習而此下疏並作學
未習
熟

子路曾皙章

經

無吾攷異同　今卒爾注同攷異同○饑饉饑攷異
本無作毋　今本卒作率　作飢按
陸氏釋文云　有勇　攷異云有上哂之補遺無民也攷
鄭本作飢　一本有民字　之字　異
同○今本　攷異云足利本曰下有敢字補
無也字　非曰能之遺云非字上有敢字一本同按
拜經樓鈔本

敢字或在非字之下下補遺云上疑誤暮春攷異足利本同注做此按陸氏釋文云本亦作暮○

今本暮作莫得冠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得字吾子攷異云謹按義疏云曾點呼孔

子為吾子也○今本吾作夫子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子字宗廟之事如會

同非諸侯如之何攷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又云一

本作非諸侯如之何○今本作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小相攷異同○今本無相字大相

攷異同○今本無相字

注

曾晳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曾字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點也攷異同○今本

無也字問汝下同攷異同○今本汝作女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已也攷異

同○今本無也字治乎足利本同攷異乎下有也字○今本無乎字對也攷異同○今本

無也字攝〻迫乎大國之間也攷異同足利本同但無也字乎作於〇今本作
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義方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笑也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無
也字已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謙之辭也攷異同足利本作謙辭也〇今本無之辭
二字能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殷見攷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作殷覜注本或作見謇
按後疏似本作殷覜不作殷見〇今本作衆覜視朝服也攷異同〇今本服也作之服謂
相君禮者攷異同足利本作謂相君之禮者補遺無之字禮下有者也二字〇今本作謂相君
之禮故其音希也攷異同〇今本作故音希對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之具
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鏗爾者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無爾字聲也攷異同〇今本
無也字傷之攷異同一本作傷之也〇今本無之字苞氏曰按論語筆解作孔曰成
者攷異同〇今本無者字時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浴於攷異同〇今本於作乎
拜經樓鈔本

歸夫子之門也攷異同○今本歸上有而字下無也字黜之攷異同按史記注有
之字○今本無之字時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禮道貴讓攷異同○
今本無道字言不讓一本無言字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讓也攷異同○
今本無也字孰能為大相者也孰攷異足利本同者也攷異同○今本作誰能為大
相

疏

無以言吾年長言字疑衍言汝或有人汝當作如卒爾謂無禮
儀也朱休度曰疏謂無禮儀也按廣韻卒倉沒切急也遂也孟子卒然問曰與此義同言已國
以為他共所知以疑作已而已治之也此句似奪也為之疏求並言
願所學之事也願所疑作所願春服成者服下疑脫既字逍遙游詠

之至也（至疑作致）遽不能一志鄙願（遽疑作詎）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乎（孔疑作吾也字疑衍）證我不笑子路志也（朱型家曰志上疑脫之字）若以亦為小誰堪大者乎（按疏無相字正義則云若赤也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赤又是有明已不笑之故（赤是有三字疑皆衍文）口開則哂見（朱型家曰曲禮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集韵矧本作弞或作哂騫按陸氏禮記釋文矧本又作哂）此是殷覲曰同也（覲疑作說詳下）見鄭元云殷見曰同者（見疑作覲按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殷朝王之事也又曰時聘曰問殷覲曰視此是諸侯遣卿來京師視王也此蓋因鄭注不曰殷此見曰同而曰殷覲曰同故曰廣覲見之言通也）云元端至禮亂者也（按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孔穎達曰按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拜經樓鈔本）

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是此元端亦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也推皇意蓋謂周家朝服當服委貌冠而此冠章甫章甫殷冠也故曰周末禮亂與徒猶黨輩也按注與子路同句徒字屬下讀徒笑子路不讓也猶云但笑子路不讓耳皇氏以徒為黨輩讀解俱誤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顏淵問仁章

經

尅己下及注同孜異同按家語作尅又後漢書陳寔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今本尅作克

注

約身也孜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仁矣補遺矣作也人者也

疏

孜異同。今本無者字。問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目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尅猶約也尅疑作克按尅與克字書本通然此章經注並作尅而疏中却俱作克蓋本各不同故疑此尅字後人所改爾疑脫復字乃返反於禮中返反下文作反返故云禮也禮上

仲弓問仁章

注

為仁之道孜異無為字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敬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侯也

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夫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司馬牛問仁章

拜經樓鈔本

經

斯可謂之孜異足利本同〇今本無可字仁已矣乎孜異同又云朱子集注本或作矣乎〇今本無矣字

注

宋人足利本下有也字犂也孜異同〇今本無也字孔安國曰孜異〔囯〕〔誤〕子當作孔補遺子曰作孔安國曰二本及足利本同〇今本作子曰難矣孜異同〇今本無矣字

疏

犂牛名也朱型家曰弟子列傳司馬耕字子牛騫按陸氏釋文云史記作杨並云字牛又四書賸言耕與犂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犂字子牛以耕即犂也考耕與犂其義雖同而音則各別家語弟子解作司馬黎耕字子牛黎與犂古本通兩毛氏以為犂與耕通末知所據

司馬牛問君子章

經

斯可謂君子已乎孜異同又云足利本斯可謂之君子已乎朱子集注本或作矣乎〇今本作斯謂之君子矣乎

注

內省孜異足利本同〇今本內作自無所可憂懼也孜異同按史記注亦作無所〇今本作無可憂懼

疏

無有憹病朱型家曰憹當作憹與慇同

司馬牛憂曰章

拜經樓鈔本

經　皆為兄弟也〔攷異足利本同按李善文選注有為字○今本無為字〕

注　死喪〔攷異同○今本喪作亡〕我獨為〔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為字〕弟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踈惡〔今本作疏〕踈親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亦不至〔疑作不至亦〕亦互之〔朱型家曰互下疑脫言字〕人能命養之以福〔盧文弨曰疑是養命之以福語本左傳〕猶無後餘一日也〔後疑作復〕

子張問明章

注

若曲曰使相類謂曲解之使語意相類也不必疑曲為欲

疏

以漸成人之禍也攷異同足利本同但無也字○今本作漸以成之膚成之愬足利本無之愬二字實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及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之也二字

譖當時譖當疑作當譖浸譖膚愬害朱型家曰害字疑衍騫按害字疑作之言則佞根元拔朱型家曰元疑作立若曲曰曰疑作欲

子貢問政章

經

令民信之矣攷異同足利本令作使○今本無令字子貢曰攷異無子貢二字足利本同民不信不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不信作無信

拜經樓鈔本

注　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信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使去二事一一上疑脫之字故更此為解之也更此疑作此更未有一國無信按此與下無信國立似疏仍作無信而國安立者立上疑脫民字

棘子成曰章

經　棘子城注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城作成文為攷異云一本作為文之鞹下及注同

注　攷異○今本鞹作韡鞹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此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此檃括經文本無之字亦不必增也字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注疏作一句讀

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不及舌也攷異同足利本舌字同○今本無舌也二字與犬羊足利本無與字一本有別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羊耶攷異同○今本耶作邪

疏　夫子說君子下疑脫也字今遂若使遂若疑作若遂

哀公問章

經　年饑饑攷異作飢

注　盍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為天下通法也無之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拜經樓鈔本

作為天下之通法十二今本作什十稅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

疏

則民從公先豐句詳末故君豈得足故作疑則夏家人民盛

大至為通法也王制公田籍而不稅孔疏引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無~~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雖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按皇氏未當注孟子賈所云殆即此疏與但皇氏本言一夫受田之數而賈乃謂為一家至有十口之家雖受五十畝云〻此或是劉氏語皇氏初無此說耳

按王制孔疏所引皇氏說蓋礼疏而非論語疏也上文既云孔疏此兩賈字亦疑誤

第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2 版 正文

子張問章

經

從義崇德（攷異同○今本下有也字）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攷異同○今本並無也字）是惑也（是補遺作其）

注

苞氏曰（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孔曰）則從意從之也（攷異同○今本作從意而從之）適以是（攷異作適以足○今本作適足以）非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云愛之欲其生者（疏無也字）引詩證為惑人之（朱型家曰之疑作也）

齊景公問政章

拜經樓鈔本

經

吾豈得攷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作吾焉得○今本無豈字

注

當此時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此下有之字陳恒攷異作陳桓按史記陳敬仲世家齊景公時田乞爲大夫行陰德于民ゝ思田氏至悼公四年乞卒子常代立是景公時制齊者乃乞而非恒也疑孔氏之誤攷集注云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于國作陳氏是故以此對也攷異同足利本此字同○今本無此也二字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爲其臣陳恒所制朱型家曰觀疏語似亦襲孔氏之訛

片言可以折獄章

注　可也　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注　諾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亦則一辭亦足也　疑作則一辭而足也

聽訟章

注　言與人等也　攷異同足利本言字同○今本無言也二字　字　前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

疏　而使我聽出（決）之　聽出疑作出聽　先明其契　按易訟卦王弼曰契之不明訟之所拜經樓鈔本

引易注多誤應查改　攷証從閣本刪起契之過四字極明順此更誤之為乏　又衍一起字　又誤契為訟

子張問政章

注　以生也物有其分起△契△乏△過△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起訟之所以起訟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于人是化之在前也邢昺疏云凡聞訟之起只由初時契要不分明有德司契之文出老子經也

注　懈倦攷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作懈○今本懈作解必以忠信也攷異信下有之也矣三字○補遺作必忠信之也矣○今本無也字

博學於文章

經

注　君子博學攷異足利本同按正義云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今本無君子二字

鄭元曰（攷異云足利本無此三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季康子問政章

經

子帥而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而作以）

注

季康子（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季字）

季康子患盜章

經

苟子不欲（攷異同。今本子下有之字）

注

拜經樓鈔本

多情欲也足利本無多字欲字孜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慾本今作欲也字孜異同。今本作情慾多于上于今本作於其所令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所字好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由汝貪欲不厭汝正義作子後周又按汲冢書曰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子大夫為政不能不盜以詰吾盜可為此疏〻證何而民自朴者也朴疑作化

季康子問政章

經

風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草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草尚之風孜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上本或作尚○今本尚作上

民下所行但疏小人之德句末遂及感應也忍疑行爲應

注　靬也（也字攷異同。今本靬作姦無也字）（今本無也字）正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上也（攷異同。）

疏　民下所行（行疑作應）

子張問士章

經　達矣（攷異無矣字。一本作也）達者（攷異者下有矣 謹按恐誤）夫達者（攷異同。）

注　（今本達下有也字）夫聞者（攷異同。今本達下有也字）

拜經樓鈔本

譽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見顏色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見作覯念慮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作念○今本念作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佞人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佞人假仁者攷異云足利本亦有佞人二字按弟子列傳同○今本並無佞人二字疑者也攷異同○今本無者也二字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謂得為達士耶謂得疑作得謂若為事是達事字疑衍而殉為名者衆朱型家曰為字疑衍能為假故居此假朱型家曰能假三字疑衍為近世魏〻至顯稱名字句間疑有誤既謙光尊不可踰句疑有脫誤按正義作言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越

樊遲從遊章

經

毋攻今本毋作無

注

故其下可游也〇攷異同足利本其字同今本作故下可遊焉善也〇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報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疏

而不須知他人惡事朱型家曰知疑作治

樊遲問仁章

經

拜經樓鈔本

問智下同攷異同○今本智作知錯諸諸補遺作之嚮也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云又作鄉同○今本嚮作鄉是言乎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是字

注

為直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盛也足利本上有猶字

疏

身達異邦盧文弨曰邦下疑脫哉字

子貢問友章

經

而以善導之攷異同○今本無以字導作道否則攷異同攷異云謹按義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今本作不可否無自○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作毋

注　告之也改異同○今本無也字以善導之改異同足利本作以善道之○今本作以

疏　善道導之辱也改異同○今本無也字則使止而不重告也使疑作便

君子以文章

注　合也改異同○今本無也字友有改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有字仁也改異同○今本無也字

經二千零五十九字
注二千三百六十六字

皇氏論語義疏叅訂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子路問政章

注

勞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行此上事　按上事史記注作二事。觀皇疏亦云二事，疑上字乃二之誤

可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則自為足也　疑作則自足為政也。按曲禮請益則起孔疏云按論語子路問為政之道孔子答云為政先行恩惠後乃可使人為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答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怠則自足為政也此疏意略同

拜經樓鈔本

仲弓為季氏宰章

注 其事攷異云一本有也字汝所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汝作女舉之各舉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下三字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仲弓為季氏費邑之宰經傳無考正義以為仲弓時為季氏家宰按後漢章帝詔曰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是亦作家宰然觀下歷叙疏孔子所敎教數事似于邑宰為尤合皇氏豈別有所據乎人其捨於之乎於字疑衍

衛君待子章

經

按釋文云錯本又作措此攷異所據也

注

奚其正補遺正下有名字措手攷異云錯手足錯作措騫按今義疏本作措集解本同攷異所據豈別一本耶抑錯措互倒耶俟更攷之

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疏遠於事也攷異同○今本無疏也二字達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遠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苞氏曰攷異同○今本作孔曰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明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韓詩外傳云〻朱型家曰近刻外傳坐下有於字與之下無不字君上有吾聞二字取下有於字不謂之假作不曰假今日以來作今以往有上無云字曰假下無也字故孔子作孔子曰名作言拜經樓鈔本

定也作定矣又說苑亦載此條今日以來作自今以來無故孔子以下二句騫按新序告宰通曰無通字定也作定矣同所以前卷至是知也按所引亦少知之為知之一句與前為政篇跡便謂為迂遠何乎朱型家曰何疑作可若言不從順序盧文弨曰此章疏中數順序順序疑後人鄭注云正名至書之所改而此句并複留從字也於策朱型家曰孜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滋益而名故曰字又大行人諭書名達聲音注同六書之名也騫按隋書經籍志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似即用鄭義

樊遲請學稼章

經

子曰吾不如老圃○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子字須也攷異無也字一本同今本

注

其上（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其作於）情實應也（攷異同足利本情字同○今本無情也二）字負者以器（按疏中俱作負子器者疑子字之譌）以襁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農者濃也（語本風俗通）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朱型家曰有敬二字疑衍）而未能皆忿榮祿道（作祿樂疑）教之益奢（作奢賒疑）襁者以竹至負之背也（按說文襁負兒衣也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負小兒于背上並與式說合云以竹為之未知所本）

誦詩三百章

經

以為（補遺下有我字一本同）

疏

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過疑作遍）而不能專獨猶應對也（猶字疑衍）

其身正章

疏

猶東行求至不得也（盧文弨曰疑作之秦而東行求郢而北走終年不至也）

魯衞之政章

兄弟（攷異同本下有也字○今）

注

康叔之封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亦如兄弟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

疏　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朱型家曰下化字疑衍寯按疑當作則二國風化亦俱能治政如兄弟困學紀聞解此章亦有風化之語至周末二國風政俱惡宋陳善章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史遷以為此孔子為出公哀公發(之)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為此孔子為哀姜發也二八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為是說必有所本

鄭陽非郤陽之誤否應查

子謂衛公子荊章

注　竝為君子也攷異同。今本作並為君子

疏　公子叔朱型家曰左傳作公叔發即公叔(文)文子名拔寯按正正義亦作公叔發

拜經樓鈔本

子適衛章

與論衡合　唐石經同

經　冉子僕○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子作有

注　御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衛民○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民作人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補脫王肅曰民富然後教義也衣食足後知長補遺有此云十六字在教之下寯按末句疑尚有脫誤當云然後知夸也○今本及義疏本皆無此注

疏　衛人民之衆多也矣盧文弨曰矣字疑衍

苟有用我章

經

朞月（注同今本朞作期）

注

而可（足利本無而字）功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善人為邦章

注

勝殘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勝殘暴（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有勝字○今本無勝字）去殺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故孔子信也（攷異同足利本故字同一本作信之也○今本無故也二字）

疏

拜經樓鈔本

故孔子稱而美信之而美疑作美而

如有王者章

注　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外字未詳刑措成康至遠也按緇衣禹立三年疏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生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此注不知出自何人與是疏殆相表裏

故也脫也字此注當即康成

苟正其身章

經

人何攷異云一本人上有其字

冉子退朝章

注

君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臣政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凡所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所字常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聞也攷異同○今本也作之

疏

雖不吾既必應用盧文弨曰既必應三字疑衍

定公問章

經

幾也攷異無也字言曰攷異言下有而字如知為君難也補遺二本同○今本君下有之字而可以喪邦攷異同足利本可字同○今本無可以二字而樂莫予違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樂字

注

正興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可興國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可以興國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知如此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知如作如知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其所言不善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其字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葉公問政章

疏

邊國之人至不附 按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此云豪氣不除語微異

子夏為莒父章

經

無欲速毋見 孜異云謹按古文上作無下作毋足利本上作毋下作無按陸氏釋文上作毋注今作無○今本二字並作無

注

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 閻若璩四書釋地云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明〻見于春秋何得第云舊說也騫按論語詳解云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已姓子爵少皞之後武王封于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魯併之因以其地為莒也字孜異同○今本曰作云無也字則不孜異拜經樓鈔本

當依閻說魯之西鄙與西河密迩但不能寔指與中牟同也莒父是邑非國明載於經況莒滅此時焉得屬魯詳解之說其誤無疑

無則字一本同今本見小利妨大害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見事二字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葉公語孔子章

注

直身而行也攷異無直身二字一本同今本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曰攘補遺有也字

疏

馬以為直哉馬下疑脫得字今王法至為隱朱休度曰此言期親以上得相為隱而正義作大功以上當是梁法與宋律有異耳荊蠻之豪喪其誇正義下有矣字

樊遲問仁章

注　行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答仁道　朱型家曰道下脫脫也字　宜盡忠不相欺　朱型家曰欺下疑脫也字

子貢問曰章

經　悌焉　攷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云弟亦作悌○今本悌作弟

注　有耻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耻下有者字　有所不為也　足利本無所字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必敢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必下有果字　為次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容斗二升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一本斗上有一字○今本無者也二字

疏

居正情者當遲句疑有誤則恥獨不為君子盧文弨曰不字衍義苟孝悌之先者也句疑有誤故稱悌也故上疑有遠字而孝或為未優朱型家曰考疑作行捨藏隨時朱型家曰捨疑作行蹇按捨藏疑作用捨果必信為譬也朱型家曰疑作為必信必果譬也容一斗二升朱型家曰按文選音義箭竹筥受一斗劉良云容二升蹇按既夕禮云箭三黍稷麥注其容蓋與簋同一轂也據考工記豆實三而成轂每豆四升是箭容一斗二升也又按貫公彦疏云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然則文選注云受一斗又云容二升語不同者豈亦因經傳無正文而云然與故云斗箭也留青日扎斗箭斗十

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箾陳留曰飯帚宋魏曰箸筩諸斗釋斗筲皆不云是一物此曰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筲其說又別陸德明注斗筲竹器容一斗二升獨與皇合

按筲竹器容斗二升本出康成故釋文義疏並依用之留青日札說不知所據似可刪　方言著筩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筲亦不如日札所云

不得中行章

經　必也補遺無也字

注　其中者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猾者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恒一者也孜異同足利本一字同。今本無一者也三字按正義有而性恒一又云取恒一則註中之脫誤明矣

疏

謂共處於世乎（乎疑作也）謂應退而不進者也（正義作應云進而退）狂者進取善道者（朱型家曰取進△下疑脫於字）

南人有言章

經

善夫（夫足利本作哉）

注

之人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無常之人也（攷異足利本同〇今本作無恒之人）辭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承之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凶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疏

占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善夫也矣朱型家曰矣字疑衍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

無恒之惡也朱型家曰禮記出自漢儒疑不得云記者引以證論語且今緇衣篇亦無不占

而已矣句言無恒人恒下疑脫之字

君子和而不同章

注

然其孜異無其字一本同今本好者同孜異同補遺二本及足利本同○今本者下有則字

爭其利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其字和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鄉人皆好之章

經

其不善者惡之孜異之下有也字

拜經樓鈔本

注　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已為善人至着也按上疏皆作設有一人為鄉人所好惡此則云已為善人是貼着人已說正義釋此注云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云云則注中二已字皆無着落不如皇說為長

君子易事章

注　事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而任官也攷異同足利本同但無也字○今本作而

疏　之官

第一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4… 版正內

云君子易事難說也者朱型家曰事下疑脫而字云說之不以其道不說者朱型家曰脫下疑脫也字故易事朱型家曰事下疑脫也字亦脫悅也朱型家曰脫疑作即

君子泰而不驕章

注矜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

剛毅木訥章

注欲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敢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樸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鈍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有此。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此作斯仁也。攷異拜經樓鈔本

同。今本無也字

子路問曰章

經

斯可謂士矣攷異同。今本謂下有之字兄弟怡ゝ如也攷異同足利本如字同。今本無如也二字

注

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和從之貌也與下又須和從ゝ亦當依下文攷順云兄弟怡ゝ如者朱型家曰如下疑脫也字騫按此或與足利本同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頁

善人教民章

注　即戎就兵可以攻戰也（攷異足利本同但無也字。今本作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疏　若有可急（可疑作所）

以不教民戰章

注　習民（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習下有之字。）棄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四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拜經樓鈔本

憲問恥章 今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別爲一行然邢疏則未嘗分恐後人誤割之

經

克伐 補遺克作勉注同二本同

注

食其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其字 祿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辱也 攷異同按史記註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人也 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功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怨也 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此四者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此字 難者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仁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怨謂小小忌怨 朱型家曰觀疏意似注中怨忌小怨也當作怨小忌怨也騫按注忌小怨

誠不甚可解，然正義亦作怨忌，小怨也，而復引左傳晉惠公曰忌則多怨，則仍是忌怨而非怨忌，知注之承訛久矣。

邦有道章

經　言遜（攷異同。今本遜作孫）

注　行也（足利本無也字）害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有德者章

注　憶中（攷異同。今本憶作億）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凌誇之訣〔盧文弨曰誇疑作跨〕多方論者〔論下疑脫難字〕若出全者〔疑作若出石者〕全輕死元非以為仁〔以字疑衍〕

南宮适章

注

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有窮之君也〔無國字攷異足利本同也字攷異同○今本作有國之君〕窮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播殖〔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殖字〕稼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君子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古有一人至烏皆死焉朱型家曰古有一人名羿似指帝嚳之時之羿淮南子云
云則堯時之羿注云有窮之禹帝姓姒朱型家曰帝字疑衍貴
羿疏何以復引此二人耶
重禹稷所德也所疑作有羿有窮之君者羿上脫云字君下脫也字促
既殺羿促當作浞云為夏后氏少康所殺者殺下脫也字

君子而不仁章

注

備也本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未能有行民善句疑有誤

愛之能勿勞乎章

注　誨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為命章

經　修飾之○足利本脫之字今本修作脩

注　大名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夫下有氏字謀於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謀字辭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審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官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揮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挄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謂其君作盟會之辭盧文弨曰謂當作為因為氏姓至亦曰國僑朱型家曰姓字疑衍子產為鄭穆公孫本氏公孫居東里亦因以為氏稱國僑者以父字子國後又以國為氏故曰國僑非名國僑也

此注是春秋至辭不成也宋陳善捫蝨新話云左氏有附會論語處甚多如謀于野則獲則以草為草野之草且其所敘亦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為正又曰草創當與天造草昧之屮同

或問子產章

經

疏食注同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作疏蔬轍論語拾遺亦作疏〇今本疏作䟽

注

愛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馬融曰攷異云一本作鄭元曰稱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西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名也攷異同今本也字無以當其理故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以其當理也

疏

或云楚令尹子西陳仁錫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鬭宜申公子申也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謇按集注亦以為楚公子申惟毛奇齡謂是鄭之子西詳論語稽求篇伯氏名偃朱休度曰金履祥集注攷證云伯氏他書無所見然玩本文似伯氏駢是人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為名者多有之云〻今觀此疏乃知伯氏名偃而金氏率臆說也朱型家曰伯氏名偃亦未知所本沒終齒年也終齒疑作齒終按正義云沒齒謂終沒齒年也此或有他誤

沒終齒年也疏意以終字解沒年字解齒耳似無脫誤

貧而無怨章

貧交困於飢寒猶言飢寒交困耳不必疑交為乏

注 補

王肅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人疑作尤）難使不怨也（攷異云謹按一本補入此注校足利本亦有此注但有足利本富者善驕上有富怨二字恐衍字○今本及足利本皆無此注）

疏

貧交困於飢寒（交疑作乏）顔愿無怨（愿正義作淵）若子貢不驕（正義無若字）

孟公綽章

經

夫也（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注

孔安國曰攷異曰謹按據例氏字應刪○今本作孔氏曰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卿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趙魏皆晉至室老也朱型家曰與孔注異說性靜寡欲正義但作性寡欲按班昭東征賦云靜鎮不欲師公綽分疏用靜字蓋有所本六朝人注經遠非宋儒所能及也

子路問成人章

經

子曰足利本無子字之智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智作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補遺矣上有也字

采邑之室老即注家臣稱老也似未見其異

注　紇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魯大夫孟公綽也（攷異同足利本但無也字○今本作公綽）孟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得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襄公二十三年傳也（所引亦間雜杜注不專傳文）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上勇字疑衍）卞莊子與家臣卞壽云云（朱型家曰所引兩虎事與戰國策及春秋後語互異未識本何書騫按東方奏牘以卞嚴子為衛尉亦與注不同）牛盡虎之未飽（盧文弨曰之未疑作未之）信而言之（言春秋後語作然）則亦可謂為成（下疑脫人字）明人之難也（明下疑脫成字）至今不得

拜經樓鈔本

忘今作疑考

子問公叔文子章

經

其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其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其取也攷異同。今本無之字

注

公孫拔也攷異足利本同但無也字按陸氏釋文作拔曲禮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孔穎達正義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ゝ生文子拔或作發者以春秋左傳作發故云又四書釋地引何焯曰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應麟謂集注蓋傳寫之誤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開十三經中并注反改為枝矣是可一坿掌也○今本作公孫枝

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嫌其一攷異足利

義門引王厚齋見讀書記

嫌其不能悉然也誤作嫌其

一

下已有然也此複出應刪

疏　本同○今本無也字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故問之者也者字疑衍更云事言訖更疑作故其不能悉如此也其上疑脫恐字

臧武仲章

注　邑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紇非取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敢作能智不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智作知避邑攷異同足利同○今本避作辟君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拜經樓鈔本

為其後於防盧文弨曰其疑作立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信下疑脫也字要謂要君至雖曰不要玩疏意似古本經文有但作不要下無君字者云防武仲故邑者邑下無也字既已出奔故邑故上疑脫故曰二字有公子狙朱型家曰公子鉏左傳作公鉏此疑作有子公鉏又公子鉏年長朱型家曰子字疑衍蓋公鉏是大夫子不應稱公子寱按下文又有欲為公鉏句則此子字屬衍無疑孟氏又告朱型家曰左傳告下有季孫二字先遣使以龜告魯朱型家曰魯當作賈仍立賈為後也朱型家曰仍疑作乃紇得立臧為後竟盧文弨曰為下疑脫一為字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注

謂召於○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於字狩于○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於譎也足利本無也字

疏

遂出奔新城未型家曰新城左傳作蒲即新城也晉獻公使士蔿所築故名曰新城下同遂

為之主盧文弨曰之疑作霸昭王南征不還還左傳作復下同按正義亦作還

是正不譎也正下疑脫而字乃就齊徵求之周就齊求茅未知何據按弗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謂茅以縮酒益荊州之茅異于餘州處故令貢茅若齊國未聞產茅即楚不貢周人何以獨就齊徵之也詳皇氏之意殆以上有寡人是徵之語誤謂周徵寡人之茅不思下文又有寡人是問皆為周徵求問罪之詞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按傳言魯遂殺子糾召忽自殺　按左傳無此二語應查

注

殺襄公　殺足利本作弑　死也　攷異同○今本也作之　仁矣　攷異同○今本無矣字

疏

故召忽赴斂而同死也　按傳△言△魯遂△殺子糾召忽自殺此云赴斂而死後章又引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身縊也與此互異　而能辨也　盧文弨曰辨與辨同　五年會首戴　戴左傳作止正義同穀梁及釋文俱作戴　九年會葵丘　按所引十一會與穀梁同陸氏釋文又引范甯注穀梁十三年會北杏下云又會柯而無九年會葵不知其所据何本也又非十一會　盧文弨曰五字疑衍　及陽穀為九會　會正義釋文並作也　齊僖公有三至不常相　盧文弨曰自齊僖公有三子下編簡錯舛殊不可讀宜當云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為君政不常鮑叔牙者

尔雅釋言似只有匡正也無一正天下之文

小白之輔相

公母弟公上疑脫僖字入子糾朱型家曰入疑作納莊公八年

九月傳盧文弨曰月當作年

管仲非仁者章

注

一正孜異足利本同按一正天下本釋言文疏云天下一切皆正似舊注本作一正後人妄改為一匡也○今本正作匡下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謂不孜異足利本同○今本謂作為惠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狄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瀆之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之字也㊣字死之孜異云一本無之字不當死也孜異同補遺死下有也矣二字○今本無

疏

拜經樓鈔本

管仲射桓公至遂得為相　朱型家曰此段與國語及史記異審按所記皆生致管仲事此已著之下復引左傳云云者蓋皇氏亦以說稍異故兩存之歟　不足為小也　疑小作少　君子直而不諒　盧文弨曰直疑作貞　事存濟時濟世　濟時二字疑衍疑作匡時

或云召忽投河至自縊也　朱型家曰按管子召忽與管仲並為魯束縛以授齊使忽謂仲曰子為生臣忽為死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其說又異

公叔文子章

注　臣也　孜異同本無也字○今朝也　孜異同本無也字○今言行　足利本無言字　為

疏　文也　孜異無為字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諸之也正義作見之有才能盧文弨曰不將為已臣
諸於也之疑作其
朱型家曰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按檀弓疏謂道德傅大故謚為文而
不字疑訛問公叔文子章云慈惠愛民
正義于此章曰錫民爵位曰文其說各異
曰文子

子言衛靈公章

經　子曰孜異足利本同按陸氏釋文作子曰注一本作子言○今本曰作言久也○孜異今本同

注　無久字

疏　言君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君字亡乎足利本同孜異有乎也二字○今本無乎

必須喪傾邦下疑脫國字邦國不喪之由也此下闕仲叔圉祝鮀王孫賈三人事疑有脫簡喪亡也三字疑當在前奚何也下正義作奚何也喪亡也

其言之不怍章

經

則其為之難攷異同足利本作則其為之也難也○今本作則為之也難

注

難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陳成子章

經

殺簡按陸氏釋文云弒本亦作殺同音弒○今本殺作弒陳恒攷異恒作桓注同告夫

二三子孜異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二字告夫二三子者孜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二字之二三子告孜異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按陸氏釋文云本或作之二三子告非也○今本無二字不告孜異同○今本下有也字

注

陳成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陳字浴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我於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於字二三下同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二字復往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止也孜異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民不與者至可克朱型家曰左傳民下魯下俱有之字克下有也字孔子辭之而不告也按左傳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此左傳與論語不同處今此既云三子告則不拜經樓鈔本

當複引此文與而疏三子告孔子云齊不可伐之語自相背謬矣應告先主君告先疑作先告

子路問事君章

經　欺之孜異同補遺無也字○今本之作也

注　顏色諫爭也色字孜異足利本同也字孜異同○今本無色也二字

君子上達章

注　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達於仁義也仁義正義作德義

古之學者章

注　履道孜異云一本履下有道字○今本無道字行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言之也孜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徒則圖也以徒訓圖未詳言徒為人說也徒疑作圖

按顏氏家訓曰古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但能說之正與孔注徒能言之相合

蘧伯玉使人章

經

與之補遺之作人

注

瑗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無過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使乎攷異同補遺云一本同○今本下有者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是得伯玉至欺也正義無得字而字

不在其位章

經

子曰不在至不出其位自子曰至其位凡二十字為一章按陸氏釋文憲問篇注四十四章與此正合今本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別為一行豈因集注謂此重出故誤割絕之耶毛奇

按監本曾子曰以下並不別為一行邢疏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玩一遂字可悟分章之失

齡謂此本是一章當以泰伯篇者為重出北齊魏長賢為法曹叅軍轉著作郎以叅議時政斥為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其位為長賢責以其出位謀事故也竊按風俗通論劉勝杜密事與此略同○今本自曾子曰以下別為一行

注

職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君子恥其言章

經

之過○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之作而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不能行遍疑作而行不能赴

君子道者章

經　智者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疏　二智者以照了為用昭疑作照捍難衛侮衛疑作禦孔子自道說孔疑作夫

子貢方人章

經　賢乎我夫哉攷異同足利本作賢乎我夫我○今本無我夫二字

疏

故抑之云賢乎哉疏中無我夫字

不患人之章

經

患已無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已無作其不

注

能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不逆詐章

注

怨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拜經樓鈔本

億音憶 朱型家曰音憶疑作同憶前億則屢中億作憶引此為證云故君子不憶不信也況此書前後俱不載音切于例亦未符

微生畝章

經

孔子對曰 攷異同足利本同今本無對字

注

姓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名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疾世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疾作病 化人也 足利本同攷異作化之也○今本作化之

疏

孔子東西遑〻 遑〻正義作皇〻

驥不稱其力章

注　德者調調良之德也一本同足利本同但無也字攷異作德謂調良之德也○今本作德者調良之謂

疏　言伯樂驥盧文弨曰驥上疑脫稱字稱伯樂曰驥句未詳

以德報怨章

注　之德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疏

言彼有怨盧文弨曰言下疑有於字

莫我知也章

注

問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尤人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命也孜異同○今本

無也已也孜異同○今字本無也字

疏

人不見知至不怨天也朱型家曰疏中不怨不尤似倒叙竊按天不見用天疑作世正義云世不見用而不怨天人不知已而不非人也

公伯寮章

經

於公伯寮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注

馬融曰魯大夫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孔曰何忌也正義謂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作何忌誤也孔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信緫緫當作誤路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勢能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無力字○今本勢下有力猶二字誅伯寮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伯字而肆也攷異同○今本也作之肆也攷異同按史記注作之也○今本無也字

疏

季孫為夫子也盧文弨曰季上疑脫謂字云公伯寮云云者云下疑脫於字該有豪勢者該字疑誤云道之將云云者朱型家曰將下宜加廢字拜經樓鈔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　版正內

又言人君道廢墜朱型家曰君疑作之則不過季孫為甚白疑有誤

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士下疑脫以下二字按正義云市朝者應劭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賢者辟世章按皇本自賢者避世至作者七人合一章今本作者七人別為一行不與上注接而邢疏則摠在作者七人下疑亦後人誤分

經

避世下同孜異同○今本避作辟

注

臣之也孜異作臣之也今義疏臣作臣疑誤○今本臣下無之也二字

邦也○孜異同今本同無也字

舉也孜異同○今本也作矣

去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與也孜異

同○今本無也字

疏

但擇地處地下正義有而字又次避色之賢者朱型家曰者疑作也此

謂避言士也朱型家曰言下疑脫之字

子路宿於石門章

經

石門晨門曰孜異足利本同朱休度曰前子張問士章疏引沈居士云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是古人皆合四字稱也寡按作者七人注亦曰石門而不曰晨門蓋晨門乃闇者之通稱曰石門晨門別于他門之晨門也

注

○今本無石門二字

石門晨門可備異說然陶公引包氏注單稱晨門此亦六朝本也

拜經樓鈔本

當引釋地

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魯城門外也門外當作外門後漢蔡邕傳注鄭元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按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然此蓋是魯城之外門若魯城之正門則有稷門雩門上東門鹿門史門爭門萊門此七門並見於春秋傳故知石門魯城之外門也

是知其不可為之朱型家曰可下疑脫而字

子擊磬於衛章

經

荷蕢蕢攷異作蕢注同

孔氏氏攷異作子足利本同

難矣補遺矣上有也字

注

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此硜〻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下有者字益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揭衣今本衣下有也字遇水攷異同○今本遇作過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果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無難者足利本無下有以字補遺者下有也字已道也攷異同○今本作已之道

疏

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志疑當作非是平常之聲其別有所志乎當褰揭而度朱型家曰度疑作渡爾雅云至為厲朱型家曰按爾雅繇膝以下曰揭繇膝以上曰涉繇帶以上曰厲詩正義孫炎曰鄭注論語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揔名厲也皇氏此疏蓋亦本鄭服注也同自然之異也同疑作固荷蕢之誒譏甚也饑下疑有之字而萬物都覩拜經樓鈔本都字

鄭注論語云非孫炎語孫炎二字蓋誤應刪

疑衍弊之所緣緣下疑脫與字夫子各致夫上疑有與字此出處不乎不乎疑作之不同乎此徑之益也盧文昭曰之當作至

書云高宗章

注 已已百官也已字孜異足利本同也字孜異同○今本無已也二字官卿足利本無卿字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政也孜異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六百二十九年按甲子會紀自成湯放桀迄周武王伐紂之歲凡三十三王起乙未訖已卯通計六百四十五祀而此云六百二十九年未詳其武丁登祚之時盧文昭曰祚當作阼殷祚已得三百三當作四是武丁起至其孝行著此皆孔安

按皇氏所称世數云殷三十王高宗是二十二帝乡與史記三代世表合蓋六朝時猶遵史記也乙未迄已卯邵氏之學也宜其與皇氏不同

王楙云按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國尚書注文但則作即信默下有三年不言故嗣王句孝行上無其字朱型家曰著下疑有也字

君王字疑衍或呼倚廬至梁闇禮喪服四制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然則闇與庵亦同義

上好禮章

注　使也○攷異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子路問君子章

經　修己以敬修字下同○攷異同補遺敬下皇有人字今本修作脩

注

身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族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子路狹掠之掠疑作諒百姓百品百品疑作異品日月之明明上

疑脫自字

原壤夷俟章

經

遜悌孜異同○今本作孫弟賊也今本無也字

注

舊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踞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子也孜異同○今本無也

字謂賊謂孜異本並作為足利害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脛也孜異同○今本

無也字

疏

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孔穎達檀弓疏引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雖文棄本不拘禮節令其脛而不夷踞也今下疑脫收字按正義作令不踞也

闕黨童子章

經

命矣攷異同○今本無矣字

注

入也攷異有之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有位也攷異同足利本同後○今本無也字拜經樓鈔本

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成者也攷異同○足利本無人字一本有人字○今本作成人者

益者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

疏

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朱型家曰行下脫也字是無位也矣朱型家曰矣字疑衍

經二千三百八十五字

註二千九百三十八字

皇氏論語義疏叅訂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二章陸氏釋文四十九章○今本四十二章

衛靈公問陳章

注

軍陳陳攷異作陣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禮器也補遺禮下有之字也字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為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則不可教以末事也攷異足利本同但無也字按以教論語筆解亦作教以○今本作不可以教末事

疏

武文自然兼能武文疑作文武

明日遂行章

經

絶粮攷異同○今本粮作糧亦有足利本無有字

注

弟子攷異云一本有也字孔子去衛至乏食也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自魯至衛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々人圍之既而去過蒲月餘復適衛々靈公與夫人同車過市使孔子為次乘孔子醜之去衛過曹適宋遭桓魋之難遂至陳歲餘吳伐陳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吳又侵陳常被兵孔子去陳適衛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吳伐陳蔡救陳孔子厄于陳蔡之閒絕粮据此則孔子往來諸國前後相距甚久至之宋不言桓魋之難而却言匡人之圍此注與疏皆與世家不同處又匡乃衛地而不屬宋恭訂已詳子罕篇子畏于匡章遭匡攷異足利本同○今本遭上有宋字食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非也攷異同○今本無非字

疏　君子亦窮乎朱型家曰亦下疑脫有字

賜也章

經　汝以攷異同○今本汝作女

注　然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問今攷異本利本同○今本問作謂然耶攷異同○今本無耶字一以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而一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拜經樓鈔本

亦謂孔子多學（孔疑作夫）故更問定云（定字疑衍）而識之由也

（之下疑有之字）是善長（是上疑脫元字）

由知德者章

經 鮮矣（補遺矣作乎）

注 德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今本無者字）

疏 為問絕糧（糧前俱作粮此作糧互異）

無為而治章

注

故無為而治也攷異同足利本但作故無為○今本無也字

疏

既受授善得人朱型家曰善字疑衍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

按晉書本傳謨父充字子尼少好學博涉書記為成都王潁記室督擢東曹掾河內山簡甚推重之惜其

注經不傳舉十六相在朝十六相蓋依左傳八凱八元正義據舜典命禹宅百揆以下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與此異說按唐杜甫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此即所謂恭巳正南面而巳矣也可見唐人解經猶如此初不云舜舉廿二相也

經

子張問行章

叅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然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萬二千朱型家曰大司徒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此注似衍萬字疏亦未正其謬騫按正義云萬字誤也可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在前攷異足利本同按史記注无目字○今本在下有目字衡軛也攷異同足利本衡字同○今本作車軛帶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若為事而其道事下事字疑衍而身雖居中國而疑作則參猶森也按陸氏釋文云參所全反若能行存想不忘朱型家曰行字疑衍此王畿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按周禮大司徒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遂人五家為

鄰五鄰爲里司馬法云王城百里爲遠郊大司徒治六鄉之地在遠郊之內遂人治六遂六遂在遠郊之外故曰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直哉史魚章

注　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不曲也攷異足利本但作不曲。今本作不言曲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可與言章

經　與言攷異足利本同按唐石經之字。今本與下有之字無知者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注

拜經樓鈔本

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攷異云謹按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一本有此十字注○今本無此注

疏

而已不可與之言盧文弨曰可字疑衍

志士仁人章

注

而害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而作以

疏

而仁事可成仁也朱型家曰下仁字疑衍

子貢問為仁章

經　仁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助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故先為說譬也（說正義作設）大夫貴至友也（貴賤正義作尊卑）

顏淵問為邦章

注　知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席也（孜異同按今左傳無也字○今本無也字）冠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備也（孜異同補遺云一本同○今本無也字）聽也（孜異同○今本無也拜經樓鈔本

字取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感人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感作惑之也攷異
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盧文弨曰也字疑衍夏時得天之正故
也孔叢子縣子問子思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正得天堯舜
之所同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輅周禮巾車作路鄭注王在焉曰路賈疏云路大也
此承經注皆作輅故亦作輅如尚書大輅綴輅也二曰金至五曰木按巾車金象革
木下俱有路字此與下衮鷩等下不連冕字疑皆省文一曰大衮冕朱型家曰大衮冕皆
當作大裘冕蓋傳刻之誤按春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蓋內服大裘
外服衮衣異于享先王之衮冕也四曰毛毳朱型家曰毛字疑衍按司服云祀四望山川則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鄭司農云毳罽衣也康成則以為毳畫虎蜼謂宗彝也賈疏云按爾雅毛氂謂之罽則績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先鄭以為罽衣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此毛毳之誤明矣五曰絺朱型家曰絺周禮作希鄭康成曰讀為絺竊按鄭注周禮又曰或作黹字之訛益絺黹殺近故也愚謂絺黹非特聲相近古字希與黹字體亦微類若徑作絺則相去遠矣正義亦作希字故云樂韶舞也樂下脫則字吾不敢請已也朱型家曰也字疑衍出

鄭聲佞人朱型家曰出疑作中齊音傲僻驕志朱型家曰傲僻驕今記作敖辟

喬數用刑辟過盧文弨曰刑辟下疑有脫誤則非謂人君之法謂疑作為解魯可以極韶極疑作取

經

人無遠慮章

拜經樓鈔本

人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而字

注足利本無注

患慮攷異同○今本慮作患防也攷異同○今本也作之

疏

已矣乎章

經

已矣攷異同○今本矣下有乎字

臧文仲章

注

禽也足利本無也字知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其字為竊位也攷異同足利本

躬自厚章作為竊位者○今本作是為竊位

注

自責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自字　咎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人下疑脫心服二字

不曰如之何章

注

是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無如之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羣居終日章

經　小惠注同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云魯讀慧為惠李善文選注作惠○今本惠作慧

注　小〻才智也補遺云小下無之字一本同○今本作小〻之才知成功也攷異云成下有也字一本有功也二字○今本無功也二字

疏　若安陵調謔屬也朱型家曰安陵調謔未詳

君子義以為質章

經　遜以注同攷異同○今本遜作孫

注　孜異云謹按足利本脫此注

行也　孜異同按論語筆解有語也也字○今本無也字　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君子病無能焉章

注　孜異云謹按足利本亦脫此注

不知己也　孜異無之不二字一本作不知已也謹按古本恐非一本比于今本無之字有也字

○今本作之不知已

君子求諸己章

注

責人也　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君子矜而不爭章

盧校同

注　比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侻焉若非終日朱型家曰侻疑當作儳禮表記云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又按淮南子云其行侻而順情侻音脫簡易也恐非此義非疑作不侻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注　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不以人廢言下有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十一字注新刻本無攷異云謹按古味足利本並無此注補遺云言下有也字一本同

子貢問曰章

經　行者乎補遺云三本同○今本行下有之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今本勿施於人下有言己之所惡勿加施于人十字注新刻本無攷異云謹按古本足利本亦無此注但一本有之人下有也字

疏　故云其恕也恕下疑脫乎字

吾之於人章

經　於人攷異同○今本下有也字如有可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可作所

注

拜經樓鈔本

所譽輒試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譽下有者字○不空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空作虛已

矣攷異同○本無矣字今周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曲法下疑脫也字

吾猶及史之章

經

今則亡矣夫攷異足利本同攷異云朱子集注本矣字或作已○今本無則字

注

之史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之下有良字○者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馬者攷異云一

徐防上疏云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肎闕也

按徐防以當日學者不依章句妄生穿鑿故上疏請各從其家章句和未嘗有以闕文為闕事之說不知泌何以必知為闕事也

本有者字○今本無者字同○今本無也字使乘習之攷異同足利本作使習之○今本無使字鑿也攷異

疏

澆流迅速胡景栻曰流疑作濤古史為書朱型家曰按羅泌路史注云古謂字書為史故有蒼頡史篇之類又班固叙小學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為當時之闕文誤矣羅氏之論與此相發明有此時闕文也矣朱型家曰矣字疑衍

巧言亂德章

經

則亂大謀攷異云謀下有之也二字足利本無則字

注

則亂大謀也　攷異同一本作亂大謀之也○今本無也字

疏

所有慈為　朱型家曰為疑作愛

衆惡之章

疏

亦則見好也　盧文弨曰亦則疑作則亦

人能弘道章

經

人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注　材大無王曰二字才作材下同攷異並同○今本上有王曰二字材並才無也字人也○攷異今本同

君子謀道章

注　言人足利本無人字耕而與攷異云一本而下有與字謹按一本後人旁記云與者耕與學也姑記以俟再攷○今本無與字得祿攷異云一本下有矣字而不飢餓攷異同足利本作而不飢○今本作而不餒勸人學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此勸人說

疏　必他人所奪必下疑脫為字則昭識斯明昭疑作照按書中往〻以照為昭殆拜經樓鈔本

猶猶唐人避諱本未之改正與是未必君子未必二字疑衍

知及之章

經

智及下及注同○今本智作知

注

失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今善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朱型家曰及字疑衍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朱型家曰若字疑衍

君子不可小知章

注　君子孜異足利本同○今本君子上有王曰二字不可以小了知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以字可以小了知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以字

疏　故宜推誠闇信闇疑作着

民之扵仁章

注　與仁孜異足利本同○今本與作及者也孜異本同○今本無也字甚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未嘗殺人者也孜異同○今本無者也二字

拜經樓鈔本

疏

若無恩及飲食恩下疑脫義字民人若誤履蹈之朱埜家曰民人二字疑衍吾見蹈而死者也朱埜家曰也疑作矣行之故宜為美故疑作固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正義無二死字下云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似微別

當仁不讓章

注

行仁急也攷異同足利本亦無言字○今本作言行仁急

君子貞而不諒章

注

貞正也攷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有信也攷異同○今本作小信

事君敬其事章

注　然後攷異無而字足利本一本而作然○今本然作而禄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必有纏勳績盧文弨曰纏字衍騫按正義無纏字

有教無類章

注　在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在上有所字種類攷異云一本有也字

疏

拜經樓鈔本

處之以仁道〔道字疑衍〕為乃非道者〔為疑作謂〕

道不同章

疏

則方圓義鑿柄〔義字疑衍〕

辭達而已矣章

注

孔安國曰〔足利本無〕之辭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宜達其事而已〔宜當作直〕

師冕見章

經

及席孜異下有也字一本同今本子告孜異告作謂一本同今本

注

者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冕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座中今本座作坐

及所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及字處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是禮不與也不與疑作~~與~~與不

季氏第十六凡十四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疏

故據臣凶朱型家曰故疑作文

季氏將伐顓臾章

經

為伐也　孜異同足利本為伐同○今本作伐為

相矣　補遺矣作也

出柙　孜異同○今本出下有於字

毀櫝　孜異同○今本毀下有於字

而必更　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更字

則修　今本修作脩

來之　孜異之作也

注

宓犧　孜異同○今本作伏義

其地　孜異足利本同○今本其下有土字

有之　孜異足利本同○今本有作取

孔氏曰　孜異也字同○今本作孔子

其室　足利本下有而字

教也　孜異同○今本也作之

山也　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之邦　孜異足利本同○今本邦作封

中也　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之為也　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季氏也　孜異

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史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陳其足利本無其字則當
止也足利本無則字也字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相為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櫃
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櫃作匱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孜異作失毀非典守
者之過邪也騫按邪也疑也邪之誤足利本作櫝櫃也非典守者之過邪○今本作失虎毀玉豈非典守
之過邪之邑也孜異同○今本無之也二字汝之孜異足利本同○今本汝作女言
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侯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夫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政治孜異足利本同○今本治作理平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國富孜異下有也字
不患貧孜異云一本不下有患字○今本無患字免也孜異同○今本也作矣離析
孜異云一本下有也字蕭牆謂屏也孜異作蕭牆謂屏足利本同下亦有也字○今本無
蕭字之家孜異同○今本無之字子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而告冉有獨告上告字疑衍蒙山在東按漢書地理志蒙陰縣下云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騫按禹貢蒙山有二徐州蒙羽其藝者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者西蒙也云是社稷之臣者臣下脫也字若自量才不堪朱型家曰才下疑有力字正至匡弼盧文弨曰至疑作主下云主諫君失義同朱型家曰至疑作在檻貯於虎兕之器也盧文弨曰於字疑衍是君子之所謂疾也盧文弨曰謂字疑衍近費是〻而必為之辭近上疑有而字是下疑有脫譌不顓臾也盧文弨曰不下疑脫在字政患不能使人安安下疑有耳字能如此安不傾者不疑作無而惟知與動干戈與疑作興云而在蕭墻之內者內下脫也字以蒞來旨也蒞字未詳疑勵之訛註鄭元曰至蕭

應作鄭元曰至子也

墻△也△按蘇軾論語解曰舊說以蕭墻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孜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十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益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于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冦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蘇氏此論辨集解之誤而皇疏及正義皆仍舊說

天下有道章

注

專行 孜異無行字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

死乾侯 孜異同足利本矣字同按論語筆解無矣拜經樓鈔本

字補遺矣作也○今本作死於乾侯矣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臣也○攷異同今本
無也字陽氏○補遺云一本同今本氏作虎齊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君也攷異
同○今本無也字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從諸侯出非其所朱型家曰所下疑有脫文從大夫而專濫則五
世朱型家曰夫下疑脫出字則疑作至則頌之聲興載路朱型家曰之聲疑作斅之
證十世為濫朱型家曰為下疑脫專字十世者至昭十也按論語筆解十
世自桓至定蓋春秋十二公隱公不書即位哀公時未沒不可言十世此與孔注及疏說異五世而
失家者朱型家曰者下疑脫也字

祿之去公室章

注

初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鄭元曰攷異足利本同按高麗本集解作鄭元曰○今本作孔曰平子曰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三桓者攷異同○今本無者字季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知季氏必亾按注孔氏以三家為三桓鄭氏以季文子至平子為四世而此亦云知季氏之必亡似乎三家四世不相應者毛奇齡曰以宗法論季氏為大宗仲孫叔孫乃庶長故擅政逐君諸惡皆出于季氏也又曰季氏專政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而所謂四世者當指公室成襄昭定四世其說又與注異季文子初得政至四世閻若璩謂季悼子未執政嘗死于武子之手四世當指文子武子平子桓子

益者三友章

經

便辟攷異云一本辟作僻

注

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攷異作便辟巧避之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足利本同今本但上無辟字一本作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今本作使辟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柔者也攷異同○本無也字今辯也攷異辯辨下同作辯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只有三事盧文弨曰以疑作亦謂與便辟之人為朋友者者疑作也

益者三樂章

經

樂道攷異道作導

注

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攷異同足利本靜字同。今本作動得禮樂之節恣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佚遊攷異遊作游今本僅按經文同今不知節也攷異同足今本作不節瀆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念念而遨遊念廣韵云喜也此重言念念未詳所本

侍於君子章

經　之不言今本之下有而字

注　靜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猶聱者也攷異同○利本作猶聱者○今本無者字

疏　未及其抄次盧文弨曰其下疑脱入字抄次越次也將躁者也將字疑誤

君子有三戒章

注　得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少謂三十以前也正義作二十九以下禮三十壯而為室為疑作有故少年明怡也朱型家曰明怡未詳故老耆好斂聚耆疑作者

君子有三畏章

注　天之孜異云一本無之字德者也孜異同足利本者守同○今本無者也二字易則孜異測作則足利本同亦無知守騫按觀亦無知守句則孜異測作則上疑脫無知守三守○今本作易知測畏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狎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侮之也孜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拜經樓鈔本

恢疏故不知畏畏下疑脫也字

生而知之者章

注　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此只次前上賢人也只疑作又

見善如不及章

注　疾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譬如人使已以手探於沸湯為也正義作人之探試熱湯其去必速

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朱型家曰求志達道獨舉夷齊未知所本騫按朱子集注謂為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亦庶乎此無立之高立疑作位

齊景公章

經

得稱攷異同足利本德亦作得按論語稽求篇云邢氏東書堂有宋板集注德作得○今本作德

而稱

注

匹也攷異同○今坂縣本無也字攷異無縣字足利本同一本同今本中也攷異同○今本也字

無以德為稱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按德經文作得而注與疏並仍作拜經樓鈔本

按何磻四書補注考云首陽者朱氏曰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之山河東蒲坂縣南左傳趙宣子田于首山晉志蒲坂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水經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山南曰首陽伯夷墓在蒲坂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雷首一名中條山。磻又引石曼卿云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坂以蒲坂為堯舜揖讓之區蓋有深意焉亦一說也。騫又按漢杜篤首陽賦云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塠隈而相屬與馬注合

按邢疏曰此章貴德也提出德字則末句文義自通貫蓋斯即德也謂即称也不必以誠不以富二句詩詞横亙於此矣義疏本作得乃後人誤改

疏

德蓋所據本各不同也。今本無者也字

按國語齊桓公制令支斬孤竹後遼西令支縣云云韋昭注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在焉曰今為縣蓋漢時為縣殷周之際未為縣也祐家白未詳往難夷齊之人列士傳以為王摩子汲家書但云或譙周古史攷李善文選注並云有婦人羅泌路史謂上俾摩子難之遠聞淑媛之言遂摘薇終焉此作張石虎又不同至于首陽古今載籍所見凡有五處悉有按据大抵遼西是夷齊故國而河東蒲坂乃其終處作疏者蓋欲會其事蹟于一故復引張石虎往蒲採材云云然考職方圖令支去蒲坂三千餘里夷齊遁跡固所不嫌石虎採材何其遠乎世紀悠邈訖載紛綸凡斯諸說姑存之以備叅攷可也云首陽下者（陽下疑脫之字）其此謂之乎（謂之疑作之謂）

陳元問章

經

未也曰不學詩攷異也作之謹按惟此為然上下未也同今本曰字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曰字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二者矣足利本者作矣○今本無矣字

注

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有異門徒聞盧文弨曰聞上疑有所字孔子見伯魚從過庭過庭疑作庭過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朱型家曰言下疑脫也字騫按或本無也字未可知曰學禮乎者曰上脫云字對曰未也者曰上脫云字鯉從孔子旨朱型家曰若依上文當云伯魚得孔子之旨伯魚二也句疑有脫誤繼之

拜經樓鈔本

以忿忿今孟子作怒下同

邦君之妻章

經　君稱攷異無君字一本同今本亦曰君夫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之稱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若其國之民朱型家曰民下疑脫人字

經一千七百七十七字

注二千零五十二字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四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疏

至於陪臣賤　盧文弨曰臣下疑脫之字

陽貨章

經

智乎　注同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注

仕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豚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遊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栖〻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作棲〻

不為有智也　攷異同足利本作不可為有知本拜經樓鈔本

○今本作得為有知不仕也○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免害也孜異同足利本害字

同○今本無害也二字

疏

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往下疑脫拜字玉藻云又拜于其室然已交專

魯政交疑作方而勸之欲仕也疑作而欲勸之仕也然於玉藻中為

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按玉藻云大夫親賜拜

受又拜于其室此即前疏々所

謂勝已者之禮也又曰數者不在拜于其室此乃數

已者之禮也陽貨故非勝孔子者然是時季氏專政

家臣亦[illegible]大夫之禮故趙氏注孟子直以陽貨為大

夫孔子遜以免害姑亦以勝已之禮待之故曰於玉

藻為使而不勝謂孔子曰來者謂上脫云字曰不可者曰上脫云字

此集解通也

曰不可者曰上脫云字諾吾將仕也仕下疑脫矣字

性相近也章

經　上智注同。孜異同。按：論語筆解作智。○今本智作知。

注　習也孜異同。○本無也字。今強為孜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強字。賢也孜異同。○今本同。字無也

疏　及至識朱型家曰：至下疑有〻字。則相効為善朱型家曰：玉篇云：効，俗效字。若

逐欲遷朱型家曰：欲下疑脫流字。下愚〻人也朱型家曰：愚人上疑有謂字。氣

有清濁云〻按：中庸天命之謂性疏云：得其清氣倫者為聖人，得其濁氣簡者為愚人。又引拜經樓鈔本

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亦據中人七等也若稟得淳清者按淳與攬之不純通濁疑作雖攪亦不濁

子之武城章

經 子之攷異子下有游字絃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絃作弦

注 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使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能令民得其可盧文弨曰可當作所夫子莞爾而笑者夫上云字脫
曰割雞焉用牛刀者曰上云字脫夫子聞鄉黨之人言朱型
家曰鄉黨之人言疑作黨人之言子曰二三子者子上云字脫云偃之言
是者是下也字脫前言戲之耳者前上云字脫

公山弗擾章

經

不擾注同攷異同按史記及古今人表俱作不狃○今本不作弗不悅攷異同○今本悅作說之之也攷異祇一之字一本同今本復用攷異同○今本無復字

注

孔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止耳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耳字拜經樓鈔本遣者也攷異

同○今本無者也二字　東周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公山不擾者　公上脫云字按不擾閔子為費宰疏作弗擾疑前後當有一誤　不擇地

而興周室道也　朱型家曰室下疑脫之字

子張問仁章

經

孔子曰　攷異子下有對字　任焉　攷異云一本焉作矣

注

慢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功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曰恭寬信敏惠者以下述經文凡內上下俱脫云字六故不見瞑也瞑字

未詳則民忘勞也正義忘下有其字

佛肸名章

經

胇肸下同○今本作佛肸有是言也曰補遺同二本同○今本無曰子

注

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孔安國曰足利本無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卑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於涅而攷異無於而二字一本同今本喻君足利

本無喻字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肺肸名者此與下肺肸子曰述經文三句並脫云字則君子不入其家也正義作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我所以一應名之意也一疑作欲匏瓜係滯一處瓠疑作匏按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其匏瓜也我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正義復于上添匏瓠也句豈因此守而誤加與不須飲食而自生然長朱子云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後世若楊慎毛奇齡輩皆非之觀此疏則古人本有此解非朱子創為之說也然謂匏瓜不須飲食義終未安按論語義府云匏繫而不食以苦故耳嚴氏詩釋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益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日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若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明甚若謂其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乃得不用何通乎通字疑誤匏瓜星名也云云按黃氏日鈔云黃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

匏瓜也三字本出集解非邢疏誤加

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之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又建昌吳觀附此于四書疑義未知然否又明楊慎焦竑皆有此說詳例言

孔子機發後應 盧文弨曰孔子當作賢人 故欲徃之意耶 正義無故耶二字朱型家曰耶疑作聊屬下句

由也章

經

由汝 攷異同○今本作由也○女

曰居 攷異同○今本無曰字○

語汝 攷異同○今本汝作

女好智 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注

蔽者 攷異無者謂二字足利本一本共有者字○今本者下有謂字

謂仁智 智字攷異足利拜經樓鈔本

本一本同○今本作仁知還座也攷異同○今本作還坐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守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輩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人也攷異足利本同按論語筆解作訛觸也○今本無也字

疏

子曰由者子上脫云字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此句疑在下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下對曰未也者上脫云字使復座也也字疑衍按正義無也字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注

類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觀觀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祇一觀字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磋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政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子曰小子者自此句至下可以怨者述經皆脫云字門弟子門疑作問以有

其道也以正義作皆

子謂伯魚章按今本與上小子何莫學夫詩本一章皇本分而為二然細觀疏意似連上義疑皇氏亦本一章後人誤分之耳

經

汝為今本汝作女邵南下及注同攷異同○今本邵作召

注

得淑攷異同足利本無樂得二字○今本得上有樂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璋珪攷異作珪今本作圭璋。屬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屬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民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俗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非謂足利本非下有但字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不玉帛也盧文弨曰不下疑脱在字而所簡於敬朱型家曰所字疑衍玉帛禮之用帛下疑脱者也則無持於玉帛盧文弨曰持當作待

色厲而內荏章

注

謂外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謂作爲佞者也攷異同足利本者字同按論語筆解作佞也○

今本無也二字者心也補遺同○今本無也字壁也補遺同○今本無也字牆也

○攷異及補遺同今本無也字

疏

色厲而內荏者朱型家曰色上脫云子曰三字古聖難於荏人盧文弨曰

荏尚書作任

鄉原章

經

賊也補遺無也字

注

已意○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已字德者也○攷異同足利本同今本無者字趣向

拜經樓鈔本

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云嚮德也足利本本今作向○今本向作嚮無也字

道聽章

經　棄也補遺無也字一本同

注　說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鄙夫章

經　也與攷異云一本無二字

注

君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患不能得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言邪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言下有其字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子曰云〻者子上脫云字故曰可與事君哉按疏無也與二字蓋與一本同既得之患失之者既上脫云字則此鄙心迴邪迴疑作違

迴邪當作回邪

古者民有章

經

忿戾也補遺戾下有也字一本同

注

異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極意敢言之也攷異同補遺作恣意敢言之也○今本作極意敢言據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怒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古者民有三疾者朱型家曰以下述經上並脫云字今也或是之亡者亡下脫也無得據杖也杖疑作仗今之愚者詐而已者已下脫矣字今之狂則不復病蕩狂下疑脫者字故蕩不肆也朱型家曰蕩下疑脫而字則不復病忿戾朱型家曰戾下疑當有故忿戾三字

惡紫之奪朱章今本前有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攷異云謹按古本足利本共無此章朱休度曰巧言令色章皇本不複見攷唐石經此章亦係添注知唐以前有此本也

經

家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也作者

注

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奪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奪作亂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覆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其字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惡紫之奪朱者惡上脫云子曰三字朱下脫也字

予欲無言章

注

無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疏　云予欲無言者云下脫字曰二字而子貢怨若遂不言怨當作恐

孺悲欲見章

經　辭之孜異同○今本無之字以疾補遺疾作病

注　辭以孜異同○今本不知○孜異足利本同辭下有之字今本無知字思也孜異同○今本作之也

疏　孺悲欲見孔子者自此至將命者經上皆脫云字述使人名孔子按禮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是悲嘗北面受教于孔子而以為使人名孔子何與豈以有將命者故疑為使人名孔子者乎攷士相見禮亦有將命者鄭注將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少儀云願聞名于將命者凡欲相見者賓主皆有將命者不必定是召人也然皇氏號習禮者不應跡畧若是或別有所據乎

又召已不止也按新刋本注為其將命者不知已則已似當讀為紀今此云召已不止恐悲問疾差盖皇氏仍如舊注作不已也必有舛寫之心使無曰新之塗作日自疑

朱型家曰問疑作聞

舛寫二字必校書者因其舛寫未能改正注此二字於旁抄手不知竟改為舛寫也

宰我問章

經

稻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錦也　攷異同按世說郭泰謂陳紀曰孔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今本無也字

於汝　下同攷異同○今本汝作女

○曰汝安　攷異同○今本　拜經樓鈔本

無曰字

注

更火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下有之文二字仁恩足利本無恩字之也攷異同○今本

無也字未三攷異足利本同按正義有人子生未三歲之文則此於字乃未字之誤無疑○今本

未作於抱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之德攷異足利

本同按正義作○今本德作恩德愛乎攷異乎作也一本同今本

疏

宰我問云ㄟ者此章述經多脫云字上云宜期而不三年疑作故云

冝期而不宜三年也心如斬截按考經喪親章正義引論語食稻衣錦又云考子喪親心如刀

截似本于此亦不為雅樂雅疑作惟猶此為安此疑作以子曰予之

不仁者當作云予之不仁也者但聖人為三才宜理玩辭義宜理二字似當作儀表解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致疑作制禮三年問云為之立中制節又曰至親以期但故改火期促故字疑衍無消創鉅之文無下疑脫以字是其誰有三年之憂誰疑作曾言寧我何忽愛惜忽疑作忍繆播曰播正作協義咎憤於夫子咎正作啓義引周書中月令至故冬用槐檀也困學紀聞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亾正義謂晉太康中汲冢得之有月令篇其詞今亾騫按周禮夏官司爟注鄭司農引鄒子曰春取榆柳之大云云亦與此同賈公彥疏云先鄭引鄒子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鄒子書出于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不字疑衍兩通蓋指繆播曰以前之兩通也

飽食終日章

經

博奕注同盧文弨曰奕字正義引說文下從廾竊疑弈作奕或傳刻時沿流俗之誤故攷異亦不著○今本奕作弈

注

馬融曰足利本無慾也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作慾○今本慾作欲無也字

疏

子曰云云者子上脫云字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盧文弨曰衣字衍文

君子尚勇章

疏

子曰云云者 子上脫云字 又謂職為亂階也 史記注作不職為亂階也

則亦畏陷乎為亂 史記注無畏字

君子亦有惡乎章

經

子貢問曰 攷異同○今本無問字 亦有惡也 攷異同○今本也作乎 惡徼

攷異徹作撒注同 智者 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不遜 攷異同○今本遜作孫

注

為惡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毀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惡抄 攷異同○

今本無惡字 有也 攷異下有之字一本作私 之也○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

字

疏

子曰有惡者（此下述經上多脫云字）而窒人道理者也（朱型家曰窒下疑脫塞字下句同）勇須遜從（從當作順）惡不遜為勇者（朱型家曰疑作惡勇而無禮者）故假於孔子（盧文弨曰孔子二字疑衍）

唯女子章

經

不遜（攷異同按李善文選注作遜○今本遜作孫）有怨（攷異同○今本無有字）

疏

所以難可養立也（立疑作之）近之則不遜者（與下述經上並脫云字）

而為不遜從也從正義作順

年四十章

注　行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微子第十八凡十一章陸氏釋文十四章。今本十一章

疏　殷討庶凡盧文弨曰討當作紂

微子章

注　庶凡補遺下有也字一本同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而見殺也攷異同。

拜經樓鈔本

今本作馬融曰補遺云一本同按論語筆各異攷異見殺鮮作孔注曰○今本無足利本同○今民也攷異同○今本無各字本無也字

疏

故先去殷投周朱型家曰後雖有周親疏亦云微子見紂悉而先投周攷尚書云行適史記云遂亾及武王克商遂抱祭器造于軍門盖去殷非即投周如西楚項伯然也箕子為之奴者此下述經多脫云字職任寄重寄疑作既俱是為憂世民也民上疑脫寧字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疑當作而箕微二人並食識内之地按孔頡達尚書疏引鄭元謂微與箕俱在圻内孔雖不言意亦當在圻内也王肅謂微在圻外然此上文云二國並圻内采地名則知其不如王說也是遂去敢歸周盧文弨曰敢當作殷

柳下惠章

注

官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於所字攷異云一本有於字。今本無於字黜也攷異同。異今本無也字

疏

柳荅或人云朱型家曰疏中稱柳下惠前後各不同或稱惠或稱柳或稱禽或稱柳下惠而稱為柳則僅見于此騫按臧文仲章正義云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莊子稱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皇氏疏中稱謂不一六朝人著書不拘一律殆如劉義慶世說新語之例也

父母邦母下疑脫之字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以不當作不以

柳下惠初不聞其字季稱柳下季者一見於莊子一見於戰國策按何磻論語攷辨之云惠不與孔子同時莊子盜跖篇所謂柳下季蓋無是公之流不必定有其人若顏斶所謂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則誠有其人矣然展禽魯大夫未必棄於齊意柳下季自是齊之賢士正不謂展禽也

齊景公章

注

拜經樓鈔本

閒也攷異同按史記注有也字○今本無也字老矣不能用也攷異同足利本作老不能用按論語筆解作故言老不能用矣○今本作吾老不能用

疏

曰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此下述經上多脫云字發此言也發上疑脫故字則可不能也可疑作吾曰吾老矣不能用者當作云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

齊人歸女樂章

注

日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女樂女妓也妓當作伎致時孔子在魯致疑作是故餉魯於女樂於疑作以季子使定公季下脫桓字

楚狂接輿章

經

孔子門攷異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衰也攷異同按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唐石經作何德之衰也○今本無也字諫也攷異同按漢石經同○今本無也字追也攷異同按漢石經有也字○今本無也字避之下及注同攷異同○今本避作辟言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人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以欲足利本無欲字按欲以作以欲疑傳刻之訛攷異同今本拜經樓鈔本

深作也今字無字無作○
車字本 也 也欲今
也 無 止 君 以本
本孜 已 也 而 感
無異 而 本孜○補 切
也同 者 無異今遺作補
字○今孜 也同 本及動遺
今本異字○無一 切
作足 今而本 子
已利 避 字同 也
而本 亂 哀 本孜
已同 本孜 也 無異
而○避異 利孜 也同
甚 作同 本異字○
也 辟○ 也有 今
同孜 今字之 烏
○異 居 同也 也
今足 也 ○二 ○孜
本利 同孜 今字 今異
甚本○異 本足 本同

疏

倫所也孜疑示 云
未今異衍字 往
已此足下 者
故疏利々 不
下依本車 可
車苞並也 諫
疑已注有鄭按 者
衍字故之云陸猶按
已經門下氏可疏
故亦二堂釋追中
急無字出文俱此
趨之則門云無句
避門二也孔也與
之二本經子字來
疑已字猶歌下 者
衍字此是而包 是
可鄭過云 示
補氏孔下 已
釋論子車 往
文語下也 事

長沮桀溺章

經

誰乎　攷異同一本同今本按漢石經乎作子○今本無乎字

丘與　攷異與作歟下同

對

曰是也　攷異同○今本無對字

避人　下及注同攷異同按石経及文選注皆作避○今本避作辟

群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而誰與　足利本下有之字

注

處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處也　攷異同按陸氏釋文有也字云本今無也字○今本無也字

滔者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貌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易之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法也　補遺及二本同○今本無也字

已之　攷異無之字

法者也　攷異有也字補遺及二本同按史記注上句作法者也下句作法也○今本無者也二字

告也　攷異　拜經樓鈔本

告上有處字也字同○今本無也字便非補遺無使隱字一本同下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

居字是與鳥獸同群也攷異同足利本但無也字○今本作是同群孔安國

曰攷異足利本同按高麗本集解有此四字○今本無易也攷異也作之一本同今本

疏

定即審定之定不必疑問

孔子過之者此下述經上多脫云字則廢纔與孔子也廢疑是作授

為誰子乎按誰子與石經殘字合聖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疑而

作共長沮更定之也定疑作問曰是知津者當作云是知津矣者憮然

猶驚愕也按三蒼云憮然怪愕之詞謂彼不知巳而使非巳也正義以憮然爲失意貌似與注意

不洽外愾教者也按愾說文云憂也外一日意不定也集韻云短氣貌此愾及下有愾二

語未詳作何解惟此而巳乎至感以事反按此節疏多不甚可了疑語句

間或脫誤有不可與斯民句亦疑有脫誤不可以乘彼者也乘彼義亦未詳由管仲下文作美管仲而無譏召忽邵忽前作召忽並夫可滯哉可疑作何不達教者也朱型家曰觀下彼違則此達字蓋違之訛句無非可相非朱型家曰上非字疑衍但我自得耳句疑有誤亦不使彼易我彼下疑脫道字是今之鉤搏按集韵搏音附田器此云來是今之之鉤搏其名未聞攷工車人為耒直疵則利推句疵則利發注云耒前曲接耜者為疵讀剌鉤與句本通豈古謂之句疵而梁時謂之鉤搏與耜是今之釋釋疑作釋按釋玉篇音亦石切耕也集韵音施隻切耕貌今云耕是今之釋殆亦梁時有此稱與

子路從而後章

經

按篠玉篇作莜注云草器名

荷篠 注同攷異同按經解鉤沈引包氏章句作篠○今本篠作篠

其可廢也 攷異同○今本作其廢之

不行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老者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者作人

器名也 攷異同足利本名字同○今本無名也二字

人云 攷異云作曰

分殖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殖作植

之耶 下義邪同攷異同○今本耶作邪

芸也 補遺及一本同○今本無也字

苍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在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子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言汝 攷異同○今本汝作女

道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義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

不必自道得行

也 攷異足利本同但行下有也字 作不自必道得行一本同今本○今本作不必自已道得行

已 攷異云一本無自字

之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拱沓手也朱型家曰禮玉藻頤雷垂拱視下孔穎達疏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

逸民章

經

身者攷異同〇今本無者字

注

逸者也攷異同足利本惟有者字〇今本無者字

者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朝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〇今本無也字

已矣補遺及一本同〇今本無矣字

不復足利本上有置字

務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

自廢足利本自作身

在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字拜經樓鈔本

疏

並仕魯朝朱型家曰少連仕魯無攷寯按昔儒皆謂少連仕跡無可攷正義云食祿亂朝亦不知亂朝何所指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云〻孔子稱為東夷之子則亦未必定仕魯也

行不犯色朱型家曰色字疑行不須及言之者也及言疑發作言及

動中權也按陸氏釋文云廢馬云棄也鄭作發動貌此云廢事免于世患又曰發動中權蓋兼用馬鄭二家說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手句未王弼曰舍至

與已合同也按困學紀聞亦有此說詳何焯辨之曰孔子云我則異於是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

太師摯章

經

于河下于漢于海同攷異同○今本于作於播鞀攷異同按陸氏釋文云亦作鞉玉篇鞀同鞉○今本鞀作鼗

注

孔安國曰補遺作芑氏曰共名也攷異同○今本作皆名樂章名也攷異同按名也二字疑皆衍文當云樂章各異師觀疏中並不釋樂章名可見○今本無也字名也足利本無也字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內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也字猶搖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猶字禮毀攷異同○今本毀作壞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大師摯適齊者此下述經上皆脫云字

周公謂魯公曰章

注

禽也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無也字魯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人親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人下有之字易其親也攷異同足利本作易其親○今本作易已之親用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事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朱型家曰以此為周公顧命未知何據騫按若以此章為周公顧命經傳中實未之見考禮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後引葉公之顧命無以小謀敗大作云〻葉公逸周書作祭公乃周公之後豈說經者以其語稍相類而亦以為周公之顧命乎否則顧命二字如後漢儒林傳云肅宗幸白虎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非必如所謂臨終廻顧然後稱為顧命歟更俟知者詳之曰君子不施其親者上脫云字

周有八士章

注　得八子孜異作得八生足利本一本作得八子。今本作生八子顯士孜異足利本同。今本士作仕之耳孜異足利本同。今本耳作爾

疏　四生故八子也春秋繁露云四產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也

經一千六百四十六字
注二千零七十四字

劉仕義分類新知云昔人疑八士四乳之說為非是嘗讀北魏史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觀此復何疑於八士焉

拜經樓鈔樓

皇氏論語義疏叅訂卷之十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四章陸氏釋文二十五章。今本二十五章

士見危致命章

注　身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執德不弘章

注　重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註言無所輕重也　註下脫孔安國曰

拜經樓鈔本

子夏之門人章

經

距之下同按石經及陸氏釋文並作距○今本距作拒所聞補遺下有也字三本同我之補遺無之字我之補遺無之字

注

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子張補遺有也字一本同

疏

不得可者與與下疑脫之字不可者距之距下疑脫也字若德悠ゝ汎交德疑作得偏則寡合而身孤偏疑作褊按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疏意似本當云商也褊師也寬

此亦未能兼宏夫子度也度上疑脫之字

雖小道章

經　不為補遺為作學

注　端也攻異同○今本無也字　通也攻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云子夏曰云云者按此篇各章述經首某氏曰三字或有或無體例非一疑不無舛誤　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按後漢書蔡邕傳鄭注故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句未詳

日知其所亡章

注 聞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月無忘所能 忘下疑脫其字

博學而篤志章

注 廣學 補遺及一本廣作博 之也 攷異同補遺及一本作也○今本無也字 之而未悟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而字 事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近思於己所能及 之事也 攷異同一本作近思己所未能及之事也足利本作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今本作思己

所未能及之事若汎攷異同今本補遺汎作弘○今本無若字學者攷異同○今本學作習於所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於字鮮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百工居肆章

注　以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立作致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小人之過章

經　則文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則字

注　其情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其字實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君子有三變章

經　儼然（陸氏釋文儼本或作嚴音同○今本嚴作儼）

注　正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其事但在一時也（但疑作俱）而出言其嚴正也（盧文弨曰其當作甚）而德容自然發（朱型家曰然字疑衍）君子溫而厲是也（朱型家曰君字疑衍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此是皇本多君字確證亦是皇本已被後人改竄確證朱君疑衍之說恐失之矣）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經

第15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2版反內

巳也補遺也作矣二本同

注　病也攷異同。今本上有猶字

疏　貴乎在道貴疑作有、乎在道易隨九四爻詞

大德不踰閑章

注　不能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上有則字　可也攷異同按論語筆解有也字。今本無也字

疏　上德之人朱型家曰上疑作大　中賢以下也中賢以下正義作次賢之人拜經樓鈔本

子夏之門人章

經

有卒攷異作終卒其唯注同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唯作惟

注

但於攷異同足利本無但字有於字○今本無於字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則無
如之何也攷異作無則如之何也一本同今本作則無○今本無也字心不攷異無心
字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大業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大字必先攷異無先
字足利本同先教補遺先下有將字一本同後將補遺無將字一本同道也攷異同○
今本無也字次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巳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人耳攷異
下有也字

疏　即既深且遠即字疑衍或秋榮而早實早疑作晚

仕而優則學章

注　則可以學文也○攷異同一本無可字今本作則以學文

疏　若仕官治官〻法下二官字疑衍一

喪致乎哀章

注　滅性也攷異同補遺滅作毀○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疏 此下第三朱型家曰第上疑脫是字

吾友張也章

注 言子張之容儀之難及者也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但有也字○今本作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堂堂乎章

經 並為今本並作竝

疏

云堂〻乎至自有四章此段疑有錯誤當作此以下是第四曾參語自有四章云

堂〻乎張也者並竝也盧文弨曰六朝多用俗字故多用俗字故有以並為竝之異文案按竝與並本無分正俗漢隸中往〻用之如繁陽令碑夏承碑曹全碑等皆然故集韻云竝隸作並鮑廷博曰書中竝字日本原本俱作並新刊本改作竝然則此處盖因有並竝也句故猶仍原書之舊與

吾聞諸夫子章

注

必自致盡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言人於他行方可方疑作或然及若親喪然及二字疑衍

吾聞諸夫子章其二

經

難也攷異足利本同○今本難下有能字

拜經樓鈔本

注

速也攷異足利本同按左傳襄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杜注云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集注作速○今本速作連諒闇攷異足利本同○今本闇作陰雖不攷異足利本同○今本雖下有匕字改之攷異同一本同今本○今本無之字

疏

皆以愛敬而爲體而字疑衍此其其他可能之事也句疑有誤

孟氏使陽膚章

注

弟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官也攷異同足利本亦無之字○今本作之官所爲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過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勿自補遺勿下有之字一本同

情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犯罪離散者衆 按注云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皇此語蓋作漂散解正義云民人離散為輕易漂掠犯于刑法是以漂作剽字解未知所據謂責徼得其罪狀曰未型家疑徼作礉史記韓非傳贊云其極慘礉少恩徐廣曰礉胡草反用法慘急而鞫礉深刻下辨徼、字同

紂之不善章

經

善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於紂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拜經樓鈔本

疏

子貢語自有五章後叔孫武孫二章似後人誤合為一則子貢語自當有六章也

野客叢書作多讀如字今改作如正字如正字三字別有本否

君子之過章

經

蝕也攷異也字闕。今本作食焉

衛公孫朝章

注

朝衛攷異足利本同。今本上有公孫二字其字補遺同。今本無其也二字

同。今本無也字

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其學也

故無常師也足利本故下有曰字也字攷異

型所見本係嘉靖四十一年椒十世孫穀祥所刻其跋云是書家藏宋抄本惜闕而不全嘉靖壬辰承乏選冒偶于僚友處得見全帙亦抄本借歸命吏録之謹自校閱媿膚淺不知所裁壬戌夏秋敚復手録一遍且校且録付工繕寫鋟梓蓋當年太史文公徵明儀部陸君師道鄉進士袁君尊尼先後校讎再三又蒙黄門顧君存仁太學金君魚借所藏抄本以資勘訂雖甲乙相為是非彼此互有得失而改竄是正終寔賴之諸公之惠于穀祥也厚哉間猶有疑者姑闕之以俟魚豕之譌拂塵之喻知所不免然亦千一發所引一條在二十四卷中試詳録之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声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歆傳蔡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衛泄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

疏

則學識文武至之道小也　朱型家曰按王懋云論語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正家而蔡邕石經作志是讀識為志也今觀此疏則亦讀如正字

叔孫武叔章

經

譬諸　補遺及二本同按漢石經之作諸○今本諸作之　宮牆　攷異云一本有也字　闚見　攷異同按陸氏釋文窺作闚今本闚作窺　夫夫子之牆　攷異云一本作夫夫子之墻也足利本也字同○今本無上夫字　入者　攷異同○今本無者字　子云　今本子下有之字

注

仞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謚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伋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拜經樓鈔本

字叔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云曰子貢賢仲尼者賢下疑脫於字云夫子之墻數仞者按疏無上夫字不見其所內之美也所內正義作在內

經

按今本叔孫武叔毀仲尼別為一章義疏本與叔孫武叔語大夫章合為一但他章皆疏在経末而此節則経文獨附于前疏之後體例亦不符觀後疏云猶是前之武叔又訾毀孔子句豈皇本是二章後人誤合為一又于疏中私改其章數字字以遷就之邪存疑可也

如日補遺及三本足利本同○今本無如字絕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注

雖欲自攷異足利本同補遺自下有欲字一本同○今本無欲字傷乎攷異同○今本傷下

有之字　遺足攷異足利本無足字一本同今本

陳子禽章

經

為智下同攷異同。今本智作知　及也補遺無也字二本同　之得補遺無之字二本同

導之注同攷異同。今本導作道

注

夫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興行補遺有也字一本同　和穆攷異云一本有也字。今本

本穆作睦　生則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見字　死則見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見字

痛也攷異同補遺有矣也二字。今本無也字

疏

拜經樓鈔本

必非陳亢必非正義作不作疑誤當是同姓名名正義作字此誤故方使答距之也朱型家曰方字疑衍云言不可不慎者慎下疑脫也字死則時物感哀也下疑脫如之何其可及也疏凡三章陸氏釋文同○今本同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經

有罪在補遺及三本足利本同按石經殘字祇一罪字○今本有兩罪字行矣攷異同○今本作焉矣寬則得衆敏則有功攷異同○今本得衆下有信則民任焉句民悅民字攷異足利本同悅字注同○今本無民字悅作說

注

終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禹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名也攷異足利本同○今
本無也字文也也字攷異同○今本作之文殷家攷異足利本同○今本家作豕牡也
攷異同○今本無也字皇大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墨子引湯誓困學紀閒
孔安國注引墨子其辭若此此邢咼疏謂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
與此正同毛奇齡疑湯誓即湯詰騫按國語周內史過告褒王曰湯誓曰余一人有罪云∶韋胎解云湯
誓商書代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已散亾矣觀此則湯誓篇中明有散亾故安國轉引墨予所引湯誓
之文毛語恐不足憑此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從天今本作順從赦也攷異同○
今本無也字言桀按論語筆解上有包曰此疑脫位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有罪
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有字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攷異作已簡在天心故也足利
本同補遺故作也一本同○今本無也字不預攷異同○今本預作與過也攷異同一本之
拜經樓鈔本

字也字其有○今本作之過周ゝ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善人也攷異同○
今本無也字謂箕攷異無謂字足利本同用之也攷異同補遺之作也一本同○今本
無也字斛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民之補遺作之民一本同盡其哀攷異同一
本作盡哀也○今本無其字敬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世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武下疑脫王字仁盛聖明曰舜也正義
作仁義盛明曰舜按白虎通云仁聖盛明曰舜言天信運次朱型家ヨ信疑作位應天
從民從亦作順當帝臣謂桀也按論語筆解韓愈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
桀之罪也包以桀為帝臣非也李翱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
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傳有異同焉攷其至當即無二義騫按正義同包

皇說謙共用一辭謙疑作故則湯其可知也其疑作誓或云周家
至故是富也按大賚字本見于周書武成篇孔安國傳云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孔穎達疏論語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集解何自下意以為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如
十亂是也其意似為下文有周親仁人故云爾已上此疏復引或說以備一義仍可通于武成也
尚書第六朱型家曰六下疑有巻字江熙曰至天之文也按雖有周親至
在予一人乃武王伐紂誓眾之辭見于尚書泰誓大賚二語未見所出然即此四句書傳亦未嘗言是告
天之文也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其字疑在所字上侃按湯伐
至是誓人也按皇氏此語似欲矯江熙周告天文之意故止就此二節論則可若尚書全篇
湯誓孔傳謂戒誓其士眾湯誥以伐架大義告天下是不盡告天也泰誓三篇中言天言上帝不一亦不
得謂之句、稱人也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儀用二字未詳列次者至之
拜經樓鈔本

易說即易緯也漢人並称緯為說非字有訛○隋世禁緯書故称說

按廣韻孔字下注云成湯以其祖吞乙卯而生故名履字太乙其說又與諸家異

次也白虎通云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〻生土〻生金〻生水〻生木又曰君讓臣何法〻月三十日名其功也臣攝君何法〻土用事于季孟之間也是墨子書所言也按墨子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壯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故易說云湯名乙朱型家曰易說未知誰作按白虎通曰易曰帝乙湯名也騫按易乾鑿度曰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易說疑易緯之訛本湯名履至殷家法也朱型家曰此引白虎通與今本異今本云湯生于夏世何以用甲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〻湯名也皇所据不知何本騫按本湯疑作湯本又按正義曰孔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謚巧欲傅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

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用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按祖乙白虎通作帝乙湯六代孫也

註孔安國曰至用之也

按大賁之初本未有管蔡之事第引之以證其說尤明故王應麟曰安國此注與注尚書異

用為官爵使之行商容[illegible]

家曰按武王訪道於箕子師之也封之海外不敢臣也此云用為官爵使之行商容未詳又按樂記云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氏注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各復其位亦與此疏意不同騫按陸氏禮記釋文商容孔安國注殷之賢人鄭注商容禮樂之官孔穎達疏據武成式商容閭為商人名康成未見古文武成故曰禮樂官然此疏是釋孔安國注則當從武成而不必依樂記又安國傳武成謂釋箕子囚益其土封而此曰用為官爵亦非也

子張問章

經

拜經樓鈔本

問政攷異足利本同○今本無政字何謂五美攷異有也字一本無擇其攷異足利

本同○今本無其字出内注同補遺三本同○今本内作納

注

財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愓之也攷異同一本同今本足利本愓下作人字無也字○今本無之字視成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剋期也攷異也字同○今本剋作刻無也字物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道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接物以為敬為字疑衍望之儼然按陸氏釋文於此章儼字不云本或作嚴故知古本此章與君子有三變章儼字各不同也與民無信而虛期乀正義作而虛刻期此上期字疑作剋人君若物與人物下疑有應字

不知命章

注　分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

疏　云不知禮無以立者按此與下云不知言無以知人者ゝ上並少也字攷漢韓嬰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又論語筆解舉首節亦無也字疑古本或有三句皆無也字者

經一千一百七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三十字

通計
經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九字
注二萬二千零十二字

拜經樓鈔本

吴騫論語義疏參訂十卷，傳本有二：一、藤冢鄰借鈔倫哲如藏本（簡稱藤冢本），今全書據以影印者是也。二、倉石武四郎據孫人和藏本謄鈔油印者（簡稱倉石本）。倉石本蓋近乎傳其稿本面目，除眉頭底下貼滿箋紙外，本文中涂改補訂之迹斑斑可見，借以窺識吴氏初稿草成之后，孜孜修訂之意，尤為可貴。考之藤冢本，凡倉石本有批改之處皆已正之，則藤冢本視為修定本可也。惟藤冢本出民國間職業抄手，雖其字迹清晰，而校勘不精，實有礙閱讀。此持倉石本校藤冢本文字，編為校勘記，倉石本顯誤則概略之，庶為讀藤冢本者之一助耳。至若藤冢本已經刊削之原稿文字，則限于體例未能為之表示，望有意者自就倉石本識之。

本文

倉石本卷首有某人題記，為藤冢本所無。原文不可卒讀，除文字訛誤外，内容疑亦有出于誤會者。今試為標點，録于左。又，倉石氏編印時，于其字之難辨者，直摹其形，不更為正書。今仍其舊，外加□以識之。

拜經手録有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十三册，三十二卷，及「古文孝經、皇侃論語義疏，借讀於鮑氏，就其所[考]（孝）經注録之，名補遺録」，見[題]（頌）跋記中。此得苕估吴[考][治]于書[形]，補遺中之一也。義疏全文，[知]（之）不足齋已刊于叢書，故不復録，但據十卷中校勘之經、注、疏標出之。精密詳審，讀義疏之實筏也。自序云：「藏之家塾，以備童觀」，則固未嘗刊

布矣。可不寶諸！

辛未春三月二十八日，紗

恒記于東洲新居。

時五十六，初度懸弧之辰；鄉僻憂居，抑塞無聊，慨人心之嶮巇，念倫紀之衰薄，身教而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書於簡端以誌慨。

吴騫序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序，六行）

倉石本考下有遺字。

因取以校勘皇疏之之同異（序，十行）

倉石本不重之字。

乾隆四十有六年（序，十五行）

倉石本此序末尾有「是本為拜經初稿改易三審矣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得于東洲新居」二十八字，為小字雙行也。

例言

楊氏焦氏（例言，三頁四行）

倉石本楊氏焦氏作焦氏楊氏。

具存其異同（例言，六頁九行左）

倉石本具作俱。

釋文所云皇音者即因義疏之說（例言，七頁上欄外注其二，三行）

倉石本所云作取之，者下有疑字。

邢昺正義（例言，八頁一行）

倉石本義下有本略同三字，三字外加括號「」。

附録

微言已絶（附録，二頁五行）

倉石本已作既。

古論語者出自孔壁中（附録、三頁五行）

倉石本孔下有氏字。

後漢馬融亦注之(附録，三頁七行)

倉石本無漢字。

最後而行於漢室(附録，三頁九行)

倉石本室作世。

按文逢正義作文逸(附録，四頁三行左)

倉石本逢作逢。

按廣韵周下注云(附録，四頁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周下有字字。

珊琳公珊公(附録，六頁九行右)

倉石本不重珊公二字。

即謂包咸所述非別有(附録，六頁上欄外注其二，三行)

倉石本此條作即謂包咸述其義耳非別有。

蓋取他家(附録，六頁上欄外注其二，七行)

倉石本家作書。

通儒等五字等(附録，七頁一行右)

倉石本無上等字。

義疏叙

魏公子(義疏叙，十二行左)

倉石本魏作衛。

富於周公云云(義疏叙，上欄外注其二，一行)

倉石本云云作周公。

列之非重出也(義疏叙，上欄外注其二，三行)

倉石本列作別。

集解叙

今本無之字(集解叙，四行左)

倉石本之作以。按今本作為之注，上無以字，則此條當云今本無以字。藤冢本誤。

中間為之(集解叙，上欄外注，一

行）
倉石本閒作間。按集解叙作中間，藤冢本誤。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章〉
今本無融字（注，一行左）
倉石本今上有○。按據體例藤冢本當補○。
以著其姓（注，七行右）
倉石本著下有姓字。按攷異與藤冢本同，倉石本誤。
今本君子不怒（注，十行左）
倉石本本下有作字。按據體例藤冢本當補作字。
改偶誤記也（疏、十二行左）
倉石本改作蓋
肆疑作肆（疏，十四行左）
倉石本下肆作肆。按藤冢本誤。
〈其為人也章〉
大雅思齊正義（經，一行左）
倉石本脫思字。
其為人之本與（經，二行）
倉石本人作仁。按義疏亦作仁，藤冢本誤。
而後可大成也（注，三行）
倉石本無可字。按義疏有可字，倉石本誤。
〈巧言令色章〉
今本無人字（經，一行）
倉石本人作有。按今本作鮮矣仁，藤冢本誤。
〈道千乘章〉
按陸氏釋文云（經，一行右）
倉石本無氏字。按據體例倉石本當補氏字。
足利無之字（注，一行右）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按據攷異藤冢本當補本字。
百里十國者（注，七行）

倉石本十作之。按義疏作百里之國者，藤冢本誤。

今本作故愛養之（注，十行左）

倉石本今上有〇。按藤冢本當補〇，下同。

〈子禽問章〉

今本作自願與之為治（注，三行左）

倉石本今上有〇。

推人後己（疏，一行）

倉石本入作人。按義疏亦作人，藤冢本誤。

〈信近於義章〉

因不失其親（疏，三行右）

倉石本無親字。

豈得輒婚（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豈得作定約。

〈貧而無諂章〉

今本無也字（注，一行左）

倉石本本下有生字，誤。

後漢書東平傳論（上欄外注，四行）

倉石本作後漢書東平王傳論語。

脱一道也（上欄外注，十二行）

倉石本道下有字字。

仰蔡嚴鄭樂道（上欄外注，十四行）

倉石本蔡作慕。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王肅曰患己之無能知也（注，一行）

倉石本曰下有但字。按義疏亦有但字，藤冢本誤。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今本作包曰（注，一行）

倉石本包作苞。

〈吾十有五章〉

或幾乎息矣（疏，三行右）
倉石本息作失。
下文又有（疏，七行右）
倉石本無文字。
論語拾遺從心所欲（疏，九行右）
倉石本從作縱。
〈子游問孝章〉
今本作乃字（注，三行）
倉石本字作至。按今本作乃至，藤家本誤。
〈學而不思章〉
使人精神疲殆也（注，二行）
倉石本無神字，誤。
而無功（疏，一行）
倉石本功下有也字。按義疏亦有也字，藤家本誤。
〈攻乎異端章〉
按文心雕龍云（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龍下有序字。
〈由誨汝知之乎章〉

文章二字疑衍（疏，一行）
倉石本疑衍作闕疑。
〈哀公問章〉
之謚也、舉用正直、上矣（經，一行）
倉石本同。按之謚也、舉用正直、上矣三條并是集解文，參訂誤以為經。應提行，標注字。
〈人而無信章〉
縛軛者也（注，一行）
倉石本無也字。按義疏有也字，倉石本誤。
〈子張問十世章〉
今本作勢數（注，四行左）
倉石本勢作世。按今本亦作世數，藤家本誤。
此則由夏下遠殷周（疏，六行左）
倉石本遠作逮。
此依三王之次（疏，六行左）
倉石本依下衍依字。

〈非其鬼章〉

一本福字有者也二字（注，一行左）

倉石本字作下。按敦𥇍云一本福下作者也，藤家本誤。

八佾第三

〈君子無所爭章〉

收歛當作收（疏，一行左）

倉石本當作嘗。按倉石本誤。

〈巧笑倩兮章〉

言詩已矣（注，三行）

倉石本無已字。按義疏作言詩已矣，倉石本誤。

〈禘自既灌章〉

竊按此句疑當云（疏，五行右）

倉石本疑作宜。

鬱金取沙莎（疏，五行右）

倉石本沙作汁。

解疏意若云（疏，六行右）

倉石本解作詳，無若云二字。

而泲于此暢也（疏，六行左）

倉石本也下有「胡景枕曰此暢暢疑鬯朱型家曰按雜記暢臼以椈」二十字。

祭天人共之（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天下有祭人二字。

既大祭宜大不（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無不字。

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上欄外注，六行）

倉石本無合聚祭之一則六字。

五年非祫多而禘少耳也（上欄外注，十六行）

倉石本無耳字。

顯不必疑（下欄外注，二行）

倉石本顯下有似字。

〈或問禘之說章〉

杜氏通典禘祫議（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禘祫倒，議下有曰字。

一祭二名無差降（上欄外注，五行）
倉石本名下有禮字。
先儒論之不同者也（上欄外注，六行）
倉石本論之倒。
〈王孫賈問曰章〉
臣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注，一行）
倉石本無下有有字，誤。
政者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注，二行）
倉石本無下有者字，誤。
改為賈孔氏（上欄外注，四行）
倉石本孔作孫。
〈射不主皮章〉
云射有五善五善者（疏，九行左）
倉石本不重五善二字。
說又微別（疏，十行）
倉石本又作有。
〈定公問君使臣章〉
問也，攷異同○今本作問之（注，一行）
倉石本無此一條。蓋倉石本誤脱。
〈哀公問社章〉
殷居亳亳宜柏（疏，四行）
倉石本柏作栢。按義疏本亦作栢。
〈管仲之器章〉
若與鄰國君為好會（注，六行）
倉石本會下有與字。按義疏無與字，倉石本誤。
攷異足利同（注，六行左）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按藤冢本當補本字。
閣當作閤下同（疏，一行）
倉石本下作後。
〈儀封人章〉
論語集解末刊（疏，二行左）

倉石本末下有作字。

〈子謂韶章〉

足利無曰字（注，三行右）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按藤冢本當補本字。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

五當四（疏，一行右）

倉石本當下有作字。

説文云里門也（疏，三行右）

倉石本無云字。

故疏云里仁亦美云（疏，三行左）

倉石本里仁作閭仁既。按義疏云：里仁既為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

里與閭（疏，三行左）

倉石本閭下有家既同三字。

爾雅云：：（上欄外注，四行）

倉石本：：下有又正字通亦引此句八字。

〈富與貴章〉

攷異，同下同（注，五行右）

倉石本下同下有按字。

及草上之必偃（疏，三行右）

倉石本之下有風字。

〈我未見好章〉

倉石本好下有仁字。

今本無也字（經，一行）

倉石本也作者。按今本作足者，倉石本誤。

〈君子之於天下章〉

故毛氏（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無氏字。

無所貪慕（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慕下有也字。

〈德不孤章〉

亦皆不志（疏，二行）

倉石本志作忘。按義疏此句作亦不皆忘，藤冢本倉石本并誤。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在十八藥中下三(疏，四行左)
倉石本中作而。
蓋即用此疏雀語事(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無即字。
〈子謂南容章〉
南宮縚(疏，一行右)
倉石本縚作滔。
〈賜也何如章〉
鄭康成不聞有三禮圖記(上欄外注其一，二行)
倉石本記下有查字。
〈雍也仁而不佞章〉
又攷異作民(經，二行)
倉石本又作人。按攷異云：屢憎於人，人作民。藤家本誤。
〈子使漆雕開章〉
漆雕，攷異同按陸氏釋文與宋本論語并作雕(經，一行)
倉石本雕并作彫。按義疏亦作彫。
〈道不行章〉
按今本竝作子路(上欄外注其一，一行)
倉石本按上有今本作孔路五字。
今本無復字非取字(上欄外注其二，一行)
倉石本此條作今本無取字按今本無復字。
〈孟武伯問子路章〉
即坊記家富至皆可稱雜記耶(上欄外注)
倉石本無此三行。
〈子謂子貢章〉
繆氏之意似本於此(疏，二行左)
倉石本本下有胚胎二字。
吾與汝(上欄外注，五行)
倉石本無汝字。

論衡凡引子至見世說文學篇注（上欄外注，十二行）
倉石本無衡凡引以至篇注三十字。

〈宰予晝寢章〉

玉篇引論語（上欄外注其一，一行）
倉石本圬下有按字。

又以為本隋侯句也（上欄外注其二，四行）
倉石本句作白，也下有集字查三字。

〈夫子之文章章〉

似即指此疏也（上欄外注，七行）
倉石本似作以。

〈子路有聞章〉

今本作未能及得行（注，一行）
倉石本同。按此條應改作今本未及行五字。

〈臧文仲章〉

智寫（經，一行）
倉石本此二字作智也。按義疏亦作智也，藤家本誤。

補遺楹上有之字（注，二行右）
倉石本上作下。按補遺作上，倉石本誤。

竊按禮器孔疏（疏，四行）
倉石本疏下有引字。

〈令尹子文章〉

一本及足利本同（注，五行左）
倉石本一作二。按補遺亦作二本足利本同，藤家本誤。

不應復出信之矣（疏，三行左）
倉石本之作字。

皇疏至自是誤衍（上欄外注其一）
倉石本無此條二十九字。

按顧炎武所唐韵正（上欄外注其二，一行）
倉石本所下有著字。

古音乳（上欄外注其二，三行）
倉石本無古字。
今監本作捐（上欄外注其三，一行）
倉石本作作注。
豈毛本之誤如此耶（上欄外注其三，二行）
倉石本耶下有取之。
所云今本（上欄外注其三，三行）
倉石本無所云二字。
〈伯夷叔齊章〉
又云正義本前注丙寅（疏，二行右）
倉石本無丙寅二字。
有天下在十有八（疏，三行右）
倉石本有八作月人。
經義攷列□中（疏，九行左）
倉石本列下有緯字。
王至東邦大令諸侯（上欄外注其一，三行）
倉石本邦作郊，大作天。
是日封予（上欄外注其一，四行）
倉石本予作子。
已積三千（上欄外注其一，六行）
倉石本已作既。
姑識以俟（上欄外注其一，十行）
倉石本識下有之字。
竊按漢杜首陽山賦（横欄外注，二行）
倉石本竊下有又字，首作云。
大而庶叔齊小而正（上欄外注其三，一行）
倉石本庶叔齊小作康叔夷齊。
少陽篇（上欄外注其三，三行）
倉石本無少字。
臆否斷否（上欄外注其三，四行）
倉石本無上否字。
學齊何不（上欄外注其三，四行）
倉石本無學字。
〈十室之邑章〉

不必用意過為（上欄外注，七行）

倉石本過作至。

西河多妄説（上欄外注，九行）

倉石本西河作安何。

此條向從萬表灼艾集録（下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萬作某，集下有所引二字。

九沙山人（下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沙作洲。

雍也第六

〈仲弓問章〉

尸容（疏、五行左）

倉石本尸作户。

〈子華使於齊章〉

今本作公西華赤之子（注、二行）

倉石本子作字。按今本作赤之字，藤冢本誤。

〈原思為之宰章〉

鄉黨在百里之内也（疏、一行）

倉石本百下有意字。按義疏無意字，倉石本誤。

〈季氏使閔子章〉

季康子則南蒯事相隔已三十余年（疏、十一行左）

倉石本事下有則字。

汶見禹貢（上欄外注其一）

倉石本汶上有之字。

趙氏所引（上欄外注其二、一行）

倉石本無趙字。

〈賢哉回也章〉

故瓠片（疏、一行左）

倉石本故下有曰字。

馬鄭之説相同馬字疑作孔為是（上欄外注）

倉石本此條作蓋馬鄭之説相同馬疑當作孔十二字。

〈子謂子夏章〉

言濡弱也（上欄外注其一、二行）

倉石本弱作溺。

〈孟子反章〉
乘馬為騎也（疏、二行）
倉石本無馬字。
〈樊遲問知章〉
攷異云足利作乃得功（注、二行）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按藤冢本當本字。
〈觚不觚章〉
故攷工曰豆實三（注、七行右）
倉石本工下有記字。
〈子見南子章〉
攷異厭作壓（經、一行）
倉石本厭作厭。
本傳疑即係孔子世家（疏、三行）
倉石本無係字。
而那曷因之也（疏、五行左）
倉石本那作邢。
毛奇齡四書賸言（疏、七行左）
倉石本賸作謄。
故夫子誓之（上欄外注其一、一行）
倉石本故作注我。
但解矢為誓耳（上欄外注其一、三行）
倉石本耳作可。
汚下不必有而字（上欄外注其二）
倉石本汚上有則處汚不辱五字。
〈如有博施章〉
之下疑脫行之（疏、一行）
倉石本之作字。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今本作但述（注、二行左）
倉石本述下有之耳二字。按今本作但述之耳、藤冢本誤。
〈子食於有喪者章〉
補遺心下有也字二字（注、一行）

倉石本也字作之也。按補遺亦作之也、藤冢本誤。

〈子謂顏淵曰章〉

豈釋文之誤歟（疏、二行左）

倉石本誤作悞。

〈富而可求章〉

足利作而得（注、一行右）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

〈子在齊章〉

今本作忽妄於肉味（注、三行）

倉石本妄作忘。按今本亦作忘，藤冢本誤。

〈加我數年章〉

則飲神漢（疏、二行左）

倉石本漢作潢。

〈子以四教章〉

一本上有也字（注、一行）

倉石本也作此。按攷異云：一本作此四者。藤冢本誤。

〈互鄉難與言章〉

倉石本鄉作相，誤。

〈奢則不孫章〉

倉石本則作者，誤。

下同攷異（經、一行）

倉石本異下有同字。按攷異云：孫作遜下同。藤冢本誤。

泰伯第八

今本同（泰伯第八下、一左）

倉石本今上有〇。

〈泰伯章〉

今本作長子（注、一行左）

倉石本子作字。按今本太子也作長子。倉石本誤。

〈恭而無禮章〉

慛也、攷異同〇今本無也（注、一行）

倉石本無也下有字字。藤冢本蓋脱字字。

不知誤使可時（注、三行右）

倉石本使作始。

〈曾子有疾章〉其二
妄大（注、三行）
倉石本妄作忘。按義疏亦作忘大、藤家本誤。
此之尺二寸者（疏、五行左）
倉石本無此字。
而與古禮漢禮異歟（疏、五行左）
倉石本無漢禮二字。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按玉篇引論語託作侂（上欄外注）
倉石本此條作託。按玉篇引論語作侂。
〈民可使由之章〉
用也、攷異用下有之字（注、一行）
倉石本下用作同。按攷異云、由用也，也上有之字。倉石本誤。
〈好勇疾貧章〉
今本太作太（注、二行左）
倉石本上太作大。按今本作太甚，藤家本誤。
〈大哉堯之章〉
不知何所據（注、二行左）
倉石本無所字。
此下疑缺巍巍乎（疏、一行右）
倉石本缺作脫。
〈舜有臣五人章〉
每遇理字輒臆改為治（注、二行左）
倉石本理作禮。
一作而不去（疏、二行左）
倉石本去作云。
困學紀聞云（疏、三行右）
倉石本紀作記。
焉鄭以十人（疏、六行左）
倉石本焉作馬。
〈禹吾無間然章〉
六書正偽（疏、五行右）
倉石本偽作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疏（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疏上有子罕言利章五字。
〈麻冕章〉
凡冕屬其服皆上元下纁（疏、二行左）
倉石本冕作免，纁作纏。
〈子畏於匡章〉
故疑為衛地（疏、三行左）
倉石本地作也。
〈太宰問章〉
而始之知之乎（疏、八行左）
倉石本無上之字。
〈牢曰章〉
今本作故多伎藝（注、一行左）
倉石本伎作技。按今本作技，藤冢本誤。
〈顏淵喟然章〉
今本作所字（注、四行左）
倉石本字作序。按今本作所序，藤冢本誤。
〈子疾病章〉
攷異手下有也字（注、四行右）
倉石本手作乎。按攷異云、乎下有也字、藤冢本乎訛手。
〈有美玉於斯章〉
賣當作賣（注、三行右）
倉石本下賣作買。
也字攷異同（注、三行左）
倉石本也作賣。按攷異云、之辭下有也字。倉石本誤。
韞褱之也（疏、一行）
褱，倉石本同，義疏作裹。
〈子欲居九夷章〉
高驪后漢書從馬（上欄外注其一）
倉石本無后漢書三字。
盧注為是（上欄外注其二）

倉石本無注字。
〈吾自衛反魯章〉
疏也（標字）
倉石本無也字。按藤冢本衍也字。
〈子在川上章〉
往昔（注、一行）
倉石本昔作者。按義疏作往者，藤冢本誤。
今本往下有也字（注、一行左）
倉石本同。按今本作往也者。
〈語之而不隋章〉
倉石本隋作惰，注不隋亦同。按義疏作惰，藤冢本誤。
〈主忠信章〉
今本無毋（經、一行）
倉石本無下有作字。按今本作毋，藤冢本當補作字。
〈歲寒章〉
后彫（經、一行）
倉石本彫作凋。按義疏亦作凋，藤冢本誤。
泣竝作凋（經、一行左）
倉石本泣作注。
今本凋作彫（經、一行左）
倉石本今上有〇。
書峻宇彫牆（上欄外注、二行）
倉石本宇作字。
〈可與共學章〉
文心雕龍云（經、二行右）
倉石本龍下有風骨篇三字。
今本作未必能所立（注、三行左）
倉石本能下有有字。按今本亦有有字，藤冢本誤。
俗呼棠梨（疏、五行右）
倉石本梨梨作棃棃。
澁也澁而多刺（疏、六行左）
倉石本也作心，刺下有故詩以杕杜比無兄弟即棣也棠梨甘而枝條稠順二十字。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節〉

孤卿持揖大夫揖士（疏、六行）

倉石本持作特，夫下有旅字。

蓋亦想當然耳（疏、八行右）

倉石本耳作爾。

玉藻謂君子之容（疏、八行左）

倉石本君下有之字。

〈君召使擯節〉

主副曰擯（疏、二行右）

倉石本主作賓。

此明則送賓禮足（疏、四行）

倉石本足下有也字。按義疏無也字。倉石本誤。

〈入公門節〉

按經文趨下進進字（疏、三行右）

倉石本無一進字。

〈執圭節〉

制雖降君一等（疏、四行左）

倉石本君下有而字。

謂初授受至與天時也（疏、六行）

倉石本天作人。按義疏亦作人。藤冢本誤。

所謂受綬之儀容乎（疏、八行右）

倉石本儀容倒。

〈君子不以紺緅飾節〉

又按緇衣裘□裘（疏、七行右）

倉石本衣下有羔字。

皆息民謂之臘（疏、十三行右）

倉石本皆作此。

按裳服止裳内削幅句（疏、二十一行右）

倉石本裳作喪。

士冠禮注又云（疏、二十六行右）

倉石本禮下有云字。

故孔子志喪（疏、三十一行左）

倉石本志作去。

俗字疑衍（疏、三十五行）

倉石本俗作浴。按藤冢本誤。

〈齊必變食節〉

按陸氏釋文云今本作薫(注、五行)

倉石本今本作本今。按釋文作本今。藤冢本誤。

寱按詩疏引論語亦作酤酒市脯(疏、十二行)

倉石本按下有陸氏毛三字，脯下有是古本作酤五字。

〈鄉人儺節〉

儺口作邪許今(疏、三行左)

倉石本今作令。

仲秋惟天子得行之(疏、五行右)

倉石本惟作為。

月今正義云(疏、六行左)

倉石本今作令。

不時即退(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時即作即時。

海録碎事過作變(上欄外注、五行)

倉石本過字在海字上。

〈君賜食節〉

先字攷异足利同(注、三行右)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按藤冢本當補本字。

〈疾君視之章〉

倉石本章作節。按上下例之，此亦當稱節，藤冢本誤。

東漢時見論語(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漢作海，誤。

〈君命召節〉

今本作出行(注、一行)

倉石本作行出。按今本作行出。藤冢本誤。

〈見齊衰節〉

攷异足利同(經、一行右)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按藤冢本當補本字。

輢豎在車箱(疏、四行右)

倉石本豎作竪。

〈升車節〉

但不過衡軛耳（疏、四行左）
倉石本軛作枙。

先進第十一

〈德行章〉
而復及于陳蔡之難（疏、三行左）
倉石本復作後。
與前節不連爲一章（疏、七行左）
倉石本無節字。
〈回也非助我章〉
今本無猶也（注、一行左）
倉石本也作字。按今本作助益也，無猶字。藤家本誤。
〈孝哉閔子章〉
下皆倣此（注、一行）
倉石本倣作放。
蓋亦取昆明之義（上欄外注、四行）
倉石本無蓋字。
〈顏淵死章〉其一
知古之善本（經、三行右）
倉石本無古字。
吾以二字故異，足利同（經、六行右）
倉石本利下有本字。
昔我子死故鯉死也（疏、一行）
倉石本與藤家本同。按昔我子死四字疏與故鯉死也四字不連，當削昔我子死四字。
〈柴也愚章〉
今本僻作辟（經、一行左）
倉石本今上有〇。按藤家本當補〇。
普半反本今作畔（注，四行右）
倉石本本今作今本。按釋文作本今，此當作本今。倉石本誤。
嬌疑矯之誤（上欄外注其三）
倉石本嬌上有嬌君命三字。
〈子畏於匡章〉
必字疑衍（疏、四行）
倉石本此條作則字疑衍，而則

字旁有小字必字。

〈季子然問章〉

之子弟也(注、一行)

倉石本子弟作弟子。按義疏作之子弟也。倉石本誤。

〈子路使子羔章〉

正義作學未熟習(疏、一行)

倉石本熟習作習熟。按今本正義作熟習,與藤冢本合。

〈子路曾皙章〉

陸氏釋文云鄭本作饌(經、二行)

倉石本本作氏。按釋文作鄭本作饌。倉石本誤。

今本作謂相君之禮(注、九行左)

倉石本謂作為。按今本作謂。倉石本誤。

今本無爾字(注、十一行左)

倉石本爾作也。按義疏作鏗爾者,而今本作鏗者。倉石本誤。

以為他共所知(疏、四行)

倉石本共所知作兵所加。按義疏亦作兵所加。藤冢本誤。

若以亦為小(疏、七行)

倉石本亦作赤。按義疏作赤。藤冢本誤。

此六殷朝王之事也(疏、十一行)

倉石本殷作服。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此章經注並作剋(疏、一行)

倉石本剋作尅。

〈棘子成曰章〉

此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此作故,無「之」字。

〈哀公問章〉

為天下通法也(注、一行)

倉石本通上有之字。按義疏無之字。倉石本誤。

〈聽訟章〉

倉石本重聽字。

删起契之過四字（上欄外注，二行）

倉石本過作至。

〈季康子問政章〉

子師而行（經、一行）

倉石本行作正。按義疏亦作正。藤冢本誤。

〈季康子患盜章〉

汝正義作子后周（疏、一行）

倉石本周作同。

〈子張問士章〉

夫聞者、攷異同〇今本達下有也字（經、二行）

倉石本達作聞。按藤冢本誤。

今本并無佞人二字（注、四行左）

倉石本無并字。

〈樊遲從游章〉

故其下可遊也（注、一行）

游字倉石本亦同。按義疏游作遊、此條游字據義疏當改為遊字。

今本作故下可遊也（注、一行右）

遊字倉石本亦同。按今本作游。此條遊字當改為游字。

〈樊遲問仁章〉

嚮也（經、一行）

倉石本嚮作響。按義疏作嚮倉石本誤。

子路第十三

邦下疑脱哉字（疏、一行）

倉石本無疑字。

〈衛君待子章〉

順序疑後人所改（疏、六行右）

倉石本序作字。

〈子謂衛公子荊章〉

嚮按正正義（疏、一行）

倉石本無一正字。

〈子適衛章〉

與論衡合（上欄外注）

倉石本與上有子僕二字。

〈冉子退朝章〉

今本也作之（注、二行）

倉石本也作之三字作無也字三字。按今本作聞之。倉石本誤。

〈葉公問政章〉

此云豪氣不除（疏、二行左）

倉石本不作末。按義疏作不。倉石本誤。

〈子夏為莒父章〉

古文上作無（經、一行右）

倉石本文作本。按致異云古本。藤冢本誤。

〈樊遲問仁章〉

道下脱脱也字（疏、一行）

倉石本上脱作疑。

〈子貢問曰章〉

考疑作行（疏、三行左）

倉石本考作孝。

本出康成（上欄外注、二行）

倉石本成下有注字。

〈不得中行章〉

正義作應云進而退（疏、一行）

倉石本無云字。按云字本屬疏文，抄寫時誤攙入注文中。藤冢本誤。

狂者進取善道者（疏、二行）

倉石本狂上有云字。按藤冢本誤脱。

取進下疑脱於字（疏、二行）

倉石本無進字。

〈君子易事章〉

朱型家曰脱下疑脱也字（疏、二行）

倉石本脱作説。按藤冢本誤。

憲問第十四

〈為命章〉

大名也（注、一行）

倉石本大作夫。按義疏作夫。藤冢本誤。

〈或問子産章〉

此或有他誤（疏、五行左）

倉石本他作脱。按藤冢本誤。

〈子路問成人章〉

鬻按東方奏牘（疏、三行）

倉石本方下有朔字。

牛盡虎之未飽（疏、四行）

倉石本飽作飽。按義疏亦作飽。藤冢本誤。

〈子問公叔文子章〉

今本無之字（經、二行）

倉石本之作也。按義疏作其取也，而今本作其取。藤冢本誤。

曲禮注文子衛獻公之孫（注、一行）

倉石本文作攸。

是可一拊掌也（注、四行右）

倉石本拊作拊。

嫌其一（注、四行）

倉石本一作不能悉然也。按藤冢本誤。

攷異足利本同（注、四行）

倉石本無足利本三字。按攷異云：嫌下有其字足利本同。則藤冢本不誤。

今本無也字（注、五行）

倉石本同。按一改為不能悉然也，則此條言及其字，無下當補其字二字，作「今本無其字、也字」。

然也、攷異同○。今本無也字（注、五行）

倉石本無此條。按上既以一改為不能悉然也，此複出，應刪。

義門引王厚齊見讀書記（上欄外注其一）

倉石本義上有枝字。

嫌其不能悉然也誤作嫌其一（上欄外注其二）

倉石本無此條。

〈臧武仲章〉

紇非取（注、一行）

倉石本取作敢。按義疏亦作

敢，藤冢本誤。
攱異同足利同（注、二行）
倉石本作攱異足利本同。按
參訂體例，倉石本為是。
有公子殂（疏、四行）
倉石本殂作鉏。按義疏亦作
鉏，藤冢本誤。
〈桓公殺公子糾章〉
九年會葵不知其所據何本也
（疏、四行）
倉石本葵下有丘字。
〈管仲非仁者章〉
自刎而其說又異（疏、五行左）
倉石本而下有死字。
〈子言衛靈公章〉
今本無乎（注、一行左）
倉石本乎下有字字。
〈不在其位章〉
與此正合（經、二行）
倉石本與此二字倒。

〈微生畝章〉
今本無對字（經、一行）
倉石本今上有○。
〈公伯寮章〉
今本也作之（注、四行）
倉石本作今本無也字。按今
本作而肆之。倉石本誤。
〈賢者辟世章〉
今本作者七人（一行右）
倉石本今上有○。此處不要
補○，倉石本誤。
〈子路宿於石門章〉
鹿門吏門（疏、二行左）
倉石本吏作史
當引釋地（上欄外注其二）
此條倉石本作門當引釋地吏
門吏訛史十字。
〈子擊磬於衛章〉
詩正義孫炎曰（疏、三行）
倉石本孫炎曰旁無•。

鄭注論語云(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云下有々。

鄭注論語至捴名厲也(疏、三行左)

此注上欄外，倉石本有「鄭注論語至捴名厲也乃詩正義文似□似已説矣□引用不標元書明以前無此弊」三十一字。

〈書云高宗章〉

周武王伐紂之歲(疏、一行)

倉石本紂作紂。

默下有三年不言句(疏、四行右)

倉石本有作不。

即倚廬之廬(疏、六行右)

倉石本倚作依。

高宗是二十二帝(上欄外注、二行)

倉石本是下有第字。

衛靈公第十五

〈賜也章〉

攷異本利本同(注、一行)

倉石本本作足。按藤冢本誤。

〈由知德者章〉

今本無者字(注、一行左)

倉石本者下有「也二」二字。按義疏作「德者也」，而今本作德，無「者也」二字。藤冢本誤。

〈無為而治章〉

朱型家曰善字疑衍(疏、一行)

倉石本無字字。

〈子張問行章〉

今本無然(經、一行左)

倉石本然字下有字字。

〈可與言章〉

知者(經、一行)

倉石本知作智。按義疏亦作智，據義疏知字當作智字，藤冢本誤。

〈人無遠慮章〉

疏

按藤冢本只有疏字。倉石本疏字下有生當思漸、朱型家曰、漸疑作深（朱型家以下小字雙行）十二字。

倉石本上欄外有人生當思漸漸字自佳不必疑深字之訛十六字。

〈君子矜而不爭章〉

侃焉若非終日（疏、一行）

倉石本上欄外有其身侃焉○竊疑侃是僥僥字之訛十三字。

盧校同（上欄外注）

倉石本無此三字。

〈巧言亂德章〉

倉石本巧作攷。按義疏作巧，倉石本誤。

〈人能弘道章〉

今本上有王曰二字材並才（注、一行左）

倉石本并作作。按此集解材字兩見，今本並作才，吳竊注材並才三字疑當作材並作才四字。

〈君子謀道章〉

今本作此勸人說（注、三行左）

倉石本說作學。按今本亦作學，藤冢本誤。

必他人所奪（疏、一行）

倉石本奪下有得。按義疏無得字，倉石本誤。

〈知及之章〉

知字倉石本亦同，義疏作智字。

上也（注、一行）

倉石本上作工。按義疏作上也，倉石本誤。

〈事君敬其事章〉

盧文弨曰纏字衍（疏、一行右）

倉石本字作而。

季氏第十六

朱型家曰故疑作文（疏、一行）

倉石本文作又。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孔氏曰（注、二行）

倉石本曰作也。按義疏亦作也，藤冢本誤。

攷異也字同（注、二行右）

倉石本也作氏。按攷異云來告孔子下有也字。據攷異所云，此條校也字，倉石本誤。

者之過至非典守（注、八行）

倉石本脱此二行三十九字。

注鄭玄曰至蕭牆也（疏、九行）

倉石本蕭牆也作子也。按義疏亦作子也，藤冢本誤。

應作鄭元曰至子也（上欄外注）

倉石本無此條。

〈天下有道章〉

攷異同足利本矣字同（注、一行）

倉石本下同字下有無字。按攷異云足利本矣字同無。藤冢本誤。

〈益者三友章〉

一本作便辟（注、二行右）

辟字倉石本同。按攷異云一本作便僻。辟字當改僻字。

〈益者三樂章〉

攷異同足今本作不節（注、二行）

倉石本足作〇。按藤冢本誤。

〈侍於君子章〉

攷異同〇利本作猶瞀者（注、一行）

倉石本〇作足。按藤冢本誤。

〈君子有三畏章〉

甕按觀亦無知字（注、二行）

倉石本無觀字。

〈生而知之者章〉

倉石本無者字。義疏作生而知之者，倉石本應補者字。

〈見善如不及章〉

甕按朱子集注謂為伊尹太公之

流(疏、二行左)
倉石本為作惟。按論語集注云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藤冢本蓋誤。

〈齊景公章〉

足利本德亦作得(經、一行)
倉石本德亦作亦德。按攷異云足利本亦德作得。藤冢本誤。

蒲坂縣(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坂作阪,下同。

舜揖讓之區(上欄外注、十行)
倉石本讓作遜。

〈陳亢問章〉

曰學禮乎者(疏、三行)
倉石本學禮二字倒。按義疏云曰學禮乎者。倉石本誤。

陽貨第十七

〈陽貨章〉

逢也(注、一行)
倉石本逢作適。按義疏亦作逢也。藤冢本誤。

大夫親賜□、、拜受(疏、三行)
倉石本□、、作士士。

〈性相近也章〉

得其濁氣簡者為愚(疏、三行)
倉石本為作謂。

〈子之武城章〉

倉石本城作成,誤。

云偃之言是者(疏、三行)
倉石本之作人。按義疏作之。倉石本誤。

〈佛肸召章〉

子曰吾其匏瓜也哉(疏、四行)
倉石本其作豈。

因此字而誤加[illegible]之(疏、五行)
倉石本與作歟。

國語叔向云若匏(疏、八行)
倉石本若作苦。

按黃氏日鈔云(疏、十行)
倉石本鈔作抄。

〈由也章〉

輩也(注、三行)

倉石本輩作[illegible]。按義疏作輩。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磋(注、二行)

倉石本磋下有也字。按義疏亦有也字。藤冢本誤。

〈子謂伯魚章〉

今本得上有樂(注、一行)

倉石本樂下有也字。

注珪璋(注、一行)

倉石本此行前提行有禮云章三字。按藤冢本誤脱。

[illegible]作珪璋(注、一行)

倉石本[illegible]下有同字。按[illegible]云圭作珪。

今本無也字(注、二行)

倉石本今上有○。

帛下疑脱者也(疏、二行)

倉石本也作者。

〈鄙夫章〉

既得之患失之者(疏、二行)

倉石本者作也。按義疏作者字，倉石本誤。

〈古者民有章〉

亡下脱也(疏、二行)

倉石本也下有字字。

〈宰我問章〉

按孝經喪親章(疏、二行)

倉石本孝下有親字。

曰至親以期(疏、六行)

倉石本期下有斷字。

是其誰有三年之憂(疏、七行)

倉石本憂作愛。按義疏亦作愛，藤冢本誤。

微子第十八

〈柳下惠章〉

若顏觸(上欄外注、六行)

倉石本觸作[illegible]。

〈楚狂接輿章〉

孔子下包云（疏、二行）

倉石本子作下。按釋文云孔子下包云。倉石本誤。

〈長沮桀溺章〉

按誰子與石經殘字合（疏、二行）

倉石本子作字。

外惙教者也（疏、五行）

倉石本者作旨。按義疏亦作旨，藤冢本誤。

此云來是今[之]之鉤耩（疏、十一行）

倉石本來作耒，無[之]。

攷工車人（疏、十一行）

倉石本工下有記字。

定即審定之定不必疑問（上欄外注）

倉石本此條作長沮更定之也定即審定之意不必疑問十六字。

〈子路從而後章〉

今本作不必自己道得行（注、六行）

倉石本行下有也字。按今本無也字，倉石本誤。

□已（注、六行）

倉石本已上有自字。按義疏亦有自字，藤冢本應補自字。

按篠玉篇（上欄外注）

倉石本按篠作篠按。

〈逸民章〉

少連仕迹無（疏、一行）

倉石本迹無二字以赤字S訂。

將以導夫方類（疏、五行）

倉石本類作類。按義疏亦作類，藤冢本誤。

〈太師摯章〉

倉石本太作大。按義疏亦作大，藤冢本誤。

〈周有八士章〉

劉仕義分類新知云（上欄外注、一行）

倉石本分作公。

子張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章〉

不可者距之（疏、一行）

倉石本之作也，而也字旁補小字之字。按義疏作之，作之字為是。

距下疑脱也字（疏、一行）

倉石本也作之，而之字旁補也字。

褊故訓之（疏、三行）

倉石本褊作褊。

〈君子有三變章〉

而德容自然發（疏、二行）

倉石本德作得。按義疏德作得，倉石本誤。

君子温而厲是也（疏、二行）

倉石本此條在上句而出言其嚴正也下。按義疏亦同。藤冢本此條當移。

朱型家曰君字疑衍（疏、二行）

倉石本字作子。

是皇本已被後人改竄（上欄外注、三行）

倉石本已作既。

〈堂堂乎章〉

故有以並為竝（疏、二行右）

倉石本有字上有朱點，蓋示削有字。

〈吾聞諸夫子章〉其二

此其其他可能之事也（疏、一行）

倉石本其作是。按義疏作此是其他可能之事也。藤冢本其當改為是字。

〈孟氏使陽膚章〉

徐廣曰礉故草反（疏、三行）

倉石本草作革。

用法慘急（疏、三行左）

倉石本慘作慘。

〈衛公孫朝章〉

按王懋云（疏、一行右）

倉石本懋作楙。

多讀如正家(疏、一行)

倉石本家作字。

〈叔孫武叔章〉

今本闚作窺(經、二行)

倉石本今上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合為一(疏、三行)

倉石本合作各。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墨子引湯誓(注、三行)

倉石本誓作言。按義疏作誓,倉石本誤。

其疑作誓(疏、六行)

倉石本此條作湯其疑作誓字。

是墨子書所言也(疏、十七行)

倉石本子下有之字,按義疏亦有之字,藤家本誤。

故易說云湯名乙(疏、十九行)

故字倉石本亦同。按義疏故作然,依義疏當改然字。倉石本說下有為字。義疏無為字,倉石本誤。

故稱說(上欄外注其一,二行)

倉石本說下有非漢人稱緯也六字。

故名履字太乙(上欄外注其二,二行)

倉石本故作取。

〈子張問章〉

疏

倉石本疏字下有「渚者居中原朱型家曰中字疑衍」十三字,而此句以「 」為畫。按倉石本削此句。

物下疑有應字(疏、三行)

倉石本應下有當字。

(高橋均編)